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

经史百家杂钞全译

主编 张政烺 副主编 杨升南 审校 王贵民

七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经史百家杂钞全译

主编　张政烺　副主编　杨升南　审校　王贵民

丛书题签　启　功
责任编辑　方家常等
封面设计　张　彪　唐　怡
技术设计　邛　生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承印厂质检科，保证调换。
邮政编码：550004
通信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市北路68号附1号
贵州省侗学会印刷厂质检科
电　　话：(0851)6828993

经史百家杂钞全译
〔清〕曾国藩　纂　　张政烺　主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贵州三维电脑排版彩印公司照排
贵州省侗学会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19.5印张　5469千字
1999年4月第1版　199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500册

ISBN 7—221—03898—8/K·314　(全十册)定价：280.00元(平)

经史百家杂钞全译卷十六

哀祭之属

书·金縢册祝之辞

【题解】

縢(téng 腾)是封缄,金縢指用金属封缄的匣子。周灭商二年,武王生重病,周公作册书向先王祷告,请求代替武王之死。此篇就是周公所作的"金縢"。此篇反映武王和周公的亲密关系以及周公的忠诚。

【原文】

惟尔元孙某①,遘厉虐疾②。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③。予仁若考能④,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元孙不若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⑤,敷佑四方⑥,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⑦,四方之民罔不祗畏⑧。呜呼!无坠天之降宝命⑨,我先王亦永有依归。今我即命于元龟⑩:尔之许我⑪,我其以璧与圭归俟尔命⑫;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圭⑬。

【注释】

①元孙：长孙。　某：指周武王，臣下避讳直呼王的名。用此避讳是因成王读此册辞。郑玄说。

②厉：凶。　虐：恶。

③“若尔三王”三句：指太王（古公亶父，武王曾祖）、王季（季历，武王祖父）、文王（周文王，武王的父亲）。　是：时。　丕子：布兹。曾运乾说：“布兹为弟子助祭以事鬼神者之一役。”　旦：周公名。　曾运乾又说：“本文意言三王在帝左右，如需执贱役，奉事鬼神，旦尤能举其职，故请以旦代某之身也。”

④若：而。　考：巧。

⑤命：受命。

⑥敷：普遍。　佑：假借为有。

⑦定：安定。　下地：指人间世界。

⑧祗（zhi 之）畏：敬畏。

⑨坠：丧失。　宝命：指国运。

⑩即命：就此听命。　元龟：大龟。古人用龟占卜吉凶问疑难事。

⑪尔：指三王。

⑫璧：玉器，圆形。中有圆孔。《尔雅·释器》：“肉倍好，谓之璧。”邢昺疏：“肉，边也；好，孔也。边大倍于孔者名璧。”　圭：（gui 规）：玉器，长条形，上尖下方。　俟（si 四）：等待。

⑬屏：藏。

【译文】

你们的长孙姬发，遇到凶恶的疾病。假若你们三位先王在天上有助祭的职事，就请以旦来代替他的身子吧。我仁厚而多巧，多才多艺，能事奉鬼神。你们的长孙不如旦多才多艺，不能事奉鬼神。他从上帝的庭堂中接受了天命，拥有天下四方，因而能够安定你们的子孙于人间。四方的民众没有不敬畏他的。唉！不要毁掉了上天降给我们的国运，我们的先王也有永久归依的地方。现在我就听从大龟的指令：你们准许我的请求，我就拿着璧和圭

回家等待你们的命令；你们若不准许我的请求，我就将璧和圭收藏起来不给你们。

杨升南 译注

诗·黄鸟

【题解】

《黄鸟》是《诗经·秦风》中的一首挽诗。《左传·鲁文公六年》记载说："秦伯任好（即秦穆公）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铖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全诗共三章，分挽三人，每章末四句充分反映出秦国人民对三良的悼惜，以及对迫人殉葬的残暴统治者的憎恨。

【原文】

交交黄鸟①，　止于棘。
谁从穆公②？　子车奄息③。
维此奄息，　百夫之特④。
临其穴⑤，　惴惴其栗。
彼苍者天，　歼我良人⑥！
如可赎兮，　人百其身⑦。

交交黄鸟，　止于桑。

谁从穆公？　　子车仲行[8]。
维此仲行，　　百夫之防[9]。
临其穴，　　惴惴其栗。
彼苍者天，　　歼我良人！
如可赎兮，　　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　　止于楚。
谁从穆公？　　子车锼虎[10]。
维此锼虎，　　百夫之御[11]。
临其穴，　　惴惴其栗[12]。
彼苍者天，　　歼我良人！
如可赎兮，　　人百其身。

【注释】

①交交：鸟鸣声。　黄鸟：黄雀。

②穆公：春秋时秦国之君，为当时“五霸”之一。卒于周襄王三十一年（公元前621年），以177人殉葬，三良也在其内。　从：指从死，即殉葬。

③子车奄息：子车，氏；奄息，名。

④特：匹敌。此言奄息一人可以抵得过一百个男人。

⑤穴：墓穴。

⑥歼：杀尽叫“歼”，此处因合三人而言，故言“歼”　良人：犹言善人，指三良。

⑦“如可”二句：大意说如果允许旁人代死来赎救这三个人，则他们每一个都值得一百个人的生命来代替。

⑧子车仲行：子车，氏；仲行，名。

⑨防：作“当”解，言一人可以当百夫。

⑩子车锼虎：子车，氏；锼虎，名。

⑪御：与上文“防”同义。

⑫惴惴:恐惧的样子。 栗:战栗,发抖。

【译文】

黄雀翻飞哀鸣,
落在酸枣丛中。
谁来殉葬秦穆公?
子车奄息陪从。
这个奄息呵,
足以抵上百夫。
奄息身临墓穴,
不由颤栗慌恐。
苍苍皇天呵,
竟杀尽我们的善人!
如果可让旁人赎死,
愿用百人去替换他们。

黄雀翻飞哀鸣,
栖息在桑树上。
谁来殉葬秦穆公,
还有子车仲行。
这个仲行呵,
足以与百夫相当。
他身临墓穴,
不由颤栗恐慌。
苍苍皇天呵,
竟杀尽我们的善人!
如能让旁上赎死,
愿意用百人去替换他们。

黄雀翻飞哀鸣，
歇脚在牡荆枝头。
谁来殉葬秦穆公，
子车铖虎也被收。
这个铖虎呵，
百夫难以抵挡。
他身临墓穴，
颤栗惊慌。
苍苍皇天呵，
竟杀尽我们的善人！
如能让旁人赎死，
愿意以百人替换他们。

乐闻　译注

春秋·卫太子蒯聵祷神之辞

【题解】

本篇选自《左传·哀公二年》。是卫国太子蒯聵在参加晋国赵鞅和郑国在铁地交战前，向他的祖先祈祷，保祐在战争中不受伤并打胜仗的祷辞。铁之战发生在公元前493年，是晋国贵族内部斗争而引发的一场“国际”性战争。晋赵鞅杀族人赵午，赵午子赵稷反叛赵氏，并得到贵族荀氏与范氏支

持。荀氏范氏又得齐国、郑国和卫国的支持。赵鞅得到韩氏和魏氏以及晋国君定公的支持。卫太子蒯聩因欲杀其父灵公宠夫人南子，事败逃往晋国投奔赵鞅，因而参加了此次战争。

【原文】

曾孙蒯聩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①：郑胜乱从②，晋午在难③，不能治乱，使鞅讨之④。蒯聩不敢自佚⑤，备持矛焉⑥。敢告：无绝筋，无折骨，无面伤，以集大事⑦，无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请⑧，佩玉不敢爱。

【注释】

①曾孙：自孙子以下对前代祖先的称呼。 蒯聩（kuǎi guì 快上贵）：卫灵公太子名，后即位为庄公，在位二年被杀。 昭：光明，明亮。 皇祖：光显的祖先。 文王：周文王，卫国的始封君康叔是周文王之子。 烈祖：始祖，康叔是卫国始封君，故称。 文祖：继业守文的祖先。 襄公：蒯聩的祖父，名恶，在位九年。

②郑胜：郑声公名。 从：顺。

③晋午：晋定公名。

④鞅：赵鞅。晋国大贵族，后三家分晋的赵氏即其后。

⑤佚：逸乐。

⑥备：自谦辞，言无才能，仅列其位而已。

⑦集：成。 大事：指战争。

⑧大命：生死的性命。

【译文】

远孙蒯聩谨明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郑胜搅乱正道，晋午处在危难中，不能平定祸乱，派赵鞅讨伐。我蒯聩不敢自求逸乐，也拿起长矛在作战的队列中。谨此祈请保祐：作战时不要断筋，不要折骨，不要伤面，以完成作战任务，不给三位祖先

带来羞辱。生死的性命不敢请求，佩带的玉饰不敢爱惜。

杨升南　译注

招　魂

宋　玉

【作者】

宋玉，见卷三《九辩》。

【题解】

“招魂”本是古代迷信的风俗。本篇为谁招魂，作者是谁？历来就有不同的说法。一说作者屈原，为楚怀王被骗入秦，客死秦国，而用《招魂》来表达他的悼念。一说是宋玉，哀怜屈原忠而被逐，魂魄游于水泽，为屈原招魂。这里从后一说。

诗中根据神话和传说，用浪漫主义手法描写了东西南北四方和天上地下的险恶；铺张地极言都城（郢都）生活的豪华、美好，从衣食住行、游戏、宴乐和狩猎等方面，作了细腻深入的描述。感情丰富，寓意积极。

《招魂》这种想象奇伟、铺陈细腻的艺术手法，对后来的“汉赋”影响很大。

【原文】

朕幼清以廉洁兮①，
身服义而未沫②。

主此盛德兮③，
牵于俗而芜秽④。
上无所考此盛德兮⑤，
长离殃而愁苦⑥。
帝告巫阳曰⑦：
“有人在下⑧，
我欲辅之⑨；
魂魄离散，
汝筮予之⑩。”
巫阳对曰：
“掌梦，上帝其命难从⑪。
若必筮予之⑫，
恐后之谢⑬，
不能复用⑭。”
（以上不必筮问而直招之）

巫阳焉乃下招曰⑮：
魂兮归来！
去君之恒干⑯，
何为兮四方些⑰？
舍君之乐处⑱，
而离彼不祥些⑲。
魂兮归来！
东方不可以托些⑳：

长人千仞[21]，
惟魂是索些[22]。
十日代出[23]，
流金铄石些[24]。
彼皆习之，
魂往必释些[25]。
归来归来，不可以托些[26]！
魂兮归来！
南方不可以止些[27]：
雕题黑齿[28]，
得人肉而祀[29]，
以其骨为醢些。
蝮蛇蓁蓁[30]，
封狐千里些[31]。
雄虺九首[32]，
往来倏忽[33]，
吞人以益其心些[34]。
归来归来，不可以久淫些[35]！
魂兮归来！
西方之害，
流沙千里些[36]。
旋入雷渊[37]，
糜散而不可止些[38]。
幸而得脱[39]，

其外旷宇些[40]。
赤蚁若象[41]，
玄蜂若壶些[42]。
五谷不生，
丛菅是食些[43]。
其土烂人[44]，
求水无所得些。
彷徉无所倚[45]，
广大无所极些。
归来归来，恐自遗贼些[46]！
魂兮归来！
北方不可以止些：
增冰峨峨[47]，
飞雪千里些。
归来归来，不可以久些！
魂兮归来！
君无上天些[48]：
虎豹九关[49]，
啄害下人些[50]。
一夫九首[51]，
拔木九千些。
豺狼从目[52]，
往来侁侁些[53]。
悬人以嬉[54]，

投之深渊些。
致命于帝[55]，
然后得瞑些[56]。
归来归来，往恐危身些[57]！
魂兮归来！
君无下此幽都些[58]：
土伯九约[59]，
其角觺觺些[60]。
敦脄血拇[61]，
逐人驱驱些[62]。
参目虎首[63]，
其身若牛些。
此皆甘人[64]。
归来归来，恐自遗灾些！
（以上四方上下皆不可往）

【注释】

①朕（zhèn 振）：我。“朕”以下六句，是说招魂者还是被招者，未能肯定。

②服：行。　沬：“沬”字之误。沬，终止。

③主：守，保持。　盛德：指上文说的清廉、仁义。

④牵：牵累。　俗：世俗小人。指楚国贵族统治阶层。　芜秽：败坏。

⑤上：指楚王。　考：察。

⑥离：同“罹（lí 梨）”，遭受。

⑦帝：上帝。　巫阳：古代神话中的巫，名阳。

⑧人：贤人。指屈原。　在下：在下界。

⑨辅：帮助。　之：代词。指屈原。

⑩筮(shi示):占卜。 予之:把灵魂找来还给他。

⑪掌梦:上天掌管占梦的官。这里是说,占卜魂在何方是掌梦的职务。其命难从:命令无法遵从。一本无"命"字。

⑫若:如果。 筮予:先筮后予。即先占卜,然后招回灵魂给躯体。

⑬恐:怕。 后:迟后。 之:指灵魂。 谢:凋谢。这里指灵魂消散。这句是说怕占卜耽误时间,落在魂魄已散之后。

⑭复用:指魂魄不能再用。

⑮乃:与"于是"意同。 下招:开始招魂。下,下神;神降附巫身上。

⑯去:离开。 恒:常。 干:躯体。指灵魂常附的人的身体。

⑰兮:一本无"兮"字;一本作"乎"。 四方:远游四方。 些(suò所去):楚方言,句末语气词,凡禁咒句尾皆称"些"。用于辞赋,如"只",略同"兮"。

⑱舍:舍弃。 乐处:安乐的地方。指楚国。

⑲离:同"罹",遭受。 不祥:不吉利。指漂泊异地。

⑳托:寄居。

㉑长人:巨人。 仞(rèn认):周制一仞为八尺。

㉒惟魂是索:专门追索人的灵魂。

㉓十日:十个太阳。古代神话,东方的扶桑树上有十个太阳。 代:轮流。

㉔流金:把金属熔化为流动的液态。 铄(shuò朔)石:把石头销熔。

㉕释:熔解,销散。

㉖归来归来:一作"归来兮",以下同。

㉗止:停留,居住。

㉘雕题:额头刺刻花纹。题,额头。 黑齿:把牙齿染黑。

㉙而:一作"以"。 祀:祭祀。

㉚蝮(fù付)蛇:一种毒蛇,身有花纹。 蓁蓁(zhēn真):多得密密麻麻。

㉛封狐:大狐狸。 千里:指奔跑极快,倏忽千里。

㉜虺(huǐ毁):一种毒蛇,土色无斑纹。 九首:九个头。

㉝倏忽:极快的样子。

㉞人:指人的魂魄。 益:增补。

㉟不可以:一本无"以"字。 久淫:长久停留。

㊱流沙:沙漠地带,风吹沙动如水流。

㊲旋入：被卷入。　雷渊：神话中的深渊。

㊳糜(mí 迷)散：粉碎。　止：指坠入雷渊被流沙压得粉碎，不可制止。

㊴幸：侥幸。

㊵旷宇：旷野。

㊶赤蚁：红蚂蚁。

㊷玄蜂：黑蜂。　壶：瓠瓜。即葫芦，两头圆中间细，蜂身跟它相似。

㊸丛：草生长在一起。一作“藂”。　菅(jiān 坚)：一种茅草。

㊹烂人：使人身糜烂。

㊺彷徉(páng yáng 旁羊)：徬徨，往来走动。　倚：倚靠。

㊻遗(wèi 位)：给予。　贼：灾害。

㊼增：读做“层”。　峨峨(é 鹅)：山高耸的样子。

㊽无：同“毋”，不要。

㊾虎豹九关：虎豹把守着九重门。九关，九重门。

㊿啄(zhuó 浊)：咬。　害：残害。　下人：下界的人。指下界上天者。

(51)夫：男人。　九首：好几个头。九是虚数。

(52)从目：竖起眼睛。从，同“纵”。

(53)侁侁(shēn 身)：众多的样子。一说往来行走的声音。

(54)悬：吊起。　嬉：玩耍。

(55)致命：复命，回报。

(56)瞑：闭上眼，即死亡。

(57)归来归来：一本作“归来”。

(58)幽都：阴间的都城。

(59)土伯：地府的侯伯。　九约：身体弯弯曲曲。约，屈。据郭沫若说，“九约”是指九个土伯掌管着九层地。古时说天有九重，地也有九层。每层地有一个土伯掌管。约，绳索。

(60)觺觺(yí 姨)：锐利的样子。

(61)敦：厚，隆起。　脢(méi 梅)：背肉。　拇(mǔ 母)：手脚的大指(趾)。这里指“爪”。

(62)豚豚(pí 批)：走路很快的样子。

(63)参：同“三”。

(64)甘人：意动用法，以人肉为甘美。甘，美味。

【译文】

我从小就清白廉洁，
亲身实行仁义未曾稍歇。
一直保持着这些美德啊，
但世俗牵累而渐趋衰竭。
君王无法考察这些美德，
我只有长期受难痛苦不绝。
天帝告诉巫阳说：
“有个贤人在下界，
我想帮助他；
他的魂魄已经离散，
你赶快给他占个卦。”
巫阳回答说：
“这乃是掌梦的职务，
您的命令我不能服从。
若一定要给他占卦再招魂，
怕时间晚了魂魄已消散，
魂招来了也不能再用。”

巫阳于是降神招魂，说：
“灵魂啊，回来吧！
为什么离开你常附的躯干，
而去漂泊在四方异乡？
舍弃你安乐的居所，
而遭受那些不祥。
灵魂啊，回来吧！
东方你不能把身寄托：
那里的巨人身高千丈，

专门把人的魂魄捕捉。
那里十个太阳轮番出来，
晒得金属熔化、石头碎裂。
那些巨人都习惯了高热，
可是灵魂去了会被消灭。
回来吧！那里不可以寄托！
灵魂啊，回来吧！
南方不是你停留之地：
野人额头刻花、牙齿漆黑，
拿人肉来祭祀，
把人骨剁成泥。
那里毒蛇满地，
大狐狸倏忽窜千里。
雄蛇九个头，
窜来窜去快如风，
吞食人的灵魂来增补它的心智。
快快回来啊，不可以久留在那里！
灵魂啊，回来吧！
西方到处是祸殃，
流沙茫茫千里远。
风沙卷你入雷渊，
粉身碎骨难保全。
即使侥幸脱了险，
雷渊之外尽荒原。
咬人的红蚁大如象，
蜇脸的黑蜂似瓠瓜。
地上五谷不生长，
采食野草难消化。

西方泥土把人皮肉腐烂，
要找水泉也困难。
游游荡荡无处安居，
沙漠辽阔看不到边际。
快快回来吧！怕你自找灾难！
灵魂啊，回来吧！
北方不是停留之地：
层层坚冰积如山，
片片飞雪飘千里。
快快回来吧！那里绝不可以久留！
灵魂啊，回来吧！
你千万不要上九天：
虎豹把守着天门的九关，
专把凡人咬烂。
一个大汉九个脑袋，
一天拔起大树九千。
凶恶的豺狼瞪圆了眼睛，
飕飕地奔跑往来打转。
把人倒吊起来当游戏，
玩够了把人投入深渊。
事情报告给天帝，
才得瞑目闭了眼。
快快回来吧！去了恐怕有危险。
灵魂啊！回来吧！
你千万不要去地狱阴间：
地下魔王身躯曲折，
两角尖锐锋利如剑。
背肉隆起手爪血淋淋，

飞快地往来把人追赶。
老虎一样的头长三只眼，
身躯粗壮如牛一般。
它们都把吃人当甘甜。
快快回来吧！不要给自己留下灾难！

【原文】

魂兮归来！
入修门些①。
工祝招君②，
背行先些③。
秦簧齐缕④，
郑绵络些⑤。
招具该备⑥，
永啸呼些⑦。
魂兮归来！
反故居些。
天地四方，
多贼奸些⑧。
像设居室⑨，
静闲安些。
高堂邃宇⑩，
槛层轩些⑪。
层台累榭⑫，
临高山些。

网户朱缀[13]，
刻方连些[14]。
冬有突夏[15]，
夏室寒些[16]。
川谷径复[17]，
流潺湲些[18]。
光风转蕙[19]，
泛崇兰些[20]。
经堂入奥[21]，
朱尘筵些[22]。
砥室翠翘[23]，
绂曲琼些[24]。
翡翠珠被[25]，
烂齐光些[26]。
翡阿拂壁[27]，
罗帷张些[28]。
纂组绮缟[29]，
结琦璜些[30]。（以上宫室）

【注释】

①修门：楚国郢都的城门。

②工祝：指擅长祝祀的男巫。工，巧。祝，祭祀时司祭礼的人，即男巫。

③背行：倒退着走。 先：在前面引路。

④秦篝（gōu 沟）：秦国制的竹笼。招魂时用，笼内放病者的衣服，让灵魂有依附。 齐缕：齐人制的线绳。拴在笼上以便手提。

⑤郑绵络：郑人制的绵线网络。加在笼的四周作为装饰。

⑥招具：招魂用的工具。　该备：齐备。该，同“赅”。

⑦永：长。　啸：撮着嘴发出长的声音。　呼：大声喊。

⑧贼奸：指凶恶害人的虎豹、土伯、长人、赤蚁等。

⑨像：仿照。　居：一作“君”。

⑩邃宇：深的庭院。

⑪槛（jiàn 见）：栏杆。这里作动词，用栏杆围着。　轩：长廊连着的厅堂。

⑫台：高台。可以观看四面。　累：重叠。　榭（xiè 谢）：筑在台上的亭子。

⑬网户：雕有像网一样花格的门。　朱：红色。　缀：连结。

⑭刻：雕刻。　方连：方格连在一起的图案。

⑮突（yào 耀）夏：深密的温室。夏，同“厦“，大屋。

⑯夏：夏天。　寒：凉。

⑰川谷：山间溪流。　径复：指曲折回环。径，直。复，曲折。

⑱潺湲（chán yuán 蝉元）：水流细缓的样子。

⑲转：摇动，拂。

⑳泛：洋溢，飘逸。　崇：同“丛”，指丛生。

㉑经：经过。　堂：厅堂。　奥：屋的深处，指内室。

㉒尘：承尘，即顶棚。　筵：席子。

㉓砥（dǐ 抵）室：石板铺地的房间。砥，磨平的石板。　翠翘：翡翠鸟尾上的长羽做的掸子。

㉔挂（guà 挂）：一作“挂”。　曲琼：用玉做的钩。

㉕翡翠：鸟名，形如燕子。红羽的叫翡，青羽的叫翠。这里指被上绣着翡翠。　珠被：缀着珠子的被。

㉖烂：灿烂，闪亮。　齐光：指翡翠与珠子相辉映。

㉗蒻（ruò 弱）：柔软。　阿：细缯。　拂壁：墙帷。

㉘罗：丝织品。　帱（chóu 筹）：帐子。　张：挂起。

㉙纂（zuǎn 缵）：红色的丝带。　组：织有花纹的丝带。　绮（qǐ 起）：有花纹的绸子。　缟（gǎo 稿）：白色绸子。

㉚结：系。　琦（qí 奇）：美玉。　璜（huáng 黄）：半圆形的玉。

【译文】

灵魂啊，回来吧！
快进入郢都这大门里。
高明的巫师在向你召唤，
他退行着向前引导你。
秦地的竹笼齐国的线，
郑地的绵络作笼衣。
招魂的用具全已齐备，
大家拉长声音在呼唤你。
灵魂啊，回来吧！
快快返回自己的旧家。
天上地下，东西南北四方，
残暴害人的东西这么多。
按照设想布置你的居室，
那么幽雅安静和舒适。
高大的厅堂深沉的庭宇，
一层层的长廊，栏干护饰。
重重叠叠的高台和亭榭，
对着连绵起伏的高山。
朱红的门扇镂着网状花格，
门楣上雕刻着方连图案。
冬天有暖洋洋的大屋，
夏天大屋里微微生寒。
川谷小溪曲折回环，
溪水清澈细流潺潺。
阳光下和风拂动着蕙草，
空气中荡着馥郁兰香。
经过前面厅堂进入内室，

红色顶棚，竹席铺在地中央。
光洁的四壁用翠羽装饰，
雀翎做的拂尘挂在玉钩上。
翡翠被子缀上了颗颗珍珠，
相互辉映光灿灿地闪亮。
软软的丝绸蒙着墙壁，
纱罗宝帐张挂在床上。
五色的丝带及彩绸，
系着块块美玉挂帐旁。

【原文】

室中之观①，
多珍怪些②。
兰膏明烛③，
华容备些④。
二八侍宿⑤，
射递代些⑥。
九侯淑女⑦，
多迅众些⑧。
盛鬋不同制⑨，
实满宫些⑩。
容态好比⑪，
顺弥代些⑫。
弱颜固植⑬，
謇其有意些⑭。

姱容修态，
绠洞房些[15]。
蛾眉曼睩[16]，
目腾光些[17]。
靡颜腻理[18]，
遗视睇些[19]。
离榭修幕[20]，
侍君之闲些。
翡帷翠帱，
饰高堂些。
红壁沙版[21]，
玄玉梁些[22]。
仰观刻桷[23]，
画龙蛇些。
坐堂伏槛，
临曲池些。
芙蓉始发[24]，
杂芰荷些[25]。
紫茎屏风[26]，
文缘波些[27]。
文异豹饰[28]，
侍陂陁些[29]。
轩辌既低[30]，
步骑罗些[31]。

兰薄户树[32]，
琼木篱些[33]。
魂兮归来！
何远为些？（以上女色）

【注释】

①观：做名词，指看到的东西。
②珍怪：珍奇。
③兰膏：泛指有香气的油脂。　烛：照。
④华容：艳丽的容颜。借指美女。
⑤二八：指二队，每队八人即十六个美女。　侍宿：侍候过夜。
⑥射（yì 义）：厌倦。　递：更。
⑦九侯：众多诸侯。　淑女：端庄贤慧的美女。指诸侯进献的。
⑧迅众：超群出众。
⑨盛鬋（jiǎn 剪）：浓密的鬓发。　制：样式。
⑩实满：充满。
⑪容态：容貌，体态。　好：美好。　比：齐。
⑫顺：读作"洵（xún 旬）"。诚然，确实。　弥代：盖世。
⑬弱颜：娇嫩的容颜。　固植：坚贞的心志。植，读同"志"。
⑭謇：发语词。　有意：有情意。
⑮絙（gēng 耕）：竟；通贯两头。　洞：深。
⑯蛾眉：细而弯的眉毛。　曼：柔和。　睩（lù 路）：眼珠转动。
⑰腾光：放光。
⑱靡：细致。　腻：柔滑。　理：皮肤的纹理。
⑲遗（wèi 位）视：投与一瞥。　睭（miǎn 免）：同"眄"，斜着眼看。
⑳离榭：在宫外的亭子。　修幕：长大的帐幕。
㉑沙：朱砂。　版：指壁上镶的木板。
㉒玄玉梁：用黑色玉装饰的屋梁。
㉓刻：雕刻的。　桷（jué 决）：方的椽子。
㉔芙蓉：荷花。

㉕杂：夹杂。 芰(jì季)：菱叶。

㉖屏风：即水葵；白茎紫叶。紫茎，是笼统地说。

㉗文：作动词；起波纹。 缘：因。

㉘文异豹饰：指卫士用豹皮做的衣饰，文采奇异。

㉙陂陁(pí tuó皮驼)：高低不平的山坡。

㉚轩：有篷的车。 辌(liáng凉)：有窗而可以卧的车。 低：屯，停留。

㉛步骑：步行、骑马的随从。 罗：排列。

㉜兰薄：兰草丛生。 户树：在门外种植。

㉝琼木：指名贵的树。 篱：动词。围上篱笆。

【译文】

室内的景象看也看不完，
珍奇异宝都在这里收藏。
带着兰香的明烛亮堂堂，
艳丽的美女全来到卧房。
十六位姑娘侍候你过夜，
厌倦时相互更换替代。
各国来的美女都贤惠，
个个超群出众天然美态。
浓密的发髻各款各式，
她们布满你的后宫。
容貌体态都那么娇美，
顺次地替换着将你侍奉。
娇嫩的脸庞坚贞的心志，
她们心地善良脉脉含情。
美的容颜苗条的体态，
在你房间进出往来不停。
细长的蛾眉柔美的眼神，
目光明亮显得多么水灵。

她们颜色如玉肌肤如脂，
回头一瞥向人暗暗传情。
华丽台榭、垂地的帐帷里，
侍候你过着安闲的时光。
那红红绿绿的帷幕，
装饰着高高的厅堂。
四壁镶上朱红色的护板，
顶上架墨玉装饰的屋梁。
抬头观看那雕花的椽子，
画着龙蛇飞舞的形象。
入坐高堂你凭栏俯瞰，
下临曲池碧波荡漾。
荷花朵朵刚开放，
杂着菱花更风光。
水面漂着水葵的紫叶，
随着粼粼波光在摇晃。
卫士豹皮衣饰文采奇异，
守卫在斜坡和山岗。
篷车、卧车都已煞住，
众多步骑排列成行。
门前栽种着一丛丛兰花，
一行行玉树充当篱笆。
灵魂啊，回来吧！
你为什么还要呆在远方？

【原文】

室家遂宗①，

食多方些[2]。
稻粢穱麦[3]，
挐黄粱些[4]。
大苦咸酸[5]，
辛甘行些[6]。
肥牛之腱[7]，
臑若芳些[8]。
和酸若苦[9]，
陈吴羹些[10]。
胹鳖炮羔[11]，
有柘浆些[12]。
鹄酸臇凫[13]，
煎鸿鸧些[14]。
露鸡臛蠵[15]，
厉而不爽些[16]。
粔籹蜜饵[17]，
有怅饶些[18]。
瑶浆蜜勺[19]，
实羽觞些[20]。
挫糟冻饮[21]，
酎清涼些[22]。
华酌既陈[23]，
有琼浆些。（以上饮食）

归来归来，反故室[24]！
敬而无妨些[25]。

肴羞未通[26]，
女乐罗些[27]。
陈钟按鼓[28]，
造新歌些[29]：
《涉江》、《采菱》[30]，
发《扬荷》些[31]。
美人既醉，
朱颜酡些[32]。
娭光眇视[33]，
目曾波些[34]。
被文服纤[35]，
丽而不奇些。
长发曼鬋[36]，
艳陆离些[37]。
二八齐容[38]，
起郑舞些[39]。
衽若交竿[40]，
抚案下些[41]。
竽瑟狂会[42]，
搷鸣鼓些[43]。
宫庭震惊，

发《激楚》些[44]。
吴歈蔡讴[45]，
奏大吕些[46]。(以上乐舞)

【注释】

①室家：宗族。 遂：于是，就。 宗：作动词，表示尊敬。指祭祀。

②食：食品。 多方：多样。

③粢(zī 资)：小米。 穊(zhuō 卓)：早熟的麦子。

④挐(rú 如)：糅杂。 黄粱：黄小米。

⑤大：指味道正。

⑥辛：辣。 甘：甜。 行：用。这是说苦、咸、酸、辛、甘五味齐备。

⑦腱(jiàn 见)：蹄筋。

⑧臑(rú 如)：嫩软的样子。 若：同"而"。

⑨和：调和。 若：与。

⑩陈：摆上。 吴羹：吴人做的羹汤。

⑪胹(ér 而)：煮。 鳖：甲鱼。 炮：烤。 羔：小羊。

⑫柘(zhè 这)浆：糖汁。柘，甘蔗。

⑬鹄(hú 胡)酸：应是"酸鹄"，醋烹天鹅肉。鹄，天鹅。 臑(juàn 绢)：少汁的羹。做法略同炖。 凫(fú 扶)：野鸭子。

⑭鸿：大雁。 鸧(cāng 仓)：水鸟名，似雁。

⑮露：一种烹调方法。据郭沫若说为"卤"。一说借作"烙"。 臛(huò 霍)：加汤来煮，不加菜。 鱋(xì 希)：一种大龟。

⑯厉：浓烈。 不爽：不伤胃口。爽，伤。

⑰粔籹(jù nǚ 巨女)：用蜜和米面煎制的饼。 餌(ěr 耳)：古代糕饼的通称。

⑱怅饶(zhāng huáng 张皇)：干饴，即糖。

⑲瑶浆：美酒。瑶，形容珍贵美好。 勺：和也。

⑳实：斟满。 羽觞(shāng 商)：古代一种鸟形的酒杯。杯上缀羽。

㉑挫糟：指滤去酒糟的清酒。挫，压榨，滤去。 冻：冰。等于现代的冰镇。

㉒酎(zhòu 宙)：醇酒。即纯的浓酒。

㉓华酌：豪华的酒宴。酌，酒斗，往酒壶中舀酒的勺。这里指酒宴。

㉔归来归来，反故室：一作“归来反室”。

㉕敬：受到尊敬。　无妨：没有灾害。

㉖肴羞：美味菜肴。肴，肉类。羞，通“馐”，滋味美的食物。　未通：未遍。

㉗女乐：女子乐队。

㉘陈钟：摆设乐钟。　按鼓：击鼓。

㉙造：创作。

㉚《涉江》、《采菱》：都是楚歌名。

㉛发：齐声发出。《扬荷》：楚歌曲名。扬，一作“杨”。

㉜酡(tuó 驼)：酒后脸色发红。

㉝娭光：逗人的目光，娭，一作“嬉”。　眇视：眯着眼看。

㉞目曾波：眼睛像水波似的明亮。曾，同“层”。

㉟被：同“披”。　文：指绣花的衣裳。　服：穿着。　纤：指纤细轻软的罗绮。

㊱曼：长。　鬋：鬓发。

㊲艳：漂亮。　陆离：光彩照人。

㊳二八：两列舞女，每列八人。见上文。　齐：同样。　容：容貌。这里指服饰。

㊴起：跳起。　郑舞：郑国的舞蹈。

㊵衽(rèn 任)：衣襟，衣边。　交竿：舞女两手伸得笔直，衣袂连成一线的样子。

㊶抚：抑也，抑止。　案：同“按”，指按着乐舞节拍。

㊷竽：笙类管乐器，古竽36管，长短不齐。　瑟：琴类弦乐器，25弦。　狂会：竞奏，不同的乐器交响。

㊸填(tián 田)：击打。

㊹《激楚》：楚国的乐曲名，音调激昂。

㊺歈(yú 愉)：乐歌。　讴(ōu 欧)：乐歌。

㊻大吕：乐调名。

【译文】

宗族的人都来尊崇祭祀，
供奉的食品多种多样。
这里有大米、小米和稻麦，
掺杂上香喷喷的黄粱。
苦、咸和酸的食品成堆，
辣的甜的，五味任你品尝。
大肥牛的蹄筋，
鲜软烂熟，散着肉香。
加点酸梅调和苦味，
陈列上吴地的羹汤。
还有清蒸元鱼和烤小羊，
调味时还有甘蔗糖浆。
醋溜鹅肉，红烧鸭掌，
油炸的鸽，雁脆又香。
清炖海龟，卤汁鸡块，
味浓烈，但不把肠胃伤。
油煎的甜饼蜜制的松糕，
还有甜津津的饴糖。
玉色的美酒再加上点蜂蜜，
斟满羽觞漾漾荡荡。
滤去酒糟，喝上冰冻的清酒，
味道香醇又清凉。
豪华的宴席已经摆上，
美酒琼浆等待你品尝。
回来吧！快快返回你的故乡！
人们对你只有尊敬而无损伤。

丰盛的酒菜还未上齐，
歌女们已排好队伍。
架起乐钟敲响皮鼓，
即将表演新的歌舞。
轻歌《涉江》和《采菱》，
齐声合唱《扬荷》。
美人浅饮便已醉，
个个脸上红晕露。
目光微斜逗人爱，
眼含秋波动思慕。
穿着绣花绸衣裳，
华丽而潇洒大方。
柔美的长发，鬓脚低垂，
光彩照人，美丽端庄。
两列舞女一样的装扮，
跳起郑舞，舞姿翩跹。
飘飘舞袖交相缠连，
舞罢按着节拍徐徐下场。
竽瑟急管繁弦疯狂合奏，
鼓手擂起鼓点热闹非常。
整个宫庭被乐声震荡，
激昂的楚歌在空中回响。
吴国的民歌蔡国的曲，
都要奏大吕调来歌唱。

【原文】

士女杂坐，
乱而不分些。

放陈组缨[1]，
班其相纷些[2]。
郑卫妖玩[3]，
来杂陈些[4]。
《激楚》之结[5]，
独秀先些[6]。
篪蔽象棋[7]，
有六簙些[8]，
分曹并进[9]，
遒相迫些[10]，
成枭而牟[11]，
呼五白些[12]。
晋制犀比[13]，
费白日些[14]。
铿钟摇虡[15]，
揳梓瑟些[16]。
娱酒不废[17]，
沉日夜些[18]。
兰膏明烛，
华灯错些[19]。
结撰至思[20]，
兰芳假些[21]。
人有所极[22]，

同心赋些[23]。
酎饮尽欢，
乐先故些[24]。
魂兮归来，
反故居些！（以上杂戏）

乱曰：
献岁发春兮汩吾南征[25]，
菉蘋齐叶兮白芷生[26]。
路贯庐江兮左长薄[27]，
倚沼畦瀛兮遥望博[28]。
青骊结驷兮齐千乘[29]，
悬火延起兮玄颜蒸[30]。
步及骤处兮诱骋先[31]，
抑鶩若通兮引车右还[32]。
与王趋梦兮课后先[33]，
君王亲发兮惮青兕[34]。
朱明承夜兮时不可淹[35]，
皋兰被径兮斯路渐[36]。
湛湛江水兮上有枫[37]，
目极千里兮伤春心[38]。
魂兮归来，
哀江南[39]！

【注释】

①放:解下。 组:圆的丝带,用来系玉。 缨:帽带。

②班:坐位次序。 纷:乱。

③妖玩:好女。

④杂陈:穿插表演。

⑤结:曲的结尾。

⑥独秀先:是说曲终奏得激越,独比先作的乐曲优越。

⑦琨(kūn 昆):读做"琨",玉类。一作"琨"。 蔽:赌博用的筹码。 象棋:象牙做的棋子。

⑧六簙(bó 博):古代一种棋戏,二人对局。有六个筹码,十二个棋子。每人掌握六个棋子以赌胜负。

⑨曹:相对的两方。 并进:共同进行。这句是说,摆下许多棋盘。两人一曹,大家一起下棋。

⑩遒(qiú 求):有力。这里指使劲、力求。 迫:逼迫。

⑪成枭:博戏的术语。奕者轮流掷骰子,掷到成彩才能运子前进。棋子走到一定方位时竖起来,就叫"枭棋"。成枭是得胜的关键。 牟:二人的枭棋相对叫牟,意思是势均力敌。

⑫五白:指五颗骰子形成的特彩。掷得五白可以杀对方的枭棋。

⑬犀(xī 西)比:可能是用犀牛角制成的另一种赌具。

⑭费:消磨。

⑮铿(kēng 坑):象声词。用作动词,撞击。 虡(jù 句):挂钟的架子。

⑯挟(jiá 夹):弹奏。 梓瑟:梓木制的瑟。

⑰娱酒:饮酒作乐。 废:休止。

⑱沉:沉缅。

⑲华灯:华美的灯。 错:涂金。

⑳结撰:结构撰述。指作诗。 至思:尽心思考。

㉑兰芳:指优美的词藻。 假:借助。

㉒所极:达到极点的情绪。

㉓同心赋:同心作诗。

㉔乐:使快乐。 先:祖先。 故:故旧。

㉕献岁：进入新的一年。献，进。　汩：(yù 玉)：水流很快的样子。这里指行走匆匆。　吾：招魂者自称。　征：行。

㉖菉：通“绿”。　蘋：萍类水草。　齐叶：叶子长齐了。　白芷：香草名。

㉗贯：穿过。　庐江：地名，不详。王夫之《通释》疑为襄、汉之间的中庐水。　左：指江的左岸。　长薄：长林。薄，草木丛生的地方。

㉘倚：靠近。　沼：小池泽，水塘。　畦(qí 齐)：成区的田。　瀛(yíng 营)：大泽，沼泽地带。　博：广阔。指荒野。

㉙青：指青色马。　骊(lí 离)：黑色马。　结：连。　驷：四匹马。古代一辆车驾四匹马。　齐千乘：千乘齐发。千，虚指。乘，四马一车叫一乘。

㉚悬火：悬挂灯火。　延起：悬灯的火延及林木而烧起。　玄：使黑。　颜：容颜。　蒸：火气上升。

㉛步：步行随从的打猎者。　及：赶到。　骤处：车马所到的地方。骤，急走。处，停止。　诱：引导。这里作名词，指打猎中的向导。　骋先：跑在前面。骋，同“驰”。

㉜抑：止。　鶩：奔驰。　若：顺。　通：通畅。　右还：向右转。这句是说操控猎车进退自如。

㉝趋：走向。　梦：古代大湖名。亦称云梦泽，包括许多小湖。在今湖北境内。　课后先：评比随猎人员谁先至、谁后至。课，考察，评比。

㉞君王：指怀王。　发：把箭射出。　惮：借作“殚(dān 单)”，意同“毙”。　青兕(sì 四)：类似犀牛的一种野兽。

㉟朱明：指太阳。太阳光明，初升时红色，所以叫朱明。　承：接续。　淹：久留。

㊱皋：水边高地。　被：覆盖。　径：道路。　斯路渐：指当年打猎的路径已被淹没。渐，淹没。

㊲湛湛(zhàn 站)：水清的样子。一说水深的样子。湛读“沉”。　枫：树名。

㊳极：望尽。　伤春心：看到春色，心里感伤。春色盎然。而楚国却日趋衰落，见景伤情。

㊴哀江南：可哀的江南。

【译文】

男男女女交错坐在一起，
乱纷纷地彼此相依倚。
解下衣带帽缨放在一边。
坐位杂乱不必太讲礼。
郑国卫国的艳姬美女，
都来这里穿插着献技。
结尾唱的楚歌慷慨激昂，
独有这首歌儿优秀第一。
玩具有笸蔽和象棋，
还有六簙可供消遣游戏。
两人对局各自运子前进，
双方各不相让步步紧逼。
谁都想“成枭”而获胜，
大喊“五白”神情躁急。
还有晋国制造的犀比，
供你消磨时日正适宜。
大力撞钟连钟架也摇动，
梓木的瑟琴使劲地奏起。
饮酒作乐一刻也不休止，
日日夜夜都在纵情欢娱。
带幽香的蜡烛明亮照耀，
错金的宫灯名贵而华丽。
撰写诗句都专心思考，
还得借助优美的词语。
人们的情绪达到极点时，
便自然而然同声唱歌赋诗。
尽情地畅饮美酒吧，

让祖先的灵魂也感到欢愉。
灵魂啊，回来吧！
快快返回你的故居！

尾声：
新一年的春天已来临，
　我匆匆地正要南行。
菉蘋的叶子已经长齐，
　白芷也在萌生。
右边的道路直通庐江，
　左边是茂密的丛林。
沿着连片的沼泽行进，
　辽阔的荒野望不尽。
青马黑马配成驷，
　齐齐驾起猎车共千乘。
林火点燃火势漫延，
　薰人的黑烟往上蒸。
徒步的紧跟着驰奔的车马，
　向导者一马当先。
或停或奔指挥若定，
　忽然右向转道而前。
追随君王向梦泽驰去，
　评比谁个落后谁个占先。
君王搭弓亲自发了箭，
　硕大的野牛丧了生。
黎明的红光承接着黑夜，
　时光流逝一刻不停。
水边兰草掩盖了路径，

从前走过的路已看不清。
湛蓝的江水在流淌，
岸上还有枫林。
极目眺望千里外，
春色盎然却令人伤心。
灵魂啊，回来吧！
离开那令人悲哀的江南！

麦梅翘　译注

大　招

景　差

【作者】

景差，战国时楚国人。出身贵族，仕顷襄王为大夫，生卒年代不详。《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有“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的话，只知他稍后于屈原。他的创作直接受到屈原的影响。他的赋，《汉书·艺文志》未收录，可能均已亡佚。仅《楚辞章句》收入《大招》，但认为是“屈原之所作”、“或曰景差，疑不能明”。未敢肯定是景差的作品。

【题解】

《大招》也是招魂词。内容、结构与《招魂》相似，但行文多为四字句。文字精练、词意奥古，风格不同。

《大招》所招之魂为谁？说法不一：王逸《楚辞章句》说是屈原自招生魂。而另一种说法是招楚怀王之魂。

【原文】

青春受谢①，　白日昭只②。
春气奋发，　万物遽只③。
冥凌浹行④，　魂无逃只⑤。
魂魄归来⑥！　无远遥只。
魂魄归来！　无东无西，无南无北只！
东有大海，　溺水浟浟只⑦，
螭龙并流⑧，　上下悠悠只⑨；
雾雨淫淫，　白皓胶只⑩。
魂乎无东！　汤谷寂寥只⑪。
魂乎无南！　南有炎火千里，
蝮蛇蜒只⑫；　山林险隘⑬，
虎豹蜿只⑭，　鳅鳙短狐⑮，
王虺骞只⑯。　魂乎无南！
蜮伤躬只。　魂乎无西！
西方流沙，　漭洋洋只⑰；
豕首纵目⑱，　被发鬤只⑲，
长爪踞牙⑳，　诶笑狂只㉑。
魂乎无西，　多害伤只！
魂乎无北，　北有寒山，
逴龙赩只㉒；　代水不可涉㉓，
深不可测只，　天白颢颢㉔，

寒凝凝只[25]。　魂乎无往，
盈北极只[26]。（以上言东西南北之不可往）

魂魄归来！　闲以静只。
自恣荆楚[27]，　安以定只。
逞志究欲[28]，　心意安只。
穷身永乐[29]，　年寿延只。
魂乎归来！　乐不可言只。
五谷六仞[30]，　设菰粱只[31]。
鼎臑盈望[32]，　和致芳只[33]。
内鸽鸽鹄[34]，　味豺羹只[35]。
魂乎归来！　恣所尝只[36]。
鲜蠵甘鸡[37]，　和楚酪只[38]。
醢豚苦狗[39]，　脍苴蓴只[40]。
吴酸蒿蒌[41]，　不沾薄只[42]。
魂乎归来！　恣所择只。
炙鸱蒸鳧[43]，　粘鹑陈只[44]。
煎鲭臃雀[45]，　遽爽存只[46]。
魂乎归来！　丽以先只[47]。
四酎并熟[48]，　不涩嗌只[49]。
清馨冻饮，　不歠役只[50]。
吴醴白蹠[51]，　和楚沥只[52]。
魂乎归来！　不遽惕只[53]。
（以上饮食）

【注释】

①青春：春天。青，东方春位。　受谢：接替谢去的冬天。

②昭：明亮。意指冬日寒而无光，春日始见昭明。　只：句末语气词，表示终结或感叹。

③遽：楚语称生物的蠕动叫遽。这里作萌生解。

④冥：玄冥，北方之神。　凌：驰。　浹：遍。这句是说春天阳气上升，阴气下降。北方之神遍驰天地之间，收集阴气。

⑤魂：灵魂，魂属阴气。　无逃：不可以逃。

⑥来：一作“徕”。以下同。

⑦溺水：水深容易使物沉溺。　潋潋：水流迅速的样子。

⑧螭（chi 痴）：传说中无角的龙。　并流：顺流并行。

⑨悠悠：指螭龙在水中游戏很自在的样子。

⑩皓胶：水冰冻的样子。这里指雾气白茫茫的。皓，一作“浩”。

⑪汤谷：即旸谷。日出的地方，没有人迹，没有声音。　寥：一无“寥”字。

⑫蝮（fù 付）蛇：毒蛇的一种，头呈三角形。　蜒：长的样子。

⑬林：一作“陵”。

⑭蜿：虎行的样子。

⑮鳸蠵（yú yōng鱼庸）：怪鱼，鳄鱼一类。　短狐：鬼蜮，含沙射人，使人受伤。

⑯王虺（huī 悔）：大蛇。王，大。　骞：举头的样子。

⑰漭（mǎng 莽）：水大的样子。这里指流沙平正。　洋洋：广大无涯。

⑱纵目：竖目，眼睛直生。

⑲鬤（ráng 瓤）：头发乱的样子。

⑳踞：同“锯”。一作“锯”。

㉑诶（xī 希）：笑声。

㉒逴（chuò 绰）龙：疑即烛龙。人面蛇身。身长千里，色赤。逴，一作“卓”。　赦（xì 系）：赤色。

㉓代水：神话中的水名。

㉔顥顥（hào 浩）：白而发亮的样子。这里指冰雪。

㉕凝凝：寒气凝重不消散。

㉖盈北极：寒冰充满北极。

㉗自恣：任意作为。

㉘究：穷，尽。

㉙穷身：终身。

㉚五谷：稻、稷、麦、豆、麻。 六仞：形容仓廪中的积粮很多。仞，周制八尺。

㉛设菰粱：用菰粱做饭。设，施。菰粱，一种水生植物的籽实，可吃，味很香。又称雕胡。

㉜鼎臑（ér 而）：用鼎煮熟的食物。鼎，三足两耳，可以煮食物的器具。臑，煮。 盈望：满眼都是，指食鼎很多。

㉝和：调和咸酸。 致芳：加椒、姜等使芬芳。

㉞内：同“肭（nà 纳）”，肥美。 鸧（cāng 仓）：鸧鹒，也叫黄鹂。 鸽：鹁鸠。 鹄（hú 胡）：天鹅。

㉟味：犹“和”。 豺：狼属，比狗小。

㊱恣：任意。

㊲蠵（xī 希）：一种大龟。 甘鸡：甜鸡。一说即田鸡、青蛙。

㊳酪：乳浆，牛乳。

㊴醢：肉酱。 豚：蒸豚。是说把蒸豚醮肉酱吃。 苦狗：苦味的狗肉。用苦菜去腥味。

㊵脍：细切肉。 苴蒲（jū pò 居破）：即蘘荷，根似姜芽，可食用。蒲，一作“莼”。

㊶酸：动词，做酸菜。 蒿（hāo 薅）：白蒿。 蒌（lóu 楼）：蒌蒿。蒿、蒌都生水中，脆美可食。

㊷不沾薄：浓淡合适。沾，醃渍浓厚。薄，淡。

㊸炙：烤。 鸪（guā 瓜）：鸪鸽。

㊹炸（qián 潜）：熏。 鹑（chún 纯）：鹌鹑。 陈：陈列。

㊺鲭（jì 即）：鲫鱼。 臛（huò 霍）：比较干的肉羹。 雀：黄雀。

㊻遽爽：极爽的味。爽，佳味。 存：在。

㊼丽：美味。

㊽四酎（zhòu 宙）：四缸醇酒。 并熟：同时熟。

㊾涩嗌(sè yì 瑟益)：刺激喉咙。嗌，咽喉。

㊿不歠(chuò 辍)役：不给仆人饮。歠，饮。役，仆人。意为仆人饮后易醉而失礼。

51醴：甜酒。　白蘖(niè 聂)：酒孃。蘖，谷芽。造酒要用蘖。

52沥：醡酒，清酒。

53不遽惕：无惶遽怵惕之忧。

【译文】

春天代替了寒冬，
太阳暖洋洋。
春来生气奋发，
万物蓬勃生长。
玄冥神遍地巡行，
灵魂无处逃亡。
灵魂啊，回来吧！
不要漫游在远方。
灵魂啊，快回来！
不要往东不要往西，
不要往南不要往北。
东方有大海，
溺水水深不载舟。
螭龙同游在水中，
随波上下逐浪悠悠。
天气阴沉雾雨连绵，
白茫茫水天交接。
灵魂啊，不要往东！
汤谷秽芜又空寂。
灵魂啊，不要往南！

南方炎热千里，
长长的蝮蛇爬满地。
山险林密路崎岖，
虎豹往来如穿梭。
还有鳅鳙怪鱼和短狐，
大蟒昂首身半卧。
灵魂啊，不要往南！
鬼蜮含沙射影把你伤。
灵魂啊，不要往西！
西方有流沙，
流沙像海茫渺无际。
那里的怪物猪头竖目，
披着又长又乱的头发。
长长的爪子锯样的牙，
捉到人狂笑嘻哈哈。
灵魂啊，不要往西！
你会遇到太多的伤害。
灵魂啊，不要往北！
北方有寒山，
烛龙通体大红又大赤。
代水不可以渡，
那水深无底。
天空飘雪白茫茫，
大地凝冰寒难当。
灵魂啊，不要前往！
北极遍地是冰霜。

魂魄归来啊！

这里悠闲而清静。
可以任意在楚国走动，
安全而稳定。
一切快意如愿，
无虑无忧。
终身快乐，
年寿绵延长悠悠。
灵魂啊，回来吧！
这里的欢乐说不尽。
五谷堆积如山，
菰米做饭喷香。
鼎煮的熟肉摆 满案上，
滋味调和可口芬芳。
肥嫩的鸽鹧鸽子和天鹅，
浇上豺肉浓汤。
灵魂啊，回来吧！
种种食物任你品尝。
鲜美的大龟和甜鸡，
拌上楚国的乳浆。
酱乳猪、苦味狗肉，
再把切细的蘘荷撒上。
吴醋泡的酸菜，
味道不浓不淡正恰当。
灵魂啊，回来吧！
随你的意选择吃哪样。
烤鸹鸽、蒸野鸭，
薰鹌鹑一齐陈列上。
煎鲫鱼、焖黄雀，

味道鲜美，口齿爽。
灵魂啊，回来吧！
这些美味让你先尝。
四缸醇酒同时已熟，
酒醇不会涩咽喉。
酒味清香最宜冷饮，
但不要赏给仆从尝。
吴国用麦芽酿的甜酒，
掺和着楚国的清酒。
灵魂啊，快快回来！
酒不醉人不用担忧。

【原文】

代秦郑卫①，　鸣竽张只。
伏戏《驾辩》②，　楚《劳商》只③。
讴和《扬阿》④，　赵箫倡只⑤。
魂乎归来！　定空桑只⑥。
二八接武⑦，　投诗赋只⑧。
叩钟调磬，　娱人乱只⑨。
四上竞气⑩，　极声变只⑪。
魂乎归来！　听歌撰只⑫。
朱唇皓齿，　嫭以姱只⑬。
比德好闲⑭，　习以都只⑮。
丰肉微骨，　调以娱只⑯。
魂乎归来！　安以舒只。
（以上歌舞）

嫮目宜笑[17]，　娥眉曼只[18]。
容则秀雅，　稚朱颜只[19]。
魂乎归来！　静以安只。
姱修滂浩[20]，　丽以佳只。
曾颊倚耳[21]，　曲眉规只[22]。
滂心绰态[23]，　姣丽施只[24]。
小腰秀颈，　若鲜卑只[25]。
魂乎归来！　思怨移只[26]。
易中和心[27]，　以动作只。
粉白黛黑，　施芳泽只[28]。
长袂拂面[29]，　善留客只。
魂乎归来！　以娱昔只[30]。
青色直眉[31]，　美目媔只[32]。
厖辅奇牙[33]，　宜笑嗎只[34]。
丰肉微骨，　体便娟只[35]。
魂乎归来！　恣所便只。
（以上美色。）

厦屋广大[36]，　沙堂秀只[37]。
南房小坛[38]，　观绝霤只[39]。
曲屋步櫚[40]，　宜扰畜只[41]。
腾驾步游[42]，　猎春囿只[43]。
琼毂错衡[44]，　英华假只[45]。

莅兰桂树，　　郁弥路只[46]。
魂乎归来！　　恣志虑只[47]。
孔雀盈园，　　畜鸾皇只。
鹍鸿群晨[48]，　杂鹅鸨只[49]。
鸿鹄代游[50]，　曼鹱鹅只[51]。
魂乎归来！　　凤皇翔只。
（以上园囿禽兽）

【注释】

①代：代国。一作“岱”。这句指四国的音乐舞蹈。

②伏戏：伏羲。《驾辩》：舞曲名。

③《劳商》：楚曲名。

④讴和：讴吟以和。《扬阿》：楚曲名，一种众人合唱的歌曲。

⑤倡：带头先唱。

⑥定：调定乐曲的音调。　空桑：瑟名。

⑦二八：指两列女乐。八人为一列。　接：相接续。　武：步武。这里指舞蹈。一作“舞”。

⑧投：合。指舞步与曲词相合。古时用琴瑟歌咏诗赋。

⑨娱人：使人娱乐。　乱：曲终。

⑩四上：指音乐第一流的代、秦、郑、卫四国。　竞气：后声想胜过前声，竞赛音乐的美好。

⑪极：穷尽。

⑫撰：具。指众乐无不具备。

⑬嫮(hù户)：美貌。　姱：美好。

⑭比德：德相当。　好闲：幽闲。这句是说，选择美女，比较其才德容貌，都娴习礼仪的才选进。

⑮习：习于容止。　都：善，好。

⑯调：善于调笑。　娱：使人欢乐。

⑰嫮(hù户)：同“嫮”，美貌。

⑱曼：长。

⑲稚：幼小。

⑳修：身材修长。　滂浩：广大的样子。这里指肥胖。

㉑曾颊：重颊。指脸面丰满，下巴都双重了。　倚耳：两耳紧贴。

㉒曲眉规：眉曲似圈。规，圆规。

㉓滂心：感情充满内心。滂，充沛。　绰态：姿态妍美。

㉔施：打扮。

㉕若鲜卑：像鲜卑女人。(据陈子展《楚辞直解》)

㉖思怨：所思和所怨。　移：移情，忘却。

㉗易中：易于中人之意，即善解人意。　和心：会堂本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作"利心"，可从。　利心：灵巧的心。

㉘芳泽：芳香的膏泽。

㉙拂面：以袖遮脸。娇羞的姿态。

㉚昔：夕，晚上。

㉛直眉：平直的眉。与曲眉相对。

㉜媔(miǎn 绵)：微视的样子。

㉝靥(yè 夜)辅：两颊的笑涡。　奇牙：牙齿特别白。

㉞嘕：笑而媚的样子。

㉟便娟：轻盈美好。

㊱厦：一作"夏"。

㊲沙堂：用丹砂涂梁柱的厅堂。

㊳房：堂左右的侧室。　小坛：小厅堂。

㊴观：楼。　绝：远隔。　霤(liù 溜)：屋宇。

㊵曲屋：王逸注：周阁也。可能是角楼一类。　步榴：长廊。榴，一作"堌"。

㊶扰畜：驯养禽兽。扰，驯养。

㊷腾驾：驾马奔驰。　步游：游于廊外。

㊸猎：田猎。　春囿：春天围猎的场地。

㊹琼毂：用玉装饰的车毂。　错衡：涂上金的车横木。

㊺英华：指车饰华美。　假：大。

㊻郁：茂盛。　弥路：满路。

㊼虑：安排。一作“处”。

㊽鵾（kūn 昆）：鵾鸡，形状像鹤。 鸿：鸿鹤。一般指天鹅。 群晨：早晨群起飞鸣。

㊾鵻（qiū 秋）鸠：一种水鸟，似鹤而尾短，头秃，又称秃鹫。

㊿代游：往来游戏。

51曼：曼延。指群鸟飞翔，一只接一只。 鹣鹣：一种水鸟，似雁，长颈绿身。

【译文】

这里有代、秦、郑、卫各国的音乐，
竽管吹奏声音响亮。
演奏伏羲氏的古曲《驾辩》，
还有楚国名曲《劳商》。
高声合唱《杨阿》歌，
赵国的洞箫起调领唱。
灵魂啊，回来吧！
等着你来调定“空桑”。
两列美女轮流起舞，
节拍合着歌咏的诗赋。
敲响金钟调好玉磬，
歌舞使人欢乐高兴。
各国音乐竞相比美，
尽量变换着曲调声。
灵魂啊，回来吧！
来欣赏各种音乐舞蹈。
这里的美人红唇白齿，
容貌俏丽美好。
才德相当性情娴静，
熟习礼节仪态万方。

丰姿绰约体态轻盈，
善于调笑令人神愉心旷。
灵魂啊，快快回来！
你会感到安乐舒畅。

她们美目含笑，
蛾眉弯弯细又长。
仪容秀气文雅，
稚嫩的面庞红润有光。
灵魂啊，回来吧！
你会感到清静安详。
姑娘身长体胖，
美丽而善良。
双颊丰满两耳旁贴，
眉毛弯弯似用规量。
感情温柔体态绰约，
打扮得美丽又大方。
腰肢细小脖子颀长，
就像鲜卑人的束装。
灵魂啊，回来吧！
思念和怨恨你就会遗忘。
她们有善解人意的慧心，
表现于举止和动作。
面白如玉眉青似墨，
施朱著粉芳香润泽。
举起长袖半遮住脸，
善于留住陌生的宾客。
灵魂啊，回来吧！

晚上可以欢乐消遣。
姑娘黑眉平直，
美丽的眼睛脉脉含情。
浅浅的笑涡微露的白牙，
嫣然一笑媚态万千。
身姿丰满柔若无骨，
体态轻盈美妙。
灵魂啊，回来吧！
随你的喜爱任意选挑。

房屋又宽又大，
朱砂厅堂很华丽。
朝南的小堂更清雅，
高高的小楼远离屋宇。
四周有角楼，长廊曲折，
廊外正宜把禽兽驯养。
驾上快车外出游览，
春天的园囿可当猎场。
白玉轴头错金的车衡，
车子华丽精美而轩敞。
草有茝兰木有桂树，
郁葱葱绿荫满路。
灵魂啊，回来吧！
怎样游玩随你考虑。
园里养满孔雀，
还有鸾鸟和凤凰。
清晨鹍鸡鸿雁在啼叫，
叫声还夹杂着鹅和鸽。

池里天鹅往来游戏，
鹣鹣一只跟着一只。
灵魂啊，快快回来！
来看看凤凰飞翔举翅。

【原文】

曼泽怡面[1]，　血气盛只。
永宜厥身，　保寿命只。
室家盈庭[2]，　爵禄盛只。
魂乎归来！　居室定只。
接径千里[3]，　出若云只[4]。
三圭重侯[5]，　听类神只[6]。
察笃夭隐[7]，　孤寡存只[8]。
魂乎归来[9]！　正始昆只[10]。
（以上家庭福禄）

田邑千畛[11]，　人阜昌只[12]。
美冒众流[13]，　德泽章只[14]。
先威后文，　善美明只。
魂乎归来！　赏罚当只。
名声若日，　照四海只。
德誉配天[15]，　万民理只[16]。
北至幽陵[17]，　南交趾只[18]。
西薄羊肠[19]，　东穷海只[20]。
魂乎归来！　尚贤士只。

发政献行[21]，　禁苛暴兮。
举杰压陛[22]，　诛讥罢兮[23]。
直赢在位[24]，　近禹麾兮[25]。
豪杰执政，　流泽施兮。
魂乎来归！　国家为兮[26]。
雄雄赫赫[27]，　天德明兮[28]。
三公穆穆[29]，　登降堂兮[30]。
诸侯毕极[31]，　立九卿兮[32]。
昭质既设[33]，　大侯张兮[34]。
执弓挟矢，　揖辞让兮[35]。
魂乎来归！　尚三王兮[36]。
（以上德政威名）

【注释】

①曼泽：柔和润泽。　怡面：脸色愉悦。

②室家：指宗族。　庭：朝廷。

③接径：巡行的车在路上相连接。

④出若云：随从的人员多如云。

⑤三圭：指公、侯、伯。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所以说“三圭”。重侯：指子、男。公、侯、伯、子、男，同称为诸侯。子、男共一爵，故说“重侯”。

⑥听：听讼。　类神：类似神明。

⑦察：视察。　笃：厚。这里指优待。　夭：指幼儿、儿童。　隐：可隐恤的。指病人。

⑧存：慰问安置。

⑨乎：一作“兮”。

⑩正：定。　始昆：指创立好的制度，以垂裕后人。昆，后。

⑪畛(zhěn枕)：田间的路。

⑫阜(fù负)昌：昌盛。

⑬美：指仁政。　冒：覆盖；遍及。　众流：广大人民。

⑭章：同“彰”，昭著。

⑮配天：匹配上天。

⑯理：治理。一作“治”。

⑰幽陵：幽州。

⑱交趾：地区、郡名，辖区在今两广至越南中、北部。此指南方最远的地区。

⑲羊肠：山名。在今山西晋阳的西北。

⑳穷：尽，直到。　海：东海。

㉑发政：发布政令。　献行：进用有德行的人。

㉒压：站满。　陛(bì必)：宫殿的台阶。

㉓诛讥罢：诛责那些疲沓不胜任的人。讥，被众所讥诮的人。罢(pí皮)，通“疲”，引申为疲沓，无能。

㉔直：正直的人。　赢：据陈子展《楚辞直解》，赢有“先”义、“进”义。这里作“早进用”讲。

㉕禹麾：指夏禹指麾举用贤俊的事。禹，圣王，明于知人。

㉖为：有作为。

㉗雄雄：国势雄厚。　赫赫：名声显赫。

㉘天德：上天之德。　明：昭明。

㉙三公：古代官名。周朝以太傅、太师、太保为三公。　穆穆：和睦而相互尊重的样子。

㉚登降：上和下。　堂：指朝廷。

㉛诸侯毕极：《章句》注：“言楚选置三公，先用诸侯，尽极，乃立九卿以续之。用士有道，不失其次序也。”意指诸侯全部都有职位。

㉜九卿：古代官名。周朝的九卿有：少师、少傅、少保、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

㉝昭：明显可见的。　质：椹质，即砧。举行射礼时用作射靶。

㉞大侯：布做的射靶。

㉟揖辞让：互相谦让。古代有射礼，射者左手执弓右手挟箭，先相互谦

让然后才射。战国时这种礼节已废止。这里是希望灵魂归来崇尚三王，恢复这种礼节。

㊱三王：禹、汤、文王。

【译文】

肌肤柔和润泽、面容愉快，
身体强壮血气旺盛。
经常调护身体，
长寿就有保证。
家族满布宫廷，
爵位俸禄都鼎盛。
灵魂啊，回来吧！
居室已经为你选定。
道路连接千里，
车出众多如浮云。
执三圭的诸侯和大臣，
听讼断事明察如神。
视察优恤婴幼和病人，
孤儿鳏寡也得到安置慰问。
灵魂啊，回来吧！
从头定下仁政垂裕后昆。

田野广阔道路纵横，
物产丰富人口繁昌。
美善的教化普遍推行，
德政恩泽明显昭彰。
先施威严后行文治，
和善美好政治清明。

灵魂啊，回来吧！
赏罚将会公正。
名声好像太阳，
光辉照耀海内四乡。
功德荣誉可配天地，
万民得到良好的治理。
北方到达幽州，
南方直至交趾，
西方逼近羊肠，
东方尽头是大海。
灵魂啊，回来吧！
尊重才德贤士。
发布政令进用贤能，
禁止苛刻残暴的政治。
举用俊杰济济满廷，
疲沓无能者诛责罢斥。
正直的人早在位，
近似夏禹的用人指挥。
豪杰执掌朝政，
恩泽普施人人受惠。
灵魂啊，回来吧！
国家的前途便大有可为！
国势雄厚名声显赫，
比天高的功德多么显明。
三公相敬和睦，
往来进出朝廷。
诸侯全都有职有位，
三公之下立了九卿。

分明的射靶已经设好，
大侯布已经挂上。
左手执弓右手挟箭，
诸侯拱揖互相谦让。
灵魂啊，快快归来！
政治将崇尚前代三王！

麦梅翘　译注

吊屈原赋

贾　谊

【作者】

贾谊，见卷一《过秦论》。

【题解】

《吊屈原赋》，是贾谊在朝受谗，被文帝外放为长沙王太傅，赴任时路过湘水，对着屈原的投水所在凭吊屈原而写下的。由于彼此在政治上的痛苦遭遇相似，赋中深深悲悼屈原一生的不幸，也以屈原自喻，揭露了统治者的是非不分、黑白颠倒，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与不甘屈服的心志。既是吊古，也是伤今。

古代常常以“屈贾”并称，贾谊不仅早就追慕屈原的伟大品格，文学上也师承屈赋的传统，这篇赋即是汉代形成“骚体”中有特色的一篇。文中采用比喻的艺术手法，以善鸟仁兽比喻贤人，以凶禽恶兽比喻小人，这就是屈

赋中“香草美人”的表现手法。赋中几乎都使用排比对偶的句式，辞藻优美，工整，音节和谐；所用对比、夸张的技巧，使物象鲜明而感情强烈，但又简洁而不流于雕琢和堆砌。

【原文】

共承嘉惠兮①，俟罪长沙②，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③。造托湘流兮④，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⑤，乃陨厥身⑥。呜呼哀哉，逢时不详！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阖茸尊显兮⑦，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⑧，方正倒植⑨。世谓伯夷贪兮⑩，谓盗跖廉⑪；莫邪为顿兮⑫，铅刀为铦⑬。于嗟嘿嘿兮⑭，生之无故⑮！斡弃周鼎兮⑯，宝康瓠⑰。腾驾罢牛兮，骖蹇驴⑱；骥垂两耳兮⑲，服盐车⑳。章甫荐屦兮㉑，渐不可久㉒；嗟苦先生兮，独离此咎㉓！

【注释】

①共：即“恭”，恭敬。　嘉惠：美好恩惠。这指皇帝诏命贾谊新任长沙王太傅，虽不满意，还得恭敬，一语双关。

②俟罪：待罪，古代作官的谦称。意谓力不胜任，随时有过失犯罪的可能。

③汨（mì 密）罗：水名，今湖南洞庭湖东北，屈原投江之处。

④造托：至湘水并寄托湘流而凭吊。

⑤罔极：没有正道。罔，无。

⑥陨：同“殒”，身死。　厥：其，指屈原。

⑦阖茸（tà rǒng 塌荣）：指才能低下的小人。阖为小门，茸为小草。

⑧逆曳（yè 夜）：倒拖着走。

⑨方正：正直宽宏的人。　倒植：倒立，倒置。

⑩伯夷：一作夷、随，即伯夷、卞随。伯夷，商末的义士。卞随，商代贤人，相传成汤以天下让给他，不受，投江而死。

⑪盗跖：一作跖、跻，即盗跖和庄硚，都是春秋时期起义的领袖，按正统观念，都是坏人，并以为坏人的代表。

⑫莫邪（yé 爷）：宝剑名，相传吴国大夫名莫邪，会造好剑，因以称剑。顿：即“钝”。

⑬铅刀：即钝刀。 铦（xiān 先）：锋利。

⑭嘿嘿：一作“默默”，沉闷不得志的样子。

⑮生：先生的简称，这里指屈原。 无故：指无故遭祸。

⑯斡（wò 卧）弃：转弃，抛弃。斡，转。 周鼎：传国的宝鼎。传说夏禹铸九鼎，象征九州，递传到周朝，成了传国宝。

⑰宝：宝贵，动词。 康瓠（hù 户）：空的瓦壶。康，空。

⑱骖（cān 餐）：车辕旁的马，这里作动词用。 蹇（jiǎn 简）驴：跛足驴。

⑲骥：千里马。 垂两耳：马拉车吃力的样子。

⑳服：拉车。 盐车：指一般拉货物的车，比喻不重要的劳务。

㉑章甫：商代的冠，礼帽。 荐：垫。 屦：用麻、葛等制成的鞋。

㉒渐：浸了水变质。

㉓离：同“罹”，遭受。 咎：罪，祸患。

【译文】

我恭敬承受美好的恩惠啊，待罪而到长沙；从旁闻听屈原啊，自沉在汨罗。到湘水寄托江流啊，崇敬地凭吊先生：您遭遇没有正道的时世，就这样陨落其身。呜呼可哀呀，逢着时日不吉祥！鸾凤流窜隐伏，那鸱枭得意翱翔。庸才小人尊显啊，进谗阿谀之徒得志；贤人圣人被逆着拖曳，宽宏正直的人头脚倒立。世俗说伯夷、卞随贪心，说盗跖、庄跻清廉；认莫邪宝剑为疲钝，而铅刀锋利无前！哎呀沉闷啊，先生无故遭祸！他们抛弃周鼎，把空瓦壶当成宝物。腾驾起疲累的牛，车两旁套起跛足的驴；让骥马吃力地垂着两耳，拉着盐车。把章甫的古冠垫着鞋底啊，浸水变质不可久长；可叹苦难的先生啊，唯独遭受这等祸殃！

【原文】

讯曰[1]：已矣！国其莫我知，独堙郁兮其谁语[2]？凤漂漂其高逝兮[3]，夫固自缩而远去[4]。袭九渊之神龙兮[5]，沕深潜以自珍[6]。弥融爚以隐处兮[7]，夫岂从蚁与蛭蚓[8]？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骐骥可得系羁兮，岂云异夫犬羊？般纷纷其离此尤兮[9]，亦夫子之辜也[10]；瞝九州而相君兮[11]，何必怀此都也[12]？凤凰翔于千仞之上兮，览德辉而下之[13]，见细德之险微兮[14]，摇增翮逝而去之[15]。彼寻常之污渎兮，岂能容吞舟之鱼？横江湖之鳣鲟兮[16]，固将制于蝼蚁！

【注释】

①讯：一作“谇”，告。讯曰为楚辞的一种程式，总括文意，如“乱曰”。此段文即寓有敬告意。

②堙郁：当作“壹郁”，即“抑郁”，忧闷。

③漂漂：一作“缥漂”，当同“飘飘”，形容高飞。　高逝：当作“高逝”，高高飞去。

④自缩：当作自引，自引起身子。

⑤袭：进入。　九渊：九重的深渊。

⑥沕（mì 密）：没入水中，这里亦可作深潜的形容词。

⑦弥融爚：多本作“偭蟽獺”，较通。偭，背离。蟽獺（xiāo tǎ 肖塔），水獺，均水中食鱼者。句意要离开这些水类，即比喻离开小人之类。

⑧蚁：一作“虾”。　蛭（zhì 至）：水蛭。　蚓：蚯蚓。

⑨般：通“斑”，形容纷纷。　尤：罪，祸。

⑩夫子：指屈原。　辜：当作故字，这里是痛惜屈原没有及早脱离凶祸。

⑪瞝：当作“历”，走遍。　相君：当作相其君，辅佐那些国君。

⑫此都：指楚都。《离骚》称“故都”。

⑬德辉：道德的光辉，指有道的君主。

⑭细德：谓苛细之人。 险微：当作险征，危险的征兆。

⑮摇曾翮（hé 核）：摇动层层羽毛。曾，即层。翮，羽毛。一作“遥增击。”

⑯鳣（zhān 毡）：即鳇鱼。 鲟（xún 旬）：即鲟鱼。

【译文】

我敬告说：完了哟！国家没人了解我，独个儿抑郁向谁诉说？凤凰飘飘地高飞而去，您也该自己引身而远离。那进入九重深渊的神龙啊，没水深藏而自珍。背开那些水獭以便隐居啊，岂能跟从虾、蛭和蚯蚓？可贵的是圣人有神明之德，远离浊世而自己隐藏，如果骐骥良马可以被人束缚，怎能说不同于牛羊？这么纷乱地遭此灾难啊，也怪夫子您自己的缘故呀；应当去走遍九州辅佐那些君主啊！何必留恋着这个国都呢？凤凰飞翔在千仞之上，浏览到道德的光辉方才落下；见到那苛细的人有危险的征兆，就摇动层层羽翼远远飞去。那些平常的污秽水沟，哪能容得下吞舟之鱼？横游江湖的鳇鱼、鲟鱼啊，在那水沟里也必然受制于蝼蚁哩！

王贵民　译注

悼李夫人赋

汉武帝

【作者】

汉武帝，见卷十《报李广诏》。

【题解】

这是汉武帝思念他已故的李夫人所作的一篇赋。李氏为乐师李延年、贰师将军李广利的妹妹，以貌美善歌舞因延年而进宫得幸，生一子，为昌邑哀王。李夫人早死。死前，武帝想见一面，并答应封她兄弟的高官；死后，哀痛不已，或画像置于甘泉宫，或由方士夜间招魂见影，作诗悼念，谱成乐章歌唱。这篇赋也就是这样写出的。赋中时而假设李夫人幽处坟墓的凄凉，叹其荣华早落；时而追想生前的颜色，平素的欢爱；最后诉说终于一去不返，哀伤无穷和其弟兄、儿子的啼哭，表达了作者对死者的深情。也反映出一个封建皇帝毕竟具有与普通人相同的纯真爱情。文句也富丽多变，表达委婉悱恻的心情和细腻曲折的情节，在这一类人中，是不多见的作品。

【原文】

美连娟以脩嫮兮①，命樔绝而不长②；饰新宫以延贮兮③，泯不归乎故乡④！惨郁郁其芜秽兮⑤，隐处幽而怀伤，释舆马于山椒兮⑥，奄修夜之不阳⑦。秋气憯以凄泪兮⑧，桂枝落而销亡⑨，神茕茕以遥思兮⑩，精浮游而出

疆。托沉阴以圹久兮，惜蕃华之未央[11]，念穷极之不还兮，惟幼眇之相羊[12]。函葵莪以俟风兮[13]，芳杂袭以弥章[14]，的容与以猗靡兮[15]，缥飘姚虖愈庄[16]。宴淫衍而抚楹兮[17]，连流视而娥扬[18]，既激感而心逐兮[19]，包红颜而弗明[20]。欢接狎以离别兮[21]，宵寤梦之芒芒[22]，忽迁化而不反兮[23]，魄放逸以飞扬。何灵魄之纷纷兮，哀蒙回以踌躇？势路日以远兮，遂荒忽而辞去[24]。超兮西征，屑兮不见[25]，浸淫敞怳[26]，寂兮无音，思若流波，怛兮在心[27]！

【注释】

①连娟：柔弱。 脩嫮（hù互）：同“脩姱”（见《离骚》），脩饰而美好。

②樔绝：同“剿绝”，断绝。

③新宫：新造安置亡魂之宫。 延贮：久待。贮，同“伫”。

④泯：灭。这里为消失。

⑤惨郁郁：悲惨阴郁。 芜秽：草木杂乱荒芜。按，这以下数句都是写亡者处于坟墓的凄凉境况。

⑥山椒：犹言山陵。《离骚》云“椒丘”，长椒木的丘。

⑦奄：覆盖，形容长夜，犹言夜幕。 修夜：长夜。 不阳：不明。

⑧憯：同“惨”。 凄泪：寒凉之意。

⑨桂枝：比喻李夫人。

⑩茕茕：孤独的样子。 遥思：远远地想念，此亦设想李氏的情状。

⑪蕃华：如繁花。 未央：犹未半，言年岁未及寿的一半而死。

⑫幼眇：如窈窕。 相羊：同“徜徉”，徘徊，逍遥之意。

⑬函：如含。 葵莪：读曰“绥敷”，花中蕊穗。 俟风：待风。句意为李夫人容色如花蕊待风而摇曳。

⑭芳杂袭：各种香气袭人。 弥章：甚有文采、显著。

⑮容与：悠游。 猗靡：随风阿娜之状。

⑯缥：形容飘姚。 飘姚：同“飘摇”。 庄：端庄。

⑰这句指欢宴的情景。　抚楹：依着庭柱。

⑱娥扬：扬起娥眉。

⑲心逐：中心追求。这句指作者自己。

⑳包红颜：藏起颜色不肯见帝及家室，指已在坟墓中。

㉑接狎：相亲。

㉒芒芒：无知觉之貌。

㉓迁化：变化，犹物化。　不反：不返。

㉔荒忽：恍惚。

㉕屑兮：如忽然，言很快。

㉖浸淫：渐渐地。　敞怳（huǎng 恍）：失意之态。

㉗怛（dá 答）：悲悼。

【译文】

美丽柔弱又修饰得那么好啊，可是命遭断绝而不长；我装饰着新宫久候你来到，可你消失无形不返回故乡！凄惨阴郁、草木荒芜啊，你独处幽深的墓中满怀悲伤；我解下在椒木的山陵车马啊，夜幕这么长不见阳光。秋气凄惨而寒凉，桂枝早落而消亡；你的孤独神魂在远远地思念，精气漂游出来逛荡。寄身在阴沉的圹中这么长久，可惜呀，繁花未过半就凋伤。我念你走到尽头也不回还啊，只窈窕地徘徊徜徉。你如同含蕊的花朵待风摇曳，各种香气袭人文采显扬；的确高洁而随风悠游阿娜，越是飘摇而愈是端庄。曾记宴饮欢乐而偎依着庭柱，美目四顾而娥眉展扬。现在我激动的心追随着你，可你的红颜被坟土包围不再鲜亮。接狎之欢远远离开了，长夜或醒或梦都是那般茫茫。这么快地物化而一去不回啊，魂魄出游而飞扬。鬼魂纷纷那么多，可你独个儿悲哀地徘徊踌躇？看来道路日益辽远啊，就这样恍惚而辞去；超然往西天远行，很快不见形影。我渐渐地感到失意，寂寞呀没有一点声音。我的思绪像流波，悲悼永远在我心！

【原文】

乱曰[1]：佳侠函光[2]，陨朱荣兮[3]。嫉妒阖茸[4]，将安程兮[5]。方时隆盛，年夭伤兮。弟子增欷[6]，洿沐怅兮[7]。悲愁於邑[8]，喧不可止兮。向不虚应[9]，亦云已兮。憔妍太息[10]，叹稚子兮。悯慄不言[11]，倚所恃兮[12]。仁者不誓，岂约亲兮？既往不来，申以信兮。去彼昭昭，就冥冥兮。既下新宫，不复故庭兮。呜呼哀哉，想魂灵兮！

【注释】

①乱曰：概括文意。乱，有整理的意思。放在全文最后一段，是赋体的一个固定程式。

②佳侠：犹佳丽。 函光：即含光。

③朱荣：红花。

④阖（tà 踏）茸：品行低贱的人。

⑤安：怎能，疑问词。 程：计算，比较。

⑥弟、子：指李夫人的弟和所生的一子。 欷：悲叹的声音。

⑦洿（wū 乌）：往下流。 沐：当作“沫”，洗面。 怅：惆怅。

⑧於（wū 乌）邑：同“於悒”，忧郁。

⑨向：当为“响”。 虚应：虚其应。 全句说哭声得不到应声。

⑩憔妍：犹嫶冥，秦地方言谓忧愁而面容消瘦为嫶冥。

⑪悯慄：哀怜，悲伤。

⑫这句是说依赖平日的恩情，知帝必感念。 这以上四句，当是描述李夫人死时情景。

【译文】

乱曰：佳丽如春光，可惜红花已坠落！那些爱妒忌人的贱妾，哪能和她相比？正是盛年，就已夭亡啊！你的弟弟、儿子深深哀叹，泪流满面，多么惆怅啊！他们悲愁忧郁，号哭没有休止呀！哭声得不到回应，也就完了吧！忧愁得面容消瘦、深深叹息，她这是

在叹儿子幼小啊；悲怆而不说话，是知道我是他们的依靠。仁惠的人不用发誓，哪需要和亲人订约？既远去而不返回，我重申诚信、永不忘记！离开了光明，进入幽冥啊！已经下到新宫，就不再到从前住的宫庭啊！呜呼可哀呀，我永远想着她的魂灵啊！

王贵民　译注

哀二世赋

司马相如

【作者】

司马相如，见卷三《子虚赋》。

【题解】

《哀二世赋》是哀怜秦二世的丧身亡国，文中主要是两句话："持身不谨"，"信谗不寤"。对于秦亡的教训，当时人已经作了全面、深刻的总结，因此这几句的评语比较浅显。过去的论者，以为是司马相如有讽谏意味的作品。赋作于《谏猎书》之后，当时跟从武帝从长杨宫回京，路过宜春宫，这里正是胡亥被阎乐所杀之处，引起作者的感慨也很自然。短短一篇，大部分还是描述这地方的景色，只有一句说到人工建筑的高大，讽谏的意味并不很明显，说它是即景生情之作，较符合实际。

【原文】

登陂陁之长阪兮①，坌入曾宫之嵯峨②。临曲江之隑

州兮③，望南山之参差。岩岩深山之谽谽兮④，通谷豁乎谽谺⑤；汩噏噏习以永逝兮⑥，注平皋之广衍⑦；观众树之蓊蔓兮⑧，览竹林之榛榛⑨。东驰土山兮，北揭石濑⑩，弭节容与兮，历吊二世：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势，信谗不寤兮⑪，宗庙灭绝。呜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墓芜秽而不修兮，魂亡归而不食⑫。夐邈绝而不齐兮⑬，弥久远而愈休⑭。精罔阆而飞扬兮⑮，拾九天而永逝⑯。呜呼哀哉！

【注释】

①陂陁（tuó 陀）：斜坡。

②坌（bèn 笨）：并。 曾：增，层。

③陠（qí 其）：同“碕”，弯曲的岸头。

④岩岩：山石高险的样子。 谽谽（hōng 轰）：深而贯通的样子。

⑤谽谺（hān xiā 酣虾）：大开之貌。

⑥汩淢（yù yù 玉玉）：快迅地。 噏（xī 希）：同“吸”；收敛。一作“鞈”，旧注为轻举貌。 习：一本无此字。《鲁灵光殿赋》：翕习，注为盛貌。这里以“轻举貌”为是，形容溪水。

⑦平皋：水边平地。 广衍：广泛纷流。

⑧蓊蔓（wěng ài 翁上爱）：阴蔽之态。

⑨榛榛：枝叶茂盛的样子。

⑩揭：揭起衣裳涉水。 石濑（lài 赖）：浅水而有石。

⑪这句指妄杀李斯。

⑫亡：无。 不食：指没有祭品可享受。

⑬夐（xiòng 雄去）：远，辽阔。

⑭弥：愈，甚。 休：同“眛”，迷茫。

⑮罔阆：即“罔两”，阴影；引申为鬼物，作魍魉。

⑯拾：登，拾级而上。

【译文】

登上斜坡的长坂啊，进入层层嵯峨之宫。来到曲江弯曲的岸头，眺望南山参差重叠的群峰。山高石险而深幽空洞啊，大谷的豁口张开；快速飞流的溪水逝去不返，注到平坦的水边地曼衍旋洄。看哪，树林那么浓密，竹林的枝叶茂盛。往东驰上土山啊，又往北揭衣涉过石底的浅滩。我放缓驰骋的节奏从容而行，经过宜春宫哀吊秦二世：你持身不谨慎呀，亡国失势；信谗还不醒悟啊，以至宗庙灭绝。哎呀可哀啊！操行的不得当呀，死了坟墓也芜秽无人修理，亡魂归来也没有祭品享食。辽远灭绝而不全啊，愈久远而愈蒙昧。精气罔两般地飞扬而去，登九天而永远逝去。哎呀可哀呵！

王贵民　译注

祷高祖孝文孝武庙文

匡　衡

【作者】

匡衡，见卷十二《上政治得失疏》。

【题解】

这是一篇祷告辞。汉高祖以来，在各郡国建立皇室的宗庙，加上京师本有宗庙，共达三百多座，每年要用很多祭祀的费用，也不合乎礼制。元帝从群臣议，罢除在郡国的宗庙。可是一年之后，元帝患病，梦见祖宗们谴责

罢庙。匡衡刚刚升为丞相，不同意元帝想又恢复郡国宗庙的打算，就写这篇祷文，在高祖、文帝、武帝庙前祝告，说明罢除郡国宗庙合于礼制；即使以为非礼，不合祖宗的意愿，罪责也在自己身上，有敢作敢当的意思；皇帝是至孝的，应该赐福保佑他长寿，早日康复。这篇今天看来无异游戏的文章，但在当时还颇为虔诚；同时也是借此表示恪遵古代宗法礼数、举事不宜反复无常的意思。

【原文】

嗣曾孙皇帝恭承洪业①，夙夜不敢康宁，思育休烈②，以章祖宗之盛功，故动作接神，必因古圣之经。往者，有司以为前因所幸而立庙③，将以系海内之心，非为尊祖严亲也。今赖宗庙之灵，六合之内，莫不附亲，庙宜一居京师，天子亲奉，郡国庙可止毋修。皇帝祗肃旧礼④，尊重神明，即告于祖宗而不敢失⑤。今皇上有疾不豫，乃梦祖宗见戒以庙，楚王梦亦有其序⑥，皇帝悼惧，即诏臣衡复修立。

【注释】

①嗣：继承，指后裔。 曾孙：古代称孙以下的孙，不仅指四代的孙。这里指元帝。 洪：大。

②育：养，可作保护解。 休烈：美好的功业。

③所幸：皇帝所临幸经过的地方。

④祗肃：恭敬严肃，这里是谨遵、谨守的意思。

⑤失：谓失礼。

⑥楚王：楚孝王，元帝之少弟。 序：同“绪”，端绪。

【译文】

后嗣曾孙皇帝恭谨地承受大业，早晚不敢安宁，总是思念着

保护好祖先美好功业，以便显明祖宗的盛功，所以凡迎接神灵的举动，定要依照古代圣王的常道。以前，官员们认为在过去临幸过往的地方建立宗庙，是为了以此维系国内的人心，并不合乎尊祖严亲的原则。如今依靠宗庙的威灵，天地四方之内，没有不归附亲近了，宗庙就应当一律建在京师，由天子亲自奉祀，郡国的宗庙可以停止不再修建了。皇帝谨遵旧礼，尊重神明，当时就向祖宗敬告而不敢失礼。现在皇上有病而不痊愈，乃梦见祖宗因庙事而警戒，楚王的梦也有这事的端绪，皇帝很悲伤恐惧，就诏令臣匡衡再事修建(郡国宗庙)。

【原文】

谨案：上世帝王承祖祢之大义①，皆不敢不自亲②；郡国吏卑贱，不可使独承。又，祭祀之义，以民为本。间者岁数不登，百姓困乏，郡国庙无以修立。礼：凶年则岁事不举③。以祖祢之意为不乐，是以不敢复。如诚非礼义之中④，违祖宗之心，咎尽在臣衡，当受其殃，大被其疾，队在沟渎之中⑤！皇帝至孝肃慎，宜蒙祐福。唯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右飨皇帝之孝⑥，开赐皇帝眉寿亡疆⑦，令所疾日瘳⑧，平复反常⑨，永保宗庙，天下幸甚！

【注释】

①祢(mí 弥)：已故父亲之神主及庙。

②自亲：指亲自祭祀。

③举：举行大礼，这里指行祭。

④中：指在礼义之中。或读为众音，合于礼义，亦通。

⑤队：即“坠”，落。　渎：较大的沟渠。

⑥右飨：读为“佑享”，保佑并享用。

⑦眉寿：即长寿。

⑧瘳(chōu 抽):病愈。

⑨反常:恢复正常。

【译文】

谨案:前代帝王奉承祖祢的大义,都不敢不亲自行祭;郡国官吏地位卑贱,不可以使他们单独担当这个任务。又,祭祀的含义,是以人民为根本。近年多半收成不好,百姓困乏,郡国的宗庙难以修建。按礼:凶年便不举行大礼。以为祖祢的心意不欢乐,所以不敢再修宗庙。如果现在这样做真是不合于礼义,违背了祖宗的心意,那末罪责全在臣匡衡身上,应由我受到灾殃,重重的给予我疾病,坠在沟渎之中!皇帝是最孝而肃敬谨慎的,应该蒙受保佑、幸福。唯愿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加以省察,保佑并享用皇帝的孝敬,赐给皇帝长寿无疆,让他的疾病一天天好起来,平复回到正常,以便永保宗庙,天下幸甚!

王贵民　译注

告谢毁庙文

匡　衡

【作者】

匡衡,见卷十二《上政治得失疏》。

【题解】

这也是一篇祷告文,形式同前篇,内容是向被毁宗庙的各祖先解释毁

庙是遵守古代的礼制，并有表示道歉之意，所以用“谢”。在罢除郡国宗庙的同时，元帝诏令群臣议定，毁（亦罢除）去五等以上先祖的宗庙（根据见前《毁庙议》的“题解”）。所以只保留太祖和四亲庙即元帝以上的文、景、武、昭、宣庙。四亲庙之所以又有五庙，是因为宣帝是戾太子（武帝子）之孙，与昭帝为祖、孙关系，按昭穆制度都属于昭，所谓“一体”，就多保留了一庙。又根据尊祖严父的原则，祖辈以上的太后庙也在毁去之列，所以对这些太后配偶的先帝也一一进行谢祷。祷文论述了古代宗庙和祭祀的制度，也反映了西汉从元帝时起，的确是恢复了儒家的学术和礼制。

【原文】

往者，大臣以为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于天地：天序五行，人亲五属①，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尝之序②，靡有过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万世不堕。继烈以下③，五庙而迁；上陈太祖，间岁而祫④。其道应天，故福禄永终。太上皇非受命而属尽，义则当迁。又以为孝莫大于严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异，子不敢同。礼：公子不得为母信⑤；为后则于子祭，于孙止⑥。尊祖严父之义也。寝日四上食⑦，园庙间祀⑧，皆可亡修。皇帝思慕悼惧，未敢尽从。惟念高皇帝圣德茂盛，受命溥将⑨，钦若稽古⑩，承顺天心，子孙本支⑪，陈锡无疆⑫，诚以为迁庙合祭，久长之策。高皇帝之意，乃敢不听？即以令日迁太上孝惠庙，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寝，将以昭祖宗之德，顺天人之序，定亡穷之业。

【注释】

①五属：五等亲属。从近至远，与丧服的五服——斩衰、齐衰、大功、小

功、緦麻——相应，也同四亲庙的亲属等级相当。

②禘：古代一种最隆重的大祭，周代规定只有天子才能举行。 尝：亦是一种祭祀，在秋季祭祖。

③继烈：继承功业。指始即位之君。

④间岁：隔一年。 祫（xiá 狭）：祭名，在太庙中合祭祖先。

⑤公子：指继承大宗的儿子。 信：读为“伸”，延伸。

⑥“为后”二句：为大宗之后的公子，能私祭其母；为孙则止，不得祭公子之母。这表明是继祖父，不得再顾祖母的私亲，即解“父之所异，子不敢同”句意，亦为毁祖母庙的根据。

⑦寝：寝庙，指后庙。 日四上食：每日四次上祭品。

⑧间：依旧注音当为间隔字，则同上“间岁”。

⑨这句见《诗经·商颂·烈祖》。 溥：广。 将：大。

⑩钦若：敬顺。 稽古：考察远古。全句见《尚书·尧典》。

⑪本：本宗，嫡子，亦即大宗。 支：支子亦即小宗。本支，见《诗经·大雅·文王》。

⑫陈锡：赐予，指赐福。

【译文】

往日，大臣们以为古代帝王继承祖宗美好的典则，从天地取得象征：天次序五行，人亲有五等亲属。天子奉承天，故而顺天意而尊崇它的制度。所以禘、尝等祭祀的次序，不能超过五等。受命的君主，本身承接于天，万世也不破坏。继承创业的始祖以下，以及五世的宗庙便要迁出；神主往上陈列到太祖之庙，隔一年举行一次祫祭。这个道与天相应，所以福禄永远保持到最终。太上皇不是受命之君而亲属已尽，按义理应当迁出。大臣们又以为孝道没有大过尊崇父亲的，所以父所尊崇的，子不敢不继承；父所分别的，子不敢同。礼：公子不得按母系延伸祭祀；为大宗之后便作为子祭母，但到孙一代就不再祭。这是尊祖严父的意义。对寝庙一日上四次祭品，陵园的寝庙隔年祭祀而已，都可不建宗庙 。皇

帝思慕先人而悲伤畏惧，没有完全听从大臣们的建议。惟念高皇帝圣德茂盛，受天命很广大，他敬顺地考察远古，奉承天的心意，本宗和支庶的子孙，都受赐无限之福。实在以为迁庙而行合祭，是长久之计。高皇帝的意旨，哪能不听？就选择吉日迁太上皇和孝惠帝的庙，以及孝文太后、孝昭太后的陵寝，将以显明祖宗的恩德，理顺天与人的秩序，定下无穷的事业。

【原文】

今皇帝未受兹福，乃有不能共职之疾①。皇帝愿复修立承祀，臣衡等咸以为礼不得②。如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尽在臣衡等，当受其咎！今皇帝尚未平③，诏中朝臣具复毁庙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复以为天子之祀，义有所断④，礼有所承，违统背制，不可以奉先祖，皇天不佑，鬼神不飨⑤，六艺所载⑥，皆言不当，无所依缘，以作其文。事如失指，罪乃在臣衡，当深受其殃。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气日兴，疾病平复，永保宗庙，与天亡极，群生百神，有所归息！

【注释】

①共职：即供职，这里指听政。

②礼不得：不合于礼。

③平：指疾病平复、痊愈。

④这句意为亲尽当毁庙。

⑤飨：享受祭祀。

⑥六艺：六经。

【译文】

现在皇帝还没有享受这福分，于是患了不能供职的疾病。皇帝愿意再修立宗庙和祭祀，臣匡衡等都以为这不合于礼。假如这样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和孝文太后、孝昭太后的心意，那么罪责全在臣匡衡等人身上，应当受到灾咎！现今皇帝尚未康复，诏令朝臣写出恢复毁庙的文书。臣匡衡等朝臣都再次认为天子的祭祀，依照义理即应亲尽而断，礼制应有所继承。若是违背传统制度，就不可以奉承先祖，皇天不会保佑，鬼神不会享受祭祀。据六经的记载，都说明这样做很不当，没有任何凭据，来作这样的文书。臣等所说的事宜如果丧失了主旨，罪责便在臣匡衡，应当深受这种灾殃。皇帝则应该蒙受厚福，美好的气色日益兴旺，疾病康复，永保宗庙，和天一样无穷无尽，群生百神，都有所归依休息了。

王贵民　译注

大司农鲍德诔

张　衡

【作者】

张衡，见卷四《两京赋》。

【题解】

鲍德事见本书卷六《缓笥铭》题解。鲍德任南阳太守后，升任大司农，卒于任上。鲍德的卒年孙文青《张衡年谱》定于东汉安帝永初五年(公元111年)，张衡此诔文亦作于此年，时张衡34岁。诔，是一种文体，用以哀悼死者，《释名·释典艺》云："诔，累也，累列其事而称之也。"古以诔为作谥所本。《周礼》太祝作六辞，其六即诔。诔这种文体产生较早，今存最早的诔文见于《左传》哀公十六年，鲁哀公诔孔子文。哀公诔孔子有文无谥，已有变化，后世则只以诔寓哀而不必一定有谥。张衡在此诔文中，概述了鲍氏的先世起源及鲍德一生的政绩，为人的高尚品德，对他的死去深感痛惜，表达了作者对鲍德真挚深厚的感情。

【原文】

昔君烈祖①，平显奕世②。敬叔生牙③，美管交赖④。至于中叶⑤，种德以迈⑥。种德伊何？去虚适参⑦。建旄屯留⑧，其茂如林⑨。降及我君⑩，总角有声⑪。遗蒙万谷⑫，宠禄斯丁⑬。守约勤学⑭，克劳其形⑮。浚哲之资⑯，日就月成⑰。业业学徒⑱，童蒙求我⑲。舍厥往著⑳，去《风》即《雅》㉑，济济京河㉒，实为西鲁㉓。昔我南都㉔，惟帝旧乡㉕，同于郡国，殊于表章㉖。命亲如公㉗，弁冕鸣璜㉘，若惟允之㉙，实耀其光。导以仁惠，教以义方㉚，习射矍相㉛，飨老虞庠㉜。羌髡作虐㉝，艰我西邻㉞，君斯整旅㉟，耀武月频㊱，蠢蠢戎虏，是慑是震㊲。知德者鲜，惟君克举㊳。既厌帝心㊴，将处台辅㊵。命有不永，时不我与㊶，天实为之，孰其能御㊷？股肱或毁㊸，何痛如之！国丧遗爱㊹，如何无思？

【注释】

①烈祖：开创基业的始祖。

②平显奕世：应作“丕显亦世”，语出《诗经·大雅·文王》：“凡周之士，不(丕)显亦世。” 丕显：大显。 亦世：亦得世世有名声。

③敬叔：鲍敬叔，春秋时齐国人，鲍叔牙之父。

④美：此用为动词，赞美。 管：管仲。鲍叔牙帮助齐桓公夺得君位，桓公要任他为相，鲍叔牙认为管仲比他有才，能辅助桓公称霸诸侯，乃推荐管仲为相。 交赖：相交甚好。赖：依赖，倚靠。

⑤中叶：泛指中期。此指从鲍叔牙到鲍德之间的一段时期。

⑥种德：播种德义，即施行德义。 迈：远。

⑦去虚适参：离开虚地迁到参地去。虚、参皆星宿名，《汉书·地理志》载，齐地为虚危之分野，魏地为觜觿参之分野。鲍德为上党屯留人，屯留原属韩地，在魏国之北，故星分相同，属觜觿参分野。此指鲍叔之后离开齐地，迁往屯留。

⑧建旄(máo 毛)：树旗。旄，古时旗杆上用旄牛尾作的装饰，因即指有这样装饰的旗。有旄饰的旗，是古时大夫级别的用旗。《诗经·鄘风·干旄》“孑孑干旄”，毛传云：“注旄于干首，大夫之旃也。” 建旄屯留：意即在屯留建立家族。

⑨其茂如林：指鲍氏子孙繁荣昌盛。

⑩我君：指鲍德。

⑪总角：指儿童时代，儿童梳发为两髻如两角。

⑫遗蒙万谷：蒙受先世遗留下来的俸禄谷万石。指世代受俸禄之高。

⑬宠禄：受恩宠的俸禄。 斯丁：此丁。丁，古称能担任赋役的男子，此指鲍德。

⑭守约：安守俭约。

⑮克：能够。 形：形体，身体。

⑯浚哲：深沈而有智慧。浚，深沈。哲，智慧。 资：资质。

⑰日就月成：日日月月都有所成就。

⑱业业：勤恳的样子。

⑲童蒙：幼童无知。蒙，蒙昧暗弱之状。《易·蒙卦》：“童蒙求我。”

⑳舍：与“捨”通，捨弃，离开。　往著：往日的居地。

㉑《风》：《诗经》中诗体名，是各国的民歌，此指产生《风》体诗的地方，即王朝外地区。《雅》：《诗经》中有《小雅》、《大雅》诗体，皆是王朝诗体。去《风》即《雅》，指离开屯留地方来到首都洛阳。

㉒济济：士人众多的样子。　京河：指洛阳，东汉时的首都。京，首都洛阳。河，指河南尹，治所亦在洛阳。

㉓西鲁：西方的鲁国。鲁国本在东方，今山东曲阜为国都，是礼义之邦，先秦时代文化的中心。此言鲍德到了京河，使京河礼乐文化提高，形成了一个西方的鲁国。

㉔南都：指南阳郡。

㉕帝：指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刘秀是南阳人，故尊南阳郡为南都，又称为帝乡。

㉖殊于表章：法度礼文与他郡不同。表章，法度礼文。殊，差异，不同。

㉗命亲如公：皇帝任命为南阳太守，亲近如同三公。

㉘弁冕：官帽。　璜：一种玉佩，悬于腰际，行则叮当作响，故云：“鸣璜”。

㉙若惟允之：凭着诚信去对待。若，顺，此意为依凭。允，诚信。

㉚“导以”二句：以仁惠的品德引导民众，用公平、正直的品德教育人民。　仁惠：仁爱，恩惠。　义方：指公平，正直。方，有法度。

㉛矍（jué 决）相：地名，在今山东曲阜阙里之西，是孔子演习射礼的地方。

㉜虞庠：学校。相传是有虞氏（舜）时的学校名。《礼记·王制》：“周人养国老于东郊，养庶老于虞庠。”　以上所述即《后汉书》鲍德本传中所称的他在南阳太守任时“修起横舍，备俎豆黻冕，行礼奏乐，又飨国老，宴会诸儒”之事。

㉝羌髡（kūn 坤）：即羌族人，此指东汉时居于今甘肃导河一带的先零羌。羌人剃发，故称“羌髡”。　作虐：起兵。永初五年（公元111年）二月，先零羌寇河东，遂至河内。

㉞艰：指毁坏、侵扰。　西邻：指河东、河内二郡。二郡地在洛阳之西，故称。

㉟整旅：本古时军事演习之一种方式，此用为出兵之意。

㊱月频：指两个月。

㊲慑、震：恐惧。

㊳克举：能实行。

㊴厌：满足。

㊵台辅：宰辅，此指三公。

㊶我与：与我的倒装句。

㊷孰：谁。 御：抵抗。

㊸股肱：腿和手臂。此比喻辅佐大臣。

㊹遗爱：仁爱之德留于后世。

【译文】

从前您的始祖，世代有显耀的名声。鲍敬叔生子叔牙，赞美管仲而两人相交甚厚。到鲍叔以后的时期，长久以来世代播种德义。播种德义为了什么？为的是离开齐地迁往屯留。在屯留建立了族居，子孙累世高官繁荣昌盛。下降到我们的鲍德时，还是孩童就很有名气。蒙受着先世遗留下的谷万石，恩宠的俸禄加于身躯。安守着俭约勤于学业，能够劳动自己的身体。具有深沉而富于智慧的资质，日日月月都不断地有成就。勤勤恳恳的学徒，像无知的幼童来求问。您舍弃了往日的居地，从地方来到首都京城。京城中人才济济，因鲍公的到来提高了礼义、文化水平而变为西边的鲁国。从前我们的南阳郡，是光武皇帝的故乡，虽然建制与其他郡国相同，法度礼文却与其他郡国不一样。皇帝任命您为太守似三公一样亲切，巍峨官帽头上戴，腰间佩璜叮当响，顺着诚信对待这一恩宠，确实显耀出您的光彩。以仁爱慈惠相引导，以公平正直相教诲，在射击场中演习射礼，在学校中飨宴国老。光头的羌人发难，侵犯到我京城的西边，您为此率领军队出征，历时两个月整，愚蠢的羌虏，既恐惧又震动。知道德义的很少，只有您鲍公能够实践。您已经使皇帝满意，将要升任为台辅重任。生命不会永远存在，时光也不会无限地给我们，这些都是

上天所为，谁又能够抗拒？朝廷栋梁之臣被毁灭，是何等的痛心啊！国家丧失了民众所爱戴的人，怎能不使人长久地思念？

杨升南　译注

拟迁都告庙文

蔡　邕

【作者】

蔡邕，见卷六《祖德颂》。

【题解】

这篇文章是东汉少帝元年己巳（公元180年）准备迁都时，由蔡邕撰写的一篇祭祀祖庙的告文。汉灵帝时宦官专权，田亩增税，大修宫室，阶级矛盾激化，于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爆发了黄巾大起义。少帝（刘辨）光熹元年（公元189年）仅在位半年，两次改元（光熹、昭宁）；关东官吏和人民起来反抗，形势十分危急，故股肱大臣都赞成把国都由洛阳迁回长安。古代凡遇出征作战或迁都等大事时，都要事先祭祀敬告祖庙中的先王。

这次祭祖告庙的活动非常庄严隆重，但后来迁都未成。

【原文】

嗣曾孙皇帝某①，敢昭告于皇祖高皇帝②，各以后配③。昔受命京师，都于长安，享国十有一世④，历年二百

一十载。遭王莽之乱⑤，宗庙堕坏。世祖复帝祚⑥，还都洛阳，以服中土，享国一十一世，历年一百六十五载。予末小子，遭家不造⑦，早统洪业⑧，奉嗣无疆⑨。关东吏民，敢行称乱，总连州县，拥兵聚众，以图叛逆。震惊王师，命将征服。股肱大臣⑩，推皇天之命，以己行之事，迁都旧京。昔周德缺而《斯干》作⑪，应运变通⑫，自古有之。于是乃以二月丁亥来自雒，越三月乙巳，至于长安。饬躬不慎⑬，寝疾旬日，赖祖宗之灵，以获有瘳⑭。吉旦斋宿⑮，敢用洁牲；一元大武、柔毛、刚鬣、商祭、明视、芗合、嘉蔬、香萁、咸鹾、丰本、明粢、醴酒⑯，用告迁来。尚飨⑰！

【注释】

①嗣（sì 四）：子孙。 曾孙：孙之子及其以下子孙之统称。 某：指人名，古代对上呼 名不尊敬，故用“某”代。

②敢：自言冒昧之词，相当于“我冒昧地”。 昭：彰明，明显。 皇祖：古时王室称其祖父。 高皇帝：汉高祖。

③后：君主。 配：配享。也作祔祭。新死者附祭于先祖，一并受祭，叫做配享从祀。

④享国：享有其国，即指帝王在位期间。 有（yòu 又）：古人习惯在十位与个位之间加“有”字。 十有一：即十一。 世：三十年为一世。这里指一代。

⑤王莽（公元前45～公元23年）：“新朝”的建立者。公元8～23年在位。字巨君，汉元帝皇后侄。西汉末，以外戚掌握政权，成帝时封新都侯。元始五年（公元5年）毒死平帝，自称假（“代”之意）皇帝。次年立年仅二岁的刘婴为太子，号“孺子”。初始元年（公元8年）王莽称帝，改国号为“新”，命全国土地称“王田”，奴婢称“私属”，禁止买卖。统治期间，屡次改革币制，造成经济混乱；恢复五爵，经常改变官制。法令苛细，赋役繁重，阶级矛盾激化，在赤眉、绿林起义军打击下政权崩溃，王莽被杀。

⑥复：恢复。　帝祚（zuò 做）：皇帝之位。

⑦遭家不造：家道遇到不幸。　造：成。

⑧统：主管。

⑨奉嗣：承宗接代。　无疆：没有穷尽。

⑩股肱（gōng 公）：比喻在帝王左右辅助得力的臣子。

⑪《斯干》：《诗经·小雅》的篇名。周宣王兴筑宫室落成时的祝颂之辞，诗意表现了企图世世代代维护其统治的愿望。

⑫二月丁亥：东汉光熹元年二月丁未朔，此月无丁亥干支。三月丁丑朔，丁亥为三月二十一日。此"二月"当是"三月"误。译文据改。

⑬饬躬：饬身。整饬自身使之谨慎。

⑭有：表示存在、拥有。　瘳（chōu 抽）：病愈。

⑮斋宿：隔夜就斋戒，表示虔敬。一作"齐宿"，"齐"为古斋字。

⑯一元大武：牛。《礼记·曲礼下》："牛曰一元大武。"　柔毛：指祭祀所用的羊。　刚鬣（liè 猎）：古代祭祀所用猪的专称。　商祭：干鱼。《礼记·曲礼下》："槁鱼曰商祭。"槁：枯干。　明视：兔。古代祭宗庙所用兔的特称。　芗合：黍子，黄米。《礼记·曲礼下》："黍曰芗合。"　嘉蔬：稻。《礼记·曲礼下》："凡祭宗庙之礼，……稻曰嘉蔬。"　香萁：当是"芗萁"，高粱。《礼记·曲礼下》："粱曰芗萁。"　咸鹺（cuó 搓阳）：盐。《礼记·曲礼下》："盐曰咸鹺"。　丰本：韭菜。《礼记·曲礼下》："凡祭宗庙之礼……韭曰丰本。"　明粢（zī 资）：稷，粟米。《礼记·曲礼下》："稷曰明粢。"按，上述乃祭品的雅称。　醴酒：甜美的酒。

⑰尚飨（xiǎng 享）：祭文的结尾语。希望死者来享用祭品。又作"尚享"。

【译文】

子孙后代皇帝某某，（我）冒昧地明告皇祖高皇帝，依附于高皇帝的列祖列宗都一并受祭。从前接受天命的京师建都在长安，曾有十一代帝王在位，共经历了二百十一年。后来遭受王莽之乱，宗庙被毁坏了。到世祖恢复帝位，在洛阳重新建都，用来统治中国，有十一代帝王在位，历时一百六十五年。我这个微不足道

的后生小子，家遭不幸，过早继承大业，承宗接代直至无穷无尽。现在潼关以东一带的官吏和人民敢于作乱，他们联合各个州县，拥有武装，聚合民众，以便进行叛变。这事惊动了国家的军队，于是命令大将出征去镇压他们。朝廷的一些股肱大臣，推想皇天的旨意，以各自所负职责，赞成把国都迁往旧都长安。从前周朝圣德缺失的时候，表现宣王愿望世代为王的《斯干》诗出现了，这种顺应天命变通的做法，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于是准备在二月丁亥二十一日从洛阳出发，到三月乙巳二十九日，抵达长安。因自身不够谨慎，卧病十天，幸亏依靠祖宗的灵光，得到痊愈。选定吉旦，隔夜斋戒，冒昧地用清洁的祭祀牺牲等，祭品有：牛、羊、猪、干鱼、兔子、黍子、稻子、高粱、盐块、韭菜、粟米、好酒，用这些来禀告迁都，希望列祖列宗都共同享用这些祭品。

曹翠云　译注

成都即位告天文

汉昭烈帝

【作者】

汉昭烈帝（公元161～223年），即刘备。三国蜀汉的创建者，为蜀汉国君，也称蜀汉昭烈帝。字玄德，涿郡涿县（今河北涿县）人。刘备好交结豪侠，与关羽、张飞结义为兄弟，俗称“桃园三结义”。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颍川徐庶荐举诸葛亮，他“三顾茅庐”求教。采取占据荆、益二州，联吴攻曹，统一全国的策略。公元

208年，联吴击败曹操于赤壁（今湖北蒲圻西北），公元221年正式称帝，国号汉，都成都，与魏、吴鼎足三分，称为三国。死后谥号昭烈皇帝，世称刘先主。

【题解】

古时新皇帝登位，往往举行隆重的祭天典礼。典礼上一项重要的仪式，是在祭拜时以皇帝的名义发表一篇祭文。祭文内容说明自己做皇帝是受命于天，利用人们对天神的崇拜，以加强帝位的合法性。这是封建统治者惯用的一种把戏。

这篇刘备自撰的祭文，首先说明他是汉朝的后裔，本有合法的继承权，又说明他的登位是受命于天，而且得到群臣将士、庶民及蛮夷君长一致的拥护，最后祈求上天赐福于他的国家和臣民。这是一篇意旨显豁、说理性强的散文。

【原文】

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①，皇帝备敢用元牡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③：汉有天下④，历数无疆⑤。曩者王莽簒盗⑥，光武皇帝震怒致诛⑦，社稷复存⑧。今曹操阻兵安忍⑨，戮杀主后⑩，滔天泯夏⑪，罔顾天显⑫。操子丕载其凶逆⑬，窃居神器⑭。群臣将士，以为社稷堕废⑮，备宜修之⑯，嗣武二祖⑰，龚行天罚⑱。备惟否德⑲，惧忝帝位⑳，询于庶民㉑，外及蛮夷君长㉒，佥曰㉓："天命不可以不答，祖业不可以久替㉔，四海不可以无主。"率土式望㉕，在备一人。备畏天明命，又惧汉邦将湮于地㉖，谨择元日，与百寮登坛㉗，受皇帝玺绶㉘，修燔瘞㉙，告类于天神㉚。惟神飨祚于汉家㉛，永绥四海㉜！

【注释】

①建安：东汉献帝年号之一，公元196至220年，共24年。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20年）三月汉献帝改元“延康”，十年魏文帝曹丕代汉，改元“黄初”；刘备在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四月称帝，年号章武。刘备不承认曹魏代汉，故仍用汉旧年号。 丙午：干支之一，用以表示日的次序。 四月丙午：为四月初六。

②备：刘备自称。 敢：岂敢，谦辞。 元牡：（作祭品用的）大牲畜。一作“玄”，黑色。牡，动物植物之雄性。

③昭告：明白地宣告。 皇天：苍天。 上帝：古时指天神。 后土：大地，地神。 神祇：神明。

④有：领有。

⑤历数：天道运行规律，借指帝位传承的次序。 无疆：无穷尽，无限。

⑥曩者：昔日。 王莽（公元前45～23年）：汉元帝后的内侄，以外戚掌握政权，封新都侯。初始元年（公元8年）称帝，改国号为新。更始元年（公元23年）被杀。

⑦致：招来。 诛：杀。

⑧社稷：土神和谷神，借指国家。

⑨阻兵安忍：依仗兵力安于做残忍的事。

⑩主后：君主、后妃。

⑪滔天：漫天，形容罪大恶极。 泯夏：灭绝中国。

⑫罔：无，不。 天显：上天显灵。

⑬丕：曹丕（公元187～226年），字子桓，曹操次子，三国魏的建立者，公元220～226年在位。 载：充满。

⑭神器：帝王印玺借指帝位。

⑮堕：通“隳”，毁坏。 废：衰亡。

⑯修：兴建。

⑰二祖：两位祖宗。当指汉高祖、光武帝。

⑱龚：通“恭”，恭敬。 天罚：上天的惩罚。

⑲惟：是。 否德：没有德行。

⑳忝：谦辞。表示有愧于。

㉑庶民：百姓，平民。

㉒蛮夷：我国古时指边远地区的兄弟民族。

㉓佥：众人；都。

㉔替：衰败。

㉕率土：四海之内。　式：语气词。

㉖湮：湮没。

㉗寮：通“僚”，官僚。　坛：举行祭祀所用的台。

㉘玺绶：印玺及其上系的带子。绶，带。

㉙燔：祭祀名，焚柴之祭。　瘞：祭祀名，埋祭品于地下。二者代指天地宗庙的祭祀。

㉚类：祭名，用于祭上帝。

㉛飨：用酒食招待人。这里通“享”，享用。　祚：赐福；亦为传代。

㉜永：长久地。　绥：安抚。

【译文】

建安二十六年四月初六，皇帝刘备敢用大牲畜作祭品，祭拜天神与地神，并明白宣告：汉朝统领天下，皇位传承永世。昔日王莽篡汉，光武帝震怒，致以诛杀，汉朝再次复兴。如今曹操依仗兵力，残忍成性，杀戮君主及后妃，灭绝中国罪恶滔天，不顾上天显灵。他的儿子曹丕继承他的凶狠、叛逆之性，窃据帝位。朝廷百官和军队将士，都认为国家衰亡，刘备应当起而匡复，继承汉高祖、光武帝的武功，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可是我缺少德能，惟恐有愧于这个皇帝之位。于是征求百姓并边远地区民族酋长的意见，大家都说：“天命不可违，祖宗的帝业不可长久地废弃，四海之内不可没有君主。”为全国所期望，在于我刘备一人。我敬畏上天的明命，又害怕汉朝将被湮没，于是谨择吉日，偕同百官登上祭坛，接受皇帝印玺，举行燔、瘞等祭祀，用类祭告于天神前。惟愿神灵享用并赐福于我汉家，使四海永保安宁。

杨耐思　译注

王仲宣诔

曹 植

【作者】

曹植，见卷七《制命宗圣侯孔羡奉家祀碑》。

【题解】

作为文字至交的曹植来说，对于王粲之不幸早世，那哀痛欲绝之情，自然而然凝聚而成此等千古名诔。只是像《王仲宣诔》之行文，由先世而本身行藏，由生前功德而死后亲友哀伤，跨越时空如此久远，内容又如是浩瀚，即使文章高手，也难免流于冗杂而松散平淡，而作者寓情于叙写之中，以气统摄全篇，又以情烘托氛围，竟为我们标树了为文的楷模。至于文辞华美，后人因此而有文胜于质之说，但那不过是信口雌黄而已。细味作者与死者的“好和琴瑟，分过友生”的情谊，反复咏叹原文，自会了然于心。原来那情之深意之远，非如此而无以淋漓尽致。行文于贫瘠中见丰腴固然难，但于华美中既见淳朴又见真情，则尤其难。而于此华美之中即便删削只字片语，那意蕴也要黯然失色，则又是行文难之尤难者。明乎此，则《王仲宣诔》究系文胜于质，抑或还是文质兼美？自不待言。

【原文】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①，魏故侍中、关内侯王君卒②。呜呼哀哉！皇穹神察③，哲人是恃④；如何灵

祇[5]，歼我吉士！谁谓不痛？早世即冥[6]；谁谓不伤？华繁中零[7]。存亡分流，夭遂同期[8]，朝闻夕没，先民所思[9]。何用诔德？表之素旗[10]；何以赠终[11]？哀以送之。遂作诔曰：

【注释】

①建安：汉献帝年号。　建安二十二年：即公元217年。　戊申：即戊申日。中国古代凡重要日子的记载方法一般除写明年月日之外，还要写明日子的干支。二者相符才可信。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为戊午，不是戊申。戊申为十四日，非二十四日。或二十四日为十四日之误，或戊申为戊午之误。

②王君：对王仲宣的尊称。王仲宣即王粲，其人其事见本书卷十九所选《三国志·王粲传》。

③皇穹：指天。　神察：如神明察，即明察如神。

④哲人：明达而有才智的人。　恃：依赖，凭借。

⑤灵祇：神祇，指天地之神。

⑥早世：早死。　即冥：走向幽冥。即，靠近，走向。冥，冥间。

⑦华繁：花盛开，比喻人之盛年。

⑧“存亡”二句：存者亡者虽则分道而行，夭折也顺乎相同的归宿。

⑨“朝闻”二句：朝闻夕死，这是古时贤人所思慕的。典出《论语·里仁》：“朝闻道，夕死可矣。”是说早晨懂得了道理，到晚上即便死去，也就可以了。极言道比生命还贵重。　先民：古时贤人。见《诗经·大雅·板》郑玄笺。

⑩“何用”二句：用什么累述先生的德行？用白色的旗幡来显杨。　诔：累述死者生前功德以示哀悼。见《周礼·春官·大祝》郑玄注。　素旗：白色的旗幡，即铭旌。

⑪赠终：送死。

【译文】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魏朝故去的侍中、关内侯王君去世。呜呼哀哉！皇天明察如神，依赖哲人；怎么天地神明，灭绝我善士！善士夭亡走向幽冥，谁不感到哀伤？盛开的花中途凋零，谁不感到悲怆？不过存者亡者虽则分道而行，夭折也顺乎相同的归宿，朝闻道而夕死，这是古时贤人所思慕的。那么用什么赞颂先生的德行？用白色的旗幡来显扬；用什么送终？满怀哀感相送。于是作诔曰：

【原文】

猗欤侍中①，远祖弥芳②，公高建业③，佐武伐商。爵同齐鲁④，邦祀绝亡⑤，流裔毕万⑥，勋绩惟光⑦。晋献赐封，于魏之疆⑧，天开之祚，末胄称王⑨。厥姓斯氏⑩，条分叶散⑪，世滋芳烈⑫，扬声秦、汉。会遭阳九，炎光中矇⑬，世祖拔乱⑭，爰建时雍⑮。三台树位⑯，履道是钟⑰，宠爵之加⑱，匪惠惟恭⑲。自君二祖⑳，为光为龙㉑，佥曰“休哉，宜翼汉邦㉒！”或统太尉㉓，或掌司空㉔。百揆惟叙㉕，五典克从㉖，天静人和，皇教遐通㉗。伊君显考㉘，奕叶佐时㉙，入管机密，朝政以治；出临朔岱㉚，庶绩咸熙㉛。（以上粲之先世）

【注释】

①猗（yī 一）欤：叹美之辞。

②远祖：高祖以上的远代祖先。 弥芳：布满美好的声誉。弥，遍及，布满。芳，美好。

③公高建业：毕公高建立功业。公高，毕公高。据《史记·魏世家》（以下简称《世家》），毕公高乃魏国先人，与周同姓。佐武王伐纣，高封于毕，于是

以毕为姓。

④爵同齐鲁：爵位等同于齐太公、鲁周公。齐，指齐太公姜尚。鲁，指鲁周公旦。

⑤邦祀绝亡：邦亡祀绝。事见《世家》："其（毕公高）后绝封，为庶人，或在中国，或在夷狄。"　祀：指宗庙祭祀。

⑥流裔毕万：远代子孙毕万。

⑦光：荣耀，光彩。

⑧"晋献"二句：晋献公赏赐封地，在魏的疆域。事见《世家》。晋献公灭掉霍、耿、魏之后，"以魏封毕万，为大夫。"　晋献公：春秋晋第二代国君，在位二十六年（公元前676～前651年）。

⑨"天开之祚"二句：上天为他开辟的幸福，后代子孙因此称王。事见《世家》。毕万封于魏之后，第十三代孙蒯，据魏而称惠王。《世家》谓晋献公"以魏封毕万"，卜偃曾说："毕万之后必大矣。万，满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开之矣。"　末胄：后代，子孙。指魏惠王。

⑩厥姓斯氏：那姓这氏，毕公高封毕，以毕为姓。毕万封于魏，又以魏为姓氏。魏蒯称王，子孙又以王为姓氏。

⑪条分叶散：如枝条分、似叶散。条，枝。

⑫滋：加多，增益。　烈：功业，事迹。

⑬"会遭阳九"二句：适逢汉朝遭受厄运，火德之光中止不明。　阳九：术数家以四千六百一十七岁为一元，初入元一百零六岁，内有旱灾九年，谓之"阳九"。后人于是用以指厄运。　炎光：火德之光。指汉朝的光辉。汉自称因火德而王，故称炎汉。　曚：不明。

⑭世祖：汉光武帝的庙号。　拔乱：拔正乱世。语出于《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拔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

⑮时雍：原指和善，后来多指时世安定太平。

⑯三台：官名。汉时尚书为中台，御史为宪台，谒者为外台，合称三台。

⑰履道：遵行正道。《周易·履》："履道坦坦，幽人贞吉。"　钟：专注，聚集。

⑱宠爵：光宠的爵位。　加：施予。此指授予。

⑲惠：赐。　惟：是。　恭：恭敬。

⑳二祖：指曾祖父王龚、祖父王畅。《三国志·王粲传》："曾祖父龚，祖

父畅，皆为汉三公。”裴松之注引张璠《汉纪》说：“龚字伯宗，有高名于天下，顺帝时为太尉。……畅字叔茂，名在八俊，灵帝时为司空。”

㉑为：有。 光：光彩，荣耀。 龙：宠，恩宠。《诗经·小雅·蓼萧》云：“既见君子，为龙为光。”朱熹《诗集传》：“龙，宠也。”

㉒“佥曰”二句：都说：“美好啊，适宜辅佐汉朝！” 佥：众，皆。 休：美善。 翼：佐助。

㉓太尉：东汉三公之一，为全国最高军事长官，与掌政务的丞相，掌监察的御史大夫共同负责国务。

㉔司空：东汉三公之一，主管水土及营建工程。

㉕百揆(kuí 葵)：百度，百事。指各种政务。《尚书·舜典》：“百揆时叙。”叙：次第，次序。

㉖五典：五常，五伦。指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五种关系。克从：能够遵从。克，能。

㉗皇教：皇帝教化。 通：流通，流布。

㉘显考：对亡父的美称。

㉙奕叶：奕世，累世。指一代接一代。奕，次第。 佐时：佐助其时君主。张衡《归田赋》：“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李善注《文选》，以“佐时”为“匡佐其时君也”。

㉚朔岱：北方和泰山。此处借代全国各地。

㉛庶绩：各种事功。 熙：兴盛。

【译文】

美好啊侍中，远祖布满美好的声誉，毕公高建立功业，佐助周武王征讨殷商。爵位等同于齐太公鲁周公，国家灭亡、祭祀断绝，到了远代子孙毕万，由于功勋劳绩而荣耀。晋献公赏赐封地，在魏的疆域，上天为他开辟幸福，后代子孙因此称王。那姓这氏，犹如枝叶分散开来，世世代代增益美好的事迹，使声名彰显于秦、汉。适逢汉朝遭受厄运，火德之光中途不明，光武皇帝拔正乱世，于是建立安定太平的时局。三台建立职位，钟情于遵行正道，光宠爵位的授予，不是恩赏而是恭敬。像先生的二位先祖，既有

荣耀又有恩宠，都说："美好啊，适宜辅佐汉朝！"或者统领太尉，或者职掌司空。百事有了次序，五常能够遵从，天下安静人民和睦，皇帝教化流布很远。先生的先父，累世辅助时君，对内掌管机密，国家政事因此得到治理；对外视察各地，各种事功全都兴盛。

【原文】

君以淑懿①，继此洪基②，既有令德③，材技广宣④：强记洽闻，幽赞微言⑤，文若春华，思若涌泉，发言可咏，下笔成篇。何道不洽？何艺不闲⑥！棋局逞巧⑦，博奕惟贤⑧。皇家不造⑨，京室陨颠⑩，宰臣专制⑪，帝用西迁⑫。君乃羁旅⑬，离此阻艰，翕然凤举⑭，远窜荆蛮。身穷志达，居鄙行鲜⑮，振冠南岳⑯，濯缨清川⑰，潜处蓬室⑱，不干势权。（以上粲之身世）

【注释】

①淑懿：美德。

②洪基：盛大的根基。指事业、学问。

③令德：美德。

④材技：武艺。见《荀子·王制》杨倞注。　广宣：广泛地宣扬。

⑤幽赞：谓使隐微难见者明著。《汉书·儿宽列传》："六律五声，幽赞圣意。"　微言：含义深远精微的言辞。

⑥闲：通"娴"，熟习。

⑦局：棋盘。

⑧博弈：掷采和下围棋。　惟贤：也是好的。《论语·阳货》："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⑨皇家：皇朝。　不造：处身失所，遭受不幸。《诗经·周颂·闵予小子》："闵予小子，遭家不造。"是说周成王除丧朝庙之感伤。后人因以"遭家不造"指家中遭受不幸。造，成就。

⑩陨颠：衰落。

⑪宰臣：掌管实权的大臣。指相国董卓。

⑫帝：指汉献帝。 用：以，因此。 西迁：指迁都长安。

⑬羁旅：寄居作客。羁，通“羁”。

⑭翕(xi西)然：犹翕忽，迅捷。 凤举：如凤而举，即飘然高举。

⑮鲜：洁。

⑯振冠：弹冠，弹去冠上尘土，比喻洁身自好。

⑰濯缨：洗涤冠缨。义同“振冠”，比喻超尘脱俗、操守高洁。 清川：犹言清水。

⑱潜处：隐居。 蓬室：茅草房室。蓬，蓬蒿。

【译文】

先生以善良的美德，继承这盛大的根基，不但已经具有美德，而且卓越的技艺广泛地传扬：记忆力强，学识渊博，通晓微言大义，能把难懂的讲得明白透彻。文若春花，思如涌泉，出语可以长吟咏，挥毫自成篇章。什么技艺不通达？什么才能不擅长？棋盘上露出技巧，博采和下围棋也是好的。皇家遭受不幸，京都衰落，宰臣独断专行，皇帝因此向西迁移。先生本来是寄居作客，遭逢这样的艰险，迅捷地如凤而举，远远地隐藏到荆楚去。自身处境困难而志向显达，居处鄙野而操守高洁，或者在南山弹掉冠上尘土，或者在清川洗涤冠缨，隐居于茅舍草房，不求取权柄势力。

【原文】

我公奋钺①，耀威南楚②；荆人或违，陈戎讲武。君乃义发，算我师旅，高尚霸功③，投身帝宇④。斯言既发，谋夫是与⑤。是与伊何？飨我明德⑥，投戈编都⑦，稽颡汉北⑧。我公实嘉，表扬京国，金龟紫绶⑨，以彰勋则⑩。勋则伊何？劳谦靡已⑪，忧世忘家，殊略卓峙⑫！乃署祭

酒，与君行止，算无遗策，画无失理。我王建国，百司俊乂[13]；君以显举，秉机省闼[14]。戴蝉珥貂[15]，朱衣皓带[16]，入侍帷幄，出拥华盖。荣耀当世，芳风晻蔼[17]。（以上粲见用于魏）

【注释】

①我公：指魏太祖曹操。

②南楚：地区名。指长江以南的楚地。

③霸功：超胜于人的功伐。桓谭《陈便宜》："所谓霸功者，法度明正，百官修治，威令流行者也。"

④帝宇：王室，朝廷。

⑤与：赞成，赞许。

⑥飨：《文选》作"响"，是。响，响应。比喻迅速表示赞同。　明德：美德。

⑦编郡：汉县名，属南郡，故城在今湖北省荆门县西。　南郡：汉郡名，治所江陵，即今湖北省江陵县。

⑧稽颡：跪拜时，以额触地。

⑨金龟紫绶：授予金印龟钮紫绶。金，金印。龟，龟钮。指印章的鼻作龟形。紫绶，紫色丝带作印组。《汉旧仪》卷上说："丞相、列侯、将军，金印紫绶；中二千石、二千石，银印青绶。皆龟钮。"王粲为丞相缘，但赐爵关内侯，所以此言"金龟紫绶"。

⑩勋则：功勋等级。则，等级。

⑪劳谦靡已：勤谨谦虚不已。《周易·谦》："劳谦，君子有终，吉。"靡已，不已，不止。

⑫卓峙：卓尔不群。

⑬百司：朝廷大臣、王公以下百官的总称。　俊乂（yì 义）：才智出众。俊，才智过千人为俊。乂，才智过百人为乂。

⑭省闼（tà 踏）：禁中，宫中。

⑮戴蝉珥貂：头戴蝉冠加饰貂尾。这是汉代侍从官员之冠，后来因用蝉冠作显贵的通称。珥（ěr 耳），插。

⑯朱衣：红色的衣服。

⑰芳风：美好的风韵。 晻（ǎn 俺）藹：隆盛的样子。

【译文】

我公举起大斧，耀武扬威于南楚；荆州有人违背天命，列兵为阵讲习武事。先生于是从大义出发，为我军队谋划，崇尚称霸的功伐，为朝廷献身出力。这言论发表以后，谋士们认为正确而赞成。认为正确而赞成什么？赞同我美德，在编都放下武器，在汉水北岸跪拜请罪。我公确实赞美先生，表扬先生于京都，授予金印龟钮紫绶，用来彰明功勋的等级。功勋的等级是什么？勤谨谦虚不已，忧念世事而不考虑家室，奇谋卓尔不群。于是委任先生为祭酒，听凭先生行止，算计没有失策，谋划也不无道理。我王建国，百官才智出众；先生因有声名而被选拔，执掌机务于宫中。先生头戴蝉冠加饰貂尾，身着朱衣皓带，入宫运筹帷幄，离宫则华盖相拥。先生的荣宠显示于当代，先生的风韵隆盛不衰。

【原文】

嗟彼东夷①，凭江阻湖，骚扰边境，劳我师徒②。光光戎路③，霆骇风徂。君侍华轂④，辉辉王途⑤，思荣怀附⑥，望彼来威⑦。如何不济⑧，运极命衰！寝疾弥留⑨，吉往凶归，呜呼哀哉！翩翩孤嗣⑩，号痛崩摧，发轸北魏⑪，远迄南淮，经厉山河，泣涕如颓⑫。哀风兴感，行云徘徊，游鱼失浪，归鸟忘栖。（以上粲从征吴而亡）

【注释】

①东夷：对东吴的贬称。

②师徒：兵士。徒，步兵。

③“光光”二句：光明而显耀的兵车，如雷霆滚滚而起，似疾风飞驰而往。 光光：显赫威武貌。《汉书·叙传下》：“子明光光，发迹西疆，列于御

侮，厥子亦良。”　戎路：兵车。

④华轂：彩绘车轂。是为古代贵官所乘的车。

⑤王途：指魏王出征的途中。

⑥思荣怀附：想荣耀必怀归附之心。

⑦来威：由于威而来。《诗经·小雅·采芑》：“征伐玁狁，蛮夷来威。”朱熹《诗集注》：“蛮夷闻其名而皆来畏服。”

⑧不济：指功业没有成功。

⑨弥留：久病不愈。《尚书·顾命》：“病日臻，既弥留。”蔡忱《集传》：“病日至，既弥甚而留连。”

⑩孤嗣：孤弱的后嗣。

⑪发轸北魏：发轸于北魏。轸，车。此指柩车。北魏，指洛阳。就王粲原籍而言，所以称“北”，其时汉名存实亡，所以又不称“汉”。

⑫泣涕：指所经的“山河”泣涕。　如颓：如水向下流。

【译文】

可叹那东吴，凭借长江倚仗湖泊，骚扰我边境，劳累我兵士。威武的兵车，如雷霆疾风而至。先生侍从朱轮华轂，更使我王的征途闪耀光芒。思荣必怀归附，希望东吴畏威而来臣服。为什么功业还没有成就，运命就终了而衰落！卧病久而不愈，吉去凶来，呜呼哀哉！翩翩的孤弱后嗣，大声痛哭悲伤欲绝。先生的柩车从北方的魏国出发，远远地运回到淮南去，沿途经过的山山水水，哭得泪如流水。哀风感伤，行云徘徊，鱼儿不游，归鸟忘栖。

【原文】

呜呼哀哉！吾与夫子，义贯丹青①，好和琴瑟②，分过友生③。庶几遐年④，携手同征⑤。如何奄忽⑥，弃我夙零⑦！感昔宴会，志各高厉。予戏夫子：“金石难弊。人命靡常⑧，吉凶异制⑨，此欢之人⑩，孰先陨越⑪？”何寤夫子，果乃先逝？又论生死，存亡数度⑫，子犹怀疑，求之明

据。傥独有灵，游魂泰素[13]，我将假翼[14]，飘摇高举，超登景云[15]，要子天路[16]。（以上子建与粲交谊）

【注释】

①义贯：情义融会贯通。贯，会通。 丹青：比喻坚贞不渝。

②好和琴瑟：相善和鸣如同琴瑟。好，相善，和美。和，应和，和鸣。琴瑟和鸣，其音谐和，因以比喻朋友之间情谊融洽。

③友生：朋友。生，助词，无义。《诗经·小雅·常棣》："虽有兄弟，不如友生。"是说朋友胜于兄弟。

④遐年：长年，年长日久。

⑤同征，同行。征，远行。

⑥奄忽：迅疾，倏忽。表示时间之短促急迫。

⑦夙零：早凋零，早亡。零，零落，凋零。

⑧靡常：无常；不永恒。

⑨异制：犹异域。李善注《文选》，引《春秋保乾图》曰："利害同门，吉凶异域。"

⑩驩：通"欢"，欢乐。此处指欢聚。

⑪陨越：坠落。引申为死亡。

⑫数度：犹度数。

⑬泰素：亦作"太素"。构成宇宙的物质。此指太空。

⑭假翼：凭借羽翼。

⑮景云：祥云。

⑯天路：天上之路。

【译文】

呜呼哀哉！我和先生情义融会贯通，坚贞不渝，相善和鸣如同琴瑟，情分胜过朋友。希望年长日久，携手同行。为什么倏忽之间，抛弃我而早亡！感念从前聚会宴饮，各自志高而扬，我戏言与先生："金石难以败坏。人的生命无常，吉与凶如同异域，此刻欢聚的人们，谁先坠落？"哪里知道先生，当真就先逝？又议论生死

的气数，存亡的限度，先生仍然怀疑，要求那显著的凭据。假若真的有灵魂，灵魂游荡在太空，我将凭借羽翼，飘飖的高飞，一跃而登上祥云，到天路去挽留先生。

【原文】

丧柩既臻，将反魏京，灵辋回轨①，白骥悲鸣。虚廓无见②，藏景蔽形③，孰云仲宣，不闻其声？延首叹息，雨泣交颈！呼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谁不没？达士徇名④；生荣死哀，亦孔之荣⑤。呜呼哀哉！

【注释】

①辋（ér 而）：丧车。亦作“辆”。《说文》：“辋，丧车也。”

②见：现 。

③藏景蔽形：隐蔽形影。景，“影”本字。

④达士：明智达理之士。《吕氏春秋·知分》：“达士者，达乎死生之分也。”　殉名：舍身为名。

⑤亦孔之荣：也是很大的光荣。孔，甚，很。

【译文】

灵柩既已到，将要返魏京，丧车回转轨辙，白马悲鸣。虚廓而不显现，隐蔽形影，谁说王有仲宣，听不到他的声音？伸颈远望欷歔叹气，泪流纵横脖子。可叹啊！仲宣先生，永久安息在幽冥。人有谁不死？达士舍身为名，生时荣显，死后令人哀痛，这也是很大的光荣。呜呼哀哉！

刘凤翥　译注

世祖武皇帝诔

潘 岳

【作者】

潘岳，见卷五《西征赋》。

【题解】

这是潘岳为晋武帝死后写的诔文。晋武帝司马炎，世祖是庙号，在位二十五年(公元266～290年)。他是凭着祖父三代在魏积累的权势，随着曹魏政权的衰微，实际以篡弑手段夺得天子宝座，而名义上扮演了禅让故事。尽管晋武帝前期有些创业的措施，公元280年灭吴，设官分职，制定刑法礼制，建学校，行籍田礼等等，但很快安于逸乐，卖官求财，选宫女。官僚们也竞相仿效，捞钱成风，出现了石崇和王恺斗富的奇闻。他的一些政治措施，复古的倾向明显，造成官吏集团庞大，加剧了统治阶级的腐败；而继续发展九品中正制，造成了此后长时期森严的门阀制度。在他晚年，由分封而来的宗室权力和权臣势位，也已经尾大不掉，致使用人尤其是选择继承人动摇不定，受人掣肘。在他死后就逐渐演成了“八王之乱”。所以对司马炎没有好多可以歌功颂德的。而潘岳的诔文只能是歌功颂德，用了很多《尚书》《诗经》中的典故和文句加以美化。可以看到这篇诔文是应命之作，也可能潘岳的仕宦主要在武帝时期，对司马炎有一定的好感。因此这篇诔文的思想性和历史意义，都无足观。只是它汇集了一些古典，用得也娴熟，提练而较工整，或许有些可取之处。

【原文】

粤若稽古帝皇①，诞受休命②，作我晋室。赫赫文皇③，配命并日，大行龙飞④，创制改物。沉恩汪涉⑤，流泽洋溢，上齐七政⑥，下绥万邦。四门穆穆，五典克从，惟清缉熙，于变时雍⑦。爰尽事亲，教加百姓，于丧过哀，在祭馀敬。后蚕冕服，躬籍粢盛⑧，六代毕奏⑨，九功咸咏⑩。行敦醇朴，思贯玄妙，莅政端位，临朝光曜。胄子入学，辟雍宗礼⑪，国老恂恂⑫，贵游济济。莫孝匪子，莫悌匪弟，化自外明，训法以礼。（以上德政）

【注释】

①粤若稽古：这是《尚书》开篇《尧典》开头的一句，后成为套语。有追述往事之意。稽，考查。

②诞：后世都解为大。其原义相同于乃、于是，是助动词。

③文皇：司马昭，武帝之父，生前未为皇帝，由武帝即位后追谥为文皇帝。

④大行：古代称初死的皇帝，这里指晋武帝。　龙飞：指即位为天子。

⑤汪涉（wèi 畏）：汪洋的状态。古用涉涉为撒网入水中。这里用词生僻。

⑥七政：见《尚书·舜典》"以齐七政"。七项政事，这里指各项政事。

⑦"下绥万邦"五句：五句均引自《尚书》的《尧典》《舜典》。　绥：安定。　穆穆：敬谨之状。　五典：五常，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缉：聚集。　熙：光采、兴盛。　时：是。　雍：和睦。

⑧"后蚕"二句：这两句指武帝行籍田礼，皇后养蚕供作衣冠的丝织品。　躬：亲自耕作。　粢盛（zī chéng 资成）：用精米作祭品。

⑨这句说奏六代之乐：黄帝的《云门》，尧的《大咸》，舜的《大韶》，禹的《大夏》，汤的《大濩》，武王的《大武》等乐章。

⑩九功：指九功之歌，包括六府、三事的内容。

⑪辟雍：皇朝的学校，古亦称大学。

⑫恂恂：这里是形容恭敬。

【译文】

查考昔日的皇帝，承受美好的天命，兴起晋朝皇室。声威赫赫的文皇帝，配合天命，与日相比。武帝登上天子位，创建制度，更改名物。深恩汪洋广大，润泽充满四海，上面整齐了七政，往下安定万国。四方恭敬肃穆，五常都能实行，天下清明兴盛，变得和睦安平。仁爱尽于事奉双亲，教化施于百姓，在丧期尽哀，在祭礼上加敬。皇后养蚕成丝制作冕服，天子亲耕籍田作祭祀的粢盛。六代的古乐都用来演奏，九功之歌全都吟咏。行为敦厚醇朴，思想贯通玄妙的理论。为官端正，临朝光耀照人。贵族子弟入学，在辟雍尊礼习礼；国老们恂恂诚敬，贵游的人材济济，没有儿子不尽孝，没有弟弟不尽悌。感化的效果自外面显明，训习法令也要用礼。

【原文】

犷彼吴楚①，称乱三代②，世历五伪③，年几百载④。边垂虔刘⑤，王化阻阂，羽檄星驰，钲鼓日戒。帝御群帅，奉辞奋旅，腹心庭争，爪牙疑沮⑥。天监独照，圣策乃举，朝服济江，止戈曜武。野无交兵，役不淹月，僭号归命，稽颡晋阙；邪界蛮流⑦，傍纳百越⑧。表闾旌善，德音爰发。（以上平吴）

【注释】

①犷：粗暴，粗野。　吴楚：指三国的吴，因此时跨有荆楚的领域。

②三代：当指汉、魏、晋。

③这句指吴国建立以来经历了五世，当从孙策算起。　伪：伪朝，蔑

称。

④几：庶几，差不多。

⑤垂：同“陲”，边地。　虔刘：杀戮。

⑥这两句指晋武帝伐吴，朝臣将帅中有不同意见。　沮：同“阻”，劝阻。

⑦邪界：即斜界，指领土纵横扩展到……。

⑧傍纳：犹广纳，广泛地包容。

【译文】

那粗野的吴国，称乱在三代之间，传世有五个伪朝，为时差不多百年。残害我边地人民，王室的教化受到阻隔，檄文如流星奔驰，军中的钲鼓天天警戒。皇帝任命诸位将帅，奉辞征伐，奋发军旅，大臣在朝廷争论，也有武将疑虑而被劝阻。但是上天神明照临，皇帝的决策乃举，军将渡过长江，平定是要靠威武。野外没有交兵，战役不超过一月，僭号的吴国归服天命，来朝拜晋朝的廷阙；领土扩展到荒蛮的远方，广泛包容了百越。对降服者表彰闾里，封赏善良，恩德的风声便广为发扬。

【原文】

虞人献箴①，《周书》垂诰②，酒惧其彝③，兽戒其冒④。于我大行，从心所好，动不逾矩，性与道奥⑤。厌厌酣饮，乐不辨颜⑥；桓桓振旅，田无游盘。我德如风，民应如兰，靡不夙夜，无敢宴安。务农望岁，时或不稔，小心翼翼，恤民以甚，御坐不怡，撤膳赈廪，西流垂精，南金抑施⑦。永言孝思，天经地义。问谁赞事？英彦髦士⑧；问谁翼侍？博物君子。潜明神鉴，从众屈己；道济群生，为而不恃。先天弗违，后天降时，万物熙熙，怀而慕思。颙颙搢绅⑨，不

谋同辞，岩岩岱宗，想望翠旗[10]。恭惟大行，功成不居，议寝封禅，心栖冲虚。策告不足，太平有余，七十二君[11]，方之蔑如[12]。（以上虚己恭让）

【注释】

①此句见卷六《左传·虞箴》，这里用来比喻人们进言，朝廷采纳。

②《周书》：指《尚书》中西周部分。 垂诰：传下告谕。《周书》部分“诰”文较多，故云。这里比喻朝廷的文告。

③彝：常，这里是指成了习惯、嗜好。

④兽：通“狩”，田猎。 冒：贪。

⑤奥：深。

⑥不辨颜：在脸上看不出。

⑦“西流”二句：这两句当是指救济措施。

⑧英彦、髦士：均指英俊特出的人士。

⑨颙颙（yóng 喁）：形容大的状态。

⑩这两句指封禅。

⑪七十二君：相传远古到泰山封禅的有七十二个君主。

⑫方：比较。 蔑如：渺小的样子。

【译文】

管理山林的人献上箴言，朝廷不断传下告谕，饮酒要警惕成习，田猎要警戒贪昧。我们的先皇，随心所欲而举动不超过规矩，性情同大道一样深奥。痛快地饮酒，欢乐不显示在脸上；威武地指挥军旅，田猎不游乐。德行像风流传，在民众中芬芳如兰，莫不早起迟寝，不敢稍事安闲，致力农业盼望丰收，有时遇到不好的年成，于是小心翼翼，十分体恤人民，坐立也不愉快，减省饮食、开仓发赈，向西边流下恩泽，施给南方的金银。永远怀着孝道，遵守天经地义。要问谁是辅佐，那是英俊之士；若问谁是侍御，尽是博物君子。深藏着的聪明、神奇的鉴察，但还遵从众人而抑制自

己；用天道普济群生，作了事业而不自夸功绩。走在天时之先而不违背，走在天时之后而天命降下机遇。万物生机勃勃，都怀着仰慕之思。颙颙的搢绅，不谋而说同样的颂辞；高高的泰山，想望封禅到来的翠旗。只有恭谨的先皇，功成而不自居，停止封禅的建议，心里总是那般谦虚。策文总说自己的不足，而天下非常太平。远古封禅的七十二君，比起来也较卑微。

【原文】

思乐天德，等寿嵩、华。如何寝疾，背世登遐[1]？迁幸梓宫[2]，孤我邦家。龟筮既袭，吉日惟良，永指太极[3]，宁神峻阳[4]。群后擗踊[5]，长诀辒辌[6]，望灵斯顾，岂伊不伤！家无远迩，邦靡小大，四海供职，同轨毕会。茫茫原野，亭亭素盖，缟辂解驾，白虎弭旆[7]。龙辎即定[8]，元闼载扃[9]，如天斯崩，如地斯倾。哀哀庶寮[10]，茕茕自愍[11]，彼苍者天，胡宁斯忍？圣君不返，我独旋轸[12]。（以上述哀）

【注释】

①登遐：天子死。

②梓宫：皇帝的棺。

③太极：指苍天，以皇帝死为升天。

④峻阳：晋武帝的陵墓所在。

⑤群后：指宗室各王。　擗踊：捶胸顿足。古代哭丧所形成的礼俗。

⑥辒辌（wēng liáng 温凉）：皇帝的丧车。

⑦这句说铭旌画白虎纹。　弭：当借为弥，布满。

⑧龙辎（chūn 春）：天子的柩车。

⑨元闼：指车门。　扃：拴。

⑩庶寮：众官僚或众官署。寮，官署，亦用称官府同僚。

⑪茕茕（qiónq穷）：孤单的样子。　愍：同“悯”，悲痛。

⑫旋轸(zhěng枕):回转车头,即回还。轸,车后横木,借指车。

【译文】

只想享乐天德,寿比嵩山、太华。为什么卧病不起,辞世离去?迁到梓宫,我们国家一下变得孤零,龟筮占卜之后,选择了吉日良辰,永远去到苍茫太极,灵魂便安宁在峻阳陵。诸王擗踊痛哭,永诀送走辒辌,向着灵柩时时反顾,岂不悲伤!无论远近的家族,也无论大小之邦。四海都来供职,同道都来会丧。茫茫的原野上,高高的白色车盖,缟素的车驾停下,白虎花纹布满铭旌。龙辅装载停顿,车门便将关紧,像天崩,像地倾,悲痛哀哀的百官,独自悲伤,那苍苍的天老爷,怎么这样忍心?圣明的君主不再回来了,我独自回还。

王贵民　译注

杨荆州诔

潘　岳

【作者】

潘岳,见卷五《西征赋》。

【题解】

这是潘岳为已故的杨肇写的一篇诔文。杨肇,字秀初,荥阳人,官为西晋折冲将军、荆州刺史,封东武伯,谥戴。杨肇原是潘岳之父的朋友,后来杨女嫁给潘岳,当是潘为之写《悼亡诗》的这位妻子。所以杨、潘又成翁婿关

系，其间的戚谊之情自然很深。作者另有《怀旧赋》，是经过嵩山杨肇的坟茔而生悼念之情写下的。本篇则极情称述杨氏的家世和赞美杨肇的学问品德和任职的贤能功劳。其中自不免虚夸溢美，而从文学上看，结构工整，词句雅丽，用典妥帖，仍不失为力作。

【原文】

维咸宁元年夏四月乙丑①，晋故折冲将军、荆州刺史、东武戴侯荥阳杨使君薨②，呜呼哀哉！夫天子建国，诸侯立家，选贤与能，政是以和。周赖尚父，殷凭太阿③；矫矫杨侯④，晋之爪牙。忠节克明，茂绩惟嘉，将宏王略，肃清荒遐。降年不永，玄首未华，衔恨没世，命也奈何？呜呼哀哉！自古在昔，有生必死，身没名垂，先哲所韪⑤。行以号彰⑥，德以述美，敢托旒旗⑦，爰作斯诔。其辞曰：

【注释】

①咸宁：晋武帝第二个年号。其元年为公元275年。　乙丑：咸宁元年四月无乙丑日，疑误。

②使君：对刺史的尊称。

③太阿：指伊尹。伊尹在商汤朝为辅佐，官称阿衡。此用太阿，为了叶韵，不规范。

④杨侯：杨肇，谥为戴侯。

⑤韪（wěi 伟）：是，称是。

⑥行：行为。　号：名号。

⑦旒旗：此指亡者的铭旌。

【译文】

于咸宁元年夏四月乙丑日，晋已故折冲将军、荆州刺史、东武公戴侯荥阳杨使君逝世了，唉呀可哀啊！那天子建国，诸侯立

家，必须选拔贤能，政治由此协和。周朝依赖姜尚父，殷朝凭着伊尹太阿；壮武的杨侯，是晋的捍卫者。他忠节贤明，功绩堪嘉，将要宏扬王朝的谋略，肃清荒远边涯。可是天赐的寿命不长，黑发还未白花，衔着怨恨逝世，命运无可奈何！唉呀可哀啊！自古以来，有生必有死，身没而名声流传，是前代圣哲所称是。行为用名号表彰，德行由记述赞美，今敢以寄托于铭旌之下，就作这篇诔。这诔辞说：

【原文】

邈矣远祖，系自有周，昭穆繁昌，支庶分流。族始伯乔①，氏出杨侯②，奕世丕显，允迪大猷③。天厌以德，龙战未分，伊君祖考，方事之殷④。鸟则择木，臣亦简君⑤，投心魏朝，策名委身⑥。奋跃渊途，跨腾风云，或统骁骑，或据领军⑦。（以上先世）

【注释】

①伯乔：杨氏的始祖。详见前《反离骚》。

②杨侯：这里指杨氏在东周的一位祖先。

③迪：遵循。　大猷：大道。

④殷：盛。全句说战事正在激烈进行。

⑤简：选择。

⑥这句即成语“策名委质”，书写名氏、拿着信约来投奔。

⑦“或统”二句：两句指杨肇祖父杨恪任骁骑将军，父杨即为领军将军。

【译文】

远祖已经杳茫，世系起自西周，子孙繁昌，宗族的支庶分流。杨族起源于伯乔，封地出自东周时的杨侯，他的世代都很显耀，将要能遵循大道。天厌弃汉朝统治，战争难解难分，杨君的祖、

父，正处在战乱激烈之中。鸟选择林木，臣也选择国君。他们投向魏朝，策书信约交付自身。从此奋发奔走在山川长途，乘风腾云，或统制骁骑，或作领军将军。

【原文】

笃生戴侯，茂德继期①，纂戎洪绪②，克构堂基③。弱冠味道，无竞惟时，孝实蒸蒸④，友亦怡怡⑤。多才丰艺，强记洽闻，目睇毫末，心算无垠⑥。草隶兼善，尺牍必珍，足不辍行，手不释文，翰动若飞，纸落如云。（以上才德）

【注释】

①继期：犹继承。

②纂戎：继承发扬。纂，继。戎，大。　洪绪：伟大的传统。

③克构堂基：能守住基业。古语“肯构肯堂”，指子孙贤能。

④蒸蒸：盛美的样子。

⑤友：友爱。　怡怡：和悦的样子。

⑥算：计，智谋。　无垠（yín 银）：无限。

【译文】

又生出戴侯，他有盛德能继承祖考，继续发扬伟大传统，优能守住基业。刚到成年就领会正道，不事争斗只顺从时节。他的孝道十分美好，他的友爱和颜悦色。多才多艺，强于记忆，知识博洽，目光能明察毫末，心里的计谋多得没有边际。草、隶的书法都好，一尺的字幅人家必然珍视。他脚不停的行走，手不放开书籍，动笔快速如飞，笔墨落纸如同云流雾起。

【原文】

学优则仕，乃从王政，散璞发辉，临轵作令①。化行邑

里，惠洽百姓，越登司官[2]，肃我朝命。惟此大理[3]，国之宪章，君莅其任，视民如伤。庶狱明慎，刑辟端详，听参皋、吕[4]，称侔于、张[5]。改授农政[6]，于彼野王，仓盈庾亿，国富兵强。煌煌文后[7]，鸿渐晋室[8]，君以兼资，参戎作弼。用锡土宇，膺兹显秩[9]，青社白茅[10]，亦朱其绂[11]。魏氏顺天，圣皇受终[12]，烈烈杨侯，实统禁戎[13]。司管阊阖[14]，清我帝宫，苛慝不作，穆如和风。谓督勋劳，班命弥宗[15]。茫茫海岱，玄化未周[16]；滔滔江汉，疆埸分流[17]。秉文兼武，时惟杨侯，既守东莞[18]，乃牧荆州，折冲万里[19]，对扬王休[20]。闻善若惊，疾恶如仇，示威示德，以伐以柔。（以上历官封爵）

【注释】

①临轵作令：作轵县令。 轵：汉县名，治所在今河南济源南。

②这句指杨肇升迁治书侍御史。

③大理：司法官，杨肇兼大理官。

④皋、吕：皋陶、吕侯，分别为尧时、西周时的掌刑法、制刑法者。

⑤于、张：于定国、张释之，都是西汉的廷尉官，断狱公平。

⑥这句指杨肇任野王县典农中郎将，掌农业行政。

⑦文后：当为文帝司马昭，司马炎即位追的尊号。

⑧鸿渐：逐渐达到之意。指西晋的建立，乃由司马昭在魏的功业为基础。

⑨膺：受，承受，获得。

⑩青社白茅：封侯的仪式，封于东方，授予一块青色土。白茅，祭祀所用，意为永远传袭宗统。

⑪朱绂：红色绶带。高官、诸侯的标志。

⑫受终：接受帝位。终，前代终结。

⑬禁戎：宫中的武卫。

⑭阊阖(chāng hé 昌合):传说中的天门,亦指皇宫的正门。这里是洛阳的一个城门。

⑮班命:颁赐。　弥宗:甚为尊崇。指杨肇被封为东武伯。宗,当作崇。

⑯玄化:深厚的教化。

⑰疆埸(yì 易):疆界,田间的界限。

⑱守东莞:杨肇曾领东莞相。东莞,郡名,东汉置,此时治所在今山东沂水东北。

⑲折冲:折服敌军。又,杨肇加任折冲将军。这里意义双关。

⑳对:答。　扬王休:宣扬王的美德。此为古代臣下受封之后答谢的套语。

【译文】

他学问优胜便出任官职,乃从事国家政治,璞散为玉,发出光辉,去到轵县为县令。教化流行村里,恩惠普及百姓。升为司官,严肃朝廷政令;兼领大理,管理国家的法令规章,您就这职位,善待百姓,如怕他们受伤。所有狱讼明断谨慎,使用刑法端详,断案可上参皋陶、吕侯,称职可同于定国、张释之一样。改授农政之官,去到野王,便使那里仓廪充盈,国富兵强。显赫煌煌的文后,逐渐兴起晋室,杨君以文武兼材,参与军机作为辅弼。因此受赐一方土地,荣膺侯爵的高位,赐予青社白茅,还有朱色绶带。魏朝顺乎天命,我晋圣明皇帝接受其位;功业烈烈的杨侯,统领宫禁的武卫。司掌阊阖城门,肃清皇宫,使得奸邪不生,穆穆然如同和风。根据勋劳,颁赏多么尊崇。茫茫的东海、泰山之间,深厚教化还未周全;滔滔的长江与汉水,在疆界上分流。有文有武,只有杨侯,既为东莞相,又管理荆州,折冲万里,对扬王休。他听到善言是那般惊喜,憎恶坏事如同敌仇,既示以威,又示以德,既用兵戈讨伐,又用教化怀柔。

【原文】

吴夷凶侈[1]，伪师畏逼，将乘仇衅，席卷南极[2]。继褰粮尽[3]，神谋不忒[4]，君子之过，引曲推直[5]，如彼日月，有时则食。负执其咎[6]，功让其力，亦既旋旆，为法受黜[7]。退守邱茔[8]，杜门不出，游目典坟[9]，纵心儒术。祁祁搢绅[10]，升堂入室，靡事不咨[11]，无疑不质[12]。位贬道行，身穷志逸。弗虑弗图，乃寝乃疾，昊天不吊[13]，景命其卒[14]！（以上伐吴无功，贬退而卒。）

【注释】

①吴夷：对吴国的贬称，当时吴国尚存。

②南极：指中国长江以南的全部领土。

③这句指杨肇曾经伐吴，因增援的装备粮草不给，结果失败。见卷二《辩亡论（下）》。

④忒：差错。

⑤曲、直：指失误和合理。

⑥负：败，亏，罪。 执咎：承认过失。

⑦黜：罢免，贬谪。

⑧邱茔：家山，指老家。

⑨典坟：三坟五典，古书。

⑩祁祁：很多的样子。 搢绅：即绅士。

⑪咨：访问。

⑫质：问疑，问疑难的问题。

⑬不吊：不淑，不善，此指天不保佑。

⑭景命：大命。

【译文】

吴国那南蛮很凶顽，但它的军队害怕进逼，我们打算趁着它内部冲突，夺取整个南方直到边地。可是增援的军粮不给，而谋

略并没有差错。君子犯了过失，能从失误中推究出事理，像日月那样有时也会出现食(蚀)缺。亏缺则自认罪过，功劳便推让自己出力。也就退师回朝，为法令而被免退。回来守住祖茔，堵门不出，把目光流动在古籍上，把心性放纵在儒道里。一群群搢绅先生，学问也算得登高入室，却没有事不向他咨询的，没有怀疑不向他请问的。官位贬低而道却能行，身穷困了而心志却闲清。不思虑不图谋，睡睡觉、养养病。只是老天不保佑，大命过早而终。

【原文】

呜呼哀哉！子囊佐楚，遗言城郢①；史鱼谏卫，以尸显政②。伊君临终，不忘忠敬，寝伏床蓐，念在朝廷，朝达阙辞，夕殒其命。圣王嗟悼，宠赠衾襚③，诔德策勋，考终定谥。群辟恸怀④，邦族挥泪，孤嗣在疚⑤，寮属含悴⑥，赴者同哀，路人增欷。呜呼哀哉！余以顽蔽，覆露重阴⑦。仰追先考，执友之心⑧；俯感知己，识达之深。承讳忉怛⑨，涕泪沾襟。岂忘载奔⑩？忧病是沉，在疾不省，于亡不临⑪，举声增恸⑫，哀有余音。呜呼哀哉！(以上述哀)

【注释】

①“子囊”二句：这两句说春秋时楚国子囊从吴国作战回来，得病将死，还不忘记建议修建郢都。事见《左传·襄公十四年》。

②“史鱼”二句：这两句说春秋时卫国史鱼将死，对儿子说：他生前不能推荐贤人蘧伯玉、不能罢去不好的人弥子瑕，因此停柩不要当正堂。后来卫君听说，就任用蘧氏、免了弥氏。事见《韩诗外传》。尸，指停丧。显政，表达政治问题。

③赠衾襚(sui 遂)：对死者赠衣被。襚，为死者赠衣衾的专用字。

④群辟：众官长。辟，本指君长，此引申义。

⑤在疚：处在悲痛之中。

⑥含悴：犹含忧。

⑦覆露：受着恩泽。 重阴：庇荫的意思。

⑧执友：即父执，父亲的朋友。

⑨承讳：不详。 忉怛(dāo dá 刀答)：形容悲痛。

⑩载奔：指奔丧。

⑪“忧病”三句：这三句说明作者因“忧病”没有向杨肇探病、奔丧，临吊。 不临：不临吊丧。

⑫举声：哭，指对亡人。

【译文】

唉呀可哀啊！从前子囊佐治楚国，死时遗嘱要筑郢城；卫国史鱼谏君，用停尸的位置表达忠心。这位杨君临终，也不忘忠敬，他重病伏在床褥，心里念着朝廷，早晨表达他言辞，晚上就结束生命。圣明皇帝哀悼他，宠爱赠给衣衾，哀策诔文表彰他的功德，定谥而考述他的终生。群官长悲痛于怀，邦家宗族挥洒热泪，孤子在痛哭如患疚疾，同僚含着忧戚，赴丧的人一同举哀，路上的人们也增添哭泣。唉呀可哀啊！由于我愚顽，受到您的恩泽、庇荫。我仰头追念先父，怀着父执之心；低头想您我是知己，彼此了解甚深。面承着您的名讳，我悲苦万分，涕泪沾满衣襟。哪里是忘了奔丧，只因我忧病深沉，您病中我没有探问，亡故我没有吊临，我哭泣增加悲痛，哀号还有余音。唉呀可哀啊！

王贵民 译注

杨仲武诔

潘　岳

【作者】

潘岳，见卷五《西征赋》。

【题解】

潘岳的这篇诔文，悼念的对象一开头就作了叙述，那就是前一篇杨肇的孙杨经(公元271～299年)，他的父亲是杨潭，封为东武康侯。潘岳既是杨肇的女婿，杨经就是他的内侄，所以这是对下一辈人作诔。由于是“三叶世亲”，“虽殊其年，实同厥心”。彼此感情也是很深厚的。尽管死者短折，生平无所功业可述，但作者就他幼年丧父依母，守贫勤学，孝敬友爱，特别写他不依靠舅家的富贵和潘岳妻(杨经的姑母)亡时与作者一同寝次守灵，来体现出死者的忠厚品德，真实动人。诔文辞藻也很优美，用典也很妥贴。都是本篇的特色。

【原文】

杨经①，字仲武，荥阳宛陵人也②。中领军肃侯之曾孙③，荆州刺史戴侯之孙，东武康侯之子也。八岁丧父，其母郑氏，光禄勋密陵成侯之元女④，操行甚高，恤养幼孤，以保乂夫家⑤，而免诸艰难。戴侯、康侯，多所论著，又善草隶之艺，子以妙年之秀，固能综览义旨，而轨式模

范矣。虽舅氏隆盛，而孤贫守约，心安陋巷，体服菲薄⑥，余甚奇之。若乃清才俊茂，盛德日新，吾见其进，未见其已也⑦。既借三叶世亲之恩，而子之姑，余之伉俪焉⑧。往岁卒于德宫里⑨，丧服周次，绸缪累月。苟人必有心，此亦款诚之至也⑩ 。不幸短命，春秋二十九，元康九年夏五月己亥卒⑪ ，呜呼哀哉！乃作诔曰：

【注释】

①杨经：会文堂本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作“杨绥”，可从。

②荥阳：郡、县名，治所在今河南荥阳县。宛陵系荥阳境内小地名，非宛陵县（今安徽宣城）。

③肃侯：杨暨，杨肇之父。

④成侯：郑默，封为成侯。 元女：长女。

⑤乂：治理。

⑥体服：身体所服用，指衣食。

⑦“吾见”二句：这两句引自《论语·子罕》孔子评价颜渊努力勤学修德的话。已，原作“止”。

⑧伉俪：夫妇，匹偶。

⑨德宫里：里巷名，当在洛阳。

⑩款诚：深诚。

⑪元康：晋惠帝年号，公元291～299年。 己亥：元康九年五月无己亥日，疑误。

【译文】

杨经，字仲武，荥阳宛陵人。是中领军肃侯杨暨的曾孙，荆州刺史戴侯杨肇的孙，东武康侯杨潭之子。八岁死了父亲，他母亲郑氏，是光禄勋密陵成侯郑默的长女，操行很高，体恤养育幼年的孤儿，以保持治理丈夫的家业，免了很多艰难。戴侯、康侯有颇多的论著，又善于草、隶的书法，杨经作为少年的俊秀人才，自然

能阅览并掌握这些著作的意义，又作为模范来效法。虽然他舅家富贵，可他还是坚守孤贫俭约，心安于陋巷，衣服都很菲薄，我是很惊奇赞赏的。至于说到他的清才俊茂，很高的品德一天天的增进，真可谓我只见到他在前进，没有看见他停止过。既然凭着我们三代世亲通婚的情谊，且您的姑母，是我的妻子。去年她死在德宫里，举凡丧服中张罗诸事，您参与经心筹办了一两月。假使人必有真心，她的这颗心最真诚的了！可不幸短命，只渡过二十九个春秋，在元康九年夏五月的己亥日亡故，唉呀可哀啊！我于是作诔文说道：

【原文】

伊子之先，奕叶熙隆①，惟祖惟曾，载扬休风。显考康侯②，无禄早终，名器虽光，勋业未融③。（以上先世）

【注释】

①奕叶：历代，累世。　熙隆：兴盛。

②显考：尊称亡父。

③融：这里为发光，用融的初义。

【译文】

您的先世，历代兴隆，祖呀曾祖呀，都发扬美好家风。显考康侯，不享福禄而早终，出色的材质虽有光，可是功业还未及发出火光融融。

【原文】

笃生吾子，诞茂淑姿，克岐克嶷①，知章知微。钩深探赜②，味道研几③，匪直也人④，邦家之辉！子之遘闵⑤，曾未龀髫⑥，如彼危根，当此冲飙⑦。德之休明，靡幽不乔⑧，

弱冠流芳，俊声清劭[9]。尔舅惟荣，尔宗惟瘁，幼秉殊操，违丰安匮。撰录先训，俾无陨坠，旧文新艺，罔不毕肄。（以上幼慧安贫）

【注释】

①岐、嶷（yí 疑）：均为高出的状态。全句出于《诗经·生民》，旧有两释：知、识，即自幼已晓事；峻、茂，长得很好。按：高出貌包含外表和内秀。

②赜（zé 则）：深妙，玄妙。

③研几：研究几微。

④匪直也人：引自《诗经·鄘风·定之方中》。传注有两解：一读匪直为非特，不但这人，下有"秉心塞渊"一句补足方全。一读直为正。正也人，即正人，端正他人。在此都不合。有以匪字读为彼，全句为那是个正直的人，差可。

⑤遘闵：遇到不幸，指丧父。

⑥龀（chèn 趁）：小孩换牙齿，男孩在八岁时。 髫（tiáo 条）：孩子下垂的头发，指幼童。

⑦冲飙：急聚的飘风，指忧患袭击。

⑧靡幽不乔：没有处在深谷的不迁往高树上去，出自《诗经·伐木》篇句"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以鸟比人的升迁，后世谓人迁新居为乔迁。

⑨劭（shào 绍）：指品德好，如云"年高德劭"。

【译文】

生出了您，俊秀茂美，资质特出，深知明显与幽微。探究深理，领味正道，钻研几微，是正直人，也是国家的光辉！您遭遇父丧，还不过八岁，这样一根孤苗，就受着疾风冲击。您的品德志气美好显明，本应从幽谷迁上乔木。年轻时就流传芳名，优美的名声清亮高超。您的舅家荣华，可您的家族却劳苦，年幼就赋有特别的操守，丢开富裕而安于贫乏。撰写先人的遗训，以便承继不绝，旧文新艺，没有不学习的。

【原文】

潘、杨之穆[1]，有自来矣，矧乃今日，慎终如始！尔休尔戚[2]，如实在己，视予犹父，不得犹子[3]。敬亦既笃，爱亦既深，虽殊其年，实同厥心[4]。日昃景西[5]，望子朝阴，如何短折[6]，背世湮沉！（以上潘、杨亲谊）

【注释】

①穆：和，同“睦”。指亲戚关系友好。

②休、戚：好与忧。

③“视予”二句：两句引《论语》孔子就颜回死而说的话，意即他看待我犹如父亲，可我却不能像对儿子一样看待他。用于此比较贴切。

④厥心：其心。

⑤景：影，这里指光线。

⑥短折：古代以六十岁以前死为短，三十岁以前死为折。

【译文】

潘、杨两家的友爱，是有来由的，况且到了今日，更要慎终如始！你们的美好或忧患，如同在我自己。您看待我犹如父亲，可我却不能做到看待您犹如己子。敬也已经笃实，爱也已经很深，你我年龄悬殊，实在同一此心。我已日斜光线偏西，看着您却是朝阳变阴，为何这样命短，辞去人世而湮没下沉！

【原文】

呜呼哀哉！寝疾弥留[1]，守兹孝友，临命忘身，顾恋慈母。哀哀慈母，痛心疾首[2]；嗷嗷同生[3]，凄凄诸舅！春兰擢茎[4]，方茂其华；荆宝挺璞，将剖于和[5]。含芳委耀，毁璧摧柯，呜呼仲武，痛哉奈何！德宫之艰，同次外寝，惟我与尔，对筵接枕。自时迄今，曾未盈稔[6]，姑侄继陨，何痛

斯甚！呜呼哀哉！披帙散书，屡睹遗文，有造有写，或草或真。执玩周复⑦，想见其人，纸劳于手，涕沾于巾！龟筮既袭⑧，埏隧既开⑨，痛矣杨子，与世长乖⑩！朝济洛川，夕次山隈，归鸟颉颃⑪，行云徘徊。临穴永诀，抚榇尽哀⑫，遗形莫绍⑬，增恸余怀。魂兮往矣，梁木实摧⑭。呜呼哀哉！（以上述哀）

【注释】

①寝疾：卧病。 弥留：将死之时。

②痛心疾首：心里发痛而头脑也发病，比喻悲痛极深。

③嗷嗷：叫唤。 同生：指兄弟姐妹。

④擢：挺拔。

⑤和：指楚国献玉的卞和。

⑥盈稔（rěn 忍）：满一年。

⑦周复：反复，回复。

⑧龟：用龟甲占卜。 筮：用蓍草占卦。 袭：因，相接。 全句说用了龟卜又用筮。

⑨埏（shān 山）隧：墓道。

⑩乖：违，离开。

⑪颉颃：鸟上下翻飞。

⑫榇（chèn 衬）：棺。

⑬遗形：指死后。 绍：继。这里为复、再。

⑭这句引孔子将死前的哀歌，中有“梁木其坏乎”，即屋梁要折断了。

【译文】

唉呀可哀啊！您卧病弥留之际，还守这孝、友之道，临到没命时还忘记自身，反顾恋念慈母。悲哀切切的慈母，痛心疾首；号啕叫唤您的是同胞，心情凄凄的还有诸舅！春天兰草挺起秆茎，正要茂盛地开花；楚国宝玉从璞石里显露，将由卞和雕琢。含着芳

香、充满着光彩，结果是毁了璧玉、摧折了枝条。唉呀，仲武！悲痛啊，又奈何？记得德宫里的守丧，你和我同宿外房，只有我和你，对着筵席，连着被枕。从那时到今，一年还没有满，姑侄相继逝世，这是怎么样的悲痛！唉呀可哀啊！打开书帙，每见遗文，有创作，有抄写，书法或草或真。我拿起反复赏玩，想见您的为人。书纸在手上翻动，眼泪沾在衣、巾！龟、筮既已相继占卜，墓道已经打开，可痛呀杨子，与世长此离开！早晨渡过洛水，晚上就歇次在山隈，归林的鸟上下翻飞，行云在天空飘浮徘徊。来到墓穴边永远诀别，抚摸着棺柩尽我的悲哀。遗形不再反复，增加悲痛在我的胸怀。灵魂啊，走了，梁木真的被折坏。唉呀可哀啊！

王贵民　译注

夏侯常侍诔

潘　岳

【作者】

潘岳，见卷五《西征赋》。

【题解】

这是潘岳为夏侯湛（公元243～291年）写的诔文。夏侯湛，三国谯（今安徽亳县）人，字孝若，西晋文学家，官至散骑常侍，故称。与潘岳友善，时人称为连璧。多写草木风物的小赋，明人辑有《夏侯常侍集》。因此，对于二十多年交情的好友，写诔以寄托哀思，在潘岳自当不言而喻。诔文历叙湛的先

世及其文采、德行、任官的忠节和彼此的交谊等，描述全面，饱含深情。文字韵文工整，辞藻典丽；时以古事比喻，贴切自然，不着雕凿痕迹，是作者这几篇诔文中写得较好的一篇。

【原文】

夏侯湛，字孝若，谯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尉府掾①，贤良方正②，征为太子舍人、尚书郎③、野王令④、中书郎⑤、南阳相⑥。家艰乞还。顷之，选为太子仆⑦，未就命而世祖崩⑧，天子以为散骑常侍⑨，从班列也。春秋四十有九，元康元年夏五月壬辰寝疾⑩，卒于廷喜里第。呜呼哀哉！乃作诔曰：

【注释】

①太尉府掾：太尉府的属官。太尉，朝廷的最高武职。

②贤良方正：选拔人才的一种科目。

③尚书郎：初入尚书台满一年者，综理某一曹的政务。

④野王令：野王的县令。县治在今河南沁阳。

⑤中书郎：中书令的属官，办理宫廷文书奏章等。晋时改中书为省，与尚书、门下并称三省。

⑥南阳相：南阳王的相。此时晋武帝第三子秦王司马柬为南阳王。

⑦太子仆：太子属官，掌车舆马政等事。

⑧世祖：晋武帝的庙号。

⑨天子：指晋惠帝。 散骑常侍：在皇帝左右规谏过失，以备顾问之官。三国魏将汉代的散骑和中常侍合称为之，晋时增加员额，往往预闻要政。

⑩元康：晋惠帝年号，其元年为公元291年。 壬辰：元康元年五月初十。 寝疾：卧病。

【译文】

夏侯湛，字孝若，谯郡（县）人氏。从小就有名气。二十岁时，就被任为太尉府掾，又举为贤良方正，从此征为太子舍人、尚书郎、野王县令、中书郎和南阳王的相。因家中丧事而请求归去。不久，又选任太子仆，还没有到职就遇上武帝死，惠帝即位用他为散骑常侍，这是按班次列于官位的。年纪四十九岁，在元康元年夏五月初十开始卧病，终于病故在延喜里府第中。唉呀可哀啊！于是我写作诔文说：

【原文】

禹锡玄珪①，实曰文命②，克明克圣，光启夏政。其在于汉，迈勋惟婴③；思弘儒业，小大双名④。显祖曜德，牧兖及荆⑤；父守淮、岱⑥，治亦有声。英英夫子，灼灼其俊，飞辩摛藻，华繁玉振。如彼随和⑦，发彩流润；如彼锦缋，列素点绚。（以上叙湛先世少时）

【注释】

①禹锡玄珪：禹由帝赐给天青色的玉珪。语出《尚书·禹贡》。禹锡，词组为被动式。珪，长条形上尖的玉，为权力的象征物。

②文命：禹的又一名字。这里似说赐珪就称为美好帝命之意。

③迈勋：特别高的功绩。　婴：即夏侯婴，汉初的大臣。

④这句指夏侯胜、夏侯建，两人为从兄弟，俱好《尚书》学，世称大小夏侯学。西汉宣帝时人。

⑤显祖：指湛的祖父夏侯威。威任兖州和荆州的刺史。故下句云“牧兖及荆”。

⑥这句说湛父夏侯庄任淮南太守。岱，泰山，在淮南辖地，故“淮岱”连言。

⑦随和：随侯珠、卞和玉，这里以珠玉比喻品德。

【译文】

大禹得赐玄珪，称号叫作文命，他聪明神圣，开创光辉的夏政。他的子孙在汉朝，高超的功勋有夏侯婴；思念发扬儒学事业，有夏侯胜、夏侯建双双出名。湛的显祖夏侯威功德辉耀，先后为兖、荆二州刺史之任；父亲为淮南太守，在淮岱地区治政有美名。年轻的夫子您呀，才华灼灼多么英俊！你发出议论如繁花，写出辞章似玉振；像那随、和的珠玉，闪光而泽润；又像灿烂的锦绣，在洁白之上点缀绚丽的彩纹。

【原文】

人见其表，莫测其里，徒谓吾生，文胜则史[1]。心照神交，唯我与子，且历少长，逮观终始。子之承亲，孝齐闵、参[2]；子之友悌，和如瑟琴。事君直道，与朋信心，虽实唱高[3]，犹赏尔音。弱冠厉翼，羽仪初升[4]，公弓既招[5]，皇舆乃征。内赞两宫[6]，外宰黎蒸，忠节允著，清风载兴。泱彼乐都，宠子惟王[7]，设官建辅，妙简邦良。用取喉舌[8]，相尔南阳，惠训不倦，视民如伤。（以上湛之懿行历官）

【注释】

①文胜则史：此句由《论语·雍也》篇孔子说的“文胜质则史”一语而来，意为文采超过质朴就浮辞偏多。史，既指编史，亦指古代卜史用的祝告策书。这里是作者忖度时人对湛的表面看法。

②闵、参：闵子骞和曾参，是孔门中最有孝道的人。

③唱高：犹言曲高和寡。指才调高。

④“弱冠”二句：这两句以鸟的奋翼高飞、羽毛有仪表来比喻湛的初步出仕。羽仪，用《周易·渐》卦，上九爻辞“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句。

⑤这句是说被聘用。古代以弓为招士的标志。 公弓：指国家悬令征召。《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陈敬仲奔齐，齐恒公任命他为卿，他引逸诗云：“翘

翘车乘，招我以弓。”

⑥两宫：指在朝任职，又为太子舍人而言。

⑦泱：泱泱，广大之状。　乐都：欢乐的都邑，当指南阳。　宠子惟王：即指秦王司马柬。

⑧喉舌：出纳王命之职，此指为南阳相。

【译文】

人们只见他的外表，没能测量他的内质，徒然称说我的先生，是“文胜质则史”。只有我和您，心心相印、精神交际，而且从少到长，能看到平生一世。您承奉双亲，孝道达到闵子骞和曾参；您友爱兄弟，和谐如同琴瑟之声。事君秉着直道，交朋友全用诚信之心；虽然您才调高而人难仿效，但我还能赏识你的德音。您在弱冠之年就奋翼而飞，羽毛的仪态初步升腾；国家悬出招士的命令，皇朝就向您征聘。您在朝辅助皇帝和太子的政务，出到地方治理好黎民。您忠节确是昭著，清明的政风阵阵。泱泱的那个乐都，宠爱的王子为王，设置职官和建立辅佐，精选治邦的贤良；因要任用出纳王命之职，您就为南阳之相，您施行恩惠和训诲不知疲倦，看重老百姓好像深怕他们受了伤。

【原文】

乃眷北顾，辞禄延喜①；余亦偃息②，无事明时。畴昔之游，二纪于兹③，班白携手，何欢如之！居吾语汝，众实胜寡，人恶隽异④，俗疵文雅⑤。执戟疲扬⑥，长沙投贾⑦，无谓尔高，耻居物下。子乃洗然⑧，变色易容，慨然叹曰：“道固不同！为仁由己，匪我求蒙⑨。谁毁谁誉！何去何从？”莫涅匪缁，莫磨匪磷⑩，子独正色⑪，居屈志申。虽不尔以，犹致其身，献替尽规，媚兹一人⑫。（以上交谊篇

规）

【注释】

①“乃眷”二句：这两句指夏侯湛“家艰乞还”，即辞官归家。

②偃息：即休息，未出仕。

③二纪：二个十二年，即二十四年。古称十二年为一纪。

④隽异：特别俊秀。隽，与俊字通。

⑤疵：病，吹毛求疵之意，此为动词。

⑥执戟：指任郎官，因侍郎在宫廷执戟而侍。 疲杨：如杨雄的疲惫。杨，指杨雄，杨雄亦任过郎官，人称之为“执戟大臣”。

⑦这句以湛比贾谊，贾谊为长沙王太傅，湛亦为太子舍人和太子仆。 投：指贬谪。

⑧洗然：清新的样子，或肃敬的样子。

⑨这句引自《周易·蒙》卦辞。原文有“匪我求童蒙”，不是我求童蒙，与下句意思一致。这里是夏侯湛说明不是我求那蒙昧之人。 匪：同非。

⑩“莫涅”二句：这两句引《论语·阳货》孔子话：“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是说坚固的磨不薄，白的染不黑。 涅：染。缁：黑色。 磷（lin 吝）：薄。这里有反其意而用之的意思。

⑪子：你，指夏侯湛。

⑫一人：指皇帝。

【译文】

于是怀念家乡而北回，辞官归延喜里；我当时也休闲了，在这清明的时代没有做事。那时交游，到现在已有二纪；头发花白时而能携手同游，欢乐是无可比拟！坐下来我对您说：究竟人多战胜人少，人们憎恶俊秀者，世俗埋怨文雅。杨雄只是做个执戟的侍郎而疲惫，贾谊被贬谪到长沙。不要说你品格高，羞耻居于人下。你于是洗然地，变色改容，慨叹说：“各人的道本来不同！做仁人是靠自己，不是我求那蒙昧之人。谁诋毁我、谁称誉我，究竟往那里走、跟随着谁？都由我自身。”没有染不黑的，没有磨不薄

的事情。你却径自端正颜色，守着志气或屈或伸。虽然人家不以你为然，但你还是为职事献身，无论推举或免退，都按规矩办事，全心全意服事于一人。

【原文】

谠言忠谋[1]，世祖是嘉，将仆储皇，奉辔承华[2]。先朝末命，圣列显加，入侍帝闼，出光厥家。我闻积善，神降之吉，宜享遐纪，长保天秩[3]。如何斯人，而有斯疾？曾未知命[4]，中年陨卒！（以上将显而卒）

【注释】

①谠（dǎng 党）言：正直的话。

②承华：马厩名。这里比喻湛将要赴太子仆之任，为太子掌管车马。

③天秩：犹言天年，长寿。

④知命：五十岁。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

【译文】

您的直言忠谋，世祖很是嘉赏，将要任您为太子仆，把车马之政执掌。前朝最后的任命，圣朝的官位增加您的显扬，进能侍奉皇朝，出能使家族荣光。我知道人能积善，天神要降下吉祥，您应当享有长远的时日，永保天年。怎么您这样的人，竟得了这样的疾病？还未满五十岁，就在中年丧命！

【原文】

呜呼哀哉！唯尔之存，匪爵而贵，甘食美服，重珍兼味。临终遗誓，永锡尔类[1]，敛以时袭[2]，殡不简器[3]。谁能拔俗，生尽其养？孰是养生，而薄其葬？渊哉若人，纵心条畅[4]，杰操明达[5]，困而弥亮[6]。（以上遗令之善）

【注释】

①永锡尔类：永远赐给你的同类。语出《诗经·大雅·既醉》。原指一个人尽孝道，能把这善德赐给他同样的人。

②时袭：时行的即一般的衣服。这里指入敛时死者的着装简约。袭，指穿着衣服。

③简器：选好的器物殉葬。 按："敛以时袭"二句指史载：湛将没，遗命小棺，薄敛，不修封树。主张薄葬。

④纵心：任自己性情，不矫饰。

⑤杰操：即高操，高尚的操守。

⑥弥亮：更加明亮。

【译文】

唉呀可哀啊！您的一生，并非因有官爵而享富贵，从而吃得好穿得美，有许多珍宝和贪求美味。您临终留下誓言，将会永远赐给你的同类，入敛只用时服，殡柩中不选好的葬器。谁人能这样突破世俗，在生只尽其供养？谁人能只是养生，而减省他的丧葬？渊博呀这样的人！他任着天性条达舒畅，高尚的操守而明白通达，在困厄中更加明亮。

【原文】

柩辂既祖①，容体长归，存亡永诀，逝者不追。望子旧车，览尔遗衣，愊抑失声②，迸涕交挥。非子为恸，吾恸为谁③？呜呼哀哉！日往月来，暑退寒袭，零露沾凝，劲风凄急。惨尔其伤，念我良执④，适子素馆⑤，抚孤相泣。前思未弭⑥，后感仍集，积悲满怀，逝矣安及？呜呼哀哉！（以上述哀）

【注释】

①柩辂：载柩车，灵车。 祖：祭名，殡柩启程上路的祭祀，又称祖奠。

②愊(bi 闭)抑:郁结,因哀伤而气郁结。

③"非子"二句:这两句引自《论语·先进》:"颜渊死,子哭之恸。……曰:'……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意为:不为此人(之死)而悲痛还为谁悲痛呢?　恸:过度悲哀。

④良执:良友。

⑤素馆:亡人之家。丧尚白,素即白色。

⑥弭:旧注为忘,当即平,平静下来。

【译文】

灵车上路,举行过祖奠,您的容貌形体长此归去,生者和亡人永远诀别,逝去的不可挽回。看看您的旧车,翻阅您的遗衣,我愁思郁结痛哭失声,眼泪迸出而交挥。我不为您而悲痛,我还能为谁?唉呀可哀啊!日往月来,暑退而寒气侵袭。降下的白露凝结成霜,劲疾的风凄然峭急。为你的死亡而惨伤,念我丧失了良友,走到你的素馆,抚着你留下的孤儿相对哭泣。生前的思念还没有平静,往后的感慨不断的聚集,悲伤积满了我胸怀,走了的又怎能追及?唉呀可哀啊!

王贵民　译注

马汧督诔

潘　岳

【作者】

潘岳,见卷五《西征赋》。

【题解】

这是一篇哀祭智勇忠烈而遭冤死的将领的诔文。马汧督为马敦，是汧(qiān谦。县名，今陕西陇县南)的督军，在惠帝元康六、七年之间氐羌一次反晋战争中，孤城无援，靠他发挥智谋和忠勇与军民死守，得以保全。但后来受雍州的官吏的诬告，终于愤闷死于狱中。作者竭力描述马敦的忠勇抗敌，历尽艰险以智计击退敌人的进袭等事迹，从而不止于寄托一般的哀思，是对一高尚人物的表彰，对阴险小人的诛伐，也是对当时最高统治集团昏庸腐败的一个讽刺——因事前有“大将军屡抗其疏”，并有“诏书遽许”，而诬陷者竟然阴谋得逞，置马敦于死地。这一战争中同时也发生了梁王彤与夏侯骏逼迫周处孤军深入，不给后援，以致战死的痛心事件，朝廷也置若罔闻。更且，由于马敦“位末名卑”，这一事迹正史中罕见记载，而靠这篇诔文流传下来。可见这篇诔文是有相当的历史教育价值的。这里，也可以看出，潘岳虽然曾有依附石崇媚事贾谧的污点，但仍不能忽视他敢于仗义执言的优点，所以这篇诔文的价值远远超过他文学成就方面的意义。

【原文】

惟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①，晋故督守关中侯扶风马君卒，呜呼哀哉！初，雍部之内属羌反②，未弭，而编户之氐又肆逆焉。虽王旅致讨，终于殄灭③，而蜂虿有毒④，骤失小利，俾百姓流亡，频于涂炭。建威丧元于好畤⑤，州伯宵遁乎大谿⑥。若夫偏师裨将之陨首覆军者，盖以十数；剖符专城、纡青拖墨之司奔走失其守者⑦，相望于境。秦、陇之僭，巩更为魁⑧。既已袭汧而馆其县，子以眇尔之身，介乎重围之里，率寡弱之众，据十雉之城，群氐如蝟毛而起，四面雨射城中。城中凿穴而处，负户而汲⑨，木石将尽，樵苏乏竭，刍荛罄绝。于是乎发梁栋而

用之，罚以铁镞机关[10]，既纵礌而又升焉[11]。爨陈焦之麦，柿梠桷之松[12]，用能薪刍不匮，人畜取给，青烟傍起，枥马长鸣。凶丑骇而疑惧，乃阙地而攻[13]。子命穴浚堑[14]，置壶镭瓶瓾以侦之[15]，将穿响作，内焚矿火薰之[16]，潜氐歼焉[17]。久之，安西之救至[18]，竟免虎口之厄，全数百万石之积。文契书于幕府，圣朝畴咨[19]，进以显秩，殊以幢盖之制[20]。

【注释】

①元康七年：公元297年。元康为晋惠帝的年号之一。

②内属羌：归附并居于内地的羌人。此指当时的卢水胡兰羌的部落。

③殄（tiǎn 舔）灭：灭绝。

④蚝（chài 柴去）：蝎类有毒的虫。

⑤建威：建威将军，指周处。　丧元，丢了脑袋。元，头。　好畴：晋恢复秦置的县名，在今陕西乾县东。时周处与氐族战争处。

⑥州伯：指当时地方的一些长官。　大谿：大山深谷，泛指。

⑦剖符：封赏。　专城：一城的主管，指州牧太守之类。　纡青拖墨：指六百石以上的官员，系带着青的黑色的带绶。

⑧巩更：羌人的首领名。　魁：头子，为首者。

⑨负户：依着门户。　汲：取水。

⑩罚（dí 敌）：系，悬。　镞：同“锁”。

⑪礌：大石，战争中以滚石打击敌人。

⑫柿（fèi 费）：削下的木片，这里作动词用，即削。　梠（lǚ 吕）：门楣。桷：方椽。

⑬阙地：掘地道。阙，借为掘。

⑭浚堑：深的濠沟。

⑮壶镭（léi 雷）瓶瓾（读如武）：壶瓶缸罐一类器物。　侦之：探听敌人动静。

⑯矿（kuàng 矿）：去掉皮的大麦。

⑰潜氐：隐藏在地道的氐人。

⑱安西：安西将军。当时遣安西将军夏侯骏西讨氐羌。

⑲畴咨：询问。畴，谁；咨，询问。即问谁有功绩之意。语出《尚书·尧典》。

⑳幢盖：将军、刺史一类官的仪仗。幢，旗帜一类。盖，大伞之类。

【译文】

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晋已故督守关中侯的扶风人氏马君逝世，唉呀可哀啊！起初，雍州部的内属羌人反叛，还未平定，而已为编户齐民的氐人又放肆作乱了。虽经王师征讨，终于消灭了他们，而他们像蜂蝎一样的毒害，还屡次使我方小有损失，致使百姓流亡，频繁地陷于涂炭之苦。建威将军周处在好畤丢了性命，一些州郡长官夜里逃遁到大山深谷。至于偏师副将被杀、军队覆灭的，大抵都成十数；那些受封主管都城、系结着青黑带绶的官员丢了职守奔走的人，在境内到处可见。在秦、陇地带僭号称王的，巩更为首。他们袭击了汧地，而在这县里驻守。您能以孤单一身，夹在重重围困之内，率领弱小的军民，据守只有十雉的小城，氐人像刺猬毛般兴起，从四面像落雨一样的向城中射箭。城里人挖洞居住，负户而汲水，连木头石块都用完了，柴薪菜蔬缺乏，饲草已经空虚。于是就取用房屋的梁栋，把铁锁机关系在上面，向敌人放出礌石打击。以陈积枯干的麦子作饭，削门楣椽桷的松木，才能使柴草够用，人和牲口得到供给，炊烟又能到处升起，槽边的马又长鸣起来。而凶恶的敌人感到吃惊而疑惧，不敢硬攻，就掘地道偷袭。您就命令深掘洞穴濠沟，迎着敌人地道的方向，放置壶瓶缸罐在内以探听敌人动静，他们将要打穿地道，这些器物发出响声，于是就在其中烧起矿火，隐伏在地道的氐人都被薰死了。久而久之，安西将军的救兵来到，竟而避免了虎口的危险，保全了数百万石的粮食积蓄。文契都写在将军的幕

府中，朝廷询问战功，授给了显要官职，特别赐以幢盖的规格。

【原文】

而州之有司，乃以私隶数口，谷十斛，考讯吏兵，以槱楚之辞连之[1]，大将军屡抗其疏[2]，曰："敦固守孤城，独当群寇，以少御众，载离寒暑，临危奋节，保谷全城[3]。而雍州从事忌敦勋效，极推小疵，非所以褒奖元功！宜解敦禁劾，假授[4]。"诏书遽许，而子固已下狱发愤而卒也。朝廷闻而伤之，策书曰："皇帝咨故督守关中侯马敦，忠勇果毅，率厉有方。固守孤城，危逼获济，宠秩未加，不幸丧亡，朕用悼焉！今追赠牙门将军印绶[5]，祠以少牢[6]。魂而有灵，嘉兹宠荣！"然洁士之闻秽[7]，其庸致思乎[8]？若乃下吏之肆其噤害[9]，则皆妒之徒也。嗟乎！妒之欺善，抑亦贸首之雠也[10]！语曰：或戒其子，慎无为善[11]。言固可以若是，悲夫！昔乘丘之战，县贲父御鲁庄公，马惊败绩，贲父曰："他日未尝败绩，而今败绩，是无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乃诔之[12]。汉明帝时，有司马叔持者，白日于都市手剑父仇[13]，视死如归，亦命史臣班固而为之诔。然则忠孝义烈之流，慷慨非命而死者，缀辞之士，未之或遗也[14]。天子既已策而赠之，微臣托乎旧史之末，敢阙其文哉[15]？乃作诔曰：

【注释】

①槱楚：作鞭的两种树木，这里代指鞭打。

②抗疏：上奏。

③保谷：保全，完善。谷，善，好。

④假授：授之以官。

⑤牙门：衙门的原称。古代营门树立边饰牙状的牙旗，称为牙门。

⑥少牢：以羊、豕为食品、祭品。

⑦闻秽：名声受到诬蔑。

⑧庸致思乎：用得着致思以求生吗？按：这句引自《孔子家语》而稍简。

⑨噤害：口不言而心存陷害。噤，闭口。

⑩贸首：互相得到对方的头颅，比喻双方仇恨极深。语出《战国策·楚策二》。

⑪"语曰"三句：子，此处指处女。 慎无为善：不要作善事。此引《淮南子》中的故事，有人嫁女，告诫她说：你走吧，千万不要作善事。反问说：不为善，将为不善吗？那人说：善且犹不为，何况不善呢？这是说只保全天性。

⑫"昔乘丘之战"十三句：这十三句引自《礼记·擅弓上》篇。 乘丘之战：是春秋时期鲁与宋的一次战争。

⑬手剑：亲手持剑。

⑭遗：漏掉。

⑮阙：通"缺"，缺漏。

【译文】

可是，州的官员，乃以马敦拥有私属奴仆数人、粮食十斛为借口，去诱逼吏和兵士的口供，并用鞭打得到供辞加以陷害。尽管有征西大将军（梁王彤）多次上奏疏，说："马敦坚守孤城，独挡许多氐寇，以少数抵抗多数，历经寒暑，面临危险而奋发节义，保住了全城。而雍州的随从辅佐官员妒忌马敦的功效，竭力挑剔他的小毛病，这就不是褒奖大功的用意了！应当解除马敦的监禁和弹劾，授予官职。"皇帝即发诏书允许这一奏疏。可是您还是下狱，并因愤恨而死了。朝廷听到这消息很惋惜，策文写道："皇帝查询已故督守关中侯马敦，忠勇果敢坚毅，率领和勉励军士很有办法，坚守孤城，面临危险终能获得胜利，荣宠的官爵还没有赐

下，就不幸亡故，朕因此悲伤啊！现在追赠他的牙门将军印绶，用少牢祭祀。您的魂若有灵气，就来享受这美好的荣宠呵！”然而高洁士人的名声已被污蔑，还用得着致思以求生吗？至于那些卑下的官吏放纵他们的阴谋毒害，就都是妒嫉之徒嘛。可叹呀！妒忌者欺侮善人，那也就是互相要脑袋的深仇啊！有记载说：有人告诫他出嫁的女儿说：注意不要作好事。话说得竟是这样的悲惨啊！从前在乘丘的战役中，县贲父为鲁庄公驾战车，因拉车的马受惊使得鲁国失败，贲父说：“以前未曾失败过，今天打了败仗，是我无勇呀！”于是自杀了。后来养马的人洗这匹马，发现马腿内有射进的箭镞，庄公说：“原来不是贲父的罪啊！”就为贲父写诔文。汉明帝时，有个叫司马叔持的人，白天在都市拿剑杀了父亲的仇人，视死如归，也命史臣班固为司马叔持写诔文。这么说来，忠孝义烈这一类人，慷慨舍身而死于非命，作为能写文章的士人，就不能遗漏而不记述他们。今日天子既然已经用策文追赠马敦，我这个卑微之臣托身在古代史臣之末位，敢于缺漏这诔文么？我便写作诔文，道：

【原文】

知人未易，人未易知。嗟兹马生，位末名卑。西戎猾夏①，乃奋其奇。保此汧城，救我边危。（以上八句总挈纲领）

彼边奚危？城小粟富②，子以眇身，而裁其守。兵无加卫，墉不增筑，婪婪群狄，豺虎竞逐。巩更恣睢，潜跱官寺③。齐万虓阚④。震惊台司，声势沸腾，种落煽炽⑤。旌旗电舒，戈予林植；彤珠星流⑥，飞矢雨集。惴惴士女⑦，号天以泣，爨麦而炊，负户以汲。累卵之危⑧，倒悬之急！（以上汧事危急）

【注释】

①猾(huá 滑)夏:骚扰华夏。猾,乱。

②粟富:粮食多。因而引起氐羌的贪欲。

③官寺:古代称官衙、官府。

④齐万:齐万年,这次氐羌叛乱的首领。 虓闞(xiāo hǎn 消喊):像虎的狂叫,指凶暴。

⑤种落:犹言部落。 煽炽:火势盛,比喻人多势众。

⑥这句指用烧红的铁液浇灌。

⑦惴惴:惊惧不安。

⑧累卵:把鸡蛋重叠起来,比喻危险。

【译文】

了解别人不容易,别人也不易了解自己。可叹这马先生,职位不高而名声也低。可是当西戎骚扰华夏时,便发挥他特出的才智。保全了汧城,解救了我们边地之危。

那边地为何发生危难?只因城小而粮食富裕。您孤单一身,主持汧城的守卫。兵卫没有增加,城墙没有增筑。贪婪的成群氐寇,豺狼虎豹般的竞相争逐。巩更放肆,潜入侵占官署。齐万年如虎叫嚣,震惊了朝廷三台高府,声势沸腾,种族部落炽盛如火,旌旗像雷电闪耀,戈矛如林木直竖;烧红的铁液如星奔流,飞来的箭矢像雨一样淋注。惊恐不安的男女老少,向着天老爷号哭,只煮陈麦作饭,负户以汲水。这是累卵般的危险,人被倒悬着的危急!

【原文】

马生爰发,在险弥亮,精贯白日,猛烈秋霜。棱威可厉[1],懦夫克壮,沾恩抚循,寒士挟纩[2]。蠢蠢犬羊,阻众陵寡[3],潜隧密攻,九地之下。惬惬穷城[4],气若无假[5],昔命悬天,今也惟马。惟此马生,才博智赡,侦以瓶壶,剡以

长堑⑥。锸未见锋，火以起焰，薰尸满窟，掊穴以敛⑦。木石匮竭，萁秆空虚，眴然马生⑧，傲若有余。罚梁为礌，柿松为刍，守不乏械，枥有鸣驹。（以上马敦守汧方略）

【注释】

①棱威：犹言威严。　厉：激励，激发。

②“沾恩”二句：这两句引自《左传·宣公十二年》。是年冬，楚庄王伐萧，士兵很寒冷，庄王就巡视三年，安抚士兵，人们都感到温暖像披上锦衣一样。　纩（kuàng 矿）：丝绵。

③阻众：依靠着人多势众。

④愜愜：这里同狭，逼迫得气也透不过来。愜，旧注为小息畏惧之意。

⑤气：指士气。　假：借。

⑥剆：割。指挖沟分割敌人地道。

⑦掊（póng 剖阳）：《文选》作“棓”，旧注为捶。当从今字。挖据，破开。

⑧眴（jiàn 见）然：强怒之状。

【译文】

马先生于是奋起，在危险中更加闪光，精气上贯白日，勇猛有如秋霜。威严可以激发他人，懦夫也能变得强壮，巡视安抚恩泽给予士卒，寒冷的士兵像披了一层丝棉。那氐寇如蠢动的犬羊，依靠势众而凌驾我方人少，偷挖地道秘密地进攻，转入九泉之下。狭隘危惧的穷城，士气好像无处假借，性命悬在天老爷手上，可是如今只靠老马。只有这马先生，才能广博、智谋充足，用瓶壶侦察地道的动静，挖深沟堑分割敌人的进击。敌人的锹锸还没有露出锋刃，我们就燃起薰敌的火焰，被薰死的敌尸堆满地窟，就掊穴加以收敛。木头、石块都用尽，豆萁禾秆都已空虚，忿怒的马先生，傲然地才智有馀。他命令把梁木悬起礌石，砍削松木为饲马的草刍，守卫不乏器械，槽边有嘶鸣的马驹。

【原文】

哀哀建威，身伏斧质[1]；悠悠列将，覆军丧器。戎释我徒[2]，显诛我帅[3]，以生易死[4]，畴克不二[5]。圣朝西顾，关右震惶，分我汧庾，化为寇粮[6]。实赖夫子，思谟弥长[7]，咸使有勇，致命知方[8]。（以上功勋）

【注释】

①斧质：斧和砧，指被杀，这里是兵败被杀。

②这句指氐羌被迫解围而去。 徒：士兵。与下句帅相对。

③诛：指被诬枉而死。 我帅：当指马敦。

④这句意谓本应生存而不料换来死亡。

⑤畴克不二：谁能不二心？据上述那种倒行逆施而言。畴，谁。克，能。

⑥“分我”二句：二句事实不详。

⑦谟：计谋，策略。

⑧方：指方略、方向。

【译文】

哀哀的建威将军，身伏斧质而死；悠悠的各位军将，部队覆灭，丧失兵器。戎人被迫解围释放我们的士兵，可是却有自己的妬徒白白地诛杀我们的军帅，用生存换来死亡，谁能心怀不二？朝廷关注西境战事，关陇都震恐惊惶，分我汧地的仓庾，变成寇敌的军粮。实在依仗您夫子，思考的谋略十分远长，使得全军都勇敢抗敌，英勇献身的谋略有方。

【原文】

我虽末学，闻之前典：十世宥能[1]，表墓旌善。思人爱树，甘棠勿剪[2]，矧乃吾子，功深疑浅！两造未具[3]，储隶盖鲜[4]，孰是勋庸，而不获免？猾哉部司，其心反侧，斲

善害能，丑正恶直。牧人逶迤[5]，自公退食[6]，闻秽鹰扬，曾不戢翼[7]。忘尔大劳，猜尔小利，苟莫开怀，于何不至！慨慨马生[8]，囹圄高致[9]，发愤囹圄，没而犹视[10]！（以上因冤狱引决）

【注释】

①十世宥能：十世也要宽宥他的罪过，因为他贤能。

②“思人”二句：这两句说周初召公施行善政，曾在甘棠树下休息。死后人们思念他，也不砍伐甘棠树。比喻马敦的功德，语见《诗经·召南·甘棠》。 剪：砍伐。

③两造：狱讼的双方，即原告、被告。

④这句大意当是说诬告者所准备的、由私隶们那里诱逼的供辞很少。 鲜：少。

⑤牧人：治人民的官。 逶迤：行走自得的样子。

⑥自公退食：从公府回到家里吃饭。 按：“牧人”二句引自《诗经·召南·羔羊》，用以指斥当时一些大官昏庸不问情事。

⑦戢翼：收拢翅膀。

⑧慨慨：不得志之状。

⑨囹圄：《文选》作“琅琅（láng 郎）”，金石相撞击的声音，形容人的高风亮节。

⑩视：这里指死不瞑目。

【译文】

我虽然学问微小，但闻知前代的法制：十世之中要宽宥有过的贤能，封表他的坟墓、彰明他的良善。思念这个人，甘棠树也不忍砍断。何况我的马先生，功勋很高还能怀疑他低浅？两造没有具备，大概是诱逼的供辞太少吧！谁是有功勋的人，而不能得到宽赦？狡猾的州府官吏，他们的心思反侧无常，斲丧善人、残害贤能，憎恶正直忠良。治民的官们得意地来去，从公府回家饮食，

037135

看到坏事就像鹰的高飞，不曾想收下他的羽翼。忘记了您的大功，猜忌您应得的微小禄利。假如不能开怀容人，有什么事不能做出！可慨叹的马先生呀，您琅琅的高致，在监狱中发出愤闷，死了也不能闭目，而对不平的世道注视！

【原文】

呜呼哀哉！安平出奇，破齐克完①；张孟运筹，危赵获安②。汧人赖子，犹彼谈、单，如何吝嫉，摇之笔端？倾仓可赏，矧云私粟？狄隶可颁③，况曰家仆？剔子双龟④，贯以三木⑤，功存汧城，身死汧狱。凡尔同围，心焉摧剥⑥，扶老携幼，街号巷哭。呜呼哀哉！明明天子，旌以殊恩，光光宠赠，乃牙其门。司勋颁爵，亦兆后昆，死而有灵，庶慰冤魂。呜呼哀哉！（以上哀荣）

【注释】

①“安平”二句：两句以田单据守即墨、用火牛阵反击燕军得胜、收复七十余城的爱国故事，比喻马敦的守城抗敌。 安平：安平君，田单的封号。

②“张孟”二句：这两句是追述张孟谈给赵襄子出计，联合韩、魏，共同消灭威逼他们的智伯的故事，比喻马敦的智勇抗敌行为。

③狄隶：用少数民族归附的人为仆隶，《周礼》中有用蛮隶、夷隶守宫门。 可颁：可以颁赐。 按：这几句是说马敦的功劳可以得到谷禄、奴仆的赏赐，何在于他拥有的几个私仆、十斛粮食而构成他的罪名。

④双龟：指马敦的双重职位即汧督和关中侯。龟，义不详。大概是封赏的信物之类，也许是圭、珪的通假。

⑤三木：头、手、足上的桎梏枷锁等刑具。

⑥摧剥：形容伤心，犹今言揪心、断肠。

【译文】

唉呀可哀啊！安平君特出奇才，使破败的齐国得以保全；张

孟谈运用计谋，使危困的赵襄子得到平安。汧人依赖您，如同依赖孟谈和田单。怎奈那贪吝妒嫉之徒，制造冤辞而摇动笔端？论您的功勋就是倾仓谷禄可以赏赐，何况几斛私粟！戎狄的仆隶可以赐您守门，况说是几个家仆！除掉了您的双重职位，戴上三木刑具。您的功劳存在汧城，可身死在汧的监狱。凡是和你一同受围困的人，都是揪心受屈，他们扶老携动，街上号、巷里哭。唉呀可哀啊！明明天子，用特殊的恩来表彰，光荣的宠赠，牙旗竖在您门上；司勋官颁给爵位，也使你后代子孙长享。您若死后有灵，差可告慰你的冤魂了。唉呀可哀啊！

王贵民　译注

哀永逝文

潘　岳

【作者】

潘岳，见卷五《西征赋》。

【题解】

这是一篇悼亡的哀辞。永逝，即死亡。潘岳写有《悼亡诗》悼念他的亡妻，情真意深，为千古名作。这首《哀永逝文》也是悼念亡妻的，只是用了赋辞的形式。两者可以合观比较，都表达了作者对亡妻的极深哀思，而区别在于诗写得生动、形象，文辞优美；而此文更多的是直抒胸臆，视野比较开阔。内容较为丰富。但从文学上看，此文比诗究竟略逊一筹，有些文句多与诗同

意而稍变用字，却没有诗那么清新光彩。不过对亡妻的悼念既写诗又撰哀文，这种纯真深挚的爱情，终究是可贵的。

【原文】

启夕兮宵兴[1]，悲绝绪兮莫承[2]。俄龙辭兮门侧[3]，嗟俟时兮将升。嫂侄兮慞惶[4]，慈姑兮垂矜。闻鸣鸡兮戒朝[5]，咸惊号兮抚膺[6]。逝日长兮生年浅，忧患众兮欢乐鲜。彼遥思兮离居，叹河广兮宋远[7]！今奈何兮一举，邈终天兮不反。尽余哀兮祖之晨[8]，扬明燎兮援灵辀[9]。彻房帷兮席庭筵，举酹觞兮告永迁[10]。凄切兮增欷[11]，俯仰兮挥泪。想孤魂兮眷旧宇，视倏忽兮若仿佛。徒仿佛兮在虑，靡耳目兮一遇。停驾兮淹留，徘徊兮故处。周求兮何获？引身兮当去。去华辇兮初迈，马回首兮旋旆[12]。风泠泠兮入帷[13]，云霏霏兮承盖[14]。鸟俯翼兮忘林，鱼仰沫兮失濑[15]。

【注释】

①启夕：启殡的前夕。 宵兴：夜里起来。

②绝绪：绝了统绪，此既指亡妻，也指子夭。潘岳有子早夭，在《西征赋》中已述。但不知子夭在妻亡前或后。

③辭（ér 而）：丧车。 龙辭：殆夸饰之词。一般是天子称龙辀、龙辭。

④慞（zhāng 章）惶：彷徨惊惧。

⑤戒朝：犹司晨、告晨。

⑥抚膺：抚按胸口，哀痛之状。

⑦这句引《诗经·卫风·河广》："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跂予望之。"是思旧而不可得的慨叹，这里借喻与亡妻死别远隔。

⑧祖：送丧柩上路的祭祀。

⑨燎：火烛。 辀（chūn 春）：装棺柩的车。

⑩酹(lèi 泪)：洒酒于地祭奠。

⑪欷(xi 希)：抽噎声，抽泣。

⑫旆：一种旗，这里指丧事用的铭旌，亡魂所依之物。

⑬泠泠(líng 零)：形容清凉、凄清的景象。

⑭承盖：托着屋宇，即浮在房屋中。

⑮濑(lài 赖)：浅水潭，这里即指水。

【译文】

启殡的前夕我深夜起身，悲叹绝嗣再不能继承。龙辒顿时出现在门边，可怜啊等一会就要启程。嫂侄们都彷徨惊疑，慈详的婆母垂给怜悯。听到鸡鸣啊这是说早晨到来，大家都号哭按着胸心。死去的日子长啊而生年短浅，忧患这么多啊而欢乐只有一点点。她遥想着已经离开旧居，哀叹“河广”啊而“宋远”！如今奈何举身而去，邈远到天的尽头不再回返。在这祖奠的早晨极尽我们哀伤，举起明亮的火烛啊我攀援着灵辒。撤去房里的帷幕在庭前设置筵席，举杯洒酒啊宣告永远迁徙。凄凄切切啊更加上抽泣，呼天抢地啊挥洒眼泪。想你的孤魂眷恋故居，看起来这么快，好像仿佛一会；徒然仿佛在思虑中，再也不能用耳目与你相遇。停下车驾吧久留一下，在故地徘徊游历。四周寻求有什么可得到？举身啊还是要逝去。逝去的华丽车辇开始往前行，马也回头而旋转着铭旆。风儿凄清地吹进帘帷，云雾霏霏地承托屋宇。鸟儿低飞忘了归林，鱼儿仰头濡沫而失了浅水。

【原文】

怅怅兮迟迟，遵吉路兮凶归①。思其人兮已灭，览馀迹兮未夷。昔同途兮今异世，忆旧欢兮增新悲！谓原隰兮无畔，谓川流兮无岸，望山兮寥廓，临水兮浩汗②。视天日兮苍茫，面邑里兮萧散③。匪外物兮或改，固欢哀兮情

换。嗟潜隧兮既敞[4]，将送形兮长往。委兰房兮繁华[5]，袭穷泉兮朽壤[6]。中慕叫兮擗摽[7]，之子降兮宅兆。抚灵榇兮诀幽房[8]，棺冥冥兮埏窈窈[9]。户阖兮灯灭，夜何时兮复晓？归反哭兮殡宫，声有止兮哀无终。是乎非乎何遑？趣一遇兮目中[10]。既遇目兮无兆[11]，曾寤寐兮弗梦。既顾瞻兮家道[12]，长寄心兮尔躬。

重曰[13]：已矣！此盖新哀之情然耳，渠怀之其几何[14]？庶无愧兮庄子[15]！

【注释】

①遵：循，沿着。 吉路：此当指送殡去时之路。古代祭礼亦称吉。也可能指亡妻生前所行善道。

②浩汗：同“浩瀚”，波浪广阔。

③面：面对，即看。

④潜隧：指墓穴。

⑤委：遗弃，抛下。

⑥袭：旧注还也。当为进入。

⑦中：不详其义。 叫：这里是呼唤。 擗摽（pǐ biào 匹表去）：捶胸，号哭得极端悲痛的表现。

⑧灵榇（chèn 衬）：指棺。 幽房：指墓中。

⑨埏（yán 延）：墓道。 窈窈：幽深。

⑩趣：同“趋”，这里犹言向往。

⑪无兆：没有预兆，这里相当于无望。

⑫家道：夫妇之道。指生前夫妇关系和好。

⑬重曰：再一次说，多用于文末。

⑭渠：岂，岂能。 几何：有多少。这里意为不知有多少。

⑮庄子：这里指庄子对妻死鼓盆而歌的超脱一事。即《悼亡诗》“庄缶犹可击”。按：这里说的是希望超脱，实际是反衬作者哀思深远。

【译文】

怅怅啊迟迟，沿着吉路走去而带着凶丧回归。想她的人啊已不见，看她留下的痕迹还没有消靡。昔日同路而今隔世，回忆旧欢啊只增加新悲！人说原隰没有边，川流没有岸，我望着山峦是那么寥廓，面对着水，水是那般浩翰。看天日一片苍茫，看乡里那么萧条零散。这都不是身外事物有改变，原来是欢乐和悲哀的心情有变换。可叹呀墓道已经敞开，就要送你的形体长往。你抛下兰房的繁华，进入九泉干枯的土壤。思慕啊、呼唤啊捶胸顿足，但你已降下坟茔。抚着灵榇啊在幽房中永诀，棺木已是冥冥不可见、墓道窈窈幽深。如同关上门灯光已灭，长夜何时能再天明？回家我在殡宫举行反哭之祭，哭声有停止之时而哀伤没有穷尽。是是非非何必忙着管它，我只向往着能再一次看你在眼中。但相见既已无望，睡眠时也未能入梦！回顾着平生的夫妇之道，永远寄心在你的身躬。

我最后再说：完了啊！这大概是新哀之情这样的吧，岂不知要怀念到多少时日呢？我将做到无愧于鼓盆而歌的庄子！

王贵民　译注

金鹿哀辞

潘　岳

【作者】

潘岳，见卷五《西征赋》。

【题解】

具体情况不详。最近，曹道衡先生函告："《金鹿哀辞》不见《文选》，故仅有原文，《晋书·潘岳传》亦未提到。'金鹿'，当为人名。从《艺文类聚》所录文辞来看，我认为当是潘岳的侍姬。因为第一，哀辞中'鬓发'等句，是写女子之美的。第二，文中有说到潘岳失去'稚子'及'良嫔'的；从《艺文类聚》本卷看来，前面有'稚子'哀辞。请参考"。此说可从。或有说是潘岳之女的，根据只是从文句分析。殆不确

【原文】

嗟我金鹿，天姿特挺：鬓发疑肤①，蛾眉蛴领②；柔情和泰，朗心聪警。呜呼上天，胡忍我门③？良嫔短世④，令子夭昏⑤！既披我干，又剪我根，块如瘣木⑥，枯荄独存⑦。捐子中野⑧，遵我归路，将反如疑，回首长顾。

【注释】

①鬓（zhěng 诊）发：头发稠而黑。《诗经·鄘风·君子偕老》："鬓发如云。" 凝肤：皮肤凝着油脂有光泽。《诗经·卫风·硕人》："肤如凝脂。"

②蛴（qí 齐）领：白嫩的颈项。蛴，蝤蛴又称蛴螬，幼虫色白，圆柱形。领，即颈部。《诗经·卫风·硕人》又云："领如蝤蛴。"

③胡：何，此处是责问埋怨语气。

④嫔（pín 贫）：一般指妃、妾。

⑤令子：犹爱子。 令：善，好。

⑥块如：孤独地。 瘣（huì 汇）：树木之病。

⑦荄（gāi 该）：草根。

⑧子：你，指金鹿。 中野：即野外。

【译文】

唉！我的金鹿，天姿超群：乌黑的头发、光泽的肤色、弯弯蛾眉、白嫩的颈；柔情和顺而安详，心地高洁而聪明。唉呀上天啊，

为何对我家这么忍心，让我美好的侍妾短命，让我的爱子夭折凄零！砍了我的树干，又剪了我的树根，我一个人如同坏死的木头，只剩下干枯的草根独存。我把你葬在野外，只好走着来时的老路，我的精神恍恍惚惚，不禁久久地向你葬地回顾。

王贵民　译注

吊魏武帝文

陆　机

【作者】

陆机，见卷二《辩亡论上》。

【题解】

《吊魏武帝文》作于晋元康八年(公元298年)。据原文序，其时作者“以台郎出补著作”，由于“见魏武帝遗令”而“忾然叹息，伤怀者久之”，于是乎“愤懑而献吊”。可见此文并非意在有所批评，而是借对魏武帝之凭吊以抒胸臆，感慨人世之仅有权势而绝无人伦之情。生于汉末乱世，魏武帝“运神道”而“乘灵风”，真“摧群雄”而“指八极”，真可谓“扫云物以贞观，要万途而来归”。这是何等的声势！又是何等的权威！然而迨及大归之际、“顾命冢嗣，贻谋四子”，虽说“隆家之训”一如“经国之略”，既高远又宏大，无奈“丕大德以宏覆，授日月而齐晖”之势已尽，即使亲生的骨肉，亦违背“遗令”而行，导演出“求与违”而“两伤”的丑剧。这无疑是魏武帝的一个悲剧。不过如果放眼历史长河，则又岂但魏武帝一人而已，他如齐桓公和秦始皇，还有汉高祖

刘邦，又何尝不是如此！明乎此，并缘此而简练揣摩《吊魏武帝文》，方可感受行文之凄切而蕴藉，进而于凄切蕴藉之中，领略作者那极其深沉而又愤懑的感触。

【原文】

元康八年①，机始以台郎出补著作②。游乎秘阁③，而见魏武帝遗令④，怅然叹息，伤怀者久之。客曰："夫始终者，万物之大归⑤；死生者，性命之区域⑥。是以临丧殡而后悲⑦，睹陈根而绝哭⑧，今乃伤心百年之际⑨，兴哀无情之地，意者无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识情之可无乎⑩？"机答之曰："夫日食由乎交分⑪，山崩起于朽壤，亦云数而已矣⑫。然百姓怪焉者，岂不以资高明之质，而不免卑浊之累⑬；居常安之势，而终婴倾离之患故乎⑭？"

【注释】

①元康：西晋惠帝（司马衷）年号。元康八年，即公元298年。

②台郎：即尚书郎。尚书属官初任称郎中，满一年称尚书郎，三年称侍郎。台：指尚书省。汉以尚书为中台，故后世称尚书省为台。 著作：官名，即著作郎。原属中书省，晋元康中改属秘书省。主要职务在于撰修国史，与学士之掌他项文学著作者稍不同。

③秘阁：古代禁中藏书之所。亦称秘馆或秘府。

④魏武帝：曹操。曹丕代汉称帝以后，追尊父操为武皇帝。 遗令：犹遗言、遗嘱。

⑤大归：最后归宿。

⑥区域：界限。区，分别。域，疆界。

⑦临丧殡而后悲：面对朋友的遗体将埋葬而事后哀痛。丧，死者的遗体。

⑧睹陈根而绝哭：看到朋友的旧坟墓就不必哭。陈根，逾年的宿草。郑

玄注《檀弓》曰："宿草谓陈根也。"此处用以借代坟墓。

⑨伤心百年之际：伤心于百年间之事。百年，极言时间之长。

⑩意者：料想。　无乃：莫非，岂不是。表示委婉语气。

⑪日食：即日蚀。　由乎：由于。乎，介词。　交分：相交与分离。犹言运转。

⑫亦云数而已矣：不过是自然之理罢了。数，指自然之理。

⑬累：累赘，拖累。

⑭婴倾离之患：为倾离之患所困，遭遇倾离之患。婴，羁绊。

【译文】

元康八年，我以尚书郎身分出任著作郎。游览宫禁藏书的处所，看到魏武帝遗令，怅然叹息，好长时间为之伤怀不已。有位朋友说："自始至终，是一切事物的最后归宿；死亡和生存，是生命的界限。所以面对朋友遗体埋葬而事后哀痛，目睹朋友墓上宿草而止哭。现在竟然对于百年前的事情感到伤心，在无情的地方滋生哀叹，我想莫非是只知道哀伤的可有，却不知道情感的可无吗？"我回答那一位朋友说："日蚀由于日月运转，山崩由于腐朽土壤，这不过是自然的规律罢了。然而百姓觉得这些现象怪异，难道不是因为凭借高明的资质，却难免于卑浊的累赘，处于永恒安乐的地位，却终于遭到倾倒离析的忧患的缘故吗？"

【原文】

夫以回天倒日之力①，而不能振形骸之内②；济世夷难之智③，而受困魏阙之下④。已而格乎上下者⑤，藏于区区之木⑥；光于四表者⑦，翳乎蕞尔之土⑧。雄心摧于弱情⑨，壮图终于哀志，长算屈于短日⑩，远迹顿于促路⑪。呜呼！岂特瞽史之异阙景⑫、黔黎之怪颓岸乎⑬？观其所以顾命冢嗣⑭，贻谋四子⑮，经国之略既远⑯，隆

家之训亦弘[17]。又云："吾在军中，持法是也。至于小忿怒，大过失，不当效也。"善乎，达人之谠言矣[18]！持姬女而指季豹[19]，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伤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爱子托人，同乎尽者无余，而得乎亡者无存[20]。然而婉娈房闼之内[21]，绸缪家人之务[22]，则几乎密与[23]。又曰："吾婕妤伎人[24]，皆著铜爵台[25]。于台堂上施八尺床缳帐，朝晡上脯糒之属[26]；月朝十五，辄向帐作伎[27]。汝等时时登铜爵台，望吾西陵墓田[28]。"又云："余香可分与诸夫人[29]。诸舍中无所为，学作履组卖也[30]。吾历官所得绶[31]，皆著藏中[32]。吾余衣裘，可别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违[33]，求与违不其两伤乎[34]？

【注释】

①回天倒日：扭转乾坤而使日月倒行。回，旋转，扭转。倒，朝相反的方向行动。

②振形骸之内：动发内心深处的威严。振，尹知章注《管子》，以"动发威严"为"振"。形骸之内，指内心深处。形骸，人的形体。

③夷难：平定祸乱。夷，削平。

④魏阙：魏朝王阙。阙，朝廷的代称。

⑤格：感通。 上下：此指天地。

⑥区区：小。 木：棺木。

⑦四表：四方极远的地方。此指天下。

⑧翳：通"殪"。 蕞（zhì 最）尔：小貌。蕞，小。

⑨弱情：柔情。

⑩算：计谋。

⑪迹：功业，业迹。

⑫瞽史：官名。瞽，乐官。史，太史，掌阴阳记事。

⑬黔黎：黔首、黎民的合称，即庶民。

⑭顾命：临终遗命。古称天子之遗诏为顾命。　冢嗣：嫡长子。此指曹丕。

⑮四子：指曹丕、曹彰、曹植和曹彪。

⑯经国之略：治国的谋略。经，经纶，经纬。

⑰隆家之训：振兴家业的训诫。

⑱达人：明智达理的人。　谠言：善言、正直的话。

⑲姬女：指太祖杜夫人，生沛王豹。

⑳“同乎”二句：言人命尽而神无余，身亡而识无存，今太祖同而得之，可悲伤也。（李善《文选》注）

㉑婉娈：柔顺，深挚。《后汉书·朱佑传赞》：“婉娈龙姿，俪景同翻。”李贤注：“婉娈，犹亲爱也。”　房闼之内：指妻妾，众夫人。房，住室。古代堂的内中为正室，左右为房，后泛指住室。闼，夹室，寝室左右的小屋。

㉒绸缪：缠绵，指情意殷勤。

㉓几乎：近乎。　密与：亲切周到。

㉔婕妤：宫中女官。　伎人：歌女，舞女。伎，通“妓”。

㉕铜爵台：汉末建安十五年曹操所建台名，故址在今河南临漳县西南。楼顶置大铜雀，舒翼若飞，故名铜爵台。爵，通“雀”。

㉖晡（bū 逋）：申时，即下午三点到五点。　脯（bǔ 补）：干肉。　糒：（béi 贝）：干粮。

㉗作伎：表演歌舞。

㉘墓田：墓地。此指坟墓。

㉙香：指香料的制成品。　夫人：帝王的妾。《礼记·典礼》：“天子有后，有夫人。”汉代皇帝的妾皆称夫人。

㉚履组：鞋和丝带。

㉛绶：丝带。古代常用不同颜色的丝带系帷幕或印玺，标识官吏的身分和等级。

㉜藏：储存东西的地方。

㉝“亡者”二句：上言“吾余衣裘，可别为一藏”，是亡者有所乞求；“既而竟分焉”，是存者有所违背。

㉞不其：无乃、近乎“岂不是”。 两伤：有所乞求为吝而亏廉，有所违背为贪而害义，所以说“两伤”。

【译文】

有着回天倒日的力量，却不能动发内心深处的威严；有济世平难的智略，却受困于朝廷之内。己能感通于天地的人，却为区区棺木所收敛；显耀于天下的人，为蕞尔黄土所障蔽。远大的志向由于柔情而毁灭，宏伟的谋划由于哀矜之心而终了，长久之计由于时间短暂而穷尽，长远的功业由于道路短促而止息。唉！难道只是乐师太史由于毁伤光明而感到诧异、庶民百姓由于毁坏伟岸而感到怪异吗？看魏武帝临终遗命于嫡长子，赠送筹策于四子，治国的谋略既高远，振兴家业的训戒也宏大。又说：“我在军中，执法是正确的。要说到小忿怒，这是大过失，不应当效法我。”多么真挚美好啊，真是明智达理之人的善言！他握着杜夫人的手，指着季豹，示意四个儿子说：“这些人连累你们。”于是流下泪来。悲伤啊！往昔以天下为己任，现在却把爱子托付他人，由于生命穷尽而精神无所剩余，身亡而意识也无所保存。然而对于众夫人柔情深挚，对于一家人情意殷勤的竭尽心力，却是接近于周到而又亲切。又说：“我的宫中女官和歌女舞女，全都住在铜爵台。在铜爵台正堂上施设八尺床缳帐，早晨和申时供上干肉干饭之类食品；初一和十五的时侯，就令歌女舞女面向缳帐表演歌舞。你们兄弟经常按时登上铜爵台，遥望我西陵的坟墓。”又说：“所剩余的香料制品可以分给众夫人。各宫中没有事做的人，让她们学着做鞋卖了自养。我历次因官职所获得印绶，都收藏在库房里。我所剩余的衣服和皮袍，可以另外作为一个库房，没有才能的弟兄们可以分掉这些东西。”以后居然分掉了这些东西。死者可以不有所乞求，生者可以不有所违背，有所乞求和有所违背岂不是两相妨害吗？

【原文】

悲夫！爱有大而必失[1]，恶有甚而必得[2]，智慧不能去其恶[3]，威力不能全其爱[4]。故前识所不用心[5]，而圣人罕言焉。若乃系情累于外物，留曲念于闺房[6]，亦贤俊之所宜废乎[7]？于是遂愤懑而献吊云尔[8]。

【注释】

①爱：所爱。指所表示的深挚的喜爱感情。李善《文选》注："爱是情之所厚。"

②恶：所恶。指所表示的深恶痛绝的行为。李善《文选》注："恶是行之所秽。"　有：虽然。《经词衍释》："有，犹虽也。有与惟互相为训，惟与虽古义同而互训。"

③去：摈弃，扬弃。

④全：保全。

⑤前识：先知先觉。识，知道。。

⑥曲念：深隐的思念。曲，幽深隐秘之处。　闺房：女子居室。

⑦贤俊：贤人俊士。

⑧愤懑：郁闷。《白虎通义》："天子崩，臣子哀痛愤懑。"　吊：指吊文。文体名。追悼死者之文。　云尔：语末助词。相当于"如此而已"。以上是序文。

【译文】

可悲啊！所爱虽然深沉却必定失去，所恶虽然过分却必定得到，聪明才智不能扬弃那所憎恶的行为，威势权力不能保全那所喜爱的东西。所以对于那所爱和所恶，先知先觉有时不使用心力，圣人竟然很少谈到。像那系属感情为外物所牵累，把深隐的思念留于闺房之内，也是贤人俊士所宜废置不行的吧？于是因愤懑之情而奉献吊文罢了。

【原文】

接皇汉之末绪[1]，值王途之多违[2]。伫重渊以育鳞，抚庆云而遐飞[3]。运神道以载德[4]，乘灵风而扇威[5]。摧群雄而电击，举勍敌其如遗[6]。指八极以远略[7]，必翦焉而后绥。厘三才之阙典[8]，启天地之禁闱[9]。举修纲之绝纪[10]，纽大音之解徽[11]。扫云物以贞观[12]，要万途而来归。丕大德以宏覆[13]，援日月而齐晖[14]。济元功于九有[15]，固举世之所推。（以上言魏武经营八级，牢笼万物之概。）

【注释】

①接：连续，继承。 末绪：最后的事业。绪，事业，功业。

②王途：王业的道路。 违：此为阻碍、扰乱。

③“伫重渊”二句：李善《文选》注，以为此二句乃“以龙喻太祖”。 重渊：深渊。 庆云：五色云，古以为祥瑞之气。亦作景云或卿云。遐飞，犹言高飞。

④神道：犹天道，指神妙莫测的造化自然。 载德：传布仁德。载，行，传布。《尚书·皋陶谟》：“载采采。”郑玄注：“言其所行某事某事也。”

⑤灵风：有灵气的风。

⑥勍（qíng 晴）敌：强大的敌人。勍，强，有力。 如遗：犹如拾遗。比喻极容易。

⑦八极：八方极远的地方。 远略：远大的谋略。

⑧厘：整治，整理。 三才：天、地、人。 阙典：遗漏的制度。

⑨禁闱：宫禁之中。此指禁闭深固的区域。

⑩举修纲之绝纪：推行已断绝的美好的法度。举，立。纪，纲，法度准则。

⑪纽：有关全局的关键。此处用作动词，“以……为纽”之意。 大音：源于《老子》之“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徽：许慎注《淮南子》，以“鼓琴循弦”为“徽”。

⑫云物：本指天象云气之色，此处用以比喻群雄。 贞观：澄清宇宙，

恢宏正道。

⑬宏覆：广博地覆盖天下。宏，广博，指范围大。覆，覆盖。

⑭援日月而齐晖：援引日月之光使天地都光辉。

⑮元功：大功绩。　九有：九州。泛指全国。

【译文】

（魏武帝）处在大汉朝的晚期，正值国家多难的时刻。久居深渊育养龙鳞，然后驾起庆云而高飞。运用“神道”传布仁德，乘着有灵气的风而扇动严威。他摧挫群雄如闪电轰击，攻克强大的敌人有如拾遗。远大的谋略直指八极，一定消灭敌人而后安治。整治三才的遗缺制度，开启天地的禁区。建已断绝了的纲纪，再立被毁坏的礼乐。扫荡群雄而澄清宇宙，希望天下前来归附。盛大的功德广博地覆盖天下，援引日月而与天地同光。成就大功绩于九州，确实被整个人世所尊崇。

【原文】

彼人事之大造①，夫何往而不臻②！将覆篑于浚谷③，挤为山乎九天④。苟理穷而性尽⑤，岂长算之所研⑥？悟临川之有悲⑦，固梁木其必颠⑧。当建安之三八⑨，实大命之所艰⑩。虽光昭于曩载⑪，将税驾于此年⑫。惟降神之绵邈⑬，眇千载而远期⑭。信斯武之未丧⑮，膺灵符而在兹⑯。虽龙飞于文昌⑰，非王心之所怡。愤西夏以鞠旅，泝秦川而举旗⑱。逾镐京而不豫⑲，临渭滨而有疑⑳。冀翌日之云瘳㉑，弥四旬而成灾㉒。咏归途以反旆㉓，登崤渑而朅来㉔。次洛汭而大渐㉕，指六军曰念哉㉖。（以上叙武帝归自关中，死于洛阳。）

【注释】

①人事：人力所及之事。 大造：大成就，大功。《左传·成公十三年》："秦师克还无害，则是我有大造于西也。"杜预注："造，成也。言晋有成功于秦。"

②臻：到，到达。

③覆篑（kuì 溃）：谓积小成大。典出《论语·子罕》："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是说不以其功少而薄之。篑，盛土竹器。 浚谷：深谷。

④九天：极言其高。

⑤理穷而性尽：深究事物的义理而竭尽人的情性。典出《周易·说卦》："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⑥所研：所思虑。研，研究，审察。引申为思虑。

⑦临川之有悲：孔子面对流水而发出感慨。源于《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⑧梁木：栋梁之材。比喻肩负重任的人。

⑨三八：即二十四。

⑩大命：天命。

⑪光昭：发扬光大。光，光大，盛大。昭，显示。

⑫税驾：解驾。犹言登仙。税（tuō 托），解，脱。通"挩"、"脱"。

⑬降神：犹言天生圣人。李善《文选》注："降神，谓生圣智也。"神，圣明，圣哲。此指圣哲之人。

⑭眇千载而远期：以千载一出为高远而希望长留人间。千载一出，是说圣人诞生之难，贤达仰望之切。期，期望，希望。

⑮武：神武之材。

⑯灵符：美好的祥瑞征兆。符，祥瑞的征兆。 在兹：在此。

⑰龙飞于文昌：即帝位于天宫。指死后被追尊为帝。龙飞，喻皇帝的兴起或即位。典出《周易·乾》："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是说圣人若有龙德，飞腾而居天位。 文昌：即文昌宫，星官名。此处借代天宫。

⑱"愤西夏"二句：指魏武帝出师伐蜀。事见《三国志·武帝纪》。 鞠旅：整饬军队。 秦川：地名，约包括今陕西甘肃两省地。举旗，犹言出兵。

⑲镐京：地名，故地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南，丰水东岸。 不豫：天子

有病的讳称。豫，安乐，娱乐。

⑳渭滨：渭河之滨。　有疑：有所犹豫不定。

㉑冀：希望。　云瘳：病愈。云，助词，无义。

㉒弥：满。　成灾：指生病。

㉓反旆：犹言回师。反：通“返”。旆（péi 沛）：旗帜的通称。

㉔崤渑：崤山渑池。刘向《新序》：“洛阳西有崤渑。”　朅（jiē 阶）来：去来。常偏义使用，此处偏“朅”。朅，离去。

㉕次：至，及。　洛汭（ruì 锐）：河南省洛水入黄河处。汭，河流会合或弯曲处。　大渐：病危。

㉖六军：周制，天子有六军，诸侯国有三军、二军、一军不等。此指军队。　念哉：《尚书·益稷》有语曰：“念哉，率为兴事，慎乃宪。”此处只言“念哉”，盖指下文。率为兴事，慎乃宪：原意是率臣下为起治之事，当慎汝法度（孔安国说）。此处所指，意思是说率兵起事，当慎重那法则政令。

【译文】

那人力所能及的事成就如此大，又何往而不至！对于深谷意欲积小成大，聚土成山犹如九天之高。如果深究事物的义理而竭尽人的情性，岂是长算所思虑的？醒悟孔子面对流水而生悲，栋梁之材也会倾倒。当建安二十四年，实在是天命所艰难困苦的一年。虽然魏武帝发扬光大于往昔，却将要解驾于这一年。然而天生圣人那么遥远，世人以千载一出为远而希望圣人长留人间。确信这神武之材不丧，承受美好的祥瑞征兆就在于此。如果即帝位于天宫，那也不是魏王内心所喜乐的。他愤西蜀而誓师，出师直向秦川。越过镐京就有病，来到渭滨才有所犹豫不定。希望第二天就病愈，满四十日竟病重。长吟于归途而回师，登上崤渑就离去。到洛汭就病势垂危，他指着军队说要念念不忘于政事啊。

【原文】

伊君王之赫奕①，实终古之所难②。威先天而盖世③，

力荡海而拔山。厄奚险而弗济④？敌何强而不残？每因祸以禔福⑤，亦践危而必安。迄在兹而蒙昧，虑噤闭而无端⑥。委躯命以待难⑦，痛没世而永言⑧。抚四子以深念⑨，循肤体而穨叹⑩。追营魄之未离⑪，假余息乎音翰⑫。执姬女以嚬瘁⑬，指季豹而滌焉⑭。气冲襟以呜咽，涕垂睫而汍瀾⑮。违率土以靖寐⑯，戢弥天乎一棺⑰。（以上言托姬女季豹之非）

【注释】

①君王：诸侯与天子。此指魏武帝曹操。 赫奕：光显，盛大。

②实终古之所难：古今的人中难有相当的人可比。

③先天：犹言天赋。指生来的禀赋。

④厄：危难。

⑤禔（tì 提）福：安福。禔，安。

⑥噤闭：闭口不言。

⑦委躯命：委躯体于命运。 待难：犹言应付患难。

⑧没世：死。 永言：歌咏其义以长言（孔安国语）。此为慨叹。永，通“咏”。

⑨深念：深思。

⑩循：抚摩。通“揗”。 穨叹：颓叹。《说文》“颓”作“穨”。

⑪营魄：魂魄，精神。屈原《远游》：“载营魄而登霞兮，掩浮云而上征。”王逸注：“抱我灵魂而上也。”

⑫音翰：诗文，书信。此指言语。音，言语，文辞。翰，毛笔。

⑬嚬瘁：犹嚬蹙。皱眉蹙额，也表示忧戚。 嚬，通“颦”。瘁，忧伤。

⑭滌（cuǐ 璀）：形容声泪齐下。李善《文选》注：“滌：注涕垂貌。”

⑮汍（huán 环）瀾：流泪的样子。汍，泣泪。瀾，大波浪。

⑯率土：率土之滨。犹言四海之内。 靖寐：安静入睡。

⑰戢：聚集。通“辑”。 弥天：比喻气势雄豪，犹言弥天壮志。李善《文选》注：“弥天，喻志高远也。” 一棺：整个棺木。一，全，整个。

【译文】

这位君王如此光显盛大，确实是往古所没有的。天赋的威严压倒当世，生来的气力荡海而拔山。什么艰险的危难不能解救？什么强大的敌人不能毁灭？每每变坏事为好事，而且面临祸难却必定安全。但是到了现在竟然昏昧，令人担心闭口不言却无休无止。他把身体委托给命运而应付患难，由于痛恨死而慨叹。他以厚望安慰四个儿子，抚摩着他们而颓然喟叹。趁着灵魂还不曾离去，借助残余的气息于言语。他一手拉着杜夫人皱眉蹙额，一手指着季豹声泪齐下。意气冲撞心怀而悲泣，泪从睫毛滚落而交流。他离开率土之滨而安静入睡，把弥天的壮志装满整个木棺。

【原文】

咨宏度之峻邈①，壮大业之允昌②；思居终而恤始③，命临没而肇扬④。援贞吝以甚悔⑤，虽在我而不臧⑥。惜内顾之缠绵⑦，恨末命之微详⑧。纡广念于履组⑨，尘清虑于余香⑩。结遗情之婉娈⑪，何命促而意长！陈法服于帷座⑫，陪窈窕于玉房⑬；宣备物于虚器⑭，发哀音于旧倡⑮。矫戚容以赴节⑯，掩零泪而荐觞⑰。物无微而不存，体无惠而不亡⑱。庶圣灵之响像⑲，想幽神之复光⑳；苟形声之翳没㉑，虽音景其必藏㉒。徽清弦而独奏㉓，进脯糒而谁尝？悼缱帐之冥漠㉔，怨西陵之茫茫㉕。登爵台而群悲，眈美目其何望㉖？既睎古以遗累㉗，信简礼而薄葬㉘。彼裘绂于何有㉙？贻尘谤于后王㉚嗟大恋之所存㉛，故虽哲而不忘㉜。览遗籍以慷慨㉝，献兹文而凄伤！（以上言作伎、进脯、分香、卖履、别藏裘绶之非。）

【注释】

①咨宏度之峻邈：可叹这宏大的胸怀到了高远程度。咨，嗟叹。度，器量，胸怀。

②壮大业之允昌：大业宏伟昌盛。壮，宏伟。此处活用为动词，使……宏伟。

③思：助词，无义。 居终：居其终。终，最后。此指生存的最后。 恤始：思虑死后的开端。恤，顾惜。

④临没：面临死亡。没，死。 肇扬：开始显扬。肇，亦始。

⑤贞吝：指贞吝之道唐。李善《文选》注："言为履组及分香，令藏衣裘，是引贞吝之道。"贞，坚定不移。贾谊《新书·道术》："言行抱一谓之贞。" 甚(jì季)悔：教人悔悟。甚，启发，教导。

⑥不臧：不善。

⑦内顾：在外面对家事或国事的顾念。此处特指对妻妾的顾念。

⑧微详：精微详细。

⑨纡(yū迂)：回旋。 广念：深沉的思念。广，表示程度深。 履组：鞋的丝带。

⑩尘：污染。 清虑：高洁的思念。虑，心思，意念。

⑪遗情：犹遗爱。情，感情。此特指情爱。

⑫法服：礼法规定的标准服。《孝经·卿大夫》："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唐玄宗注："先王制五服，各有等差。"

⑬陪窈窕于玉房：使窈窕陪于玉房。窈窕，美女。玉房，玉饰的房子。

⑭备物：备用的器物。 虚器：空虚的器物。

⑮发哀音于旧倡：如同原来的歌女所发出的哀音。旧倡，原来的伎人。倡，古称歌舞艺人。

⑯戚容：哀容。戚，悲哀。 赴：奔走以从事。

⑰零泪：零零落落的眼泪。零，零落，稀疏。

⑱"物无微"二句：意思是说物在而人亡。 物：外物。此指服玩。 体：形体，仪形。 惠：善，美好。李善《文选》注："仪形无善而必逝。"

⑲圣灵：犹言神灵。 响像：音影。

⑳幽神：犹言鬼魂，魂灵。幽，幽冥。

㉑翳没：消逝。亦作“翳灭”。

㉒景：“影”本字。

㉓徽：美好。此处活用作动词，以……为美好。　清弦：本指古琴，此泛指丝竹管弦。

㉔冥漠：寂寞。冥，玄默，幽静。漠，寂静，无声。

㉕西陵：曹操的陵墓本称高陵。曹操生前选定“两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故又俗称西陵。　茫茫：旷远而又模糊不清。

㉖眈美目：使美目远视。

㉗睎古：追想古昔。犹言怀古。睎，仰慕。

㉘简礼而薄葬：使礼简易而进行薄葬。薄葬，俭约的葬仪。此处活用为动词。

㉙彼裘绂（fú 伏）于何有：那皮衣和印绶有什么？绂，系官印的丝带。犹言印绶。

㉚尘谤：庸俗的诽谤。尘，世俗。

㉛大恋：深沉的念念不忘。恋，爱慕不舍，思念不已。

㉜虽哲而不忘：即使圣哲之人也不能忘却。哲，哲人。

㉝遗籍：指魏武帝遗令。

【译文】

这宏大的胸怀到了高远的程度，使大业宏伟而盛昌；处于生存的最后思虑是死后的开端，生命面临死亡却开始显扬。援引贞吝之道教人悔悟，虽然这在我而不善。可惜对妻妾的顾念也太情意深厚，遗憾临终时遗命过于精微详尽。把深沉的思念萦回在鞋带上，高洁的意念为余香所污染。联属遗爱如此深挚，何奈性命短促而情意深长！在帷幕中的座位上陈设法服，使美女陪侍在玉房。向空虚的器物宣示完备，旧日歌女发出的哀伤之音。她们矫饰哀容奔走以从事礼节，以零落的眼泪祭荐酒觞。服玩无论多么细小没有不存在的，人的形体无论多么美好没有不消亡的。庶几圣神灵呈现音影，想象灵魂恢复往时荣光；如果形体和声音消逝，虽有音影恐怕也必定隐藏。以丝竹管弦为美好，不过是乐人

在独奏；供奉上干肉干饭，却又有谁来品尝？感伤缌帐如此寂静无声，哀痛西陵如此旷远而渺茫。登上铜爵台众人悲痛，即使美目远视却又有什么可以遥望？已经追想古昔而遗留下累赘，相信简易礼仪而进行薄葬。那皮衣印绶有什么？却遗留庸俗的诽谤给后王。可叹啊！深沉的悼念之所存在，即使圣哲之人也不能遗忘。浏览遗令教人慷慨激动，敬献此文而凄切悲伤。

赵德政　译注

自　祭　文

陶　潜

【作者】

陶潜，见卷五《归去来辞》。

【题解】

这是陶渊明死前两月写的《自祭文》，即自己祭祀自己，也是简要地追述自己的平生。可见作者十分旷达，既已明白自己将死，还要最后撰写出这样一篇工整的四字一句、两句落韵的文章。篇中既述说一生贫困，又表明以躬耕、琴书为乐，荣宠和污秽都不沾染，洁身自慰。更着重阐述他的生死观，生不足恋，死已无憾，自己和那些贪生畏死的世人不同。在想象死后亲友奔吊的同时，说到安葬要从简，发扬古代薄葬的良风美俗。这是一篇大彻大悟的人生箴言。这从作者的《形影神》的诗里可以追溯到他朴素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的根源。

【原文】

岁惟丁卯[1]，律中无射[2]，天寒夜长，风气萧索，鸿雁于征，草木黄落。陶子将辞逆旅之馆[3]，永归于本宅[4]。故人凄其相悲，同祖行于今夕[5]。羞以嘉蔬[6]，荐以清酌[7]，候颜已冥[8]，聆音愈漠[9]。呜呼哀哉！

【注释】

①惟：大致是为、在的意思。一般以为发语词。　丁卯：丁卯年，为宋文帝元嘉四年（公元427年），时陶渊明六十三岁。

②律中无射（yì 义）：乐律当着无射，指当年九月。古人制定长短不同的十二律管，以定乐器声音的清浊高低，后来依此造十二钟。十二律分阴阳各六，又配一年的十二月，有一套黄钟、大吕等名称。无射分配在九月。

③逆旅馆：旅店。这是以人生过程为旅行，走过一个一个旅店。

④本宅：固有的住屋，指人死的归宿，亦指坟墓，古代称坟茔为阴宅。

⑤祖行：犹饯行。这里指丧柩启程之祭。

⑥羞：同“馐”，此用为动词，谓设供祭品。

⑦荐：进献。　清酌：清酒。

⑧这句说看脸色已经发黑。

⑨这句说听声音已经含糊微弱，说话不清。

【译文】

年为丁卯年，月当无射律的九月，天寒夜长，风声吹得萧索，鸿雁列阵远飞，草木变黄而飘落。这时，我陶某将要告辞人生的旅店，永远回到固有的老屋。故旧亲朋凄然对我悲伤，一同为我饯行就在今夕。供上佳肴，献清酒相酌，看我颜色已经发黑，听我的声音愈来愈微弱。唉呀可哀啊！

【原文】

茫茫大块[1]，悠悠高旻[2]，是生万物，余得为人。自余

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3]，绨绤冬陈[4]。含欢谷汲[5]，行歌负薪，翳翳柴门[6]，事我宵晨[7]。春秋代谢，有务中园，载耘载耔，乃育乃繁。欣以素牍[8]，和以七弦；冬曝其日[9]，夏濯其泉。勤靡余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10]，以至百年。惟此百年，夫人爱之[11]，惧彼无成，愒日惜时[12]。存为世珍，没亦见思[13]，嗟我独迈[14]，曾是异兹[15]！宠非己荣，涅岂吾缁[16]？捽兀穷庐[17]，酣饮赋诗。识运知命，畴能罔眷[18]？余今斯化[19]，可以无憾。寿涉百龄，身慕肥遁[20]，从老得终，奚所复恋？寒暑逾迈，亡既异存，外姻晨来，良友宵奔。葬之中野，以安其魂，窅窅我行[21]，萧萧墓门。奢耻宋臣[22]，俭笑王孙[23]，廓兮已灭，慨焉已遐。不封不树[24]，日月遂过，匪贵前誉[25]，孰重后歌[26]？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

【注释】

①大块：大地。

②高旻（mín 民）：高天。此是秋季，秋天称旻天。

③罄（qìng 庆）：空。

④绨绤（chi xì 痴系）：夏季穿的葛布衣。细葛布叫绨，粗的叫绤。

⑤谷汲：在山涧汲水。

⑥翳翳：草木遮蔽之状。见卷五《归去来辞》注。

⑦事：作事，过活。

⑧素牍：书籍。

⑨曝：晒太阳。

⑩委分：随着分定，即安分。委，交给。分，本分，注定的。

⑪夫（fú 福）人：泛指一般人，人们。

⑫愒（qì 气）：贪恋。

⑬“存为世珍”二句：这两句的存、没即生、死。没，同“殁”。　见思：被考虑，对之考虑。

⑭独迈：独行，即独自主张。

⑮异兹：有异于此，与此不同。

⑯涅（niè 聂）岂吾缁（zī 资）：黑色哪能污染我。　涅，染。　缁，黑色。《论语·阳货》：“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缁，缁吾，疑问句动宾倒装。

⑰捽（zuó 昨）：拔。　兀（wù 务）：特出。捽兀：当为挺立不屈的意思。

⑱畴：谁。　罔：不。　眷：留恋。

⑲斯化：这次去世。斯，此。化，指人死为物化。

⑳肥遁：高隐。

㉑窅窅（yǒu 咬）：同“窈窈”，隐晦不明之状。一作“寂寂”。

㉒奢耻宋臣：奢侈便如宋臣那样可耻。宋臣，指春秋时宋国桓魋，他自为石椁，三年而不成。这是厚葬的例子。

㉓俭笑王孙：节俭则以王孙为可笑。王孙指汉代的杨王孙，极力薄葬，不要任何随葬物，称为裸葬。　按：“奢耻”两句认为厚葬和裸葬都太过，但还是主张薄葬。见下文可知。

㉔不封：不起高坟。　不树：不栽墓树。

㉕前誉：生前名誉。

㉖后歌：死后歌颂。

【译文】

茫茫的大地，悠悠的高天，由此生育万物，我才得以成人。我自为人以来，碰到的运气是贫，饭具多半空着，夏季的葛布衣冬天还穿。我含着欢笑到山谷汲水，边走边唱背着柴薪。草木遮蔽的柴门，我在这里早晚营生。春秋季节更替，我作农事在田园。又锄草又培苗，庄稼成长茂盛。高兴的是读书，有时伴以七弦琴；冬天晒晒太阳，夏天洗浴在清泉。勤耕可没有过分的劳苦，心里保持着闲静；乐天安分，以便度过百年——一生。就是这个一生，人们都很爱惜，害怕它难以保全，就贪日恋时。把生存时当作世间的珍宝，对于死也就认真思虑。叹我独自主张，一向和人们相异！

得宠并非自己的荣耀，污染岂能使我变黑？我兀然孤立在穷庐，饮酒赋诗。即使认识命运，谁又能对人生不眷恋？今天我这一物化，却没有什么遗憾。寿数到了百岁，身子思慕高隐，从老到得善终，还有什么留恋？寒来暑往，死亡已不同于生存，外亲早晨来吊，好友深夜把丧奔。把我葬在旷野，以便安顿我灵魂，悄悄地我往前行，来到冷冷清清的墓门。奢侈厚葬以宋臣为耻，过于节俭也堪笑那杨王孙。空虚呀人已消失，感慨呀人已远去。不起高坟不植树木，日月便这样度过。不必看重生前的赞誉，谁又重视死后的歌颂？人生实在艰难，死了还能怎么样？唉呀可哀啊！

王贵民　译注

祭从弟敬远文

陶　潜

【作者】

陶潜，见卷五《归去来辞》。

【题解】

这是陶渊明对他从弟陶敬远的一篇祭文。从弟，同祖父之弟，今称堂弟。关于死者的生平，从祭文得其一二。二人的父亲既是兄弟，二人的母亲也是姊妹；彼此从幼到长，同室同游，其亲谊可知。敬远好神仙学，亦近隐逸。祭文扼要点出：作者辞彭泽令归来，敬远能了解他的心意；他们一同出去收割庄稼，同舟共渡；同宿水滨，同饮同欢。这几件事，典型、形象地概括

了他们“相将以道，相开以颜”的亲密无间的关系。祭文还指出“仁者寿”的不足信，实是暗刺天道不公、世道不平。

【原文】

岁在辛亥[1]，月惟仲秋，旬有九日，从弟敬远，卜辰云窆[2]，永宁后土[3]。感平生之游处，悲一往之不返。情恻恻以摧心，泪愍愍而盈眼。乃以园果时醪[4]，祖其将行[5]，呜呼哀哉！

【注释】

①辛亥：为东晋安帝义熙七年（公元411年），时陶渊明41岁。

②卜辰：占卜的日子。　窆（biǎn 贬）：下葬。

③后土：对土地的尊称，亦即地神。

④时醪（láo 劳）：新酿的醇酒。

⑤祖：祖奠，对死者的追祭。见本卷《自祭文》。

【译文】

年在辛亥，月是仲秋，十有九日，我的从弟敬远，占卜为安葬的日子，永远安宁于后土了。我感慨平生的游乐相处，悲伤如今他一去不复返。情恻恻地揪我的心，泪愍愍然充满我的双眼。于是用园果新醪，祖奠他的将行，唉呀可哀啊！

【原文】

於铄吾弟[1]，有操有概，孝发幼龄，友自天爱。少思寡欲，靡执靡介[2]，后己先人，临财思惠。心遗得失，情不依世，其色能温，其言则厉[3]。乐胜朋高，好是文艺。遥遥帝乡，爰感奇心，绝粒委务[4]，考槃山阴[5]。淙淙悬溜，暧暧荒林，晨采上药，夕闲素琴。曰仁者寿，窃独信之，如何斯

言，徒能见欺？年甫过立⑥，奄与世辞⑦，长归蒿里⑧，邈无还期。

【注释】

①於铄（wū shuò 乌朔）：叹词，含美盛、光明之意。

②执：固执。 介：孤僻。

③厉：严厉，严肃。

④绝粒：避谷，不食人间烟火，东晋道教徒修真之术。 委务：委弃世务。

⑤考槃（pán 盘）：完全游乐，指隐居。语出《诗经·卫风·考槃》"考槃在涧"。考，成；槃，盘桓。一解为叩盘而歌。

⑥甫：初，刚刚。 过立：过三十岁。立，而立之年。

⑦奄：忽然。

⑧蒿里：荒野之处，这指坟墓、阴间。

【译文】

多么美好的弟弟，有节操有风度，孝义发自幼年，友爱自是天赋。很少私心欲念，不固执不孤僻，先人后己，见财便想到德惠。心里丢开得失的计较，性情不附和世俗，他的颜色温和，他说话则是严厉。喜欢结交高朋，爱好文学经艺。远远的仙乡，引起他的奇心，避谷不食、委弃世事，隐居到高山之阴。那淙淙的流水，浓密的荒林，他清晨采药，晚上弹琴。人们说仁者有寿，我暗自相信。为何这句话，徒然被它相欺？年龄刚过三十，忽然与世长辞，永远归于蒿里，邈远没有还期。

【原文】

惟我与尔，匪但亲友，父则同生，母则从母①。相及龆齿②，并罹偏咎③，斯情实深，斯爱实厚。念畴昔日，同房之欢，冬无缊褐④，夏渴瓢箪。相将以道⑤，相开以颜，岂

不多乏？忽忘饥寒。余尝学仕，缠绵人事，流浪无成，惧负素志。敛策归来[6]，尔知我意，尝愿携手，置彼众议[7]。每忆有秋，我将其刈，与汝偕行，舫舟同济[8]。三宿水滨[9]，乐饮川界，静月澄高，温风始逝[10]。抚杯而言，物久人脆，奈何吾弟，先我离世！

【注释】

①从母：母亲的姊妹，今称姨母。孟嘉两个女儿，嫁给陶侃的孙子陶茂的两个儿子，一生渊明，一生敬远。

②龆(tiáo 条)齿：毁齿，今谓小孩换齿。

③罹(lì 离)：遭受。　偏咎：指父丧。这句说彼此都丧了父亲。

④缊(yùn 孕)褐：粗布短衣。缊，碎麻。

⑤相将：互相扶持。

⑥敛策：收起马鞭，不再出行。

⑦置：即置之不理。

⑧舫：两船相并。

⑨三宿：指多次住宿。三，非实数。

⑩这句指秋天到来。

【译文】

只有我和你，不但是亲属、兄弟，论父亲则是同生，论母亲则是从母。都到龆齿之年，双双遭受丧父之苦，此情实深，此爱实厚。思念昔日，同室的欢乐，冬天没有粗布短衣，夏天渴了只用瓢箪饮水。咱们用道义互相扶持，互相和睦开颜。哪里没有贫乏？只是因此才忘记饥寒。我曾经学学作官，被人事纠缠。流浪而一事无成，害怕辜负我的素志。收起马鞭回家，你是知道我的心意。常愿携手一同向前，不理睬那些世俗的议论。记得每逢秋天有收成，我将要收割庄稼，和你一同行走，船并船儿一同渡水。多次在水滨住宿，在川岸欢乐饮酒。那时明月皎洁、高天澄澈，热风开始

消逝。今天我把玩着这酒杯而言：器物耐久，而人却脆弱，奈何我弟啊，竟在我之前离开人世！

【原文】

事不可寻，思亦何极？日徂月流①，寒暑代息。死生异方，存亡有域，候晨永归，指途载陟②。呱呱遗稚，未能正言；哀哀嫠人③，礼仪孔闲④。庭树如故，斋宇廓然，孰云敬远，何时复还？余惟人斯，昧兹近情，蓍龟有吉⑤，制我祖行⑥。望旐翩翩⑦，执笔涕盈，神其有知，昭余中诚⑧。呜呼哀哉！

【注释】

①徂：往，走。

②指途：就道，上路。 载陟：即时登程。

③嫠(lí离)人：寡妇。

④孔闲：很娴熟。孔，甚。闲，同“娴”。

⑤蓍龟：指占卜。蓍，蓍草，作筮。龟，龟甲，钻兆占验。

⑥制：制订，决定。

⑦旐：此指柩前的铭旌，表示亡魂所在之物。

⑧昭：表明。

【译文】

事情不可探究，哀思也何能终极？日月在前流逝，寒暑轮流消息。死生方向相反，存亡各有地域。等待清晨你就永归坟地，就道登程而去。呱呱哭泣的遗孤，还不懂得成人的言语；哀哀悲切的嫠人，对礼仪却很娴熟。庭中树木依然如故，停柩的屋内已经空廓寂然。谁能说敬远，何时再回还？我作为一个人，不懂得这最亲的感情，蓍龟已告吉日，决定我为你奠行。我望着铭旌飘飘，

我执着笔眼泪盈盈，神灵若能有知，就以此表明我的精诚。唉呀可哀啊！

王贵民　译注

陶征士诔

颜延之

【作者】

颜延之（公元384～456年），字延年。琅邪郡临沂（今山东省临沂市）人。六朝著名诗人。出身贫寒，自幼酷爱读书，博览经史百家著作，善为文章。刘裕即帝位，仕宋补太子舍人，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延之为人旷达，不拘细节，虽辗转仕途，从不谄媚权贵，深为刘湛集团所不容，政治上倍受打击。但他并不因此而屈服，儿子颜竣高官显宦之后，凡是所资助，延之一无所受，而且还对颜竣说："平生不喜见要人，今不幸见汝！"他景仰屈原，写《祭屈原文》；同情阮籍，为阮籍的诗作注；仰慕正始名士，写《五君咏》；敬重陶渊明，写《陶征士诔》。以托咏古人的诗意，抒写自己的怀抱，处于六朝那样黑暗的政治环境里，这就不但反映出他的进步文学观，也格外显出他的精神特色，正如钟嵘《诗品》所评价的那样："体裁绮密，情喻渊深，动无虚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后人以颜延之与谢灵运齐名，于是并称"颜谢"。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颜光禄集》流传于世。

【题解】

《陶征士诔》虽说为作者哀悼诗人陶渊明之作，却绝非仅仅是累述死者功德以示哀悼。何法盛《晋中兴书》说，延之为始安郡太守，途经寻阳，常饮渊明舍，自晨达昏，及渊明卒。延之为诔，极其思致。据沈约《宋书》本传，作者写此文的前一年，即元嘉三年，由于“每犯权要”而“出为永嘉太守”，曾怨愤而作《五君咏》，以述正始名士而抒写自己的情怀，借古人以暗寓自己的志趣。正是这种愤世嫉俗的情绪，在志同道合的前辈诗人去世之际，就自然凝聚而成这篇寄意深远的不朽之作。这究系写渊明，还是写自己？抑或二者兼而有之？惟有本着“极其思致”，简练揣摩其“畏荣好古，薄身厚志”，再联系作者其人及其所处的时代，那真谛方能有所领悟。行文借“述往事”以“思来者”(司马迁《报任少卿书》)。

【原文】

夫璇玉致美①，不为池隍之宝②；桂椒信芳③，而非园林之实。岂其乐深而好远哉？盖云殊性而已④。故无足而至者，物之藉也⑤；随踵而立者，人之薄也⑥。若乃巢、高之抗行⑦，夷、皓之峻节⑧，故已父老尧、禹⑨，锱铢周、汉⑩，而绵世浸远⑪，光灵不属⑫，至使菁华隐没⑬，芳流歇绝，不其惜乎？虽今之作者⑭，人自为量⑮，而首路同尘⑯，辍涂殊轨者多矣⑰，岂所以昭末景、泛余波⑱？

【注释】

①璇玉：美玉。 致：再。

②池隍：城池。有水叫池，无水叫隍。

③桂椒：桂与椒，都是芳香木，常用以比喻贤人。

④殊性：特异的禀性。

⑤物之藉也：是借藉之物。藉，资借。资借之物。

⑥“随踵”二句：相继而立，是轻薄之人。 踵：脚后跟。 薄：贱薄，轻

薄。

⑦巢：巢父。传说为唐尧时隐士，筑巢树上而居，时人号曰巢父。尧以天下相让，巢父不受。　高：伯成子高，禹时隐士。见《庄子·天地》。　抗行：高尚的行为。抗，高。

⑧夷：伯夷，殷末孤竹君之子。武王灭纣后，伯夷同弟叔齐隐于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　皓：商山四皓。汉初隐居商山的四位高士，名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四人须眉皆白，所以称四皓。汉高祖征召他们到朝廷任职，他们不接受。详见《史记·留侯世家》、《汉书·张良传》。　峻节：高尚的节操。

⑨父老尧、禹：以尧、禹为父老。典出《后汉书·郅恽传》。意思是说一旦身为隐士，就等于视君主如同乡里管事人。　父老：古乡里管事人。多由有声望的老人充任。《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什一行而颂声作矣。"何休注："选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

⑩锱铢周、汉：以周代、汉朝为锱铢，即视周代、汉朝轻如锱铢。典出《礼记》。孔子说："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虽分国如锱铢。"　锱铢：比喻轻，微。锱，古重量单位，六铢为锱。铢，古重量单位，二十四铢为一两。

⑪绵世浸远：岁月绵延渐远。

⑫光灵：即灵光，神异之光。　属：连接，延续。

⑬菁华：精华。

⑭今之作者：现在这样做的人。作者，指如巢、高、夷、皓而隐逸不仕之人。参见《论语·宪问》："子曰：贤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子曰：作者七人矣。"七人，指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

⑮人自为量：人人各自有气量。

⑯首路同尘：出发上路同乎踪迹。尘，脚步，踪迹。

⑰辍涂殊轨：半路中止分道而行。涂，通"途"。

⑱末景：末光，余光。景，光。　余波：比喻前人的流风遗泽。

【译文】

璇玉再美好，不做城池的瑰宝；桂椒确实芬芳，但是并非园林的果实。难道它们意趣深沉而爱好高远吗？恐怕是天性特异

罢了。所以无足而至，是借藉之物；相继而立，是轻薄之人。像那巢父、伯成子高的高尚行为，伯夷、商山四皓的高尚节操，本来已经以尧、禹为父老之人，视周代、汉朝为锱铢，但是岁月绵延渐近久远，神异之光不能沿续，以至于精华隐没，美名流传断绝，难道不可惜吗？虽然现在这样做的人，人人各自有气量，但是出发上路同一脚步，半路中止分道而行的人众多，难道是用来昭示余光、泛起前人的流风遗泽？

【原文】

有晋征士浔阳陶渊明①，南岳之幽居者也②。弱不好弄，长实素心③；学非称师，文取指达④；在众不失其寡，处言愈见其默⑤。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弗任⑥，藜菽不给⑦，母老子幼，就养勤匮⑧。远惟田生致亲之议⑨，追悟毛子捧檄之怀⑩。初辞州府三命⑪，后为彭泽令。道不偶物，弃官从好⑫，遂乃解体世纷⑬，结志区外⑭，定迹深栖，于是乎远⑮。灌畦鬻蔬，为供鱼菽之祭⑯；织绚纬萧，以充粮粒之费⑰。心好异书⑱，性乐酒德⑲，简弃烦促，就成省旷⑳。殆所谓国爵屏贵㉑，家人忘贫者与㉒。有诏征为著作郎㉓，称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于浔阳县之某里㉔。近识悲悼，远士伤情㉕，冥默福应㉖，呜呼淑贞！

【注释】

①征士：朝廷征聘之士。 浔阳：县名，今江西省九江县。 陶渊明：晋著名田园诗人。详见卷五《归去来辞》作者介绍。

②南岳：山名。指衡山。五岳之一。 幽居：隐居。陶渊明有诗《答庞参

军》，自称是“幽居士”。

③“弱不好弄”二句：自幼不喜爱玩乐，成人以后确实心地纯洁。　弱：年少，年幼。　好弄：喜爱玩乐。语见《左传·僖公九年》：“夷吾弱不好弄。”杜预注：“弄，戏乐也。”　长：成人，成年。

④指：意旨。　达：通达，明白，领悟。

⑤“在众”二句：居官任事不失其寡言寡语的本色，退隐越发显现出他沉默不语。源于陶渊明《五柳先生传》：“闲静少言，不慕荣利。”是说淡泊而有君子的风度。在众，居官任事。《礼记·仲尼燕居》：“凡众之动得其宜。”孔颖达疏：“众，谓万事也。”寡，少。此处指寡言少语。　处言：退隐。言，语中助词，无义。　见（xiàn 现）：现，显现。

⑥井臼：汲水舂米，比喻操持家务。井，水井。此处为汲水。臼，舂米器。此处指舂米。

⑦藜菽：指柴米。

⑧就养勤匮：侍奉父母劳苦匮乏。就养，侍奉父母。语见《礼记·檀弓》：“事亲有隐无犯，左右就养无方。”匮，匮乏，缺乏。

⑨远惟田生致亲之议：深思田生报答双亲的议论。典出《韩诗外传》：齐宣王问田过，君王与父亲哪个重要？田过回答说，君王不如父亲重要。宣王很生气地问他，那你为什么离开双亲来事奉国君？田过回答说，事奉国君是为了挣俸禄养亲。事君也是为了双亲。宣王无话可说。是说父母重于国君。远惟，深思。惟，思。致，给与，引申为报答恩情。

⑩追悟毛子捧檄之怀：回顾感悟毛子奉命就任的情怀。典出《后汉书·刘平等传论》：庐江郡毛义家贫，以孝闻名。张奉慕名前往问候他，正遇上有政府的任命状到，任命毛义为守令。毛义很高兴地接受了。张奉认为毛是官迷，很看不起他。也很后悔来问候他。后来毛义的母死了，毛义虽被举为贤良，也不去了。张奉才悟到“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的道理。是说贤者为官，不过是为了得俸养亲而已。　追悟：回顾感悟。追，回溯，回顾。　毛子：即毛义。　捧檄：奉命就任。檄，官符，犹后来的委任状。

⑪初辞州府三命：起初不受州府的多次征召。事见萧统《陶渊明传》：“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遂抱羸疾。”　三：数词。古人多以三表示多数。

⑫“道不偶物”二句：思想不融洽于外物，弃捐官职从事所爱好的事。

道不偶物：源于陶渊明之“性刚才拙，与物多忤”(《与子俨等疏》)。偶，合。弃官从好：修身清节，不求仕进。从，从事。好，爱好，“所好”之意。

⑬解体：厌倦，灰心。 世：世务，人世。

⑭结志区外：结志于区外。结志，犹系心，系情。区外，域外，犹尘外。全句是说超然于世俗之外的情趣。

⑮于是乎远：从此远远地摆脱了世俗的束缚。陶诗《饮酒》之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远，即“心远地自偏”的“远”。

⑯“灌畦”二句：灌园卖菜，为了奉献鱼菽的祭祀。 鱼菽：祭祀时奉献的物品。

⑰“织绚纬萧”二句：织网罟编苇簾，用来供备粮食的费用。织绚(qú渠)：编织网罟。 绚，网罟的别名。 纬萧：编织芦苇为簾。纬，编织。萧，荻蒿，芦苇。

⑱“心好异书”二句：源于陶渊明《移居》其一：“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是说超凡脱俗的情趣。

⑲性乐酒德：天性爱好饮酒的旨趣品德。参见陶渊明《五柳先生传》。

⑳“简弃”二句：很容易地扬弃烦纡狭隘的陋习，成就高洁旷达的情操。 促：迫，即狭隘。 省旷：指旷达的情操。省，察察，高洁。

㉑国爵屏贵：摈弃国家爵位的尊贵。典出《庄子·天运》。

㉒家人忘贫：使家人忘掉贫困。典出《庄子·则阳》。“故圣人，其穷也使家人忘其贫，其达也使王公忘爵禄而化卑。”是说圣人不干禄竞进而恬退和乐。

㉓著作郎：官名。主要职务在于撰修国史，隶属中书省。

㉔里：民户居处。据《周礼·地官·遂人》，五家为邻，五邻为里。

㉕“近识”二句：二句为互文而见义，意思是说近处识者由于伤怀而哀痛追念，远方士人也一样，由于伤怀而哀痛追念。

㉖冥默：沉思不语。指近识远士或沉思或不语。冥，沉思，深思。 福应：祭品应和。福，祭神的酒肉。

【译文】

晋代征士浔阳人陶渊明，是南岳的隐居士人。自幼不喜爱玩

乐，成人以后确实心地纯洁；好学但不为人师，为文但求达言意；居官任事不失其寡言寡语的本色，退隐越发显现出他沉默不语。从年轻就家境贫乏困苦，居处没有男奴女仆，汲水舂米不能胜任，柴米不足，母亲年迈子女幼小，侍奉双亲劳苦匮乏。深思田生报答父母的议论，回顾感悟毛子奉命就任的情怀。起初不受州府的多次征召，后来做了彭泽县令。思想不融洽于外物，弃捐官职从事所爱好的事，于是厌倦人世的纷纭，寄托情趣于尘世之外，决定行迹隐遁，从此远远地摆脱了世俗的束缚。灌园卖菜，为了奉献鱼菽的祭祀；织网罟编苇簾，用来供备粮食的费用。心性喜欢奇书，天性爱好饮酒的旨趣品德，很容易地扬弃烦纡狭隘的陋习，成全高洁旷达的情操。这大概就是所说的摈弃国家的爵位为贵，使家人忘掉贫困吧？有诏书征召他为著作郎，称说患病没有前往任职。许多年之后，元嘉四年某月某日，死于浔阳县的某里。近处识者由于伤怀而哀痛追念，远方士人也一样，由于伤怀而哀痛追念，他们或深思或不语把祭品应和，感叹征士的贤良贞操。

【原文】

夫实以诔华，名由谥高①，苟允德义，贵贱何算焉②！若其宽乐令终之美③，好廉克己之操④，有合谥典，无愆前志⑤。故询诸友好，宜谥曰“靖节征士⑥”。

【注释】

①“夫实以诔华”二句：事迹因为诔而荣耀，声名由于谥而尊显。　夫：发语词，引起下文议论，无实在意义。　诔：累述死者功德以示哀悼之文。　华：光彩，荣耀。　谥：王公大臣及士大夫死后，依其生前事迹给予的称号。　高：高贵，尊显。

②“苟允德义”二句：如果德行道义兼备，位尊位卑算得什么呢！　允德义：即允德允义。允，得当。此处为使得当。义，道义，此指圣坚之道。　贵

贱：地位高地位低。 算：作数，算在数内。 焉：语气助词，表示咏叹的意味。

③若其：犹若夫，像那。其，起指示作用，那。 宽乐令终：性宽乐义，以美自终。意思是说性情宽惠乐守圣贤之道，保持美名而死。宽，宽惠，即宽厚而施惠于人。令，善，美。 美：美德。

④好廉克己：喜好廉洁约束自身。好，喜爱。廉，廉洁。比喻人的行为、品质端方正直。克己，约束自身。指克制自己的言行私欲，使之符合规范。克，约束。

⑤"有合谥典"二句：合乎谥法典册，没有违背平素志向。 谥典：指《周书·谥法》。 愆(qiān 千)：违背。 前志：平素的志向。

⑥靖节：谥号。《周书·谥法》上说："宽乐令终曰靖。"又曰："好廉自克曰节。"

【译文】

事迹因为诔而荣耀，声名由于谥而尊显，如果德行道义兼备，位尊位卑算得什么呢！像那性宽乐义而以善自终的美德，喜好廉洁而约束自身的操守，合乎谥法典册，没有违背平素的志向。所以咨询诸位朋友，都说适宜谥作"靖节征士"。

【原文】

其辞曰：物尚孤生①，人固介立②，岂伊时遘③，曷云世及④？嗟乎若士⑤，望古遥集⑥，韬此洪族⑦，蔑彼名级⑧。睦亲之行⑨，至自非敦⑩；然诺之信⑪，重于布言⑫。廉深简洁⑬，贞夷粹温⑭；和而能峻⑮，博而不繁⑯。依世尚同⑰，诡时则异⑱，有一于此，两非默置⑲。岂若夫子，因心违事⑳，畏荣好古，薄身厚志㉑。世霸虚礼，州壤推风㉒，孝惟义养㉓，道必怀邦㉔。人之秉彝㉕，不隘不恭㉖，爵同下士，禄等上农㉗。度量难钧，进退可限㉘，长

卿弃官[29]，稚宾自免[30]。子之悟之[31]，何悟之辩[32]？赋诗归来[33]，高蹈独善[34]。

【注释】

①物尚孤生：万物崇尚往高处生长。孤，孤高，孤特。

②介立：独立，卓而不群。介，卓异。

③岂伊时遘：难道应时不期而会。伊，助词，无实在意义。时，合时，应时。遘，相遇，不期而会。

④曷云：何云，何有。曷，何。云，有。陆士衡《答贾长渊诗》："公之云感，贻此音翰。"李善引《汉书》应劭注曰："云，有也。"　世及：世袭。《礼记·礼运》："大人世及以为礼。"孔颖达疏："世及，诸侯传位自与家也。父子曰世，兄弟曰及。谓父传与子，无子，则兄传与弟也。"

⑤若士：指渊明其人。

⑥集：齐，比并。《汉书·晁错传》："起居不精，动静不集。"颜师古注曰："集，齐也。"

⑦韬此洪族：不自炫露出身世家大族。韬，隐匿，不自炫露。洪族，大族。指世家大族，名门望族。

⑧名：称，说。　级：指官阶品级。

⑨睦亲之行：和睦亲族的行为。

⑩至：至善，达到最高境界。　自：由于。　非敦(dui 堆)：并非逼迫。敦，迫逼。《诗经·邶风·北门》："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遗我。"《韩诗外传》："敦，迫也。"

⑪然诺之信：应允许诺的信用。

⑫布言：季布的语言。《史记·季布列传》记载，秦汉时名将季布重然诺，有名于梁楚间，其时有谚曰"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

⑬廉深：很清廉。

⑭贞夷：专守常道。贞，专一，守一。夷，常道，常理。　粹温：纯粹温和。

⑮和而能峻：为人和蔼但是处事能以严肃认真。和，平和，和谐。峻，严厉。此指严肃认真。

⑯繁：杂，繁琐。

⑰依世尚同：顺应世俗被讥诮为尚同。世，世俗，指世间的风俗习惯。尚同，指崇尚随人俯仰。

⑱诡：违。 异：指标新立异。

⑲“有一于此”二句：对于这两者具其一必被讥诮，两者都不能不闻不问。 默置：犹言不闻不问。默，缄默。置，听任。

⑳因心违事：遵循本心而能违背世事。因心，遵循本心。语出《诗经·大雅·皇矣》：“因心则友。”朱熹《诗集传》：“因其心之自然，而无待于勉强。”因，依照，遵循。心，本心，本性。事，世事。指上文“依世尚同，诡时则异”之“世”、“时”。

㉑“畏荣”二句：畏惧富贵荣耀而崇尚古贤，轻薄自身而厚重志趣。好古：《论语·述而》：“信而好古。”是说仰慕古人古事。

㉒“世霸”二句：当世而霸者虚伪备礼，在州郡推崇其风节。世霸，李善注《文选》，谓“世霸”为“当世而霸者”。 霸：超胜于人。 虚礼：典出蔡邕《郭有道碑》：“州郡闻德，虚己备礼，莫之能致。”是说高士虽为当局所重，却不为名利所动。 州壤：州土，州境。 推风：推崇其风节。

㉓孝惟义养：尽孝即使以义奉养双亲。典出《后汉书·刘平等传论》：“言以义养，则仲由之菽，甘于东邻之牲。”是说孝道以至诚为本。惟，虽，即使。义，情义，即真情与义理。按，《孝经》曰：“虽日用三牲，犹为不孝。”意思是说行孝以物为易，而以和颜悦色的真情为难。

㉔道必怀邦：政治主张必须关怀国家。

㉕人之秉彝：语出自《诗经·大雅·烝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郑玄笺：“秉，执也。……民所执持有常道。”人，指陶渊明。

㉖不隘不恭：既不褊隘也不不恭。前面“不”为“隘不恭”的修饰语。典出《孟子·公孙丑上》：“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是说伯夷处世器量狭隘，而柳下惠却又不太严肃。隘，褊隘，器量狭小。恭，严肃。

㉗“爵同下士”二句：爵位与下士一样，禄食等同于上农。

㉘进退可限：进退应该揣测。限，度，揣测。《玉篇》：“限，度也。”

㉙长卿弃官：司马相如捐弃官职。司马相如因病免官，客游梁，得与诸侯游士居处。

㉚稚宾：西汉末清居之士郇相的字。据《汉书》记载，郇相举州郡茂才，数病去官。 免：罢官。此处为辞官。

㉛子：老师，先生。　悟之：明白其中缘由。悟，领悟，明白。之，指示代词，指代“长卿”二句。

㉜何悟之辩：即“何辩悟之”。辩，通“辨”，辨别，辨明。

㉝赋诗归来：赋诗《归去来兮辞》。归来，指《归去来兮辞》。

㉞高蹈：远避，谓隐居。　独善：独善其身，谓保持个人的节操。善，美好。

【译文】

其诔辞说：万物崇尚往孤高处生长，人们固守卓异而立，难道这是应时不期而会，怎么能说是世袭？嗟乎！渊明其人，敬仰不随时俗的古朴淳厚的人物，遥相比并，不自炫露出身于世家大族，轻蔑那标榜称说官阶品级。和睦亲族的行为，由于并非迫逼而至善；应允许诺的信义，比季布说话还要重要。清廉简洁，专守常道而纯粹温和；为人和谐但是处事能够严肃认真，学识渊博但是并不繁杂琐碎。顺应世俗被讥诮为尚同，诡违时俗却又被讥诮为好异，对于这两者具有其一必被讥诮，所以人们明知不对也不闻不问。哪里比得上先生，遵循本心而能违背世事，畏惧富贵荣耀而好古，薄待自身而厚重志趣。当时而霸者虚己备礼，在州郡推崇其风节，但是先生尽孝是以义奉养双亲，道德必须关怀国家。所执守有常道，既不褊隘也不不恭，爵位与下士一样，禄食等同于上农。胸怀固然难以铨衡，不过进退却应揣测，司马相如捐弃官职，还有郇相自行引退。先生明白其中缘由，怎么领悟他的辨明？赋诗《归去来兮辞》，隐居而独善其身。

【原文】

亦既超旷①，无适非心②，汲流旧巘③，葺宇家林④。晨烟暮霭⑤，春煦秋阴⑥，陈书缀卷，置酒弦琴。居备勤俭⑦，躬兼贫病，人否其忧⑧，子然其命⑨。隐约就闲⑩，迁延辞

聘[11]，非直也明[12]，是惟道性。纠缠斡流[13]，冥漠报施[14]，孰云与仁[15]？实疑明智。谓天盖高[16]，胡愆期义[17]？履信曷凭[18]，思顺何寘[19]？年在中身[20]，疢维痁疾[21]，视死如归，临凶若吉。药剂弗尝[22]，祷祀非恤[23]，傃幽告终[24]，怀和长毕[25]。呜呼哀哉[26]！

【注释】

①亦既超旷：既已超然旷达。

②无适：行无所适。 非心：即无心，事出自然。

③汲流：取水于水流。 旧巘（yǎn 演）：古老的山峰。巘，山峰。

④葺（qì 气）宇：修葺屋宇。 家林：家乡园林。

⑤晨烟暮霭：清晨的炊烟和傍晚的云气缭绕。霭，云气。

⑥煦（xǔ 许）：阳光的温暖。 阴：云翳。

⑦居备勤俭：平时能勤劳而节俭。

⑧人否其忧：他人忍受不了这种忧愁。

⑨命：天命，命运。

⑩隐约：穷困。《后汉书·冯衍传》："盖隐约而得道兮。"李贤注："盖隐居困约，而反得道之精。" 闲：闲散，清闲无事，指隐居。

⑪迁延：逍遥自在。《淮南子·主术训》："迁延而入之。"高诱注："迁延，犹倘佯也。"

⑫非直：非但，不只是。

⑬纠缠：指祸福交相缠绕。《鹖冠子·世兵》云："祸乎福之所倚，福乎祸之所伏，祸与福如纠缠。"是说祸与福的相互转化。《文选》"纠缠"作"纆簡"。 斡流：运转。

⑭冥漠：指天地自然。 报施：报答施与。

⑮孰云与仁：谁说天道佑助仁人？与，助。仁，指仁人。

⑯谓天盖高：人谓上天本来很高。语出《诗经·小雅·正月》："谓天盖高，不敢不跼。"

⑰愆（qiān 千）：罪过，过失，违反。 期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

文》和《文选》均作“斯义”，是。斯义，这义理。

⑱履信曷凭：履行信义有何凭证。

⑲思顺何寘（zhì 至）：想名正言顺如何安置。寘，置。

⑳中身：中年。

㉑疢（chèn 衬）：热病。此指久病。　维：系。　疝（shān 山）：疟疾。《左传·昭公二十年》：“齐侯疥遂疝。”孔颖达疏：“阏是小疟，疝是大疟。”

㉒药剂弗尝：不吃药。

㉓祷祀非恤：不祷神，不考虑祷祀。恤，考虑。

㉔傣幽告终：向幽冥宣告命终。昧昧，指鬼神。傣，向。幽，幽冥。终，命终，死。《礼义·檀弓》：“君子曰终，小人曰死。”

㉕怀和：胸怀和氏璧。比喻身怀奇才。　长毕：与世长辞。毕，结束，终止。

㉖呜呼哀哉：祭文中常用词语，表示哀叹。

【译文】

先生超然旷达，无所适从并非出自本心。汲流于古老的山峰，修葺屋宇于家乡的园林。清晨的炊烟缭绕，傍晚的云气深沉；春光和暖，秋云荫翳，或者读书或者赋诗，或者饮酒或者抚琴。平时能勤劳而节俭，自身却贫病交加，他人忍受不了这种困苦，先生以那命运为然。隐居简约而达到清闲，逍遥自在而不受聘召，不只是明白事理，这是大道的秉性。祸与福交相缠绕而运转，天地自然报答施与，谁说天道佑助仁人，实在怀疑明智之论。上天本来很高大，为什么违反这义理？履行信义何为凭证？想名正言顺如何安置？寿命正处于中年，久病又加上疟疾，然而先生却视死如归，面对死亡如同面对吉庆。药剂已经不吃，祭祀祷告不加考虑，于是向幽冥宣告命终，身怀奇才与世长辞。呜呼哀哉！

【原文】

敬述靖节，式尊遗占①，存不愿丰②，没无求赡③。省讣

却賻④，轻哀薄敛⑤，遭壤以穿⑥，旋葬而窆⑦。呜呼哀哉！

【注释】

①式：句首语气词。 遗占：遗言，遗书。吕延济《文选》注："遗占，遗书也。占者，口隐度其事，令人书之也。"

②存：生存。指生前。 丰：丰赡，富饶。

③没：通"殁"，死。指死后。 赡：与"丰"同义。

④省讣却賻（fù 父）：减少讣告辞退賻赠。省，减少。賻，送给丧家以助丧事的财物。

⑤轻哀：使哀事减轻，即节抑悲哀。 薄敛：薄殓，从俭入殓。殓，给死者穿着入棺。

⑥遭壤以穿：在附近地里挖掘墓穴。遭，周围。穿，穿孔，凿通。引申为挖掘。

⑦旋：顷刻。 窆（biǎn 匾）：葬时下棺。

【译文】

恭敬地叙述靖节的行状，敬重先生的临终遗言，生前不仰慕富饶，死后也就不追求丰赡。减少讣告辞退賻赠，节抑悲哀从俭举行葬仪，在附近地里挖掘墓，尽快下棺埋葬。呜呼哀哉！

【原文】

深心追往，远情逐化①，自尔介居②，及我多暇③。伊好之洽④，接阎邻舍⑤，宵盘昼憩⑥，非舟非驾。念昔宴私，举觞相诲⑦："独正者危⑧，至方则阂⑨；哲人卷舒⑩，布在前载⑪。取鉴不远，吾规子佩⑫。"尔实愀然⑬，中言而发⑭："违众速尤，迕风先蹶⑮。身才非实，荣声有歇⑯。"徽音永矣⑰，谁箴余阙⑱？呜呼哀哉！

【注释】

①远情逐化：深远的感情逐渐深化。

②自尔介居：自从先生退隐独居。尔，你。代诗人陶渊明。介居，独居。指隐居。

③及：正赶上，适逢。　暇：闲暇。

④伊好之洽：彼此友善如是和协。作者在浔阳时与陶渊明情款。后来在始安郡彼此为邻，作者天天去造访陶渊明，每次去必然酣饮至醉。伊，发语词，无义。好，相善。之，其，如此。洽，和好，和谐。

⑤阎：里巷。　邻：近。　舍：居室。

⑥盘：盘游，游乐。此指"酣饮致醉"。　憩：息。

⑦举觞：举杯。

⑧独正者危：独自正直的人危险。

⑨至方：极方正。方，方正，端正。　阂：《文选》作"碍"。荀子曰："方则止，圆则行。"

⑩哲人：明达而有才智的人。　卷舒：蜷缩和舒展。引申为能屈能伸。

⑪布：铺陈。　前载：前代载籍。载，载籍，书籍。

⑫吾规子佩：我的告诫望先生牢记在心里。规，告诫。佩，系物于衣带上叫做佩。由佩带在身上引申为牢记在心里。

⑬愀（qiǎo 悄）然：忧惧的样子。典出《荀子·修身》："见不美，愀然必以自省也。"是说君子见不善必忧惧而自我省察。

⑭中言：肺腑之言。中，内心。　发：阐明，启发。

⑮违众：违背众人，与众不同。　速：招致。　尤：责难，怨恨。

⑯迕（wǔ 午）：逆。　蹶：挫折，挫败。

⑰有歇：有可能竭尽。歇，竭尽。

⑱徽音：德音，善言。

⑲箴：规谏，告诫。　阙：过失。通"缺"。

【译文】

满怀深情回顾过去，深远的感情逐渐深化。自从先生退隐独居，适逢我多闲暇。彼此友善如是和协，里巷相连居室邻近，夜晚

盘游而白天休息，既不动用舟船也不动用车马。感念当年设宴款待我，先生举杯教诲说："独自正直的人危险，端正之极就发生隔阂；哲人能屈而能伸，铺陈于前代载籍。取作借鉴不算远，我的告戒望先生牢记在心里。"先生实在忧虑，因此以肺腑之言相启发："与众不同招致怨恨，逆风者先受挫折。自身的才能并不是实际，显耀的声望有可能竭尽。"善言已经远去了，谁来告诫我的过失？呜呼哀哉！

【原文】

仁焉而终，智焉而毙①，黔娄既没②，展禽亦逝③。其在先生，同尘往世④，旌此靖节⑤，加彼康惠⑥。呜呼哀哉！

【注释】

①"仁焉"二句：三王尚且死，五霸尚且死。典出应劭《风俗通义》："五帝圣焉，死；三王仁焉，死；五伯智焉，死。"是说五帝、三王、五伯，虽或圣，或仁，或智，亦难免于死。 仁焉：指三王。 而：犹，尚且。

②黔娄：春秋时鲁国人，修身清节，不求仕进。据皇甫谧《高士传》，黔娄死后，曾参去吊丧，问其妻"何以为谥"。其妻说谥"康"。曾子以为黔娄"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荣"，不能谥"康"。其妻说："昔先君尝欲授之国相，辞而不为，是所以有馀贵也。君尝赐之粟三千钟，先生辞不受，是其有馀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贫贱，不遑遑于富贵，求仁而得仁，求义而得义，其谥为'康'，不亦宜乎？"

③展禽：春秋时鲁国大夫。姓展氏，名获，字禽，因食邑柳下，谥惠，所以后人称柳下惠。孟子以他为"圣之和者"，因与"圣之清者"的伯夷并称夷惠。

④同尘往世：相同的步伐走在前代。尘，步伐。往世，前代，过去。

⑤旌：旌表，表彰。

⑥康：黔娄死后谥为"康"。《周书·谥法》："渊源流通曰康。" 惠：展禽死后谥为"惠"。《周书·谥法》："柔质慈民曰惠。"

【译文】

三王尚且死，五霸尚且死，黔娄既已死，展禽也死去。这些人对于先生来说，不过是同一步伐走在前代，所以既已旌谥“靖节”，可以再加上“康”、“惠”。呜呼哀哉！

赵德政　译注

阳给事诔

颜延之

【作者】

颜延之，见本卷《陶征士诔》。

【题解】

《阳给事诔》作于刘宋文帝元嘉初年（公元424年）。其时朝廷“光昭茂绪，旌录旧勋”，作者于是写了这篇诔文，累述阳给事功德以示哀掉。阳给事名瓒，刘宋武帝永初三年出任滑台司马。北魏拓跋焘亲自率兵攻打滑台，城东北崩坏，太宋王景度弃城出奔。阳瓒独坚守不动。魏人欲胁迫阳瓒投降，阳瓒抗节不屈，于是城破为魏人所杀。如此“临敌引义，以死殉节”，正如作者所说，非有“贞壮之气，勇烈之志”而不可。所以作者盛赞阳瓒“投命殉节”而“在危无挠”，即使“古之烈士”，亦“无以加之”。寥寥数语，作者为文旨意洞若观火，原来看似旌表死难烈士，昭示其业绩于天下，实则在为后人标树为人的风范。这就通篇文眼“贞不常祐，义有必甄”的真谤之所在。

【原文】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1]，宋故宁远司马、濮阳太守彭城阳君卒[2]，呜呼哀哉！瓒少禀志节[3]，资性忠果[4]，奉上以诚，率下有方[5]，朝嘉其能[6]，故授以边事[7]。永初之末，佐守滑台[8]。值国祸荐臻[9]，王略中否[10]，獯虏间衅[11]，劘剥司、兖[12]，幽、并骑弩[13]，屯逼巩、洛[14]，列营缘戍，相望屠溃[15]。瓒奋其猛锐，志不违难，立乎将卒之间，以缉华裔之众[16]，罢困相保[17]，坚守四旬。上下力屈[18]，受陷勍寇[19]，士师奔扰[20]，弃军争免。而瓒誓命沉城[21]，佻身飞镞[22]，兵尽器竭，毙于旗下。非夫贞壮之气，勇烈之志，岂能临敌引义[23]，以死殉节者哉！景平之元[24]，朝廷闻而伤之[25]，有诏曰："故宁远司马濮阳太守阳瓒，滑台之逼，厉诚固守，投命殉节，在危无挠。古之烈士[26]，无以加之！可赠给事中[27]，振恤遗孤，以慰存亡。"追宠既彰[28]，人知慕节，河、汴之间有义风矣。逮元嘉廓祚，圣神纪物[29]，光昭茂绪[30]，旌录旧勋[31]，苟有概于贞孝者[32]，实事感于仁明[33]。末臣蒙固[34]，侧闻至训[35]，敢询诸前典而为之诔[36]。

【注释】

①永初：南朝宋武帝刘裕年号。公元420～422年。凡三年。

②宁远，六朝宋地名，今四川宜昌。 濮阳：六朝宋郡名，治所在今安徽省灵壁县境内。 彭城：六朝宋郡名，今江苏省铜山县。

③少禀志节：从年幼接受志向操守的熏陶。禀，承受，接受。志节，志向操守。

④资性忠果：资质忠诚而果断。资性，犹资质，指天资、品格、禀赋等。

⑤有方：有道，得法。典出《庄子》。其《人间世》说："与之为有方，则危吾身。"《经典释文·庄子音义》："方：道也。"

⑥朝嘉其能：朝廷表彰他的才能。

⑦边事：戍守边境的职务。事，职务。

⑧佐守滑台：佐助戍守滑台。指阳瓒出任滑州司马，佐助太守王景度。滑台，滑州治所，今河南省滑县。滑台北临古黄河，东晋南北朝时为军事要地。

⑨国祸荐臻：国难再来。荐臻，重至，再来。荐，重，频。

⑩王略中否（pǐ 匹）：朝廷法制中途闭塞。略，法制。《广雅》："略，法也。"否，闭塞，不通。

⑪獯虏间衅：北方鲜卑乘间生衅。獯（xūn 勋），北方少数民族，此指鲜卑族拓跋氏。虏，对敌方的蔑称。

⑫劘（mó 膜）：迫近。　剥（pū 朴）：击，攻打。　司：司州。刘宋时，司州治所为虎牢，在今河南省临漳县。　兖：兖州。刘宋时兖州治所为瑕丘，在今山东省旧滋阳县西。滑台属兖州地。

⑬幽、并骑弩：幽州、并州的轻骑劲弩。幽、并，幽州和并州，古代燕赵之地，居民以慷慨悲歌、尚气任侠著名，所以多并称。

⑭屯逼巩、洛：屯兵逼近巩县、洛阳。巩，巩县，即今河南省巩县。

⑮相望：希望，意欲。相，表示一方对另一方的动作。　屠溃：以残杀而驱散。

⑯缉华裔之众：收集编次华夏及华夏之外的众多兵勇。缉，通"辑"。裔，华夏之外的地区。

⑰罢（pí 皮）困：疲劳贫乏。罢：通"疲"。

⑱力屈：精力穷尽。屈，竭尽，穷尽。

⑲勍（qíng 情）寇：强大的敌军。勍，强，有力。

⑳士师奔扰：官吏之长逃亡境内混乱。士师，官吏之长。此指太守。据沈约《宋书》，北魏攻打滑台，太守王景度出奔。

㉑誓命沉城：发誓生命没于城中。意思是说身与城共存亡。

㉒佻（tiāo 挑）身飞镞：即轻袍自身于飞矢之中。佻，轻。镞，箭头。

㉓引义：坚持道义。典出东方朔《非有先生论》："引义以正其身，推恩

以广其下。”引，继续。此处为使继续，即坚持。

㉔景平之元：景平元年。 景平：刘宋少帝刘义符年号，公元423～424年。凡二年。

㉕伤：哀怜。

㉖烈士：指坚贞不屈的刚强之士。

㉗给事中：官名。六朝宋时，属尚书省，职掌规谏、评议、驳正违失等事。

㉘追宠：追赠恩宠。追，补。此指给死者赠官。宠，荣耀。

㉙圣神：圣武神明。称颂帝王的套语。语出《尚书·大禹谟》：“帝德之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

㉚光昭茂绪：发扬光大丰功伟绩。光昭，发扬光大。昭，彰明。茂，盛大。绪，功绩。

㉛旌录旧勋：旌表以往功勋。

㉜概：风概，节操。 于：介词，与“贞孝”组成介词结构，表示前面“有概”是针对某一点而说的，相当于“对于……来说”。 孝：忠贞孝义。 贞：言行一致而守志不移。贾谊《新书·道术》：“言行抱一谓之贞。”

㉝仁明：仁爱圣明。古代称颂帝王的套语。

㉞末臣：下臣、小臣。臣对君的谦称。

㉟至训：最高深的教诲。至，极。

㊱前典：以前的典章。典，典章，准则，办法。 为之诔：写了这篇诔。

【译文】

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朝故去的宁远司马、濮阳太守彭城阳君卒，呜呼哀哉！阳瓒从年少时禀承志向操守，资质忠诚而果断，以忠诚辅佐朝廷，统领部下有方法，朝廷表彰他的才能，所以授与他戍守边境的职务。永初末年，佐助戍守滑台。遭逢国难频至，朝廷法制中途闭塞，北方鲜卑乘机生衅，攻打到司州、兖州、幽州、并州的轻骑劲弩，屯兵逼近巩县、洛阳，他们沿着我边防戍地陈列营垒，意欲杀散官兵。阳瓒奋发他那勇猛的锐气，立志不避祸难，亲身站到将士中间，收集编次华夏及华夏之外的众

多兵勇，即使疲劳贫乏也要保全城池，坚守四十多天。官兵精力穷尽，由于敌军强大而城池失陷，官吏之长逃亡而混乱，以遗弃军队争取免难。然而阳瓒发誓与城共存亡、轻袍自身战于飞矢之中，直到士兵穷尽、兵器用完，死在宋旗下面。不是忠贞雄壮的气概、英勇壮烈的志士，难道能够面对强敌而坚持道义，用死殉节吗！景平元年，皇帝听说这件事而哀怜阳瓒，下达诏书说："故去的宁远司马濮阳太守阳瓒，滑台遭受威胁的时候，竭尽诚意固守，舍命殉节，在危难时刻不屈不挠。即使古代的烈士，也无法超越他！应该追赠给事中，抚养他遗留下来的孤儿，以便慰藉生者死者。"追赠恩宠既然彰明昭著，人人知道仰慕节义，黄河、汴河流域有节义风尚了。到元嘉年间扩大恩典，圣明皇帝纪念亡故的人，发扬光大丰功伟绩，旌表审查以往功勋，如果有忠贞孝义节操者，事迹实在为仁爱圣明的皇帝所感动。下臣虽然阍昧孤陋，但是从旁闻知最高深的教训，所以不揣冒昧地咨询以前的典章写了这篇诔文。

【原文】

其辞曰：贞不常祐，义有必甄①。处父勤君，怨在登贤②；苦夷致果③，题子行间④。忠壮之烈，宜自尔先，旧勋虽废⑤，邑氏遂传⑥。惟邑及氏，自温徂阳⑦，狐续既降，晋族弗昌⑧。之子之生⑨，立绩宋皇，拳猛沉毅⑩，温敏肃良。如彼竹柏，负雪怀霜⑪；如彼瓒驷，配服骖衡⑫。边兵丧律⑬，王略未恢，函陕堙阻⑭，瀍洛蒿莱⑮。朔马东骛⑯，胡风南埃⑰，路无归辖⑱，野有委骸⑲。帝图斯艰，简兵授才，实命阳子，佐师危台。憬彼危台，在滑之垧⑳，周、卫是交，郑、翟是争㉑。昔惟华国㉒，今实边亭，凭巘

结关[23]，负河萦城[24]。金柝夜击，和门昼扃[25]，料敌厌难[26]，时维阳生。凉冬气劲[27]，塞外草蓑，遏矣琱虏[28]，乘障犯威[29]。鸣骥横厉[30]，霜镝高翚[31]，轶我河县[32]，俘我洛畿[33]。攒锋成林[34]，投鞍为围[35]，翳翳穷垒，嗷嗷群悲。师老变形[36]，地孤援阔。卒无半菽[37]，马实拑秣[38]，守未焚冲，攻已濡褐[39]。烈烈阳子，在困弥达[40]，勉慰痍伤[41]，拊巡饥渴[42]。力虽可穷，气不可夺[43]，义立边疆，身终锋栝[44]。呜呼哀哉！

【注释】

①甄：表明。

②“处父”二句：阳处父为国君尽力效劳，怨恨在于他引荐贤能。 处父：春秋晋国太傅阳处父，为狐射姑所怨恨，被杀害。 登贤：举贤荐能。事见于《左传·文公六年》。

③苦夷致果：苦，《文选》作“苦”，是。苦夷果敢而坚毅。苦夷，又名苦越，春秋鲁国季氏家臣。致果，果毅。古语云：“致果为毅”。

④题子：给儿子命名。题，命名。 行（háng 杭）间：军中，行伍之间。事见《左传·定公八年》：“苦越生子，将待事而名之。阳州之役获焉，名之曰阳州。”

⑤旧勋虽废：先代的功勋虽遗忘。废，废弛，此指遗忘。

⑥邑氏：姓氏。此指以封邑为姓氏。

⑦自温徂阳：从食邑温到姓阳。 温：春秋周畿地名，故城在今河南省温县境，是阳处父早期的封邑。 阳：春秋地名，故城在今山西省太谷县东阳城。阳处父封邑，因以为姓氏。

⑧“狐续既降”二句：狐射姑、续鞠居杀害阳处父以后，他们在晋国的氏族衰落而不昌盛。降，贬抑。这里是诛杀之意。事见《左传·文公六年》：“十一月丙寅，晋杀续简伯，贾季奔狄。”续简伯，即续鞠居。

⑨之子：这个人。

⑩拳：勇力。

⑪负雪怀霜：扛着飞雪怀着严霜。

⑫“如彼瓒驷”二句：如同驷马中的瓒马，配合服马陪驾车衡。意思即《文选》李善注所说：“言翼赞宋朝，如彼瓒之为驷，乃配服而骖衡也。”　瓒：瓒马。古代四马驾车，中间两马夹辕者名服马，两旁之名瓒马，亦称骖马。　驷：驷马，同驾一辆车的四匹马。　衡：车衡，车辕前端的横木。　骖：名词用作动词，陪驾。

⑬丧律：丧失约束。即行军无纪律。

⑭函：函关，即函谷关，在今河南省新安县东北。　陕：陕州，今河南省陕县。　堙(yīn 阴)阻：壅塞不通。堙，堵塞。

⑮瀍(chán 缠)：瀍水。源出河南洛阳西北谷城山，南流经洛阳城东，注入洛水。　洛：洛水。源出陕西西北部，东入河南，经由洛阳，到巩县的洛口流入黄河。　蒿莱：野草，杂草。此为野草丛生，即一片荒野的意思。

⑯朔马：北方的马。　鹜：《文选》作“骛”，是。鹜，奔驰。

⑰胡风南埃：胡地的风沙成为南土的尘埃。胡，指少数民族。

⑱归辔(huì 惠)：使棺木返回故土。辔，通“槥”。粗陋而薄的小棺材。《汉书·高帝纪》：“令士卒从军死者为槥，归其县，县给衣衾棺葬具。”颜师古注：“应劭曰：槥，小棺也。”

⑲委骸：丢弃的骸骨。

⑳坰(jiōng 扃)：郊野。

㉑“周、卫是交”二句：交结周、卫，争斗郑、翟。　是：助词，表示宾语前置。　周：周朝。指王室。　翟：我国古代北方民族名。　二句事见《史记·郑世家》：“郑入滑，滑听命，已而反与卫，于是郑伐滑。周襄王使伯犕请滑。……(郑文公)不听襄王请而囚伯廪。王怒，与翟人伐郑，弗克。”

㉒华国：华美的食邑。　国：封地，食邑。指诸侯国。

㉓巘(yǎn 演)：小山。《诗经·大雅·公刘》：“陟则在巘，复降在原。”毛亨传：“巘，小山，别于大山也。”

㉔城：筑城。

㉕和门昼扃(jiōng 坰)：军门白天关闭。和门，军门。扃，关闭。

㉖料敌：估量敌情。　厌(yā 压)难：抑制困难。厌，同“压”，镇服，抑制。

㉗凉冬：冬天。 气劲：空气强劲。

㉘遏（tì 替）：远。通“逖”。《尚书·牧誓》：“逖矣！西土之人。”

㉙障：屏障。

㉚鸣骥横厉：人吼马嘶纵横凌厉。形容气势旺盛。

㉛霜镝：如霜之镝，指箭锋利。镝，箭镞。也指箭。 翬（huī 灰）：飞。

㉜轶：袭击，侵犯。

㉝俘：俘获。此处是侵占、霸占的意思。 畿：近畿，郊区。

㉞攒（cuán 窜阳）锋：积聚兵器。攒，聚。

㉟围：土木筑成的防守设备。此处指城墙。

㊱师老：士气衰落。老，暮气，衰落。 变形：指军队由直而曲。典出于《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师直为壮，曲为老。”指事理的曲直。

㊲半菽：半菜半粮，指粗劣的饭食。语见《汉书·项籍传》：“今岁饥民贫，卒食半菽。”颜师古注：“士卒食蔬菜以菽杂半之。……菽谓豆也。”

㊳拑秣：犹衔枚。以木衔马口，不使马食。典出《公羊传·宣公十五年》：“围者，拑马而秣之，使肥者应客，是何子之情也。”秣，本指饲料，此指木棍儿一类的东西。

㊴“守未焚冲”二句：防守还没有焚烧冲撞城墙的战车，进攻已经浸渍战马的护衣。典出《左传·定公八年》：“公侵齐，攻廪丘之郛，主人焚冲，或濡马褐以救之。” 冲：冲撞城墙的战车。 濡褐：即濡马褐。杜预注：“马褐，马衣。”

㊵在困弥达：处于困境险地越发豁达。困，困穷，境遇险恶窘迫。达，豁达，通达。典出《周易》：“困穷而通。”

㊶痍伤：指受伤之人。痍：伤。

㊷拊：抚慰。

㊸气不可夺：士气不能丧失。

㊹锋栝（kuò 扩）：犹锋镝。泛指兵器。锋，兵刃。栝，箭镞。

【译文】

其辞说：忠贞虽然不常为神明保佑，但是正义必定彰明昭著。阳处父为国君尽力效劳，怨恨却在于他引荐贤能；苦夷果敢

而坚毅，命名儿子于军中。忠贞壮烈的功业，大概开始于先生祖先，先代的功勋虽然废弛，但是姓氏于是流传。由封邑推及姓氏，从食邑温到姓阳，狐射姑、续鞠居杀害处父以后，他们在晋国的氏族也就衰落不昌。阳君其人的一生，为宋朝皇帝建业立功，勇武威猛而深沉刚毅，平和敏达而庄重贤明。犹如那竹子和柏树，扛着飞雪怀抱严霜；又如那驷马中的瓒马，配合服马陪驾车衡。边境士卒失去约束，朝廷法度不曾恢复，函关陕州壅塞不通，瀍水洛水流域一片荒芜。北方的马向东奔驰，胡地风沙成为南方尘埃，沿途没有返回故土的棺木，田野上有丢弃的骸骨。皇帝谋虑这种艰难，挑选军队授与将才，实在是差使阳君，率军佐守危难的滑台。猛然醒悟到那危难的滑台，在滑国的郊野，当年滑国交好周朝、卫国，使郑国、翟人争斗。昔日华美的封邑，现在确实是边境的亭障，凭借小山构筑关门，背负黄河修起萦纡的城墙。刁斗在夜间敲击，军门在白天关闭，估量敌情抑制困难，时势系在阳君身上。冬天气寒，塞外草木凋零，远在北方的獯虏，凭借屏障冒犯朝廷威颜。人吼马嘶纵横凌厉，如霜的利箭漫天横飞，袭击我黄河流域郡县，侵占我洛阳郊区。敌人聚集兵器可以成为森林，投掷马鞍能够堆成城墙，处境窘迫的营垒阴暗笼罩，嗷嗷哀号到处是一片悲伤。军队由于形势变化而士气衰落，戍地由于援军渺茫而处境孤单，士兵没有半菽，战马已经衔枚，防守者还不曾焚烧冲撞城墙的战车，进攻者却已经浸渍战马的护衣。阳君威武壮烈，处于困境险地越发通达，慰问勉励受伤的士兵，巡视抚慰饥寒的部卒。气力虽然可以穷尽，但是士气不能丧失，节义树立于边疆，身死于锋镝。呜呼哀哉！

【原文】

贲父陨节，鲁人是志①；汧督效贞，晋策攸记②。皇上

嘉悼，思存宠异，于以赠之，言登给事③。疏爵纪庸④，恤孤表嗣，嗟尔义士，没有馀喜⑤。呜呼哀哉！

【注释】

①“贲句”二句：县贲父为节义而死，鲁国人从此记住不忘。 贲父：县贲父，春秋鲁国人，鲁庄公的御者。 陨节：死于节，即为节义而死。 是：于是，从此。 志：记。通“诘”。事见《礼记》。其《檀弓》记载：“鲁庄公及宋人战于乘丘，县贲父御，卜国为右。马惊败绩，公坠。……县贲父曰：‘他日不败绩，而今败绩，是无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诔之。士之有诔，自此始也。”是说为节义而死，人们永志不忘。

②“汧督效贞”二句：马汧督竭尽忠贞，晋策于是记载。 效贞：犹效忠。 攸记：于是记载。攸，于是。事见本卷潘岳《马汧督诔》。

③言登给事：进位给事中。言，助词，无义。登，进位，加封。

④疏爵：分封爵位。语出《史记·黥布列传》：“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贵之。”《索隐》：“疏，分也。”与“裂地”为对文。 纪庸，记载功劳。纪，通“记”。庸：功劳。

⑤没：死亡。通“殁”。 馀喜：饶足的喜庆。馀，饶足。

【译文】

县贲父为节义而死，鲁国人从此把他记住；马旼督竭尽忠贞，晋策于是把他载入。皇上表彰追念死者，想留下特殊的恩宠，是以追赠阳君，进位给事中。分封爵位记载功劳。抚恤孤儿使后代显扬，赞叹如此有节操的人，身后吉庆有余万事吉祥。呜呼哀哉！

刘凤翥　译注

祭屈原文

颜延之

【作者】

颜延之，见本卷《陶征士诔》。

【题解】

《祭屈原文》作于宋景平二年（公元424年）。据沈约《宋书》本传，其时作者出任始平太守，路经汨潭，为湘州刺史张邵作此文“以致其意”。这所致之“意”，即托凭吊屈原的诗意，抒写自己的情怀。所谓“兰薰而摧，玉缜则折，物忌坚芳，人讳明洁”，既写出了屈原的品格，也暗寓着自己无限的感慨。而“声溢金石，志华日月”，则不但写出了屈原的伟大经久不息，而且也暗寓着自己执着的追求。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原文】

惟有宋五年月日①，湘州刺史吴郡张邵②，恭承帝命，建旃旧楚③，访怀沙之渊④，得捐珮之浦⑤，弭节罗潭⑥，舣舟汨渚⑦，乃遣户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闾大夫屈君之灵⑧。兰薰而摧，玉缜则折⑨，物忌坚芳，人讳明洁⑩。曰若先生⑪，逢辰之缺⑫，温风怠时⑬，飞霜急节⑭，嬴、芈遘纷⑮，昭、怀不端⑯，谋折仪、尚⑰，贞蔑椒、兰⑱。身绝郢

阙[19]，迹遍湘干[20]，比物荃荪[21]，连类龙鸾。声溢金石[22]，志华日月[23]，如彼树芳[24]，实颖实发[25]。望汨心欷[26]，瞻罗思越[27]，藉用可尘[28]，昭忠难阙[29]。

【注释】

①惟：语首助词。 有宋：指南朝宋。有，助词，无义。一字不成词，则加“有”字以配之。 五年：指宋建国而言，即宋少帝景平二年(公元424年)。

②湘州：州名。辖今湖南全省和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 刺史：魏晋以后地区最高长官。 吴郡：郡名。辖地为今江苏长江以南全部、长江以北南通、海门诸县。 张邵：字茂宗。刘毅为相，士辐辏其门，惟邵不往。宋武帝受命，以功封邵为临沮伯。卒谥简。

③建旃(yú 于)：犹建麾，指出任地方长官。建，树立。旃：绘有鸟隼图象的旗。《周礼·春官·司常》：“州里建旃。” 旧楚：原来的楚地。

④怀沙：屈原《楚辞·九章》篇名。相传为屈原绝命词。一说怀抱沙石自沉。一说是被放逐后怀念长沙。

⑤捐珮：捐弃玉珮。

⑥弭节：驻车，弭，止。节，行车进退之节。 罗：罗水。汨罗江上游名汨水，流经湘阴县分为二支，南流者曰汨水，一支经古罗城，曰罗水，至屈潭两水复合，故曰汨罗。 潭：水边。

⑦舣(yǐ 乙)舟：船泊岸边。舣，船靠岸。 汨渚：汨水水边。渚，水边。

⑧户曹掾：佐吏，主管民户、祀祠、农桑。 三闾大夫：战国楚官名。屈原曾任三闾大夫。

⑨“兰薰”二句：兰香了就被毁坏，玉细润了则易被折断。意思是庄子所谓“材之患”。《庄子·人间世》：“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属，实熟则剥，剥则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终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击于世俗者也。”

⑩明：明达事理。 洁：操守清白。

⑪曰若：语首助词。 先生：年长有学问的人。《孟子·告子》：“先生将何之？”赵岐注：“学士年长者，故谓之先生。”

⑫辰：时运。

⑬怠时：慢于时令。怠，慢。

⑭急节：节令急促。

⑮嬴：战国秦国姓氏。　芈(mǐ 米)：战国楚国本姓芈氏。

⑯昭、怀：秦昭王、楚怀王。　不端：不正派。　按，“昭怀”也可连续，中间不应顿开。昭，指秦昭王。怀，心怀，心术，不是指怀王。

⑰仪：张仪，战国纵横家，相秦，以连横之策说六国，使六国背纵约而事秦。　尚：楚上官大夫靳尚。尚妒忌屈原的才能，同张仪一起诋毁屈原。

⑱椒：楚大夫子椒。　兰：子兰，楚怀王稚子。

⑲郢阙：楚国宫阙。郢：楚都城。

⑳湘干：湘水岸。干，岸。

㉑比物：连类比物。联系相类的的事物，进行比较。　荃荪：香草。荃，即荪。王逸《楚辞·序》：“兽鸟香草，以配忠贞；虬龙鸾凤，以托君子。”

㉒金石：钟磬类乐器。

㉓志华日月：志趣高洁，与日月争辉。华，光辉。此处活用为动词。

㉔树芳：培育芳草嘉卉。

㉕实颖实发：枝叶秀发，硕果累累。语见《诗经·大雅·生民》：“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此写禾的美好，言外见出人工之善。

㉖心欷：心中欷歔。欷，叹息声，抽咽声。

㉗思越：幽思激越。越，扬。

㉘藉用：以白茅祭祀。《周易·大过》：“藉用白茅无咎。”藉，草垫。此指白茅。古人常用以包裹充祭祀的礼物。　可尘：可以洗尘。

㉙昭忠难阙：这是彰明忠信不容遗缺的礼仪。《左传·隐公三年》：“风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苇》《泂酌》，昭忠信也。”

【译文】

宋五年某月某日，湘州刺史吴郡张邵恭奉皇帝的命令，出任原来楚国的地方官，过访怀沙自沉的深潭，找到捐弃玉珮的水滨，驻车罗水岸上，泊船汨水水边，于是派户曹掾某某敬祭原来楚国三闾大夫屈君的英灵。兰草由于芳香而毁灭，玉细润则易被折断，所以物禁忌芬芳美好而坚贞高洁，人忌讳明达事理而操守

清白。先生德高望重，遭逢时运不佳，温柔的和风慢于时令，飞霜急促的时节。秦楚两国发生纠纷，秦昭襄王心术不正，先生谋略为靳尚、张仪所破坏，忠贞遭受子椒、子兰欺侮。从此先生身离郢都朝堂，遗迹踏遍湘水两岸，行吟以善鸟香草比类忠贞，用虬龙鸾凤兴托君子。先生声名远扬超越金石的清响，志趣高洁与日月争辉，至于那培育的芳草嘉卉，必将枝叶秀发，硕果累累。遥望汨水心中欷歔，瞻望罗水情思激越，谨以白茅祭礼可为先圣洗尘，这是表彰忠信难以缺少的礼仪。

刘凤翥　译注

祭古冢文

谢惠连

【作者】

谢惠连（公元407～433年），陈郡阳夏（今河南省太康县）人。六朝宋诗人。十岁能属文，书画并妙，为族兄谢灵运所赏识。因在为父守丧期间作诗赠人，长期不得官职。元嘉七年为司徒彭城王刘义康法曹参加。但又因诗作部分篇章表现其政治上的不得志，对当时现实隐含不满，所以仕宦不显。所作《雪赋》以高丽见奇，谢灵运说“张华重生，不能易”。与灵运并称“大小谢”，原集已散佚，现在流传的《谢法曹集》，为明朝人所辑。

【题解】

《祭古冢文》作于元嘉七年(公元430年),其时作者为彭城王刘义康法曹参军已整整七年。刘义康修东府城,于城堑中发现古冢,为之改葬,令谢惠连作此祭文。郑振铎著《中国文学史》,盛称此文"充满了诗意的悲绪",确有见地。谢惠连为古冢作祭文,那种对人生沧桑的无限感慨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因而掩卷而思,究系祭古冢,抑或自祭?确实令人茫然。即此一端,足见此文实乃借古讽今而不见蛛丝马迹的典范之作。

【原文】

东府掘城北堑①,八丈余,得古冢②。上无封域③,不用砖甓④,以木为椁⑤。中有二棺,正方,两头无和⑥。明器之属、材瓦、铜漆⑦,有数十种,多异形,不可尽识。刻木为人,长三尺,可有二十馀头。初开,见悉是人形,以物枨拨之⑧,应手灰灭。棺上有五铢钱百余枚⑨,水中有甘蔗节及梅、李核、瓜瓣,皆浮出,不甚烂坏。铭志不存⑩,世代不可得而知也。公命城者改埋于东冈⑪,祭之以豚酒。既不知其名字远近,故假为之号,日冥漠君云尔⑫。

【注释】

①东府:东晋六朝时扬州刺史的治所,在今南京市东。六朝陈顾野王《舆地志》:"晋安帝义熙十年筑东府城,西本简帝为会稽王时第,其东则丞相文孝王道子府。谢安石薨,以道子代领扬州,第在州东,故时人号为东府。"　堑:护城河。

②古冢:古坟。冢,坟墓。

③封域:封墓的坟头。

④甓(pì 僻):砖。

⑤椁:古代棺木有两重,外曰椁,内曰棺。

⑥和:棺材两头的木板。

⑦明器：古代用竹、木或陶铜专为随葬而制作的器物。 材：木材，木料。

⑧枨（chéng 成）：触动。李善《文选》注："南人以物触物为枨。"

⑨五铢钱：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罢半两钱而铸五铢钱。后来魏晋六朝都曾铸五铢钱。

⑩铭志：刻于墓碑的文字。古人用正方两石相合，一刻志铭，一称志盖，题死者姓氏、籍贯、官爵，平放在志铭上，类似于书的封面。二者均埋入墓中。

⑪公：指彭城王刘义康。 城者：筑城的人。 东冈：泛指城东高冈之地。

⑫冥漠：高远淡漠。此为给墓主人假定的名号。 云尔：语末助词，相当于"如此而已"。

【译文】

东府挖城北护城河，挖进一丈多深，发现一座古坟。上面没有封墓的坟头，不使用砖砌，用木材做棺，里面有两口棺材，呈正方形，两头没有和。用木、瓦、铜漆做的明器有几十种，大多形状各异，不能全都辨识。用木头雕刻成为俑人，高三尺，大约二十多件。刚开棺时，见到的全是人形，用东西触拨他，随即像灰烬般消灭。棺木上面有五铢钱一百多枚，水中有甘蔗节和梅核、李核、瓜子，全都漂浮在水面，不太腐烂败坏。不存在墓志铭，朝代不得而知。司徒命令筑城的人重新埋葬到东冈，用猪头白酒祭告死者。既不知死者的名字，又不知死者远近的情况，所以为他假设了个名号，称作冥漠君，如此而已。

【原文】

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①，司徒御属领直兵令史统作城录事临漳令亭侯朱林②，具豚醪之祭，敬孝冥漠君之灵。

【注释】

①元嘉：六朝宋文帝刘义隆年号，公元424～453年，凡30年。

②司徒：官名，主管教化，三公之一。元嘉年间，彭城王刘义康以司徒身分辅政。 令史：官名。职掌文书。 录事：官名。掌总录众官署文簿。 直兵：指剑矛之类的兵器。 临漳：地名，故城在今河南省临漳县西南旧县村。

【译文】

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属领直兵史统作城录事临漳令亭侯朱林，供设猪头醇酒诸类祭品，敬祭冥漠君的英灵。

【原文】

忝总徒旅①，版筑是司②，穷泉为堑，聚壤成基。一椁既启，双棺在兹，舍畚凄怆③，纵锸涟而④。刍灵已毁⑤，涂车既摧⑥，几筵糜腐⑦，俎豆倾低⑧，盘或梅、李，盎或醢醯⑨，蔗传余节，瓜表遗犀⑩。追惟夫子，生自何代？曜质几年⑪？潜灵几载⑫？为寿为夭？宁显宁晦⑬？铭志湮灭，姓字不传。今谁子后？曩谁子先？功名美恶，如何蔑然？百堵皆作⑭，十仞斯齐⑮，墉不可转⑯，堑不可回。黄肠既毁⑰，便房已颓⑱，循题兴念⑲，抚俑增哀⑳。射声垂仁㉑，广汉流渥㉒，祠骸府阿㉓，掩骼城曲㉔。仰羡古风㉕，为君改卜，轮移北隍㉖，窀穸东麓㉗，圹即新营㉘，棺仍旧木㉙。合葬非古㉚，周公所存，敬遵昔义㉛，还祔双魂。酒以两壶，牲以特豚㉜，幽灵仿佛，歆我牺樽㉝。呜呼哀哉！

【注释】

①忝：有愧于。 徒：步兵。

②版筑是司：掌管版筑。版筑，指土木营造之事。

③畚：用草绳或竹蔑编织的盛物器具。

④锸：锹。

⑤刍灵：茅草扎成的人马，古代殉葬用品。

⑥涂车：泥车，古时送葬用的明器。

⑦几筵：供桌。

⑧俎豆：俎为置放肉的几，豆为盛干肉一类食物的器皿。

⑨盎：盆缶，一种腹大口敛的盆。 醢醯(hǎi xī 海西)：肉酱和醋。

⑩犀：瓠犀，瓠瓜的种子。

⑪曜质：炫耀资质。指仕宦显达而兼济天下。质，资质，即天资、品格、禀赋等。此主要指才智。

⑫潜灵：隐藏灵性。指退居不仕而才不为世用。灵，灵性，指天赋的聪明才智。

⑬宁：助词，无义。 显：显赫，指权势声威盛大显著。 晦：晦气，运气坏。

⑭百堵：百丈长的城墙。堵，度名。古代计算城墙面积的单位：方丈曰堵，三堵曰雉。

⑮仞：度名。仞的长度说法不一，或曰七尺，或曰八尺。 斯：尽。 齐(jì 技)：通“跻”。升起。

⑯墉：域墙。

⑰黄肠：以柏木黄心的木条累置棺椁外，起保护棺椁作用，木头皆向内，故又称黄肠题凑。

⑱便房：冢圹中的放置棺椁之外的其它墓室，如前室、中室、左右耳室之类。

⑲题：即题凑。

⑳俑：古代用以殉葬的木偶陶偶。此指上文“刻木为人”之“人”。

㉑射声垂仁：据《汉书》，曹褒为射声校尉时，营舍有无主的停棺百余口。褒买空地，全部葬埋，并设祭追荐死者。射声校尉，汉高级武职，秩二千石。垂仁，垂布仁义。

㉒广汉流渥：据《东观汉记》，陈宠为广汉太守，洛城城南，每阴雨时常有哭声。宠查往昔离乱年间，有许多骸骨不得葬埋，当即令洛县埋葬。哭声

从此断绝。广汉，郡名，治所在今四川广汉县地。流渥，散布恩泽。渥，恩泽，沾润。

㉓祠骸：祈祷骸骨。祠，祈祷。《周礼·春官·小宗伯》："祷祠于上下神示（祇）。"郑玄注："求福曰祷，得求曰祠。"　府阿：公府曲隅。

㉔掩骼：收葬尸骨。《礼记·月令》："掩骼埋胔。"郑玄注："骨枯曰骼，肉腐曰胔。"　城曲：城郭转角处。此指偏僻之处。

㉕古风：古时风俗。

㉖轮移：用车迁徙。轮，车。　隍：无水的城壕。

㉗窀穸（zhūn xì 谆细）：安葬。《左传·襄公十三年》："窀穸之事。"杜预注："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犹长夜。"孔颖达疏："夜不得明，死不复生，故长夜谓葬埋。"

㉘圹：墓穴。

㉙木：指棺材。《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又如是而嫁，则就木焉。"

㉚合葬：旧时夫妇同葬一个墓穴称合葬。古人称祔。　非古：不是从古就有。《礼记·檀弓》："周公盖祔。"郑玄注："祔谓合葬，合葬自周公以来。"孔颖达疏："周公以来，盖始祔葬。"

㉛义：礼仪。郑玄注《周礼·春官·肆师》，以为古时"仪"只作"义"，而现在的"义"，古时作"谊"。

㉜特豚：一头小猪。特，牲一头曰特。

㉝仿佛：约略的形迹。李康《髑髅赋》："幽灵仿佛，忽有人形。"

㉞歆（xīn 心）：歆享，指鬼神享受祭品。　牺樽：古代酒器，形似牺牛。

【译文】

我愧领兵卒，主管版筑，掘地及泉以作护城壕堑，聚集土壤筑成城墙墙基。一口外棺打开以后，两口棺材在里边，扔下箕畚、心情凄楚，放下铁锹，泪水涟涟。刍灵已经毁坏，涂车也已摧折，供桌糜烂腐朽，器皿倾斜低处，盘中或是黄梅李子，盆缶或是肉酱和醋，甘蔗留下残节，瓜瓠遗存种子。追想夫子，生于何时？天资显达有多少年？隐藏灵性几载？究竟长寿还是夭折？抑或显赫还是晦气？墓志铭没有，名字姓氏不传。现在谁是您的后裔？

往昔谁是您的先人？功名是善还是恶，为什么蔑然？百丈长的城墙普遍兴建，十仞高的城墙全部升起，城墙不能弯转，护城河不能回环。黄肠既然毁坏，便房也已颓废，抚摩题凑兴起怜悯，摩挲木俑增加哀矜。射声校尉曹褒垂布仁义，广汉太守陈宠散丰恩泽，祈祷骸骨于公府曲隅，收葬尸骨到城郭曲处。仰望思慕古时风义，为君重行占卜宅兆，用车从北迁徙，永久安葬在东麓。墓穴是崭新的营窟，棺材则是原来棺木。合葬岂非古人成法，这是周公遗留的丧礼，敬遵往昔礼仪，依然合葬双魂。祭酒两壶，牲猪一头，幽灵若隐若现，歆享我的祭品。呜呼哀哉！

刘凤翥　译注

祭颜光禄文

王僧达

【作者】

王僧达（公元423～458年），琅邪郡临沂（今山东省临沂市）人。六朝宋文学家。少好学，善属文，宋文帝以为太子舍人，历宣城、吴郡太守，武帝时累官至中书令。自负才气，以不得宰相为遗憾。性耿介不阿，屡次犯忤上颜，终坐高阁谋乱事入狱，被杀害。原有集，已失传。

【题解】

王僧达诗文流传下来者不多，近人遂以为“未足以见其风格”（郑振铎

《中国文学史》），看似不无道理，其实并不尽然。即以《祭颜光禄文》而论，盛赞“疎诞不能斟酌当世”的颜延年“气高叔夜，严方仲举”，而感慨其见黜于权要为“非独昊天，歼我明懿”，那愤世嫉俗之情，竟如是之慷慨激昂，确乎充满风骚的韵味，而并非虚伪的应酬文字。光禄是官名“金紫光禄大夫”的简称。颜光禄名延之，字延年。他学问高，好酒，好正言直谏。性格与王僧达相似。这篇祭文对颜光禄文章、道徒的称赞，也是作者自况。如果联系沈约《宋书》王僧达本传所说的“以屡经狂逆”，“于狱赐死”，则其已失传之诗文的风格，亦可因此而想见一斑。所以了解或研究王僧达及其创作，《祭颜光禄文》确是难得的宝贵资料。

【原文】

惟宋孝建三年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未①，王君以山羞野酌②，敬祭颜君之灵③，呜呼哀哉！夫德以道树，礼以仁清，惟君之懿，早岁飞声。义穷几彖④，文蔽班、扬⑤，性悻刚洁⑥，志度渊英。登朝光国，实宋之华⑦，才通汉、魏，誉浃龟、沙⑧。服爵帝典⑨，栖志云阿⑩，清交素友⑪，比景共波⑫。气高叔夜⑬，严方仲举⑭，逸翮独翔，孤风绝侣⑮。流连酒德⑯，啸歌琴绪⑰。游顾移年，契阔宴处⑱。春风首时⑲，爰谈爰赋⑳；秋露未凝，归神太素㉑，明发晨驾㉒，瞻庐望路，心凄目泫，情条云互㉓。凉阴掩轩㉔，娥月寝耀㉕，微灯动光，几牍谁照㉖？衾衽长尘，丝竹罢调㉗，揽悲兰宇㉘，屑涕松峤㉙。古来共尽，牛山有泪㉚，非独昊天㉛，歼我明懿㉜。以此忍哀，敬陈奠馈㉝，申酌长怀，顾望觑欷。呜呼哀哉！

【注释】

①孝建：宋孝武帝年号，公元454～456年。凡三年。

②山羞野酌：指供祭用的蘋蘩、薄酒之属。《左传·隐公三年》："风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苇》《泂酌》，昭忠信也。"山羞，野味。此指最贵重的祭品如白茅、蘋蘩。羞，美味的食物。野酌，犹泂酌。

③颜君：指颜延之。延之字延年，琅邪郡临沂（今山东省临沂市）人，六朝宋代官吏。少孤贫，好读书，文章之美冠于当时。好饮酒不护细行。历官行参军、主薄、太子舍人、正员郎、员外常侍、始安郡太守、御史中丞、国子祭酒、光禄勋、太常、光禄大夫等。《宋书》卷七十三有传。

④幾彖：《易经》的幾微。幾，亦作"机"。细微。彖，《彖传》，《周易》篇名，借指《周易》。

⑤蔽：遮蔽，引申为超越。 班、扬：班固、扬雄。固为后汉著名史学家和文学家。雄乃后汉著名思想家和文学家。

⑥性悻：禀性正直。悻，直。

⑦宋之华：宋朝的精华，即宋朝杰出的人材。华，精华。

⑧龟、沙：龟兹（qiū cí 秋词）流沙。泛指边远之地。龟兹，西域城国。流沙，泛指西方。宋玉《招魂》："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

⑨服爵：为官，仕宦。服，担任，从事。爵，爵位。 帝典：《尚书·尧典》的别称。《尧典》记载尧舜禅让的事迹。

⑩云阿：喻高远。

⑪清：纯清。 素友：不做官的朋友。

⑫景："影"本字。

⑬叔夜：嵇康字。竹林七贤之一。丰神俊逸，博洽多闻，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颜延之作《五君吟》，盛称康"鸾翮有时锻，龙性谁能驯"。因不与司马氏合作被杀。

⑭仲举：后汉陈蕃字。为人刚正不阿，崇尚气节，出任豫章太守，不接宾客。后因与窦武谋诛当权宦官曹节等，事泄遇害。

⑮孤风：独特的风韵。孤，特立。

⑯酒德：晋刘伶作《酒德颂》，以饮酒为德，后因指饮酒的旨趣品德。

⑰啸歌：长啸歌吟。《诗经·小雅·白华》："啸歌伤怀，念彼硕人。"

琴绪：寄情意于琴声。绪，缠绵的情思、意绪。

⑱契阔：离合，聚散。偏指离散。　宴处：闲居。宴，闲适。

⑲春风：春风温和，比喻温和可亲的气象或环境。

⑳爰：乃，于是。

㉑太素：古代指构成宇宙的物质。

㉒明发：黎明，平明。《诗经·小雅·小宛》："明发不寐，有怀二人。"朱熹《集传》："明发，谓旦而光明开发也。"

㉓情条：情绪纷乱。　云互：如浮云交错。李陵《答苏武诗》："仰视浮云驰，奄忽互相逾。"

㉔凉阴：居丧之所，即凶庐。

㉕娥月：月亮的别名。因神话传说月中有仙女嫦娥，故名。　寝耀：掩闭光辉。寝，止息。耀，放光。

㉖照：看。

㉗丝竹：弦乐器和竹管乐器。

㉘揽悲：举哀。揽，执，举。　兰宇：兰室。指高雅的居室。

㉙屑涕：泪水涟涟。　峤：尖峭的高山。

㉚牛山有泪：颜延之曾作《齐讴行》，其中有"鄙哉牛山叹，未及至人情"句"。《晏子春秋·谏》："景公游于牛山，北临其国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据皆泣，晏子独笑。公收涕而问之。晏子曰：'使贤者常守，则太公、桓公有之；使勇者常守，则庄公有之。吾君安得有此而为流涕，是不仁也。见不仁之君一，谄谀之臣二，所以独笑也。'"

㉛昊天：天。昊，元气博大貌。

㉜明懿：明哲而有美德的人。

㉝奠馈：祭奠。奠，设酒食以祭。馈，祭祀神灵。

【译文】

宋孝建三年九月十九日，王君谨用山味野酒，敬祭颜君的英灵，呜呼哀哉！德行因正义而建树，礼制因仁爱而昭明，惟独先生的美德，早年就已显扬名声。义理穷尽《易经》的几微，文章超越班固和扬雄，天性正直刚毅高洁，志趣胸怀渊深英迈。身登朝庭

使国家荣耀，确实是宋朝的精华，才气贯通汉魏，声誉遍及龟兹流沙。以唐尧的典章制度为仕宦，志趣栖息在白云深处，纯清地结交不做官的朋友，形影相随如水连波。气宇超越嵇叔夜，威严恰似陈仲举，展翅独自翱翔，卓立风韵超绝朋侣。流连于饮酒的旨趣，长啸歌吟寄托情意于琴声，惆怅宦游多年，聚散离合闲居。春风正好刚刚开始，谈笑风生吟诗作赋；秋露还不曾凝结成霜，先生神灵却返回太素。平明时分驾车前往，瞻顾庐舍遥望去路，心中凄楚双目流泪，情绪纷乱如浮云交错。凶庐门扉关闭，娥月掩闭光辉；微弱灯光闪烁不定，几案文牍谁人诵读？被褥床席蒙上灰尘，丝竹管弦停止弹奏，高声哀号于兰室，涕泪涟涟到松峤。古来人人丧失生命，牛山就有景公泪痕；并非仅仅是苍天，灭我明哲而品德美好的人。因此含悲忍痛，谨陈列祭品于灵前，一再敬酒永久怀恋，回首观望哀叹抽噎。呜呼哀哉！

赵德政　译注

即位告天文

齐高祖

【作者】

齐高祖（公元427～482年），即萧道成。南朝齐王朝的建立者。公元479～482年在位。字绍伯。南兰陵（今江苏省常州市西北）人。仕刘宋为中领军，镇军淮阴，乘刘宋诸王内讧，遥控朝政。后废帝刘昱凶暴，萧道成伺机杀昱立顺帝刘准，自为太傅领扬州

牧，不久为相国，封齐公。升明三年，废顺帝而自立，建立齐王朝，杀宋宗室。深沉而有大量，性清俭，善属文，自信“治天下十年”，即能“令黄金与土同价”(《南齐书·高帝纪》)云。

【题解】

齐高祖的这篇《即位告天文》，如果泛泛而读，似乎与所有开国皇帝的即位诏书毫无二致，意思是说自己代宋而称帝，无非是应天顺人。但是掩卷而思，行文能以极俭省的笔墨，将“应天顺人”这个大题目写得合情入理、淋漓尽致，却也确属难能而令人惊叹。“永答民衷，式敷万国”二句，还是他向皇皇后帝表明了一点心迹。

【原文】

皇帝臣某①，敢用元牡②，昭告皇皇后帝③：宋帝陟鉴乾序④，钦若明命⑤，以命于某。夫肇自生民，树以司牧⑥，所以阐极则天⑦，开元创物⑧，肆兹大道⑨，天下惟公，命不于常⑩。昔在虞、夏，受终上代⑪；粤自汉、魏，揖让中叶⑫，咸炳诸典谟⑬，载在方册⑭。水德既微⑮，仍世多故⑯，实赖某匡拯之功，以宏济于厥艰⑰。大造颠坠⑱，再构区宇⑲，宣礼明刑⑳，缔仁缉义㉑。晷纬凝象㉒，川岳表灵，诞惟天人㉓，罔弗和会㉔。乃仰协归运㉕，景属与能㉖。用集大命于兹㉗，辞德匪嗣㉘，至于累仍㉙。而群公卿士㉚，庶尹御事㉛，爰及黎献㉜，至于百戎，佥曰：“皇天眷命㉝，不可以固违；人神无托，不可以旷主㉞。”畏天之威，敢不祗顺鸿历㉟！敬简元辰㊱，虔奉皇符㊲，升坛受禅㊳，告类上帝㊴，以永答民衷，式敷万国㊵。惟明灵是飨㊶！

【注释】

①臣：臣对君的自称。皇帝自称为天之子。受命于天，所以对天亦自称臣。 某：古人为文，为了省事，起草时常用“某”代自己名字，迨及正式行文再写本名。下文中还有两个“某”字，均同此，代作者本名。

②元牡：据《南齐书》卷二应作“玄牡”，清朝人避康熙皇帝名讳而改玄为元。玄牡，黑色的牡牛为牺牲。

③皇皇：美盛之状。 后帝：天，即昊天上帝。

④宋帝：指南朝刘宋顺帝刘准。 陟（zhì 治）鉴乾序：上鉴天序。陟，登，往上。乾序，天序。言圣皇应历受禅，此句指受禅、禅让。

⑤钦若：顺从。钦，旧时对皇帝所行事的敬称。 明命：犹言天命。明，神明，天神。

⑥“夫肇自”二句：起初苍天诞生人类，设置君主治理人民。语见《左传·襄公十四年》：“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是说君民之关系及其缘起。 肇自：开始。 树：立，设置。 司牧：主管，治理。此指立君。

⑦阐极则天：以天为法则阐扬中正之道。极，中正的准则。则，法则。此活用为动词，以……为法则。

⑧开元创物：即开纪元，创事业。

⑨肆：放任，这里是宏大、扩大、发扬。

⑩“天下”二句：君位为天下人所共有，苍天的意旨并非固定不变。天下：指君位，天子之位。 惟：为。 命：指天命。

⑪受终：承受帝位。《尚书·舜典》：“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孔颖达正义：“受终者，尧为天子，於此事终而授与舜。”

⑫粤：助词，无义。通“曰”。 揖让：犹禅让，让授帝位于贤者。

⑬诸：于。 典谟：指《尚书·尧典·大禹谟》。

⑭在：于。 方册：典籍。

⑮水德：古代方士以五行之德，为王者受命之运。南朝宋为水德，所以宋气数已尽，说“水德即微”。

⑯仍世：累代，一代又一代。仍，重复。 多故：多变故。

⑰以：用以，使能……。

⑱大造：大成就，引申为大业。

⑲再构：再造，重建。　区宇：疆土境域。区，指疆域。宇，指上下四方。

⑳宣礼明刑：宣明礼教刑法。

㉑缔仁缉(qì气)义：结合仁义。缉，缝纫法之一，此为连结，与缔义同。

㉒晷纬：指日月星辰等天体。晷，日影。纬，行星的古称。　象：现象，此指瑞气。

㉓诞惟天人：大为天人之意。诞，大，副词。惟，犹是、为。天人，指天与人之意。

㉔和会：协和会同。

㉕仰协：向上顺从。协，服从。《尔雅·释诂》："悦……协，服也。"　归运：天人所归之命运。

㉖景属与能：犹如影子似地归属贤能。景，"影"本字。

㉗用：以，由此。　大命：天命。

㉘辞：推辞。　德匪嗣：论德不应承继帝位者。即没有继位之德而推辞。句式带有倒装。

㉙累仍：犹言一而再、再而三。累，多次，连续。仍，重复，频繁。

㉚群公卿士：即各位公、卿、大夫、士。

㉛庶尹：百官之长。　御事：执事。指百官。御，执行，治理。

㉜爰及黎献：乃至于庶民中的贤者。黎献，庶民中的贤者。《尚书·益稷》："万邦黎献，共惟帝臣。"孔安国传："献，贤也。"

㉝皇天：尊言天。许慎《五经异义》："天有五号：尊而君之，则曰皇天。"　眷命：眷爱并赋以重任。

㉞旷主：使君主的位置空缺。

㉟敢：岂敢。　祗(zhī支)顺：敬顺。祗，恭敬。　鸿历：犹言天道。

㊱元辰：吉利的时日。

㊲皇符：天符，即上天的符命。皇，指天。

㊳受禅：新皇帝接受旧皇帝让给的帝位。

㊴告类：类祭，遇到特殊事件而举行的祭天。

㊵式敷万国：施政于万国。式，助词，无义。敷，布、施，指施政。万国，指全国各地。

㊶惟明灵是飨：敬飨(享)神明！"惟……是……"句式古汉语宾语前置法。飨，通"享"。

【译文】

皇帝臣道成，不揣冒昧地用玄牡，明告皇皇昊天上帝：宋顺帝能上鉴天序，顺从天命，以天命给予我道成。自苍天诞生人类，设置君主治理人民，用来以天为法则阐扬中正之道，开元创业，发扬大道，天下为人民所共有，苍天的意旨并非固定不变。过去在虞舜、夏禹的时候，承受帝位于前代；从刘汉、曹魏开始，禅让于中世，全都光明显耀于“典”、“谟”，载入史册。宋朝的水德之运已经衰微，一代又一代变乱频繁，实在是依赖道成匡复拯救的劳绩，从而在艰险中救助出来。大业衰落败坏，重建疆土境域，宣明礼教刑罚，结合仁义。天体也凝成祥瑞气象，山河呈现灵验，大为天与人意，都无不协和会同。于是遵从天人所归的命运，犹如影子似地归属贤能。由此聚集天命到道成身上，道成以德非继位者而推辞，至于一而再、再而三。而各位公、卿、大夫、士，以及庶尹、百官，乃至于庶民中的贤者，一直到所有部队军士，都说：“皇天眷爱并赋以重任，不可以坚决违背；人和神无所依托，不可以使君主的位置空缺。”敬畏上天的威严，岂敢不恭顺天道！恭敬地选择吉日，虔诚地双手捧托着上天的符命，登上坛台接受宋帝让给的帝位，告类于天帝，永久答谢人民的心意，施政于全国各地。就此敬飨神明！

赵德政　译注

拟告谢昊天上帝册文

陆　贽

【作者】

陆贽，见卷十《拟奉天改元大赦制》。

【题解】

这篇册文是陆贽为唐德宗李适祭祀昊天上帝而草拟的。文中回顾了德宗居位五年来事奉天帝的诚意，并向天帝表白自己忧虑百姓流离失所，惧怕先帝的恩泽黯然失色的痛苦心情，祈祷天帝显灵，保佑他尽到治理天下的责任，灭绝寇乱，收拾旧山河，保全大唐社稷。

此文虽然不免蹈袭前人惯用的套语，却能恰如其分地表达出唐德宗诚惶诚恐地祈求神灵护卫的心态，行文虽然是散文句法，却自然地保持韵文的特色，寥寥二百余字，转承自然，文气流畅贯注。

【原文】

维贞元元年岁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日癸卯①，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②：

顾惟寡昧③，不克明道④，丕膺眷命⑤，俾作神主⑥。常恐获戾上下⑦，而播灾于人⑧，兢兢业业，夙夜祗畏⑨。居位五祀⑩，德馨蔑闻⑪，皇灵不歆，是用大儆！殷忧播

荡[12]，逾历三时[13]，诚惧烈祖之耿光坠而不耀，侧身思咎，庶补将来。上帝顾怀，诱衷悔祸[14]，剿凶慝之凌暴[15]，雪人神之愤耻，旧物不改，神心载新[16]。兹乃九庙遗休[17]，兆人介福[18]，以臣之责，其何解焉！间属寇虞，久稽告谢；今近郊甫定，长至在辰[19]，谨以玉帛牺牲，粢盛庶品[20]，冀凭禋燎[21]，式荐至诚[22]。太祖景皇帝配神作主。尚飨[23]！

【注释】

①贞元：唐德宗李适的第三个年号。 贞元元年：即公元785年。 岁次：古代以岁星纪年，每年岁星所值的星次与其干支叫岁次。

②嗣天子臣某：这是唐德宗祭祀天帝宣读册文时的自称，表示对天帝的敬畏。 敢：不敢、岂敢的省略之辞。 昭告：明告。表示对天帝不敢隐其私。 昊(hào 浩)天上帝：指天上的神灵。昊天，天的代称。上帝，古代指天帝、天神。

③顾：但，特。

④不克：不能。

⑤丕膺：大为承受。丕，大。膺，受。 眷命：眷爱并赋以重任。语出《尚书·大禹谟》。

⑥神主：古代宗庙内所设的先人的牌位。

⑦获戾(lì 丽)：得罪。

⑧播灾：播殖灾祸。

⑨祗(zhi 支)畏：敬畏。祗，恭敬。

⑩五祀：即五年。商朝称年为祀。唐德宗在大历十二年(公元779年)继位，次年改元建中，至贞元元年(公元785年)已历五年。

⑪德馨(xin 新)：美好的声誉。 蔑闻：没有传布。蔑，无。闻，传布。

⑫殷忧：深切的忧虑。 播荡：流亡，流离失所。语出《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⑬三时：指春、夏、秋三个务农的季节。

⑭诱衷：引导内心。　悔祸：追悔造成的祸乱。

⑮凶慝（tè 特）：指凶残邪恶的小人。

⑯载新：始新。载，始，语出《诗·豳风·七月》。

⑰九庙：指唐朝建国以来，德宗以前的九位帝王的宗庙。这里代指这九位帝王的在天之灵。

⑱介福：指大福、洪福。语出《诗经·小雅·楚茨》。

⑲长至：一般将长至作为夏至这一节气的别称，因为夏至是白昼最长的一天。一说冬至夜最长，亦将长至作为冬至的别称。　辰：此指吉日。此文所谓长至是指冬至。

⑳粢（zī 资）盛：亦作"齐盛"。古代盛在祭器内供祭祀用的谷物。

㉑禋（yīn 因）燎：对天神的祭祀。将祭祀的物品置于柴上，烧柴升烟，表示告天。

㉒式：语助，无实际语义。

㉓尚飨（xiǎng 享）：意为希望被祭祀的对象享用祭品。祭文常以此语作结束。

【译文】

贞元元年岁在乙丑十一月十一，继天子之位的臣某冒昧地向天帝昭告：

我孤陋寡闻，不能洞悉大道，大受宠爱，赋以治理天下的重任，在宗庙内设置祭祀的牌位。我常常担心得罪天帝与祖先，以致传播灾害于人，所以兢兢业业，日夜敬畏。在位五年来，美好的声誉没有传布开去，祖先的在天之灵不享祭祀，因此大为警戒！我遭遇大的忧患，颠沛流离，经历了春、夏、秋三季，的确惧怕先祖的光辉黯然失色，为此反省自己的过失，希望将来有所补救。天帝顾念眷怀，为之诱导我内心追悔造成的祸乱，剿灭凶残邪恶之辈的暴行，洗刷人与神所共有的愤然之耻，永保大唐江山的旧业，让神灵重新显现威力，这就是九庙先祖在天之灵遗留的吉祥，也是广大百姓的洪福所在，以我治理天下的责任，怎么能推

辞呢！其间由于寇乱，长久停止了向天帝告谢；眼下京城近郊的叛乱刚刚平定，冬至正逢吉日，谨以玉帛、牺牲、粢盛和众多的供品，希望用这些物品烧燎升烟，表示我对天帝的至诚之心。立太祖景皇帝牌位附祭。希望享用祭品！

孙晓林　译注

拟告谢代宗庙文

陆　贽

【作者】

陆贽，见卷十《拟奉天改元大赦制》。

【题解】

这是陆贽代唐德宗草拟的祭祀德宗父亲唐代宗李豫的祭文。文章里追悔过失，发誓洗刷耻辱，灭绝祸乱国家的元凶，恢复旧日的秩序。内容与《拟告谢昊天上帝册文》大致相同，却语言别出，突出了唐德宗面对先帝神灵的愧疚之情。

【原文】

维贞元元年岁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日癸卯，孝子嗣皇帝臣①，敢昭告于皇考代宗睿文孝皇帝②：

伏惟元德广运③，重光盛业④，武平多难，仁育群生，谓臣克堪⑤，付以大宝⑥，臣自底不类⑦，再罹播迁，宗祧

乏享[8]，亿兆靡依，下辜人心，上负先顾。敢爰陨越[9]，苟全眇身[10]？大惧社稷阽危[11]，以增九庙之愧。由是忍耻誓志，庶补前羞[12]。列圣在天，鉴臣精恳，敷锡丕祐[13]，俾之缵承[14]。凶渠殄夷[15]，都邑如旧，兹臣获执牺牲珪币[16]，载见于庙廷[17]。感慕惭惶[18]，若罔攸厝[19]，谨以云云。陈诚待罪[20]，式奉严禋[21]。尚飨！

【注释】

①孝子嗣皇帝臣：这是德宗祭祀其父唐代宗的自称。

②皇考：唐德宗是唐代宗的长子，这是唐德宗对亡父唐代宗的尊称。语出《楚辞·离骚》。　睿文孝皇帝：唐代宗的庙号。

③元德：大德。语出《尚书·酒诰》。　广运：广为流布。语出《尚书·大禹谟》。

④重（chóng 崇）光：本指日光重明，用以比喻后王继承前王的功德。

⑤克堪：能够胜任。

⑥大宝：《周易·系辞》："圣人之大宝曰位。"后通指帝位。

⑦底：《尚书·太甲》作"厎"，是。　自厎（zhǐ 止）不类：自己把自己引至不善的境地。厎，引至，达到。

⑧宗祧（tiāo 挑）：宗庙。宗，祖庙。祧，远祖之庙。

⑨陨（yǔn 允）越：颠坠，跌倒。

⑩眇（miǎo 渺）身：渺小之身。自我谦称。

⑪阽（diàn 店）危：面临危险。阽，临危。

⑫庶补前羞：希望弥补以前的过失。庶，幸，希冀之辞。

⑬敷锡：布施赐与。锡，赐。

⑭缵（zuǎn 纂）承：继承。

⑮凶渠：凶徒的首领，元凶。　殄（tiǎn 舔）夷：杀绝。

⑯珪币：祭祀用的玉和帛。

⑰载见（xiàn 现）：放置荐献。载，放置。见，本为显露，此为进献之意。

⑱感慕：感动而思慕。　惭惶：惭愧而惶恐不安。

⑲若罔攸厝(cuò 措):如无所措,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厝,通“措”,安置。

⑳待罪:听候治罪,此为自谦之辞。

㉑严禋:恭敬严肃地祭祀。

【译文】

贞元元年岁在乙丑十一月十一日,孝子继位皇帝臣,敢向亡父代宗睿文孝皇帝昭告:

您大德广为流布,重新光大前辈的盛业,以成功平定祸乱,仁义养育苍生,认为我能够胜任天下之任,将帝位托付给我。我把自己引至无能的境地,再次遭遇播迁流离的痛苦,以致祖先的宗庙缺乏祭祀,百姓失去依靠,对下辜负了民心,对上愧疚先人的厚望。我岂敢喜尚颠坠,苟且保全自己区区性命?深恐社稷江山面临颠覆的危险,为九庙祖先添加羞辱。因此含耻忍辱,发誓立志,希望弥补以前的过失。列位先祖的在天之灵,鉴察我的精诚恳切之意,施赐与我大的福佑,以便我能继承皇业。灭绝凶徒的首领,恢复都市城邑的安定太平,现在我将祭祀的牺牲和玉帛,进献于庙廷。感动思慕,惭愧不安,不知道如何才好,我恭谨地说了这些。陈述诚心、听候治罪,敬奉严肃洁净的祭品。请予享用吧!

孙晓林　译注

祭田横墓文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卷二《原道》。

【题解】

田横是齐王田儋的堂弟，曾一度自立为齐王。刘邦统一天下，田横和部下五百人逃往海岛。刘邦派人赦田横罪，召他来长安。田横和他的门客二人，到达洛阳东三十里的尸乡，被安排在驿站马棚里，田横却自杀了，遗令门客将他的头送给汉帝。汉帝用王者礼葬田横。二门客和他的部下五百人也都自杀。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九月，韩愈路过田横墓下，写了这篇祭文。这时，韩愈已考中进士，但未授官，考博学宏词科又落选，三次上书宰相自荐，不被理睬，满心愤闷。此文借田横能得士来讽刺当朝宰相，措词愤激。田横虽然得士而不免自杀，但他的光辉千年后依然存在。韩愈要以前贤为榜样，只要所走道路方向正确，一定坚持走下去，虽死不悔。

【原文】

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东京，道出田横墓下①，感横义高能得士②，因取酒以祭，为文而吊之。其辞曰：

事有旷百世而相感者③，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为使余觑欷而不可禁④？余既博观乎天下，

曷有庶几乎夫子之所为⑤？死者不复生，嗟余去此其从谁⑥？当秦氏之败乱⑦，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扰扰⑧，而不能脱夫子于剑铦？抑所宝之非贤，亦天命之有常？昔阙里之多士⑨，孔圣亦云其遑遑⑩。苟余行之不迷，虽颠沛其何伤⑪！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⑫！跽陈辞而荐酒⑬，魂仿佛而来享。

【注释】

①田横墓：在洛阳东三十里的尸乡。

②义高：即高义，行为高尚，合于正义。

③旷百世：隔离三千年。旷，隔离。世，三十年为一世。从田横去世到唐贞元十一年，约一千年。此处旷百世为文学夸张语言，极言时间之长。

④觑（xū 虚）欷（xī 希）：哀叹抽泣声。

⑤曷：何，何人。 庶几：相近，差不多。 夫子：对人的尊称。

⑥去此：指离开田横墓。

⑦当秦氏之败乱：指秦始皇死，宦官赵高立胡亥为二世，杀胡亥兄扶苏，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陈胜、吴广起义。

⑧扰扰：纷乱，多而乱。

⑨阙里之多士：指孔子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阙里，孔子生地鲁陬邑昌平乡阙里，这里以阙里代孔门。

⑩遑遑：匆忙不安定。这里指孔子周游列国，东西奔走得不到休息。

⑪颠沛：困顿，狼狈。

⑫耿光：光明，光辉。

⑬跽（jì 技）：长跪。古人席地而坐，以两膝著地，两股贴于两脚跟上。股不着脚跟为跪，跪而耸身直腰为跽。 陈辞：指写出祭文。 荐：献。

【译文】

贞元十一年九月，韩愈离开长安往东京洛阳，路过田横墓下，感到田横行为高尚，富有正义，能够得到贤智之士拥载，因此

拿酒祭奠，作文哀悼。祭文说：

你的事迹已经过百代，而使我那么感动，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心态。你的事迹，不是当代所推崇的，谁使我哀叹抽泣而不能控止？我已放眼观察天下，何人能有与你相近的高尚行为？死去的人不能复生，可叹呀！我离开了你的墓田去师从谁？正当秦朝腐败，天下大乱，有一位贤人辅助，就可以成王，为什么你有多达五百人的辅助，而不能使你免于自刎而亡？难道你爱重的不是贤人，或者是天命如此？古代的孔门，有许多贤士，但孔圣人也说他匆匆忙忙，东奔西走，毫无成就。如果我行走不迷失方向，即使跌倒在路上，也不会有什么悲伤！从古以来死去的不是一人，而你至今依然辉煌！我长跪下来宣读祭文，献上酒肴，你的灵魂仿佛来受享。

唐耕耦　译注

祭张员外文①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卷二《原道》。

【题解】

此文作于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八月。张员外，名署，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冬，因上奏言事，得罪执政，与韩愈同时由监察御史外贬：韩愈

为连州阳山令，张署为郴州临武县令。第二年，顺宗即位，大赦，二人同时移官江陵。元和十二年，张署死，韩愈为他撰写了墓志铭，又写了这篇祭文。两文取材不同，墓志铭着重写张署的简历和治迹，祭文着重写两人同时出为南方县令，移官江陵，道路经涉山川险阻，互相吟诗唱和以及两人聚散的情谊。

【原文】

维年月日②，彰义军行军司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韩愈③，谨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④，祭于亡友故河南县令张十二员外之灵⑤：

贞元十九，君为御史，余以无能⑥，同诏并峙⑦。君德浑刚，标高揭己，有不吾如，唾犹泥滓。余戆而狂⑧，年未三纪⑨，乘气加人，无挟自恃。（以上同为御史）

【注释】

①张员外：名署，曾任礼部和刑部员外郎，故称。署，河间（今河北省河间县）人，贞元二年（公元786年），进士及第，又中博学宏词科，为校书郎，京兆府武功县尉，拜监察御史。贞元十九年冬，与韩愈同时外贬为南方县令，第二年又同时迁江陵府掾。其后，历任京兆府司录参军、凤翔节度使判官、三原县令、刑部员外郎、改虔州刺史、澧州刺史等。后改任河南令，因对上司河南尹不满，辞职，病死家中，年六十。

②维年月日：维，语助词。此系祭文稿本，无具体年月日，时在元和十二年八月。

③彰义军行军司马：元和十二年，宰相裴度为彰义军节度使、淮西宣慰处置使，上前线指挥讨伐淮西李希烈，韩愈为行军司马。 守：唐代，凡九品以上官，皆带散位，谓之本品，职事则随才录用。散官品阶较低担任品阶高的职事官，称为守某官。韩愈的散官品阶低于职事官太子右庶子，故称守。 兼：同时担任两个职事官，称兼某官，韩愈既是太子右庶子，又是御史中丞，故称兼。

④庶羞：多种美肴。　清酌：洁净的酒。　奠：设酒食以祭。

⑤张十二：唐人习惯以行第称，张署在同族同辈弟兄中排行十二，故称。

⑥余以无能：韩愈谦词。

⑦并峙：并立。

⑧戇（gàng 杠）：愚而刚直；戇直，刚直。

⑨纪：纪年单位，十二年为一纪。

【译文】

某年某月某日，彰义军节度行军司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韩愈，慎重差遣某乙用佳肴美酒等祭品，在亡友前河南县县令张十二员外灵柩前祭奠。

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你任御史，我虽无能，但被一起任命，和你并立，同为御史。你品德朴实刚直，高标准要求自己，如若品德不如自己，唾弃就像滓泥，不与交结。我刚直而又狂妄，年龄不到三纪，血气方刚，发表意见，毫无顾忌，得罪他人，自己无法控制自己。

【原文】

彼婉娈者①，实惮吾曹，侧肩贴耳②，有舌如刀。我落阳山，以尹鼯猱③；君飘临武④，山林之牢⑤。岁弊寒凶⑥，雪虐风饕⑦，颠于马下，我泗君咷⑧。夜息南山，同卧一席，守隶防夫，觝顶交跖⑨。洞庭漫汗⑩，粘天无壁⑪。风涛相豗⑫，中作霹雳，追程盲进，飒船箭激⑬。南上湘水，屈氏所沉⑭，二妃行迷⑮，泪踪染林⑯。山哀浦思，鸟兽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以上同南迁）

【注释】

①婉娈(luán 峦):亲爱,此处指皇帝的幸臣。

②侧肩贴耳:侧着肩膀,将耳朵贴在厢壁上,形容偷听,窥探他人之私。

③以尹鼯猱(wú náo 吾挠):形容所治地区人户稀少,荒凉落后。没有人户可供治理,只能治理鼠猿。尹,治理。鼯,大飞鼠,前后肢之间有宽而多毛的飞膜,借此在树间滑翔。猱,猿类,身体便捷,善攀援。

④临武:今湖南省临武县,属郴州,而韩愈贬地阳山县,属连州,两州接壤。

⑤山林之牢:形容临武县荒凉落后,人烟稀少,没有人户可以治理,只能成为山林的看护者。牢,关养牲畜的栏圈,引伸为看守者。

⑥弊:疲困。

⑦雪虐风饕(tāo 滔):风雪交加,形容严寒。虐,暴虐。饕,贪残,凶恶。

⑧泗(sì 四):鼻涕。 咷(táo 逃):号哭,大哭。

⑨跖(zhí 直):足底。

⑩漫汗:漫无边际。

⑪壁:墙壁。

⑫豗(huī 灰):撞击,轰响。

⑬飒(tán 谈):船帆;风吹船进。

⑭屈氏:指屈原。

⑮二妃:指舜的二妃娥皇、女英(尧的女儿)。

⑯泪踪染林:指舜死,二妃泪下,染竹即斑。

【译文】

那些宠臣,实怕我们。他们偷听我们说话,窥探我们行动,有舌像刀,谗言伤人。我到阳山,管飞鼠、猿猴;你往临武,为山林看守。岁末赶路,困于严寒,风雪交加,跌倒马下,冻得我鼻涕直流,你嚎叫呼痛。夜住南山,同睡一席,防守的仆役,头顶着头,脚底交叉。洞庭湖水,漫无边际,水连着天,却无墙壁。大风波浪,互相撞击,轰响声音,好像雷击。追赶行程,前进疾速。风吹船进,如同

射箭急速。南到湘水，屈原自杀的地方；娥皇、女英行止迷惑，为舜痛哭，泪水染成斑竹。山为之哀，水为了悲，鸟兽叫声，也显悲哀。我唱你和，成诗百篇。

【原文】

君止于县，我又南逾，把盏相饮，后期有无？期宿界上，一夕相语，自别几时，遽变寒暑。枕臂欹眠[1]，加余以股。仆来告言，虎入厩处，无敢惊逐，以我骧去[2]。君云是物，不骏于乘，虎取而往，来寅其征[3]。我预在此，与君俱膺[4]，猛兽果信，恶祷而凭？（以上在阳山、临武时，两人相约会于界上。）

【注释】

①欹（qī 七）：斜。

②骧（méng 蒙）：驴子。

③来寅其征：虎为寅神，来岁寅月必有征验。

④膺（yīng 英）：当，受。

【译文】

你留临武，我要南下，举杯对饮，不知后会有期不？一年后会宿界上，交谈一夜，自别多时，寒暑变化之快。你头枕我臂斜睡，脚压我腿。仆人报告，虎入牲口棚内，不敢惊赫驱赶，将我的驴子叼走。你说这东西，骑着行走不快，虎攫而去，明年寅月，会有征验。我准备在此，与你一起，接受征验。猛兽果然有信，不用祈祷而获验征，第二年春天，我们同时移官北归。

【原文】

余出岭中，君竣州下，偕掾江陵[1]，非余望者。郴山奇

变，其水清写[2]，泊沙倚石，有遻无舍[3]。衡阳放酒[4]，熊咆虎嗥，不存令章[5]，罚筹蝟毛[6]。委舟湘流[7]，往观南岳[8]，云壁潭潭[9]，穹林攸擢[10]。避风太湖，七日鹿角[11]，钩登大鲇[12]，怒颊豕豭[13]。（豭，豕鸣也，怒也。）脔盘炙酒[14]，群奴余啄。走官阶下[15]，首下尻高[16]，下马伏途，从事是遭[17]。（以上同掾江陵，同游南岳、洞庭。）

【注释】

①掾（yuàn 院）：掾史。

②写：通“泻”。

③遻（è 饿）：遇到。

④衡阳：今湖南省衡阳市。

⑤令章：指酒令。

⑥罚筹：唐人会饮，以筹记罚。

⑦委：放弃。

⑧南岳：山名，五岳之一。此处指衡山。

⑨潭潭：宽深，宽大。

⑩穹（qióng 穷）：中间隆起而四面下垂形状；高大。 擢（zhuó 浊）：耸起，拔。

⑪鹿角：洞庭湖中地名。

⑫鲇（nián 年）：鲶鱼。

⑬豕（shǐ 始）：猪，野猪。 豭（hòu 后）：猪叫，发怒。

⑭脔（hán 栾）：切成块状的鱼肉。

⑮走：谦词，下走的意思。

⑯尻（kāo 考阴）：臀部。

⑰从事：州郡长官的僚属。

【译文】

我从五岭中出来，你在郴州城下等候，两人结伴，同去江陵

任职，担任僚属，不是我所希望。郴州风景奇妙无比，泻下的山水清彻透底。船停沙滩，靠在奇石旁边，遇到好的景致，从不放过机会，欣赏一番。在衡阳畅饮高歌，声音宏亮，犹如熊吼虎嚎，违反酒令，罚的筹记多如蝟毛。从湘江弃舟上岸，去参观衡山，宽大的绝壁，耸入云霄，团团的林木，拔地而起。太湖避风，七天住在鹿角，钩起了大鲶，听到了杀猪时的嚎叫。烤肉吃够，热酒饮足，残酒剩骨，家仆啃咬。到江陵官衙，参见长官，在阶下低头弯腰，崛起臀部行礼，在路上相遇，要跳下马来，拜伏路边，这就是当幕僚遭受的待遇。

【原文】

余征博士，君以使已[1]，相见京师，过愿之始。分教东生，君掾雍首[2]，两都相望，于别何有？解手背面[3]，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阔死休，吞不复宣。（以上自在京别后遂不复见）

【注释】

①“余征博士”二句：指元和元年六月，韩愈征召为国子学，张署在担任半年的江陵掾后，被邕管经略使奏为判官（没有前往），先韩愈已在京师。

②君掾雍首：指张署任京兆府司录参军事。京兆府僚属有：司录参军事、功曹参军事、仓曹参军事、户曹参军事、兵曹参军事、法曹参军事，以司录为首，故称。雍，雍州，此处指京兆府。

③解手：分手，离别。

【译文】

我被征召回京任国子博士，您因邕管经略使奏补为判官，已在京师。两人在京师见面欢聚，超过以前的愿望。我去东都分司教授生徒，你在京兆府担任司录，东西两京相望，和分别有什么不同？从此分手不见，就达十一年之久，你离开京师，我进入京

师，好像互相回避不见。活时分别，到死方休，我藏在心底的话，再也不能向你宣吐。

【原文】

刑官属郎，引章讦夺[①]，权臣不爱，南昌是斡[②]。明条谨狱，氓獠户歌[③]。用迁澧浦[④]，为人受瘥[⑤]。还家东都，起令河南，屈拜后生，愤所不堪[⑥]。屡以正免，身伸事蹇[⑦]，竟死不伸，孰劝为善？（以上张之末路潦倒而死）

【注释】

①讦夺：揭发人的过错，定夺公事。

②南昌：当作“南康”。《唐故河南令张君墓志铭》云：“署迁尚书刑部员外郎，守法争议，棘棘不阿，改虔州刺史。”虔州，即南康郡（今江西省赣州市）。 斡（wò 卧）：掌管，主持，转。

③氓獠户歌：据墓志铭，度支下符到州，折民户租，一年征绵六千屯，张署上奏疏说：虔州民不识蚕桑，无法交绵。符下免征绵，民相扶携，守州门叫欢为贺。

④用迁澧浦：指由虔州刺史改澧州（今湖南临澧县）刺史。

⑤为人受瘥：指民税出杂产物与钱，尚书省有规定数目，观察使下牒至州，征民钱超过规定的一倍，张署进行抵制，被罢官。瘥，病。

⑥“起令河南”三句：指改任河南县令，而河南尹正好是张署瞧不起的年轻人。张署时已年老，要天天去参拜，精神上忍受不了，几个月后，请病假辞职。

⑦蹇（jiǎn 简）：跛足，引伸为艰难。

【译文】

你担任刑部员外郎，依法揭发官人过失，秉公裁断，引起权臣不满，调任南康。你在南康，明白榜示禁条，谨慎审理刑狱，政绩显著，獠民家家称颂歌唱。因此改迁澧州，为民申说而受害，竟

被罢官。回到东都家中，又被起用，担任河南县令，要委屈参拜年轻晚辈，愤怒难忍，请假辞职。你为了伸张正义，屡被免职，立身正直，事业艰难。竟然到死也没有伸展，还能用什么来劝人为善？

【原文】

丞相南讨[1]，余辱司马[2]，议兵大梁[3]，走出洛下。哭不凭棺，奠不亲斝[4]，不抚其子，葬不送野，望君伤怀，有陨如泻[5]。铭君之绩，钠石壤中，爰及祖考，纪德事功。外著后世，鬼神与通；君其奚憾，不余鉴衷？（以上述哀）

【注释】

①丞相南讨：指元和十二年，宰相裴度为淮西宣慰处置使，南讨淮蔡。

②余辱司马：指韩愈被任命为行军司马。辱，谦词，承蒙的意思。

③议兵大梁：时宣武军节度使韩弘为讨伐淮蔡的诸军都统，裴度将出使讨伐，派韩愈到汴州，向韩弘禀告商议。大梁，即汴州。

④斝（jiǎ 甲）：古代铜制酒器。

⑤陨（yǔn 允）：坠落，陨泗，落泪。

【译文】

宰相南讨淮蔡，我被补为行军司马，奉派到汴州商议军事，从洛阳城下走过。你死，我痛哭时，未能靠着你的棺木；祭奠时，未能亲自为你斟酒；你死后，我未能抚养你的子女；埋葬时，未能送你的灵柩；远望你死去的方向伤悲，泪水倾泻般直流。铭刻你的业迹，将墓碑埋入地下，墓志铭中也记载了你祖、父的德行事绩。对外宣扬，传之后世，鬼神世界与人间世界，互相沟通；你为何遗憾，我内心怎么会不知？

唐耕耦　译注

祭柳子厚文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卷二《原道》。

【题解】

柳子厚，名宗元，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十月五日卒于柳州。韩愈恰好在这个月由潮州移任袁州，在路上写了一封吊唁柳宗元的书信，推崇宗元的文章，雄健雅深，似司马迁。第二年，韩愈由袁州征召进京为国子祭酒，此祭文是在袁州所写。韩愈还为柳宗元写了墓志铭。墓志铭详记宗元的先世、科第、名誉、官阶、政事、为照顾刘禹锡老母愿以柳州易播州，以及久斥边远穷荒，专心文学取得的成就。祭文着重推崇宗元的文章，比墓志铭中的评价更高。

【原文】

维年月日①，韩愈谨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灵：

嗟嗟子厚，而至然邪？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梦一觉，其间利害，竟亦何校？当其梦时，有乐有悲；及其既觉，岂足追维？凡物之生，不愿为材，牺罇青黄②，乃木之灾。子之中弃，天脱羁羁③，玉佩琼琚④，

大放厥辞[5]。富贵无能，磨灭谁纪？子之自著，表表愈伟[6]！不善为斫[7]，血指汗颜[8]；巧匠旁观，缩手袖间[9]。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视人，自以无前，一斥不复，群飞刺天。

【注释】

①维年月日：此系稿本，无具体年月日，《文苑英华》作庚子岁（公元820年）五月五日。

②牺罇（zūn 尊）青黄，乃木之灾：木制的酒器牺罇，涂上青黄的颜色，就是树木成材遭受砍伐的证明，比喻有材能的人会遭到摧残。牺罇：古代的酒器和祭器。

③帊（zhì 至）羁：络首曰羁，络足曰帊，帊，绊。

④玉佩琼琚：玉佩，玉石制的佩饰。琼琚，华美的佩玉，比喻华美的诗文。

⑤大放厥辞：铺张辞藻，大展文才。

⑥表表：卓异，不同寻常。

⑦斫（zhuó 浊）：砍，削。这里是删改的意思。

⑧汗颜：惭愧而出汗。

⑨“不善”四句：形容柳宗元的文章，完美无缺，谁也不能加以修改。

【译文】

某年某月某日，韩愈恭敬地用美酒佳肴，在亡友柳子厚灵前祭奠：

唉唉子厚，竟至这样下场！从古以来，无不如此，我又有什么可叹？人生在世，好像一梦醒来，中间利害，竟然何从计算？当他梦时，有欢有悲；当他醒来，岂有值得回忆？凡是世间生物，都不愿成材，成材就要遭灾，木制的酒器祭器，青黄颜色涂抹，足以证明树木成材就会遭灾。你中年被弃，天使你脱去羁绊，得以诗文华美，好像玉佩琼琚，铺张辞藻，大展文才。那些虽然财富显

贵，但没有材能，死后谁会去纪念？你的著作，出众雄伟，让不高明的人替你修改，会紧张得指头流血，惭愧得满面流汗，巧匠在旁边观看，会急忙将手缩在怀内。你的文章如此完美，但不被当代所用，使我们这些庸禄之辈，占据起草诏令职位。你与人相处，从不傲视，自居人前，但一遭斥贬，不再起用，就群起攻击，声浪高得可以刺天。

【原文】

嗟嗟子厚，今也则亡，临绝之音，一何琅琅[1]！遍告诸友，以寄厥子，不鄙谓予，亦托以死。凡今之交，观势厚薄；余岂可保，能承子托！非我知子，子实命我，犹有鬼神，宁敢遗堕！念子永归，无复来期，设祭棺前，矢心以辞[2]。

呜呼哀哉！尚飨[3]！

【注释】

①琅琅：清朗，响亮。

②矢心：直陈本心；以心相誓。

③尚飨：请享用祭品吧！这是古代祭文惯用语。

【译文】

唉唉子厚，现在亡故，临死声音，何等清朗！遍告各友，拜托照顾子嗣；承蒙不弃，也托我办理后事。当今交友，都看势力大小决定情分薄厚；我岂能保证不是如此，但承蒙你的托付！这不是我了解你，实然是你看重我，而况还有鬼神在旁监视，怎么敢对你的托付遗忘怠惰！想到你已永归阴间，不再相约有期，在你棺前设筵祭奠，直陈本心说了这些。

唉，哀痛呀！请你享用祭品吧！

唐耕耦　译注

独孤申叔哀辞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卷二《原道》。

【题解】

独孤申叔，字子重，贞元十三年(公元797年)，二十二岁，中进士；又二年，应博学宏词科中第，任校书郎；又三年，父丧，在家守孝；不到一年，病殁，时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四月五日。韩愈作辞哀之。韩愈此文，学习《天问》，提出天人好恶为什么不同，天为什么喜欢厚待不应该厚待的人，而不能厚待贤者，为独孤申叔英才早逝鸣不平。

【原文】

众万之生，谁非天邪？明昭昏蒙①，谁使然邪？行何为而怒，居何故而怜邪②？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恒不足于贤邪？将下民之好恶，与彼苍悬邪？抑苍茫无端③，而暂寓其间邪？死者无知，吾为子恸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濯濯其英④，晔晔其光⑤，如闻其声，如见其容。呜呼远矣，何日而忘！

【注释】

①明昭昏蒙：聪明和愚昧。

②“行何而怒”二句：二句是生为居人、死为行人的意思。 行：行人，离去，此处指“死”。 居：居人，此处指“生”。 怒：当作怨、恶的意思。 怜：爱惜的意思。

③苍茫：旷远无边的样子。 无端：没有起点。

④濯濯：皎洁光明的样子。

⑤晔晔：光明茂盛的样子。

【译文】

世间万物众生，谁不是天的安排呀？聪明和愚昧，谁使如此呀？死为什么要厌恶，生为什么要爱惜呀？苍天为什么喜欢厚待应该鄙薄的人，而常常苛待贤人呀？将小民的好恶观念，与苍天相比，为什么那么悬殊呀？或者是苍天浩荡无边，人们暂时寓居当中？死者已没有知觉，我为你悲痛到了极点；如果你地下有知，自会了解我此时的心情。你高大英俊的身材，容光焕发的相貌，似在眼前，我好像听到了你的声音，好像见到了你的容貌。唉！你永远离去了，哪天会忘记！

唐耕耦　译注

欧阳生哀辞[1]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卷二《原道》。

【题解】

欧阳生，名詹，大约死于贞元十七、十八年。死时，年仅四十余。他与韩愈是同榜进士，又是至交。他死后，韩愈写了这篇哀辞。据哀辞后记，韩愈写此文本意是“哀欧阳生之不显荣于前，又惧其泯灭于后”。正因为生前没有显要荣耀的官位，无事功可写，就着重写了事亲交友，词旨诚恳痛切，缠绵动人。哀辞中说欧阳生文章风格：“切深，喜往复”。此文也采用了欧阳生文章的风格。

【原文】

欧阳詹世居闽越[2]，自詹以上，皆为闽越官[3]，至州佐县令者[4]，累累有焉。闽越地肥衍[5]，有山泉禽鱼之乐，虽有长材秀民、通文书吏事与上国齿者[6]，未尝肯出仕。今上初[7]，故宰相常衮为福建诸州观察使[8]，治其地[9]。衮以文辞进，有名于时，又作大官，临莅其民[10]，乡县小民有能诵书作文辞者，衮亲与之为客主之礼[11]，观游宴飨，必

召与之。时未几，皆化翕然[12]。詹于时独秀出，衮加敬爱，诸生皆推服。闽越之人举进士，由詹始[13]。

【注释】

①欧阳生：名詹，字行周，唐泉州晋江（今福建省晋江县）人，贞元八年（公元792年），与韩愈、李绛、崔群、王涯、冯宿、庾承宣等同时中进士，多是天下知名之士，号称龙虎榜。后任国子监四门助教，贞元十七，十八年病死，年四十余，有文集十卷行世，《新唐书·艺文志》有传。 哀辞：是一种哀吊文体，作辞表示哀悼。

②闽越：战国时，越王勾践的后人无诸，南入闽，自称闽越王，都东冶（今福建省福州市）。欧阳詹家居地在泉州晋江，属古代闽越地区，故称闽越。

③皆为闽越官：唐制，“黔中、岭南、闽中郡县之官，不由吏部，以京官五品以上一人充使就地选补，御史一人监之，四岁一往，谓之南选”。詹的上世皆被选为闽越官，故称。

④州佐：州刺史的辅助官员，如长史、司马、参军等。

⑤肥衍：指土地肥沃。衍，指高平而美者，即良田。

⑥长材：过人的才能。 秀民：才智优秀的人。 文书：指官文书和典章制度等。 吏事：指当官吏的办事能力，如懂法令、政治措施等。 上国：指文化较高的京师和中原地区。 齿：平列，相等。

⑦今上：当今皇上，指唐德宗。

⑧常衮（gǔn 滚）（公元729～783年）：唐京兆（今陕西省西安市）人，玄宗天宝末，中进士，任太子正字。代宗永泰元年（公元765年），累迁至中书舍人。衮文章俊拔，当时推重，与杨炎同为舍人，时称常、杨。次年任礼部侍郎。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四月，拜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宰相）。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迁福建观察使，四年卒，时年五十五。 福建诸州观察使：观察使，观察处置使简称，唐代后期地位略低于节度使的地方军政长官。福建观察使，兼福州刺史，下领福、建、泉、汀、漳五州。

⑨治其地：詹家居地泉州属福建管辖，故称治其地。

⑩临莅：统管，治理。

⑪为客主之礼：主人用待客人的礼节相待。

⑫翕（xi 西）然：和洽的样子。

⑬由詹始：韩愈此处有误。早在约八十年前闽越地区的长溪薛令之已经中了进士。

【译文】

欧阳詹的家族世代居住在闽越地区，詹的祖上都做闽越地方的官吏，做到州的僚佐和县令的，屡见不鲜。闽越地区土地肥沃，有绿山清泉，奇禽异鱼，可供游赏玩乐，即使有才智超人、优秀出众、通晓官方文书、办理官衙事务的能力与中原地区相等的人，未尝肯外出做官。当今皇上即位初年，前任宰相常衮出任福建观察使，治理此地。常衮是靠文章写得好进升的。他的文章在当时很有名，又做了大官。他统管此地，见到乡县小民有能够吟诵诗书写文章的，就亲自用待客人的礼节接待，遇到游览宴请招待宾客等活动必定叫他们参加。由于常衮这样礼重文人，时隔不久，当地民众都受到感化而很和洽。詹在这时，一枝独秀，超出众人，常衮对他加倍敬重爱护，众生员也都推许佩服。闽越人中以乡贡进京应进士考试，是从欧阳詹开始的。

【原文】

建中、贞元间，余就食江南①，未接人事②，往往闻詹名闾巷间，詹之称于江南也久！贞元三年，余始至京师举进士，闻詹名尤甚。八年春，遂与詹文辞同考试登第，始相识。自后，詹归闽中，余或在京师他处。不见詹久者，惟詹归闽中时为然；其他时，与詹离率不历岁③。移时则必合，合必两忘其所趋④，久然后去，故余与詹相知为深。

【注释】

①就食：移地取得食粮。 江南：指宣城，韩氏有别业。

②未接人事：没有接触人世间事。此处指正在求学期间未外出交友，追求官做。

③率：大概，大约。

④趋：往。

【译文】

建中、贞元年间，我移居江南生活，专心读书，没有外出交友，常常在里巷中听到詹的名称，可见詹在江南闻名已很久了。贞元三年（公元787年），我第一次到京城长安应进士考试，听说詹的名字就更多了。八年（公元795年）春，就和詹一起参加进士科考试，同榜中举，开始相互认识。考中进士以后，詹回闽中探亲，我有时在京城，有时在其他地方。见不到詹时间最长的一次，就是詹回闽中探亲那一次。其他时间，和詹分开大概不会过一年。分开过了一段时间，必定会聚在一起，聚在一起后，两人必定都忘了往别处去，过了很久才会分别离去，所以我和詹相互了解很深。

【原文】

詹事父母尽孝道，仁于妻子，于朋友义以诚，气醇以方①，容貌嶷嶷然②。其宴私善谑以和③，其文章切深，喜往复，善自道。读其书，知其于慈孝最隆也。

【注释】

①气醇：气质醇厚。 方：方正。

②嶷嶷（ní疑）然：高大的样子。

③宴私：宴饮；安息。此处指休暇自便，亲友宴请欢聚期间。

【译文】

詹侍奉父母尽孝道，对妻子儿女很仁爱，对朋友重义气而又忠诚。他秉性醇厚方正，身材魁悟。他在宴会亲朋期间，喜欢说笑话而又温和，不刺伤人，他的文章写得贴切深刻，喜欢反复论说，善于自我表白。读他的书，知道他对于慈爱孝顺之道最尊崇。

【原文】

十五年冬，余以徐州从事朝正于京师①，詹为国子监四门助教②，将率其徒伏阙下举余为博士，会监有狱，不果上。观其心有益于余，将忘其身之贱而为之也。呜呼！詹今其死矣！

【注释】

①徐州从事：即徐泗濠节度使，兼徐州刺史董晋的从事。　朝正：向皇帝朝贺正旦，并顺带向朝廷报告本州政务，接受指示。

②四门：四门学，属国子监领导。　助教：从八品上，职掌辅佐博士分经教授。

【译文】

十五年（公元799年）冬天，我以徐州幕僚身份代表徐州刺史在京师向皇帝祝贺元旦。詹当时担任国子监四门助教，准备带领他的学生拜伏在宫阙前上书推举我担任四门学博士，正巧遇到国子监有讼事，上书事没有办成。但可以看出他的心，只要对我有好处，可以忘掉了自己职位低下而去做这样的事。唉！詹现在死了！

【原文】

詹，闽越人也，父母老矣。舍朝夕之养，以来京师，其

心将以有得于是[1]，而归为父母荣也。虽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侧，虽无离忧[2]，其志不乐也；詹在京师，虽有离忧，其志乐也。若詹者，所谓以志养志者与[3]！詹虽未得位，其名声流于人人[4]，其德行信于朋友，虽詹与其父母皆可无憾也。

【注释】

①有得于是：指得到官做，得到朋友。

②离忧：分离忧愁。

③以志养志：以父母的志向为志向。

④人人：众人，当时俗语。

【译文】

詹是闽越地方的人，父母已经衰老了。他放弃了早晚对父母的侍奉孝养，来到京城，他想着求得高官，交得好友，回乡为父母增光。即使他父母也是这样想的。詹在父母身旁，虽然没有分离的忧愁，可是并不快乐；詹在京城，虽然有分离之苦，但父母的心里却是快乐的。像詹这样做，就是人们所说的以父母的志趣来孝养父母了。詹虽然没有得到显赫的官职，但他的名声流传在世上，他的高尚道德和行为得到朋友的敬佩，即使詹和他的父母都可以没有遗憾了。

【原文】

詹之事业文章，李翱既为之传[1]，故作哀辞以舒余哀，以传于后，以遗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

求仕与友兮，远违其乡；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则既获兮，禄实不丰[2]；以志为养兮，何有牛羊[3]？事实

既修兮，名誉又光；父母忻忻兮[4]，常若在旁。命虽云短兮，其存者长；终要必死兮，愿不永伤。友朋亲视兮，药物甚良；饮食孔时兮[5]，所欲无妨。寿命不齐兮，人道之常；在侧与远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则及兮，勿谓不通。哭泣无益兮，抑哀自强；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诚。呜呼哀哉兮，是亦难忘！

【注释】

①李翱既为之传：现行《李文公集》无詹传，已亡佚。

②禄实不丰：指四门助教，从八品上，每年禄米六十石，月俸铜钱十六贯文。

③何有牛羊：指欧阳詹俸禄菲薄，不能用牛羊肉供养父母，虽然物质条件差一些，但能以志养亲，父母心中快乐。

④忻忻：欣喜得意的样子。

⑤饮食孔时：所食所饮，都是很好的时新物品。孔时，很时新。

【译文】

詹的事业文章，李翱已经为他写传，有记载，所以我只写哀辞来抒发心中的悲哀，传留后世，送给詹的父母以解他们的悲哀，来完成詹的志愿。哀辞说：

追求做官和交朋友呀，远离家乡；父母的命令呀，儿子奉行。朋友已得到呀，官禄确实不丰；以志向来敬养父母呀！何必用牛羊肉供养？事业已经修美呀，名誉又有光彩；父母欣喜呀！好像常在身旁。寿命虽说短促呀，但他的声名久长；人最终一定要死呀！希望不要永远悲伤。朋友来到病榻探视呀！所用药物都很优良，饮食都很时新呀，所需要的都能供应而无缺。寿命不长呀，人世常见；在身旁和远在他乡呀，并没有两样。山陵河泊险阻呀，灵魂可以行走；祭祀会到来呀，不要认为道路不通。哭泣没有好处

呀，要抑止悲哀振作自强；从活着的人推知死去的人呀，来安慰欧阳詹孝敬父母的本心。唉，悲伤呀，这是多么难忘！

唐耕耦　译注

祭十二郎文[1]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卷二《原道》。

【题解】

十二郎名老成，是韩愈二兄韩介次子。长兄会无子，十二郎过继给伯父会为子嗣。韩愈三岁丧父，由长兄会和长嫂抚养成人，从小和十二郎一起生活，共同在患难中成长，感情深挚。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十二郎死，韩愈悲痛之极，写了这篇祭文。汉魏以来，祭文多用韵文或骈文，韩愈此文用散文撰写，好像和死者十二郎对话追忆往事，诉说家常，娓娓道来，充满了骨肉深情，真可感人出泪。

【原文】

年、月、日[2]，季父愈闻汝丧之七日[3]，乃能衔哀致诚[4]，使建中远具时羞之奠[5]，告汝十二郎之灵：

【注释】

①十二郎：韩愈的侄儿，在族兄弟中排行十二，故称十二郎。

②年、月、日：此为稿本，《文苑英华》作贞元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③季父：最小的叔父。

④衔哀：心中含着悲哀。　衔，同“含”。

⑤建中：人名。　时羞：时新的佳肴。羞，同“馐（xiū 休）”，精美的食品。奠：祭，祭品。

【译文】

某年某月某日，叔父韩愈在听到你去世消息后的第七天，才能够心里含着悲哀向你表达诚心，派建中从远地准备了时新的精美食品，告慰于你十二郎的灵前：

【原文】

呜呼！吾少孤①，及长，不省所怙②，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没南方③，吾与汝俱幼，从嫂归葬河阳，既又与汝就食江南④，零丁孤苦，未尝一日相离也。吾上有三兄⑤，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后者⑥，在孙惟汝，在子惟吾，两世一身，形单影只。嫂尝抚汝指吾而言曰：“韩氏两世，惟此而已！”汝时尤小，当不复记忆；吾时虽能记忆，亦未知其言之悲也！

【注释】

①孤：幼年丧父。

②怙（hù 户）：依靠，此处指父亲。《诗经·小雅·蓼莪》：“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后世因用怙代父，用恃代母。

③中年兄没南方：兄中年亡没南方。兄，指韩会。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韩会由起居舍人贬为韶州（今广东省韶关市）刺史，第二年死在任所，时年四十三，故说中年。

④江南：指宣州（今安徽省宣城县），韩氏置有田宅。

⑤三兄：指韩愈的兄韩会、韩介，另一兄不详，可能自幼去世。

⑥先人：指已去世的父亲韩仲卿。

【译文】

唉！我幼年丧父，等到长大，已不记得父亲模样，全是依靠哥哥嫂子抚养成人。哥哥中年时死在南方，我和你都还年幼，跟从嫂嫂护送哥哥的灵柩回河阳老家安葬，不久又和你一起移居江南谋生，孤苦零丁，我俩没有一天分开过。我上面有三位哥哥，都不幸过早去世，继承先父的后代，在孙辈里只有你，在子辈里只有我，两代都只剩一个人，孤单凄凉。嫂嫂曾经一面抚摸着你，一面指着我说："韩家两代，只有这两个孩子了！"你当时更为幼小，当然不能回忆，我当时虽然能记住，也不懂得嫂嫂话中包含的悲痛。

【原文】

吾年十九，始来京城，其后四年，而归视汝。又四年，吾往河阳省坟墓，遇汝从嫂丧来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汴州①，汝来省吾，止一岁，请归取其孥②。明年，丞相薨③，吾去汴州，汝不果来。是年，吾佐戎徐州④，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罢去，汝又不果来。吾念汝从于东⑤，东亦客也，不可以久。图久远者，莫如西归⑥，将成家而致汝。呜呼！孰谓汝遽去吾而没乎？吾与汝俱少年，以为虽暂相别，终当久与相处，故舍汝而旅食京师，以求斗斛之禄。诚知其如此，虽万乘之公相⑦，吾不以一日辍汝而就也⑧！

【注释】

①董丞相：指董晋，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为宣武军节度使、汴州刺史，韩愈为其节度推官。

②孥：妻子，此处指家眷。

③薨（hōng 轰）：唐代二品以上官员之死称薨。董晋为尚书左仆射，从二品。

④佐戎徐州：指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任徐泗濠节度使、徐州刺史、张建封幕僚。佐戎，辅助军中事务。

⑤从于东：依随于东方。东，指汴州、徐州两地，均在韩愈老家河阳以东。

⑥西归：指回河阳。

⑦万乘之公相：形容高官厚禄。古代兵车一乘，有马四匹，万乘有马四万匹，有领地千里。

⑧辍：停止，此处指舍开、离开。

【译文】

我十九岁时，第一次来到京城长安，四年以后，回乡探亲看你。又过了四年，我去河阳探视祖宗坟墓，遇到你护送我嫂嫂灵柩来河阳安葬。又过了二年，我在汴州担任前丞相、节度使董晋的幕僚，你来探望我，住了一年，要求回乡接家眷到汴州来。第二年，前丞相董晋去世，我离开汴州，你不能来。这一年，我在徐州当幕僚，协助处理军务，派出去接你来的人刚出发，我又罢职离开了徐州，你又不能来。我考虑到你随从我到东方，东方也是异乡客居，不能长住。为了长远打算，不如西归老家河阳，准备将家安置好了再接你来。唉！谁能料到你会突然去世离开了我。我和你分别时都还年轻，以为即使暂时分开，终究会长期团聚在一起的，所以我才离开你到京城作客谋生，追求微薄的俸禄。如果确知你会这样快的过早去世，即使给我万乘之尊的公相地位，我也决不会离开你一天去担任的。

【原文】

去年，孟东野往[1]，吾书与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2]，而发苍苍[3]，而齿牙动摇。念诸父与诸兄，皆康强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来，恐旦暮死而汝抱无涯之戚也[4]！"孰谓少者殁而长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乎？呜呼！其信然邪？其梦邪？其传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5]？汝之纯明而不克蒙其泽乎[6]？少者、强者而夭殁，长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为信也，梦也，传之非其真也，东野之书，耿兰之报[7]，何为而在吾侧也？呜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纯明宜业其家者，不克蒙其泽矣！所谓天者诚难测、而神者诚难明矣！所谓理者不可推，而寿者不可知矣！

【注释】

①孟东野：即孟郊，见前注。

②茫茫：不分明。

③苍苍：形容头发花白。

④无涯：无限。

⑤嗣：后嗣，儿子。

⑥泽：遗泽，传给后代的福分。

⑦耿兰：人名，当为宣城韩氏家仆。

【译文】

去年，孟东野去溧阳任职，我托他带给你的信上说："我年龄不到四十，已经视力不清楚，头发花白，牙齿松动了。想起父辈和兄长，都是身体健康强壮时过早去世，像我这样衰弱，能够活得

多久呢？我不可能到你那里去，你又不肯来我这里，恐怕我早晚会死去，你见不着我，会抱无限的悲痛！”谁能料到年轻的死去而年长的活着，身体强壮的早死而有病的保全性命呢？唉！真是这样呢？还是做梦呢？还是传来的消息不真实呢？如果你死亡的消息是可信的，为什么我哥哥有崇高的德行，却使他的后嗣早死呢？你善良贤明却不能接受他的遗泽呢？为什么年轻的、身体强壮的早死，年长的、身体衰弱的却活着呢？如果你死亡的消息不可信，是做梦，传来的消息是不真实的，那末孟东野的信、耿兰的报告，为什么又在我的身边呢？唉！你的死讯是确实的了！那末我哥哥有崇高的德行而他的后嗣却过早去世了！你善良贤明应该继承家业，却不能接受先人的遗泽？所谓天意的确难以预测！所为神实在难以明白！所说的天理不可能推论，人的寿命不可能知道了！

【原文】

虽然，吾自今年来，苍苍者或化而为白矣，动摇者或脱而落矣，毛血日益衰①，志气日益微②，几何不从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几何离？其无知，悲不几时，而不悲者无穷期矣！汝之子始十岁，吾之子始五岁，少而强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③，又可冀其成立邪！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注释】

①毛血：指身体。

②志气：指精神。

③孩提：幼儿，在襁褓知孩笑、可提抱。此处形容幼小。

【译文】

虽然如此，我从今年以来，花白的头发变成全白了，松动的牙齿有的脱落了，身体越来越衰弱，精神一天比一天差，没有多久会跟着你去死了！如果死后有知觉，我和你现在的分离就不会多久了！如果死后没有知觉，那末我的悲伤也没有多少时间了，而没有悲伤的日子是无穷无尽的。你的儿子才十岁，我的儿子才五岁，年轻而身体强壮的都不能活下来，这样幼小的孩子，又怎么可以希望他们长大成家立业呀！唉，多么悲哀呀！唉，多么悲哀呀！

【原文】

汝去年书云："比得软脚病①，往往而剧②。"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为忧也。呜呼！其竟以此而殒其生乎③？抑别有疾而至斯乎？汝之书，六月十七日也，东野云汝殁以六月二日，耿兰之报无月日。盖东野之使者，不知问家人以月日，如耿兰之报，不知当言月日；东野与吾书，乃问使者，使者妄称以应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

【注释】

①软脚病：一种脚无力、腿肿的病。

②剧：剧烈，重。

③殒（yǔn 允）：死亡。

【译文】

你去年来信说："近来得了软脚病，常常发作加重。"我说："这种病，江南的人是常有的。"未曾为此病替你担忧。唉！你竟然因这病而死去吗？还是有其他病而死去的呢？你来信写的日期

是六月十七日，但孟东野的信上说你的死期是六月二日，耿兰报告的死讯没有讲月日。大概这是因为东野派的差人不知道应当向韩家的人问明死的月日，如同耿兰报告死讯不知道应当讲明月日，当东野给我写信时向差人问你死的日期，差人就信口应答。死期不确实的原因，是这样吗？或者不是这样的呢？

【原文】

今吾使建中祭汝，吊汝之孤与汝之乳母①。彼有食可守以待终丧，则待终丧而取以来；如不能守以终丧②，则遂取以来。其余奴婢，并令守汝丧。吾力能改葬，终葬汝于先人之兆③，然后惟其所愿。

【注释】

①孤：指十二郎的儿子。

②终丧：守满三年丧期。

③兆：坟墓。

【译文】

现在我差建中来祭奠你，慰问你的孩子和乳母。他们有食粮可以守孝到服丧期满，就等待服丧期满再接来我这里；如没有食粮不能守孝到服丧期满，就马上接他们来。其他的奴婢等人，命令他们一起为你守丧。如果我有能力将你的灵柩迁移改葬，最后一定将你的灵柩移葬到祖先墓地中。改葬以后，你原有的奴婢等人是留是走，听从他们自己的选择。

【原文】

呜呼！汝病吾不知时，汝殁吾不知日，生不能相养以共居，殁不得抚汝以尽哀，敛不凭其棺①，窆不临其穴②，

吾行负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与汝相养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吾实为之，其又何尤！彼苍者天，曷其有极！

【注释】

①敛：通“殓”，入殓，将尸体安放在棺木中。

②窆（biǎn 贬）：下葬。

【译文】

唉！你生病我不知道时间，你死我不知道日期，活着时不能互相供养居住在一起，你死我不能抚摸你的尸体来表达悲哀，安置尸体入棺时我不能靠着棺木最后看你一眼，棺木入土时我不能亲临你的墓穴参加安葬仪式。我的行为得罪了神明，使你过早去世，我对上不孝，对下不慈，不能和你互相供养生活在一起，互相守护到死。一个远在天边，一个远在地角，你活着时你的身影不能跟我的形体相靠在一起，你死了灵魂不能在梦里和我相见，这实在是我造成的，又能埋怨谁呢！那苍苍的天啊！我的痛苦什么时候才有尽头呢！

【原文】

自今已往，吾其无意于人世矣，当求数顷之田于伊、颍之上①，以待余年，教吾子与汝子，幸其成长；吾女与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呜呼！言可穷而情不可终，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呜呼哀哉！尚飨②！（述哀之文，究以用韵为宜，韩公如神龙万变，无所不可，后人则不必效之。）

【注释】

①伊、颍之上：伊河、颍河边上，此处指韩愈辞官，退居乡野、老家隐居。伊河，在河南省西部。颍河，在河南东部及安徽西北部。

②尚飨（xiǎng 响）：享用祭品，祭文常用语。飨，受祭。

【译文】

从今以后，我没有心思去追求人世间的官爵名声了！应当在伊水、颍水旁边购置几百亩土地，度过余年，教育我的儿子和你的儿子，希望他们长大成材；抚养我的女儿和你的女儿，等待她们出嫁，只能这样了。唉！言语可以说完而哀情是不会完结的，你知道，还是不知道？唉，多么悲痛啊！希望你来享用祭品吧！

唐耕耦　译注

祭郑夫人文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卷二《原道》。

【题解】

郑夫人，韩会的妻子，韩愈的长嫂。韩愈三岁丧父，由韩会和郑夫人抚养长大。郑夫人死，韩愈服丧一年，作此文祭奠。文中概言郑夫人抚育之恩：没有长嫂，他幼小时就不免死亡；没有长嫂，就会流落南方；没有长嫂，就不能名闻京师。最后表示一定要服丧一年，报答长嫂养育之恩。

此文作于贞元九年(公元795年)往河阳时。

【原文】

维年月日[1]，愈谨于逆旅[2]，备时羞之奠[3]，再拜顿首[4]，敢昭祭于六嫂荥阳郑氏夫人之灵[5]：

【注释】

①维年月日：这是底稿，无具体年月日。《韩昌黎文集校注》云：此贞元十一年往河阳时作。又注云：晁本作贞元九年岁次癸酉九月朔日。 维：语助词，用于句首或句中。

②逆旅：客舍，迎止宾客之处。逆，迎，接。旅，旅客。

③时：时新。 羞：佳肴。 奠：祭，祭品。

④再拜顿首：表示恭敬地行礼。再拜，一拜又拜，表示恭敬的礼节。顿首，叩头，叩头到地而拜。

⑤敢：自言冒昧之词。 六嫂：韩愈兄韩会在族兄弟中排行第六，故称郑夫人为六嫂。 荥阳：荥阳郡(治所今河南省荥阳县)，为郑夫人的郡望。 灵：神灵。

【译文】

某年某月某日，韩愈在客舍中，恭敬地准备了应时的鲜果菜蔬美味佳肴等祭品，一拜又拜叩头行礼，敢昭告于六嫂荥阳郡郑氏夫人的灵前祭奠，说道：

【原文】

呜呼！天祸我家，降集百殃，我生不辰[1]，三岁而孤。蒙幼未知，鞠我者兄[2]，在死而生，实维嫂恩。未龀一年[3]，兄宦王官，提携负任，去洛居秦[4]。念寒而衣，念饥而飧，疾疹水火[5]，无灾及身。劬劳闵闵[6]，保此愚庸[7]，年方及纪[8]，荐及凶屯[9]。兄罹谗口[10]，承命远迁[11]，穷荒海

隅，夭阏百年[12]。万里故乡，幼孤在前，相顾不归，泣血号天。微嫂之力，化为夷蛮。水浮陆走，丹旐翩然[13]，至诚感神，返葬中原[14]。既克返葬，遭时艰难[15]，百口偕行[16]，避地江溃[17]。春秋霜露[18]，荐敬蘋蘩[19]，以享韩氏之祖考，曰："此韩氏之门！"视余犹子[20]，诲化谆谆[21]。

【注释】

①我生不辰：我生不逢辰，命运不好。

②鞠：养。

③龀（chèn 趁）：儿童换齿，即脱去乳齿长出恒齿。旧说，男八岁换齿，女七岁换齿。

④洛：洛州，韩愈老家河阳县属洛州，故称。　秦：指长安，本秦之故地，故称。

⑤疹（zhěn 诊）：病。

⑥劬（qú 渠）劳闵闵：形容非常辛苦进行照顾、爱护。劬劳，劳累。闵，同"悯"，可怜。

⑦愚庸：愚笨平庸，自称的谦词。

⑧纪：纪年的单位，若干年循环一次为一纪。古代以十二年为一纪。

⑨屯：难。

⑩罹（lí 离）：遭遇不幸。　谗（chán 缠）：说别人坏话。

⑪承命远迁：指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四月韩愈兄韩会坐元载事、由起居舍人贬迁韶州刺史。

⑫夭阏（è 饿）：早折。夭，早死。阏，摧折。　百年：即百岁，死。古人以为人生不过百岁，因此以百岁为死的讳称。

⑬旐（zhào 兆）：古代旗的一种，上画龟蛇。此处指魂幡，棺柩上引路的旗。　翩：疾飞的样子，引伸为轻快飘拂。

⑭中原：指韩愈老家河阳，今河南孟县，古代称河南及其附近地区为中原。

⑮遭时艰难：指建中二年（公元781年）中原发生动乱。

⑯百口：不是实数，形容全家上下人数多。

⑰江濆（fén 焚）：江边。此处指宣州，韩氏有别业。濆，江河边的高地。

⑱春秋霜露：即春露秋霜，意为按时令祭祀祖先。《礼记·祭义》："是故君子合诸天道，春禘秋尝。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怆之心，非其寒之谓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将见之。"

⑲荐：屡次。 蘋蘩：指准备洁净的祭品。《毛诗·召南·草虫》："采蕨，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则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毛诗·召南·鹊巢》："采蘩，夫人不失职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则不失职矣。"蘋，水菜。蘩，白蒿。

⑳犹子：如同儿子。

㉑谆谆（zhūn 准阴）：教诲不倦。

【译文】

唉！苍天祸害我家，降下各种灾难，我命运不好，三岁就死了父亲。幼小无知，养我的是哥哥，从死亡边缘能活下来，实靠嫂嫂的大恩。不到八岁，哥哥去朝廷做官，提抱背载将我带去，离开了河南来到长安。一想到寒冷就给我衣穿，一想到饥饿就给我吃饭，疾病水火各种灾害，我都不沾。辛劳怜恤，保住平庸的我，年方十二，接连遇到灾难。哥哥被谗言陷害，奉命迁官，远离长安，在非常荒僻的海边，过早死亡。远离故乡，相去万里，幼子孤儿，遗留面前，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无法回还，呼天叫地，哭得眼中流血。没有长嫂努力，将要变为夷蛮。水路靠船行，陆路靠车走，朱红色的魂幡迎风飘拂，最大的诚心感动了神灵，哥哥的灵柩终于运回故乡安葬。安葬好哥哥的灵柩，又遇中原战乱，家乡难以生活，合家百口一起出走，到长江边的宣州避难。春秋二季按时祭祀，屡次恭敬准备祭品，供韩氏祖先享用，说："这是韩氏的家门。"待我如同儿子，谆谆教诲我。

【原文】

爰来京师[1]，年在成人[2]，屡贡于王，名乃有闻[3]。念兹顿顽[4]，非训曷因；感伤怀归，陨涕熏心。苟容躁进[5]，不顾其躬[6]，禄仕而还，以为家荣。奔走乞假[7]，东西南北[8]，孰云此来，乃睹灵车[9]？有志弗及，长负殷勤[10]。呜呼哀哉！

【注释】

①爰(yuán 元)：乃，于是。

②成人：成年，成年人。韩愈到京师时，年十九。

③“屡贡于王”二句：指经过屡次考试，考中了进士，又考博学宏词科，在京师有了名声。 贡：贡献，荐举。唐代由州府荐举参加进士科考试，称为乡贡，故称贡。

④顿顽：即顽顿，愚笨。顿，通“钝”。

⑤躁进：轻率求进，此处指急于追求功名。

⑥躬：身体。引伸为自身、亲自。此处指亲自回家探视服侍长嫂。

⑦乞假：借贷，请假。

⑧东西南北：各方面。此处指到各处求援。

⑨乃：仅。

⑩殷勤：恳切深厚的情意。

【译文】

于是，我来到京城，年纪已是成人，屡次应朝廷的进士考试，有了名声。想到自己很愚笨，没有嫂嫂的训导何能有成，感到伤心，打算归家，不禁落泪痛心。苟且轻率求进，不顾回家探视服侍嫂嫂，以为当官回乡，可以光荣家庭。奔走借贷，到处求援，谁说此次回来，只能见到你的灵车？有志侍奉报答嫂嫂，未能达到，永远辜负对我深厚的抚育爱护之情。唉！多么悲痛呀！

【原文】

昔在韶州之行①，受命于元兄曰②："尔幼，养于嫂，丧服必以期③。"今其敢忘？天实临之，呜呼哀哉！日月有时④，归合茔封⑤，终天永辞⑥，绝而复苏⑦。伏惟尚飨⑧！

【注释】

①韶州：今广东韶关市。

②元兄：大哥。元，大。

③期：丧服名，期年的简称。即齐衰为期一年。齐衰，其服以粗麻布制成，因缝制时缉边使之齐平，故称齐衰。齐衰又有用杖、不用杖之分。嫂叔（丈夫的弟弟）旧无服。唐太宗贞观中，规定长嫂抚养小叔的服制为小功五月。韩愈幼养于嫂，服期以报，重过唐代规定。

④日月有时：意为死后埋葬有期限。语出《礼记正义·檀弓》。原文为"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请谥于君，曰：日月有时，将葬矣，请所以易其名者。"注："有时，犹言有数也"即有日数。

⑤茔封：高坟安葬。茔，墓地。封，积土为高坟。

⑥终天：即终其天年，到了人的自然年寿而死去。《史记·范睢蔡泽列传》："终其天年，而不夭折。"

⑦绝而复苏：形容悲伤到极点，晕过去又苏醒过来。

⑧伏维尚飨：祭文套语。伏惟，用于下对上有所陈述时表示的谦辞。尚，希望。飨，享用祭品。

【译文】

早在去韶州的途中，大哥对我说："你幼小时，由嫂嫂抚养，将来嫂嫂去世，服丧必须齐衰一年。"现在怎么敢忘？苍天在上鉴视。唉！多么悲哀呀！日月有数，回去建坟将你的灵柩和哥哥的灵柩合葬在一起，年寿已终，永远分别，我悲伤得死去活来。希望您前来享受祭品。

唐耕耦　译注

吊武侍御所画佛文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卷二《原道》。

【题解】

本文当写于元和五、六年间，作者对当时人们迷信佛教的愚昧行为颇为反感，这篇吊唁武侍御丧妻的文章就说明这一点。

文章开始描写武侍御壮年丧妻，因伉俪情深，怀念不已，每月的初一、十五两天，都要陈列妻子的遗物，抱着儿子痛哭流涕。后来听到一个佛教徒的劝告，将妻子的遗物送给法师作为代价，描绘了佛祖的法相顶礼膜拜，以为妻子因此可以投生西方极乐世界。韩愈看到了这件事之后，写了这篇吊唁辞，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文章短小精悍，写武侍御丧妻后的情态宛然如画。

【原文】

御史武君①，当年丧其配②，敛其遗服栉珥馨帨于箧③。月旦十五日④，则一出而陈之，抱婴儿以泣。有为浮屠之法者⑤，造武氏而谕之曰⑥："是岂有益邪？吾师云：'人死则为鬼，鬼且复为人，随所积善恶受报，环复不穷也⑦。'极西之方，有佛焉，其土大乐⑧。亲戚姑能相为图

是佛而礼之[9]，愿其往生[10]，莫不如意！”武君怃然辞曰[11]：“吾，儒者，其可以为是？”既又逢月旦十五日，复出其箧实而陈之，抱婴儿以泣，且殆而悔曰[12]：“是真何益也？吾不能了释氏之信不[13]，又安知其不果然乎？”于是悉出其遗服栉佩，合若干种，就浮屠师请图前所谓佛者，浮屠师受而图之，韩愈闻而吊之[14]，曰：

【注释】

①武君：一说为武少仪。韩愈曾写过《太学弹琴诗序》：“当时少仪为司业，后以太常少卿兼御史中丞出使南诏。时为元和五年（公元810年）。一说为武儒衡，据《李文公集·兵部侍郎赠工部尚书武公墓志铭》云：“公讳儒衡，字子庭，现年二十四得进士第，历四门助教。故相郑公余庆尹河南，奏授伊阙尉，充水陆判官，及郑公守东都，又请自佐得监察御史，转殿中侍御史，台奏其材，诏以为真历侍御史。”原注以题中称“侍御”与墓志相合，认为后说可能性大。

②当年：丁年，壮年。

③栉（zhì 至）：梳篦的总名。 珥（eǐ 耳）：女子的珠玉耳饰。 鞶帨（pán shuì 盘睡）：大带，佩巾。 箧（qiè 怯）：小箱子。

④月旦：犹月朔，每月初一。

⑤浮屠：梵文Buddha（佛陀）的旧译，一译为“浮图”。因此有称佛教徒为浮屠氏、佛经为浮屠经的。

⑥造：往，到。

⑦环复：循环反复。

⑧其土大乐：指西方极乐世界，佛教的理想境界。

⑨姑：且，乃。

⑩往生：佛教名词。佛教认为，修行净土佛法门的人死后可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或其他佛土。

⑪怃（wǔ 武）然：怅然失意的样子。

⑫殆（dài 代）：不安。

⑬了：全然。

⑭吊：吊唁，祭奠死者并慰问亲属。

【译文】

任御史的武君，壮年死去了妻子，把妻子遗留下来的衣服、梳篦、首饰、佩巾等收藏在一个小箱子里。每月初一、十五这两天，就取出来陈列在桌子上，抱着年幼的儿子小声哭泣。有一个佛教信徒来到他家，劝告他说："你这样有什么好处呢？我的师父说：'人死了就变成鬼，鬼投生又成为人，根据人一生的善行或恶迹而受到报应，循环反复，没有穷尽。'极西的地方，那儿有释迦牟尼佛，是极乐世界。亲戚如果相帮描绘佛祖的法相顶礼膜拜，祝愿死者投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不如愿以偿的！"武君怅然失意，推辞说："我是个读书人，难道可以这样做吗？"过后又逢初一、十五，还取出小箱子里妻子的遗物陈列桌上，抱着幼小的儿子小声哭泣，心里感到不安和后悔，说："这真的有什么好处吗？我不能全然不信佛教的说法，又哪里知道果真不是那样呢？"于是，把妻子的遗物首饰佩戴之类全都取出来，送到佛教法师那里，请求描绘所说的释迦牟尼法相，法师收下送来的东西，画了佛相给他。韩愈听说这事后，前往吊唁。说：

【原文】

皙皙兮目存①，丁宁兮耳言②；忽不见兮不闻，莽谁穷兮本源③。图西佛兮道予懃④，以妄塞悲兮慰新魂⑤。呜呼奈何兮，吊此兹文⑥。

【注释】

①皙皙（zhé 哲，又读zhì 制）：明亮。

②丁宁：亦作"叮咛"，一再嘱咐。　耳言：耳语。

③莽：莽莽，无边际的样子。

④懃（qín 勤）：通“勤”，这里为殷切盼望。

⑤妄：虚妄，不实。 塞悲：堵塞心灵的创伤，消除悲痛。

⑥兹：此。

【译文】

明眸皓齿犹在眼前，丁宁细语还在耳边；忽然失去你的音容笑貌，莽莽人生谁能探本溯源？描绘了西方佛祖的法相，以表示我殷切盼望的心情。用虚妄堵塞丧妻的悲伤，安慰新死者的魂灵。唉，无可奈何啊！以这篇铭文吊唁你。

何士龙 译注

祭穆员外文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卷二《原道》。

【题解】

据原注，本文乃代崔侍御所作。开头说：“维年月日，故人博陵崔懃，谨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友穆六端公之灵。”所以，文章皆以崔懃的口气，所写事迹亦是他所经历的。然而作者以丰富的想象描摹两人之间的情谊，依然生动如画，历历在目。穆员外名员，字与直。

文章首叙两人早年邂逅相逢，一见如故，即成知交。而后一起在东都留

守杜亚幕府做从事，有过一段极其愉快的生活。可惜杜亚为人霸道，诬良为盗，又迁怒于穆员、崔懃，系之于狱，后遇救各自离开。以后两人或聚或散，终究没有再像那样欢快过。最后，写生离死别，穆员外先崔而殁，故为文以祭之。

【原文】

於乎！建中之初①，予居于嵩②，携扶北奔③，避盗来攻。晨及洛师④，相遇一时，顾我如故，眷然顾之⑤。子有令闻⑥，我来自山；子之畯明⑦，我钝而顽⑧。道既云异，谁从知我？我思其厚，不知其可。于后八年，君从杜侯⑨，我时在洛，亦应其招。留守无事⑩，多君子僚⑪，罔有疑忌⑫，维其嬉游⑬：草生之春，鸟鸣之朝，我辔在手⑭，君扬其镳⑮。君居于室，我既来即⑯，或以啸歌⑰，或以偃侧⑱。诲余以义⑲，复我以诚⑳，终日以语，无非德声㉑。主人信谗，有惑其下，杀人无罪，诬以成过㉒，入救不从，反以为祸。赫赫有闻，王命三司㉓，察我于狱㉔，相从系缧㉕。曲生何乐？直死何悲！上怀主人㉖，内闵其私㉗。进退之难，君处之宜。既释于囚，我来徐州，道之忧忧，思君为忧。我如京师，君居父丧，哭泣而拜，言词不通。我归自西，君反吉服㉘，晤言无他，往复其昔。不日而违，重我心恻，自后闻君，母丧是丁㉙。痛毒之怀㉚，六年以并，孰云孝子，而殒厥灵㉛！今我之至，入门失声，酒肉在前，君胡不餐？升君之堂，不与我言，於乎死矣，何日来还？

【注释】

①建中：唐德宗李适年号，公元780～783年。

②嵩：山名，古称“中岳”，在河南省登封县北。有中岳庙、少林寺等名胜古迹。

③北奔：或作“北归”。

④洛师：洛阳。

⑤眷然：关心怀念的样子。

⑥令闻（wèn 问）：美好的名声。

⑦畯明：聪明，才智过人。踔，或作“俊”。

⑧钝：愚钝。 顽：愚顽。

⑨杜侯：据《旧唐书·德宗纪》载，贞元五年（公元789年）十二月，以杜亚为东都留守。亚辟员为从事、检校员外郎，崔畯亦为所辟。

⑩留守：官名，从隋唐起，皇帝出巡或亲征时指定亲王或大臣留守京城，得便宜行事，称京城留守；其陪京和行都则常设留守，以地方行政长官兼任。此处为东都留守。

⑪僚：僚属，佐官。

⑫罔有：没有。

⑬嬉游：嬉戏游玩。

⑭辔（pèi 配）：驾驭牲口的缰绳。

⑮镳（biāo 标）：马勒。

⑯我既来即：既，已经，不久之后；即，乃“就”的意思。

⑰啸：撮口发出长而清越的声音。

⑱偃侧：偃，仰卧。侧，旁。

⑲诲：教诲。

⑳复：告诉。

㉑德声：仁德的名声。

㉒“主人”四句：时令狐运为东京牙门将，杜亚讨厌他的为人。恰好有强盗在洛阳北面抢劫输送京师的绢绸，令孤运恰好在那里畋猎，于是杜亚认为是他所为。命令穆员及从事张弘靖审讯，而根本没有此事。于是迁怒于审讯的人，把穆员等人囚禁起来。穆员却由此出了名。

㉓三司：唐以御史大夫、中书、门下为三司。

㉔察：审查，审讯。

㉕系缧：拘禁。

㉖怀：怀恨。

㉗闵：亦作“悯”，怜念，忧伤。

㉘吉服：吉事所著的礼服，与官服同。

㉙丁：丁忧，旧称遭父母之丧曰丁忧。

㉚痛毒：极其悲痛。

㉛殒（yǔn 允）：死亡。

【译文】

唉！唐德宗建中初，我住在嵩岳，扶老携幼，向北奔逃，躲避盗贼的虏掠。早上到达洛阳，咱们邂逅相遇，就一见如旧，眷然相顾。您早有美名，而我来自山野；您才华横溢，而我迟钝愚劣。走过的道路不同，您从哪儿了解我？我认为您性子宽厚，不知是否正确。在以后的八年中，您辅佐杜侯；我当时在洛阳，也应召与您同侍。东都留守府的事情不多，同僚都是正人君子，从来不互相猜忌，只是在一起玩耍游戏：每当春天草木欣欣向荣，每当鸟雀欢叫的清晨，我缰绳在手，您套上笼头，咱们快马加鞭，尽情驰骋奔走。您留在家里，我随后就来与您相依，或者长啸歌唱，或者躺着谈天说地。您以道义教导，以忠诚告谕：一天到晚所说的话，无非是仁德声誉。主人听信谗言，为部下所迷惑，杀人的反而不罪，无辜的却遭诬陷有罪过，入府救人，不但不听从，反而受到灾祸。这件事尽人皆知，赫赫有名，朝廷命令三司，在监狱里将我审讯，您也一同遭到囚禁。耿直地死去有什么可悲？委曲求全地活着有什么值得高兴？对上怨恨主人，内心又怜悯自身，我感到进退两难，而您却处理得恰如其分。从囚禁中释放，我来到徐州，路途遥远，想念您心里忧愁。我到京城，您不幸失去了严父，流着眼泪哭拜行礼，却没有什么话语。我从西边归来。您却穿着官服，会晤

之时没有别的话，只反复说到过去。没有几天又相别离，增加了我内心的伤悲，从这以后又听说，您的母亲不幸仙逝，极其悲痛的胸怀，持续长达六年之久。谁能想得到一个孝子，却又灵魂归西！如今我来了，一进门就失声大哭，酒肉摆在桌前，如何不见您动箸？到了您的堂屋里，为什么没有跟我说一句话语？您死了，哪一天再与您相遇？

何士龙　译注

祭郴州李使君文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卷二《原道》。

【题解】

李使君，名伯康，字士丰，陇西成纪人。据《权德舆集》李伯康的墓志铭载，李死于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十月，而韩愈于这一年的九月回江陵任法曹参军，本文当写于十月后不久。

韩愈于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十二月贬阳山令，从长安南下，曾经在郴州小住，与郴州刺史李伯康过往甚密，互相馈赠。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正月，德宗死了，顺宗继位，大赦天下，韩愈也在被赦之列。这年夏天，他离开阳山，与同时遭贬的张署到郴州会合待命。本来以为可以马上回到长安，刺史李伯康为他们说好话，而观察使却从中作梗，结果愿望落空，在郴

州等了三个月，才去江陵任法曹参军。在郴州的三个月中，与李伯康有更多的交往，情谊更深。想不到分别后才一个月，李就不幸逝世了。本文即叙述了作者与新交知己李使君之间的交往和对他的哀悼之情，兼及自己官场失意的不满。

【原文】

维年月日，将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参军韩愈，谨以清酌庶羞之奠[1]，敬祭于故郴州李使君之灵[2]：

古语有之："白头如新，倾盖若旧[3]。"顾意气之何如[4]，何日时之足究[5]！当贞元之癸未[6]，惕皇威而左授[7]，伏荒炎之下邑[8]，嗟名颓而位仆[9]。历贵部而西迈。迩清光于暂觏[10]，言莫交而情无由，既不贾而奚售[11]？哀穷遐之无徒[12]，挈百忧以自副[13]，辱问讯之绸缪[14]，恒饱饥而愈疚[15]。接雄词于章句[16]，窥逸迹于篆籀[17]，苞黄甘而致贻[18]，获纸笔之双贸[19]。投叉鱼之短韵[20]，愧韬瑕而举秀[21]；俟新命于衡阳[22]，费薪刍于馆候[23]。空大庭以见处，憩水木之幽茂[24]；逞英心于纵博[25]，沃烦肠以清酎[26]。航北湖之空明[27]，觑鳞介之惊透[28]；宴州楼之豁达[29]，众管啾而并奏[30]。得恩惠于新知，脱穷愁于往陋[31]，辍行谋于俄顷[32]，见秋月之三彀[33]。逮天书之下降，犹低回以宿留[34]，念暌离之在期[35]，谓此会之难又[36]。授缟纻以托心[37]，示兹诚之不谬[38]，傥后日之北迁[39]，约穷欢于一昼[40]，虽掾俸之酸寒[41]，要拔贫而为富[42]；何人生之难信，捐斯言而莫就[43]？始讶信于暂疏，遂承凶于不救[44]，见明旌之低昂[45]，尚迟疑于别袖[46]，忆

交酬而迭舞[47]，奠单杯而哭柩[48]。美夫君之为政，不桡志于谗构[49]，遭唇舌之纷罗[50]，独陵晨而孤雊[51]。彼恤人之浮言[52]，虽百车其何诟[53]？洞古往而高观[54]，固邪正之相寇[55]。幸窃睹其始终，敢不明白而蔽覆[56]！神乎来哉，辞以为侑[57]。尚飨[58]。

【注释】

①清酌：清醇美酒。 庶羞：多种美肴。

②郴州：州名，治所在今湖南省郴州。 使君：汉时称刺史为使君。

③“白头”二句：意谓交友情意不投，时间虽久，仍和新相识一样；而虽初次相见，然意气相投，如久相识一样。见《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

④意气：志趣性格。

⑤究：追究。

⑥贞元之癸未：即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

⑦惕：敬畏。 左授：同左迁，即降职。

⑧荒炎：荒凉炎热。

⑨颓：败坏。

⑩清光：清雅的风彩。 觏（gòu 够）：遇见。

⑪贾（gǔ 古）：交易，做买卖。

⑫徒：同类之人。

⑬挐（ná 拿）：纷乱。

⑭辱：谦词，犹言承蒙。 绸缪（móu 谋）：绵密的样子。

⑮疚（jiù 究）：内心不安。

⑯雄词：宏词。

⑰篆籀（zhòu 宙）：篆，汉字的一种书体，有小篆、大篆。籀，即大篆。

⑱苞黄甘：指韩愈以黄柑赠李。苞，同“包”，包裹也。

⑲获纸笔：指李回赠以纸笔。为此，韩愈写了《李员外寄纸笔》一诗云：题是临池后，分从起草余。兔尖针莫并，茧尽雪难如。莫怪殷勤谢，虞卿正著书。

⑳叉鱼：指韩愈的《叉鱼招张功曹》一诗。

㉑韬瑕：掩藏缺点。　举秀：推荐才能特出之士。

㉒俟：等待。　衡阳：郴州在衡山之南，故称“衡阳。”

㉓薪刍：木柴与喂牲口的草。　馆候：客舍。

㉔憩（qì 气）：休息。

㉕英心：杰出的心志。

㉖沃：灌，润泽。　烦肠：愁肠。　清酎（zhòu 宙）：清醇美酒。

㉗北湖：在郴州。

㉘觑（qù 去）：细看。　鳞介：水族之统称。

㉙豁达：胸襟开阔。

㉚管：乐器名。　啾：这里为歌吟。

㉛往陋：过去的浅薄。

㉜辍（chuò 绰）：中止，停止。

㉝彀（gòu 够）：张满弓弩。此处喻月圆。

㉞低回：犹徘徊。　宿留：停留。

㉟暌（kuí 葵）离：阔别，分离。

㊱难又：难再。

㊲缟纻（gǎo zhù 槁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季扎）聘于郑，见子产如旧相识，与之缟带，子产献纻衣焉。”后用以“缟纻”指深厚的友谊。缟，未经染色的绢。纻，苎麻织的粗布。

㊳谬：错误。

㊴傥（táng 倘）：倘若，或者。

㊵穷欢：尽欢。

㊶掾俸：小官员的俸禄。

㊷拔：超出。

㊸捐：舍弃。

㊹承：蒙受。

㊺明旌：丧具之一种，又作“铭旌”。

㊻别袖：别离者挥动衣袖告别。

㊼交酬：以礼物相酬答。

㊽柩：灵柩。

㊾桡志：屈挠志向。桡，同“挠”。 谗构：说人坏话，罗织陷害。

㊿纷：杂乱。 罗：罗唣，吵闹。

51陵晨：同“凌晨”，清晨。 雊（gòu 够）：雉的叫声。《诗经·小雅·小弁》：“雉之朝雊，尚求其雌。”

52恪（xiān 先）人：小人。奸佞的人。 浮言：不实之言，流言。

53百车：《后汉书·冯衍出妻书》云：“词语百车。” 诟（gòu 够）：耻辱。

54洞：洞察。

55寇：侵犯。

56蔽覆：遮盖。

57侑（yòu 右）：劝人（吃、喝）。

58尚飨：希望死者来享受祭品。

【译文】

某年某月某日，将仕郎职守江陵府法曹参军韩愈，谨以美酒佳肴等祭品，敬祭于已故郴州李使君的灵前：

古人说得好：“白头如新，倾盖若旧。”只要看彼此的志趣性情是否相投，何必追究相识的时日有多久！在那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慑于皇家的威严而降职左授，贬谪到荒僻炎热的小地方去当县令，感叹地位下降名声蒙垢。经过贵地而向西迈进，有机会接近您清雅的风采，作短暂的逗留；不交谈而感情无从表达，不交换意见目的实现无由！哀叹荒远的地方，没有可以谈心的朋友，自怜自叹地打发日子，承蒙您多次问候，使我空虚的灵魂得到安慰，因而越发感到内疚。收到了您的宏词伟著，看到了您的手笔篆籀，我馈赠您黄柑，您以宣纸兔毫做为答酬。我写了《叉鱼招张功曹》的短诗，承蒙您推荐为才能特出之士，惭愧自己的缺点被掩盖而含羞。我在衡岳之南盼望新的任命，白白耗费了许多柴草在客舍等候，在敞亮开阔的庭院里居住，在近水多树的幽静地方小休；放任自己的心志，作海阔天空的遨游；以清醇的

美酒，来润泽我满腹的哀愁。或在郴州水天空明的北湖划船，细看水中鱼虾惊慌失措以忘忧；或在州楼上举行宴会，使我襟怀开阔，听管弦与歌吟交相鸣奏。我得到了新相知的恩惠，暂时忘记了过去的穷愁浅陋；在片刻之间中止了心里的谋划，见到了月亮三次圆缺而渡过了三秋。等到皇上任命的诏令下达时，还在徘徊夷犹；想到立刻要别离，像这样的欢聚难得再有。互相赠送礼物以表达难忘的友情，以表示彼此的忠贞绝不悖谬；倘若您以后迁官北归，约定要极尽长夜的欢娱痛饮美酒。虽然佐官的俸禄钱很寒酸，也要把贫穷当做富有；为什么人生这样难以实现自己的诺言，抛弃了这句话而终于难就。开始惊讶您的信息渐至于稀少，最后听到了您的噩耗而无法挽救。见到您逝世的丧幡高下飘荡，心里还在怀疑是否是与您离别时挥动的衣袖。回忆咱们互相交换礼物高兴得手舞足蹈，现在我却独自一个举杯奠酒，痛哭于您的灵柩。赞美您的政绩卓著，不因为别人说坏话而屈挠自己的心志退后；受到七嘴八舌的攻击，您还独在清晨像公鸡那样啼鸣如旧。那些小人们的流言蜚语，虽然有一百车，您也绝不会因此蒙垢。洞察古往今来而高瞻远瞩，本来就是正邪之间的争斗。我幸而看到了事情的经过，岂敢不昭明于天下而掩盖不露。您的神灵快快下降，我以这些言辞为您劝酒。希望您前来享受。

何士龙　译注

祭马仆射文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卷二《原道》。

【题解】

马仆射即马总，字会元，陕西扶风人。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迁检校刑部尚书，郓州刺史，天平军节度使，郓、曹、濮等州观察使，加检校左仆射。入为户部尚书。长庆三年(公元823年)卒，赠右仆射。

从本文中反映，韩愈与马总曾经共患难，同生死，算得上是至交了。据《旧唐书·马总传》载，马总不仅长于政术，而且公务之余手不释卷，有著作百余卷行世，得到韩愈的尊重，因而在他由京兆尹复为兵部侍郎，又迁吏部侍郎时，有《举马总自代状》上奏。

祭文中对马总 的生平事迹作了全面的叙述和评价，文章写他的坎坷仕途，高风亮节，极其简明扼要。尤其详叙他的突出政绩，为政前后，截然不同，能把“腥臊”之地，治理成为人间乐土，评价很高。最后写他积劳成疾，不幸逝世，使作者感到遗憾终生，写得更是情真意切，十分动人。

【原文】

维年月日，吏部侍郎韩愈谨以清酌庶羞之奠①，敬祭于故仆射马公十二兄之灵：

惟公弘大温恭②，全然德备，天故生之，其必有意。将明将昌，实艰初试，佐戎滑台③，斥由尹寺④。适彼瓯闽⑤，鳙觚跋踬⑥，颠而不踒⑦，乃得其地。于泉于虔⑧，始执郡符⑨，遂殿交州⑩，抗节番禺⑪。去其螟蠹⑫，蛮越大苏⑬；擢亚秋官⑭，朝得硕士⑮。人谓其崇，我势始起，东征淮、蔡⑯，相臣是使。公兼邦宪⑰，以副经纪⑱，歼彼大魁⑲，厥勋孰似⑳？丞相归治，留长蔡师㉑。茫茫黍稷，昔实棘茨㉒，鸠鸣雀乳㉓，不见枭鸱㉔。惟蔡及许㉕，旧为血仇，命公并侯㉖，耕借之牛，束其弓矢，礼让优优㉗。始诛郾戎㉘，厥墟腥臊㉙，公往涤之，兹惟乐郊㉚。惟东有猘㉛，惟西有虺㉜，颠覆朋邻㉝，我余有几？崔崒中居㉞，斩其脊尾㉟，岱定河安㊱，惟公之韪㊲。帝念厥功，还公于朝㊳，陟于地官㊴，且长百僚㊵。度彼四方㊶，孰乐可据㊷？顾瞻衡钧㊸，将举以付㊹。惟公积勤㊺，以疾以忧，及其归时，当谢之秋㊻。贺门未归，吊庐已萃㊼，未宴于堂，已哭于次㊽。昔我及公，实同危事，且死且生，誓莫捐弃㊾。归来握手，曾不三四，曾不濡翰㊿，酬酢文字(51)；曾不醉饱，以劝酒胾(52)。奠以叙哀，其何能致(53)。呜呼哀哉，尚飨！

【注释】

①吏部侍郎句：长庆二年(公元822年)九月韩愈转吏部侍郎。长庆三年六月，授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十月为兵部侍郎，寻又为吏部侍郎。这一年，举马总以自代为京兆尹。

②弘：大，光大。　温恭：温和恭顺。

③佐戎滑台：据《旧唐书·德宗纪》载，贞元十三年（公元797年）四月，以姚南仲镇守滑台，辟总为从事。十六年（公元800年）监军使薛盈珍诬奏南仲不法，总亦坐贬泉州别驾。

④尹寺：指宦官。

⑤瓯（ōu 欧）闽：瓯，地名，浙江温州的别称。闽，福建的别称。

⑥鹾觚（niè wù 聂误）：动摇不安，困顿。 跋踬（zhì 至）：被绊倒。引伸为事情不顺利。

⑦颠：跌倒。 踒（wō 窝）：肢体猛折而筋骨受伤。

⑧泉：泉州，今福建泉州市。 虔：虔州，今江西赣州市。

⑨郡符：指郡守的凭证。元和初，马总为虔州刺史。

⑩殿：镇守。 交州：古地名，唐代限于今越南河内附近一带。

⑪抗节：谓坚守其节操。 番禺（pān yú 攀于）：县名，在广东省广州市南郊，据《旧唐书·马总传》元和四年（809年），兼御史中丞，充岭南都护、本管经略使。

⑫螟蠹（dù 度）：螟蛾蛀虫。

⑬苏：醒过来，病体复原，引申为困顿后得到休息。

⑭亚秋官：《周礼》称司寇为秋官，掌刑狱，唐武则天则曾一度改刑部为秋官，旋复旧称。后世亦以秋官为刑部的通称。亚秋官指刑部侍郎。据《旧唐书·马总传》载，元和八年（公元815年）入为刑部侍郎。

⑮硕士：品节高尚，学问渊博之士。

⑯“东征淮、蔡”句：据《旧唐书·德宗纪》载，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秋七月，以宰相裴度为彰义军节度使，仍充淮西宣慰使；以刑部侍郎马总充淮西行营诸军宣慰副使，以太子右庶子韩愈兼御史中丞，充彰义军行军司马，出征讨伐吴元济。

⑰“公兼邦宪”句：指马总兼任御史大夫，又是淮西行营诸军宣慰副使。 邦宪：旧时指朝廷委驻各外省的高级官吏。

⑱经纪：指治理。

⑲大魁：大首领，指吴元济。

⑳厥：其。

㉑留长蔡师：吴元济伏诛，马总留蔡州为彰义军留后，奏改彰义为淮西，同年（公元817年）十二月，以蔡州留后马总为检校工部尚书、蔡州刺史、

淮西节度使。

㉒棘茨：荆棘蒺藜。

㉓雀乳：雀(生子)产卵。

㉔枭鸱(xiāo chi 肖痴)：猫头鹰。本为鸱枭，这里是倒文协韵。

㉕许：许州，治所在今河南许昌市。

㉖并侯：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五月，以马总为许州刺史，忠武军节度使陈、许、溵等州观察使。故云并侯。

㉗礼让：以礼节制民心，互相谦让而不争也。　优优：平和的样子。

㉘始诛郓戎：据《旧唐书·宪宗纪》载，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二月，溜青都知兵马使刘悟斩李师道并二男请降。三月，以马总检校刑部尚书为郓州刺史，天平节度使，郓曹濮等州观察使。

㉙墟：荒废之地。

㉚乐郊：《诗经·魏风·硕鼠》："适彼乐郊。"指理想的地方。

㉛猘(zhì 至)：狂犬。

㉜虺(huǐ 悔)：毒蛇。

㉝颠覆朋邻：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七月，卢龙军乱，囚节度使张弘靖。成德乱，杀节度使田弘正。二年正月，魏博节度使田希自杀。三月武宁军节度使崔群为军中所逐。

㉞崔崒(lǜ zú 律族)：指山之诘屈高峻，拥蔽日月。

㉟脊尾：脊，山峰之顶端也。

㊱岱：泰山别名。　河：黄河。

㊲韪(wěi 伟)：是，对。

㊳还公于朝：公指马总，他于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加检校尚书左仆射，入为户部尚书。

㊴陟(zhì 至)：升，登。　地官：《周礼》分设之官，司徒为地官，掌管土地和人民。

㊵僚：百官。

㊶度(duó 夺)：推测，估计。

㊷乐：无灾患，丰收。

㊸顾瞻：观望。　衡钧：权衡称度。

㊹举：推荐。

㊺积勤：积劳。

㊻谢：致仕。 秋：日子，时期。

㊼吊庐：吊丧之屋。 萃：聚集。

㊽次：此指灵次，停灵之处。

㊾捐弃：舍弃。

㊿濡翰：沾湿毛笔。

51酬酢：唱和应对。

52胾（zì字）：肉块。

53致：致诚。

【译文】

某年某月某日，吏部侍郎韩愈谨以美酒佳肴等祭品，恭敬地祭祀于已故的尚书右仆射马公十二兄的灵前：

公正大光明，温良恭顺，德才兼备，忠孝集于一身，老天让您降世，必定用意很深。因为政治将要清明，国家将要兴盛。然而，您初试锋芒，实在艰辛，辅佐滑台节度使，宦官诬告滑帅，您亦获罪贬谪瓯闽，处境困顿不利，虽然跌倒，肢体筋骨没有伤损，反而得到地方，自己的政见可以施行。由泉州别驾迁升虔州刺史，得到了刺史的符信，于是又镇守交州，在岭南保持了高风亮节，扫除害人蛀虫，挽救了当地的百姓。提升为刑部侍郎，朝廷得到了品德高尚、学问渊博的能人。人们说您崇高，我们正派势力才算复兴。您辅佐宰相裴度，讨伐淮西、蔡州，向东进军，任宣慰副使，兼御史大夫，作为宰相的助手同行。歼灭了叛军大首领吴元济，功勋谁能相比；裴度丞相回朝理政，您就长期留任蔡州、淮西。如今地里一片粟谷漫无边际，而过去却遍地丛生荆棘；如今斑鸠欢鸣，雀儿产卵繁衍后嗣。再不见那不祥的猫头鹰，深夜号啼。过去，蔡州和许州血海深仇，如今您兼任两处官长，两州百姓把弓箭捆起，互借耕牛，往来揖让有礼。刚刚诛灭天平节度使李师道，那儿一片荒凉，腥臊遍地；您到那儿任节度使，乐土建成，污秽洗

涤。但是，东有疯狗咬人，西有毒蛇为敌，他们颠覆邻州朋邦，施展阴谋诡计。哪儿有几处安定的地方？山峰高高耸立，遮住了阳光，就削平峰顶，使黄河平静、泰山安稳，您这样做可说妥当十分。皇帝思念功劳，要您回到朝廷，升为户部尚书，并为百官的首领。估量全国各地，哪儿五谷丰登；观望权衡，将荐举贤才，付予重任。因为过分劳累，重病在身，更兼忧国忧民。正好是致仕退休的时候，来祝贺的还没有离开，而吊丧的屋子已经建成；堂上还没有摆开庆祝致仕的筵席，哭悼的人们已经上门。过去，我与您实际上同患难，共死生，发誓永不遗弃，友谊长存。归来时握手相庆，还不到三四天，还不曾挥笔以诗歌咏吟，还不曾劝菜劝酒，开怀畅饮。现在，我却来祭祀您，诉说我的悲痛心情，我如何表达一片赤诚？唉呀，多么伤心！尚飨。

何士龙　译注

祭张给事文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卷二《原道》。

【题解】

张彻死于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七月幽州的军乱。韩愈为他的侄女婿写了这篇祭文，还写了墓志铭。祭文在前，文中有所谓“无所于葬”的话，骸骨还没有运回来，写作时间当为同一年七月以后。

文章首先介绍他读书人的家世，对他父亲的应考、历官，略加叙述。而

后即写张彻能继承祖业，善于为文。于受害前后的情况则作了比较详尽的描述，当地的将士如何不信任朝廷新任命的节度使，节度使如何想依赖他，奏请朝廷将他留下为佐官，他如何迁升为殿中侍御史，叛军如何发难叛乱，屠杀节署从事等官属，他又如何暂免于难。接着兵器森然，狂徒鼓噪，张彻如何临危不惧，大义凛然，斥责乱兵而遭毒手，天子得知后如何嘉许、赠官以示表彰忠义。最后，与墓志铭中一样，交待了自己与张彻的关系。

【原文】

维年月日，兵部侍郎韩愈谨以清酌之奠[1]，祭于故殿中侍御史赠给事中张君之灵[2]：

惟君之先，以儒名家，逮君皇考[3]，再振厥华[4]。乡贡进秀[5]，有司第之[6]。从事元戎[7]，谨职以治，遂拜郎官[8]，以职王宪[9]。不长其年，飞不尽翰[10]。乃生给事，松贞玉刚；干父之业，纂文有光[11]。屡辟侯府[12]，亦佐梁师[13]，前人是似[14]，耋吏嗟咨[15]。御史阙人，夺之于朝[16]，大厦之构，斧斤未操。府迁幽都[17]，顽悖未孚[18]，繄君之赖[19]，乃奏乞留。乃迁殿中？朱衣象版[20]。惟义之趋，岂利之践！虺豺发衅[21]，阖府屠割[22]；偿其恨犯，君独高脱[23]。露刃成林，弓矢穰穰[24]，千万为徒，噪谨为狂。君独叱之："上不负汝，为此不祥，将死无所，虽愚何知！"惭屈变色，君义不辱，杀身就德。天子嘉之，赠官近侍[25]，归于一死，万古是记。我之从女，为君之配，君于其家，行实高世。无所于葬，舆魂东归[26]，诔以赠之[27]，莫知我哀。呜呼哀哉！尚飨！

【注释】

①兵部侍郎：官名，掌天下武官选授及地图与甲仗之政令。正四品下，为兵部副长官，协助尚书工作。长庆元年七月，韩愈由国子祭酒转任兵部侍郎。

②殿中侍御史：御史台官属，从七品下，掌殿廷供奉之仪式。此处为虚衔。　给事中：官名，隋唐时为门下省的要职，在侍中及门下侍郎之下，掌驳正政令的违失，正五品上。此处为死后的赠官，也是虚衔。　张君：张彻，据墓志铭，他的实职为幽州节度判官。唐代特派担任临时职务的大臣皆得自选中级官员奏请充任判官，以资佐理。

③逮（dài 待）：到，及。　皇考：宋代以前，一般尊称亡父为皇考。《离骚》："朕皇考曰伯庸。"王逸注："皇，美也。父死曰考。"

④振：振作，奋起。　厥：其。　华：光华，光辉。

⑤乡贡：唐代由州县选出来应科举的士子。

⑥有司：古代设官分职，各有专司，因称官吏为"有司"，唐代礼部掌贡举，有司即指礼部。

⑦从事：官名，唐代使署及州刺史皆自辟僚属，多以从事为称。　元戎：主将。

⑧郎官：唐代专指郎中、员外郎。

⑨王宪：王家法令。

⑩翰：原指羽毛，后来借指毛笔、文字、书信等。

⑪纂（zuǎn 钻上）：编写。

⑫辟（bì 闭）：征召。

⑬梁：指梁州，唐为兴元府，山南西道节度使署所在地。　师：指节度使。

⑭似：通"嗣"，继承也。《诗经·大雅·江汉》："召公是似。"

⑮耋（dié 蝶）吏：老吏。　嗟咨（jiē zī 阶资）：感叹。

⑯夺：夺情。古时官员遭父母丧，须去职在家守制。但朝廷大臣要员，可命其不必去职以素服办公，不参加吉礼；或守制尚未满期而应朝廷之召出而任职，叫"夺情"。

⑰幽都：古县名，唐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分蓟县地置。治所在今北京

市西南，与蓟县同城而治，同为幽州治所。辽开泰元年(1012年)改名宛平。

⑱顽悖(bèi 信)：固执违背。 未孚：不信任。参见《给事中清河张君墓志铭》注。

⑲繄(yī 医)：犹“惟”。

⑳朱衣：古代绯色的公服，唐宋四品五品的官服徘，因以朱衣称刺史之服。 象版：象牙做的笏(手朝板)。

㉑虺(huī 灰)：毒蛇。 豺：豺狗。

㉒阖(hé 合)：全也。 府：指节度使署。

㉓高脱：超脱。指暂时免死。

㉔穰穰(rǎng 攘)：多貌，纷乱貌。指庄稼。

㉕近侍：指给事中接近皇帝。

㉖舆：载。

㉗诔(lěi 累)：哀悼的文章。

【译文】

某年某月某日，兵部侍郎韩愈谨以清醇的美酒等祭品，致祭于已故殿中侍御史赠给事中张君的灵前：

你的祖先，以诗书传家，到了你的父亲，再次振作光耀门庭。他得到地方推荐为秀士，到朝廷应试，得礼部录取，当了节度使从事，谨守职责，地方号称有治。于是拜官为郎，执掌王家法令。可惜难以用笔墨形容的突变事情发生，因而寿命不长。幸喜生下了给事中，如松柏坚贞、玉石刚强；继承父亲的事业，才华横溢，善写文章。多次征召为侯王府中官吏，也曾经辅佐过山南西道节度使。发扬前辈优良作风，资深官吏亦为之赞扬叹息。御史人选缺乏，夺情任命于朝廷，当时如大厦的建筑，还没有挥动斧斤。节度使署迁到幽都，节帅固执，违背众意，失去部下的信任。由于要依靠你，才上奏皇帝，请求把你留在那里。于是升迁为殿中侍御史，穿上徘色朝服，手执象版，得到了特殊的荣誉。你为了忠义才来到这里，而不是为了追名逐利。一时毒蛇豺狼发动叛逆，整个

节度使署遭到屠杀血洗，不过为了一泄心头怨恨，惟独你超脱，暂时免死。当时，刀枪如林，弓矢乱放，成千上万的歹徒吵吵嚷嚷，如同发了疯一样，只有你敢于斥责："皇上没有对不起你们，敢于如此大逆不道，你们将死无葬身之地，多么愚昧无知啊！"歹徒们听了，感到惭愧理输，恼羞成怒，而你又义不受辱，以致惨死，你舍生取义的高尚品德让人仰慕。皇帝诏令嘉奖，赠予给事中这宫廷近侍的衔头。人生终归一死，你的美名将流传万古千秋。我的堂侄女，是你的夫人，对于家庭来说，你的行为实在高出当世的人们。死后还无所安葬，希望您魂归故乡，我以诔文祭祀你，无人知道我心中的悲伤。唉，可悲呀！尚飨。

何士龙　译注

祭女挈女文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卷二《原道》。

【题解】

这篇《祭女挈女文》，从写作时间和内容来看，与《女挈圹铭》是姊妹篇，与七律《题层峰驿梁》诗也关系密切，《圹铭》以叙事为主，兼及抒情议论，本文则叙事抒情，以抒情为主。作者痛惜女儿的夭折，悲不自胜，然而这种悲痛的感情，与生离死别过程的描述紧密结合。叙事抒情中，特别突出的

是作者的自责，所谓“不免水火，父母之罪”。女儿的夭折，都是因为自己遭受贬谪的原故。而为什么贬谪呢。文章没有再深究下去。读者会得出结论，皇帝既无情义，又不英明。最后，以怀念、安抚结束全文。

【原文】

维年月日，阿爹阿八使汝奶以清酒时果庶羞之奠①，祭于第四小娘子挈子之灵：

呜呼！昔汝疾极②，值吾南逐③，苍黄分散④，使女惊忧⑤。我视汝颜，心知死隔⑥；汝视我面，悲不能啼。我既南行，家亦随谴⑦，扶汝上舆⑧，走朝至暮。天雪冰寒，伤汝羸肌⑨，撼顿险阻，不得少息，不能食饮，又使渴饥，死于穷山，实非其命⑩！不免水火，父母之罪⑪，使汝至此，岂不缘我！草葬路隅，棺非其棺⑫；既瘗遂行⑬，谁守谁瞻？魂单骨寒，无所托依。人谁不死？于汝即冤。我归自南，乃临哭汝。汝目汝面，在吾眼旁；汝心汝意，宛宛可忘⑭？逢岁之吉，致汝先墓，无惊无恐，安以即路⑮。饮食芳甘，棺舆华好，归于其丘，万古是保。尚飨！

【注释】

①阿八：韩愈排行十八，疑为排行简称。 奶：指乳母。 庶羞：美肴。《仪礼·公食大夫礼》：“上大夫庶羞二十。”

②极：或作“亟(jí急)”，急迫也。

③南逐：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正月，韩愈以上《论佛骨表》贬潮州。

④苍黄：同“仓皇”，匆忙而慌张。

⑤女：同“汝”。

⑥死隔：生死阻隔。

⑦谴：官吏贬官谪戍。

⑧舆：车。亦指轿。

⑨羸(léi 雷)：瘦弱。

⑩命：命运。

⑪“不免”二句：语出《穀梁传·昭公十九年》：“子既生，不免水火，父母之罪也。”

⑫“草葬”二句：韩愈《题层峰驿梁》：“数条藤束木皮棺，草殡荒山白骨寒。”

⑬瘞(yì 义)：埋葬。

⑭宛宛：《诗经·秦风·蒹葭》：“宛在水中央。”宛，仿佛是。

⑮即路：立刻上路。

【译文】

某年某月某日，阿爹阿八打发你的奶妈用清酒鲜果佳肴等祭品，致祭于第四小娘子挈子的灵前说：

唉！昔日你病得很重，正当我被贬谪到南国，慌慌张张分手，使你受惊忧伤悲切。我看到你苍白的小脸，心里知道这是生离死别；你瞧着爸爸的面孔，哀痛得嗓音哽咽。我已经向南起程，家眷亦随后被谴谪，家人扶着你上了轿舆，从清晨走到深夜。天寒地冻茫茫大雪，你瘦弱的肌肤因而皴裂；道路崎岖、旅途劳顿，不得不稍稍停歇，饮食不周、又饥又渴，终于病死在穷山荒野。实在不是你命不好，为人子不免于水火灾害，这是做父母的错缺。使你到达这等地步，岂不是因为我的罪孽！草草埋葬在路旁，棺木薄劣，埋葬之后又有谁来守护，谁来相偕？ 魂魄孤单，尸骨寒冷，与人世隔绝。人谁不死？而对你有冤难以诉说，爸爸从南方归来，立即到坟前哭你泪尽见血。你的面貌，如在眼前；你的意志，永记心阙。选择佳日，葬你祖茔，安然上路，不用惊慌胆怯。饮食甘甜芬芳，棺木车舆华丽光耀，回到祖茔山丘，万古千秋永避妖邪。尚飨！

何士龙　译注

祭薛助教文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卷二《原道》。

【题解】

韩愈与薛公达同官国子监，情谊甚深，在其死后，除了写本文祭祀外，还写了《国子助教河东薛君墓志铭》。公达死时，年仅四十七，正当盛年有所作为的时候，不幸以疾暴卒。学官衙门生活清苦，俸禄不足以养活自身，更不用说家里的父母妻小了。所以，公达的死，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作者在祭文中不无微词。同时，对死者更寄予深切的同情。

文章写与死者平日的关系，以及生离死别的情景着墨不多，却生动如画。

【原文】

维元和四年①，岁次己丑②，后三月二十一日景寅③，朝散郎守国子博士韩愈④，太学助教侯继⑤，谨以清酌之奠⑥，祭于亡友国子助教薛君之灵⑦：

【注释】

①维：发语词。 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元和，唐宪宗李纯年号。

②岁次己丑：按干支次序排，这年是己丑年。

③后三月：指闰三月。　景寅：丙寅，避唐讳。闰三月二十日。

④朝散郎：唐代文散官阶品，从七品上。　国子博士：国子监博士，教官名，正五品上。

⑤太学助教：教官名，从七品上。

⑥清酌：清酒。　奠：祭奠，祭品。

⑦国子助教：教官名，从六品上。

【译文】

元和四年，岁在己丑，闰三月二十日丙寅，朝散郎任职国子监博士韩愈，太学助教侯继，谨以清酒等祭品，祭祀于亡友国子助教薛君的灵位之前：

【原文】

呜呼！吾徒学而不见施①，设禄又不足以活身②，天于此时，夺其友人！同官太学，日得相因③，奈何永违，只隔数晨！笑语为别，恸哭来门。藏棺蔽帷，欲见无缘，皎皎眉目④，在人目前。酌以告诚，庶几有神⑤。呜呼哀哉！尚飨！

【注释】

①施：设，用。

②禄：俸禄。

③因：因依，倚傍，依托。

④皎皎：洁白的样子。

⑤庶几：也许可以，表示希望。

【译文】

唉！我辈学成而不被重用，所得俸禄又不足以养活自身，老天爷在这个时候，又夺走了我们的友人。一同在国子监做官，天天相伴相亲，奈何又要永别，只隔了几天的光景！笑嘻嘻地说声

再见，如今又恸哭吊唁到你的家门。装敛入棺，帷幕遮蔽，想要见到您，已经没有了缘份，但您那皎好的面貌，似乎还在眼前栩栩如生。酌酒祭奠，祝告我的心意，愿你真的显灵。唉，悲哀啊！请你来享受祭品。

何士龙　译注

祭虞部张员外文①

韩　愈

【作者】

韩愈，见卷二《原道》。

【题解】

韩愈与张季友乃同榜进士，友谊很深，写祭文时，自然勾起美好的和辛酸的回忆。尤其是少年时代一起赴进士考试，同居同处，同游同乐，诗歌唱和，以文会友，自然一切都历历在目，涌上心头。二十多年后，人事皆非，同时参加祭祀的王涯、崔群、许季同、庾承宣、邢册，还有韩愈等六人，皆须发斑白，而一起中进士的同年早已逝世殆半。活着的也是公务伤神，家事缠身，再也没有少年时代的欢乐了。如今又来祭祀同榜好友的亡灵，如何不感慨系之！何况亡友中年辞世，又无后嗣，因而更加悲伤，平时有突出表现，忠君孝亲，政绩卓著，却没有好结果，难道是老天爷不仁么？祭文言简意赅，文情并茂，不愧名家手笔。

【原文】

维年月日，愈等谨以清酌庶羞之奠[2]，敬祭于亡友张十三员外之灵：

呜呼！往在贞元[3]，俱从宾荐[4]，司我明试[5]，时维邦彦[6]。各以文售，幸皆少年，群游旅宿，其欢甚焉！出言无尤[7]，有获同喜，他年诸人，莫有能比。倏忽逮今[8]，二十余岁，存皆衰白，半亦辞世。外缠公事，内迫家私，中宵兴叹，无复昔时。如何今者，又失夫子[9]！懿德柔声[10]，永绝心耳。庐亲之墓[11]，终丧乃归[12]；阳瘖避职[13]，妻子不知。分司宪台[14]，风纪由振[15]；遂迁司虞，以播华问[16]。不能老寿，孰究其因？托嗣于宗[17]，天维不仁！酒食备设，灵其降止，论德叙情，以视诸诔[18]。尚飨。

【注释】

①虞部张员外：官名，掌京城街巷种植，山泽苑囿，草木薪炭，供顿田猎之事。此指虞部员外郎张季友。韩文中另有《唐故虞部员外郎张府君墓志铭》。张季友，字孝权，卒于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活了五十四岁。

②愈等：指与张季友同榜进士的韩愈、王涯、崔群、许季同、庾承宣、邢册等六人。

③贞元：指贞元八年（公元792年）。

④宾荐：同“宾兴”、“宾贡”。古代地方向朝廷贡士时，便宴应举之士。

⑤明试：详明考试。

⑥邦彦：即国士，指一国杰出的人士。彦，士之美称。

⑦尤：过失，怨恨。

⑧倏（shū 书）忽：很快地，忽然。

⑨夫子：旧时对学者的尊称。

⑩懿（yì 义）德：美德。

⑪庐亲之墓：庐墓，古人于父母或老师死后，服丧期间，在墓旁搭盖小屋居住，守护坟墓，叫做“庐墓”。

⑫终丧：即终制，古谓父母去世，守满三年丧。

⑬阳瘖（yin 音）：阳音，假装嗓子哑。 避职：贞元十六年，徐州团练使张愔请张季友为判官，张称疾不言三年，直到张愔死后才“疾愈”。

⑭分司宪台：指分司东都，任监察御史。

⑮风纪：法度和纲纪。

⑯华问：美好的信息。

⑰托嗣于宗：嗣，后嗣，继承人。

⑱诔（lěi 垒）：哀悼的文章。

【译文】

某年某月某日，韩愈等谨以美酒佳肴等祭品，恭敬地祭祀于亡友张十三员外的灵前：

唉！过去，在贞元年间，咱们都受地方官员设宴招待推荐，到朝廷参加进士考试，主持这次详明考试的，是我朝杰出之士陆贽前贤。咱们各人都以自己的才华文章取得功名，值得庆幸的都是年轻有为的翩翩少年。当时，大伙儿一起交游，同住旅店，那种欢乐真是盛况空前！出语绝不尤怨，有所收获，就喜地欢天，往年那些中进士的人，没有能与咱们比肩。忽然之间至今，已经二十多年，活着的都已经衰老，须发斑斑，有一半人已经不幸归天。在外公务繁忙，在内家事紧张，常常半夜起来叹息，感到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天真烂熳。怎么也没有想到，你今天又离开了人间。你的美德和温和的声音，也永远离开了我们的心间耳边。回想起你的母亲去世后，你在坟旁搭小屋守护三年；为了回避到你不喜欢的张愔那儿去当判官，你假装瘖哑，三年没有言谈；张愔死后，你“瘖哑的病”立刻消失不见，连妻子也不知道你是真哑还是假装。后来，你迁升御史，分司东都，法度和纲纪得以振兴延绵；于是又升为分东都虞部员外郎，美好的信息得以流传。谁知是什么原

因，你没有活到长寿的晚年？你没有后代，委托宗族为你立嗣，老天爷不仁没长慧眼！我们准备了美酒佳肴，请你降临人间，谈论品德叙述友情，如同诔文所说一如既往。请你前来享宴！

何士龙　译注

祭韩侍郎文

李　翱

【作者】

李翱，见卷十五《答独孤舍人书》。

【题解】

韩愈倡导古文运动，他的文章号称“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刘熙载《艺概》），有一批追随者和拥护者，其中包括李翱、皇甫湜、李汉等。因此，李翱与韩愈的关系极深。韩愈逝世后，他除了写这篇祭文，还写了《韩文公行状》，以备太常定夺谥法、史馆写传。

本文一开始即写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功绩以及所写文章的风格、影响，而后才写他为官不畏艰险，忠心耿耿；写他与作者之间的交往，如何讲文析道，诲人不倦。再后写他病中的乐观，逝世后作者的悲伤，并且断言，韩愈的文名将永垂后世，与星斗同光。最后，作者表示歉意，因迫于君命，不能参加丧事，而韩愈的音容笑貌，将永远铭记心上。文章写得言简意赅，情意深厚。

【原文】

呜呼！孔氏云远，杨、墨恣行，孟轲距之[1]，乃坏于成。戎风混华[2]，异学魁横[3]，兄常辩之，孔道益明。建武以还[4]，文卑质丧[5]，气萎体败[6]，剽剥不让[7]，俪花斗叶[8]，颠倒相上[9]。及兄之为，思动鬼神，拨去其华[10]，得其本根。开合怪骇，驱涛涌云，包刘越嬴[11]，并武同殷[12]。六经之风，绝而复新，学者有归，大变于文。兄之仕宦，罔辞于艰，疏奏辄斥，去而复迁，升黜不改，正言亟闻[13]。贞元十二[14]，兄在汴州，我游自徐[15]，始得兄交。视我无能，待予以友，讲文析道，为益之厚。二十九年[16]，不知其久，兄以疾休，我病卧室。三来视我，笑语穷日[17]，何荒不耕[18]，会之以一。人心乐生，皆恶言凶，兄之在病，则齐其终[19]。顺化以尽[20]，靡惑于中[21]，欲别千古[22]，意如不穷[23]。临丧大号，决裂肝胸！老聃言寿，死而不忘；兄名之垂，星斗之光。我撰兄行，下于太常[24]，声殚天地[25]，谁云不长？丧车来东，我刺庐江[26]，君命有严，不见兄丧。遣使奠斝[27]，百酸搅肠，音容若在，曷日而忘[28]？呜呼哀哉！

【注释】

①距：通“拒”。

②戎风：戎人的风习。戎，或称西戎，中原人对西北各族的泛称。

③魁横：称雄横行。

④建武：六朝时齐明帝肖鸾年号（公元494～498年）。

⑤文：辞采，文章。 质：本质。

⑥气：文章的气势。 体：文体。

⑦剽剥：犹言攻击。

⑧俪(lì 丽)：通“离”，偏离，离开。　斗：比赛。

⑨相上：相尚，相崇尚。

⑩华：浮华。

⑪嬴、刘：指秦、汉。

⑫殷、武：指商、周。

⑬“疏奏”四句：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十二月，因上《论天旱人饥状》，触犯了权贵，被贬为阳山县令。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德宗死，顺宗继住，韩愈遇赦，迁江陵法遭参军。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正月，谏宪宗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元和十五年春改袁州刺史，九月召拜国子祭酒。黜(chù 处)：贬斥。　亟(jí 急)闻：亟，急，迫切。闻，人臣奏事于朝曰闻。

⑭贞元十二：公元796年。贞元，唐德宗李适年号。

⑮徐：徐州，治所在今徐州市。

⑯“二十九年”句：指作者与韩愈的交往，从贞元十二年到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六月，韩愈以病告假，前后二十九个年头。

⑰穷：尽。

⑱耕：以耕为喻，进行某种操作、劳动。

⑲齐：等同。　终：死。

⑳顺化：顺应造化。

㉑靡(mǐ 米)：无，没有。

㉒欲别千古：永别。

㉓意如不穷：意志精神没有穷尽。

㉔太常：太常寺，掌礼乐、祭祀的官署。大臣去世后定谥号，亦由太常寺拟议。

㉕殚(dān 单)：尽，竭尽。

㉖庐江：唐天宝、至德，改庐州为庐江郡，治所在今合肥市。

㉗斝(jiǎ 甲)：古代酒器，圆口，三足。

㉘曷(hé 合)：何。

【译文】

唉！孔子远了，杨、墨之徒恣意横行，孟轲抵制他们，功败于垂成。异族的风气传入中华，异端的学说崛起兴盛，老兄常常辩

论驳斥，孔子之道益发昌明。齐梁以来，文词卑下，本质丧尽；文气萎缩，文体败坏，互相攻击，不肯谦逊；去掉红花，比赛绿叶，崇尚这种颠倒过来的做法，真让人揪心。等到老兄写作文章，想要惊动鬼神，拨开浮华的词藻，接触到事物的根本。文章开合，怪异骇人，如风起云涌，波涛奔腾，包涵汉代，超越嬴秦，合并周朝，等同商殷。《诗》、《书》、《礼》、《易》、《春秋》的流风余韵，中断之后又复兴；学者有所归依，文风也因此而更新。老兄在仕途中不辞艰险，疏奏皇上，立刻遭斥责，贬离京城；后又再一次迁升，不管是贬黜还是迁升，都不改变自己的常态，仍然急速上奏，进言朝廷。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老兄在汴梁，我从徐州来游学从师，才有机会与兄交往。看到我知识浅薄，看待如同朋友一样，分析道理，讲解文章，使我获益非常。至今已有二十九年，也不知道时间已有这么久长，老兄因病休息，我也卧病在床。三次前来看望，整天笑语欢畅，没有什么你不会的，聪明智慧骤你一身。人们的心理都高兴活着，都讨厌说到死亡，老兄在患病的时候，却把生死问题看透，心里亮堂。顺应造化结束生命，不必有任何疑惑惊慌；人总是要与生告别的，意志精神却地久天长。老兄终于不幸逝世，临丧我忍不住号啕大哭，悲痛得肝肠俱断。老子长寿，死而让人不忘；老兄英名，有如星斗之光。我撰写了老兄的行状，为了拟定谥号送到太常，除非天地之声消失，谁说您的名声不久长？载着灵柩的丧车向东行驶，我却要去做刺史到庐江，皇上的命令要求严格，不能为老兄奔丧。只好派人来祭奠，我感到无限的酸楚在搅动肚肠，您的音容笑貌宛然还在眼前，什么时候也难忘！唉，我多么悲伤！

何士龙　译注

祭资正范公文

欧阳修

【作者】

欧阳修，见卷二《本论》。

【题解】

本文写于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即庆历新政失败八年后，时为范仲淹死后不久。范在贬谪中死去，死前官资政殿学士，故有是称。他是庆历新政的主要倡导者，其学识和人品受到作者的敬仰，并且二人政见相同。文中以范公生前仕途上遇到的艰难与其死后所享受的荣誉作对比，作者作为死者的至交，这似乎是聊以自慰，而实际上却使读者益见社会现实的黑暗，因此这种写法实际上是反映了作者与范公一同被贬后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心理状态。

【原文】

呜呼公乎，学古居今，持方入员①，邱、轲之艰，其道则然。公曰彼恶，谓公好讦②；公曰彼善，谓公树朋③。公所勇为，谓公躁进：公有退让，谓公近名④。谗人之言⑤，其何可听？先事而斥⑥，群讥众排；有事而思，虽仇谓材。毁不吾伤，誉不吾喜，进退有仪，夷行险止⑦。

呜呼公乎，举世之善，谁非公徒？谗人岂多，公志不

舒，善不胜恶，岂其然乎？成难毁易，理又然欤？

呜呼公乎！欲坏其栋，先摧桷榱[8]；倾巢破彀[9]，披折旁枝。害一损百，人谁不罹[10]？谁为党论，是不仁哉！

呜呼公乎！易名谥行[11]，君子之荣，生也何毁？没也何称？好死恶生，殆非人情，岂其生有所嫉，而死无所争？自公云亡，谤不待辨，愈久愈明，由今可见，始屈终伸，公其无憾。写怀平生[12]，寓此薄奠。

【注释】

①持方入员：员，同“圆”。言范仲淹所坚持的道与世俗格格不入。

②讦（jié 结）：攻击他人的短处或揭露他人的阴私。

③树朋：树立朋党，培植亲信。

④近名：谓有邀求虚名之心。

⑤谗人：说别人的坏话。

⑥先事而斥：“先事”是引用刘向《说苑》中一句话：“谋先事则昌，事先谋则亡。”谋患于未然，这本是正确的，但却遭到排斥。

⑦夷行险止：有平坦大道就向前走，遇险阻就停止。

⑧桷（jué 觉）：方的椽子。 榱（cuī 催）：房屋的椽、桷的总称。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要破坏其栋梁，就得先摧毁其房椽。

⑨倾巢破彀（kòu 扣，又读gòu 够）：意思是说如果巢被倾覆，其中的幼鸟也将不存。彀，刚孵化出壳的幼鸟。

⑩罹（lí 离）：遭遇不幸的事。

⑪易名：古时帝王及公卿大夫死后，朝廷给他确定一个谥号，叫“易名”。后来，由乡里或弟子为死者议定谥号，称为私谥。私谥也叫“易名”。谥（shì 试）行：根据其生前的行事，来确定一个称号。

⑫写：宣泄。 写怀：抒发胸怀。

【译文】

啊，范公！你学习古人而身居当世，就有如要将一个方形的

物体纳入一个圆形的器皿中；孔丘、孟轲遭遇艰难，然而他们的道却得以行之始终。你说某人是恶人，就有人说你好攻击；你说某人是好人，又有人说你树党结朋。你敢做敢为，则说你“躁进”；你退让，又说你是图虚名。这种谗人之言，有什么听取的价值？事发之前，你会因为发表自己的看法而遭受指责，以至受到群起讥笑和排斥；但事后想起了你，即使是仇敌也都承认你有才能。诋毁伤害不了你，赞誉也不足以使你欢喜。是前进还是后退，你自有成规：在平地上自当向前走，遇险则自当停止。

啊，范公，举世的好人，那一个不是站在你这边？进谗的人并非很多，但他们却能令你不舒畅。善不能胜过恶，难道理当如此？成就一件事是这样难，而毁掉却是这样容易，难道还是理当如此吗？

啊，范公！要想破坏房子的栋梁，必先摧毁其房榱；要想毁掉一个鸟巢及其中的幼鸟，则必然事先折断其近旁的树枝。为害一人而不惜损害成百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谁能幸免！是谁造出“朋党”这一罪名？是如此不讲仁义！

啊，范公！“易名谥行”这对于君子来说，自然是莫大的荣誉。生前所受的攻击并不能对你造成损害；死后也没有任何赞誉可以超过于此了。然而好死恶生，总不合乎人之常情。这大概是因为生就要引起别人的嫉妒，但是死亡，总不会有人来争。自从范公死后，对你的毁谤不待辨别，时间愈久真象就愈明。今天的一切可以表明，开始时受委屈，正义终究能伸。范公啊，你可以无恨。这里，倾诉我心中对你的怀念，寄寓我对你微薄的祭奠。

李锡厚　译注

祭尹师鲁文

欧阳修

【作者】

欧阳修，见卷二《本论》。

【题解】

本文作于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当时作者与尹师鲁(即尹洙)俱因支持庆历新政而一同被贬。文中赞扬死者雄辩的才能、宏大的志向，以此同他受困于穷山野水之间的现实形成鲜明的对照。死者生前对这种逆境能泰然处之，正是表明他对这种黑暗的社会现实已不抱任何希望，也表现了他与这样的现实毫不妥协的坚定立场。本文之所以感人，不仅在于作者作为尹洙的至交所流露的真挚情感，而且由于他们有相同的遭遇，作者是从形同身受的角度而不是站在客观的立场上来写这篇祭文的。

【原文】

嗟乎师鲁！辩足以穷万物，而不能当一狱吏①；志可以狭四海②，而无所措其一身。穷山之崖，野水之滨，猿猱之窟，麋鹿之群，犹不容于其间兮，遂即万鬼而为邻③。

嗟乎师鲁！世之恶子之多，未必若爱子者之众，而其穷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

方其奔颠斥逐，困厄艰屯[4]，举世皆冤，而语言未尝以自及；以穷至死，而妻子不见其悲忻[5]。用舍进退，屈伸语默，夫何能然？乃学之力。至其握手为诀，隐几待终[6]，颜色不变，笑言从容。死生之间，既已能通于性命；忧患之至，宜其不累于心胸。自子云逝，善人宜哀，子能自达，余又何悲？惟其师友之益，平生之旧，情之难忘，言不可究。

嗟乎师鲁！自古有死，皆归无物[7]；惟圣与贤，虽埋不没。尤于文章，焯若星日[8]，子之所为，后世师法！虽嗣子尚幼，未足以付予，而世人藏之，庶可无忧于坠失。子于众人，最爱余文，寓辞千里，侑此一尊，冀以慰子，闻乎不闻？尚飨！

【注释】

①狱吏：当尹师鲁在渭州知州任上时，其属下一将吏违其节度，按军法本应处斩，而实际并未执行。后该吏至京师，上书朝廷，状告师鲁以公使钱借贷给部将。结果师鲁被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

②狭四海：言其志量宏大，使四海相形见小。

③万鬼：古人迷信观念以为人死后而为鬼。“遂即万鬼而为邻”，言师鲁在封建官场中不见容，一贬再贬，最后竟穷困而死。

④艰屯：艰难。屯，即艰难之意。

⑤悲忻（xin 新）：悲哀和喜悦。

⑥隐几待终：事见《尹师鲁墓志铭》。意即凭几而坐以待自己生命的终结。

⑦无物：古代哲学的抽象概念，形容一种初始状态。

⑧焯若日星：言其明亮有如太阳、月亮和星星。焯，同“灼”。

【译文】

啊呀，师鲁！你雄辩的才能足以穷尽万物，然而却不能抵挡一个狱吏；你的志向之大使得四海相形而见狭小，然而却不能使自己获得一个安身之处。最终连穷山之间的悬崖处以及野水之滨，还有那猿猱的窟穴，都容不下你，就连欲与麋鹿为群也不可得啊，于是只好与万鬼为邻。

啊呀，师鲁！世上厌恶你的人，未必就有爱你的人那样多，为什么你竟会走投无路而至于此啊，难道真的是命运在天而不在人吗？

当你因遭斥逐而奔波、颠沛时，所遭受的艰难困苦使举世之人都为你鸣冤，而你自己却从未在言语当中涉及这些。直到你走投无路而死，你的妻子也从未见你为个人的命运而显现悲哀或欣喜。对于受重用与否以及个人的进退、屈伸，还有可以说话或是必须保持沉默等等，你都能做得恰如其分。何以会如此呢？这都是你的学问所产生的力量。至于你握手与朋友告别，凭几以待自己生命的终结，颜色不变，说笑从容，这足以说明你在生死问题上，早已理解了什么是性命，因此，当忧患到来时，自己的心胸能无所动。自从你死后，一切善良的人自然都要感到悲哀。但是你自己对待死亡是那样的达观，我又有什么可以悲痛的呢？只是由于你作为师友给我的教益，还有我们平生的交谊，以至在感情上终难忘怀，真是难以用任何言语来表达。

啊呀，师鲁！自古以来人皆有一死，生命都将归于“无物”。惟有圣人与贤者，不会被埋没。他们的文章依然有如日月辰星。你的所作所为，足以为后人所师法，虽然你的儿子尚年幼，你的著作还不能托付给他们，但是世人是会为你收藏的，终不至于失落。在众人之中，你是最爱读我的文章的人，因此我不远千里以这些言辞寄托我的思念，为你侑酒，权当作对你的安慰吧。你是否有所知呢？尚飨！

李锡厚　译注

祭石曼卿文

欧阳修

【作者】

欧阳修，见卷二《本论》。

【题解】

生为人杰，死为鬼雄，这是相信灵魂不死的人们对杰出人物死后寄托的期望。作者相信自己的亡友石曼卿是个出类拔萃的人才，相信他死后也一样不同凡响，然而在他的坟前所见到的却同样是一片凄凉景象，这更加重了作者的悲痛，同时这样的描写也使这篇祭文能给读者以更深的感染。

【原文】

呜呼曼卿！生而为英，死而为灵！其同乎万物生死，而复归于无物者，暂聚之形①；不与万物共尽，而卓然其不朽者②，后世之名。此自古圣贤，莫不皆然，而著在简册者，昭如日星。

呜呼曼卿！吾不见子久矣，犹能仿佛子之平生。其轩昂磊落③，突兀峥嵘④，而埋藏于地下者，意其不化为朽壤，而为金玉之精⑤。不然，生长松之千尺。产灵芝而九茎⑥，奈何荒烟野蔓，荆棘纵横，风凄露下，走磷飞萤！但

见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与夫惊禽骇兽，悲鸣踯躅而咿嚶[7]。今固如此，更千秋而万岁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与鼫鼠[8]？此自古圣贤亦皆然兮，独不见夫累累乎旷野与荒城？

呜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畴昔，悲凉凄怆，不觉临风而陨涕者，有愧乎太上之忘情[9]。尚飨！

【注释】

①暂聚之形：是说人的生命、形体都不过是暂时聚合而成的，是短暂的。

②卓然：卓越貌。

③轩昂：高扬貌。形容某人气度不凡。 磊落：形容襟怀坦白。

④突兀：高耸，特出。

⑤金玉之精：泛指珍宝，比喻贵重、美好。

⑥灵芝：一种具有滋补作用的菌类植物。古人认为服用灵芝可以长生不老，故灵芝又是美好的象征。

⑦咿嚶（yī yīng 衣婴）：鸟鸣声。

⑧鼫鼠（wú shē 吾生）：前者是一种形似松鼠的哺乳动物；后者俗称黄鼠狼。

⑨太上：指圣人。

【译文】

可叹啊，曼卿！你生是英雄，死为神灵。与万物同样有生有死，最终归于什么都不存在的，只是你暂时聚在一起的身形；不会与万物同归于尽，卓越的、永远不朽的则是你身后的英名。自古以来，堪称圣贤者无一不是这样，他们载入史册，就有如闪耀着光辉的太阳和星星。

啊，曼卿！我已经很久未能见到你了，但仍然仿佛记得你的平生。你气宇轩昂，光明磊落，形象是那样的高大，相信你埋藏在地下也一定不会腐朽而化为土壤，定会变成金玉之精。如其不然，也会在你的坟上长出松树高达千尺，生出灵芝有九茎。然而为什么你的坟上也同样是杂草丛生，荆棘纵横，在凄凉的阴风和露珠下，滚动着磷火，飞舞着流萤。在这里只能见到牧童和砍柴的老人，他们忽而高一声忽而低一声的唱着，此外还夹杂着受惊的飞禽及野兽发出的悲鸣和伊伊呀呀的叫声。今天是这个样子，待千秋万岁之后啊，谁知这里会不会有狐貉和鼠类藏身呢？自古以来，圣贤都是如此的呀，难道不见累累坟墓遍布在旷野和荒城？

啊，曼卿，有盛有衰的道理，我固然知道是这样的，然而因为怀念往事，不觉悲凉凄怆，临风而涕泪俱下，对于圣人所主张的“忘情”，我这样实在有愧了，但也顾不得啊。尚飨！

李锡厚　译注

祭苏子美文

欧阳修

【作者】

欧阳修，见卷二《本论》。

【题解】

本文作于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苏舜钦(即苏子美)是作者志同道合的朋友,无论是提倡古文,还是参与新政,他们都风雨同舟,共赴艰险。这篇祭文以死者超乎寻常的才能与他所遭遇的非同寻常的不幸相对照,不仅可以引起读者深刻的同情,而且也表达了作者对当时不公正的现实的强烈不满。

【原文】

哀哀子美,命止斯邪?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胸,蟠屈龙蛇①,风云变化,雨雹交加,忽然挥斧,霹雳轰车②,人有遭之,心惊胆落,震仆如麻;须臾霁止,而四顾百里山川,草木开发萌芽。子于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邪,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贫悦其外,不窥其内。欲知子心,穷达之际。金石虽坚,尚可破坏,子于穷达,始终仁义。惟人不知,乃穷至此,蕴而不见,遂以没地,独留文章,照耀后世。嗟世之愚,掩抑毁伤,譬如磨鉴③,不灭愈光。一世之短,万世之长,其间得失,不待较量。哀哀子美,来举予觞④。尚飨!

【注释】

①蟠(pán盘)屈:即蟠曲。

②霹雳轰车:据《三国志·魏志·袁绍传》载,曹操制成一种发石车,攻击袁绍的碉楼,遇之者皆破。绍众称这种发石车为"霹雳车"。轰,是许多车子一齐出动发出的声响。

③鉴:古器物名,青铜制,形似大盆,用以盛水,巨大的或用作浴器,盛行于东周。古时无镜,故常盛水于鉴,用以照影。商周时期即制作青铜镜,用以照影,亦称"鉴"。因为这种镜子是用铜作的,所以愈磨愈光亮。

④觞(shāng伤):古代一种盛酒器。向人敬酒或自饮,故称"觞"。

【译文】

啊，我可怜的子美，难道你的命运就该是这样的吗？小人感到庆幸，君子就要为之哭泣。你的心胸内就好像盘踞着龙蛇，能引起风云变化，至使雨雹交加；忽然又好像挥动斧头，又好像霹雳车隆隆作响，不论是谁遇上都会为之心惊胆落，被震撼得倒伏如麻；忽而云开雨止，这时再回头一望，只见百里之内山川、草木已开始萌芽。你的文章雄豪奔放，能够如此，令人惊奇！可叹世人，对你的了解仅此而已。人们只是高兴看到你的外表，并不想窥见你的内心。要想了解你的内心，则还要看你不得志与显贵的时候。金石虽然坚固，尚可以被破坏，而你对于穷、达，始终以仁义处之。只是人们不了解，所以你才会这样走投无路。你将自己所遭遇的一切都埋藏在心里，就这样长眠于地下了，只有你的文章留下来照耀着后世。可叹世人之愚昧，对你埋没、毁伤，其实就好像磨镜一样，镜子不会被磨坏，只会越磨越光亮。一世是短暂的，而万世多么绵长，以此来论长短得失，还须要什么较量？不幸的子美啊，你来举起我给你斟满的酒杯吧。尚飨！

李锡厚　译注

祭梅圣俞文

欧阳修

【作者】

欧阳修，见卷二《本论》。

【题解】

作者早年与梅圣俞不仅交往甚密切，而且两人都有被贬的经历。他们在仕途上都曾经历坎坷，但作者在这篇祭文中一再以自己的缺点与死者的优点相对比。这不仅益显死者是一位志士仁人，同时更表现出作者所寄托的哀思之深切。

【原文】

昔始见子，伊川之上①，予仕方初，子年亦壮。读书饮酒，握手相欢，谈辩锋出，贤豪满前。谓言仕宦，所至皆然，但当行乐，何有忧患。子去河南，余贬山峡②，三十年间，乖离会合。晚被选擢，滥官朝廷，荐子学舍③，吟哦六经。余才过分④，可愧非荣；子虽穷厄，日有声名。予狷而刚⑤，中遭多难，气血先耗，发须早变；子心宽易，在险如夷，年实加我，其颜不衰。谓子仁人，自宜多寿；予譬膏火，煎熬岂久？事今反此，理固难知，况于富贵，又可必

期？念昔河南，同时一辈，零落之余，惟予子在。子又去我，余存兀然⑥，凡今之游，皆莫余先。纪行琢辞⑦，子宜余责，送终恤孤，则有众力，惟声与泪，独出余臆。

【注释】

①伊川：今河南西部的伊河。

②山峡：指夷陵。景祐二年（公元1036年），欧阳修贬夷陵令，县西北二十五里有西陵峡，两岸山势高峻，故作者称自己被贬山峡。

③学舍：指国子监。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梅圣俞由赵概推荐，出任国子监直讲。

④才：通“财”。

⑤狷（juàn 倦）刚：不善与人相处，性情急燥刚强。

⑥兀然：孤独的样子。

⑦琢辞：雕琢辞句。

【译文】

我初次与你相见，是在伊川之上。当时我刚刚步入仕途。你也正当年壮。我们一起读书、饮酒，握手相欢；交谈、辩论，锋芒毕露，贤士和豪杰挤满面前。大家都说做官不过如此，到哪里都是一样，还是应当及时行乐，何必心怀忧患。你离开河南，我也被贬到了山峡。三十年之间，我们一直分离而难会合。晚年我被选拔，滥芋充数在朝廷，又推荐你到国子监任职，颂读着六经。我有超过自己应拥有的财产，我惭愧这并非光荣；你虽然贫困，声名却日渐增进。我性情急燥，一生中经受许多磨难，气血早已消耗怠尽，须发也早变白；你则是心胸宽广，处凶险就有如经历平地。你的年龄比我大，但颜色不衰。说你是仁人，自然应当多寿，我自己就如放在火上的油，岂能煎熬多久？然而如今事情却正好相反，这其间的道理的确难于知晓，何况对于富贵，怎可以有一定的期望呢？想起从前在河南，同辈的朋友，零落凋谢，只剩下我和你。

现在你又离我而去，我一人孑然孤立，如今凡是同你交游的人，没有哪一个在我之先，因此字斟句酌地记下你一生的历程，你自然应当将这件事交给我。为你送终及抚恤你的遗孤，还有众人之力，惟有哭声和眼泪，当出自我的胸臆。

李锡厚　译注

祭欧阳文忠公文

苏　轼

【作者】

苏轼，见卷二《鲁隐公论》。

【题解】

本篇是苏轼为欧阳修所作的祭文。欧阳修，字永叔，“文忠”是他的谥号。他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在当时文坛享有崇高的地位。他乐于奖掖后辈，身边团结了一大批文人，苏轼的父亲苏洵就是经欧阳修的大力推赏而扬名的。苏轼少年时即敬慕欧阳修的文才，仁宗嘉祐二年与弟苏辙同举进士，欧阳修又为主考官，对二人极为赞赏，师生之谊颇为深厚。神宗熙宁五年，欧阳修去世，时苏轼任杭州通判，闻讯悲痛不已，写此祭文。这篇文章感情深挚，颂扬了欧阳修的品德、才能与功业，说明人民对他的爱戴，国家对他的倚重，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和悲痛之意。

【原文】

呜呼哀哉！公之生于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国有蓍龟①，斯文有传②，学者有师，君子有所恃而不恐③，小人有所畏而不为。譬如大川乔岳④，不见其运动，而功利之及于物者⑤，盖不可以数计而周知。今公之没也⑥，赤子无所仰芘⑦，朝廷无所稽疑⑧，斯文化为异端⑨，而学者至于用夷⑩，君子以为无为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为得时⑪。譬如深渊大泽，龙亡而虎逝，则变怪杂出，舞鳅鳝而号狐狸⑫。昔其未用也，天下以为病，而其既用也，则又以为迟。及其释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复用⑬，至其请老而归也⑭，莫不惆怅失望而犹庶几于万一者⑮。幸公之未衰，孰谓公无复有意于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⑯，岂厌世溷浊洁身而逝乎⑰？将民之无禄而天莫之遗⑱。昔我先君⑲，怀宝遁世⑳，非公则莫能致。而不肖无状㉑，因缘出入㉒，受教于门下者，十有六年于兹。闻公之丧，义当匍匐往救㉓，而怀禄不去㉔，愧古人以忸怩㉕，缄词千里㉖，以寓一哀而已矣！盖上以为天下恸，而下以哭其私。呜呼哀哉！

【注释】

①蓍龟：蓍草和龟，古代卜筮用具。古人以卜筮决疑，这里指能为国家决定大策之人。

②斯文：指儒家的典章文化。

③恃：依赖，凭借。

④乔岳：高山。乔，高。

⑤功利：功效利益。

⑥没：去世。

⑦赤子：婴儿。引申为子民百姓。 仰芘：得到庇护。芘，通“庇”。

⑧稽疑：指决断疑事。

⑨异端：旁门邪说，指儒家以外的学说。

⑩用夷：指用夷狄文化改变华夏文化。

⑪沛然：充沛的样子。

⑫舞鳅鳝而号狐狸：鳅鳝起舞，狐狸号叫，比喻小人得志。

⑬冀：希望。

⑭请老：因年老而请求离职。

⑮庶几：也许可以。

⑯奄：忽然，匆匆地。

⑰溷浊：混浊。

⑱无禄：无福，不幸。

⑲先君：亡父，指苏洵。

⑳怀宝遁世：胸怀大才而不为世用。

㉑不肖：不好，自谦之词。

㉒因缘出入：借机缘而出入于门下。

㉓匍匐：伏地爬行，指尽力。

㉔怀禄：留恋官位。

㉕忸怩：羞愧的样子。

㉖缄词：指写信。

【译文】

实在是悲哀啊！欧阳先生生于世间六十六年，人民有父母，国家有决策之人，礼乐典章有流传，学者有师尊，君子有所依赖而不恐惧，小人有所惧怕而有不为。就像高山大河，见不到它的运动，而其功效利益及于万物，无法计量无法全部了解。现在先生去世，百姓无所仰赖，朝廷没有了决疑之人，礼乐典章将化为异端邪说，而学者乃至于采用夷狄文化。君子认为无为是好的，而小人洋洋自得以为合于时宜。就像是深渊大泽，龙与虎都消

亡，而怪异之物纷纷出现，鳅与鳝乱舞，而狐狸狂号。过去他未被起用之时，天下以为忧患，而他被起用后，又认为太晚了。到他离职而去，天下人莫不盼望他再被任用，到了他请求归乡养老后，人们又都惆怅失望，却又希望他能够回到朝廷。假如先生还没有衰老，谁说他没有再重新任职的打算呢？他忽然去世，无法挽回，难道先生是厌恶世间的混浊而洁身自好地离开吗？这是百姓的不幸，上天没有把他留下来。过去我的先父，怀才不遇，没有先生，他不可能入朝为官。而我无才，能够有机缘出入先生门下，接受教诲，到现在有十六年之久。听说先生去世，我理当尽力前往，却为官职所累，难以前去，真是愧对古人。千里之外写此祭文，以表达我心中的悲哀。上为天下悲恸，下为自己而哭泣。唉呀，悲哀啊！

张丽娟　译注

祭柳子玉文

苏　轼

【作者】

苏轼，见卷二《鲁隐公论》。

【题解】

这篇祭文是为柳瑾而作。柳瑾，字子玉，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进士，与苏轼有亲谊，是苏轼的长辈，约卒于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这篇

祭文首先表彰了柳瑾的才学与品格，特别突出了他的才高绝俗和慨然怀归之志，使人们对柳瑾平生有更深刻认识，油然生出敬意。然后，作者回顾了自己与柳瑾在钱塘相从半载，共同出游的情景，笔端饱醮感情。最后作者点明了自己与柳瑾的亲谊关系，并表达了自己对柳瑾的敬重和哀悼之情。

【原文】

猗欤子玉①，南国之秀②，甚敏而文③，声发自幼。纵横武库④，炳蔚文囿⑤，独以诗鸣，天锡雄咮⑥。元轻白俗，郊寒岛瘦⑦，嘹然一吟⑧，众作卑陋。凡今卿相，伊昔朋旧⑨，平视青云，可到宁骤⑩。孰云坎轲⑪，白发垂脰⑫，才高绝俗，性疏来诟⑬。谪居穷山，遂侣猩狖⑭，夜衾不絮⑮，朝甑绝馏⑯。慨然怀归，投弃缨绶⑰，潜山之麓⑱，往事神后⑲。道味自怡⑳，世芬莫嗅㉑，凡世所欲，有避无就。谓当乘除，并畀之寿㉒；云何不淑㉓，命也谁咎？顷在钱塘，惠然我觏㉔，相从半岁，日饮醇酎㉕；朝游南屏㉖，莫宿灵鹫㉗，雪窗饥坐，清阕闲奏㉘；沙河夜归，霜月如昼，纶巾鹤氅㉙，惊笑吴妇。会合之难，如次组绣，翻然失去㉚，覆水何救？维子耆老㉛，名德俱茂；嗟我后来，匪友惟媾㉜。子有令子㉝，将大子后，颀然二孙㉞，则谓我舅。念子永归㉟，涕如悬溜㊱，歌此奠诗，一樽往侑㊲。

【注释】

①猗欤：感叹词。

②秀：特异，优秀。

③甚敏而文：非常聪敏而有文采。

④从：通“纵”。 武库：储藏武器的仓库，后也用以称人富有才识、干

练多能。

⑤炳蔚：文采鲜明华丽。　文囿：文章园地。

⑥天锡：即天赐。　咮：鸟口。

⑦元轻白俗，郊寒岛瘦：唐元和间元稹、白居易之诗盛行，后人学白诗之浅俗，学元诗之“淫靡”。孟郊和贾岛均为唐代诗人，诗风清峭瘦硬，好作苦语，所以称“郊寒岛瘦”。宋初曾盛行学元、白诗的“元和体”和学晚唐贾岛诗的“晚唐体”。

⑧嘹然：声音嘹亮。

⑨朋旧：旧日的故人朋友。

⑩宁骤：指很快发达。

⑪坎轲：即坎坷，坑洼不平。

⑫脰：颈项。

⑬性疏：性格疏放，不拘小节。　来诟：引来责难。

⑭侣：与……为伴。　猩、狖：兽名。

⑮夜衾不絮：夜晚用的被褥没有丝棉。

⑯朝甑绝馏：早晨锅中没有饭。馏，蒸饭。

⑰投弃缨绶：指弃官归隐。　缨绶：冠带和印绶，借指封建时代的官职。

⑱潜：隐居。　麓：山脚。

⑲神后：后土，指土地神。

⑳自饴：自以为甘甜。饴，饴糖，指美味之食。

㉑世芬：世间的香味。　嗅：尝。

㉒畀：给予。

㉓不淑：不善，指人死。

㉔觏：遇见。

㉕醇酎：重酿之醇酒。

㉖南屏：山名，在浙江杭州，为西湖胜景之一。

㉗莫：通“暮”。　灵鹫：山名，即杭州西湖之飞来峰。

㉘清阕：清新高雅的乐曲。

㉙纶巾：古代用青丝带编的头巾，又名诸葛巾。　鹤氅：鸟羽制裘，用作外套。

㉚翻然：改变之貌。

㉛耆老：指受人尊敬的长者。

㉜媾：指交互为婚姻的亲戚关系。

㉝令子：对别人儿子的美称。

㉞颀然：修长形貌。

㉟永归：指去世。

㊱悬溜：悬流的水。

㊲侑：劝饮，酬答。

【译文】

啊，子玉，你是南国秀异杰出之人，聪敏而有文采，年幼时即有声名。你的才华横溢，在文坛闪耀光辉，尤其诗名最著，是上天赐与你的才能。所谓元轻白俗，郊寒岛瘦，众人之作，因为有了你的响亮吟唱，都显得那么卑陋。今日这些卿相高官，都是你旧日的朋友，你可以平视青云，可以很快发达。却谁料命运坎坷，白发垂肩，才高绝俗，性格高傲，惹来责难。贬居于穷山僻壤，与猩狖做伴，晚上用的被褥没有棉絮，早上锅中没有饭食。你慨然有归隐之志，放弃官职，隐居在山脚下，侍奉土地之神。独自享受隐居的滋味，而不关心世间事，世人所盼望得到的，你却躲避不前。这应当使你摆脱坎坷，并令你长寿吧；却为何就这样离去，这是命运吗，该责备谁呢？过去在钱塘的时候，我们二人相遇，在一起有半年的时光，每天饮美酒；早晨去游南屏山，晚上就歇宿在灵鹫山，饿着肚子坐在含雪的窗前，闲来演奏清雅的乐曲；夜里从沙河归来，月光洒在白霜上，就像白昼一样明亮，头戴纶巾，身披鹤氅，当地妇人看后又惊又笑。相会之难，就像编次丝绣；突然失去，就像覆水难收。你是有德望的老人，名德俱盛；而我是后来人，与你非友而有亲戚之缘。你有个好儿子，可以光大后世；两个长大的孙子，称我为舅。想到你的去世，我泪如悬溜；写此祭奠之文，连同一樽美酒，奉你享受。

张丽娟　译注

代三省祭司马丞相文[1]

苏　辙

【作者】

苏辙，见卷十五《上枢密韩太尉书》。

【题解】

此文是作者代三省为司马光所作祭文。司马光，字君实，北宋著名政治家、历史学家，因反对王安石变法，退居洛阳十五年。元丰八年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临朝，他作为旧党领袖召拜门下侍郎，主持朝政，废除新法，罢黜新党。元丰九年卒。在这篇祭文中，作者站在朝廷的角度，对司马光的功绩做了大力表彰。作者叙述了元丰末年政局动荡的形势，司马光以忠诚之心身当重任。"之死靡他"的精神，百姓对他的爱戴与期望，朝廷对他的倚重和推崇，对司马光给予高度评价。

【原文】

呜呼！元丰末命[2]，震惊四方，号令所从，帷幄是望[3]。公来自西[4]，会哭于庭，搢绅咨嗟[5]，复见老成[6]。太任在位，成王在左[7]，曰予茕茕[8]，谁恤予祸？白发苍颜，三世之臣[9]，不留相予，孰左右民？公出于道，民聚而呼，皆曰吾父，归欤归欤！公畏莫当，遄返洛师[10]，授之宛丘[11]，

实将用之。公之来思，岌然特立[12]。身如槁木[13]，心如金石。时当宅忧[14]，恭默不言，一二卿士，代天斡旋[15]。事棼如丝[16]，众比如栉[17]，治乱之几，间不容发[18]。公身当之，所恃惟诚，吾民苟安，吾君则宁。以顺得天，以信得人，钼去太甚[19]，复其本原。白叟黄童[20]，织妇耕夫，庶几休焉，日月以须。公乘安舆[21]，入见延和，裕民之言，之死靡他！将享合宫[22]，百辟咸事[23]，公病于家，卧不时起。明日当斋，公讣暮闻[24]，天以雨泣，都人酸辛！礼成不贺[25]，人识君意，龙衮蝉冠[26]，遂以往禭[27]。公之初来，民执弓矛，逮公永归，既耕且耰[28]。公虽云亡，其志则存，国有成法[29]，朝有正人。持而守之，有一毋陨，匪以报公，维以报君。天子圣明，神母万年，民不告勤，公志则然，死者复生，信我此言。呜呼哀载！

【注释】

①三省：指门下省、中书省、尚书省。北宋元丰改制，三省与枢密院同为最高权力机构。

②元丰：宋神宗年号。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神宗崩，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开始废黜新党。 末命：逝世。

③帷幄是望：指听从朝廷之命。帷幄，宫室的帷幕。

④公来自西：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始，司马光退居洛阳凡十五年，神宗崩，始临阙哭于庭。洛阳在北宋都城开封的西边，故云。

⑤搢绅：士大夫。 咨嗟：叹息。

⑥老成：年高有德，富有声望。

⑦太任：人名，周季历之妃，文王之母。 成王：西周国王，武王之子，文王之孙。这里指哲宗年幼即位，高太后临朝执政的形势。

⑧茕茕：孤零的样子。

⑨三世之臣：司马光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故称三世之臣。

⑩遄返洛师：迅速回到洛阳。遄，疾速。

⑪授之宛丘：哲宗即位，起司马光知陈州，司马光过阙，即留为门下侍郎。宛丘，即陈州治，在今河南淮阳。

⑫岌然：形容高耸的样子。

⑬槁木：枯木。

⑭宅忧：居丧。

⑮斡（wò 沃）旋：扭转，调解。斡，旋转。

⑯棼（fén 焚）：紊乱。

⑰众比如栉：比喻人事众多，如梳齿般排列。栉，梳篦的总称。

⑱“治乱”二句：有关治乱，形势紧急，不容有迟疑的余地。

⑲钮去太甚：将不合乎民情的过激政令去除。

⑳白叟黄童：白发老人与黄口小儿。

㉑安舆：安车，老年人和妇女乘坐的车子。

㉒合宫：相传为皇帝的明堂。

㉓百辟：指公卿大官。

㉔公讣：指司马光去世的消息。

㉕礼成不贺：因司马光去世，明堂礼成而不贺。

㉖龙衮：古帝王朝服，上绣龙纹。　蝉冠：汉代侍从官员之冠以貂尾蝉文为饰，后以蝉冠称侍从显贵之臣。

㉗襚：向死者赠送衣被。

㉘耰：播种后，覆土保护种子，也泛指耕种。

㉙成法：既定的规章制度。

【译文】

唉！元丰末年朝廷政事，震惊四方，号令所从，都瞻望着朝廷。司马公从洛阳来，哭临于朝堂，士大夫都在叹息，又见到了这位德高望重之人。朝廷由太皇太后临朝执政，皇帝年幼，孤零无援，谁体恤朝廷的灾难？先生白发苍颜，历仕三朝，不留下辅助朝廷，由谁来治理百姓？先生出门，百姓聚在路上呼喊，称他为

父，请他回到朝廷！先生不敢当，便急返洛阳，朝廷任他知陈州，实际是要起用他。先生来后，独立特出，身如枯木，心如金石。正当居丧期间，谨慎不言，由一两个朝臣，代皇帝处理事物。事情纷乱如丝，接连不断，在治乱的关头，形势紧迫。先生出面主持朝政，所依赖的惟有忠诚，百姓得到安宁，皇上才得以安心。以顺乎天意得天助，以诚信得民心，去除过激政令，回复本来的制度。老人和孩子，织妇和农夫，差不多可以安定，以待日月过去。先生乘安车，入见新皇帝，要富民的言语，至死也不改变！朝廷将要享于明堂，百官都来侍奉，而先生病倒在家起不来。第二天就要斋戒，而先生去世的噩耗就在这日傍晚传来，天都悲哀地落泪为雨，城中人全都伤心不已！明堂礼成而不贺，大家都明白君主的心意，于是皇上和贵卿，都前往吊祭。先生初来之时，百姓还都持弓矛兵器；等先生去世之时，百姓都已经从事耕种了。先生虽然去世了，而其精神永存，国家有既定的法度，朝廷有忠正之臣。保持这样的局面，不要有一丝破坏，这不是为了先生，而是为了君主。天子圣明，太皇太后长寿，百姓没有怨苦，先生的志向是如此，死者再生，当信我此言。悲哀啊！

张丽娟　译注

祭范颍州文

王安石

【作者】

王安石，见卷九《周礼义》序。

【题解】

本文作于宋仁宗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范颍州即范仲淹。范仲淹最后官职是知颍州(今安徽阜阳县)，所以本文称他为范颍州。文中说“呜呼我公，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硕人今亡，邦国之忧”，这些推崇之辞，都很符合实际，范仲淹可以当之而无愧。

【原文】

呜呼我公，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1]。明肃之盛[2]，身危志殖[3]。瑶华失位，又随以斥[4]。治功亟闻，尹帝之都[5]：闭奸兴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万首俯趋。独绳其私，以走江湖[6]。士争留公，蹈祸不慄[7]。有危其辞，谒与俱出。风俗之衰，骇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慕者兴起，儒先酋酋，以节相侈[8]。公之在贬，愈勇为忠，稽前引古，谊不营躬。外更三州[9]，施有余泽，如酾河江[10]，以灌寻尺[11]。宿赃自解[12]，不以刑加，猾盗涵

仁[13]，终老无邪。讲艺弦歌，慕来千里[14]，沟川障泽，田桑有喜。戎孽猘狂[15]，敢齮我疆[16]；铸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将于伍，后常名显[17]。收士至佐，维邦之彦[18]。声之所加，虏不敢濒[19]，以其余威，走敌完邻[20]。昔也始至，疮痍满道[21]，药之养之，内外完好。既其无为，饮酒笑歌。百城晏眠，吏士委蛇[22]。上嘉曰材，以副枢密[23]，稽首辞让，至于六七。遂参宰相[24]，厘我典常[25]，扶贤赞杰，乱冗除荒[26]。官更于朝，士变于乡，百治具修，偷堕勉强。彼阙不遂，归侍帝侧[27]，卒屏于外，身屯道塞[28]。谓宜耆老[29]，尚有以为，神乎孰忍，使至于斯！盖公之才，犹不尽试，肆其经纶[30]，功孰与计？自公之贵，厩库逾空[31]，和其色辞，傲讦以容[32]。化于妇妾，不靡珠玉，翼翼公子[33]，敝绨恶粟[34]。闵死怜穷[35]，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36]。孰堙于深[37]？孰锲乎厚[38]？其传其详，以法永久！硕人今亡[39]，邦国之忧，矧鄙不肖[40]，辱公知尤[41]！承凶万里，不往而留，涕哭驰辞[42]，以赞醪羞[43]！（情强酷似韩公，特诙诡天然之趣不及尔。）

【注释】

①疵（cī 刺）：缺点，毛病。

②明肃：宋真宗皇后刘氏，死后被谥为章献明肃皇后。真宗死，仁宗继位，而刘皇后奉真宗遗诏掌管军国大事，垂簾听政。

③身危志殖：危，正。殖，立，引申为壮盛。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冬至日，仁宗先率百官去会庆殿为刘后上寿，然后才至天安殿受百官朝贺。范仲淹奏疏说皇帝与百官同列去朝太后，有损皇帝体面权威，不足为法，又奏疏要皇太后把军国大权归还仁宗皇帝。这都是维护皇权正统的行动，但也都

得罪了刘太后，因而被调出京城去任河中府通判。刘太后死后，范仲淹由陈州通判被调入京任右司谏。宋仁宗本是真宗宫人李氏所生，被刘妃（即后来的明肃皇后）攫为己子，李氏至死没敢对人明说。明肃皇太后既死，真相大白，于是有人奏疏指责垂簾听政时期过失。范仲淹又劝仁宗要顾全大局，禁止攻击刘后。

④“瑶华”二句：瑶华，指仁宗皇后郭氏。明道二年十二月（公元1034年1月），仁宗因所爱妃与皇后郭氏争宠而废郭皇后为净妃，随后又命净妃出居瑶华宫。范仲淹反对皇帝如此轻易废皇后，与另一些大臣强谏，得罪了仁宗，被贬出京城去任睦州（今浙江建德县）知州。

⑤“治功”二句：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十月调范仲淹入京任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范仲淹忠于职守，认真直率议论批评朝政，宰相暗地使人劝阻，范仲淹不听，于是任命范仲淹为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想用京城地区繁重政务牵制范仲淹精力，使无法批评朝政。范仲淹精明干练，决事如神，京师出现民谣说：“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范仲淹字希文。　亟：屡次，一再。　尹：治理，为长。此处指权知府事。

⑥“赫赫之家”四句：范仲淹权知开封府时，仍然议论批评朝政无所顾忌，甚至矛头直指执政，因而引起众多权贵怨恨，于是仲淹又被贬去知饶州（今江西省波阳县）。　赫赫之家：指执政吕夷简等人。　江湖：指饶州。

⑦“士争”二句：范仲淹由于得罪执政大臣被贬去知饶州，许多官员不服。集贤校理余靖上疏鸣不平，被贬职。馆阁校勘尹洙上疏说范仲淹一贯忠诚正直，自己和仲淹又是师生又是朋友，自然算是仲淹同党，现在仲淹被加以结党营私名义贬职，自己不能随便逃脱罪责。于是执政吕夷简发怒，尹洙又被贬职。馆阁校勘欧阳修写信批评司谏高若讷没能为仲淹主持公道，也被贬职。朝中官员畏惧宰相不敢为仲淹送行，只有龙图直学士李纮、集贤校理王质出郊为仲淹饯行。有人责备王质，王质回答说：范希文是贤人，我若是能被划成他一党，那是我的荣幸了！

⑧“风俗之衰”八句：这八句说范仲淹以身作则，使政治风气由坏变好。　蹇蹇（jiǎn 剪）：蹇，艰险困难。前一蹇字作动词用，意为冒犯（艰险）。　儒先：即儒生。先，即先生。　酋（qiú 求）：成就。　侈：多。

⑨三州：范仲淹贬职出来，先后任知饶州、知润州（今江苏镇江市）、知越州（今浙江绍兴市）。

⑩酾(shi尸):疏导,分流。

⑪寻尺:古代以八尺为寻。寻尺,此指很小的区域,即一块块农田。

⑫赃:贪污。

⑬猾:狡猾。 涵:包含,浸润,此处意思是受到感染熏陶。

⑭"讲艺"二句:艺,六艺,古代指礼乐射御书数,是最重要的传统学问。此处指儒经、学问。 弦歌:伴着乐器唱歌。即指音乐教育。此处弦歌和讲艺意思一样,是兴办教育的意思。 慕来千里:使人景慕范仲淹的办学精神,千里来任教。 范仲淹知饶州时,迁建郡学,学生比前增多,教育得到发展。知润州,创建郡学,函请学者李泰伯赴润州任教。知越州时,又函请李泰伯赴越州任教。

⑮戎孽(niè聂):指西夏赵元昊。西夏是党项族所建,所以说戎。孽,邪恶,罪恶。 猘(zhì制):疯狗。

⑯齮(yǐ以):啃,咬。

⑰"取将"二句:范仲淹在陕西防御西夏时,曾劝部将狄青、郭逵读书深造,他们都成了名将。赏识重用种世衡,种也立了显赫军功。

⑱"收士"二句:范仲淹曾任用欧阳修、张方平、许渤等为幕僚,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国家有名人才。范仲淹幕下许多僚佐是有缺点或有过错误的人。范仲淹认为,无缺点的人,可以直接用为宰相,而对有缺点有错误的人,应该在抗御外侵等多事环境中为他们提供补过建功的机会,否则这些人就将被终身埋没了。

⑲濒(bīn兵):临近。

⑳走敌完邻:庆历元年,分陕西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范仲淹被任为管勾环庆路部署司事兼知庆州。庆历二年九月,泾原副都部署葛怀敏与西夏战斗在定川镇阵亡,关中震恐。仲淹率六千将士连夜出援泾原,听说敌人已退,才回师。接着又趁机把部队开入关中巡行示威,于是人心才普遍安定下来。

㉑痍(yí姨):创伤。

㉒委蛇(yí姨):从容随便的样子。

㉓以副枢密: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范仲淹被召入朝任枢密副史。

㉔参:参与。 参宰相:参与宰相的政务处理,指范仲淹在任枢密副使几个月后又升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的事。

㉕厘：治理，整顿。　典常：常法，常规。典，制度。　厘我典常：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后，向仁宗建议改革制度，主要内容是改革教育制度，首先着重品德教育，不专教写文章能力；改革官吏选拔升迁制度，重实际才能不重资格；改革官吏考核制度，以发展境内生产的实效评定地方长官的政绩。

㉖乱：治理整顿。　冗（rǒng 荣上）：指冗员，即闲散无事可办的官员。

㉗"被阏（è 饿）"二句：指回京任参知政事后提出的改革建议遭到政治保守派的反对，未能实际推行收效。　阏，阻止。

㉘"卒屏（bǐng 丙）"二句：指范仲淹由于推行新法受保守派反对与排挤，于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春，被外放为陕西河东路宣抚使，离开朝廷，以后又辗转于知邓州、知杭州、知青州、知颍州，直至去世，无法实现改革变法抱负。　屏：排除。此处指排挤到朝廷以外去。　屯（zhūn 谆）：艰难。

㉙耇（gǒu 苟）：高寿。

㉚肆：发挥。　经纶（lún 轮）：整理丝缕为经，编丝成绳为纶，统称这两个过程，叫做经纶，引申为筹划治理国家。

㉛厩（jiù 救）：马圈。　库：本指藏兵甲战车的房屋，后来泛指藏财物的房屋。　逾（yú 鱼）：经过。这里指所经历的全部时间。

㉜讦（jié 洁）：攻击他人短处。

㉝翼翼：恭敬的样子。

㉞绨（tì 替）：比绸子厚实、粗糙的纺织品。

㉟闵（mǐn 敏）：怜悯。

㊱厥：他的。

㊲堙（yīn 因）：埋。

㊳锲（qiè 怯）：刻。

㊴硕（shuò 朔）：高大。

㊵矧（shěn 审）：况且。

㊶辱公：使范公受侮辱。辱，谦词，意思说因某项行动而使对方受侮辱了。　尤：优异，突出。

㊷涕：眼泪。

㊸赞：助。　醪（láo 劳）：汁滓混合的酒。　羞：熟食品。

【译文】

唉，我的范公，您是当代的导师！从始到终，名声气节没有污点。面对明肃太后的重权盛势，您仍然立身端正秉志不屈。郭皇后被仁宗废黜，您反对仁宗这样做，于是随即被贬出京城。后来您的卓异政绩又频频被传颂，那是您权知皇帝都城开封府事的时候：削除奸邪提倡良善，连孩子都歌唱欢呼。声势显赫的宰相，万人趋附。您独揭发他的营私结党行为，因此您也就被贬斥去江南水乡。朝中士人争相上疏挽留您，即使因而遭遇灾祸也不畏惧。有的堂堂正正提出申请，要求和您一同受贬。风俗衰败，行为正直有人惊怪，行径奸邪倒受人欢迎，我公树立新风之初知难益进，引起别人怀疑惊怪！我公奋力前行不顾不回，于是仰慕者兴起，儒生们有了成就，开始相互敬重气节。您在被贬期间，更加勇于忠诚办事，考查古代圣贤言行自勉，坚持不谋私利原则。在外历任三个州的官职，处处留下恩泽，就像分引河江之水，灌溉了块块农田。旧有的贪污恶行自行消失，没等施用刑罚，狡猾盗匪受到仁政感染，到老不再为非作歹。兴办教育，不远千里去招聘教师，兴修水利，农民高兴。罪恶的西夏主像条疯狗，竟敢侵犯我边疆；朝廷铸印发令，命我公防守一方。您从基层官兵中培养将领，这些人后来常有人显名于世。延揽士人来做僚佐，使这些人成了国家栋梁。声威所至，敌人不敢靠近，用您的余威，吓走敌人保全了邻境。当时刚来赴任时，到处都是战争创伤，经过您的治理养护，里里外外全都恢复完好。到了再没有什么需要操劳时，终于可以饮酒欢笑了。境内人民安枕无忧，将吏士兵逍遥自如。皇帝嘉奖认为您是人才，任命您为枢密副使，您谦恭辞让，至于六让七让也不被允许。接着又升任参知政事，整顿制度，扶植帮助贤能豪杰，裁汰冗官清除弊政。朝廷换上了能办事的官员，读书人有了新的精神面貌，各种政务都得到振兴，苟且不求上进的都开始奋发图强。由于那些保守派的阻拦，您的改革未能彻底贯

彻，虽然回到了皇帝身边，终于又被排挤出朝廷，自身陷入艰难处境而正确的治国之道也受阻、不能被执行。人们说年岁大经验多，还可以大有作为，天神啊，怎么这样忍心，让您落入如此境地！说起来您的才能，还没能全部施展出来，要让您放开手治理国家，谁能预测您的成就之大？自从您做官以来，车棚钱库一直空空，待人和颜悦色，即使傲慢的人、好说人坏话的人您也能容忍。俭朴家风感化了家中妇妾，都不讲究珠玉佩饰，谨守家风的公子们，都穿粗绸吃粗饭。怜悯穷苦死亡者，只在这方面舍得花钱，孤女因您的资助而得出嫁，穷男因您的资助得以成家。谁来为您撰写深埋地下的墓志？谁来为您镌刻树立墓前的碑铭？希望有人来写并且写得详细，以供永久的效法！伟人现在去世了，这是全国的伤心事，更何况不材的我，辱承您的赏识！得到了万里以外传来的凶信，却不得前往只能留在任所，涕哭着写出这篇祭文送去，以助祭祀吧！

葛亮　译注

祭欧阳文忠公文

王安石

【作者】

王安石，见卷九《周礼义》序。

【题解】

本文作于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当时王安石五十一岁,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安石年轻时,欧阳修曾一再向朝廷推荐王安石的品德才能。欧阳修后来反对青苗法,与王安石政见有不同,但两人仍是朋友,王安石对欧阳修有知己之感,对欧阳修的文学成就与为人操守都很推重,所有这些情感,在这篇祭文中作了最好的概括与赞颂。

文章富有特色,看似叙述,然一韵到底,节奏铿锵,艺术价值也相当高。

【原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1],犹不可期[2],况乎天理之溟溟[3],又安可得而推[4]?惟公生有闻于当时[5],死有传于后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质之深厚[6],智识之高远[7],而辅学术之精微[8],故充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琦[9]。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星之光辉。其清音幽韵[10],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11];其雄辞闳辩[12],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世之学者,无问乎识与不识,而读其文则其人可知。呜呼!自公仕宦四十年[13],上下往复[14],感世路之崎岖。虽屯邅困踬、窜斥流离而终不可掩者[15],以其公议之是非[16]。既压复起,遂显于世[17],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18]。方仁宗皇帝临朝之末年,顾念后事[19],谓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发谋决策,从容指顾,立定大计,谓千载而一时[20]。功名成就,不居而去[21],其出处进退[22],又庶乎英魄灵气[23],不随异物腐散[24],而长在乎箕山之侧与颍水之湄[25]。然天下之无贤不肖[26],且犹为涕

泣而歔欷[27]，而况朝士大夫、平昔游从，又予心之所向慕而瞻依！呜呼！盛衰兴废之理，自古如此。而临风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复见，而其谁与归[28]？

【注释】

①致：做到。

②期：必定。

③天理：天道，自然界的变化规律。　溟溟：幽暗不明，渺茫难辨。

④推：推测，把握住。

⑤闻：闻名，著称。

⑥器质：器量和品质。器，才能、度量。

⑦智识：见识。

⑧微：精微，深奥。

⑨怪：新奇。　瑰：美石。　琦（qi 奇）：美玉。　瑰琦：形容文章美好而非凡。

⑩清音幽韵：即清幽音韵。

⑪飘风：疾风。　骤（zhòu 宙）：马奔驰，引申为急速。

⑫闳（hóng 弘）：博大。

⑬仕宦：做官。　四十年：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考中进士，任西京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留守推官，至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在知蔡州任上辞官，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共做官四十年。

⑭上：升官。　下：降官。　往：被贬出京。　复：召回朝廷。　上下往复：宋仁宗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欧阳修二十九岁，为范仲淹遭贬鸣不平，因而由馆阁校勘被贬去三峡地区任夷陵县令。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三十六岁，被召回任知谏院。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范仲淹被罢参知政事，欧阳修上疏反对，于是欧阳修遭保守派谗陷，被贬去知滁州。宋仁宗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召欧阳修为枢密副使。六年，参知政事。宋英宗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欧阳修被政敌诬陷出京知亳州。又转知青州，蔡州，在蔡州任上致仕。

⑮屯遭（zhūn zhān 谆邅）：原指迟迟不得进，此指困顿不得志。　蹶：跌

倒。 困踬:受困阻而不得升进。

⑯以其公议之是非:宋仁宗景祐三年欧阳修与余靖、尹洙因反对贬斥范仲淹而得罪朝廷也一同受贬,蔡襄因而作《四贤诗》(四贤指范、余、尹、欧阳),表彰四人,传诵一时。

⑰"既压"二句:欧阳修于景祐三年被贬为夷陵令后,于仁宗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又被召入朝任职,逐渐被重用,至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拜枢密副使,第二年,任参知政事,进封开国公,成为重要大臣。

⑱衰(cuī 崔):此处为减少。

⑲顾念后事:想到死后继位人的事。仁宗曾有三子,皆已死,晚年听欧阳修等大臣多人建议,反复考虑,终于立侄儿赵曙为皇子。

⑳"及夫发谋决策"四句:嘉祐八年三月(公元1063年),仁宗病死。当时赵曙只有皇子名号,而无皇太子之位。事起仓猝,欧阳修与宰相韩琦入宫,帮助皇后当机决断召皇子赵曙入继帝位,这就是英宗。 发谋决策:即指拥立英宗的这些活动。 指顾:手指目视,意思是说策划与行动。 千载而一时:是说千载才逢一次的事,难得而极其重要。

㉑不居而去:不居功而要求辞官。欧阳修在英宗即位之后,多次上表请退。

㉒出处进退:"出处"义同"进退"。出,指做官。处,指在家赋闲。

㉓英魄灵气:杰出美好的精神。英,杰出,美好。灵,善,美好。魄与气,都指精神。

㉔异物:他物,指精神以外的东西,即尸体。

㉕"而长存"句:这是双关说法。欧阳修葬于均州新郑县,颍水发源于河南府境内,向东流经均州。箕山在河南府登封县东南,紧邻均州。"箕山之侧与颍水之湄"泛指欧阳修长眠之处,长存于此处,意思是说长留人间。另据传说,尧要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不受,于是逃至箕山,还用颍水洗去尧的话对耳朵的污染。王安石在这里提箕山颍水,是用双关办法称颂欧阳修对待出处进退只以国家利益为重而不图个人名利的高尚精神,将会像许由那类高人思想一样,永受后人崇敬。 湄(méi 眉):水边。

㉖不肖:此指行为不好的人。

㉗歔欷(xū xī 虚希):哽咽,抽泣。

㉘与:同"欤"。 归:归依。

【译文】

有些人力可以办得到的事，还不能肯定就必然办得到，更何况渺茫难测的像生死一类的自然规律，又怎能事先推断得知？不过欧阳公生前已闻名于世，死后也将流传后世，只要能享有这样的殊荣，那还有什么可悲？而您的才能品质度量极其深厚，见识高远，又有精深的学术修养，所以写成文章，发表议论，豪迈壮健俊秀雄伟，而灵巧美妙新奇。因为胸中的蕴蓄已如百水汇聚的长江大河那样浩荡壮阔，所以外发为文章，就如日星的光辉那样灿烂光辉。清幽文章，就如骤然而生的迅风急雨凄清悲凉；雄壮宏伟的议论，就像轻车骏马快捷奔驰。当世学者，不管认识不认识，只要读读您的文章就可以了解您的所为。唉！从您开始做官四十年来，升职降职出京返京，令人深感人生道路的崎岖。虽然处境艰难，路途不平顺，屡遭贬斥颠沛流离而高才盛德终于无法遮掩，因为自有公论是与非。被压制以后又复崛起，直到显名于世，果敢的气魄，刚正的节操，到了晚年也不衰微。在仁宗皇帝当政的末期，考虑到身后的皇位继承时，认为像您这类大臣到那时可以寄托国家安危。等到谋划决定拥立英宗继位时，从容不迫安排行动，马上就办成了继承大事，真可谓是德载而一时。功成名就，您却不居功而要求退休，您这样对待出来做官与退休归隐，这种杰出美好的精神，大概不会随同尸体腐坏，而将像古代不图私人名利的许由思想一样长留在人世间。虽是这样，但天下无论贤人和不好的人，都为您的逝世而抽泣伤悲，更何况曾朝夕相处的朝廷官员，又加上您是我心中向往爱慕并且愿意效法接近的人呢！唉！兴盛衰废的规律，自古如此。但临风想望，仍然不能忘情，是因为想到您不可再见到了，那么我去效法归依何人呢？

葛亮　译注

祭丁元珍学士文

王安石

【作者】

王安石，见卷九《周礼义》序。

【题解】

本文当作于宋神宗熙宁六年(公元1068年)。丁元珍即丁宝臣，其生平见王安石《秘阁校理丁君墓志铭》。

【原文】

我初闭门[1]，屈首书诗；一出涉世，茫无所知。援挈覆护[2]，免于阽危[3]，壅培浸灌[4]，使有华滋[5]。微吾元珍，我殆弗殖[6]，如何弃我，陨命一昔[7]！以忠出恕，以信行仁，至于白首，困阨穷屯。又从挤之，使以蹶死，岂伊人尤[8]？天实为此！有槃彼石[9]，可志于丘，虽不属我，我其徂求[10]。请著君德，铭之九幽[11]，以驰我哀[12]，不在醪羞。

【注释】

①闭门：不与外界交往。

②挈(qiè 窃)：提携，率领。

③阽(diàn 店)危：危险。阽，临近边缘即将坠落的意思。

④壅(yōng 雍)：把土或肥料培在植物根部。

⑤华滋：茂盛。

⑥殖：生长。

⑦隕(yǔn 允)：死亡。　昔：通“夕”，夜。

⑧伊(yi 衣)：此。　尤：过错。

⑨槃(pán 盘)：同“磐”，大石头。

⑩徂(cú 殂)：往。

⑪九幽：地下最深处。此指墓中。

⑫驰：传送。

【译文】

我早年不和社会交往，埋头研读诗书。一出来进入社会，四顾茫茫什么也不懂。您引导保护，使我免除危险，您培土灌溉，使我得以茂盛。如果没有你元诊，我可能无法成长起来，怎么抛弃掉我，一夜之间就已死去！您对人忠诚对人宽怀，讲究信用奉行仁爱，却直到白头，处境困窘难以求进。还有人排挤陷害，使您倒下死去，难道是人的罪过吗？实际是天的安排啊！那里有一方巨石，可安放在墓前，虽然巨石不是我的，我可前往求取。请让我写出君的品德，铭刻出来放入墓中，以表达我的哀痛，就用不着再以祭品寄托哀思。

葛亮　译注

祭王回深甫文

王安石

【作者】

王安石，见卷九《周礼义》序。

【题解】

本文作于宋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王回字深甫，生平见王安石《王深父墓志铭》。王回与王安石有深交。

【原文】

嗟嗟深甫，真弃我而先乎？孰谓深甫之壮以死[1]，而吾可以长年乎？虽吾昔日执子之手，归言子之所为，实受命于吾母，曰如此人，乃与为友。吾母知子，过于予初；终子成德，多吾不如。呜呼，天乎？既丧吾母，又夺吾友！虽不即死，吾何能久？搏胸一痛，心摧志朽。泣涕为文，以荐食酒[2]，嗟嗟深甫，子尚知否？

【注释】

①壮以死：王深甫死时年四十二。

②荐：进献祭品。

【译文】

唉唉深甫，真的丢下我先死去了吗？谁料想深甫壮年就死去，而我还能享有长寿吗？虽然我当日握过您的手，回来说过您的行为，那实际是奉我母亲的教导。她说像您这样人，才可以交为朋友。我母亲对您的了解，超过我最初对您的了解；最终您所成就的品德，许多都是我所未达到的。唉，是天意吗？既丧失了我的母亲，又夺去了我的朋友！虽然不马上死，但我怎能还长久活下去呢？捶胸一痛，内心悲哀志气销毁。哭着写出这篇祭文，供上酒食祭品，唉唉深甫，您还能知道吗？

葛亮　译注

祭高师雄主簿文

王安石

【作者】

王安石，见卷九《周礼义》序。

【题解】

本文作于宋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高师雄生平未详。

【原文】

我始寄此①，与君往还，于时康定、庆历之间②。爱我勤我③，急我所难。日月一世，疾于跳丸④。南北几时，相

见悲欢！去岁忧除[5]，追寻陈迹：淮水之上[6]，冶城之侧[7]，握手笑语，有如一昔。屈指数日，待君归舲[8]，安知弥年[9]，乃见哭庭！维君家行[10]，可谓修饬[11]；如其智能，亦岂多得！垂老一命[12]，终于远域，岂惟故人，所为叹惜！抚棺一奠[13]，以告心恻！

【注释】

①此：由下文"淮水""冶城"知道，这个"此"，指江宁。王安石本是临川人，宋仁宗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十七岁，父亲王益通判江宁府，安石随至江宁。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王益去世，葬于江宁，安石奉母兄居丧，于是家迁到江宁。第二年二月，改元为康定。

②康定：宋仁宗年号，自公元1040年春至1041年冬。 庆历：宋仁宗年号，自公元1041年冬到1049年1月。

③勤：勤劳，操劳。

④跳丸：比喻时间过得急快。

⑤去岁忧除：古代父母死去，儿子要守制，即从闻丧之日起，守孝二十七个月，不得做官、应考、嫁娶。这个守制时间也叫丁忧。丁忧时期结束，叫忧除。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八月，王安石母亲在京城病故，安石丁母忧，解官归江宁。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安石忧除。

⑥淮水：江宁的名胜，古称淮水，唐以后改称秦淮河。

⑦冶城：江宁古迹，相传春秋时吴王夫差（一说三国吴）冶铸于此，故名。

⑧舲（ling 灵）：有窗户的小船。

⑨弥（mi 迷）：满。

⑩家行：家庭以内的行为。

⑪修饬（chi 斥）：有条理。

⑫垂：临近。 一命：此指任低级官职。

⑬奠：用祭品向死者致祭。

【译文】

我开始寄居此处时，和您有了交往，那是在康定、庆历年间。您爱护我为我操劳，我有困难您急于相助。一生的时间，比跳丸一次时间还短。分处南北，彼此多少时间才有一次相见欢乐与离别的悲伤！去年忧除，追寻故迹；秦淮河上，冶城旁边，当年握手笑语情景，好像才过去一个晚上。屈指计算日子，等待您返来的船只，怎知才满一年，却见到了讣告！您在家的行为，可以说是自我要求严格；讲到智慧才能，又哪里能够多得！直到衰老只做小官，并且死在异乡，何止是老朋友，谁不为您叹惜呢！抚摸着棺材给您祭奠一回，以向您告诉一下我内心的悲痛吧！

葛亮　译注

祭曾博士易占文

王安石

【作者】

王安石，见卷九《周礼义》序。

【题解】

本文作于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曾易占，字不疑，南丰人，曾为太子中允太常博士，是曾巩之父。曾巩是王安石好友。

【原文】

呜呼！公以罪废，实以不幸；卒困以夭，亦惟其命。命与才违，人实知之；名之不幸，知者为谁？公之闾里，宗亲党友，知公之名，于实无有。呜呼公初，公志如何？孰云不谐，而厄孔多！地大天穹，有时而毁，星日脱败[①]，山倾谷圮[②]。人居其间，万物一偏，固有穷通，世数之然。至其寿夭，尚何忧喜？要之百年，一蜕以死[③]。方其生时，窘若囚拘；其死以归，混合空虚。以生易死，死者不祈，惟其不见，生者之悲。公今有子，能隆公后，惟彼生者，可无甚悼。嗟理则然，其情难忘，哭泣驰辞，往侑奠觞[④]。

【注释】

①脱：也许，有时。亦可仍作脱落讲。

②圮（pǐ 匹）：倒塌，毁坏。

③蜕（tuì 退）：本指蛇、蝉等类脱皮去壳。道家佛家认为人的死亡如蝉脱壳，所以美称修道信佛人死去为蜕。这里王安石借道佛家语美称一般人之死。

④侑（yòu 又）：进食，进飨。 觞（shāng 伤）：进酒。

【译文】

唉！您因有罪而被罢官，实在是一场不幸遭遇；终于被困阻而死，这也是命运的安排。您的命运和才能相违背，人都知道；但您的犯罪声名实在是不幸蒙冤，有谁知道呢？您的家乡人、本族人和亲戚以及朋友，是知道您的那个罪名，但是并不知道这没有事实。唉，您的早年，志向如何？谁知事情不顺利，灾难这么多！地大天高，有时却坠毁，星星太阳有时损坏，山有时倒谷有时塌。人在其间居住，是万物的一种而已，本来有阻困、有畅通，这是社会规律的体现。至于人的长寿短命，那更有什么可忧可喜？都是

活了一世，最后要有一死。活的时候，处处受困像是被囚拘；死了归去，混然融合到太空虚无中去。拿生去换死，并非死者的所求，只是因为见不到死者，所以生者有悲哀。您现在有了儿子，能让后代兴盛起来，这样一来活着的人，可以不必过度悲伤了。可惜道理虽是这样，感情上实在难以忘怀，我哭着送去这篇祭文，前来敬献酒食祭奠。

葛　亮　译注

祭李省副文

王安石

【作者】

王安石，见卷九《周礼义》序。

【题解】

李省副生平未详。

【原文】

呜呼！君谓死者必先气索而神零①，孰谓君气足以薄云汉兮②，神昭晰乎日星③，而忽陨背乎不能保百年之康宁④！惟君别我，往祠太一⑤，笑言从容，愈于平日。既至即事，升降孔秩，归鞍在途，不返其室。讣闻士夫⑥，环视太息，矧我于君⑦，情何可极⑧，具兹醪羞，以告哀恻。

【注释】

①索：尽。 零：凋落，衰颓。

②薄：迫近。 云汉：天河。

③昭晰（xi 西）：光亮明显。晰，清楚。

④陨（yǔn 允）：通“殒”，死亡。 背：转身离开，引申为死亡。 康宁：平安无疾病。

⑤太一：最高的天神。

⑥讣（fù 付）：报丧，报告死人的消息。

⑦矧（shěn 审）：况且。

⑧极：尽头。

【译文】

唉！您曾说要死的人事前必然表现为气色精神耗竭衰颓，怎么您气势足以上冲天河，精神比太阳星星还明亮清显，却忽然死去而不能保有百年的平安健康呢！想到您告别我，去祭祀太一天神时，说笑自如，比平常情况还好。到那里之后从事祭祀活动，升降行礼很有条理，返回路中，却回不了家门。讣告传到士大夫之中，大家都四顾长叹，更何况我和您的交往，感情怎能抑制得住呢！准备了这份祭品，以向您报告我的哀痛吧。

葛亮 译注

祭周几道文

王安石

【作者】

王安石，见卷九《周礼义》序。

【题解】

本文作于宋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王安石有《尚书屯田员外郎周君墓志铭》，说周几道，名涛，庆历六年进士，曾知梁县、钱塘县，视民疾如在己，深受百姓赞誉，后来曾被授签书梓州判官事。

【原文】

初我见君，皆童而帻[1]，意气豪悍，崩山决泽。弱冠相视[2]，隐忧困穷，貌则侔年[3]，心颓如翁[4]，俯仰悲欢[5]，超然一世[6]。皓发黧馘[7]，分当先槃；孰知君子[8]，赴我称孤[9]。发封涕洟，举屋惊呼！行与世乖[10]，惟君缱绻[11]。吊祸问疾[12]，书犹在眼。序铭于石，以报德音，设辞虽褊[13]，义不愧心。君实爱我，祭其知歆[14]！

【注释】

①帻(zé 则)：此指未成年人戴的头巾。

②弱冠：成年时，古代男子二十岁行冠礼，体质还不壮，所以这时的年

龄为弱冠。

③侔(móu 谋):相等,相同。

④颓:委靡,衰败。

⑤俯仰:低头抬头,比喻官职或社会地位或上或下。

⑥超然:离世脱俗的样子。

⑦皓(hào 浩):白。 黧(lí 离):黑中带黄的颜色。 馘(xù 序):面孔。

⑧孰知:谁能料到。此处是说,一般情况下是皓发黧馘的老人先死,谁会料到相貌还不衰老的壮年人会先死呢。周几道死时是四十三周岁。

⑨赴:报告丧事。上古用"赴"字,后代写作"讣"字。 称孤:自称孤儿,表明自己已经丧失了父亲。

⑩乖(guāi 怪阴):违背,不协调。

⑪缱绻(qiǎn quǎn 浅犬):缠绵。形容感情深厚,难舍难分。

⑫吊:慰问。

⑬褊(biǎn 贬):狭小。

⑭歆(xīn 辛):祭礼时鬼神来享受祭品的香气。

【译文】

我刚见到您的时候,还是戴帻巾的少年,您意气豪迈勇猛,有摧崩山崖、冲决江河的气势。成年后相见,您心怀忧愁处境艰困,外貌与年龄一致,而心境衰颓得像是个老翁。说到生平地位升降的悲欢,您却能超世脱俗。头发苍白面目憔悴的理应先死,谁能料到您的儿子,却自称孤儿向我报告了您的死讯。拆阅讣告我涕泪交流,全屋人也都因此而发出惊呼!我的行为和世俗不相协调,只有您和我感情深厚。慰问我的遇灾患病,您的书信还都在眼前。我要为您撰写墓志铭刻在石上,以报答您对我的关怀帮助,写的虽然不够全面,但我要写得问心无愧,您的确是爱我,我祭祀您希望您能享受!

葛亮 译注

祭束向原道文

王安石

【作者】

王安石，见卷九《周礼义》序。

【题解】

本文作于宋仁宗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束向原道事迹未详。

【原文】

呜呼束君，其信然耶？奚仇友朋？奚怨室家？堂堂去之，我始疑嗟！惟昔见君，田子之自，我欲疾走，哭诸田氏。吾縻不赴①，田疾不知；今乃独哭，谁同我悲？始君求仕，士莫敢匹，洪洪其声，硕硕其实。霜落之林，豪鹰俊鹘②，万鸟避逃，直摩苍天③。踬焉仅仕，后愈以困。洗藏销塞，动辄失分。如羁骏马，以驾柴车，侧身堕首，与蹇同刍④。命又不祥，不能中寿，百不一出，孰知其有？能知君者，世孰予多？学则同游，仕则同科。出作扬官⑤，君实其乡，倾心倒肝，迹斥形忘⑥。君于寿食⑦，我饮鄞水⑧，岂无此朋？念不去彼。既来自东，乃临君丧，闷闷阴宫⑨，梗野榛荒⑩。东门之行，不几日月，孰云于今，万世

之别？嗟屯怨穷，闵命不长，世人皆然，君子则亡。予其何言，君尚有知，具此酒食，以陈我悲。

【注释】

①縻(mí迷)：牵制，束缚。

②鹯(zhān毡)：一种猛禽。

③摩：接触。

④蹇(jiǎn剪)：劣马或跛驴。 刍(chú除)：牲口吃的草。

⑤出作扬官：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秋，王安石签书淮南判官。淮南路治所在扬州。

⑥迹斥形忘：亲密无间。斥，退去，忽略不计，与“忘”义近。忘掉彼此形迹差异，意思是亲密无间。

⑦寿：淮南路寿州，治所在今安徽省凤台县。

⑧鄞(yín银)：两浙路鄞县(今属浙江省宁波市)。

⑨闷(bì必)：通“秘”，幽深。

⑩梗(gěng耿)：植物的枝或茎。 榛(zhēn珍)：丛生的荆棘。

【译文】

唉！束君，这是真的吗？和朋友有什么仇？对家人有什么怨？您竟然离开大家而去，我开始时是又疑又叹惜。想到当初见到您，是由于田先生的介绍，我想飞快跑去，哭告田先生。我因故而不能前去，田先生连您患病都不知道。现在只有独自哭泣，谁同我一起抒发悲哀？当初您求官时，一般读书人没人敢和您比，声名大，实力强，就像霜后的林中一只豪健的鹰鹯，万鸟避逃，您直上苍天。但刚出任官职就遇到困阻，后来愈加受困。您谦退韬晦，仍然是动不动就被认为有过错。就像用绳索拴捆一匹骏马，去拉一辆柴车，斜着身子低下头，和劣马跛驴同槽吃草。命又不好，活不到中年，百分才华还没来得及施展出一分，有谁知道您的全部所有？能了解您的，世上有谁能比我多？读书时是同学，

踏入仕途又属同一批。我去扬州做官，您也回到家乡。倾心倒肝，我们两人亲密无间。你去寿州做官，我后来到了鄞县，两地哪会没有新朋友？但仍念念不忘旧交。我从东方回来，却参加了您的丧事，幽深静寂的墓穴，在荆棘遍布的荒野。我出扬州东门去鄞任职，没有多久，谁料到今天，却成了永别。哀叹道路不顺，怨恨求进无门，怜悯寿命不长，世人都是如此，只有君子不是这样。我还说什么呢，您如还有知觉，就让我准备这份酒食，以表达我的悲哀。

葛亮　译注

祭张安国检正文

王安石

【作者】

王安石，见卷九《周礼义》序。

【题解】

张安国事迹不详。

【原文】

呜呼！善之不必福，其已久矣，岂今于君始悼叹其如此[1]？自君丧除[2]，知必顾予，怪久不至，岂其病欤？今也君弟，哭而来赴，天不姑释一士[3]，以为予助。何生之

艰，而死之遽[4]！君始从我，与吾儿游，言动视听，正而不偷，乐于饥寒，惟道之谋。既椽司法[5]，议争谳失[6]，中书大理[7]，再为君屈；遂升宰属，能挠强倔，辩正狱讼，又常精出。岂君刑名，为独穷深？直谅明清，靡所不任。人恌莫知[8]，乃恻我心。君仁至矣，勇施而忘己；君孝至矣，孺慕以至死[9]。能人所难，可谓君子。呜呼！吾儿逝矣，君又随之，我留在世，其与几时？酒食之哀，侑以言辞。

【注释】

①悼：悲伤。

②丧除：与“忧除”意思相同。

③姑：暂且。

④遽（jù 句）：勿忙，仓促。

⑤椽（yuàn 愿）：做属吏。

⑥谳（yàn 验）：审判定罪。

⑦中书：中书门下的简称，即政事堂，在朝堂之西，是宰相议事处。大理：即大理寺，官署名，负责详断各地奏报案件，送审刑院复审后，同署上报。

⑧恌（tiāo 挑）：同“佻”，苟且，轻薄。

⑨孺慕：《礼记·檀弓下》：“有子与子游立，见孺子慕者。”指幼童对亲人的思慕。王安石此处指张安国对父母的思慕。 孺（rú 如）：幼儿。

【译文】

唉！善良人不一定就有幸福，这种现象存在已久了，难道要到今天才在您身上悲叹这种现象吗？自从您服丧期满，我料定您必来看我，我正奇怪为什么久久没来，难道病了吗？今天您弟弟来，哭着向我报告您的死讯，老天竟这样，不放过一个人才，以作我的助手。为什么活着那么艰难，而死得这么仓促！君开始跟

从我时，和我儿相互交往，言行举止，端正而不苟且，宁愿受饥受寒，也要专心研究人生根本道理。做了主管司法的属吏之后，争议审判的得失，连中书省大理寺，也一再认可您对他们的纠正；接着升为宰相属吏，能使强横者屈服，辩论纠正案件，又很精到杰出。这难道是因为您对法律，有独到的深入研究？实际是正直精明清廉，没有什么做不好的事，人们轻浮不认真没有谁了解您，但我却内心为你哀伤。您仁义到极点了，勇于助人而忘掉自己；您孝顺到极点了，从幼思念亲人直到您死。能做到人所难做到的事，您可谓是君子。唉！我儿子死了，您又随他死去，我留在世上，能留多久？悲哀地向您献上酒食，再送上这篇哀痛的祭文。

葛　亮　译注

经史百家杂钞全译卷十七

传志之属上编一

史记·项羽本纪

司马迁

【作者】

司马迁，见卷八《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题解】

这是《史记》为项羽（俗称楚霸王）写的一篇传记。《史记》写的传记分三种体例："本纪"主要记载帝王事迹，"世家"主要记载王侯及其世系，"列传"记载上述两种以外的重要人物。项羽并没有做上皇帝，却将他列入"本纪"，还放在《高祖本纪》的前面，有人以为舛错。但司马迁在本篇结尾说："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则是从史实出发，不以成败论英雄，正体现出作者的进步观点。

这篇本纪既是描述吒咤风云的项羽短暂的战斗生平，也写了亡秦战争和楚汉战争，从一重要角度纪录了秦汉之际激烈斗争、急剧转变的历史。《项羽本纪》以出色的文笔，简练地叙述复杂紧张的故事情节；生动地刻划出一群各具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项羽的豪爽、磊落而又粗暴、刚愎；刘邦的诡谲无赖而又善于任人从计、冷静客观；在鸿门宴上，对主要人物用言谈

动作表现他们的个性，都写得恰如其分，反过来又深化了故事情节。因此，通过这篇文章，可以清楚看到司马迁正确的历史观和高超的文笔，充分认识《史记》在中国史学与文学上的双重价值。

【原文】

项籍者，下相人也①，字羽。初起时②，年二十四。其季父项梁③，梁父即楚将项燕，为秦将王翦所戮者也④。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⑤，故姓项氏。

【注释】

①下相：地名，今江苏宿迁西。

②初起：开始起兵、起事。

③季父：相当于叔父，古代用伯、仲、叔、季指称兄弟排行，叔第三、季第四，当时有区别。今天从仲以下都称叔父。

④这事在秦始皇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项燕被王翦围困被迫自杀。

⑤项：本为古小国，春秋时属鲁，后来楚灭鲁，以项封给项燕的先人。地在今河南项城。

【译文】

项籍，是下相人，字羽。开始起事时年纪二十四。他的叔父项梁，项梁的父亲是楚国名将项燕，就是被秦将王翦围困而逼迫自杀的那个人。项氏世世为楚将，封在项地，所以姓项氏。

【原文】

项籍少时，学书不成①，去②；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③。项梁尝有栎阳逮④，乃请蕲狱掾曹咎书抵栎阳狱

掾司马欣⑤，以故事得已⑥。项梁杀人，与籍避仇于吴中⑦。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每吴中有大繇役及丧，项梁常为主办，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⑧，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⑨，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⑩，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以上籍微时事）

【注释】

①学书：识字读书。

②去：抛开。此指半途而废。

③竟学：完成学业，学完。

④栎（yuè 月）阳：地名，在今陕西临潼东北。 逮：及，追捕，今谓逮捕。

⑤蕲（qí 其）：秦县名，今安徽宿县南。 狱掾（yuàn愿）：主管监狱的官吏。 抵：到达。

⑥以故：因此之故。 事得已：这件事才得以了结。

⑦吴中：今江苏吴县。

⑧阴：暗中。 部勒：训练；组织指挥。 宾客：指手下的客籍游士。

⑨会稽：秦郡名，辖今江苏东部、浙江西部，治所在今江苏吴县，这里应指今浙江绍兴东南的会稽山，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游此。

⑩扛鼎：举鼎。

【译文】

项籍少时，读书识字没有成就，抛开了；学剑，又不成功。项梁发怒，项籍说："读书只够记名姓而已；剑也不过抵挡个把人，不足以学。要学抵挡万人的本领。"于是项梁就教他的兵法，项籍很高兴，大略懂得些意思，又不肯学完它。项梁曾经在栎阳犯法被追捕，就请蕲县的狱吏曹咎写信给栎阳狱吏司马欣，因此这案

件得以了结。项梁又杀了人，同项籍一起避仇到吴中。吴中的贤士大夫都比不上项梁，每逢吴中有大的徭役和丧事，项梁往往作主办的人，而暗中用兵法训练组织游士和子弟们，因此大家知道他有才能。秦始皇游会稽，渡过浙江，项梁和项籍都出来观看。项籍说："他（指始皇）可以被取而代之！"项梁赶快用手掩住项籍的口，说："不许乱说！这将要被灭族的！"项梁因此也以籍有奇才。项籍身长八尺余，力气大，能把铜鼎举起来，才气也过人，吴中的子弟们，都早已畏惧他了。

【原文】

秦二世元年七月，陈涉等起大泽中①。其九月，会稽守通谓梁曰②："江西皆反③，此亦天亡秦之时也。吾闻先即制人④，后则为人所制。吾欲发兵，使公及桓楚将⑤。"是时，桓楚亡在泽中⑥。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处，独籍知之耳。"梁乃出，诫籍持剑居外待⑦。梁复入，与守坐，曰："请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诺⑧。"梁召籍入。须臾，梁眴籍曰⑨："可行矣！"于是籍遂拔剑斩守头。项梁持守头，佩其印绶，门下大惊，扰乱。籍所击杀数十百人⑩，一府中皆慑伏⑪，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⑫，谕以所为起大事。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⑬，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吴中豪杰，为校尉、侯、司马⑭。有一人不得用，自言于梁，梁曰："前时某丧，使公主某事，不能办，以此不任用公。"众乃皆伏。于是梁为会稽守，籍为裨将⑮，徇下县⑯。广陵人召平⑰，于是为陈王徇广陵，未能下，闻陈王败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矫陈王命，拜

梁为楚王上柱国[18]，曰："江东已定[19]，急引兵西击秦！"项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以上梁、籍杀会稽守，举兵吴中，渡江而西。）

【注释】

①陈涉：陈胜，字涉，颍川阳城（今河南登封县东南）人，反秦的农民起义领袖。 大泽：乡名，当时属蕲县，今安徽宿县西南。

②守：一郡的长官，当时尚无"太守"官名，只称"守"。 通：殷通。人名。

③江西：长江西岸，这里指长江中下游自安徽至江苏镇江一带的长江西北岸地区。

④制：制伏，控制。

⑤桓楚：楚人。下文项羽杀宋义，曾派他报命怀王，此外不见。 将：领兵。动词。

⑥泽中：这里泛指荒野大泽之中。

⑦诫：告诫，郑重嘱咐。 待：等候。

⑧诺（nuò 懦）：同意的语气。

⑨眴：同"瞬"，转动眼珠，这里是丢眼色。

⑩数十百人：约数，几十人至百把人。

⑪慑（zhé 哲）伏：害怕而俯下。

⑫故所知：旧日相识者。 豪吏：势力大的官吏，指当地的官吏头领。

⑬下县：郡所管辖下的各县。

⑭这句列的三个军职名，是秦制。校尉，次于将军；侯，军侯，处理军务者；司马，执行军法的官。

⑮裨（pí 皮）将：副将，偏将。

⑯徇：收管、巡视的意思，相当于巡。

⑰广陵：地名，今江苏扬州。 召平：人名。秦时另有东陵侯召平，与此为两人。

⑱上柱国：楚国官职名，相当于相国。

⑲江东：与上文江西相对，指长江以南的今苏浙地区，后世称江南。

【译文】

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等在大泽乡起事。这年九月，会稽守殷通对项梁说："大江西北岸一带都反了，这也是天要灭亡秦朝的时候。我听说：先下手就能制伏人，后下手就被人所制伏，我想起兵，派你和桓楚带领。"这时，桓楚逃亡在野泽之中。项梁说："桓楚逃亡了，人家都不知他下落，只有项籍知道。"说罢就出来，郑重嘱咐项籍拿着剑守在外面等待。项梁又进去，同会稽守坐着，说："请你召唤项籍，叫他去找桓楚吧！"殷通说："好。"项梁就召唤项籍进来。待一会儿，项梁对项籍丢了个眼色，说："可以行动了！"于是项籍就拔剑斩了会稽守殷通的头。项梁提起这头颅，佩带会稽守的官印。门下人众大惊，都乱起来了。项籍击杀了几十、百把个人，整个官府的人都害怕俯伏在地，不敢起身。项梁于是召来旧日相识的官吏头目，晓谕要起大事。接着集合吴中的兵卒，派人收管郡中各县，共得精兵八千人，项梁部署吴中的豪杰，任命为校尉、军侯和军司马。内有一人不被任用，就去问项梁。项梁说："日前某家有丧事，派你主办，你不能办，因此不任用您。"大家听后都服了。于是项梁作了会稽守，项籍为副将，收管、巡视郡下各县。广陵人召平，这时为陈王（陈胜）巡略广陵，不能攻下，听说陈王败走，秦朝的兵又到了。召平就渡江假称陈王之命，拜项梁为楚王上柱国的官，说："江东已经平定，赶快带兵向西攻击秦朝吧！"项梁就这样带领八千人渡过大江向西面进击了。

【原文】

闻陈婴已下东阳①，使使欲与连和俱西②。陈婴者，故东阳令史③，居县中，素信谨，称为长者。东阳少年杀其令，相聚数千人，欲置长，无适用④，乃请陈婴。婴谢不能，遂强立婴为长、县中从者得二万人。少年欲立婴便为

王，异军苍头特起[5]。陈婴母谓婴曰："自我为汝家妇，未尝闻汝先古之有贵者。今暴得大名[6]，不祥，不如有所属[7]。事成，犹得封侯；事败，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8]。"婴乃不敢为王，谓其军吏曰："项氏世世将家，有名于楚，今欲举大事，将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于是众从其言，以兵属项梁。项梁渡淮，黥布、蒲将军亦以兵属焉[9]，凡六七万人，军下邳[10]。当是时，秦嘉已立景驹为楚王[11]，军彭城东，欲距项梁[12]。项梁谓军吏曰："陈王先首事，战不利，未闻所在[13]。今秦嘉倍陈王而立景驹，逆无道！"乃进兵击秦嘉。秦嘉军败走，追之，至胡陵[14]，嘉还战一日，嘉死，军降，景驹走死梁地。项梁已并秦嘉军，军胡陵，将引军而西。（以上项梁并有陈婴，黥布、蒲将军、秦嘉等军。）

【注释】

①东阳：秦县名，今安徽天长西北。

②使使：派遣使者。前一使字是动词，后一使字是名词。 连和：相当于联合。

③令史：县令属下的书吏。

④适（dí 敌）用：可以主事者。适，主管。

⑤异军：与众不同的一军。 苍头：以青色巾裹头的士兵。

⑥暴：突然。

⑦有所属：有所依附，受他人率领，自己不带头。

⑧这句是说不是世人所闻名（注目）的。

⑨黥（qíng 晴）布：人名，原名英布，六（今安徽六安）人，因犯罪受黥面（脸上刺字）刑，故名。初起时称当阳君，归项羽，后降汉，封淮南王，终因反刘邦，兵败被杀。 蒲将军：人名，蒲姓或称号，它皆不详。

⑩军：动词，屯驻。　下邳：秦县名，今江苏睢宁西北。

⑪秦嘉：秦末起义者之一。　景驹：楚国世族。姓景，名驹。

⑫距：同“拒”，抗拒，抵抗。

⑬这句指当时陈胜被章邯打败，下落不明。

⑭胡陵：地名，在今山东鱼台县东南。

【译文】

听到陈婴已经攻下东阳，派遣使者想和他联合西进。陈婴，原是东阳县令的书吏，住县里，为人一贯诚信谨慎，被称为长者。东阳青年们杀了县令，相聚起来数千人，想立一个首领，而没有一个可以主事的人，于是就请陈婴。陈婴辞谢不能作，就强迫地立他为长，县里跟从的达到二万人。青年们又想立陈婴为王，与众不同的用青布裹头的苍头军也很特别。陈婴的母亲对陈婴说：“自从我作你家的妇人以来，不曾听说你家祖先有过显贵的人。如今你突然获得大名，不吉祥，不如去依附别人。事成，还可得到封侯；事败，易于逃跑，因为不是世所闻名的人。”陈婴就不敢为王，对他属下的军官说：“项氏世代是将军之家，在楚国有名，如今想举大事，非这种人不可！我依靠着这名门世族，就一定能灭亡秦朝的！”于是众人听从他的话，把军队归属给项梁。项梁渡过淮水，黥布、蒲将军也把军队归属他，总共六七万人，军队屯驻在下邳。这当儿，秦嘉已经立了景驹为楚王，军队屯驻在彭城东边，想抵抗项梁。项梁对军吏们说：“陈王最先起事，战事不利，不知他的下落。现在秦嘉背叛陈王而立了景驹，是反叛、无道的！”就进兵攻击秦嘉。秦嘉战败逃走，追赶到胡陵，秦嘉回头迎战，战了一天，秦嘉死，军队降了项梁；景驹逃走死在梁地。项梁既已吞并了秦嘉的军队，驻扎在胡陵，打算领兵往西边去。

【原文】

章邯军至栗[1]，项梁使别将朱鸡石、馀樊君与战[2]。馀樊君死，朱鸡石军败，亡走胡陵。项梁乃引兵入薛[3]，诛鸡石。项梁前使项羽别攻襄城[4]，襄城坚守不下；已拔[5]，皆坑之[6]，还报项梁。项梁闻陈王定死[7]，召诸别将会薛计事。此时沛公亦起沛[8]，往焉。居鄛人范增[9]，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往说项梁曰："陈胜败固当。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10]，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11]，亡秦必楚'也。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蜂午之将皆争附君者[12]，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于是项梁然其言，乃求楚怀王孙心民间[13]，为人牧羊，立以为楚怀王，从民所望也。陈婴为楚上柱国，封五县，与怀王都盱台[14]。项梁自号为武信君[15]。（以上项氏立楚怀王）

【注释】

①章邯：秦大将，任少府官，后来降于项羽。 栗：地名，今河南夏邑县。

②别将：另领一支军队的将领。 朱鸡石：人名，符离人。 馀樊君：人的称号，姓名不详。

③薛：古国名，今山东滕县东南。

④襄城：今河南襄城县。

⑤拔：把城攻下。

⑥坑之：把军民挖坑活埋。

⑦陈王定死：陈王确实已死。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陈胜被章邯战败，退至下城父（今安徽蒙城西北）为驾车者庄贾所杀。

⑧沛公：即刘邦，沛（今江苏沛县）人，字季，初为泗水亭长，起兵于沛，

称沛公。

⑨居鄛:秦县名,今安徽巢县。　范增:人名,先事楚怀王孙心,后为项羽谋士。

⑩这句指战国时秦昭王骗楚怀王入秦,在武关相会,被扣留,终死于秦。事始于公元前299年。

⑪楚南公:楚人,战国时阴阳家,善预言。　三户:即使三户人家,极言其少。一说三户是地名,或说指楚国的屈、景、昭三族。

⑫蜂午:纷杂众多。如蜂纵横纷飞。

⑬这句是说在民间找到楚怀王的孙儿名叫心的人。

⑭盱台(xū yí 需移):秦县名,今安徽盱眙县东北。

⑮武信君:名号。另有武臣号武信君,与此有别。

【译文】

章邯的军队到栗县,项梁派别将朱鸡石、馀樊君与之作战。馀樊君战死,朱鸡石军败,逃走到胡陵。项梁就领兵进到薛地,杀了朱鸡石。项梁以前派遣项羽另外进攻襄城,襄城坚守,攻不下;后来攻取了,把军民都活埋了,回报给项梁。项梁听到陈王确实死了,就召集各别将在薛地相会计议事务。这时沛公刘邦也在沛地起事,也来到。居鄛人范增,年纪七十了,一直住在家里,喜好奇计,这时前往向项梁进言,说道:"陈胜失败本来应当。秦灭六国,楚国是最没有罪的。自从怀王被骗到秦国不返,到今天楚国人同情他,所以楚南公说:'楚国就是剩下三户,灭亡秦国的必定还是楚国。'而今陈胜首先起事,不立楚国之后而自立为王,他的势力就不能长久。现在您自江东起事,楚国众多的军将都争相依附您,就是因为您世代为楚将,能够再立楚国的后人。"于是项梁以为然,就去寻找在民间的楚怀王孙儿叫心的,发现他在帮人家放羊,就立为楚怀王,这是顺从人民的愿望。陈婴为楚的上柱国,封给五个县,和怀王孙心一起定都在盱台。项梁自号为武信君。

【原文】

居数月，引兵攻亢父[1]，与齐田荣、司马龙且军救东阿[2]，大破秦军于东阿。田荣即引兵归，逐其王假[3]。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赵。角弟田间，故齐将，居赵不敢归。田荣立田儋子市为齐王[4]。项梁已破东阿下军，遂追秦军，数使使趣齐兵[5]，欲与俱西。田荣曰："楚杀田假，赵杀田角、田间，乃发兵！"项梁曰："田假为与国之王[6]，穷来从我，不忍杀之！"赵亦不杀田角、田间以市于齐[7]，齐遂不肯发兵助楚。项梁使沛公及项羽别攻城阳[8]，屠之。西破秦军濮阳东[9]，秦兵收入濮阳。沛公、项羽乃攻定陶[10]。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雍丘[11]，大破秦军，斩李由[12]。还攻外黄[13]，外黄未下。项梁起东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军，项羽等又斩李由，益轻秦，有骄色。宋义乃谏项梁曰[14]："战胜而将骄卒惰者败[15]。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为君畏之！"项梁弗听。乃使宋义使于齐，道遇齐使者高陵君显[16]，曰："公将见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论武信君军必败，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则及祸！"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击楚军，大破之定陶，项梁死。沛公、项羽去外黄，攻陈留[17]，陈留坚守不能下。沛公、项羽相与谋曰："今项梁军破，士卒恐。"乃与吕臣军俱引兵而东[18]。吕臣军彭城东，项羽军彭城西，沛公军砀[19]。章邯已破项梁军，则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渡河击赵，大破之。（以上齐不助楚，项梁败死。）

【注释】

①亢父(fǔ 府)：今山东济宁南。

②田荣：齐国王族，田儋(dān 丹)弟，陈胜起义后，儋自立为齐王，后被章邯所杀，田荣即收余兵退守东阿。　龙且(jū 居)：楚将，任司马。　东阿：古县名，今山东阳谷县东北的阿城镇。

③王假：田假，田儋死，齐人立为齐王，是旧齐王建之弟。时田角为相，田间为将。

④市(fú 弗)：田市，田儋子。

⑤数(shuò 朔)：屡次。　趣：同“促”，催促。

⑥与国：友好之国。

⑦市：讨好，邀功。

⑧城阳：亦作成阳，在今山东鄄城县境。

⑨濮阳：河南今县。一说山东濮县境。

⑩定陶：今山东定陶西北。

⑪略地：夺取。　雍丘：今河南杞县境。

⑫李由：李斯之子，时任秦三川郡守。

⑬外黄：古县名，故治在今河南杞县东北。

⑭宋义：原楚国令尹。

⑮卒惰：士气松懈。

⑯高陵君显：人名，名显，封于高陵(在今山东境)的贵臣。

⑰陈留：秦置县，今河南陈留。

⑱吕臣：楚将，初任陈胜将军，陈胜败后组织苍头军继续反秦，再从刘邦，封为宁陵侯。

⑲砀(dàng 荡)：秦郡名，在今江苏砀山县。

【译文】

停留数月之后，带兵攻打亢父，和齐国田荣、楚司马龙且的军队援救东阿，在那里大破秦军。田荣当即带兵回去，逐走齐王田假。田假逃到楚，假的相国田角逃到赵。田角弟弟田间，是以前的齐将，待在赵地不敢回去。田荣就封田儋之子田市为齐王。这

时项梁已经攻破东阿下军，就追赶秦军，屡次派人催促齐军，想一同往西进兵。田荣说："若楚杀了田假，赵杀了田角和田间，才能发兵！"项梁说："田假是友好国的王，困境中来跟从我，不忍心杀他！"赵也不杀田角和田间以讨好齐人，齐就不肯发兵助楚。项梁派沛公和项羽另外去攻打城阳，屠杀城中军民。又向西在濮阳东破了秦军，秦兵收集保守濮阳城中。沛公、项羽就进攻定陶。定陶没有攻下，转而向西夺地到雍丘，又大破秦军，杀了秦将李由，回头攻打外黄，没有攻下。项梁从东阿起兵，往西北到定陶，再一次攻破秦军。项羽等人以为斩了李由，更加轻视秦的力量，出现骄傲的情绪。宋义于是劝谏项梁说："打胜仗而军将骄傲、士卒怠惰，就会失败。而今士卒有些松懈了，秦朝又在天天增兵，我为您担心了！"项梁不听，就派宋义到齐，路上遇见齐的使者高陵君显，说："您将去见武信君吗？"回答说："是的。"宋义又说："我看武信君的军队必然失败，您走得慢可以免掉一死，走得快就要赶上灾祸！"秦朝果然发出全部的兵增援章邯，攻击楚军，在定陶大破楚军，项梁战死。沛公、项羽撤出外黄，进攻陈留，陈留坚守，不能攻下。沛公、项羽商量说："现在项梁的军队被攻破了，士卒恐惧。"于是就同吕臣的军队一齐往东方而去。吕臣驻军在彭城之东，项羽军驻在彭城之西，沛公军驻在砀县。章邯既然破了项梁军队，就以为楚地的兵卒不足以担忧，于是渡过黄河攻击赵国，大破赵军。

【原文】

当此时，赵歇为王，陈馀为将，张耳为相①，皆走入巨鹿城②。章邯令王离、涉间围巨鹿③，章邯军其南，筑甬道而输之粟④。陈馀为将，将卒数万人，而军巨鹿之北，此所谓河北之军也。楚兵已破于定陶，怀王恐，从盱台之彭

城，并项羽、吕臣军自将之。以吕臣为司徒⑤，以其父吕青为令尹⑥，以沛公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将砀郡兵。初，宋义所遇齐使者高陵君显在楚军，见楚王曰："宋义论武信君之军必败，居数日，军果败。兵未战而先见败征，此可谓知兵矣。"王召宋义与计事，而大说之，因置以为上将军；项羽为鲁公，为次将；范增为末将⑦。救赵。诸别将皆属宋义，号为卿子冠军⑧。

【注释】

①"赵歇"三句：这三句说赵国的首领。　赵歇：原赵国后裔。　张耳、陈馀：均大梁人，相友，为魏之名士，均参加起义军，从武臣至赵，劝武臣立为赵王。武臣死，又共立赵歇为王。

②巨鹿：秦县名，在今河北平乡县。

③王离：秦将，王翦之孙。　涉间（jiàn 见）：秦将。

④甬道：两旁筑墙垣的交通线。　输：运送。

⑤司徒：官名，本掌土地人口之职，这里是军中相当军需的官。

⑥令尹：楚国最高的执政官。

⑦末将：次于次将。与后世谦称有别。

⑧卿子：当时对人的尊称，犹如公子。　冠军：在诸军之上。宋义为上将，故可称"卿子冠军"。

【译文】

当时，赵歇为赵王，陈馀为将，张耳为相，都逃进巨鹿城。章邯命令王离、涉间包围巨鹿，章邯屯军在城南，建筑甬道运送军粮。陈馀领兵数万人，屯驻在城北，这就是叫作河北军。楚兵在定陶大败之后，怀王恐惧，就从盱台到彭城，合并项羽、吕臣的军队而由自己率领，任命吕臣为司徒，任命吕臣父吕青为令尹，任命沛公为砀郡长官，封为武安侯，率领砀郡的武装。当初，宋义遇见

过的齐使者高陵君显，现今在楚军中，他见楚王说："宋义论定武信君的军队必败，过几日，果然败了。兵未战就先看见败的征兆，这可说是懂军事的。"楚王就召来宋义参与计议大事，很高兴，因而任命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鲁公，作次将；范增为末将。发兵救赵，各个别将都归宋义指挥，号为"卿子冠军"。

【原文】

行至安阳①，留四十六日不进。项羽曰："吾闻秦军围赵王巨鹿，疾引兵渡河，楚击其外，赵应其内，破秦军必矣！"宋义曰："不然！夫搏牛之虻②，不可以破虮虱③。今秦攻赵，战胜则兵罢，我承其敝④；不胜，则我引兵鼓行而西，必举秦矣。故不如先斗秦、赵。夫被坚执锐⑤，义不如公；坐而运策⑥，公不如义。"因下令军中曰："猛如虎，很如羊⑦，贪如狼，强不可使者⑧，皆斩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齐，身送之至无盐⑨，饮酒高会⑩。天寒大雨，士卒冻饥。项羽曰："将勠力而攻秦⑪，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⑫，军无见粮⑬，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赵并力攻秦⑭，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何敝之承？且国兵新破⑮，王坐不安席，扫境内而专属于将军⑯，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⑰，非社稷之臣！"项羽晨朝上将军宋义，即其帐中斩宋义头，出，令军中曰："宋义与齐谋反楚，楚王阴令羽诛之！"当是时，诸将皆慑服，莫敢枝梧⑱，皆曰："首立楚者，将军家也。今将军诛乱！"乃相与共立羽为假上将军⑲。使人追宋义子，及之

齐，杀之。使桓楚报命于怀王，怀王因使项羽为上将军，当阳君、蒲将军皆属项羽[20]。

【注释】

①安阳：地名，在今山东曹县东南。旧注以为今河南安阳，非是。

②搏：拍击。　牛之虻：牛虻，螫牛的似苍蝇的昆虫。

③虮（jǐ 己）虱：虱子的统称。

④承基敝：利用他的疲惫。

⑤被坚执锐：披甲胄握兵器，指临阵打仗。

⑥运策：筹画，设计。

⑦很如羊：即狠如羊，当时俗语。羊亦有凶狠劲。很，同“狠”。

⑧这句是说倔强而不听命令的人。

⑨无盐：古地名，在今山东东平县之东。

⑩高会：大会，盛会。

⑪勠力：协力，并力。

⑫芋：薯芋。　菽：豆类。

⑬见（xiàn 现）粮：现有粮食。

⑭因赵食：依靠、就着赵地的粮食。

⑮国兵：楚人自称其兵。　新破：新近被打败，指定陶大败。

⑯扫境内：境内的全部兵力。扫，扫数，即尽其所有。

⑰恤：体恤，爱惜。　徇其私：徇私情，这是指宋义派儿子去齐为相。

⑱枝梧：抵触，抗拒。枝，小柱。梧，斜柱。这里用作比喻顶住，抗拒。

⑲假：同“摄”，代理的意思。

⑳当阳君：黥布的封号。

【译文】

行军到安阳，停留了四十六天不前进。项羽说：“我闻知秦军围困赵王在巨鹿，若我们迅速领兵渡过黄河，楚军从外面攻击，赵在内面接应，一定能破秦军！”宋义说：“不然！拍击牛身上的虻，不可以去消灭小小的虮虱。现在秦攻赵，它战胜了而兵卒疲

乏，我们利用这个疲惫进攻；它不胜，我们就领兵一鼓而往西追击，必定拿下秦朝了。所以不如先让秦、赵相斗。披坚执锐，我不如您；坐着运筹画策，您就不如我。”从而就下令军中，说：“凡是猛如虎、狠如羊、贪如狼、倔强而不听命令使唤的人，都要杀掉！”于是派遣他的儿子宋襄为齐王相，亲自送到无盐，在那里举行宴饮盛会。这时，天寒大雨，士卒受冻挨饿。项羽说：“将要合力攻秦，却停留这么久不行动。而今岁饥民贫，士卒只吃芋薯豆子充饥，军中没有存粮，还在举行宴饮盛会，不带兵渡过黄河、就着赵地的粮食并和赵并力攻秦，还说是利用秦的疲惫！以秦兵的强盛，攻击新建的赵国，这种形势必然要攻取赵国。赵被攻取而秦更强了，有什么疲惫可以利用呢？况且我们楚军新近失败，楚王坐不安席，把全境全部的兵力都给将军率领，国家是安是危，在此一举了。而今不体恤士卒，却徇私送子为相，不是社稷之臣啊！”项羽在早晨拜见上将军宋义，就在他营幕中斩了宋义的头；出营，命令军中说：“宋义和齐国密谋反对楚国，楚王暗里命我杀了他！”这时，诸将都惊恐而服从，没有人敢顶撞，都说：“最先建立起楚国的，是将军的家族呀。现在将军又诛灭了作乱者！”便商议共同立项羽为代理上将军。派人追赶宋义的儿子，赶到齐境，杀掉。又派遣桓楚向怀王报告，怀王也就顺其任命项羽为上将军，当阳君（英布）和蒲将军也都归到项羽麾下。

【原文】

项羽已杀卿子冠军，威震楚国，名闻诸侯。乃遣当阳君、蒲将军将卒二万，渡河救巨鹿①。战少利②，陈馀复请兵。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③，破釜甑④，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⑤，虏王离；涉间

不降楚，自烧杀。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⑥，莫敢纵兵⑦。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以一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⑧。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⑨，无不膝行而前⑩ 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以上项羽杀宋义，破秦兵于巨鹿，为诸侯上将军。）

【注释】

①渡河：这里是渡过漳河。漳河发源于太行山，流经今河北省南部，故楚军渡此至巨鹿。

②少：稍微。

③沉船：过河以后，把船沉下，誓不回军。

④釜甑（fǔ zèng 府赠）：煮饭锅、蒸饭的甑。连上句即为“破釜沉舟”的典故。

⑤苏角：人名，秦将。

⑥壁：营垒。

⑦纵兵：发兵参战。

⑧惴（zhuì 缀）恐：忧愁恐惧。

⑨辕门：军中营门。古代安营用车辕驾起作营门。

⑩膝行：两膝跪着行进。

【译文】

项羽杀了卿子冠军，威震楚国，名闻诸侯。就派遣当阳君、蒲将军领兵二万，渡过漳河解救被围的巨鹿。战争稍有胜利，陈馀再请援兵，项羽就领了全部军队渡河，把船只都弄沉，把烧饭的釜甑打破，烧毁住兵的房舍，只带三天的口粮，表示士卒必死无一生还的决心。大军一到就围住王离，和秦军接战，打了九仗，断绝其的甬道，大破秦军。杀秦将苏角，俘虏了王离，涉间不肯降楚，自己烧死了。当这个时候，楚兵成了诸侯之冠。诸侯军队救援

巨鹿的有十余个营垒，都不敢发兵参战。待到楚军攻击秦军，诸将都从营垒上观望，楚军战士无不是以一当十。楚兵呼声震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担忧恐惧。破了秦军以后，项羽召见诸侯的将官，他们进辕门时，无不用膝跪着前行，没人敢仰头看一下。项羽由此开始作了诸侯的上将军，诸侯都归附他了。

【原文】

章邯军棘原①，项羽军漳南②，相持未战。秦军数却，二世使人让章邯③。章邯恐，使长史欣请事至咸阳④。留司马门三日⑤，赵高不见⑥，有不信之心。长史欣恐，还走其军⑦，不敢出故道。赵高果使 追之，不及。欣至军，报曰："赵高用事于中，下无可为者！今战能胜，高必疾妒吾功；战不能胜，不免于死。愿将军孰计之！"陈馀亦遣章邯书曰："白起为秦将，南征鄢、郢，北坑马服⑧，攻城略地，不可胜计，而竟赐死；蒙恬为秦将，北逐戎人⑨，开榆中地数千里⑩，竟斩阳周⑪。何者？功多，秦不能尽封，因以法诛之⑫。今将军为秦将三岁矣，所亡失以十万数，而诸侯并起滋益多；彼赵高素谀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诛之，故欲以法诛将军以塞责，使人更代将军以脱其祸。夫将军居外久，多内郤⑬，有功亦诛，无功亦诛！且天之亡秦，无愚智皆知之。今将军内不能直谏，外为亡国将，孤特独立而欲常存，岂不哀哉？将军何不还兵与诸侯为从约⑭，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称孤？此孰与身伏铁质、妻子为僇乎⑮！"

【注释】

①棘原：地名，今河北平乡南。

②漳南：漳河之南。

③让：责备。

④长史欣：即前文的司马欣，时为长史官。　请事：相当于请示。

⑤司马门：皇宫的外门。这里有兵卫，都由司马主武事，故名。

⑥赵高：秦二世的丞相，把持朝政，后被子婴所杀。

⑦还走其军：奔回自己军中。

⑧马服：马服君，赵奢封号，后其子赵括袭此封号，故这里指赵括。

⑨戎人：指匈奴。

⑩榆中：地区名，在今内蒙河套东北岸。

⑪斩：这里借指自杀，秦二世逼蒙恬在阳周饮毒自杀。　阳周：秦县名，在今陕西子长县北。

⑫以法：借用法令，假以罪名。

⑬郤：同“隙”，隔阂，怨恨。

⑭从约：合纵之约，借用战国时策略名词。

⑮伏铁质：伏法。铁，同“斧”；质，斩人的砧，都是刑具。　僇，同“戮”，杀。

【译文】

章邯驻军在棘原，项羽驻军于漳南，相持没有开战。秦军几次退却，二世就派人责备章邯。章邯恐惧，派遣长史司马欣到咸阳请示。停留在皇宫的外门三天，赵高也不见他，有不信任章邯的心思。司马欣恐惧，奔回他自己军中，不敢走原路。赵高果然派人追赶，没有追上。司马欣到军中，报告说：“赵高擅政于朝中，下面的人毫无办法！现在作战能胜，赵高必然嫉妒我们的战功；作战不能胜，就免不了死。希望将军反复地思考啊！”陈馀也送信给章邯，说道：“白起为秦将，南征楚的鄢、郢都城，北坑杀马服君赵括，攻城略地，不可胜计，而最终赐死；蒙恬为秦将，北逐匈奴，开辟榆中数千里地方，最终却被逼死在阳周。为什么这样呢？因为

功多，秦朝不可能都封赏，因而就假借法令杀掉他们。今天，将军当秦将已经三年了，所损失的兵卒以十万计，而诸侯并起越来越多；那赵高平素阿谀日子很长，当今事情危急，他也害怕二世杀他，就想假借法令诛灭将军为自己塞责，派别人代替将军以摆脱自己的灾祸。将军在外很久，内部有很多隔阂，有功也被诛，无功也被诛！况且天意要灭亡秦朝，无论愚人聪明人都知道了，现在将军在内不能直言进谏，在外成了亡国之将，孑身孤立，却想长久容身，岂不可悲哀啊？将军何不回兵和诸侯缔结合纵之约，共同攻秦，分地为王，南面称孤？这样怎么能自伏铁质的刑法、妻子受杀戮呢？”

【原文】

章邯狐疑，阴使侯始成使项羽①，欲约②。约未成，项羽使蒲将军日夜引兵度三户③，军漳南④，与秦战，再破之。项羽悉引兵，击秦军汙水上⑤，大破之。章邯使人见项羽，欲约，项羽召军吏谋曰：“粮少，欲听其约。”军吏皆曰：“善！”项羽乃与期洹水南殷虚上⑥。已盟，章邯见项羽而流涕，为言赵高⑦。项羽乃立章邯为雍王，置楚军中；使长史欣为上将军，将秦军为前行⑧。到新安⑨。诸侯吏卒异时故繇使屯戍⑩，过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⑪。及秦军降诸侯，诸侯吏卒乘胜多奴虏使之⑫，轻折辱秦吏卒⑬。秦吏卒多窃言曰：“章将军等诈吾属降诸侯⑭，今能入关破秦，大善；即不能，诸侯虏吾属而东，秦必尽诛吾父母妻子。”诸将微闻其计⑮，以告项羽。项羽乃召黥布、蒲将军计曰：“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事必危。不如击杀之，而独与章邯、长史欣、都尉翳

入秦[16]。”于是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以上项羽受章邯之降，坑秦降卒。）

【注释】

①侯始成：军侯官名始成的人。　使项羽：出使到项羽军中。

②欲约：指想订立投降条约。

③度：同渡。　三户：地名，指三户津，漳河的一个渡口，在今河北临漳县西。

④漳南：当为漳北。前已说项羽军漳南，这时渡过三户津，则在漳北。

⑤汙（yū于）水：在临漳县西南，流入漳河。

⑥与期：和他约定日期见面。　洹水南殷虚上：在今河南安阳市西北五里小屯村，为商朝后期都城，故称殷虚；洹水从它北面流过，故在洹水之南。所记和现在考古发掘遗址正合。

⑦为言赵高：向他说赵高的事。

⑧前行：先锋。

⑨新安：地名，在今河南渑池县东。

⑩异时：以前。　繇使屯戍：徭役、屯兵戍守。

⑪遇之：对待他们。　无状：无礼貌，不像样子。

⑫奴虏使之：当奴隶、俘虏使唤。

⑬轻折辱：随意侮辱。

⑭诈吾属：骗我等。

⑮微闻：暗里听到或风闻。

⑯都尉：官名。战国时略低于将军的武官。　翳：人名。姓董。

【译文】

章邯疑惑不定，就暗中派军侯始成出使到项羽军中，想立降约。条约没有达成，项羽派遣蒲将军日夜引兵渡过三户津，把军队屯驻到漳河北岸，和秦军战，再击破之。项羽领了全军在汙水之上攻击秦军，又大破之。章邯派人见项羽，想立降约，项羽召集军中官吏谋议说：“军粮少，想听从他而订约。”官吏都说：“很

好！”项羽就和章邯约定日期在洹水南岸的殷虚上相会。盟誓之后，章邯见项羽时流着涕，向项羽谈赵高擅权忌能之事。项羽于是立章邯为雍王，留在楚军中；任命长史欣为上将军，率领秦军作先锋。军行到新安。诸侯的军吏兵卒往日曾被征作徭役、戍守，经过秦中，秦中的军吏兵卒对待他们多半很不礼貌。到这时秦军投降诸侯，诸侯的军吏兵卒就仗着是战胜者，把他们当作奴隶使唤，随意侮辱他们。秦的军吏兵卒私下里说：“章将军欺骗我等来投降诸侯，如今能入关破秦，就很好；若是不能破秦，诸侯把我们俘虏到东方去，那末秦朝必然要杀尽我们的父母妻子。”诸将风闻这些计议，就报告项羽。项羽于是召集黥布、蒲将军计议，说道：“秦军吏兵卒还众多，他们的心不服。到了关中不听指挥，事情必然危险。不如把他们杀掉，只留章邯、长史欣、都尉董翳入秦。”就这样，楚军在新安城南面连夜击杀并活埋了秦军的兵卒二十余万人。

【原文】

行略定秦地①。函谷关有兵守关，不得入；又闻沛公已破咸阳，项羽大怒，使当阳君等击关，项羽遂入。至于戏西②，沛公军霸上③，未得与项羽相见。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于项羽曰：“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④，珍宝尽有之。”项羽大怒，曰：“旦日飨士卒⑤，为击破沛公军！”当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⑥；沛公兵十万，在霸上。范增说项羽曰：“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⑦，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⑧！”

【注释】

①行：行将，将要。　略定：攻取而平定。

②戏西：戏水之西。戏水在今陕西临潼东边。

③霸上：灞上，灞水西岸高原（白鹿原）上，地在今陕西西安东郊。

④子婴为相：子婴为秦始皇之孙，二世之侄，继二世即位。一说为秦始皇之侄。子婴投降刘邦后即被监视，并未为相，此系传言。

⑤旦日：明日。　飨：以酒宴待客，这里是犒劳将士。

⑥新丰：汉建县，秦为骊邑，在今临潼东北。　鸿门：山坡名，在临潼东，今有项王营。

⑦望气：古人一种迷信，看一种气象、气色，知其吉凶。此下几句即是言此。

⑧勿失：不要失去机会。

【译文】

行将攻取平定秦地。函谷关有兵守关，不能进去；又闻知沛公已经攻破秦都咸阳，项羽大怒，派遣当阳君等攻开函谷关，项羽就进入了。到戏西，沛公驻军霸上，未能和项羽相见。沛公的左司马曹无伤派人对项羽说："沛公想在关中为王，以子婴为相，把全部珍宝归为己有。"项羽大怒，说："明日犒飨士卒，为之击破沛公军队！"这个时候，项羽有兵四十万，驻在新丰鸿门；沛公的兵只有十万，屯在霸上。范增对项羽说："沛公在东方的时候，贪钱财，好美女；如今入关，不取财物，不亲近妇女，看来他的志向不在小事上！我让人望他那边的气象，都是龙、虎之类，形成五彩的颜色，这是天子气呀。要赶快进击，勿失良机！"

【原文】

楚左尹项伯者①，项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张良②。张良是时从沛公。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军，私见张良，具告以事，欲呼张良与俱去，曰："毋从，俱死也③！"张良曰："臣

为韩王送沛公④，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惊，曰：“为之奈何？”张良曰：“谁为大王为此计者⑤？”曰：“鲰生说我曰⑥：‘距关，毋纳诸侯，秦地可尽王也。’故听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为之奈何？”张良曰：“请往谓项伯，言沛公不敢背项王也。”沛公曰：“君安与项伯有故⑦？”张良曰：“秦时与臣游，项伯杀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来告良⑧。”沛公曰：“孰与君少长⑨？”良曰：“长于臣。”沛公曰：“君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张良出，要项伯⑩，项伯即入见沛公。沛公奉卮酒为寿⑪，约为婚姻，曰：“吾入关，秋豪不敢有所近，籍吏民⑫，封府库而待将军⑬。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⑭。”项伯许诺，谓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⑮。”沛公曰：“诺。”于是项伯复夜去，至军中，具以沛公言报项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项王许诺。

【注释】

①左尹：楚官名，令尹之副。 项伯：名缠，后封射阳侯，项羽的族叔。

②张良（？～公元前186年）：字子房，先世韩国人，相传城父（今河南郏县东）故籍，韩亡，为报仇，曾在博浪沙（今河南原阳东南）椎击秦始皇，未中，逃亡。秦末农民战争中，聚众归刘邦，又游说项梁立韩贵族公子成为韩王，自任司徒。项羽杀韩成，再归刘邦，成为重要谋士。汉初封为留侯。《史记·留侯世家》具载其事。

③毋从：不要跟从刘邦。　俱死：将会一同死。

④这句是说：我为韩王送沛公到此。这是假托之辞。

⑤为此计：指闭关不纳诸侯的计策。

⑥鲰（zōu 邹）生：一个名鲰的人。

⑦安：安得，哪能。　有故：故交，有交情。

⑧幸：亏得。

⑨这句词序倒装，是说：他和你，谁年长年少？

⑩要：同“邀”，邀请。

⑪卮（zhi 支）酒：一杯酒。卮，盛酒器。　为寿：祝长寿之意。

⑫籍吏民：登记官、民的户籍。

⑬将军：指项羽。

⑭伯：称年纪大一点的人。　倍德：违背德义。

⑮蚤：即早。　谢：谢罪，道歉。

【译文】

楚左尹官项伯，是项羽的叔父，素与张良友善。张良这时跟从沛公。项伯就连夜跑到沛军中，私下里会见张良，把项羽要进击刘邦的事全部告诉他，并想和张良一同离开，说：“不要从他，会都死掉的！”张良说：“我是为韩王送沛公来的，沛公现在有急事，我逃走就不义，不可不说给他听！”张良就进去，全都告诉沛公，沛公大惊，说：“怎么办呀？”张良说：“是谁帮大王出这个闭关之计呢？”答道：“鲰生劝我的，他说：‘把守函谷关，不要接纳诸侯，这秦地可全部供你称王。’所以我就听从了。”张良说：“估量大王的士卒足以比得上项王吗？”沛公沉默一下，说：“固然比不上。那末，怎么办呢？”张良说：“请让我去对项伯说明，沛公不敢违抗项王。”沛公说：“您怎能和项伯有交情呢？”张良说：“秦朝时他和我交游，他杀人犯罪，我解救了他。如今有急事，所以幸亏他告诉我。”沛公说：”他与您，年纪谁长谁少？”张良说：“他比我长。”沛公说：“您帮我喊他进来，我也得以兄长事奉他！”张良出

去邀请项伯，项伯就进来见了沛公。沛公就举着一杯酒，祝项伯长寿，并且相约要结成儿女亲家，说道："我进关，秋毫不敢亲近，登记吏民的户籍，封存府库等待着项将军。之所以派将守关，是防备贼盗出进和非常之事发生的。日夜盼望项将军到来，哪里敢反抗他？希望您老哥都告诉他：臣不敢背弃德义呀。"项伯答应了，对沛公说："明日不可不早点亲自来向项王道歉呵。"沛公说："是的。"于是项伯就连夜回去，到了楚军中，把沛公说的全都报告项王，并趁此说："沛公若不先攻破关中，您能够进入吗？而今人家有大功而去攻击他，是不道义的，不如好好对待他。"项王应允了。

【原文】

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①，至鸿门，谢曰："臣与将军勠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②，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隙。"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③？"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坐④，亚父南向坐，—亚父者⑤，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范增数目项王⑥，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⑦，项王默然不应。范增起，出，召项庄⑧，谓曰："君王为人不忍。若入⑨，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庄则入为寿，寿毕，曰："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王曰："诺 。"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⑩ ，庄不得击。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⑪ ，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

在沛公也[12]！”哙曰：“此迫矣[13]，臣请入，与之同命[14]！”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15]，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16]，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17]，瞋目视项王[18]，头发上指，目眦尽裂[19]。项王按剑而跽曰[20]：“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骖乘樊哙者也。”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21]，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22]。”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23]，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啗之[24]。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25]，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豪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26]，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项王未有以应，曰：“坐。”樊哙从良坐。坐须臾，沛公起如厕[27]，因招樊哙出。

【注释】

①从：这里是带领之意。

②不自意：不是自己意料，即自己也没有料到。

③这句是说：我何至于这样。

④东向坐：朝东坐，即坐在西面，按当时习俗这是上座。下面所述坐向，以此类推。

⑤亚父：项羽对范增的尊称，相当于齐桓公尊称管仲为仲父。

⑥数目：屡次用目光示意，即丢眼色。

⑦玉玦（jué 决）：半圆形玉器。玦，取决断的字音。全句说范增三次举

起身上佩挂的玉玦示意。

⑧项庄：项羽的堂兄弟。

⑨若：这里为汝字，即你。下文若属，即汝等、你等。

⑩翼蔽：遮住。

⑪樊哙（？～公元前189年）：沛县人，少时以屠狗为业，随刘邦起事，为部将，以军功封贤成君。这次鸿门宴保护刘邦立大功。汉初，随刘邦击破陈豨等的叛乱，任左丞相，封为舞阳侯。

⑫“今者”二句：这两句形成后来的成语：“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比喻人行动的真正意图在此不在彼。

⑬此迫矣：这太紧迫了。

⑭这句是说同他拼命。

⑮拥盾：操着盾牌。

⑯交戟：两边卫士斜举起兵器戟在中间交叉，表示禁止出入。 不内：不纳，不让入内。

⑰披帷：掀起营帐。

⑱瞋（chēn 睁）目：瞪起眼睛。

⑲这句是说眼眶睁得裂开来。 眦（zì 字）：眼眶，眼角。

⑳跽（jì 记）：跪起。古人席地而坐，股压着脚跟。准备起身就把上身伸直起来为跽。

㉑斗卮酒：斗大的卮酒。一说斗为衍文。斗是大的酒器。或斗酒，或卮酒。也许是樊哙壮勇量大，可与之斗酒。但前文“赐之卮酒”，不应又赐斗酒。以斗字多出为是。

㉒彘肩：猪前膀，今称肘子。

㉓覆其盾：把盾牌翻过来，背面朝上。

㉔啗（dàn 旦）：吃。

㉕“杀人”二句：这两句是说，杀人惟恐杀不完，用刑罚惟恐不重。 举：所有，尽。 胜：胜过，即重。

㉖细说：小人之言。

㉗起如厕：起身去厕所。

【译文】

沛公次日带领百余骑的人马来见项王，到鸿门，谢罪说："臣与将军协力攻秦，将军在黄河以北作战，臣在黄河以南作战，然而我自己也没料到能先入关破秦，得以在这里再见到将军。现在有小人的谗言，使得将军与臣发生隔阂。"项王说："这是沛公你的左司马曹无伤说的，不然，我项籍何至于这样？"项王就在当天留下沛公一同宴饮。项王、项伯坐西朝东（为上座），亚父范增坐北朝南，沛公坐南朝北，张良在东面朝西站着侍候。范增屡次对项王丢眼色，又三次举出佩着的玉玦向他示意，但项王默然不作反应。范增就起身出去，召项庄，对项庄说："君王为人不狠心。你进去，上前敬酒祝长寿，完了就请求舞剑，趁此就在坐间攻击沛公，把他杀了。否则，你等都将被他俘虏了！"项庄就进来敬酒祝长寿，完了，说道："君王与沛公饮酒，军中没有什么作乐的，请让我以剑为舞。"项王说："好。"项庄就拔剑起舞。这时，项伯也拔剑起舞，常常用身子遮住沛公，使项庄不得攻击。于是张良走到军门，见到樊哙，樊哙说："今天的事情怎么样？"张良说："很紧急！眼下项庄拔剑正在起舞，他的意图是针对沛公的！"樊哙说："这就太紧迫了，臣请求进去，和他拼命！"樊哙就带着剑、操着盾牌进军门去，卫士交叉着戟想阻止、不让入内，樊哙横起盾撞击，卫士们摔倒在地。樊哙就进去了，他掀起营帐朝西站着，瞪大眼睛看着项王，头发竖起，眼眶睁得发裂。项王也赶紧按着剑、从坐席直起身子说："来客是干什么的？"张良说："这是沛公的骖乘者樊哙呀！"项王说："啊，是壮士！赐他一杯酒。"就给他一杯酒。樊哙拜谢，起身，站着饮了。项王说："赐他的猪肘子。"就给他一个生的猪肘，樊哙翻转盾牌放在地上，把猪肘搁在它上面，拔剑割着吃。项王说："壮士能再饮一杯么？"樊哙说："臣死也不逃避，一杯酒哪值得推辞！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生怕杀不完，处罚人惟恐不够重，天下都反叛他。怀王和诸将约定，说'先破秦进入咸阳

的，为王。'如今沛公先破秦进入咸阳，毫毛他不敢有所接近，封闭了宫室，把军队带回霸上，以等待大王的到来；所以派将守关，是防备盗贼出入和非常的事情。劳苦而功高达到这样，没有封侯的赏赐，而今（你）听小人的谗言，想诛杀有功之人，这是那已被灭亡的秦朝的继承者罢了，我私自以为大王不值得这样做。"项王不能回答，说道："坐吧！"樊哙就靠着张良身边坐下。一会儿，沛公起身去厕所，顺着招樊哙出去。

【原文】

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①，沛公曰："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何？"樊哙曰："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②。如今人方为刀俎③，我为鱼肉，何辞为？"于是遂去，乃令张良留谢④，良问曰："大王来何操⑤？"曰："我持白璧一双，欲献项王；玉斗一双⑥，欲与亚父。会其怒⑦，不敢献，公为我献之。"张良曰："谨诺。"当是时，项王军在鸿门下，沛公军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⑧，从郦山下道芷阳间行⑨。沛公谓张良曰："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耳。度我至军中⑩，公乃入。"沛公已去，间至军中⑪，张良入谢曰："沛公不胜杯杓⑫，不能辞，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再拜献大王足下⑬；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⑭。"项王曰："沛公安在？"良曰："闻大王有意督过之⑮，脱身独去，已到军矣。"项王则受璧，置之坐上；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拨剑撞而破之，曰："唉！竖子不足与谋⑯！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

为之虏矣！”沛公至军，立诛杀曹无伤。（以上项王宴沛公于鸿门）

【注释】

①陈平（？～公元前178年）：汉初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人，好黄老，陈胜起义，投奔魏王咎，任太仆；后随项羽入关，任都尉，旋归刘邦，用计离间项羽同范增的关系及以爵位宠络韩信等，汉初封曲逆侯，以后历任惠帝、吕后和文帝的丞相。

②“大行”二句：这两句是说，干大事的人不要顾虑小节，行大礼的人不要讲究小的谦让。

③俎：切肉的砧板。

④留谢：留下来辞谢项羽。

⑤这句是倒装，即问：到大王这里来带了什么礼物？　操：持，执（东西）。

⑥玉斗：玉制的酒器。

⑦会其怒：正遇上他发怒。

⑧与：一本无此字，当是。　夏侯婴（？～公元前172年）：亦沛县人，与刘邦同乡并友好，从之起事，任太仆，后封为汝阴侯。曾任滕令，时称为滕公。　靳（jìn 近）强：曲沃人，从刘邦击项羽，任中尉，后封汾阳侯。　纪信：从刘邦为将军，详见下文。　步走：即步行。

⑨郦（lì 利）山：即“骊山”，今陕西临潼东南。　道芷阳间（jiàn 见）：通过芷阳抄小路走。芷阳，在今陕西长安县东。间，小道。

⑩度（duó 夺）：忖度，估计。

⑪这句是张良估量的话。

⑫不胜杯杓（sháo 勺）：不能饮酒，酒量小。杯、杓，盛酒具，这里代指酒。

⑬足下：古代平辈的尊称。

⑭大将军：这里指范增。

⑮督过：责备。此谓有意找差错。

⑯这句是说：小子不足以谋事，即不值得帮他出主意。似说项庄舞剑未达目的，实是指项羽不听“急击勿失”之计。　竖子：小子。

【译文】

沛公已经出了军门，项王派都尉陈平召唤沛公。沛公说："这一次出来，没告辞，怎么办呀？"樊哙说："干大事不必照顾小节，行大礼的不必讲究小小谦让。如今人家正是刀、俎，我们正是刀俎上的鱼、肉，还告辞什么呀？"于是这样离去，就让张良留下来辞谢，张良问道："到大王这里来，拿了什么礼物？"回答说："我拿了白璧一双，想献给项王；玉斗一双，想给予亚父。正遇上他发怒，不敢献出，您就代我献上吧。"张良说："谨奉命。"这时，项王军队屯驻在鸿门下，沛公军队屯驻在霸上，相距四十里。沛公就留下车骑，脱身后，单独骑马，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拿着剑、盾步行，从骊山下面通过芷阳的小路走。行前沛公对张良说："从这条路到我军中，不过二十里而已。忖度我到军中时，您再进军门。"沛公走后，估计这当儿到了他军中，张良方才进去辞谢说："沛公没有酒量，不能亲自告辞，恭敬地让臣张良奉上白璧一双，再拜献给大王足下；玉斗一双，再拜奉与大将军足下。"项王说："沛公现在哪里？"张良说："他闻知大王有意责备他，就脱身独自走了，已经回到军中了。"项王就接受了白璧，放在座上；亚父拿着玉斗，放在地下，拔剑击破它，说道："唉！小子值不得给他出计谋！夺取项王天下的，必然是沛公哟！我等将会被他俘虏！"沛公一到军中，立刻杀了曹无伤。

【原文】

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人或说项王曰[1]："关中阻山河，四塞[2]，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王见秦宫室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3]，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

耳[4]，果然！”项王闻之，烹说者。（以上项王烧秦宫室东归）

【注释】

①人：《汉书》作韩生，扬雄《法言》作蔡生。　说（shui 税）：劝说，游说。

②阻山河：有山河险阻、阻挡。　四塞：四方有关塞，指东有函谷、南有武关、西有大散关、北有萧关。

③衣（yì 义）绣夜行：穿着锦绣衣服在夜间行走，比喻富贵了不让人家知道。衣，穿。

④沐猴而冠：猕猴戴帽。猴穿衣帽不耐久，比喻人浮躁，难成大事。

【译文】

停留了几天，项羽就发兵往西屠杀咸阳城军民，杀了秦的降王子婴，烧了秦朝宫室，火光三个月不熄，搜集财宝、妇女运住东方。当时有个人劝说项王道：“关中有山河的险阻，四方有关塞，土地肥饶，可以建都称霸。”项王眼看秦都宫室因焚烧而残破不堪，心里又怀念东方而想回去，他说：“富贵了，不回故乡，好比穿着锦绣衣裳却在黑夜里行走，谁知道他？”劝说的人说：“有人说楚人是猕猴戴帽（不能耐久），果然如此！”项王听到了，就把这个游说者煮了。

【原文】

项王使人致命怀王[1]，怀王曰：“如约[2]。”乃尊怀王为义帝[3]。项王欲自王，先王诸将相，谓曰：“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后以伐秦[4]；然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5]，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义帝虽无功，故当分其地而王之。”诸将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诸将为侯王。项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业已讲解[6]，又恶负约[7]，恐诸侯叛之，乃阴谋曰：“巴、蜀道险，

秦之迁人皆居蜀[8]。”乃曰：“巴、蜀，亦关中地也。”故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9]；而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以距塞汉王[10]。项王乃立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都废丘[11]。长史欣者，故为栎阳狱掾，尝有德于项梁。都尉董翳者，本劝章邯降楚。故立司马欣为塞王[12]，王咸阳以东至河，都栎阳；立董翳为翟王[13]，王上郡[14]，都高奴[15]。

【注释】

①致命：犹报告。

②如约：依原约，指先入关为王的约定。

③义帝：名义之帝。

④假：这里意思是权且、暂且。

⑤首事：首先起事。 暴（pù 瀑）露于野：在野外行军，风餐露宿。

⑥讲解：讲和。

⑦又恶负约：又怕承担违约之名。

⑧迁人：犯罪而迁徙的人。

⑨南郑：今陕西南郑。

⑩距塞：抵挡堵塞。

⑪废丘：古为犬丘，秦改名，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南。

⑫塞王：因境内桃林塞（在长安东）而称塞王。

⑬翟王：翟同狄，因封境本春秋时白狄之地而得名。

⑭上郡：秦郡名，今陕西北部及内蒙旧鄂尔多斯左翼地区。

⑮高奴：秦县名，在今陕西延安东北。

【译文】

项王派人向怀王报告，怀王说：“按原约办。”于是尊怀王为义帝。项王想自己称王，就得先封诸将相为王，对他们说：“天下

起初发难时，暂且立了诸侯的后裔以便伐秦；然而亲身被坚执锐首先起事、行军作战风餐露宿于野外已达三年之久，终于灭秦平定天下，都是将相诸君和我项籍出的力。义帝虽然没有战功，但分地封他为王也是应当的。”诸将都说：“好呀！”就分天下之地，立诸将为侯、王。项王、范增疑虑沛公会得天下，已经讲和了，又害怕蒙受违约之名，担心诸侯会反叛，于是私下谋议说：“巴、蜀二郡，道路危险难走，秦朝的犯罪迁徙的人都住在蜀郡。”就说：“巴、蜀，也是关中的地方嘛。”所以就封沛公为汉王，领有巴、蜀、汉中，建都在南郑；而把关中一分为三，统辖秦的降将以堵住汉王入关之路。项王就封章邯为雍王，统辖咸阳以西，建都在废丘。长史司马欣是以前的栎阳狱吏，曾经有恩德于项梁；都尉董翳，本是劝说章邯降楚的。所以就封司马欣为塞王，统辖咸阳以东直到黄河的一带地区，建都在栎阳；封董翳为翟王，统辖上郡地区，建都在高奴。

【原文】

徙魏王豹为西魏王①，王河东②，都平阳③；瑕丘申阳者④，张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⑤，迎楚河上，故立申阳为河南王，都洛阳；韩王成因故都都阳翟⑥；赵将司马卬定河内⑦，数有功，故立卬为殷王⑧，王河内，都朝歌⑨；徙赵王歇为代王⑩；赵相张耳素贤，又从入关，故立耳为常山王⑪，王赵地，都襄国⑫；当阳君黥布为楚将，常冠军，故立布为九江王⑬，都六⑭；鄱君吴芮率百越佐诸侯⑮，又从入关，故立芮为衡山王⑯，都邾⑰；义帝柱国共敖，将兵击南郡⑱，功多，因立敖为临江王⑲，都江陵⑳；徙燕王韩广为辽东王㉑；燕将臧荼从楚救赵㉒，因从入关，故

立荼为燕王，都蓟[23]；徙齐王田市为胶东王[24]；齐将田都从共救赵，因从入关，故立都为齐王，都临菑[25]；故秦所灭齐王建孙田安，项羽方渡河救赵，田安下济北数城，引其兵降项羽，故立安为济北王，都博阳[26]；田荣者，数负项梁，又不肯将兵从楚击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陈馀弃将印去，不从入关，然素闻其贤，有功于赵，闻其在南皮[27]，故因环封三县[28]；番君将梅鋗功多[29]，故封十万户侯。项王自立为西楚霸王[30]，王九郡[31]，都彭城。（以上项王分王诸将，自都彭城。）

【注释】

①魏王豹：魏王咎之弟，咎兵败自杀，豹奔楚，怀王心使其复定梁地为王，后从项羽入关。 西魏王：豹欲据故魏的梁地，但项羽想自为梁、楚之王，所以只分给魏的西部为王。

②河东：秦郡名，今山西西南部黄河以东地区。

③平阳：地名，故城在今山西临汾县南。

④瑕丘申阳：当为瑕丘公姓申名阳的人。瑕丘，县名，故城在今山东滋阳县西。

⑤河南郡：即秦的三川郡，今河南省西北大部分地区。

⑥因：仍旧。 阳翟：县名，战国时韩国都城，今河南禹县。

⑦河内：晋陕间黄河拐弯之内的大片地区。河南省的黄河以北、山西南部、河北南端均属之。汉置此郡。

⑧殷王：因所辖地区为商朝故地为称。

⑨朝歌：商之故都，在今河南淇县东北。

⑩代：本古国名，战国时赵国的一部分，地跨今山西、河北两省的北部。

⑪常山：郡名，战国时亦为赵地，今河北省中部及山西中、东的一部分。本名恒山，因避汉文帝名恒之讳，改为常山。

⑫襄国：县名，今河北邢台西南。

⑬九江：秦郡名，地跨今江苏、安徽二省的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并及今江西全省。

⑭六：秦县名，东汉改名六安，今安徽六安县北。

⑮鄱(pó 婆)君：鄱，楚之番邑，秦置鄱阳县，江西今县名。吴芮曾为该县令，故名。　百越：种族的集合名，指分居在闽、浙、广等地的各支越族。

⑯衡山：山在今湖南省，五岳之一的南岳。衡山王的封地包括今湖南全省，南至今广东北部，北至今湖北东部，以衡山为名。

⑰邾：汉县名，故城在今湖北黄冈西北。

⑱南郡：郡名，约当今湖北襄阳以南的西部地区，故治在今湖北江陵。

⑲敖：即共(gōng 供)敖。　临江：因南郡地临长江，故称。

⑳江陵：故楚的郢都，今湖北江陵。

㉑韩广：赵王武臣之将，北略燕地，自立为燕王。　辽东王：辖辽东。辽东为秦郡，今辽宁大凌河以东地区，治所在今辽宁省辽阳。

㉒臧荼(tú 图)：人名，本是韩广的将，从项羽救赵，入关有功。

㉓蓟(jì 计)：秦县名。金代改为大兴县，今北京市西南。

㉔胶东：今山东东部。项羽分齐地为三，称“三齐”：中部称齐，东称胶东，西称济北。胶东王治所在即墨，今平度县东南。

㉕临菑(zī 资)：即临淄，故城在今山东临淄市西北。

㉖博阳：历来以为山东博县(今泰安县东南)，但因与齐都临淄逼近，今人以为当是齐国博陵邑，今山东博平县西北的博平镇。

㉗南皮：秦县名，故城在今河北南皮县东北。

㉘环封三县：封给环绕南皮的三个县。

㉙梅鋗(xuān 宣)：人名，吴芮之将。

㉚西楚：楚的西部。如齐，楚亦三分，大致以彭城为界，以东称东楚，以西的淮北地(包括豫东、皖北、苏西北)称西楚，淮南至长江中部的江南一带称南楚。　霸王：诸侯的盟主。

㉛王九郡：为九郡之王。九郡，一般指：泗水、东阳、东海(郯)、砀、薛、鄣、吴、会稽、东郡。

【译文】

将魏王豹移徙到旧魏的西部，封为西魏王，统辖河东郡，建都平阳；瑕丘申阳，是张耳的宠臣，先是攻下河南郡，又迎楚军于河上，所以封他为河南王，建都洛阳；韩王成仍旧在故都，建都阳翟；赵将司马卬平定河内，屡建战功，所以封他为殷王，统辖河内地区，建都朝歌；把赵王歇移徙到代地，封为代王；赵相张耳平素贤能，又从项王入关，所以封他为常山王，统辖赵地，建都襄国；当阳君黥布为楚将，常常是诸军之冠，所以封他为九江王，建都于六；鄱君吴芮率领百越、佐助诸侯，又从项王入关，所以封他为衡山王，建都于邾；义帝的柱国共敖，曾统兵攻打南郡，功多，所以封他为临江王，建都江陵；把燕王韩广移徙到辽东为辽东王；燕将臧荼从楚救赵，因而跟随入关，所以封他为燕王，建都蓟县；将原齐王田市移往东部，封为胶东王；齐将田都曾随从诸侯救赵，因而又入关，所以封他为齐王，建都临淄；以前被秦所灭的齐王建之孙田安，当项羽正在渡河救赵时，他攻下济北数座都城，带兵降归项羽，所以封他为济北王，建都博阳；田荣数次得罪项梁，又不肯发兵从楚攻秦，因此不封他；成安君陈馀丢弃将印而走，不从项王入关，但闻知他平素贤能，有功于赵，听说他在南皮县，因而封给他环绕南皮的三县；番（鄱）君的将官梅鋗，作战功多，所以封他采邑十万户侯。项王自立为西楚霸王，统辖九郡，建都彭城。

【原文】

汉之元年四月①，诸侯罢戏下②，各就国。项王出之国③，使人徙义帝④，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义帝长沙郴县⑤，趣义帝行，其群臣稍稍背叛之，乃阴令衡山、临江王击杀之江中⑥。韩王成无军

功，项王不使之国，与俱至彭城，废以为侯，已又杀之。臧荼之国，因逐韩广之辽东，广弗听，荼击杀广无终⑦，并王其地。田荣闻项羽徙齐王市胶东，而立齐将田都为齐王，乃大怒，不肯遣齐王之胶东，因以齐反，迎击田都。田都走楚。齐王市畏项王，乃亡之胶东就国。田荣怒，追击杀之即墨。荣因自立为齐王，而西击杀济北王田安，并王三齐。荣与彭越将军印⑧，令反梁地⑨。陈馀阴使张同、夏说说齐王田荣曰⑩："项羽为天下宰，不平。今尽王故王于丑地⑪，而王其群臣诸将善地，逐其故主，赵王乃北居代！馀以为不可。闻大王起兵，且不听不义⑫，愿大王资馀兵，请以击常山，以复赵王⑬。请以国为扞蔽⑭。"齐王许之，因遣兵之赵。陈馀悉发三县兵，与齐并力击常山，大破之。张耳走归汉，陈馀迎故赵王歇于代，反之赵⑮。赵王因立陈馀为代王。（以上项王杀义帝、韩王，齐、赵叛项王。）

【注释】

①汉之元年：即公元前206年，乙未岁，刘邦在这年二月称汉王。

②罢戏下：罢兵于戏下。戏下，有两解：一说戏下通麾下，分封后诸王各在旌麾下罢兵归国；一说戏下即戏水之下，即前文戏西的戏水，从这里罢兵归国。鉴于鸿门宴后项羽已经西入咸阳，未曾回到戏西，当以前说为胜。

③之国：到自己的封国。

④徙义帝：逼楚怀王心离开彭城。

⑤长沙：秦郡名，故地辖今湖南省资水以东全部及广东西北部。郴（chēn 抻）县：当时长沙郡所属，今湖南郴县。

⑥阴令：密令。　击杀之：杀义帝。此句击杀义帝的人和地点，记载多不一致。

⑦无终：秦县名，故城在今河北省蓟县。

⑧彭越（？～公元前196年）：字仲，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人，常捕鱼，秦末聚众起兵，此时率兵达三万人，略定梁地，后来参与刘邦击灭项羽于垓下，汉初封梁王，因告谋反被诛。

⑨这句说命他在梁地反项羽。

⑩张同：人名，不详身世。 夏说（yuè 悦）：后为代国相，被韩信俘虏。

⑪丑地：不好的地方，与下文善地相对。

⑫这句说不听不义之言。

⑬以复赵王：恢复赵王歇的王位，这是陈馀以此打击张耳之言。

⑭扞蔽：保护。全句是说用全国之力以为齐的外卫。

⑮反之赵：回到赵国。

【译文】

汉元年四月，诸侯都从戏下罢兵，各归其国。项王出关中、就国，派人把义帝迁走，说道："古代为帝者，地面是千里见方，必须处于上游。"就派遣使者把义帝迁徙到长沙郡郴县，催促义帝动身，义帝的群臣也渐渐背叛他，就密令衡山王、临江王把义帝击杀在江中。韩王成没有战功，项王不让他就国，同他到彭城，废王号，立为侯，过后又杀了他。臧荼就国，因而把韩广驱逐到辽东，韩广不听，臧荼就在无终县杀了韩广，并统辖他的封地。田荣听到项羽把齐王市迁到胶东，而立齐将田都为齐王，就大怒，不肯让齐王去胶东，因而据齐地造反，迎击要来就国的田都。田都逃往楚地。齐王市害怕项王，还是逃到胶东就国。田荣发怒，赶到即墨杀了他。田荣就自立为齐王，并向西攻击，杀了济北王田安，合并三齐全部而称王。田荣还授给彭越的将军印，命他以梁地反楚。陈馀秘密派遣张同、夏说游说齐王田荣道："项羽作了天下主宰，不公平。现在全把旧时的王封在丑地方，而把他自己的群臣诸将都封在好地方，赶走原来的君主，如赵王歇乃至去到代地！我以为不可以。听说大王起兵，而且不听不义之言，希望大王资

助我的兵力，让我去进击常山，恢复赵王之位。我将以我全国之力作为齐王的外卫。”齐王允许了，从而派兵到赵。陈馀将三县的兵全部发出，和齐国合力攻击常山，大破之。张耳逃走归附汉王，陈馀从代郡迎接赵王歇，回到赵国。赵王因此立陈馀为代王。

【原文】

是时，汉还定三秦①。项羽闻汉王皆已并关中，且东，齐、赵叛之，大怒。乃以故吴令郑昌为韩王②，以距汉；令萧公角等击彭越③。彭越败萧公角等。汉使张良徇韩，乃遗项王书曰：“汉王失职④，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东。”又以齐、梁反书遗项王，曰：“齐欲与赵并灭楚。”楚以此故无西意，而北击齐，征兵九江王布。布称疾不往，使将将数千人行，项王由此怨布也。汉之二年冬，项羽遂北至城阳，田荣亦将兵会战。田荣不胜，走至平原⑤，平原民杀之。遂北⑥，烧夷齐城郭室屋，皆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⑦，多所残灭，齐人相聚而叛之。于是田荣弟田横收齐亡卒⑧，得数万人，反城阳⑨。项王因留，连战，未能下。（以上项王伐齐叛）

【注释】

①还定：回头来平定。　三秦：见前文“三分关中”事。汉元年八月，刘邦从韩信计，暗度陈仓，击破雍王章邯；次年，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降汉，三秦平定。

②郑昌：原吴郡令，项羽杀了韩王成，以郑昌为韩王。

③萧公角：萧县令名角者。萧，秦县名，故城在今安徽萧县西北。

④失职：指项羽违约，使刘邦失掉称王关中的职分。

⑤平原：今山东平原县西南。

⑥遂北：往北面。这里指项羽行动。

⑦北海：郡名，今山东临淄以东、掖县以西的地区，故治在营陵，今昌乐东南。

⑧田横（？～公元前202年）：秦末狄县（今山东高青东南）人，齐国贵族，从兄田儋起兵，自立为齐王，不久被汉军所破，投奔彭越。汉朝建立，率众五百人逃至海岛（今黄海有田横岛），刘邦命他归洛阳，于途中自杀。留居海岛的徒众，闻之，也全部自杀，十分悲壮。 亡率：逃散的士兵。

⑨反城阳：据城阳反叛。句法同于前文“反梁地”。

【译文】

这时，汉刘邦回过来平定三秦。项羽听说汉王已经吞并了关中，将要东进，齐、赵又反叛，大怒。就用原吴郡令郑昌为韩王，抵抗汉王；命令萧公角等去进击彭越。彭越打败了萧公角等。汉派张良徇略韩地，就给项王一信，说：“汉王丧失王关中的职分，希望得到关中，如能依原约，即刻停止进兵，不敢往东而来。”又因齐、梁反叛而给项王写信说：“齐想与赵联合灭楚。”楚因此也就没有向西进攻的意图，而往北击齐，并向九江王黥布征兵。黥布借口有病不往，派将率领几千人前往，项王因此怨恨黥布。汉二年冬天，项羽向北领兵到城阳，田荣也率兵相战。田荣不胜，逃到平原，平原的民众杀了他。项羽继续向北，烧平了齐的城郭房屋，将田荣降卒全部活埋，俘虏老弱、妇女；汉徇略齐地直到北海郡，所过破坏消灭的很多，齐人都集合起来反抗他。于是，田荣弟田横收集齐的逃散士卒，得到数万人，据城阳反楚。项王因而停留在齐地，接连战争，也没能攻下。

【原文】

春①，汉王部五诸侯兵②，凡五十六万人，东伐楚。项王闻之，即令诸将击齐，而自以精兵三万人南从鲁出胡陵③。四月，汉皆已入彭城，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

项王乃西，从萧④，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日中，大破汉军。汉军皆走，相随入谷、泗水⑤，杀汉卒十余万人。汉卒皆南走山，楚又追击至灵壁东睢水上⑥。汉军却，为楚所挤，多杀，汉卒十余万人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围汉王三匝⑦。于是大风从西北而起，折木发屋⑧，扬沙石，窈冥昼晦，逢迎楚军⑨，楚军大乱，坏散。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 去，欲过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汉王家。家皆亡⑩，不与汉王相见。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⑪，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⑫，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⑬？"于是遂得脱。求太公、吕后⑭，不相遇。审食其从太公、吕后⑮，间行求汉王，反，遇楚军。楚军遂与归，报项王，项王常置军中。（以上项王大破汉于彭城、睢水）

【注释】

①春：前纪录汉二年，此当为汉三年春。

②部：部勒，统领。一作劫字。　五诸侯：所指诸侯名，众说纷纭，一般从《汉书》颜师古注为：常山、河南、韩、魏、殷。一说这五诸侯是据战国七雄所辖地区而言，除汉、楚外，即韩、赵、魏、齐、燕。（汉取代秦地）

③鲁：指旧鲁都，今山东曲阜。　胡陵：在今山东鱼台东南。曲阜之南。

④萧：即秦的萧县，安徽今萧县西北。

⑤谷、泗水：二水名。谷水在今安徽砀山县东北，泗水源出山东泗水县，当时二水均流经彭城东北。

⑥灵壁：地名，在今安徽宿县西北。　睢水：自河南杞县流经睢县北，东南流至江苏宿迁入泗水。这里的睢水上，指在灵壁故城以东的一段。

⑦三匝（zā 扎）：三周，三圈，三重。

⑧折木发屋：折断树木，掀掉屋顶。

⑨适迎：这里作碰击解。

⑩家皆亡：家人都逃走了。

⑪孝惠、鲁元：刘邦的子、女谥号。孝惠是后来的惠帝，名盈，此时只六岁。鲁元，鲁元公主，后来嫁与张耳之子张敖，生子张偃为鲁王，被尊为鲁太后，谥元，故称。此时据说将及笄。这里用词都是作者时代给予的尊称，下同。

⑫滕公：即夏侯婴，曾任滕令。时为刘邦驾车。 常：时时。

⑬"虽急"二句：这两句是说：虽然事急，车子（人多）不能快行，怎么能抛弃子女呢？

⑭太公：刘邦的父亲。 吕后：刘邦妻，名雉，字娥姁。刘邦死后，曾执政十余年。培植母党，酿成吕氏之乱。

⑮审食其（yì jī 异基）：沛人，为吕后的幸臣，后为丞相，封辟阳侯，最后被淮南王刘长击杀。

【译文】

春天，汉王统领五诸侯的军队，共五十六万人，往东伐楚。项王闻知，就命令诸将攻齐，他自己带领精兵三万在南边从鲁都经过胡陵而出。四月，汉军全都进入彭城，没收了财宝美女，天天饮酒宴会。项王就在一天清晨绕到西面从萧县向东袭击汉军，攻到了彭城，中午大破汉军。汉军逃走，又紧追到谷水、泗水，杀了汉的兵卒十余万人。汉的兵卒都往南跑进山地，楚军又追击到灵壁东边的睢水上。汉军退却，被楚军挤压，多所杀伤，汉兵十余万人都跳进睢水，睢水被堵塞不流。楚军包围了汉王三重。这时大风从西北刮起，折断树木、掀掉屋顶，飞沙走石，白昼昏黑，风沙碰击着楚军，楚军大乱，崩溃逃散。汉王方才能同数十骑人马逃走，拟经过沛县、收拾家室一同西去。楚军也追到沛县，夺取汉王的家室。家里人都逃走了，不能与汉王相见。汉王在路上遇见孝惠、鲁元公主，就上车同行。楚骑在后面追来，汉王心急，把孝惠、鲁元公主推到车下，滕公下车又把他们救上车，这样有三次，他说：

“虽然事急，人多了车走不快，但怎能抛弃子女呢？”就这样，还是都脱了险。寻找太公和吕后，找不着。同时，审食其跟随太公、吕后，抄小路也在寻找汉王，在返回时，遇上了楚军。楚军把他们带去，报告给项王，项王就把他们留在军营中。

【原文】

是时，吕后兄周吕侯为汉将，兵居下邑①，汉王间往从之，稍稍收其士卒。至荥阳②，诸败军皆会，萧何亦发关中老弱未傅悉诣荥阳③，复大振。楚起于彭城，常乘胜逐北④，与汉战荥阳南京、索间⑤。汉败楚，楚以故不能过荥阳而西。项王之救彭城，追汉王至荥阳，田横亦得收齐，立田荣子广为齐王。汉王之败彭城，诸侯皆复与楚而背汉。汉军荥阳，筑甬道属之河⑥，以取敖仓粟⑦。汉之三年，项王数侵夺汉甬道，汉王食乏，恐，请和，割荥阳以西为汉。项王欲听之，历阳侯范增曰⑧：“汉易与耳⑨，今释弗取，后必悔之！”项王乃与范增急围荥阳。汉王患之，乃用陈平计间项王⑩。项王使者来，为太牢具⑪，举欲进之⑫，见使者，详惊愕曰⑬：“吾以为亚父使者，乃反项王使者⑭！”更持去，以恶食食项王使者⑮。使者归报项王，项王乃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之权。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⑯，愿赐骸骨归卒伍⑰。”项王许之。行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⑱。

【注释】

①周吕侯：姓吕名泽，周是侯的封号。　下邑：秦县名，故城在今安徽砀山县东。

②荥(xíng 形)阳:本战国韩邑,今河南荥阳。

③萧何:沛人,曾为沛县吏,从刘邦起兵并跟从入关,佐成帝业,为丞相,封为酇侯。详见下《史记·萧相国世家》。此时,萧何坐镇关中。 傅:傅籍,登记服役兵册。 诣(yì 意):拜见,造访。这里作到达讲。

④逐北:追赶败军。

⑤京:地名,春秋时郑邑,汉曾置京县,故治在今河南荥阳东南。 索:索亭,亦称大索城,在京邑境内。

⑥属(zhǔ 主)之河:连接到黄河南岸。属,连接。

⑦敖仓:仓名。敖,山名,在荥阳西北。秦在此山建粮仓,故名。 粟:粮食。

⑧历阳:秦县名,故治在今安徽和县。

⑨这句说:汉是容易对付的。

⑩间(jiàn 见)项王:离间项羽与范增的关系。

⑪太牢:古代的盛馔与重要祭品,用全只的牛、羊、猪。 具:具备。

⑫这句说:陈设好的筵席正待献出。

⑬详:同"佯",假装着。 惊愕(è 饿):很吃惊。

⑭反:反而。

⑮恶食:粗劣的食物。 食(sì 四):同"饲",吃。

⑯这句意为今天说的"好自为之",有埋怨、牢骚的语气。

⑰赐骸骨:让我保全肢体,指退休不干。 归卒伍:回到老家。卒伍,非现役士兵,古代乡里平民平时也有五家为伍,三百家为卒之类编制。

⑱疽(jū 居):毒疮。 发背:生在背部。

【译文】

这时,吕后之兄周吕侯帮助汉王率兵驻在下邑,汉王抄小路去他那里依附,逐渐收集一些士卒。到了荥阳,各路败军都来会合,萧何发来关中的老弱和没有登记服役的人众都来到荥阳,兵力又大振。楚从彭城起兵,经常乘胜追逐汉的败军,与汉军在荥阳南面的京邑和索亭之间交战。汉也打败楚军,因而楚军始终不能打过荥阳而西进。项王为解救彭城,追逐汉王到荥阳时,田横

就趁机得以收复齐地，立田荣之子田广为齐王。汉王在彭城失败时，诸侯又归附楚而背叛汉王。汉王驻军荥阳，修筑一条甬道连接到黄河南岸，以便取得敖仓的粮食。汉之三年，项王数次侵夺这条甬道，汉王的粮食缺乏，很恐慌，就请和，愿意分割荥阳以西归汉，以东属楚。项王想答应，历阳侯范增说："汉在这时是容易对付的，但现在放过它不夺取，以后必然会懊悔的！"项王就和范增加紧包围荥阳。汉王为此担忧，于是采用陈平的计谋，离间范增和项羽的关系。项王派使者到汉军中来，汉就准备了太牢的盛馔，陈设好正想献出，见了使者，假装着吃惊地说："我以为是亚父派的使者，原来反而是项王派来的使者哩！"且把筵席收走，换上粗劣的食物给项王使者吃。使者回去报告了项王，项王就怀疑范增与汉有私交，渐渐夺去范增的职权。范增大怒，说道："天下事已经大致确定了，君王好自为之，希望赐我一副老骨头回到老家去吧！"项王也就允许了。范增走着还未到彭城，毒疮发在背部而死去。

【原文】

汉将纪信说汉王曰："事已急矣，请为王诳楚为王①，王可以间出②。"于是汉王夜出女子荥阳东门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击之。纪信乘黄屋车，傅左纛③，曰："城中食尽，汉王降。"楚军皆呼万岁④。汉王亦与数十骑从城西门出，走成皋⑤。项王见纪信，问汉王安在，信曰："汉王已出矣。"项王烧杀纪信。汉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枞公、魏豹守荥阳⑥。周苛、枞公谋曰："反国之王⑦，难与守城。"乃共杀魏豹。楚下荥阳城，生得周苛。项王谓周苛曰："为我将，我以公为上将军，封三万户。"周苛骂曰：

“若不趣降汉，汉今虏若！若，非汉敌也[8]！”项王怒，烹周苛，并杀枞公。（以上楚破汉于荥阳）

【注释】

①诳（kuáng 狂）楚为王：冒充汉王去欺骗楚人。句式稍有倒装。诳，同“诓”，欺骗，哄骗，这里双重作用：诳为王，诳楚，兼双宾语。

②间出：乘间而出，趁机逃出。

③傅（fū 敷）：张起（本为附有）。 左鸱（dú 毒）：羽毛组成的旌旗，黄屋左纛，都是天子的仪仗。

④呼万岁：欢呼之词。万岁，在当时还是万福、万幸的意思，后世才专用于尊称皇帝。

⑤成皋：古地名，春秋时郑邑，又名虎牢，所谓虎牢关在此。今河南荥阳县西北。

⑥周苛：人名，时在刘邦军中任御史大夫（掌监察执法及图籍）。枞（zōng 棕）公：人名，事迹不详。

⑦反国之王：指魏豹降楚又投汉。

⑧“若不”三句：这三句中的若字，均为汝、你。 趣：同“趋”，催促，赶快。 敌：对手。

【译文】

汉将纪信对汉王说：“事情很急了，请让我伪装成汉王去骗楚人，您可以趁机而出。”于是，汉王在夜间把二千名女子穿着军服，从荥阳东门出来，楚兵就四面进攻。纪信乘着有黄盖的车，张着左纛旗，说道：“城里粮食吃光了，汉王投降！”楚军全都欢呼万岁。这同时，汉王就同数十骑人马从西门出去，逃到成皋。项王见了纪信，问汉王在哪里，纪信说：“汉王已经出去了。”项王就把纪信烧死。汉王派御史大夫周苛、枞公和魏豹守住荥阳。周苛和枞公密谋说：“魏豹是反国之王，反复叛降，难以同他守城。”于是共同杀了魏豹。楚军攻下了荥阳城，活捉了周苛。项王对周苛说：

“做我的将官，任你为上将军，封给三万户。”周苛骂着说：“你不赶快降汉，汉将会捉住你，你呀，不是汉的对手！”项王发怒，烹煮了周苛，并杀了枞公。

【原文】

汉王之出荥阳，南走宛、叶[1]，得九江王布，行收兵[2]，复入保成皋。汉之四年[3]，项王进兵围成皋。汉王逃，独与滕公出成皋北门，渡河，走修武[4]，从张耳、韩信军。诸将稍稍得出成皋，从汉王。楚遂拔成皋，欲西。汉使兵距之巩[5]，令其不得西。是时彭越渡河击楚东阿，杀楚将军薛公，项王乃自东击彭越。汉王得淮阴侯兵[6]，欲渡河南，郑忠说汉王[7]，乃止，壁河内[8]。使刘贾将兵佐彭越[9]，烧楚积聚。项王东击破之，走彭越[10]。汉王则引兵渡河，复取成皋，军广武[11]，就敖仓食[12]。（以上汉王逃至河北，楚拔成皋，旋复渡河取成皋。）

【注释】

①宛：秦县名，故治在今河南南阳。　叶（旧读shè涉）：古楚邑，故城在今河南叶县南。

②行收兵：到各地征集流散的士兵。

③汉之四年：公元前203年。

④修武：古地名，今河南获嘉县有小修武，即其地。

⑤巩：秦县名，故城在今河南巩县西南。

⑥淮阴侯：即韩信，此时尚未封侯，系作者以后来封号称之。这里说的得其兵，是刘邦从成皋渡河到修武，假称汉使，清晨趁张耳、韩信未起，夺将印，指麾诸将，击齐。事见《史记·淮阴侯列传》。

⑦郑忠：人名，时任汉王郎中，劝刘邦坚守不要出战。

⑧壁：作动词用，坚壁，固守。

⑨刘贾：刘邦的从兄，后封荆王，为黥布所杀。

⑩走：致使动词，使之逃走，逼走，赶走。

⑪广武：城名，在今荥阳西。敖仓西之三皇山上二城，为东、西广武，东为汉所筑，西为楚所筑，两相对峙，中有深涧流过。

⑫这句是说就着敖仓的粮食吃。因广武靠近敖仓。

【译文】

汉王出了荥阳，往南奔赴宛邑、叶县，得遇九江王英布，就到各处收集流散的兵卒，又返回来保守成皋。汉之四年，项王进兵围成皋。汉王只和滕公逃出成皋的北门，北渡黄河，跑到修武，依附张耳、韩信的军队。诸将渐渐能出成皋，来跟从汉王。楚军就夺取了成皋，打算西进。汉派兵在巩县抵抗，使楚兵不能西进。这时彭越渡河攻打楚的东阿，杀了楚将薛公，项王于是又往东攻击彭越。汉王用计夺得淮阴侯的兵，打算南渡黄河，听了郑忠劝谏，就停住不走，坚守河内。派刘贾率兵援助彭越，烧了楚军粮草。项王往东方击败了他们，赶走了彭越。汉王就发兵南渡黄河，收复了成皋，驻军在广武山城，就着敖仓的粮食吃。

【原文】

项王已定东海来①，西，与汉俱临广武而军②，相守数月。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③，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④，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⑤，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⑥，则幸分我一杯羹！"项王怒，欲杀之，项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为天下者，不顾家，虽杀之，无益，只益祸耳。"项王从之。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⑦，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

数岁者[8]，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9]！”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项王令壮士出挑战。汉有善骑射者楼烦[10]，楚挑战三合，楼烦辄射杀之。项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战。楼烦欲射之，项王瞋目叱之[11]，楼烦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遂走还入壁，不敢复出。汉王使人间问之[12]，乃项王也，汉王大惊。于是项王乃即汉王相与临广武间而语，汉王数之[13]。项王怒，欲一战。汉王不听[14]，项王伏弩射中汉王。汉王伤，走入成皋。（以上楚、汉相拒广武）

【注释】

①东海：这里泛指东方。

②这句说明楚、汉两方都到广武山，各据东、西广武城驻扎。

③高俎：高的切肉砧板。指下面有几的俎。

④急下：赶快投降。

⑤北面：向北朝拜，即是尊之为王。　受：这里是承受、承认。

⑥“吾翁”二句：这两句中的若、而，均是你的称谓。

⑦罢：同“疲”。　转漕：运输粮食。陆路曰转，水路曰漕。

⑧匈匈：同“汹汹”，纷扰不安。

⑨这句动词倒装，意思是说：不要徒然致使天下百姓老小受苦了。民父子，可解作百姓老小。

⑩楼烦：北方的一民族，善射。用以指称善射的壮士、士兵。

⑪瞋目：见前注。　叱（chì 斥）：呵斥，吆喝。

⑫间问：乘机打听。

⑬数：责备。《高祖本纪》记有责备项羽十罪，可概括项羽暴虐的一面。

⑭不听：不理睬。

【译文】

项王已经平定东海，又回军往西，与汉军都来到广武屯驻下，互相对峙了几个月。当这时，彭越屡次在梁地反楚，断绝楚军粮食。项王担忧，就制作一个带几的高砧板，把太公放在上面以表示要杀他，告戒汉王说："现在你若不赶快投降，我将烹了太公！"汉王说："我和你项羽一同北面朝拜、承认怀王，说过'约为兄弟'。那末，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一定要烹你的父亲，那好，就有幸分给我一杯羹吧！"项王怒，就将杀太公，项伯说："天下之事尚未预知。况且争天下的人，不顾虑家室。虽然杀了，无益，只是增加祸患罢了。"项王就听从这番话。楚、汉久久相持不决，青壮年苦于军旅，老弱者都疲于军需运输，项王对汉王说："天下几年来纷扰不安，都是由于我们两人而已。我愿意和汉王决一高低，不要白白地让天下百姓老小受苦了！"汉王笑了笑，辞谢说："我宁愿斗智，不能斗力。"项王就派出壮士挑战。汉军里有个善射的楼烦人，当楚军挑战三回时，他都射杀了他们，项王大怒，于是亲自披甲持戟出阵挑战。楼烦人再想射杀他，项王瞪大眼睛、大声呵叱，楼烦人眼睛不敢看，手不敢发箭，随着跑回营垒，不敢再出来。汉王派人乘机打听，原来是项王，汉王大惊。于是项王就靠近与他对峙在广武中涧的汉王对话，汉王数落了项王的罪过。项王发怒，想决战一场，汉王不予理睬，项王埋伏弓弩手射中了汉王。汉王负伤，逃进成皋城。

【原文】

项王闻淮阴侯已举河北，破齐、赵，且欲击楚，乃使龙且往击之。淮阴侯与战，骑将灌婴击之[1]，大破楚军，杀龙且。韩信因自立为齐王。项王闻龙且军破，则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说淮阴侯[2]，淮阴侯弗听。是时，彭越复

反，下梁地，绝楚粮。项王乃谓海春侯大司马曹咎等曰："谨守成皋！则汉欲挑战，慎勿与战，毋令得东而已。我十五日必诛彭越，定梁地，复从将军。"乃东，行击陈留、外黄。外黄不下。数日，已降，项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诣城东，欲坑之。外黄令舍人儿年十三③，往说项王曰："彭越强劫外黄，外黄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岂有归心④？从此以东，梁地十余城皆恐，莫肯下矣！"项王然其言，乃赦外黄当抗者。东至睢阳⑤，闻之，皆争下项王⑥。汉果数挑楚军战，楚军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马怒，渡兵汜水⑦。士卒半渡，汉击之，大破楚军，尽得楚国货赂⑧。大司马咎、长史塞王欣，皆自刭汜水上⑨。大司马咎者，故蕲狱掾；长吏欣，亦故栎阳狱吏。两人尝有德于项梁，是以项王信任之。（以上项王东击彭越，汉破楚军于汜水。）

【注释】

①灌婴（？～公元前176年）：睢阳（今河南商丘南）人，初贩丝绸为业，战争中从刘邦转战各地，后从韩信破齐、攻杀项羽。汉立，任车骑将军，封颍阴侯。平吕氏乱，文帝时任太尉、丞相。

②这句指武涉劝韩信背汉联楚。

③舍人：门客。

④归心：归附之心。

⑤睢阳：秦县名，在睢水北岸，治所在今河南商丘市南。

⑥争下：争相投降。

⑦汜（si 四）水：在今河南荥阳境，北流入黄河。

⑧货赂：货物钱财。

⑨自刭（jing 井）：自杀。刭，以刀割颈。

【译文】

项王听说淮阴侯已经夺取了河北，攻破了齐、赵，并且打算攻击楚军，就派龙且前去迎击。淮阴侯和他交战，骑将灌婴相助，大破楚军，杀了龙且。韩信因而自立为齐王。项王闻知龙且的军队被破，就害怕，派盱台人武涉前往向淮阴侯游说背汉联楚，淮阴侯不听。这时彭越再次反楚，攻下梁地，断绝楚军粮源。项王就对海春侯大司马曹咎等说："小心守住成皋！即便汉想挑战，也不要轻易出战，不让他们往东就成了。我在十五日之内一定杀掉彭越，平定梁地，回来再与你们会师。"于是，往东方去了，随即进攻陈留、外黄。外黄没有攻下。过了几天，外黄城投降，项王怒，命令年十五以上的男子全部来到城东，准备活埋掉。外黄县令的门客一个十三岁的儿子，前往劝说项王道："彭越强制劫掠外黄，人民恐惧，所以权且降他，目的是等待大王。如今大王到了，却要活埋我们，百姓哪来归你之心？由这里往东，梁地十余城的人都恐慌，再不肯投降了！"项王认为这番话对，于是就赦免了外黄原定活埋的人。往东到睢阳，人们闻知，都争相投降项王。在成皋，汉军果然屡次来向楚军挑战，楚军不出战；又派人骂了五六天。大司马曹咎发怒，带兵渡过汜水。当士卒涉到中流，汉军发起进攻，大破楚军，全部夺取了楚国货物钱财。大司马曹咎、长史塞王司马欣，都在汜水自杀。大司马曹咎，本是蕲县狱吏；长史司马欣，也是以前栎阳县狱吏，两人曾经对项梁有过恩德，所以项王信任他们

【原文】

当是时，项王在睢阳，闻海春侯军败，则引兵还。汉军方围钟离眛于荥阳东[1]，项王至，汉军畏楚，尽走险阻[2]。是时，汉兵盛食多，项王兵罢食绝，汉遣陆贾说项

王③，请太公④，项王弗听。汉王复使侯公往说项王⑤，项王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⑥，鸿沟而东者为楚。项王许之，即归汉王父母妻子⑦，军皆呼万岁。汉王乃封侯公为平国君，匿，弗肯复见。曰："此天下辩士，所居倾国⑧！"故号为平国君⑨。（以上楚、汉约中分鸿沟东西）

【注释】

①钟离眛（mò 末）：楚勇将。后与韩信为友，项羽死，汉派韩信捕他，眛遂自杀。眛，俗作昧。非是。钟离，复姓。

②这句是指逃进荥阳附近的山区据守。

③陆贾：汉初政论家，楚人，多才善辩，从刘邦定天下，常往诸侯间游说，官至大中大夫。提出"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名言。著有《新语》。

④请太公：请放归太公。

⑤侯公：姓侯，名字不详。一说名成，字伯盛，山阳人。

⑥鸿沟：古运河，战国魏惠王时所开，从现在荥阳县北引黄河水，经中牟、开封至通许、太康，在淮阳入颍水，联结许多水道。划鸿沟为界，后世用作界限分明的成语。

⑦归汉王父母妻子：一般认为这是泛称刘邦全家人，当时只有父亲太公、妻子吕雉两人，母早死于起兵时。但陆机《汉高功臣颂》云："侯公伏轼，皇媪来归。"即记此事，是有刘母，许是庶母。另有孝惠庶兄刘肥（后为悼惠王），当亦在楚军拘留中。是"父母妻子，无一字虚设"。见赵翼《二十二史劄记》。

⑧倾国：倾覆国家，指侯公善辩而言。

⑨平国君：能使国和平，与倾国相反，所以给侯公这个封君称号。

【译文】

这个时候，项王在睢阳，听到海春侯曹咎军队失败了，就带

兵返回。汉军正围困荥阳东面的钟离眛，项王一到，汉军畏惧，纷纷逃到山地据守险阻。这时，汉兵多而军粮充足，项王的兵疲惫而粮绝。汉派陆贾游说项王，请放归太公，项王不听。汉王再派侯公前往劝说项王，项王就同汉王约定：平分天下，割鸿沟以西的地方为汉，鸿沟以东的地方为楚。项王答应了，即放归了汉王的父母妻子，军队都欢呼万岁。汉王于是封侯公为平国君，侯公躲着不肯再见。汉王说："这是天下的辩士，所到之处就会倾覆人的国家！"所以起个相反的称号为平国君。

【原文】

项王已约，乃引兵解而东归①。汉欲西归，张良、陈平说曰："汉有天下太半②，而诸侯皆附之，楚兵罢食尽，此天亡楚之时也，不如因其机而遂取之。今释弗击，此所谓'养虎自遗患'也！"汉王听之。汉五年，汉王乃追项王至阳夏南③，止军，与淮阴侯韩信、建成侯彭越期会而击楚军④。至固陵⑤，而信、越之兵不会，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复入壁，深堑而自守⑥，谓张子房曰："诸侯不从约，为之奈何！"对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⑦，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陈以东傅海尽与韩信⑧，睢阳以北至谷城以与彭越⑨，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汉王曰："善。"于是乃发使者告韩信、彭越，曰："并力击楚，楚破，自陈以东傅海与齐王⑩，睢阳以北至谷城与彭相国⑪。"使者至，韩信、彭越皆报曰："请今进兵。"韩信乃从齐往，刘贾军从寿春并行⑫，屠城父⑬，至垓下⑭。大司马周殷

叛楚，以舒屠六[15]，举九江兵随刘贾、彭越皆会垓下，诣项王[16]。（以上诸军会垓下围项王）

【注释】

①解：当为解除，停战之意。一说为懈怠，亦通。

②太半：大半，超过半数。

③阳夏（jiǎ 假）：汉县名，即今河南太康县。

④期会：约期会合。

⑤固陵：地名，在今河南太康南。

⑥深堑（qiàn 欠）：深沟。深是动词，挖深。堑，沟。

⑦即：这里作假如、假使讲。

⑧陈：今河南淮阳。　傅：附著，这里是靠近。全句说从淮阳直到东海边封给韩信，包括今苏、皖两省的淮北地区。

⑨谷城：秦地名，春秋时齐国谷邑，今山东东阿南。全句说把从睢阳以北到谷城的地方封给彭越。则当今河南商丘以北至山东东阿，地跨今豫东、鲁西的大片地区。

⑩齐王：指韩信，信时自为齐王。

⑪彭相国：指彭越，曾任魏豹的相国。

⑫寿春：战国时楚后期国都，亦称郢，秦置县，今安徽寿县。　并行：同时行进。

⑬城父（fǔ 甫）：古陈邑，今安徽亳县东南。

⑭垓（gāi 该）下：地名，在今安徽灵壁县东南。

⑮以舒屠六：用舒地士兵屠杀六地的军民。舒，今安徽舒城，时为周殷占据。六，见前。

⑯诣：这里作来到、集中讲。

【译文】

项王在缔约之后，就撤兵东归。汉王也想西归，张良、陈平劝说道："汉拥有天下大半了，诸侯都归附；楚军兵疲粮尽，这正是天意灭楚的时候了，不如乘这个机会攻取它。今天放过而不进

攻，这叫作‘养着老虎自留后患’呀！”汉王听从了。汉五年，汉王就追击项王到达阳夏之南，停军不进，和淮阴侯韩信、建成侯彭越约期会合而进击楚军。到了固陵，而韩信、彭越的军队却不来会合，楚军攻击汉军，大破汉军。汉王回到军垒，挖深沟坚守自卫，对张子房说：“诸侯不遵守信约，怎么办呢？”回答说：“楚兵方且破了我军，韩信、彭越没有分到封地，他们不来理所当然。君王能够和他们平分天下，就可立刻招致他们；假使不能这样做，往后的事就难说了。君王能把自陈地往东直至海滨给与齐王，把睢阳以北至谷城一带给与彭越，让他们各为其封地而战，那楚就容易打败了。”汉王说：“很好。”于是就派遣使者告诉韩信、彭越说：“合力击楚，楚军破了，就把自陈以东至海滨之地给与齐王，把睢阳以北到谷城的地方给与彭相国。”使者一到，韩信、彭越都回报说：“请现在就进兵。”韩信就从齐出发，刘贾的军队从寿春同时行进，屠了城父，到达垓下。大司马周殷反叛楚王，用舒地的士兵屠杀六地的军民，尽发九江郡的军队随从刘贾、彭越会师在垓下，集中对付项王。

【原文】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①，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②，常幸从；骏马名骓③，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忼慨④，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⑤；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⑥！”歌数阕⑦，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注释】

①楚歌：楚人之歌，即楚方音土语唱的歌。

②虞：当是美人之姓，妇人从夫姓，即以己姓为名，故说“名虞”。

③骓（zhui 追）：马名，毛色青白相间者。

④忼慨：即“慷慨”，悲歌中含着愤激的样子。

⑤逝：奔驰，前去。

⑥奈若何：把你怎么安排呢？若，你。

⑦阕（què 却）：歌曲的一段，一遍。

【译文】

项王的营垒在垓下，兵少粮尽，汉军和诸侯的兵围了几重。夜里听见汉军四面都唱起楚人之歌，项王就大惊，说：“难道汉军已全部占有了楚地吗？何以楚人这么多呢？”项王夜间起来，在帐中饮酒。有个美人叫虞的，常常宠幸而侍从；有马名叫骓，常常骑它。于是项王就悲歌慷慨，自己作了诗句，唱道：“力能拔起山啊豪气盖世，时运不利啊骓也不能奔驰！骓不能奔驰啊怎么办呀？虞呀，虞呀，我怎么安排你！”歌唱了几遍，美人和着唱，项王哭泣，数行泪下，左右的人也都哭泣，没有人敢仰头看他。

【原文】

于是项王乃上马骑，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余人①，直夜溃围②，南出驰走。平明③，汉军乃觉之，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项王渡淮，骑能属者百余人耳④。项王至阴陵⑤，迷失道，问一田父⑥，田父绐曰⑦：“左！”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⑧，乃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⑨，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

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⑩，必三胜之⑪！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⑫，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向。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⑬。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⑭，遂斩汉一将。是时赤泉侯为骑将⑮，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⑯。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

【注释】

①麾（hui 灰）下：部下。 骑从者：骑马跟从的人。

②直夜：当夜。 溃围：突破重围。

③平明：天亮时。

④骑能属（zhǔ 烛）者：能跟从的骑士。

⑤阴陵：秦县名，故治在今安徽定远西北。

⑥田父：老农，种田老人。

⑦绐（dài 代）：欺骗，说谎。

⑧东城：秦县名，故治在今安徽定远东南。

⑨所当者：所遇之敌。

⑩快战：痛快一战。一作决战，非。

⑪三胜：指下句溃围、斩将、刈旗。

⑫刈（yì 意）旗：砍倒军旗。

⑬这句说：约定在山的东面分三处集合。据考，山指四隤（音颓）山，在今安徽和县北。

⑭披靡：草木随风伏倒，借喻军队溃败。

⑮赤泉侯：即杨喜，华阴人，时为刘邦郎中骑将，因击项羽有功，后封

为赤泉侯。

⑯辟易：因惊惧而避开、离开原阵地。

【译文】

于是项王上马，部下壮士骑马随从的有八百余人，当夜突围，往南奔驰。天亮时，汉军方才发觉，派骑将灌婴用五千骑兵追赶。项王渡过淮水，这时骑士跟着他的只有百余而已。项王走到阴陵，迷失路径，问一位老农，老农骗他说："往左走！"往左，就陷进大沼泽里了，因此汉军就能追上他。项王又带兵向东去，到了东城，只剩下二十八骑。汉军追他的骑兵有数千人，项王自己忖度逃脱不了，对他的骑士说："我起兵至今已经八年了，身经七十余战，所敌我者必破，所攻击的必胜，未曾失败逃跑过，从而成为天下的霸主。然而今日终于被困在这里，这是天要灭亡我，不是我作战有什么罪过呀！今天决然要死，我愿为各位痛快一战，必能取得三个胜利：为各位突围，斩汉将，砍倒他军旗，使得各位知道是天要亡我，不是我作战的罪过呀！"于是分骑兵为四队，向着四面出击。汉军包围数重，项王又对他的骑士说："我为您拿下他一将！"命令四面的骑军奔驰而下，约定在山的东面分三处集合。项王就大呼着奔驰而下，汉军都溃散，于是斩了一员汉将。这时赤泉侯杨喜任汉骑将，追赶项王，项王瞪眼呵叱他，赤泉侯人马都惊恐，避开原阵地后退数里。项王就和他的骑军在三处会合。汉军不知道项王的所在，把军队分为三部，再一次包围。项王就驱马奔驰，又斩了汉的一个都尉，杀了几十上百人。再聚合他的骑士，也只损失了两骑而已。于是就对他的骑士们说："怎么样？"骑士都俯身地说："果然像大王所说的那样！"

【原文】

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①，乌江亭长杖船待②，谓项

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③？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④，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⑤？"乃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⑥。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⑦。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项王身亦被十余创⑧。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⑨，曰："若非吾故人乎⑩？"马童面之⑪，指王翳曰："此项王也。"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⑫，邑万户⑬，吾为若德⑭！"乃自刎而死⑮。

【注释】

①乌江：在今安徽和县东北四十里，江岸名乌江浦。

②亭长：乡里之官，秦、汉时十里一亭，设亭长一人。 杖（yì 蚁）船待：泊船等待。杖，附，附著岸边。

③这句为否定疑问式倒装，是说：我渡河为了什么呢？

④纵：纵然，即使。下同。 王（wàng 旺）我：以我为王。

⑤"天之亡我"至此八句：这段话，描述了项羽当时矛盾心理，本想渡过乌江，见到亭长用船接他，顿觉自己有愧于江东父老，又不愿意渡江。

⑥长者：年长而忠厚的人。

⑦短兵：短小兵器，刀剑之类。

⑧被……创：受伤。

⑨骑司马：骑兵将领的一种。 吕马童：人名，当是楚旧将投汉者，曾击龙且。

⑩故人：旧相识，老友。

⑪面之：面向着。一说相反，背对着，以马童此时见项羽，不好意思正视。

⑫购：这里指悬赏。

⑬邑万户：给予万户的封邑。

⑭若：你。　全句是说：我给你留下一个功德吧。

⑮刎（wěn 稳）：以刀割颈。

【译文】

于是，项王打算东渡乌江，乌江亭长正把船停到江岸等待，对项王说："江东虽小，地也有方千里，民众数十万，也足以称王的。希望大王紧快渡江！如今只我这只船，汉军来了，也没办法渡过去。"项王苦笑着说："天要灭亡我，我渡江干什么？况且我项籍当年和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现在没有一人回来，即使江东父兄同情我而以我为王，而我又有何脸面再见他们呢！即使他们不说什么，我项籍就不有愧于心么？"又对亭长说："我知道您是忠厚长者。我骑这匹马有五年，所当者没有敌手，曾经一天跑一千里，不忍杀它，就把它送给您。"就命令骑士都下马步行，拿着短小兵器迎战。只项籍一人就杀了汉兵数百人，项王身上也受了十余处伤。回头见到汉骑军司马吕马童，说道："你不是我的老相识吗？"马童面向着他，指给王翳看，说："这就是项王哪！"项王就说："我听说汉以千金赏给得到我的头的人，封他万户邑，我就为你留个功德吧！"于是自刎而死。

【原文】

王翳取其头，余骑相蹂践争项王①，相杀者数十人。最其后，郎中骑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得其一体②。五人共会其体③，皆是。故分其地为五④：封吕马童为中水侯⑤，封王翳为社衍侯⑥，封杨喜为赤泉侯⑦，封杨武为吴防侯⑧，封吕胜为涅阳侯⑨。项王已死，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为其守礼

义，为主死节，乃持项王头示鲁[10]，鲁父兄乃降。（以上项王亡于乌江）

【注释】

①余骑：指王翳和吕马童以外的骑兵。 相蹂践争项王：互相纵马践踏、厮杀，争夺项羽尸体。

②这句说那五个人，各抢得项羽尸体的一部分。

③这句说五人又把各得一体合起来。

④分其地为五：分给五个人的土地，如上文“邑万户”。不必定指楚地，封地见下。

⑤中水：汉县名，在今河北献县西北。

⑥杜衍：汉县名，在今河南南阳西南。

⑦赤泉：旧说即南阳丹水县，故城在今河南淅川县西。

⑧吴防：汉县名，在今河南遂平。本作吴房，系吴王阖庐弟夫概奔楚时的封地，故名。

⑨涅（niē 聂）阳：汉县名，在今河南镇平县南。

⑩示鲁：出示给鲁人看。示，一本作视。

【译文】

王翳取下项王的头，其他的骑士争相驱马践踏来抢项王的尸体，互相残杀的也达数十人。最后，郎中骑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人得到尸体的一部分，五人又把各自那部分合到一起，都是项王的躯体。所以后来就分这五人的土地：封吕马童为中水侯，封王翳为杜衍侯，封杨喜为赤泉侯，封杨武为吴防侯，封吕胜为涅阳侯。项王死后，楚地都降了汉，只有鲁地不降，汉打算用大军去屠城。因为鲁国人守礼义，甘愿为君主死而保持节操，就拿着项王的头颅给鲁人看，鲁的父兄就降汉了。

【原文】

始[1]，楚怀王初封项籍为鲁公；及其死，鲁最后下。故以鲁公礼葬项王谷城，汉王为发哀[2]，泣之而去。诸项氏枝属[3]，汉王皆不诛：乃封项伯为射阳侯[4]；桃侯、平皋侯、玄武侯[5]，皆项氏，赐姓刘[6]。

【注释】

①始：起初，先前。这是追述，或用初字开头。

②发哀：即发丧、举哀。

③枝属：宗族的旁支。

④射阳：汉县名，在今江苏淮安东南。

⑤桃侯：姓项，名襄。桃，汉县名，在今山东汶上县东北，一说今河北冀县西北。　平皋侯：名佗，封地在今河南温县东。　玄武侯：不详。

⑥赐姓刘：把姓项改从刘邦姓，古代是一种优待，故说赐姓。

【译文】

起初，楚怀王封项籍为鲁公；到项籍死，鲁最后降汉。因此用鲁公之礼把项王安葬在谷城，汉王亲自为他发丧、举哀，哭泣着离去。项氏的宗族旁枝，汉王都不株连杀戮，于是封项伯为射阳侯；桃侯、平皋侯、玄武侯，都是项氏家族，赐他们姓刘。

【原文】

太史公曰[1]：吾闻之周生曰[2]："舜目盖重瞳子[3]。"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4]？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5]，乘势起陇亩之中[6]，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7]，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8]！及羽背关怀楚[9]，放逐义帝而自

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⑩，而不师古⑪，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⑫，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注释】

①太史公：太史令，这里是司马迁自称，说见《太史公自序》。“曰”以下是本篇的论赞，总结之辞，或阐明立篇之意，或补充某些内容，这里是对篇中主人公的总评价。论赞后来形成史书的一种体例，历代沿用。

②周生：当时一位儒者，不详其名。

③盖：大概，可能是。 重瞳子：一眼有两个眸子、眼珠。这是传说。

④暴：突然，迅速。

⑤尺寸：比喻微小。

⑥陇亩：指田野，民间。

⑦五诸侯：指齐、赵、韩、魏、燕。此用《史记》集解说。

⑧近古：当时指春秋战国的时代。

⑨背关：舍弃关中。 怀楚：留恋楚地。

⑩奋：逞。 私智：个人的智力。

⑪师古：师法古代（圣贤）。

⑫力征：用武力征服。

【译文】

太史公说：我听到周先生谈过：“舜大概一只眼中长有两个眼珠。”又听说项羽也是一只眼中长有两个眼珠，项羽岂是舜的后代吗？为什么他兴起得这样突然呢？秦朝失去政权，陈涉首先发难，豪杰像蜂一样起来，互相争夺，不计其数。然而项羽没有尺寸的权势，乘着时势起于草野之中，三年后就领着五个诸侯灭了秦朝，分割天下土地，大封王侯，政令由他发出，号为“霸王”，地位虽然没有保持至终，近古以来也是不曾有过的啊！及至项羽

舍弃关中、留恋楚地，赶走义帝而自立为王，而抱怨王侯们反叛自己，也就难了！自夸功劳，逞着他个人的智力，不师法古人，以为霸王事业只要以武力征服。经营天下五年，结果亡国，身死东城，还不觉悟，更不责备自己的过失，太错误了！却推说“天要灭亡我，不是我用兵的罪过呀”，岂不荒谬吗？

王贵民　译注

史记·萧相国世家

司马迁

【作者】

司马迁，见卷八《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题解】

这是《史记》三十世家的第23篇，写相国萧何的主要事迹。“世家”是纪叙上层统治集团或区域政权中的王侯将相等人物的家世生平，与写最高统治者的“本纪”和写一般有名人物的“列传”，都属于纪传。这三种都构成《史记》以写人物传记为主的内容，它们中间只有人物地位的层次区别，当然本纪涉及的范围较广。

萧何可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代名相，他与刘邦是布衣相知，是刀笔吏出身的政治家，在刘邦争夺和稳定最高政权中，出谋行政，富有智慧机警和忠诚勤劳的品质，贡献极大，他又是后勤和经济专家，司马迁给予很高的评价。

而本篇却着重描述萧何的恭谨和设法免除刘邦的猜疑，来点明由匹夫取天下的汉高祖那种“雄猜”，开后世皇帝猜忌功臣的恶例。从而这篇杰作也就赋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深远的影响。全篇都用事实说话，有时以他人之口，揭露刘邦的心计。如萧何命子孙昆弟全都参军，表示绝对忠诚；用私家财产助军费，又用多买土地、作高利贷表示没有政治上的野心，以解除刘邦的疑虑等等。而刘邦却始终对他不放心，竟至为了一件小事去囚禁他，从中描写了刘邦的狭隘鄙陋的心态和行为。同时，篇中也隐约地点出萧何一生惟谨，只在于保护自己，不惜借别人的流血成就自己的官位，不敢直言匡谏，矫正汉高祖一味屠杀功臣的专制残暴行径。这些，不啻是对历代统治者的一种告诫。

【原文】

萧相国何者，沛丰人也①，以文无害为沛主吏掾②。高祖为布衣时，何数以吏事护高祖。高祖为亭长，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阳③，吏皆送奉钱三④，何独以五。秦御史监郡者与从事⑤，常辨之⑥，何乃给泗水卒史事⑦，第一⑧。秦御史欲入言征何，何固请，得毋行。（以上何微时事）

【注释】

①沛：汉初郡名，由泗水郡改置。治所在相（今安徽濉溪县西北）。丰：县名，今江苏丰县。

②文无害：通晓法令没有滞碍。旧解多歧异，此从《会注考证》。 主吏掾：即功曹掾。功曹为辅佐官吏，掾是其下属。

③吏繇：吏事差役。繇，即“徭”，徭役。

④送奉钱：即送钱为行旅费用。 三：据说是三百（下五字同），当时钱有重者，以一当百。

⑤与从事：指萧何和御史从事。

⑥辨：辨明，言称职。一说辨为办，治理，亦通。

⑦给：为(作)或供(供职)。　卒史：郡府的一种佐助官吏。

⑧第一：指考勤的成绩居第一位。

【译文】

相国萧何，是沛郡的丰邑人，由于熟习法令担任沛郡的主吏掾。高祖还是平民的时候，萧何多次因官司一类的事保护过高祖。高祖当亭长，经常帮助他。高祖到咸阳去服差役，同僚们都送给旅费三钱，而萧何一个人却送他五钱。秦朝以御史监督郡事，萧何和御史的从事们经常辨明问题，萧何就为郡的卒史，成绩居第一。秦朝御史打算向朝廷报告征用萧何，萧何一再请求(推辞)，方才没有前去。

【原文】

及高祖起为沛公①，何常为丞督事②。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③，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何进言韩信④，汉王以信为大将军，语在淮阴侯事中。汉王引兵东定三秦⑤，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抚谕告⑥，使给军食。汉二年，汉王与诸侯击楚，何守关中，侍太子，治栎阳⑦，为法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辄奏上，可，许以从事⑧；即不及奏上，辄以便宜施行，上来以闻。关中事：计户口转漕给军；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常兴关中卒辄补阙。上以此专属任何关中事。汉三年，汉王与项羽相距京、索之间⑨，上数使使劳苦丞相。鲍生谓丞相曰："王暴衣露

盖[10]，数使使劳苦君者[11]，有疑君心也。为君计，莫若遣君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12]，上必益信君。”于是何从其计，汉王大说。（以上汉未定天下，何守关中。）

【注释】

①沛公：沛郡令，据考此用楚地的称呼。

②丞：郡丞。 督事：督办事务。

③走：趋赴。

④进言韩信：为韩信的事进言。

⑤三秦：秦地（主要为今陕西省境）分为三部分。见前《项羽本纪》。

⑥填抚：即“镇抚”，犹安定。

⑦栎阳：秦置县名，治所在今陕西临潼北。

⑧从事：依照这样办事。

⑨京、索：京邑和索城，在今河南荥阳。见本卷《项羽本纪》。

⑩暴衣露盖：解衣脱帽而暴露躯体，指劳苦状态。

⑪劳苦：慰劳苦功（动宾词组）。

⑫胜兵：胜任兵役。 诣军所：到军事机构。

【译文】

及至高祖起任沛郡令，萧何任郡丞经常督办事务。沛公进入咸阳，军将们都争相奔赴金帛财物的府库，分抢东西；萧何只收拾秦朝丞相、御史掌管的律令图书，保藏起来。沛公做了汉王，以萧何为丞相。项王和诸侯烧杀咸阳而去，汉王之所以能够了解天下关口、要塞和户口的多少和强弱之处，以及人民遭受的痛苦等等，就是因为萧何完全得到秦朝的图书。萧何为推荐韩信而进言，汉王就任命韩信为大将军，这记载在淮阴侯的事迹中。汉王从蜀郡带兵往东平定三秦，萧何以丞相的职责留下收服巴、蜀，安定和晓谕百姓，叫他们供给军粮。汉二年（公元前205年），汉王与诸侯攻打楚军，萧何守关中，侍奉太子，治理栎阳，制订法令约

束部下，建立宗庙社稷、宫室和设置县邑，都每每奏上汉王。可行者，允许依此行事；即使来不及奏上，就暂且因便实行，待汉王回来就报告。关中的事务：统计户口、运输军需等等，汉王多次损失兵员败走，萧何经常征发关中兵卒及时补充缺额。汉王因而把关中这些事务专门交给萧何办理。汉三年，汉王同项羽在京邑、索城之间对峙着，汉王多次派人来慰劳丞相。鲍先生曾对丞相说："汉王自己暴衣露盖地劳苦，而多次派使者来慰劳您，那是对您有疑心呀！为您之计，不如把您家的子孙兄弟能当兵的人全都去军所报名参军，汉王必定相信您。"于是萧何听从这个计策，果然汉王大悦。

【原文】

汉五年，既杀项羽，定天下，论功行封。群臣争功，岁余功不决①。高祖以萧何功最盛，封为酇侯②，所食邑多③，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锐④，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诸君知猎乎？"曰："知之。""知猎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⑤，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⑥；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且诸君独以身随我，多者两三人；今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群臣皆莫敢言。

【注释】

①功：字当衍。

②酇（zàn 赞）：在南阳，治所在今湖北光化西北。另有一古邑名，秦置县，今河南永城有酇（cuó 搓阳）县乡。

③食邑：即封邑。食，指所收封邑的租税。

④被坚执锐：披挂甲胄、执持利兵，指武装上阵与敌交战。

⑤发踪：发现野兽的踪迹。旧注：解绁（系绳）而放之，误。 指示：指给猎人看。

⑥功狗：有功的猎犬。下文“功人”，有功的人。

【译文】

汉五年，杀了项羽，平定天下，就论功行赏。群臣争功，一年有余也不能决定。高祖认为萧何的功劳最多，封为酇侯，所得的食邑也多，功臣们都说：“我等披坚执锐，多的参加过百余战役，少的也有几十次战役，攻城略地，大大小小各有差别。而今萧何未曾有汗马功劳，只是舞文弄墨、发发议论，不曾打仗，却反而居在臣等之上，这是什么道理？”高帝说：“各位知道打猎之事吗？”都说：“知道。”又问：“知道猎狗吗？”都说：“知道。”高帝说：“说到打猎，追杀野兽、兔子的，是猎狗；而发现野兽踪迹和所在告诉猎人的，是人。在此，诸位只是能追杀走兽而已，那不过是有功的猎犬；至于萧何，他发现野兽踪迹告诉猎人，是有功之人呀。而且，诸位只是以一人之身跟随我，多的也不过两三个人；而萧何把全家族数十人都叫来跟随着我，他的功劳是不可埋没的！”群臣再不敢说什么话。

【原文】

列侯毕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阳侯曹参身被七十创①，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桡功臣②，多封萧何，至位次，未有以复难之，然心欲何第一。关内侯鄂君进曰③：“群臣议皆误！夫曹参，虽有野战略地之功，此特一时之事；夫上与楚相距五岁，常失军亡众，逃身遁者数矣，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非上所诏令召，而

数万众会上之乏绝者数矣④。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军无见粮⑤，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今虽亡曹参等百数，何缺于汉？汉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万世之功哉？萧何第一，曹参次之！"高祖曰："善"。于是乃令萧何赐带剑履上殿⑥，入朝不趋⑦，上曰："吾闻进贤受上赏。萧何功虽高，得鄂君乃益明。"于是因鄂君故所食关内侯邑封为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余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户，以帝尝繇咸阳时，何送我独赢奉钱二也⑧。（以上定何之功）

【注释】

①平阳：古邑名，秦置县，治所在今山西临汾。　创：创伤。

②桡：同"挠"，折，屈。

③鄂君：即鄂千秋，时为关内侯爵位。

④会：适逢，遇到。　上：这里指高祖。

⑤见（xiàn 现）粮：现存的粮食。

⑥带剑履上殿：可以带剑、穿鞋上殿。这是作为尊宠的特赐，但在先秦时代剑、履上殿是常事。只因秦法禁止带尺长的兵器上殿，汉朝沿用。　按：旧说赐下有"第一"，当是。

⑦趋：快步行走，古代在尊者面前如此，表示敬意。

⑧赢：胜，多。

【译文】

列侯都受封完毕，到了进奏论定地位等级时，群臣都说："平阳侯曹参身上受了七十处创伤，攻城略地，功劳最多，应该居第一位。"对此，皇帝已经折服了其他功臣，至于位次，就不再和他们论难，可是心里打算以萧何居第一位。关内侯鄂君进言说："群

臣的说法都错误！曹参虽然有野战略地的功劳，可是只一时的事情；皇帝和楚军交战五年，常常损失军众，只身逃跑多次，然而萧何常常从关中派军来补充，若没有皇帝下诏令召唤他，那么，几万军队遇到供给匮乏的事就会多着哩！汉与楚军在荥阳相持好几年，军队没有存粮，是萧何从关中运输粮食，才使供给不缺乏。陛下虽然几次在山东失败，萧何保全关中以等待陛下，这是万世之功呀！这里即使没有成百的曹参这类人，对于汉室有什么损失？汉室有了他们也不一定得以保全。怎么能用一时之功，加在万世之功的上面呢？萧何应当居第一位，曹参第二位！"高祖说："好！"于是赐萧何为第一，让他可以带剑、穿鞋上殿，进朝时不必快步行走。皇帝说："我听说荐举贤能的人受到上等赏赐。萧何功劳虽然最高，得有鄂君方能更加显明。"于是按照鄂君原来所受的关内侯食邑，封为安平侯。同一天，对萧何父子兄弟十余人全部封赏，都有食邑；又加封萧何二千户，这是因为从前高祖出差咸阳时，萧何独个儿多送了二钱的缘故。

【原文】

汉十一年①，陈豨反，高祖自将，至邯郸。未罢，淮阴侯谋反关中，吕后用萧何计诛淮阴侯，语在淮阴事中。上已闻淮阴侯诛，使使拜丞相何为相国②，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③。诸君皆贺，召平独吊④。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召平以为名也。召平谓相国曰："祸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中，非被矢石之事⑤，而益君封、置卫者，以今者淮阴侯新反于中，疑君心矣⑥。夫置卫卫君，非以宠君也。愿君让封勿受，悉

以家私财佐军，则上心说。”相国从其计，高帝乃大喜。汉十二年秋，黥布反⑦，上自将击之，数使使问：“相国何为？”相国为上在军，乃拊循勉力百姓⑧，悉以所有佐军如陈豨时。客有说相国曰：“君灭族不久矣！夫君位为相国，功第一，可复加哉？然君初入关中，得百姓心，十余年矣，皆附君，常复孳孳得民和⑨；上所为数问君者，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⑩？上心乃安。”于是相国从其计，上乃大说。

【注释】

①汉十一年：公元前196年。

②丞相与相国，本为一职，这里似乎相国更高。《会注考证》引清人齐召南说：丞相紫绶，相国则绿绶。以为这是区别。

③这句说：做相国的保卫者。据下文召平所说，不是保卫，实是监视。

④吊：慰问遭灾、丧事的人家。与贺相反。

⑤被矢石之事：挨矢、石的打击，指战事。

⑥据考这句前有一“有”字。

⑦黥布（？～公元前195年）：汉初诸侯王，六县（今安徽六安）人。原名英布，因受刑黥面，为骊山刑徒，在此起义反秦，项羽封为九江王，不久归汉，参与灭项羽于垓下。鉴于刘邦杀功臣，举兵反，败逃江南，被长沙王诱杀。

⑧拊（fǔ 抚）循：抚慰诱导。

⑨常：这里为尚字之假。　孳孳：同“孜孜”，勤勤恳恳的样子。

⑩贳：同“赊”。赊贷，即贷款给人。赊赊贷当为贵取息，就是放高利贷。自污：自我污秽，把自己弄成爱财贪利的人。

【译文】

汉十一年，陈豨造反，高祖亲自带兵，到邯郸。还没有了结，淮阴侯又在关中谋反，吕后用萧何之计杀了韩信，这事记在淮阴

侯列传中。皇帝听到了淮阴侯被诛，就派使者拜丞相萧何为相国，加封五千户，命令五百士兵和一名都尉，做相国的保卫。大家都来祝贺，惟独召平来吊唁。召平这人，是从前秦朝的东陵侯。秦亡后，他当了平民，生活贫穷，就在长安城东边种瓜，瓜甜美，人们都叫作“东陵瓜”，那是从召平的侯名来的。召平对相国说：“祸从这里开始了！皇帝在外劳苦，而您在内留守，没有战争之事，却给您加封、设置保卫者，是因为现在淮阴侯在内部新近谋反，生了怀疑您的心嘛！而设置卫兵保卫您，并非宠爱您呀！希望您把封赏的东西推辞不受，把所有的家里钱财都支援军队，皇帝就会高兴。”相国听从这个计谋，高帝果然大喜。汉十二年，黥布造反，皇帝亲自带兵攻击，多次派人问：“相国在做什么？”相国以为皇帝在军中，就帮助着安抚教导百姓，把所有家财支援军队，像以前征讨陈豨时那样。朋友就劝说相国道：“您不久将被灭族了！您官位是相国，功劳第一，还可再加封吗？然而您起初进入关中，得百姓的心，十余年了，都归附您，您还这样辛辛苦苦获得人民的顺从；皇帝之所以多次问您，只为害怕您倾动关中。现在，您何不多买田地，多赊贷取利来把自己弄脏呢？这样，皇帝就能放心了。”于是相国听从了这个计谋，果然皇帝大喜。

【原文】

上罢布军归①，民道遮行上书②，言相国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上至，相国谒，上笑曰：“夫相国乃利民③？”民所上书，皆以与相国，曰：“君自谢民。”相国因为民请曰：“长安地狭，上林中多空地，弃④，愿令民得入田，毋收槀⑤，为禽兽食。”上大怒，曰：“相国多受贾人财物，乃为请吾苑！”乃下相国廷尉⑥，械系之⑦。数日，王卫尉侍⑧，前问曰：“相国何大罪，陛下系之暴也？”上曰：“吾闻李斯

相秦皇帝，有善归主，有恶自与；今相国多受贾竖金，而为民请吾苑，以自媚于民，故系治之。”王卫尉曰：“夫职事苟有便于民而请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国受贾人钱乎？且陛下距楚数岁，陈豨、黥布反，陛下自将而往，当是时，相国守关中，摇足则关以西非陛下有也⑨。相国不以此时为利，今乃利贾人之金乎？且秦以不闻其过亡天下，李斯之分过⑩，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浅也！”高帝不怿⑪。是日，使使持节赦出相国。相国年老，素恭谨，入，徒跣谢⑫。高帝曰：“相国休矣！相国为民请苑，吾不许，我不过为桀、纣主，而相国为贤相。吾故系相国，欲令百姓闻吾过也。”（以上召平与客与王卫尉脱何于祸）

【注释】

①罢布军：撤回征讨黥布的军队。

②道：路，这里为动词，走到路上来。　遮行：拦住行列。

③利民：得民之利。

④这句当作“上林中多空弃地”。　弃：荒废。

⑤毋收稾：不要收去禾稾。这是对种田人说的。稾，作物的根干枝叶，如稻草之类，可作牲口饲料。

⑥这句是说把相国下交廷尉治罪。　廷尉：官名，秦置，掌刑狱，职位甚高。

⑦械：指桎梏刑具，动词，带上刑具。　系：用绳捆绑。

⑧王卫尉：姓王的卫尉官，名字不详。卫尉，宫门警卫之长。

⑨摇足：动一动脚，指谋反。

⑩分过：分担罪过。

⑪不怿（yì 意）：不愉快。这里指刘邦内心有愧。

⑫徒跣（xiǎn 显）：光着脚。这是谢罪的表示，比免冠还重。

【译文】

皇帝撤去征讨黥布的军队而回京，民众在路上拦住行列上书，告相国用贱价强买民家的田地、住宅成千成万。皇帝到来，相国朝拜，皇帝笑着说："作为相国还贪民众的利？"把老百姓上的书，都给了相国，并说道："请您亲自向老百姓谢罪。"相国又接着为民众请求着说："长安地狭，上林苑里多有空闲荒废的土地，希望能让老百姓进去耕种，叫他们不要收去禾稾，留作禽兽的饲料。"皇帝大怒，说道："相国接受商人很多财物，却来要求动用我的上林苑！"就把相国下交廷尉，加上刑具捆绑起来。过了几天，王卫尉侍朝，上前问："相国有什么大罪，陛下治他罪这么厉害呢？"皇帝说："我听见过李斯辅佐秦皇帝，有好事归之君主，有坏事给自己。而今相国自己接受商人贩子很多金钱，却为百姓来请求要我的苑囿，用这个讨好老百姓，故而治他的罪。"王卫尉说："凡是对职事，假如有利于民就去请求办理，确实是宰相分内的事！陛下怎能怀疑相国接受商人的金钱呢？而且，陛下和楚军相拒数年，陈豨、黥布造反，陛下亲自带兵去征讨，当这个时候，相国守关中，他只动一动脚，关以西的地方就不是陛下所有呀。相国不在这个时候图利，今天却贪商人的金钱吗？而且秦朝由于不理睬自己的过失就亡了天下，李斯那样分担罪过，又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呢？陛下怀疑宰相怎么这样的浅陋啊！"高帝心里很不愉快。但还是在当日，派使者拿他的符节把相国赦免出来。相国年老了，素来恭敬谨慎，进朝，光着脚谢罪。高帝说："相国罢了！相国为百姓请求上林苑，我不答应，我不过是桀、纣那样的君主，而相国却是贤相。我因故拘捕了相国，是想让百姓知道我的过失呀。"

【原文】

何素不与曹参相能①。及何病，孝惠自临视相国病，

因问曰："君即百岁后[2]，谁可代君者？"对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参何如？"何顿首曰："帝得之矣[3]！臣死不恨矣！"何置田宅，必居穷处[4]，为家不治垣屋[5]，曰："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以上将死荐贤、诫子孙二事）

【注释】

①相能：合得来。

②百岁后：指死后。是忌讳、尊敬语。

③得之：说对了。

④穷处：偏僻之处，如穷乡僻壤。

⑤垣：墙。

【译文】

萧何平素和曹参合不来。到萧何病了，惠帝亲自来看望相国的病情，就此问道："您如果百年之后，谁人可以代替您？"回答说："了解臣下的不如君主。"惠帝说："曹参怎么样？"萧何起身叩头说："皇帝说对了！这样，我死没有遗憾了！"萧何置买田地宅第，一定是坐落偏僻的地方，不为家里建造房屋垣墙，他说："后代子孙贤，就能效法我的节俭；不贤德的，也免得被有权有势之家把产业夺去。"

【原文】

孝惠二年[1]，相国何卒，谥为文终侯。后嗣以罪失侯者四世[2]，绝，天子辄复求何后，封续酇侯[3]，功臣莫得比焉。

【注释】

①惠帝二年：为公元前193年。

②四世：当为第四世，见《汉书·萧何列传》：何子禄、延先后受封，延子三人相继受封，延子何则以罪免，延孙何胜有罪免。因罪免侯者实只二人。

③这句指武帝元狩年间下诏封曾孙何庆为酇侯，食邑2400户。

【译文】

惠帝二年，相国萧何死，谥号为文终侯。他的后代因犯罪失去侯位的有四世，每次没有了继承人，续天子总要再去寻求萧何的后代，续封为继酇侯，功臣们都不能与之相比。

【原文】

太史公曰：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①，录录未有奇节②。及汉兴，依日月之末光③，何谨守管龠④，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⑤。淮阴、黥布等皆以诛灭，而何之勋烂焉，位冠群臣，声施后世，与闳夭、散宜生等争烈矣⑥！

【注释】

①刀笔吏：办理文书的小吏。古代书写工具有刀，供删削用，故称；后来以此称讼师。

②录录：即庸庸录录。

③这句指依赖汉朝初建的好时机。

④管龠：锁匙。引申为职责。

⑤更始：从头更新，除旧布新。

⑥闳夭、散宜生：均古人名，辅助周文王兴起创业的名臣。

【译文】

太史公说：萧相国何，在秦朝时，做刀笔吏，平凡而没有特别的事迹。到汉王兴起，依赖皇上的余光，萧何忠于职守，趁着民众痛恨秦法苛刻，顺应潮流同他们一起除旧布新。淮阴侯、黥布等都被诛灭，而萧何的功勋更显出光辉了。他的地位盖过群臣，声誉延及后世，可以和闳夭、散宜生的功德相比哩！

王贵民　译注

史记·曹相国世家

司马迁

【作者】

司马迁，见卷八《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题解】

这是《史记》三十世家的第24篇，写曹参（？～公元前190年），也是沛县人，与刘邦同乡，出身也不高，自狱吏跟从刘邦起义，但他在同辈人中所立的战功是最多的一个，为汉室创业，作出相当的贡献。他崇尚黄老之学，从为齐相到被萧何推举自代为相国，都主张清静无为、守成不变的政治，适应了汉初社会休养生息、恢复经济的客观要求，在那个历史时代起了一定的作用。在本篇，司马迁按照时间顺序，前面叙述曹参的战功，用“与淮阴侯俱”一语，体现出他的将才终不及韩信；后面叙述他的相业，以“一遵萧何约束”的话，反映曹参的政治作风特点，从而刻划出一个战功特

多而将才不高，作风朴实宽厚而政绩平庸的人物形象。故而有“萧规曹随”一语。

文学上采用对比手法，通过萧何、韩信与曹参对比来表现，同时也深入描写生活细节来显现人物性格。

【原文】

平阳侯曹参者，沛人也，秦时为沛狱掾，而萧何为主吏，居县为豪吏矣①。高祖为沛公而初起也，参以中涓从②。将击胡陵、方与③，攻秦监公军④，大破之。东下薛，击泗水守军薛郭西。复攻胡陵，取之。徙守方与，方与反为魏，击之。丰反为魏，攻之。赐爵七大夫⑤。击秦司马夷军砀东⑥，破之，取砀、狐父、祁善置⑦。又攻下邑以西，至虞⑧，击章邯车骑。攻爰戚及亢父⑨，先登。迁为五大夫。北救阿⑩，击章邯军，陷陈⑪，追至濮阳。攻定陶，取临济⑫。南救雍丘⑬，击李由军，破之，杀李由，虏秦候一人。秦将章邯破杀项梁也，沛公与项羽引而东，楚怀王以沛公为砀郡长，将砀郡兵，于是乃封参为执帛⑭，号曰建成君，迁为戚公，属砀郡。其后从攻东郡尉军，破之成武南⑮。击王离军成阳南⑯，复攻之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开封。击赵贲军，破之，围赵贲开封城中。西击秦将杨熊军于曲遇⑰，破之，虏秦司马及御史各一人。迁为执。从攻阳武⑱，下辕辕、缑氏⑲。绝河津⑳，还击赵贲军尸北㉑，破之。从南攻犨，与南阳守齮战阳城郭东㉒，陷陈，取宛㉓，虏齮，尽定南阳郡。从西攻武关、峣关㉔，取之。前攻秦军蓝田南，又夜击其北，秦军大破，遂至咸阳，灭

秦。(以上从高祖初起至入关灭秦)

【注释】

①豪吏:县吏中的豪长。

②中涓:在内的近臣,犹言亲信。旧注:涓,洁,在内主洁净洒扫之事,盖亲近左右。

③胡陵:战国宋邑,秦置县,故城在今山东鱼台东南。　方与:亦宋邑,秦置县,在今鱼台北。

④秦监公:佐助秦御史监郡的某公,或名平。

⑤七大夫:爵名,当秦二十爵的第七级公大夫。下文五大夫,为其九级(级数多为高)。

⑥夷:人名。　砀:秦郡,治所在今河南夏邑东。辖境西至今河南开封、通许一带,北至今山东嘉祥以南及安徽亳县,东至砀山。

⑦狐父:在砀山东。　祁父:古祁城,在今安徽砀山县东北。　置:汉代称驿为置。

⑧下邑:即今砀山县。　虞:秦置虞城县,今河南虞城县西南。

⑨爰戚、亢父:均地名,在今山东嘉祥、济宁地区。

⑩阿:东阿,今山东阿城。

⑪陷陈:即陷阵,冲破敌阵。

⑫临济:洪颐煊说在定陶附近。

⑬雍丘:秦置县,今河南杞县。

⑭执帛:楚爵名,次于上卿执珪。

⑮东郡:今河南濮阳地区。　成武:属山阳郡,郡治在今山东金乡西北,今有成武县。

⑯成阳:县名,在今定陶一菏泽之间。

⑰曲遇:在中牟,今黄河北岸冀、鲁、豫交界地区。

⑱阳武:秦置县,治所在今河南原阳。

⑲辕(huán 环)辕:山名,在今河南偃师东南,山路十二曲盘旋,故名。山上有关,均兵家所争之要地。　缑(gōu 勾)氏:县名,在辕辕西北。

⑳河津:洛阳东北的一渡口。在上注地名附近。

㉑尸北:即尸乡北,尸乡在今偃师。

㉒齮(yǐ 以):南阳守之名,姓氏不详。 阳城:秦县名,治所在今河南登封东南告城镇。

㉓宛:楚邑,秦置县,治所在今河南南阳市,以产铁著名。

㉔武关:秦置,在今陕西丹凤东南,为关中通江汉要隘。 峣关:在陕西商县西北,接近兰田县,故下言攻秦军兰田南。

【译文】

平阳侯曹参,是沛人。秦朝时候他当沛县的狱吏,而萧何当时为主管的官吏,在县里算是官吏中的豪长了。高祖为沛令,开始起事时,曹参就以亲近的关系跟从。将要进攻胡陵、方与,先攻击秦御史监某公的部队,大破其军。往东至薛城,攻击在薛城郭西的泗水郡守军队。再回头攻打胡陵,夺取了。把它的守将迁到方与,方与反叛归魏,就又把它攻取了。丰县又反叛归魏,也攻取了。曹参被赐予七大夫的爵位。在砀县东边攻击秦将司马夷的军队,攻破了,夺取了砀、狐父和祁善驿。又攻下邑以西,到虞城,打击章邯的车骑。攻击爰戚和亢父地方时,曹参先登上城。升为五大夫。往北援救东阿,攻击章邯的部队,冲破敌阵,追赶到濮阳。攻打定陶,夺取了临济。往南援救雍丘,攻击李由的部队,攻破,杀了李由,俘虏了秦的一名斥候官。秦将章邯打败并杀了项梁的时候,沛公与项羽引兵往东去,楚怀王任命沛公为砀郡之长,统率砀郡的军队,于是就封曹参为执帛的爵位,号为建成君,升官为戚公,属砀郡管辖。此后,跟从沛公攻打东郡尉的部队,在成武之南攻破。攻击王离的军队于成阳之南,又攻打杠里,大破其军。追赶败兵,直往西到开封。攻击赵贲的部队,攻破,把赵贲围困在开封城中。往西攻击秦将杨熊于曲遇,把他攻破,俘虏秦朝司马及御史各一人。曹参被升为执珪的爵位。又从沛公攻打阳武,下辕辕关、缑氏县,渡过河津,回击赵贲的军队于尸乡之北,破其军。往南攻犨地,和南阳守将名齮的在阳城东交战,冲破敌阵,夺

取宛城，俘虏齮，全部平定南阳郡。往西攻打武关、峣关，夺取了。又前进攻秦军于兰田县南，夜战绕到秦军之北攻击，秦军大败，率军直至咸阳，灭了秦朝。

【原文】

项羽至，以沛公为汉王，汉王封参为建成侯。从至汉中，迁为将军。从还定三秦，初攻下辩、故道、雍、櫟①。击章平军于好畤南②，破之，围好畤，取壤乡。击三秦军壤东，及高栎③，破之。复围章平，章平出好畤走。因击赵贲内史保军，破之。东取咸阳，更名曰新城。参将兵守景陵二十日，三秦使章平等攻参，参出击，大破之。赐食邑于宁秦④，参以将军引兵围章邯于废丘⑤，以中尉从汉王出临晋关⑥。至河内，下脩虎⑦，渡围津⑧，东击龙且、项他定陶⑨，破之。东取砀、萧、彭城。击项籍军，汉军大败走，参以中尉围取雍邱。王武反于黄⑩，程处反于燕⑪，往击，尽破之。天柱侯反于衍氏⑫，又进破取衍氏。击羽婴于昆阳⑬，追至叶⑭。还攻武强⑮，因至荥阳。（以上从高帝定三秦，渡河，往返至荥阳。）

【注释】

①下辩、故道：地名，均在今陕西凤县。　雍：在今陕西长安县。　櫟（tái台）：今陕西武功县。

②好畤（zhì至）：今陕西乾县境。

③壤乡、高栎（yuè月）：均在今武功县境。

④宁秦：今陕西华阴。

⑤废丘：周代的犬丘，在今陕西兴平东南。

⑥临晋关：即蒲津关，在今陕西大荔东。

⑦脩武：今河南获嘉。

⑧围津：一作韦津，在今河南滑县。

⑨龙且：楚将。 项他：魏将。

⑩黄：当为外黄，秦县名，在今河南民权。

⑪程处：汉将，与上王武同，皆反汉。 燕：地名，在今河南延津东。

⑫天柱侯：封号，人名不详。 衍氏：在今郑州北。

⑬羽婴：人名。 昆阳：在今河南叶县。

⑭叶（shè 涉）：在今河南叶县南。

⑮武强：在今郑州管城东北。

【译文】

项羽到（咸阳），以沛公为汉王，汉王封曹参为建成侯。参随沛公至汉中，升为将军。随之回头平定三秦，起初攻打下辩、故道、雍和蘩等地。攻击章平的军队于好畤之南，破其军，围攻好畤，夺取壤乡。在壤东攻打三秦的军队，打到高栎，攻破。再围章平，章平从好畤逃走。顺势攻击赵贲的内史部守军，攻破。向东夺取咸阳，改咸阳名为新城。曹参领兵驻守景陵达二十日，三秦派章平等攻击曹参，曹参出击，大破章平等。汉王封赏他宁秦的食邑，作为将军他带兵把章邯包围在废丘，以中尉跟从汉王出临晋关。到了河内郡，下至脩武，渡过围津，向东攻击龙且、项他于定陶，攻破。往东夺取砀、萧、彭城。攻击项籍的军队，汉军大败逃走，曹参以中尉围困并夺取雍丘。王武在外黄反汉，程处在燕邑反汉，曹参前往攻击，打败他们。天柱侯在衍氏反汉，他又进击夺取衍氏。在昆阳攻击羽婴，追赶到叶县，回攻武强，从而进入荥阳。

【原文】

参自汉中为将军中尉，从击诸侯及项羽，败，还至荥阳，凡二岁。高祖三年，拜为假左丞相[1]，入屯兵关中。月

余，魏王豹反[2]，以假左丞相、别与韩信东攻魏将军孙速军东张[3]，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将王襄。击魏王于曲阳[4]，追至武垣[5]，生得魏王豹。取平阳[6]，得魏王母妻子。尽定魏地，凡五十二城。赐食邑平阳。因从韩信击赵相国夏说军于邬东[7]，大破之，斩夏说。韩信与故常山王张耳引兵下井陉击成安君[8]，而令参还围赵别将戚将军于邬城中。戚将军出走，追斩之，乃引兵诣敖仓汉王之所。韩信已破赵，为相国，东击齐，参以右丞相属韩信，攻破齐历下军[9]，遂取临菑。还定济北郡，攻著、漯阴、平原、鬲、卢[10]。已而从韩信击龙且军于上假密[11]，大破之，斩龙且，虏其将军周兰[12]。定齐，凡得七十余县，得故齐王田广相田光，其守相许章，及故齐胶东将军田既。（以上从韩信破魏、破赵、破齐）

【注释】

①假：犹虚衔、名义。

②这事见本卷《项羽本纪》。

③军：驻扎、镇守，动词。　东张：一名张阳城，在今山西浮山西南。

④曲阳：梁玉绳说当是阳曲之误，阳曲在今山西太原北。一说河北定州的曲阳。

⑤武垣：徐广说是河东垣县，今山西垣曲。

⑥平阳：秦县名，在今山西临汾。

⑦赵相国夏说：据考，“赵相国”应作“代相国”。当时陈馀为代王，任夏说为相国。　邬东：太原县名。

⑧井陉（xíng 形）：太行山隘口，八陉之一，为山西进入华北平原的要道，在今河北井陉西。　成安君：陈馀。

⑨历下：在今山东济南市西。西汉置县。

⑩著：在今山东济阳西南。 漯（tà 踏）阴：在今山东临邑西。 平原：在今山东平原县。 鬲：在今山东德州北。以上四地均在今德州地区。 卢：在今山东长清西，属济南市。

⑪上假密：即高密，在今山东高密一带。

⑫将军周兰：据考，周兰当时为亚将；又周兰本为灌婴所俘，因曹参与灌婴同役，故云。

【译文】

曹参自从汉中任将军中尉以来，随之攻击诸侯和项羽，失败而回到荥阳，共达两年。高祖三年，拜他为名誉左丞相，屯兵到关中。月余之后，魏王豹反叛，他以名誉左丞相身分同韩信往东攻击魏将军孙速，驻军在东张，大破魏军。接着攻打安邑，俘虏了魏将王襄。又攻击魏王于阳曲，追到武垣，活捉了魏王豹；夺取平阳，俘虏了魏王之母及其妻、子。全部平定魏地，共夺得五十二座城。受赏赐平阳为食邑。接着随韩信攻打代相国夏说于邬东，大破其军，杀了夏说。韩信和从前常山王张耳领兵下井陉攻打成安君陈馀，就命曹参回头去包围赵的别将戚（公）将军于邬城。戚将军逃出，便追赶上把他杀了，于是带兵到敖仓进见汉王。韩信已经破赵，做了相国，往东攻齐，曹参以右丞相的职位为韩信部下，攻破齐的历下军队，就夺取了临淄。回头平定了济北郡，进攻著、漯阴、平原、鬲和卢邑等地。以后跟随韩信在上假密进攻龙且部队，大破其军，杀了龙且，俘虏了从前其亚将周兰。平定齐地，总计夺得七十余县，俘获了齐王田广的相国田光和它的居守之相许章，以及从前齐胶东将军田既。

【原文】

韩信为齐王，引兵诣陈，与汉王共破项羽，而参留平齐未服者。项籍已死，天下定，汉王为皇帝，韩信徙为楚

王，齐为郡，参归汉相印。高帝以长子肥为齐王，而以参为齐相国。以高祖六年赐爵列侯①，与诸侯剖符②，世世勿绝，食邑平阳万六百三十户，号曰平阳侯，除前所食邑。以齐相国击陈豨将张春军，破之。黥布反，参以齐相国从悼惠王将兵车骑十二万人③，与高祖会击黥布军，大破之。南至蕲，还定竹邑、相、萧、留④。（以上留齐、相齐）

【注释】

①列侯：最高的侯爵，相当于秦二十级爵的彻侯。

②剖符：分开符玺，指分封。

③悼惠王：即刘邦长子刘肥为齐王的谥号。

④这里所列举的地名蕲、竹邑、相、萧和留，都在沛郡。

【译文】

韩信做了齐王，领兵到陈，和汉王共同消灭项羽，而曹参就留下来平定齐地还没有降服的城邑。项羽死了，天下已定，汉王做了皇帝，韩信被调任为楚王，齐改为郡，曹参归还汉的相印。高祖以长子刘肥为齐王，而任命曹参为齐王的相国。在高祖六年，赐给他列侯的爵位，同诸侯一样剖符分封，世代不绝，食邑在平阳有10630户，称为平阳侯，除去以前所得的食邑。曹参以齐国相国的职位攻打陈豨的将张春的军队，攻破了它。黥布谋反，曹参又以齐相国的职位跟随悼惠王领兵士车骑十二万人，和高祖会合，共同攻伐黥布，大破其军。往南到蕲，把竹邑、相、萧、留等县都平定下来。

【原文】

参功：凡下二国，县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将军六人，大莫敖①、郡守、司马、侯②、御史各一人。（总叙

参功）

【注释】

①大莫敖：楚国卿的称号。

②侯：军侯、斥侯，边地守哨侦察的军吏。

【译文】

曹参的功：总共攻下了二国，一百二十二县；俘获王二人，相三人，将军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马、军侯、御史各一人。

【原文】

孝惠帝元年，除诸侯相国法①，更以参为齐丞相。参之相齐，齐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②，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俗。诸儒以百数③，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④，舍盖公焉⑤。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以上为齐相事）

【注释】

①这句是说废除诸侯相称相国的制度。

②富于春秋：指年轻。春秋，岁月，是说日子还长着。

③如：言儒生之多。

④正堂：丞相治事之堂。

⑤舍：住，止。作动词。

【译文】

惠帝元年，废除诸侯相称相国的制度，曹参改称齐丞相。曹

参相齐，齐有七十个城邑。天下初定，悼惠王还年轻，曹参把所有长老儒生都召集来，询问安集百姓的办法，依照齐的旧俗。诸儒成百数，所说的一人一个样，曹参不知道怎样决定。听说胶西有个姓盖的老人，善于研究黄帝、老子的理论，就派人用厚礼请来。见了盖公，盖公提出"治理之道以清静为贵，而人民自然安定"，并推广这一类的话，全都说出来。曹参于是自己避开正堂，让盖公住着。他的政治主要是采用黄、老学说，所以为齐相九年，齐国安定统一，被人民盛称为贤相。

【原文】

惠帝二年，萧何卒，参闻之，告舍人："趣治行①！吾将入相。"居无何②，使者果召参。参去，属其后相曰："以齐狱市为寄③，慎勿扰也！"后相曰："治无大于此者乎？"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④；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参始微时，与萧何善；及为将相，有郤⑤。至何且死，所推贤唯参。（以上去齐入为汉相）

【注释】

①趣（cù促）治行：赶快整理行装。趣，速。

②无何：没有多时。

③狱、市：这里是二事。狱，指好讼教唆之类；市，指蒙骗机巧之类。这里指这类活动的所在。　寄：寄托，容身。这句是说以狱市这类场所为容身的地方。

④并容：都容纳，指好人坏人都容纳。

⑤郤：同"隙"，私怨，隔阂。

【译文】

惠帝二年，萧何死，曹参听说，告诉他门下人说："赶快整理

行装，我将会进朝为相。”过不多时，果然有使者来召请曹参。曹参走的时候，嘱咐他后任的丞相说：“把齐国狱、市作为一些人容身之地，谨慎地不要惊扰它！”后任丞相说：“治理之事没有比这事更重大的吗？”曹参说：“那倒不是。可狱、市之所，是好人坏人都容身的地方；现在您若扰乱它，那些坏人哪有容身之所？我因此把这事放在前面。”曹参起初微贱时，和萧相友好；到做了将相时，产生一些私怨。萧何到了快要死时，所推荐的贤才只有曹参。

【原文】

参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①。择郡国吏：木讱于文辞、重厚长者②，即召除为丞相史③；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④，辄斥去之。日夜饮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宾客见参不事事⑤，来者皆欲有言；至者，参辄饮以醇酒。间之⑥，欲有所言，复饮之。醉而后去，终莫得开说，以为常。相舍后园近吏舍，吏舍日饮歌呼，从吏恶之，无如之何，乃请参游园中，闻吏醉歌呼，从吏幸相国召案之⑦，乃反取酒张坐饮⑧，亦歌呼与相应和。参见人之有细过，专掩匿覆盖之，府中无事。

【注释】

①约束：法令管束。

②木讱（qū 屈）：犹木讷，不善口辩。

③丞相史：汉制，丞相部下长史之下，还有椽史、令史，做文书一类的官吏。

④言文刻深：论事和行文苛刻严厉。

⑤不事事：无所事事，不做什么事。

⑥间之：犹顷之，一会儿。

⑦召案：召来处理、查办。

⑧张坐：张设坐位。

【译文】

曹参取代萧何当上汉朝的相国，凡事没有什么变更，一律遵从萧何定下的规矩管束。选择郡国的官吏，凡不善于文辞而是宽厚的长者，就召来任命为丞相的史职；官吏中凡论事行文苛刻严厉、想追求声名的人，就即行免职。他日日夜夜饮好酒。卿大夫以下的官吏和宾客们，看到曹参无所事事，见他的人都想进言；对到来的人，曹参只给他们饮好酒。一会儿，想说什么话，曹参又让他们饮酒。直到酒醉而后走开，始终没法子开口说话，这样成了常事。相府的后园靠近他的官吏住屋，官吏住屋里整天饮酒、唱歌、呼喊，曹参的随员很憎恶，无可奈何，就请曹参到园中走走，听见了那边官吏醉酒唱歌呼喊，随员们庆幸：相国会召来查办他们。可是曹参反而取酒张设坐位饮酒，也唱歌呼喊，和那边互相应和。曹参见到人有小过失，专门为他们隐瞒掩盖，所以相府中平安无事。

【原文】

参子窋为中大夫①。惠帝怪相国不治事，以为“岂少朕与②”？乃谓窋曰：“若归③，试私从容问而父曰：‘高帝新弃群臣，帝富于春秋，君为相，日饮，无所请事，何以忧天下乎？’然无言吾告若也。”窋既洗沐归，间侍④，自从其所谏参⑤。参怒。而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当言也！”至朝时，惠帝让参曰：“与窋胡治乎⑥？乃者我使谏君也。”参免冠谢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⑦？”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上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言之是也。

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8]，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参为汉相国，出入三年[9]。卒，谥懿侯。子窋代侯。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颠若画一[10]；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11]，民以宁一[12]。”（以上为丞相时事）

【注释】

①窋：音zhú（烛）或读为kū（窟）。 中大夫：大夫官品级中的一种。

②岂少朕与：岂是以我为年少吗？少，作动词。一说少为多少之少，岂是嫌少于我吗？但语意不明。

③若：你。下同。

④间侍：趁空侍候、侍坐。

⑤自从其所：犹言自出其意，按惠帝嘱咐。

⑥这句是说：为何事笞窋？治与笞汉人语同。

⑦圣武：圣明英武。指惠帝。

⑧垂拱：皇帝坐朝姿态，这里指统治天下。

⑨三年：梁玉绳考证为四年。

⑩觀（gòu 够）若：明白正直的样子。 画一：整齐。

⑪载：行事。

⑫宁一：安宁专一。

【译文】

曹参之子曹窋为中大夫，惠帝以相国不治政事为奇怪，以为“莫不是以我为年少（而轻视）吗？”就对曹窋说：“你回家，试着私下里从容地问你父亲说：‘高帝新近逝世，皇帝又年轻，您为相国，整天饮酒，无所事事，怎么忧虑天下之事呢？’但不要说是我教你说的。”曹窋洗沐之后回家，趁空侍侯父亲时，自出己意的谏曹参。曹参发怒，鞭打曹窋二百下，说道：“赶快进去侍侯！天下大事不是你所应当说的嘛！”到上朝时，惠帝责备曹参说：“你为何

鞭打曹窋呢？那是我让他劝谏您呀。”曹参脱下帽子谢罪说：“陛下自己考虑您与高帝比较谁圣明英武？”皇帝说：“我哪里能赶上高帝呢！”曹参又问：“陛下看看臣的才能，与萧何比较谁更贤能？”皇帝说：“您似乎赶不上萧何。”曹参说：“陛下所言是对的呀。高帝和萧何平定天下，法令明确了，而今陛下垂拱而治，我等守好职位，遵循而不要失误，不就可以了吗？”惠帝说：“好，您就罢了。”曹参为汉皇相国，出出进进有三年。死了，谥号为懿侯。儿子曹窋代替他的侯爵。百姓作歌唱道：“萧何制出法令，那样明白正确而画一；曹参替代他，遵守没有缺失。实行清净无为的政治，百姓得到安宁专一。”

【原文】

平阳侯窋，高后时为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为侯。立二十九年卒，谥为静侯。子奇代侯，立七年卒，谥为简侯。子时代侯，时尚平阳公主①，生子襄。时病疠归国②，立二十三年卒，谥夷侯。子襄代侯，襄尚卫长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谥为共侯。子宗代侯，征和二年中③，宗坐太子死，国除④。（以上子孙）

【注释】

①尚：娶公主称“尚”。　平阳公主：这是从平阳侯的称号，本是阳信公主。据考，不当如此行文。

②疠（lì 厉）：同“癞（lài 赖）”，恶疮。　国：指平阳侯国。

③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武帝末年，司马迁不及见，这以下是后人增补。

④国除：撤除平阳侯国。

【译文】

平阳侯曹窋，吕后当政时为御史大夫。文帝立，免官为侯。任侯爵二十九年而死，谥号称静侯。其子曹奇接替侯爵，立了七年而死，谥号称简侯。其子曹时接替为侯，娶平阳公主，生儿子曹襄。曹时患疠病归国，立二十三年而死，谥号称夷侯。其子曹襄接替为侯，娶卫长公主，生儿子曹宗，立十六年而死，谥号称共侯。其子曹宗接替为侯，征和二年的年中为太子的事坐罪而死，撤除了侯国。

【原文】

太史公曰：曹相国参，攻城野战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与淮阴侯俱。及信已灭，而列侯成功①，唯独参擅其名②。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③。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

【注释】

①成功：成就了功业，犹言功成名就。

②擅：专有，担当。这句说只有曹参专有了名声。这里反衬韩信有才有功而遭遇最惨。

③极言合道：极力提倡合乎道家学说。

【译文】

太史公说：相国曹参，攻城野战的功劳之所以这样的多，是由于他和淮阴侯在一起（活动）。到了韩信被消灭之后，而列侯都功成名就，惟独曹参专有了这种名声。曹参为汉室相国，讲究清静，极力提倡合乎黄老之道。然而百姓脱离秦法的惨酷之后，曹参给予他们休养生息，无为而治，是故天下都称赞他的美政了。

王贵民　译注

史记·五宗世家

司马迁

【作者】

司马迁，见卷八《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题解】

这是《史记》三十世家的第二十九篇，记载汉景帝的十三个儿子的事迹。这十三人分别由五个母亲所生，故称“五宗”。这些皇子及其皇孙们大多骄奢淫逸，无所不为；及到犯法，却得到天子的宽容。司马迁在篇中照实铺叙，使这些贵胄子孙的丑恶面目暴露无遗。这里充分揭露了剥削阶级的本质，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即使在地主阶级上升阶段也不可能。参照《梁孝王世家》对济东王不法行径的描写，一再说明景帝对儿子们的放纵，从而把讽刺的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作者从这一新的角度和领域来写人物，对历代统治阶层都有借鉴的价值。对子弟的教养，从来就是一个社会问题，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即有鉴于此，不能不说是他的一个卓识。

【原文】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为宗亲。栗姬子曰荣、德、阏于[1]，程姬子曰余、非、端，贾夫人子曰彭祖、胜，唐姬子曰发，王夫人儿姁子曰越、寄、乘、舜[2]。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为河间王③，好儒学④，被服造次必于儒者⑤。山东诸儒，多从之游，二十六年卒。子共王不害立，四年卒。子刚王基代立⑥，十二年卒。子顷王授代立。

临江哀王阏于⑦，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为临江王，三年卒。无后，国除为郡。

【注释】

①荣、德、阏(è 饿)于：都是儿子的名，省去姓(刘)。下同。阏于，一本无于字，为是。

②儿姁(xǔ 许)：夫人名。

③前二年：景帝即位的第二年，公元前155年。后来有中元、后元的称年法，故在中元以前称前某年。 用：以、由。下同。 河间：郡、国名，汉置，治所在今河北献县。

④河间献王收存和抄写一批秦古文经书，并立博士、修礼乐等，本人亦有所论著。

⑤被服造次：指平常起居行事。

⑥基：一作“堪”。

⑦临江：本是汉置县，在今四川忠县。但下文有“江陵北门”，故旧注以为始都江陵(治所在湖北今县)。

【译文】

孝景皇帝共有十三个儿子为王，而他们的母亲是五人，同母生者为宗亲。栗姬的儿子叫荣、德、阏，程姬的儿子叫馀、非、端，贾夫人的儿子叫彭祖、胜，唐姬的儿子叫发，王夫人儿姁的儿子叫越、寄、乘、舜。

河间献王德，在景帝前二年由皇子封为河间王，喜爱儒学，日常起居行事都一定照儒家学说办。山以东地方一些儒者，很多

人跟他交游。为王二十六年而死。他的儿子共王不害继位，四年而死。其子刚王基接替，十二年而死，其子顷王授接替。

临江哀王阏，在景帝前二年由皇子封为临江王，三年而死。没有后代，王国撤消，改为郡。

【原文】

临江闵王荣，以孝景前四年为皇太子，四岁废，用故太子为临江王。四年，坐侵庙壖垣为宫①，上征荣②。荣行，祖于江陵北门③。既已上车，轴折车废。江陵父老流涕窃言曰："吾王不反矣！"荣至，诣中尉府簿④。中尉郅都责讯王⑤，王恐，自杀。葬蓝田，燕数万衔土置冢上，百姓怜之。荣最长，死无后，国除，地入于汉，为南郡⑥。

右三国本王⑦，皆栗姬之子也。

【注释】

①坐：犯法。　庙：郡国所立的宗庙。　壖(ruán软阳)垣：墙外的短垣。

②征：召。

③祖：祭名，出行时祭路神。

④中尉：汉代武职，掌管治安者。　簿：当作"对簿"，查问。

⑤郅(zhì至)都：人名，景帝时为济南太守，迁中尉，著名的酷吏，人称"苍鹰"。

⑥南郡：郡名，治所在今湖北江陵东北。

⑦右：以上。　本王：原本，最初的王，初封的王。

【译文】

临江闵王荣，在景帝前四年立为皇太子，四年后被废，由故太子封为临江王。为王四年，因侵占宗庙的墙外短垣作宫室而犯法，皇帝征召他，荣前往，在江陵北门祭路神，上车之后，轮轴折

断，车子坏了。江陵父老流着眼泪悄悄地说："我们的王不会回来了！"荣到朝廷，即去中尉府中对簿。中尉郅都责问临江王，王恐惧，自杀，被葬在兰田，有几万只燕子衔泥土堆在坟头上，百姓们同情他。刘荣是最大的儿子，死了没有后代，王国被撤除，领地归入朝廷，改为南郡。

以上三国初封的王，都是栗姬生的儿子。

【原文】

鲁共王馀，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为淮阳王①。二年，吴楚反②，破后，以孝景前三年徙为鲁王③。好治宫室、苑囿、狗马，季年好音④，不喜辞辩，为人吃⑤。二十六年卒，子光代为王。初好音、舆马，晚节啬⑥，惟恐不足于财。

【注释】

①淮阳：郡、国名，汉高帝时已置国，都于陈（今河南淮阳）。

②吴楚反：指吴楚七国之乱。

③鲁：周代鲁国，都于曲阜（山东今县）。

④季年：晚年。 好音：爱好音乐。

⑤吃：口吃。

⑥晚节：晚年。 啬：吝啬，这里是贪吝。

【译文】

鲁共王馀，在景帝前二年由皇子封为淮阳王。二年，吴楚七国之乱，被平定后，在景帝前三年调去为鲁王。他喜欢建造宫室、苑囿，养狗马，晚年爱好音乐，不喜欢文辞辩说，说话口吃。为王二十六年而死，其子光继承为王，起初喜好音乐、车马，晚年贪吝，惟恐财富不足。

【原文】

江都易王非[1]，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为汝南王[2]。吴楚反时，非年十五，有材力，上书愿击吴。景帝赐非将军印击吴，吴已破。二岁，徙为江都王，治吴故国，以军功赐天子旌旗。元光五年[3]，匈奴大入汉为贼，非上书愿击匈奴，上不许。非好气力，治宫观，招四方豪桀，骄奢甚。立二十六年卒。子建立为王，七年自杀。淮南、衡山谋反时，建颇闻其谋[4]；自以为国近淮南，恐一日发，为所并，即阴作兵器，而时佩其父所赐将军印，载天子旗以出。易王死，未葬，建有所说易王宠美人淖姬[5]，夜使人迎，与奸服舍中[6]。及淮南事发，治党与[7]，颇及江都王建。建恐，因使人多持金钱，事绝其狱[8]。而又信巫祝，使人祷祠妄言。建又尽与其姊弟奸[9]。事既闻，汉公卿请捕治建，天子不忍，使大臣即讯王。王服所犯，遂自杀。国除，地入于汉，为广陵郡。

【注释】

①江都：郡、国名，今江苏扬州。

②汝南：郡名，汉高祖所置，治所在今河南上蔡。

③元光五年：当作“元光中”，匈奴入侵在元光二年和六年。元光，武帝年号，共六年，即公元前134～前129年。

④颇：稍微。下同。

⑤说：即“悦”。　淖（nào 闹）：姓。

⑥服舍：服丧的房屋，古代倚庐之庐舍。

⑦党与：与之为党，犹言党羽。

⑧事绝其狱：使之撤销案子。

⑨姊弟：当作“女弟”，即妹。

【译文】

江都易王刘非，在景帝前二年由皇子封为汝南王。吴楚七国之乱时，刘非年龄只有十五岁，有勇力，向皇帝上书愿意去攻打吴国。景帝赐给他将军印去攻打吴国。吴被攻灭，二年后，调为江都王，管理以前的吴国地方，因有战功得赐天子的旌旗。元光年间，匈奴大肆侵入劫掠，刘非上书愿去攻打匈奴，皇帝不允许。刘非喜欢为气力之事，修建宫观，招致四方豪杰，骄奢得很。为王二十六年而死。他的儿子刘建继立为王，七年而自杀。当淮南王、衡山王谋反时，刘建稍微听到他们的谋划；自以为他的王国靠近淮南，害怕一旦事情发生，被他们吞并，就暗中制造兵器，时常佩带他父亲赐给他的将军印绶，打着天子的旌旗出行。易王死，还没下葬，刘建比较喜爱易王所宠的美人淖姬，夜间派人迎接她，就在服丧的庐舍里通奸。到淮南王谋反的事揭发，查办党羽，稍微涉及到江都王建。建恐惧，从而使人多拿金钱，使之撤销他的罪案。他又迷信巫祝，派人祷告说一些胡乱的话，建又老是同他的妹通奸。这些事被揭露之后，朝廷公卿们要求对他逮捕法办，可是天子不忍心，派大臣去讯问。江都王承认了所犯的事，就自杀了。王国被撤除，土地收归国家，改为广陵郡。

【原文】

胶西于王端①，以孝景前三年吴楚七国反破后，端用皇子为胶西王。端为人贼戾②，又阴痿③，一近妇人，病之数月。而有爱幸少年为郎④，为郎者顷之与后宫乱，端禽灭之，及杀其子母。数犯上法⑤，汉公卿数请诛端。天子为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为滋甚⑥。有司再请削其国，去大半。端心愠⑦，遂为无訾省⑧。府库坏漏，尽腐财物以巨万计，终不得收徙。令吏无得收租赋。端皆去卫⑨，封

其宫门，从一门出游。数变名姓，为布衣，之他郡国⑩。相二千石往者⑪，奉汉法以治，端辄求其罪告之；无罪者，诈药杀之。所以设诈究变⑫，强足以距谏，智足以饰非。相二千石从王治，则汉绳以法。故胶西小国，而所杀伤二千石甚众。立四十七年卒，况无男代后。国除，地入于汉，为胶西郡。

右三国本王，皆程姬之子也。

【注释】

①胶西：郡、国名，治所在今山东高密西南。　于：作为谥号，同“迂”，远，旧注谓远离道德，为恶谥。

②贼戾：险恶乖戾。

③阴痿：阴部衰痿，今言阳痿。

④郎：王国的侍从。

⑤上法：犹言国法。

⑥滋甚：更加发展。

⑦愠（yùn 蕴）：怒，生气。

⑧无訾省：不视资财。訾，同“资。”

⑨去卫：去掉守卫者，不设置宿卫。

⑩之：去，往。

⑪相二千石：王国亦有此职，这里当指朝廷所派者。

⑫设诈究变：设诈谋、穷尽变化。究，穷究，穷尽。变，变化，可解为手法。

【译文】

胶西于王刘端，在景帝前三年、吴楚七国反叛被平定之后，由皇子封为胶西王。端为人险恶乖戾，又有阳痿病，一近妇人，就害病几月。有被他宠爱的少年为郎官，这为郎官的不久和后宫淫乱，端把这人捉住杀了，并杀其子母。端多次违犯国法，朝廷公卿

多次要求诛杀刘端。天子因为是兄弟的缘故，不忍心。而端的所做所为更加不像话。有司们再请求削掉这个王国，就减了大半的领土。端心里生气，就索性也不管理资财。府库坏了、漏雨，腐烂掉的财物以巨万计，但终究不修理也不徙到别处，只命令官吏不得收取租赋。刘端把守卫都撤掉，封了自己的宫门，只从另一个门出去游玩。多次改名换姓，装着是平民，到旁的郡、国去。相二千石去他那里的，遵奉汉朝的法律处治，端就寻找他们的罪状上告；对找不出罪名的，就用诈谋给药毒死。所用的都是阴谋诡计变化多端，他蛮横足以拒抗劝谏，智谋足以掩饰过失。相二千石听从王的治法，就会被朝廷绳之以国法。故而胶西这样的小国，而被杀或伤害的二千石官很多。刘端为王四十七年而死，终究没有儿子接替。国被废，土地归于朝廷，改为胶西郡。

以上三国初封的王，都是程姬生的儿子。

【原文】

赵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为广川王①。赵王遂反破后②，彭祖王广川。四年，徙为赵王。十五年，孝景帝崩③。彭祖为人巧佞卑谄，足恭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诡辩以中人④。彭祖多内宠姬及子孙。相二千石欲奉汉法以治，则害于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皂布衣⑤，自行迎，除二千石舍，多设疑事以作动之⑥，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讳，辄书之。二千石欲治者，则以此迫劫⑦；不听，乃上书告，及污以奸利事。彭祖立五十余年，相二千石无能满二岁，辄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赵王擅权，使使即县为贾人榷会⑧，入多于国经租税⑨，以是赵王家多金钱。然所赐姬诸子，亦尽

之矣。彭祖取故江都易王宠姬王建所盗与奸淖姬者为姬，甚爱之。彭祖不好治宫室、机祥，好为吏事。上书愿督国中盗贼，常夜从走卒行徼邯郸中⑩。诸使过客以彭祖险陂⑪，莫敢留邯郸。其太子丹，与其女及同产姊奸，与其客江充有郤。充告丹，丹以故废，赵更立太子。

【注释】

①广川：郡、国名，景帝前二年改信都国所置，治所在信都，今河北冀县。

②赵王遂：张耳后代，文帝元年封赵王。

③"十五年"二句：这两句疑为后人增入。

④中人：中伤。

⑤衣：穿。　皂布衣：一种粗布衣，穿粗衣表示恭俭。

⑥作动：使之惶惑耸动，犹言惊扰。

⑦迫劫：威胁。

⑧即县：就在那县中。　榷会（kuài 快）：估价。榷，估，平价。会，总计财物。

⑨经：常。

⑩行徼（qiào 窍）：巡行，巡察。徼，边境，这里与行结合成词组。

⑪诸使：使者们。　过客：过往客人。　险陂：险恶奸邪。陂，倾斜之地。二字以地势比喻人性。

【译文】

赵王彭祖，在景帝前二年由皇子封为广川王。赵王遂谋反被破灭后，彭祖当年还是广川王。四年，调为赵王。彭祖为人巧佞卑鄙谄媚，表面十分恭敬而内心刻薄阴险，喜好法律，用诡辩中伤人。彭祖有很多宠爱的姬妾和子子孙孙。相二千石想要按国法处治，就有害于王家，所以每个相二千石到来，彭祖就穿着皂布衣，亲自上前迎接，为二千石打扫房舍，多多设下一些可疑的事情惊

扰他们，一旦掌握了二千石的错话，犯了忌讳，就记下来。二千石打算处治他，他就用这些记录威胁；若不听从，就上书报告（朝廷），还用一些奸邪贪利的事污蔑。彭祖为赵王五十余年，相二千石没有一个能满任两年，每每由罪故而离去，重一点的死，轻一点的也受刑，所以二千石都不敢处治他。而赵王很专权，派人到县里为商人评估物价，收入比王国常年的租税还多，因此赵王家里有很多金钱。然而他把这些赐给他姬妾的各个儿子，也就开支完了。彭祖取来以前江都易王宠姬、江都王建所强占和通奸的淖姬做姬妾，很喜爱她。彭祖不喜欢修建宫室和迷信机祥一类的事，而喜好法律刑狱之事。他向朝廷上书说愿意督察国中的盗贼，常常夜间带着走卒巡察邯郸城中。一些使者和过客就因为彭祖这般险恶奸邪，没人敢在邯郸留住。他的太子名丹的，和他的女儿及其同胞姐通奸，又和江充有私怨。江充告发了丹，丹因此被废，赵王改立太子。

【原文】

中山靖王胜①，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为中山王。十四年，孝景帝崩②。胜为人乐酒③，好内④，有子枝属百二十余人⑤。常与兄赵王相非⑥，曰："兄为王，专代吏治事。王者当日听音乐声色。"赵王亦非之曰："中山王徒日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⑦，何以称为藩臣？"立四十二年卒，子哀王昌立。一年卒，子昆侈代为中山王⑧。

右二国本王，皆贾夫人之子也。

【注释】

①中山：古国名，春秋晚期鲜虞人所建。战国时辖境在今河北保定至永平及衡水至井陉一带。汉初置郡，景帝改为国。治所在今定县。 胜：七十

年代在河北满城发现刘胜墓，随葬物品奢华，可与本篇互证。

②“十四年”二句：两句为后人增入。

③乐酒：以饮酒为乐事，乐于饮酒。

④好内：喜好妻妾女色。

⑤枝属：旁支亲属。

⑥相非：互相说对方的不是处，即诋毁。

⑦拊循：安抚，见本卷《萧相国世家》注。

⑧昆侈：谥号为康王。

【译文】

中山靖王刘胜，在景帝前三年由皇子封为中山王。十四年，景帝去世。胜喜酒，好色，有儿子及旁支亲属一百二十余人。常常与兄赵王互相指斥不是，他说：“兄为王，专门代替官吏治事。做王的人应该每天听听音乐、欣赏女色。”赵王也诋毁他，说道：“中山王只是天天淫乐，不辅佐天子去安抚百姓，这怎么叫做藩卫之臣？”为王四十二年而死。儿子哀王昌立，一年而死，儿子昆侈接替为中山王。

以上二国初封的王，都是贾夫人生的儿子。

【原文】

长沙定王发，发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辟，不愿进①，而饰侍者唐儿使夜进。上醉不知，以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觉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命曰：“发②”。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为长沙王。以其母微，无宠，故王卑湿贫国。立二十七年卒，子康王庸立③。二十八年卒，子鲋鲟立，为长沙王。

右一国本王，唐姬之子也。

【注释】

①这句旧注为“谓月事”，即经期。

②发：觉，指上文“已乃觉”之事，因此命名。

③康王：一作戴王，当是。

【译文】

长沙定王刘发，其母是唐姬，是以前程姬的侍女。景帝召程姬，程姬借故避开，不愿意进见皇帝，就把唐儿打扮起来在夜间进见。皇帝醉酒不清醒，以为她是程姬而与之交欢，于是她有了身孕。过后才发觉她不是程姬。到生儿子时，因而起名曰“发”。刘发在景帝前二年由皇子封为长沙王。因为他母亲地位低，无宠，故而他在卑湿而贫困的国度为王。为王二十七年而死，儿子戴王庸立，二十八年而死；其子鲋鲟立，为长沙王。

以上一国初封的王，是唐姬生的儿子。

【原文】

广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为广川王①。十二年卒，子齐立为王。齐有幸臣桑距，已而有罪，欲诛之，距亡，王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书告王齐与同产奸②。自是之后，王齐数上书告言汉公卿及幸臣所忠等③。

【注释】

①景帝中二年：即中元二年，公元前148年。

②同产：同胞，这里指同胞姐妹。

③这句未完，《汉书·景十三王传》记有刘齐因诬告而畏罪，上书愿出征匈奴，未及出发而死，国除。 所忠：人名，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等篇。

【译文】

广川惠王刘越，在景帝中二年由皇子封为广川王。为王十二年而死，儿子刘齐继立为王。刘齐有个被宠幸的近臣桑距，后来犯罪，打算诛杀，桑距逃跑了，王就拘捕了他的宗族。桑距怨恨王，于是上书告刘齐与同胞姐妹通奸。从此以后，刘齐多次上书告朝廷公卿及幸臣所忠等。

【原文】

胶东康王寄①，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为胶东王。二十八年卒。淮南王谋反时，寄微闻其事，私作楼车镞矢②，战守备，侯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之事，辞出之③。寄于上最亲，意伤之④。发病而死，不敢置后。于是上问。寄有长子者名贤，母无宠；少子名庆，母爱幸。寄常欲立之，为不次，因有过，遂无言。上怜之，乃以贤为胶东王，奉康王嗣，而封庆于故衡山地⑤，为六安王⑥。胶东王贤立十四年卒，谥为哀王。子庆为王。六安王庆，以元狩二年用胶东康王子为六安王。

【注释】

①胶东：郡、国名，楚汉之际置国，汉初为郡，文帝复为国，治所在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辖境相当今胶东半岛迤南地带。

②楼车：战争中瞭望敌营的车。

③辞出之：供辞中说出这事。

④伤：这里为悲悯、同情。

⑤衡山：郡、国名，治所在今湖北黄冈西北，辖境为今鄂、豫、皖三省之间，南至长江。

⑥六安：郡、国名，武帝时改郡为国，治所在六县（今安徽六安北）。

【译文】

胶东康王刘寄，在景帝中二年由皇子封为胶东王，为王二十八年而死。淮南王谋反时，刘寄稍微闻知这事，私自制造楼车箭矢，战守的设施都准备好，只等淮南起事。到了官吏以法治淮南谋反时，供辞里说出刘寄。刘寄与皇帝的亲属关系最亲，皇帝有意怜悯他。他发病而死，不敢置后为王。皇帝加以询问。刘寄有长子名贤，其母无宠；少子名庆，其母受宠幸。刘寄常常想立少子，但因为这不按长幼次序，又由于自己有罪过，就没有说这事。皇帝怜悯，就以贤为胶东王，奉守康王的嗣统，而把庆封到以前衡山王的地方，称为六安王。胶东王刘贤为王十四年而死，谥号称作哀王。少子庆接替为王，即六安王刘庆，在元狩二年由胶东康王之子而为六安王。

【原文】

清河哀王乘[1]，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为清河王。十二年卒，无后。国除，地入于汉，为清河郡。

【注释】

①清河：郡、国名。辖境在今山东德州西南与河北东南接壤的地区，治所在清阳，今河北清河东南。

【译文】

清河哀王刘乘，在景帝中三年由皇子封为清河王。为王十二年而死，无后。国被废除，土地归朝廷，改为清河郡。

【原文】

常山宪王舜[1]，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为常山王。舜最亲，景帝少子，骄怠多淫，数犯禁，上常宽释之。立三十二

年卒，太子勃代立为王。初，宪王舜有所不爱姬生长男桀[②]，桀以母无宠故，亦不得幸于王。王后脩生太子勃[③]。王内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后希得幸[④]。及宪王病甚，诸幸姬当侍病，故王后亦以妒媢不常侍病[⑤]，辄归舍。医进药，太子勃不自尝药，又不宿留侍病。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宪王雅不以长子桀为人数[⑥]，及薨，又不分与财物。郎或说太子、王后，令诸子与长子桀共分财物，太子、王后不听。太子代立，又不收恤桀。桀怨王后、太子。汉使者视宪王丧，桀自言：宪王病时，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太子勃私奸、饮酒、博戏、击筑、与女子载驰[⑦]，环城过市，入牢视囚。天子遣大行骞验王后及问王勃[⑧]，请逮勃所与奸诸证左，王又匿之。吏求捕，勃大急，使人致击笞掠，擅出汉所疑囚者[⑨]。有司请诛宪王后脩及王勃，上以脩素无行，使桀陷之罪，勃无良师傅，不忍诛。有司请废王后脩，徙王勃以家属处房陵[⑩]，上许之。

【注释】

①常山：本名恒山，汉避文帝刘恒讳改名。在汉为郡、国名，辖境相当今河北境内京汉铁路西边的唐县南至内丘一带。治所在元氏（河北今县西北）。

②桀（zhuō 捉）：宪王舜的长子名。

③脩：宪王的王后名。

④希：同“稀”，少。

⑤媢（mào 冒）：妒嫉。

⑥雅：素，平常。　人：这里为儿子。

⑦载驰：驾车马奔驰。

⑧大行：官名，当同于周代大行人，掌天子与诸侯间的交往事宜。骞：即张骞。

⑨“吏求捕”四句：四句关系不清，据旧解译文。

⑩房陵：古县名，春秋时的防渚，秦置县。

【译文】

常山宪王舜，在景帝中五年由皇子封为常山王。刘舜最亲，是景帝的少子，而骄傲懈怠又多淫乱，皇帝经常宽容他。为王三十二年而死，太子刘勃接替为王。起初，宪王舜有个不受宠爱的姬妾生了长子刘棁，刘棁因为母亲无宠之故，也不能得宪王的喜爱。王后名脩生了太子刘勃。宪王的姬妾多，所宠幸的姬妾又生了儿子名平、商，王后很少得到临幸。到宪王重病时，各宠幸的姬妾都应当侍候病人，而王后就因妒嫉之故不常来侍候，回她自己的房舍去。医师进药，太子勃不亲自尝汤药，又不留宿侍候。到宪王死时，王后、太子方才到场。宪王平素不以长子棁为儿子中的一个人，到死时，又不分给财物。侍臣有的劝太子和王后，让诸子同长子棁共同平分财物，太子和王后不听。太子继位为王了，又不安顿体恤刘棁。刘棁怨恨王后和太子。朝廷使者来省视宪王的丧事，刘棁就说：宪王病时，王后、太子不侍病人，到死时，第六天他们才出来；太子勃有私奸、好饮酒、赌博、弹筑和女子驾车奔驰，环城过市，到牢狱看囚犯，等等。天子派大行官张骞来检查王后和询问刘勃，要求逮捕刘勃与之同作坏事的人证，而常山王刘勃又加以隐匿。法吏寻找捕捉，刘勃很急；法吏派人进行鞭打搜掠，勃则擅自放出朝廷所怀疑的囚犯。有司要求诛杀宪王后脩和刘勃。皇帝认为王后脩是平素行为不好，致使刘棁陷于罪过；而刘勃则是没有好老师教诲，不忍诛杀。有司请废掉王后脩，把常山王勃同家属调往房陵居住，皇帝允许了。

【原文】

勃王数月，迁于房陵，国绝。月余，天子为最亲，乃诏有司曰："常山宪王蚤夭[1]，后妾不和，適孽诬争[2]，陷于不义，以灭国，朕甚闵焉[3]！其封宪王子平三万户，为真定王[4]；封子商三万户，为泗水王[5]。"真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宪王子为真定王。泗水思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宪王子为泗水王，十一年卒[6]。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7]，无子。于是上怜泗水王绝，乃立安世弟贺为泗水王。

右四国本王，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其后，汉益封其支子为六安王、泗水王二国。凡兒姁子孙，于今为六王。

【注释】

①蚤：早。

②適孽：嫡子和庶子。

③闵：同"悯"，怜悯。

④真定：郡、国名，武帝时分常山郡置国。辖境相当今河北石家庄市及藁城、正定等县地。治所在真定，今河北正定南。

⑤泗水：秦置郡，辖境相当今安徽、江苏的淮河以北地区。治所在沛（今江苏泗水）。

⑥十一年：当为十年。

⑦十一年：当为一年。

【译文】

刘勃为王，数月后，迁到房陵，其常山王国绝。月余，天子以为刘勃最亲，就下诏给有司说："常山宪王早死，王后与姬妾不和，嫡庶子之间诬诳相争，陷于不义的境地，由此而灭国，我很怜悯了！着即封宪王之子平以三万户，为真定王；封子商三万户，为

泗水王。”真定王刘平，在元鼎四年由常山宪王子封为真定王。泗水思王刘商，在元鼎四年由常山宪王子封为泗水王，十年死。其子哀王安世继位，为王一年而死，无子。于是皇帝怜悯泗水王绝嗣，就立安世的弟弟刘贺为泗水王。

以上四国初封的王，都是王夫人兒姁生的儿子。以后，朝廷加封他们的庶子为六安王、泗水王。凡儿姁的子孙，到今天为六王。

【原文】

太史公曰：高祖时，诸侯皆赋①，得自除内史以下，汉独为置丞相，黄金印。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拟于天子。自吴楚反后，五宗王世，汉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银印。诸侯独得食租税，夺之权②。其后诸侯贫者，或乘牛车也。

【注释】

①赋：赋税，这里是动词，收赋税，指诸侯王在本国内收取赋税。

②夺之权：当指夺去治民、领土等权力。

【译文】

太史公说：高祖时，诸侯都可在国内收取赋税，可自己任命内史以下的官员，朝廷只为他们设置丞相，授予黄金印。诸侯自己任命御史、廷尉长、博士，和天子相似。自从吴楚之乱以后，五宗的各王世代，二千石级的官都由朝廷为他们派遣，丞相改称相，授予银印。诸侯只能食租税，夺了这以外所有权力。这以后诸侯王贫困的，有的只能乘坐牛车。

王贵民　译注

史记·伯夷列传

司马迁

【作者】

司马迁，见卷八《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题解】

这是《史记》七十篇列传中的第一篇。列传和世家一样，都是人物传记，作为史书，它主要根据史实，同时也注意到文学、艺术性。列传也是司马迁创作的一种史书体例，往后的史书都无例外的沿用下来。

《伯夷列传》简要记述了伯夷、叔齐兄弟二人谏阻武王伐纣和耻食周粟，饿死首阳山的事迹，并加以赞颂，塑造了最早的刚正与清高的人物典型。司马迁利用了《尚书·尧典》和孔、孟等的言论，加上他自己调查收集到的材料铺排成篇。人物事迹并不多，篇中却阐发了不少理论，如：武王伐纣，按名分说是以臣弑君，究竟是武王还是夷、齐正确？夷、齐那样的善人，结果饿死，说天道赏善罚恶是否可信？尤其是后者，司马迁表达了他的正确观点，批判了天人感应的迷信思想，无异于间接否定了当时将占统治地位的董仲舒一派儒家学说和汉武帝迷恋方士的长生求仙邪说怪行，也抒发了他本身痛苦遭遇的愤闷。

【原文】

夫学者，载籍极博①，犹考信于六艺②。《诗》、《书》虽

缺[3]，然虞、夏之文可知也[4]。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5]，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6]，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7]，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8]。此何以称焉[9]？太史公曰：余登箕山[10]，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11]，何哉？（以上言学者当考信于六艺，许由、卞随、务光之说不可信。）

【注释】

①载籍：记事的书籍。也可解为藏书。载，装载，拥有书籍。

②考信：研究可信的。 六艺：指六经。

③缺：缺文。

④虞、夏之文：记载虞、夏的文字，指《尚书》中的《尧典》《舜典》《大禹谟》《禹贡》等篇。

⑤岳、牧：四岳、九牧，当时各部落首领同时在尧舜朝为职官。 咸荐：都推荐。

⑥典职：主持职事。

⑦许由：相传为尧时隐士，不接受尧让给他天下，逃到颍水边、箕山下隐居，事见《庄子·让王》篇、皇甫谧《高士传》。

⑧卞随、务光：相传汤让天下给卞随、务光，皆不受，并以为耻辱，投水而死。

⑨称：说。

⑩箕山：在今河南登封南。

⑪不少概见：少见。少，当为稍，句意即是不能稍微概略的见到。

【译文】

学者们阅读拥有的书籍极为广博，还要考究于可信的六经。《诗经》《尚书》虽然有缺漏，然而虞、夏的文字记载还是可知道的。尧打算退位，就让给虞舜。舜和禹的之间，经过四岳、九牧们的推荐，于是给他的职位试用，主持职事几十年，功效明显，然后授给禹国家大政。这表示天下是最贵重的宝器，王位是最大的统率，传授天下是这样的难啊！可是却有人说：尧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不愿接受，以为这是羞耻，就逃走隐居起来；到夏代，有卞随、务光这两人，也是如此。这是怎么说的呢？太史公说：我登上箕山，上面据说有一座许由冢。孔子系统叙述古代的仁德圣明的贤人，像吴太伯、伯夷这类人，详细着哩。我根据这些所闻的事迹想：既然许由、务光德义最高尚，可是他们的记载却很少见，又为什么呢？

【原文】

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①。""求仁得仁，又可怨乎②？"余悲伯夷之意③，睹轶诗可异焉④。其传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⑤。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⑥，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⑦。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⑧，'盍往归焉⑨？'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⑩，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⑪，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⑫，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⑬，太公曰⑭：'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⑮，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⑯，采薇而食之⑰。及饿且死，作歌，其

辞曰：‘登彼西山兮[18]，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19]，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20]，我安适归矣[21]？于嗟徂兮[22]，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由此观之，怨邪非邪？（以上言伯夷事当征诸孔子之言，传及轶诗不可信。）

【注释】

①这句是说：由此怨恨很少。 是用：由此。是，作“此”解；用，由，以。希：少。 “伯夷”三句：见于《论语·公冶长》。

②“求仁”二句：这两句话引自《论语·述而》。

③悲：叹，同情。

④睹：见。 轶诗：散失而不见记载的诗，见下《采薇歌》。 异：惊异，这里是怀疑。

⑤孤竹：古国名，传为商汤所封，故地在今河北卢龙到辽宁朝阳地区。

⑥让伯夷：让给伯夷，因他是长子。

⑦中子：中间、第二个儿子，当叫仲某。

⑧西伯昌：即周文王。 善养老：爱好尊养老人。养老，是当时礼俗。

⑨盍（hé 合）：何不。

⑩木主：死者牌位。

⑪叩马：在马前拜见。《辞海》说通“扣”，扣住马缰绳，不一定妥当。

⑫这句是说：就举兵作战。 爰：乃，于是。 及：至。 干戈：兵器，指战争。

⑬兵之：用兵器打他，兵作动词。

⑭太公：姜太公，吕尚，时为武王军师。

⑮宗周：以周为宗，拥戴周朝。

⑯首阳山：山名，在今山西永济南。

⑰薇：蕨，一种野菜。

⑱西山：指首阳山。

⑲易：替换。全句是说用暴虐来替换暴虐。是为名言。

⑳这句是说忽然不见了，消逝了。

㉑安：怎能。 适归：往归。

㉒于嗟：即吁嗟，叹词。　徂：同“殂”，死。

【译文】

孔子说：“伯夷、叔齐，不记旧仇，因而怨恨很少。”“求仁而得到了仁，又有什么怨恨呢？”我悲叹伯夷的意志，可是看见留下的诗句还是值得怀疑的。关于他们的传记说：“伯夷、叔齐，是孤竹国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想立叔齐为君；到父亲死了，叔齐就让位给伯夷，伯夷说：‘父亲有遗命。’就逃走。叔齐也不肯即位而逃走。国人立了中间一个儿子。于是伯夷、叔齐听说西伯昌爱好尊养老人，‘何不去归附呢？’到时，西伯死了，武王把他的牌位放在战车上，称为‘文王’，往东征伐纣王。伯夷、叔齐拦在马前叩见进谏，说：‘父死还没安葬，就动干戈，可以称孝么？以臣去杀君王，可称为仁么？’武王手下人想用兵器打他们，姜太公说：‘这是义士呀。’把他们搀扶起来走了。武王平定殷乱之后，天下都以周为宗主，而伯夷、叔齐以为羞耻，为了道义而甘愿不吃周朝的粮食，隐居在首阳山，采蕨薇来吃。到了饿得快要死时，作了首歌，歌辞说：‘登上那西山啊，采蕨薇。残暴代替残暴啊，他自己不知其非！神农、虞、夏，忽然都没有了，我归往哪儿呢？哎呀，死了吧，命已经衰微了！’就这样饿死在首阳山。”这样看来，他们是有怨恨呢，还是没有？

【原文】

或曰：“天道无亲①，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②。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③，糟糠不厌④，而卒蚤夭⑤。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⑥，肝人之肉⑦，暴戾恣睢⑧，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

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9]。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10]，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11]，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12]，非公正不发愤[13]，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14]，是邪？非邪？（以上悲伯夷之饿死，而自寓不平之意。）

【注释】

①无亲：这里是指不偏私。两句见《老子》第七十九章。

②积仁：积累仁义。 洁行：品行纯洁。

③屡空：屡屡贫乏，经常贫乏。

④不厌：即不餍，不饱。

⑤蚤夭：即早夭，早死，言颜渊三十二岁即死。

⑥盗跖：战国时传为反抗统治者的起义领袖，或说鲁国柳下惠之弟，或说黄帝时大盗，以为后世造反者的名字。 不辜：无罪。

⑦肝人之肉：把人肝当肉吃。

⑧暴戾恣睢（sui 虽）：凶暴放纵。戾，凶恶。恣，放纵。睢，翻白眼的发怒状态。

⑨彰明较著：彰明显著，简言之即显著。较，原义为明白，非比较之义。四字重义。

⑩忌讳：禁忌，这里指法禁、禁令。

⑪这句是说选择好地方才下脚，比喻小心谨慎。

⑫行不由径：行路不走小道。

⑬这句是说不是公家的正事不激起愤怒，即不动感情。 以上三句摘取《论语·雍也》诸篇。

⑭傥：同“倘”，倘若。

【译文】

有人说：“天道不偏私，经常帮助善人。”像伯夷、叔齐，可算是善人吧，不是吗？他们那么积累仁义、品行高洁而饿死。况且，

孔门七十大弟子中，仲尼只称赞颜渊是好学的，然而颜回却屡屡贫乏，糟糠也吃不饱，终于早死。天的报答善人，又是怎么样呢？盗跖日日杀无辜之人，把人肝当肉吃，凶暴放纵，聚党徒几千人，横行天下，竟然以寿终。这是遵守什么道德标准呢？这是最为明白显著的例子了。若是说到近世，此例更多。有行为不轨的人，专门犯法违禁，却终身安闲快乐，富厚几世不断绝；也有选择好地方才下脚，到时候方才说话，行路不走小道，不是公家的正事从不激发愤怒的人，而遭受灾祸的，却不计其数了。我是很疑惑的！倘若所谓天道，这是吗？不是吗？

【原文】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①。"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②，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③。""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④。"举世混浊⑤，清士乃见⑥。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⑦？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⑧！（以上言士当立后世之名，不争一时之荣，与《解嘲》、《宾戏》等篇同一自况之意。）

【注释】

①"道不同"二句：这两句说，主张不同，不可以互相谋议、商讨事情。语出《论语·卫灵公》。

②执鞭：指替人赶车。

③从吾所好：依照我所喜爱的去做。以上数语引自《论语·述而》篇。

④后凋：最后衰枯。何宴注：然后松柏少凋伤，为确。此句引自《论语·子罕》。

⑤举世：整个社会。

⑥清士：清高之士。　见：同"现"，显现。

⑦"岂以其"二句：这两句中的重，指重道德；轻，指轻富贵。一说相反，

指俗人重富贵，轻道德。当从后说。

⑧疾：患，害怕。 没世：一辈子完了，即死。全句见《论语·卫灵公》。

【译文】

孔子说："主张不同，不能谋议到一起。"也是各人依照自己的意志呀！所以他说："富贵如果可以追求，虽是替人赶车的差事，我也去做；如果不可以追求的，那就依照我的爱好办。""冬天寒冷了，然后才可以知道松柏是最后衰败。"整个社会混浊，清高之士方才显现出来。他们哪里是和俗人那样去重视那些富贵，而轻视这种道德呢？君子就只害怕死后，名声不被人称颂呀！

【原文】

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①。"同明相照②，同类相求③。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④。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⑤。岩穴之士⑥，趣舍有时若此⑦，类名堙灭而不称⑧，悲夫！闾巷之人⑨，欲砥行立名者⑩，非附青云之士⑪，恶能施于后世哉⑫？（以上美伯夷得孔子而名彰，憾己不得圣人以为依归。）

【注释】

①这里引贾谊的话，见卷三《鹏鸟赋》。

②这句是说同样的火光就能互相照耀。

③这句是说同类的人互相招致。

④作：起。 万物睹：万物之情显现。从"同明"到这句，所引《周易·乾卦象辞》而稍改。

⑤骥尾：骥马之尾。骥，千里马。

⑥这句指隐士。

⑦趣舍：或趋向，或舍弃。 有时：有时机、时运。

⑧类：那类。　名堙(yīn 因)没：名声被埋没。

⑨闾(lǘ 驴)巷之人：乡里平民。

⑩砥(dǐ 抵)：磨刀石。这里指磨炼、锻炼。

⑪青云之士：德高望重的人，非后世指仕进做官者。

⑫恶(wū 乌)能：怎么能，同于焉能、安能。　施(yì 意)：延及，流传。

【译文】

贾子说："贪夫为财而死，烈士为名殉身，虚夸者为权势而死，一般老百姓凭着自己的命运。"同一火光互相照耀，同类的人互相招致。云跟着龙的腾起，风随着虎啸而生，圣人兴起，万物之情方显露出来。伯夷、叔齐虽然贤德，要得孔子的传颂就名声更加彰明；颜渊虽笃于学业，也要附著在千里马的尾上品行才能更加显扬。居在山岩洞穴的隐士，或趋向、或舍弃都要有时机，也像上述那样，其中一类人名声被埋没而不能传颂，是可悲的啊！一般处在闾巷的平民，想要锻炼操行、建立名声，若不依附德高望重的人，哪能把名声传到后世呢？

王贵民　译注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司马迁

【作者】

司马迁，见卷八《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题解】

这是《史记》七十列传的第十四篇，写战国时代儒家两个著名人物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年）和荀子（约公元前313～约前230年）的传记。孟、荀分别是儒家八派之一，篇中写出孟子是孔子第二，在当时不合时宜，迂阔而受困，遭遇几乎如同孔子。作者先记叙孟子事迹，后以“闳大不经”的邹衍和“善意观色”的淳于髡却到受到“郊迎”相映衬，实寓对孟子的同情，赞许他不“阿世苟合”的品格，揭露那些歪曲孔子而又称孔门之徒的真面目。同时讥刺邹衍的阴阳五行灾异的荒诞学说，多少是针对武帝大搞封禅和迷信神仙的可笑行为以及当时苟合取容的俗儒的可鄙嘴脸而设计的。荀子则和孟子的遭遇不同，他三次为齐国的祭酒，教出相秦的李斯；他适应时代需要，对儒学作了改造和更新，从没落的奴隶制转到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司马迁据情实写，体现了这种变化，可以说写荀子是从正面来烘托孟子及其学说的局限性。

【原文】

太史公曰：余读孟子书①，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②”，未尝不废书而叹也③，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

夫子罕言利者[4]，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5]。"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

【注释】

①孟子书：指《孟子》七篇。

②这里引的话见《孟子·梁惠王》上。"何以利吾国"是孟子转述梁惠王的话。

③废书：把书放开、搁下。

④这句见《论语·子罕》。罕：少。

⑤"放于利"二句：这两句所引，见《论语·里仁》。放（fǎng 仿）：依照，仿效。

【译文】

太史公说：我读孟子的书，到了"梁惠王问：用什么来对我国有利"这一段时，未曾不搁下书本而慨叹的。我说："可叹呀！利，确实是祸乱的由头呀！"孔夫子很少说利的事，就是为了经常防止这个根源，所以他说："依照利益而行事，会招致很多的怨恨。"从天子到劳苦人民，贪利的弊病有什么不同呢？

【原文】

孟轲[1]，驺人也[2]。受业子思之门人[3]。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4]，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5]，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6]，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7]，述仲尼之意[8]，作《孟子》七篇。（以上孟子）

【注释】

①轲(kē 科):孟子的名。字子舆,名与字相应,都是车上部分,一说字子车。

②驺:同"邹",古国名,在今山东的费、邹、滕、济宁、金乡等县地区,这里指其国都所在,今山东邹县东南。

③受业:从师学习。 子思:名伋,孔子的孙,儒家学派之一。 门人:子思的弟子。一说无门字,即孟子直接受业于子思。但考证年代,非是。孟子当是子思的再传弟子。

④果:当真,这里义为相信。

⑤贤:这里义为上、高,提倡的意思。

⑥所如者:所到之处。如,往,到。

⑦序《诗》、《书》:援引《诗经》和《尚书》的内容。

⑧述:叙述,讲说。

【译文】

孟轲,是驺地的人。从师于子思的弟子。把儒道学通了,就游说于齐宣王,宣王不能用他的学说。到梁(魏)国,梁惠王不相信他的言论,认为他说的迂阔而远离实际。当这个时候,秦国任用商鞅,能富国强兵;楚国、魏国任用吴起,能战胜而使敌人衰弱下去;齐威王、宣王任用孙膑、田忌这班人,而使诸侯往东方朝见齐国。天下正在致力于实行合纵或者连横的策略,以武力战胜为能事,而孟轲却讲述唐、虞、三代的德政,所以他到处都与人们不合,只好退隐和万章这批弟子们援引《尚书》、《诗经》的内容,论述仲尼的主张,撰写《孟子》七篇。

【原文】

其后有驺子之属。齐有三驺子:

其前驺忌①,以鼓琴干威王②,因及国政,封为成侯而受相印③,先孟子。

【注释】

①驺忌：即邹忌，战国时为齐威王之相，劝说威王纳谏，主张修订法律，监督官吏等，使齐国渐强。

②鼓琴：弹琴。　干：追求。

③邹忌封地在下邳，今江苏邳县西南。

【译文】

这以后有驺子等人。齐国有三个驺子：

这以前有驺忌，用弹琴的方式求得威王信任，因而得以参加国家政治，封为成侯而接受相印，这在孟子之先。

【原文】

其次驺衍[1]，后孟子。驺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2]，施及黎庶矣[3]，乃深观阴阳消息[4]，而作怪迂之变[5]，《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6]，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7]，大并世盛衰[8]，因载其祀祥度制[9]，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10]；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11]，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引天地剖判以来[12]，五德转移[13]，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14]，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15]，

天地之际焉。其术皆此类也。然要其归[16]，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17]，始也滥耳[18]。

【注释】

①驺衍：即邹衍（约公元前305～前240年），战国末期齐国人，详见下文。

②《大雅》：《诗经》中的《大雅》，此指其《思齐》篇。 整：修整。整之于身，即《思齐》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就是先让妻子作出榜样（刑），后到兄弟，最后推及国内。

③施及：普及。 黎庶：黎民百姓。

④消息：消长，即变化。

⑤迂：太，夸大。

⑥闳大：同"宏大"。 不经：不是正道。

⑦术：借为述，称述。

⑧大：大抵之意。一说及字之误，不确。 并世盛衰：依着世事盛衰浮沉。

⑨机（jī机）：福。 机祥：福祥，指天命一类迷信。 度制：犹言制度。

⑩窈冥：同"杳冥"。

⑪物类所珍：各类生物的珍品。

⑫天地剖判：即天地开辟，古人天地生成的观念。

⑬五德转移：五行的德性推移，这是气运之说。言土德运消，接着是金德继承，然后是火德、水德、木德依次运行。

⑭裨海：小海。裨为副，对大海而言。

⑮瀛（yíng营）：大海。 大瀛海：强调海的大。

⑯要：要之，总之。 归：结论，主旨。

⑰六亲：父母兄弟妻子等六种亲属。一说外亲等。 施：施及，施行。

⑱滥：泛滥无约束。顾炎武、钱大昕说。旧注以为滥觞。

【译文】

其次是驺衍，在孟子之后。驺衍鉴于管理国家的人日益淫乱

奢侈，不能崇尚道德，像《大雅·思齐》篇说的先要从自身修治做起，再普及黎民百姓的那样，于是深入观察阴阳的变化，而作出奇怪夸大的异说，有《终始》、《大圣》等篇十余万字。他的说法宏大而不合于正经，一定要先验证小事物，推而广之，直到没有边际的地方；先叙述当今的事再上及黄帝，学者们所共同称道的，大抵是依着世事盛衰，而记载机祥之类的制度，再推而远之，直到天地没有生成，杳冥而不可考究原因的时候；他先列举中国的名山大川及空谷中的禽兽和水土所繁殖、各类生物的珍品，从而推及到海外，人们不能看见的东西；他讲述天地开辟以来，五行的德性依次推移，治理各有相宜的事物，而且是这样的应验。他以为：儒家所说的“中国”，其实在天下乃是八十一分之一而已。“中国”名叫“赤县神州”，“赤县神州”之内自己有九州，就是夏禹所划分的那个九州，可还不够算作九个州之数；因为“中国”之外像这种“赤县神州”的有九个，这才是所谓“九州”。在它们的外面有小海环绕着，它们之间，人民禽兽互不相通，一个区域，就是一州。像这样的区域共有九个，又有大海环绕在外面，那就是天地的边缘了。他的学说就是这一类内容。然而总合他的主旨，一定要集中在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的施行上，只是开始说得泛滥没有约束罢了。

【原文】

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①，其后不能行之。是以驺子重于齐。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襒席②。如燕，昭王拥彗先驱③，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④，身亲往师之，作《主运》。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义伐纣而王，伯夷饿不食周粟；卫灵公问陈，

而孔子不答[5]；梁惠王谋欲攻赵，孟轲称太王去邠[6]。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内圜凿[7]，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负鼎，而勉汤以王；百里奚饭牛车下，而缪公用霸，作先合[8]，然后引之大道。驺衍其言虽不轨，傥亦有牛、鼎之意乎！（以上驺衍）

【注释】

①惧然：惊惧的样子。惧，同“瞿”，惊视。 顾化：回心而归往。顾，回头，这里作回心解。化，化民成俗之化。

②侧行：侧着身子行走，表示谦敬。 襒（bié 别）席：拂拭坐席。

③拥彗：抱着扫帚，表示打扫的样子。

④碣石宫：宫名，在今河北蓟县。

⑤“卫灵公”二句：这两句见《论语·卫灵公》：“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陈，古代的阵字。

⑥“梁惠王”二句：这两句见《孟子·梁惠王下》，说的是齐国在薛地筑城，威胁到滕国，滕文公问孟子怎么办，孟子劝他学周太王以避让的办法对付狄人侵犯，实行仁政。这里用典有误。

⑦这句是说：把方形的榫嵌到圆形孔里，比喻不合，格格不入。 方枘：方榫。 内：同“纳”，放进去。 圜凿：圆孔。

⑧作先合：以诈谋先求得相合。作，借为“诈”字。

【译文】

王公大人们起初见到他的学说，惊惧而又回心想归往他，这以后却不能实行。所以驺衍在齐国受到重视。到梁，惠王到郊外迎接，执行宾主之礼。到赵国，平原君侧身行走，亲自拂拭坐席。到燕国，昭王抱着扫帚在前头引路，要求把自己列在弟子的座位而拜驺衍为师，建造碣石宫，亲身前往从师，在这里，邹衍写成《主运》篇。他游说诸侯国，受到这样的尊敬的礼遇，哪能和仲尼在陈、蔡受饥饿，孟子在齐、梁受困苦相同呢？所以武王以仁义

的主张伐纣而称王，伯夷挨饿不吃周朝的粮食；卫灵公问军阵之事，而孔子不回答他；梁惠王商量打算进攻赵国，孟轲却称赞周太王避开狄人离开邠地的做法。这些，哪里是有意逢迎世俗、苟且相合呢？拿着方形榫头想插进圆孔里去，这能够插进去吗？有人说：伊尹背着烹饪的鼎，而劝勉商汤，成就王业；百里奚养牛，来到车下，而秦穆公重用他，终成霸业，都是用诈计先求得相合，然后用大道引导。驺衍的言论虽然不合正道，大概也是有饭牛、负鼎的意图吧！

【原文】

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①，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②，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淳于髡，齐人也。博闻强记，学无所主③。其谏说，慕晏婴之为人也，然而承意观色为务④。客有见髡于梁惠王⑤，惠王屏左右，独坐而再见之，终无言也。惠王怪之，以让客曰⑥："子之称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见寡人，寡人未有得也。岂寡人不足为言邪？何故哉？"客以谓髡，髡曰："固也！吾前见王，王志在驱逐⑦；后复见王，王志在音声⑧。吾是以默然。"客具以报王，王大骇，曰："嗟乎！淳于先生诚圣人也！前淳于先生之来，人有献善马者，寡人未及视，会先生至；后先生之来，人有献讴者⑨，未及试，亦会先生来。寡人虽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后，淳于髡见，一语连三日三夜⑩，无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谢去。于是送以安车驾驷⑪，束帛加璧，黄金百镒⑫，终身不仕。

【注释】

①稷下：齐国城门名，在今山东临淄，齐威王、宣王曾在这里设置学宫，招集士人数千讲学议政，百家争鸣，起过繁荣学术的作用。

②这里列举的人名，即稷下先生，战国时各学派思想家，其事迹见下文。

③主：犹言宗主，也就是师传、师教。

④承意观色：秉承意图、观察颜色，也就是察言观色，随机应变的意思。

⑤见：读“现”，进见。这里用为致使动词，把某人引见某人。

⑥让：责难。

⑦驱逐：这里指马匹。

⑧音声：音乐，这里指乐师、歌唱者。

⑨讴（ōu 欧）者：歌者，歌唱家。即上注音声所指的。

⑩一：一下，一旦之义，如今语：一…就…。全句是：一说起来就是三天三夜。

⑪安车：平时代步的车，安稳舒适。 驾驷：用四匹马牵引。

⑫镒（yì 义）：古代重量单位，一般合24两。

【译文】

自驺衍同齐国的稷下先生们，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这群人，各自著书议论社会治乱的问题，求得诸侯国君的信任，哪里说得完呢？淳于髡是齐国人，知识广博、记忆力强，学说没有什么师传。他有一种劝谏学说，是效法晏婴的为人。然而专门研究秉承意图、观察颜色的那套方法。友人把他引见给梁惠王，惠王叫退了身边人，独个儿坐着再召见他，可是一直没有话说。惠王奇怪，就责难那位友人道：“你称赞淳于先生，说管仲、晏子（婴）也赶不上他。待到他来见我，我一点也没有收获呀！难道我是他不值得交谈的人吗？这是什么缘故呢？”友人把这话告诉淳于髡，淳于髡说：“是这么回事！我开始见王时，王的心思

只在马身上；后来再见王时，王的心思全在歌者身上。我所以就沉默着。”友人把这话全部报告了梁惠王，惠王大吃一惊，说道：“哎呀！淳于先生真是圣人啊！前次淳于先生来到，有人献好马，我就来不及察看，正碰上先生到来；后一次先生到来，又有人献上唱歌的，我还来不及试演，又碰上先生来到。我虽然叫那些人走开，可是内心还在那件事上面，是有这么回事。”后来淳于髡进见，一说就是连着三天三夜，惠王没有倦意。惠王打算用卿相的职位相待，淳于髡却辞谢而去。惠王就赠送给他安车驷马，一束帛附上一块玉璧和百镒黄金，他终身不做官。

【原文】

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①，因发明序其指意②，故慎到著十二论③，环渊著上下篇④，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焉⑤。驺奭者，齐诸驺子，亦颇采驺衍之术以纪文。于是齐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⑥，高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⑦，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以上淳于髡至驺奭等六人）

【注释】

①黄、老道德之术：即道家学说。道德，老子《道德经》。

②发明：犹如阐明和发挥。　指意：主旨，基本理论。

③有《慎子》书，刘向定为四十一篇，论题有威德、因循、民杂等。

④环渊：又作蜎子，《汉书·艺文志》载有《蜎子》十三篇。

⑤《艺文志》载有《田子》二十五篇、《接子》二篇。

⑥开第：起建宅第。　康庄之衢：四通八达的大路。旧注：四达为衢，五达为康，六达为庄。四达，就是交叉的四条通路，以下类推。

⑦览：观，这里为给人观看，犹言显示。

【译文】

慎到，赵国人；田骈和接子，都是齐国人；环渊，楚国人。都学黄、老道德的学术，从而阐明发挥并叙述它的主旨，故而慎到著了十二论，环渊著了上下篇的书，而田骈、接子都有所论述。驺奭这人，是齐国诸位驺子之一，也稍微采用驺衍的学术写出文章。于是齐王赞赏他们，自淳于髡以下，都任命为列大夫，帮他们建造宅第、修筑四通八达的道路，都有高门大屋，以尊宠他们。用以显示给天下诸侯的宾客们看看，说齐国能够招致天下的贤士呀。

【原文】

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①。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辩；奭也，文具难施②；淳于髡久与处，时有得善言。故齐人颂曰："谈天衍③，雕龙奭④，炙毂过髡⑤。"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⑥，而荀卿最为老师⑦。齐尚修列大夫之缺⑧，而荀卿三为祭酒焉⑨。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⑩。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李斯尝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⑪，而营于巫祝、信祀祥⑫；鄙儒小拘如庄周等⑬，又滑稽乱俗⑭。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⑮，序列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以上荀卿）

【注释】

①年五十：五十岁。一说年十五。

②文具难施：文章写得完善而难施用。

③谈天衍：这是给驺衍的外号。谈天，指他的学说一味迂阔，浩荡杳茫，像谈天似的。

④雕龙奭（shì式）：这是给驺奭的外号。指他的文章雕琢文饰。

⑤炙毂过髡：这是给淳于髡的外号。　过：读如锅。　毂过：即车毂上有一像锅的小容器，盛着车的润滑油。　炙毂锅：就是烧（加热）毂锅里的油脂，油脂就有一些溢出来。这里比喻淳于髡的才智横溢。

⑥齐襄王：齐湣王子，公元前283～前265年在位。

⑦最为老师：是最老的师。

⑧修：修补。　缺：空缺。

⑨三为祭酒：三次为祭酒官。荀卿在齐国前后三次出而复入任祭酒。祭酒，原是一种对尊者的称号。古礼，饮食之前得祭祖先，饮酒前推出席中的尊者一人当祭，称为祭酒，后来就成为官名，但只在学宫，相当于校长。

⑩兰陵：古县名，楚置，治所在今山东苍山县西南兰陵镇。　令：长官。

⑪遂：顺，循，遵循。

⑫营：经营，这里作务于、从事解。

⑬小拘：拘束于小事情上。

⑭滑稽：颜师古注：变乱无留滞。即是善辩说的人把凝滞的事物说滑了。

⑮兴坏：即兴废，或兴起或废弃。

【译文】

荀卿，赵国人。五十岁方才来齐国游学。驺衍的学说，迂阔而作夸大之辞；驺奭嘛，文章完善而难实行；淳于髡长久和他们相处，时而得到有益的言论。故而齐国称颂他们为："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田骈这些人都已经死在齐襄王的时候，而荀卿已是最老的师长了。齐国还修补列大夫的缺额，而荀卿三次任学宫的祭酒。齐国有人说荀卿的谗言，荀卿就到楚国，春申君让他做了兰陵令。春申君死，荀卿免了官，因而就住在兰陵。李斯曾经做过荀卿的弟子，后来当上秦国的相。荀卿痛恨浑浊世道的政治，亡国、乱君一个接一个，不遵循大道，专门从事于巫祝、机祥，迷信灾异；而鄙儒拘于小节，如庄周等人又滑稽变乱世俗。于是推求儒家、墨家、道家的行事或兴或废，叙述而著书数万文字而死，

就葬在兰陵。

【原文】

而赵亦有公孙龙①，为坚白同异之辩②，剧子之言③；魏有李悝④，尽地力之教⑤；楚有尸子、长卢，阿之吁子焉⑥。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书，故不论其传云。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⑦，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⑧。（以上公孙龙至墨翟等七人）

【注释】

①公孙龙：战国时名家代表人。

②坚白同异：一种逻辑推理的学说，石头赋有质的坚硬和颜色的白两种属性，分开来说：手触石，知其坚不知其白，可说是坚石；目视石，知其白不知其坚，可说是白石。意即看问题从不同的角度看出不同的方面，提倡分析。

③剧子：战国时思想家，事迹不详，著有《剧子》九篇。

④李悝（kui亏）（公元前455～前395年）：战国时法家，魏文侯相，政治上实行法治，编成我国第一部法典《法经》；经济上提倡发展农业“尽地力”，实行“平籴”政策。

⑤这句是李悝的著名农业政策，即开发地力，增加生产，同时播种多种粮食作物，防止灾荒等。

⑥尸子：实是晋人，名佼（jiǎo绞），为商鞅的门客，著有《尸子》二十九篇。 长卢：楚人，著有《长卢》九篇，事迹不详。 阿：即山东东阿。 吁子：齐人，名婴，《艺文志》载有《吁子》十八篇。

⑦善守御：会作防御战术，指墨子同公输般比赛攻城和守城的计巧，打消楚要攻宋的念头。

⑧墨子在孔子后约七八十年，此一说为是。

【译文】

赵国有公孙龙，提出坚白同异的辩论和宣扬剧子的言论；魏国有李悝，提倡尽量开发地力、教导农民；楚国有尸子、长卢，阿邑的吁子。自孟子直到吁子，世间流传他们的书很多，所以就不再作他们的传记。墨翟，是宋国一个大夫，善于作防御战术，提倡节用。或说墨子和孔子同时，或说在孔子之后。

王贵民　译注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司马迁

【作者】

司马迁，见卷八《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题解】

这是《史记》七十篇列传的第二十一篇。戏剧《将相和》已经家喻户晓，它就是这篇列传里的主要情节之一。将，就是廉颇；相，就是蔺相如。都是战国后期赵国的名将和名臣，分别在军事和外交方面，抗击秦国，捍卫赵国的尊严，卓有成效，名震当时，功传后世。列传主要写这些事迹，同时叙述了他们两人之间的矛盾及其解决，终归于“和”的精彩情节。

列传倾心描写了蔺相如的“完璧归赵”和渑池相会的有声有色的外交斗争，以及廉、蔺之间的内部矛盾和顺利解决，表现出蔺相如以国家利益为上、深明大义的卓识和才干。同时记述了赵奢、赵奢夫人即赵括母和李牧等

爱国而仗义的人物。诸如赵奢在阏与一战，奋其智勇，大破秦军；赵括母公而忘私，不掩饰儿子的弱点过失，力阻赵括受命为将；李牧独拒匈奴，惨淡经营，终被小人陷害，以身殉国。

传中同时刻划与批判了品质低劣或专做坏事的小人物。对“徒读父书”的赵括，借李母之口，把他为将谋私、官气十足、脱离士卒等恶劣作风导致丧师杀身，和赵奢的忠心为国、与士卒同甘苦，从而每战必胜，作了鲜明对比。一个专门进谗、投靠敌国的郭开，先后陷害了廉颇、李牧而使赵国走向败亡。叙述廉颇的门客，完全看廉颇的得势与否而决定去留，厚颜地宣扬“市道”。作者都作了言简意赅的鞭挞。

在这里，司马迁揭示了一般规律：一个人思想品质的优劣，与他政治军事上的成败密切相关；庸主偏听，小人生事，必然丧师亡国！

结构上以廉颇一生为经，蔺、奢、括、牧为纬；而一些细节上的文学描写，成语的运用，读者都可从中细心领会这篇传记的特点。

【原文】

廉颇者，赵之良将也。赵惠文王十六年①，廉颇为赵将伐齐，大破之，取阳晋②，拜为上卿，以勇气闻于诸侯。蔺相如者③，赵人也，为赵宦者令缪贤舍人④。

【注释】

①此年为公元前283年。

②阳晋：地名，故城在今山东郓城西。本是卫国之邑，这时赵伐齐而夺取之。

③蔺（lìn 吝）：相如之姓。

④宦者令：宦官之长。 缪（miào 妙）贤：姓缪名贤。 舍人：此指门客中派有差事者。

【译文】

廉颇，是赵国的良将。在赵惠文王十六年，廉颇为大将去征

伐齐国，大破齐军，夺取了阳晋，赵王拜他为上卿，因而以勇气在诸侯中闻名。蔺相如，赵国人，做赵国宦者令缪贤的舍人。

【原文】

赵惠文王时，得楚和氏璧①。秦昭王闻之，使人遗赵王书，愿以十五城请易璧②。赵王与大将军廉颇诸大臣谋：欲予秦③，秦城恐不可得，徒见欺④；欲勿予，即患秦兵之来。计未定，求人可使报秦者，未得。宦者令缪贤曰："臣舍人蔺相如可使。"王问："何以知之？"对曰："臣尝有罪，窃计欲亡走燕⑤，臣舍人相如止臣⑥，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语曰⑦：'臣尝从大王与燕王会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愿结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谓臣曰：'夫赵强而燕弱，而君幸于赵王，故燕王欲结于君⑧。今君乃亡赵走燕⑨，燕畏赵，其势必不敢留君，而束君归赵矣⑩。君不如肉袒伏斧质请罪⑪，则幸得脱矣。'臣从其计，大王亦幸赦臣。臣窃以为其人勇士，有智谋，宜可使。"于是王召见，问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请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强而赵弱，不可不许。"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赵不许，曲在赵⑫；赵予璧，而秦不予赵城，曲在秦。均之二策⑬，宁许以负秦曲⑭。"王曰："谁可使者？"相如曰："王必无人，臣愿奉璧往。使城入赵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请完璧归赵⑮！"赵王于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

【注释】

①和氏璧：璧名，来由是：楚国人卞和，在山里拾得一块未经雕琢的玉石，先后两次献给楚国两个王，都被玉工看作石头，并以欺骗之罪先后割掉双脚。和氏在第三个王即楚文王即位时，抱着这块玉在楚山下哭了三天三夜，文王就叫玉工制作它，果然是块宝玉，雕琢成璧，故称。 璧：圆形玉，如环，而周边宽出中间孔的直径一倍；宽度相反的叫瑗；宽度相等的叫环。

②易：交换，用都城换璧。

③予：读同与，给与。

④徒见欺：徒然、白白地被欺骗。

⑤窃计：私自计画。 亡走：逃跑。

⑥止：阻止，拦住。

⑦语（yù 吁）：告诉。

⑧结：结交，同上文结友。

⑨亡赵：从赵国逃出。

⑩束：束缚，绑着。

⑪肉袒（tǎn 坦）：脱去上衣露着肩膀，请罪之状。 斧质：斩人刑具。质，同“锧”，承受刀斧下砍的座，即砧。

⑫曲：屈，这里指理屈，与直、理直相对。

⑬均之：均衡、衡量。这句说把这两种作法衡量、比较一下。

⑭宁许：宁愿允许。 以负秦曲：使秦国承担理曲的责任。

⑮完璧归赵：使完好的璧回到赵国。后世用为归还借物的有名成语。

【译文】

赵惠文王时候，得到一块楚国的和氏璧。秦昭王听说，派人送给赵王一信，愿意用秦国的十五座城换这块璧。赵王就和大将军廉颇等大臣商议：打算把璧给与秦国吧，恐怕得不着秦国的城，白白被它欺骗；打算不给吧，又担心秦国出兵来攻打。计谋没法定下。就寻找一个可以去回答秦国的人员，也未找到。宦者令缪贤说：“臣有门客叫蔺相如的可以派遣。”赵王问：“你怎么知道？”回答说：“臣曾经犯了罪故，私自计划想逃往燕国。我的门客

相如就阻止我，说：‘您怎么和燕王相知的？’臣告诉他：‘我曾经跟从大王在边境上和燕王相会，燕王私下里握我的手，说：愿意交个朋友。由此我相知他，所以想前去。’相如就对臣说：‘那是因为赵国强大而燕国弱小，而且您又得到赵王宠爱，所以燕王想与您结交。如今您是从赵国逃到燕国去，燕害怕赵，势必不敢留住您，并且会把您绑着送回赵国了。您呀，不如袒露肩膀、背着斧锧去请罪，幸而还会得到解救的。’臣就听了他的计，大王也果然赦免了臣。臣暗里认为这个人是勇士，也有智谋，应该可以出使。”于是，赵王召见了蔺相如，问他：“秦王用十五座城请求换我的璧，可否给予？”相如说：“秦强而赵弱，不可以不应允。”赵王说：“拿走了璧，不给我城，怎么办呢？”相如说：“秦国用城来求璧，而赵国不答应，就是赵王理屈了；赵给了璧，而秦国不把城给赵国，那就是秦国理屈了。这两者衡量起来，宁愿答应，让秦国承担理屈的责任。”赵王说：“谁能够出使秦国？”相如说：“大王一定找不着人，臣愿意奉璧前往。假使城归了赵国，璧就留在秦国；城没有归赵，臣就保证把完好的璧归还赵国！”赵王于是就派遣相如奉璧往西进入秦国。

【原文】

秦王坐章台见相如①，相如奉璧奏秦王②。秦王大喜，传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万岁。相如视秦王无意偿赵城③，乃前曰：“璧有瑕④，请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⑤，倚柱，怒发上冲冠⑥，谓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发书至赵王，赵王悉召群臣议，皆曰：‘秦贪，负其强⑦，以空言求璧，偿城恐不可得！’议不欲予秦璧。臣以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⑧，况大国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强秦之欢⑨，不可。于是赵王乃斋戒五日⑩，使臣奉璧

拜送书于庭。何者？严大国之威[11]，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见臣列观[12]，礼节甚倨[13]。得璧，传之美人，以戏弄臣。臣观大王无意偿赵王城邑，故臣复取璧。大王必欲急臣[14]，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15]，欲以击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辞谢[16]，固请，召有司案图[17]，指从此以往十五都予赵。相如度秦王特以诈详为予赵城[18]，实不可得，乃谓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传宝也。赵王恐，不敢不献。赵王送璧时，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斋戒五日，设九宾于廷[19]，臣乃敢上璧。”秦五度之，终不可强夺，遂许斋五日，舍相如广成传舍[20]。

【注释】

①章台：台名，秦所建，故址位于今陕西咸阳市故城西南角，渭水南岸。台非见使臣之所，秦以此表示轻视赵国，故下文蔺相如加以指责。

②奏：这里是献上。

③偿：补给。

④瑕（xiá 霞）：玉上斑点。

⑤却立：退后而站住。

⑥这句是说发怒而头发竖起上冲冠。后世的“怒发冲冠”成语出此。

⑦负：仗着，凭恃。

⑧布衣之交：一般平民的交情、交结，与重要的国交相比较而言。

⑨逆…欢：违逆了欢心。

⑩斋戒：古代举行大礼、祭祀之前的一种礼制：沐浴更衣、独居净室、使心地纯一，并戒酒、戒荤、戒声色等。

⑪严：这里作尊重解。

⑫列观（guàn 灌）：并列的台观，一般的台观、宫观。

⑬倨：傲慢。

⑭急：这里是迫使、逼迫之意，作动词用。

⑮睨柱：斜视着庭柱，表示要撞击之势。

⑯辞谢：这里为道歉。

⑰有司：执事、办事的人。　案图：按照地图。

⑱诈详：诈伪。详，读为佯，假装。

⑲九宾：据《周礼》，为九服（分天下政区为九等）诸侯的宾客，这里只是说要请来重要宾客，具备大礼而已。

⑳舍：留宿，作致使动词用。　广成传舍：名叫广成的宾馆。传舍。古代接待宾客之所，相当后世的宾馆。传舍的“舍”一本无。

【译文】

秦王坐章台接见相如，相如奉璧献上秦王。秦王大喜，给美人和左右近臣传看，那些人都欢呼万岁。相如发现秦王无意补偿给赵的城，于是走上前说：“璧上有斑点，让我指给大王看。”秦王把璧给了他，相如就顺势拿着璧退回来站住，身子靠着庭柱，发着怒——头发向上竖立冲起冠，对秦王说：“大王想得这块璧，派人送书信给赵王，赵王召集全体群臣商议，都说：‘秦国贪心，仗着强大，用空话来求璧，说是补偿都城，恐怕不可能！’议定不想把璧给予秦国。臣则认为：布衣之交尚且不互相欺骗，何况大国呢？而且因为一块璧的缘故，违逆了强大秦国的欢心，不能这样做。于是赵王就斋戒了五天，派臣奉璧，并在殿庭拜送书信。何以这样？是表示尊重大国的威望，加重敬意呀。现在臣来到，大王在这一般的台观里接见臣，礼节很傲慢。得了璧，传给美人看，用来戏弄臣。臣看大王无意于补偿给赵王的城邑，所以臣把璧再拿回。大王一定要逼迫我，那么，我的头和璧就一起撞碎在这柱上吧！”相如拿着璧，斜视着庭柱，打算去撞击庭柱。秦王深怕他击破了璧，就赶忙道歉，一再请求，并召唤办事臣按照地图，指着：从这里往那里的十五座都城给赵国。相如忖度秦王是故意假装着给赵都城，赵国实际不可能得到，就对秦王说：“和氏璧，是天下共同传颂的珍宝呀！赵王恐惧，不敢不献出。赵王送出这璧时，

斋戒了五天；如今大王也应该斋戒五天，在殿廷上设九宾之席，臣才敢于献璧。”秦王也忖度着，觉得究竟不好强行抢夺，于是答应斋戒五天，把相如安置在广成宾馆里住宿。

【原文】

相如度秦王虽斋，决负约不偿城，乃使其从者衣褐①，怀其璧②，从径道亡③，归璧于赵。

【注释】

①从（zòng 纵，今读cóng 从）者：随员。 衣（yì 意）褐：穿着粗布衣，扮成老百姓的装束。

②怀其璧：把璧藏在怀中。

③这句说：打从小道、近路逃去。

【译文】

蔺相如估量：秦王虽然斋戒，必定要违约，不给都城与赵国。就派他的一名随员穿着粗布衣，怀里揣着璧，从小道逃走，把璧带回赵国。

【原文】

秦王斋五日后，乃设九宾礼于廷，引赵使者蔺相如①。相如至，谓秦王曰：“秦自缪公以来，二十余君，未尝有坚明约束者也②。臣诚恐见欺于王而负赵，故令人持璧归，间至赵矣③。且秦强而赵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赵，赵立奉璧来；今以秦之强，而先割十五都予赵，赵岂敢留璧而得罪于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当诛臣，请就汤镬④！唯大王与群臣孰计议之⑤。”秦王与群臣相视而嘻⑥，左右或欲引相如去⑦，秦王因曰：“今杀相如，终

不能得璧也，而绝秦赵之欢，不如因而厚遇之，使归赵。赵王岂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见相如⑧，毕礼而归之⑨。相如既归，赵王以为贤大夫，使不辱于诸侯，拜相如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赵，赵亦终不予秦璧。（以上持璧使秦，完璧而归。）

【注释】

①引：引导，这里作延请解。

②坚明约束：坚守信约。这四字为动宾短语。坚明，动词，坚持而明确，或明确坚守；约束，宾语，盟约的拘束。

③间：这时。

④汤镬：烹刑。汤，烧开的水或油；镬（huò 获），古代的大锅。大锅里煮水或熬油把罪人放下去。相传商鞅在秦国创设此刑。

⑤孰：同“熟”。　孰计议：反复详尽地计议。

⑥嘻：笑，嬉笑或笑声。这里可解为苦笑之态。

⑦这句是说：秦王手下人就打算把蔺相如带下去行刑，即顺着相如说的“请就汤镬”。

⑧卒：终于。　廷见：在朝廷相见，用正规相见之礼，表示秦王不再轻视赵国。

⑨毕礼：尽礼。

【译文】

秦王斋戒了五天之后，就在朝廷上陈设了九宾的仪式，延请赵国使者蔺相如。相如来到，对秦王说：“秦国自从缪公以来，二十余位君主，都不曾有过坚守信约的人。臣确实害怕被大王欺骗而辜负赵国，所以叫人拿着璧回去了，这时已经到了赵国。试想，当今秦强、赵弱，大王只用派遣一个使臣到赵国，赵国就立即奉璧来到；现在凭着秦的强大，就先割十五座大城给赵国，赵国岂敢留住璧来得罪大王吗？臣知道欺骗大王的罪过，应当杀臣，请

让我就汤镬之刑！只希望大王和您的群臣详尽计议吧！”秦王和群臣面面相觑而苦笑着，秦王手下人就打算把相如带下去行刑。秦王因而说：“现在杀了相如，终究不能得到璧嘛！而且又绝了秦赵的交情，不如顺着人情厚待他，让他回到赵国去。赵王哪能为了一块璧而欺骗秦国吗？”结果就在朝廷上接见相如，尽礼之后让他回赵。相如回赵之后，赵王以为贤大夫，使赵国不受诸侯的耻辱，拜相如为上大夫。秦国也不把城给赵国，赵也终于不把璧给秦国。

【原文】

其后，秦伐赵，拔石城①。明年，复攻赵，杀二万人。秦王使使者告赵王，欲与王为好，会于西河外渑池②。赵王畏秦，欲毋行，廉颇、蔺相如计曰：“王不行，示赵弱且怯也。”赵王遂行，相如从。廉颇送至境，与王诀曰③：“王行，度道里、会遇之礼毕，还，不过三十日。三十日不还，则请立太子为王，以绝秦望④。”王许之，遂与秦王会渑池。秦王饮酒酣⑤，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⑥。”赵王鼓瑟，秦御史前⑦，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奉盆缶秦王⑧，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前进缶，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缶，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⑨！”左右欲刃相如⑩，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⑪。于是秦王不怿⑫，为一击缶。”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秦之群臣曰：“请以赵十五城为秦王寿⑬。”蔺相如亦曰：

“请以秦之咸阳为赵王寿[14]。”秦王竟酒[15]，终不能加胜于赵[16]，赵亦盛设兵以待奉[17]，秦不敢动。既罢归国，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18]。（以上从赵王会秦于渑池）

【注释】

①石城：赵邑名，故城在今河南林县西南五十多里。

②渑（miǎn 免）池：旧韩邑，后属秦，因渑水得名，今河南渑池县。

③诀：生死之别。这里从赵王会遭秦的暗算处预料，故言。

④望：指望，这里指秦的勒索要求。

⑤酣（hān 寒阴）：饮酒尽兴。

⑥瑟：琴一类乐器，比琴大，通常配用二十五弦。

⑦前：这里作动词，走上前。下同。

⑧缶（fǒu 否）：即“缶”，盛酒浆等的瓦器，秦人用以为乐器。

⑨这句是说可以用颈上的血溅到你身上，意指自杀，同时暗示与秦王同归于尽。

⑩刃：本是刀锋，这里用为动词，以刃相加，即杀之意。

⑪靡：顺风倒下，这里形容多人的倒退。

⑫怿（yì 义）：喜悦。

⑬为秦王寿：给秦王添寿，即祝健康之意。见本卷《项羽本纪》鸿门宴。

⑭咸阳：当时秦的首都。这句表现蔺相如针锋相对，对秦提出更苛刻的要求，以压倒对方。

⑮竟酒：直至酒宴完毕。

⑯加胜：对人取胜，战胜。

⑰盛设兵：多多设置军队。

⑱右：上，古人以右为上。

【译文】

这以后，秦国攻击赵国，夺去了石城。第二年，再攻赵，杀了二万人。秦王派使者告诉赵王，想和赵王和好，在西河外的渑池

相会。赵王害怕秦国，打算不去。廉颇、蔺相如商量说："王若不去，就显示赵国的弱而且怯懦了。"赵王就只得动身，相如随从。廉颇送到边境上，和赵王诀别说："王走后，估计里程和相会的礼节办完、回来，不过需要三十天。三十天之后不回来，就请立太子为王，以断绝秦国的贪求欲望。"赵王允许了。于是，就和秦王在渑池相会。会中，秦王饮酒正尽兴，就说："寡人听说赵王爱好音乐，请弹奏瑟吧。"赵王就弹了瑟，秦国御史上前，写道："某年、月、日，秦王和赵国相会饮酒，命令赵王弹瑟。"蔺相如走上前说："赵王听说秦王会演奏秦地音乐，请奉上盆缶给秦王，以便互相娱乐一番吧。"秦王却发怒，不答应。于是相如上前拿进一缶，跪着请求秦王。秦王不肯击缶，相如说："在这五步之内，相如我请用颈血溅到大王身上哩！"秦王手下人打算杀相如，相如瞪眼呵叱，这些人倒退下去。于是秦王很不高兴，也只好击了一下缶。相如立即回头召唤赵国御史，写上："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秦的群臣说："请拿出赵国十五座城来为秦王添寿。"蔺相如也说："请拿出秦的咸阳城为赵王添寿。"秦王的酒宴直到完毕，终于不能对赵国取胜，赵国早已准备了很多军队对付秦国，秦国不敢动手。相会结束归来，赵王以为相如有大功，就拜他为上卿，地位在廉颇之上。

【原文】

廉颇曰："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大功，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贱人①，吾羞，不忍为之下②！"宣言曰③："我见相如，必辱之！"相如闻，不肯与会。相如每朝时，常称病，不欲与廉颇争列④。已而相如出，望见廉颇，相如引车避匿⑤。于是舍人相与谏曰："臣所以去亲戚而事君者⑥，徒慕君之高义也⑦。今君

与廉颇同列，廉君宣恶言，而君畏匿之，恐惧殊甚[8]。且庸人尚羞之[9]，况于将相乎？臣等不肖[10]，请辞去。”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视廉将军孰与秦王[11]？”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12]，辱其群臣。相如虽驽[13]，独畏廉将军哉？顾吾念之[14]：强秦之所以不敢加以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雠也。”廉颇闻之，肉袒负荆[15]，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16]，曰：“鄙贱之人，不知将军宽之至此也[17]！”卒相与欢，为刎颈之交[18]。（以上避让廉颇）

【注释】

①素贱人：本来是卑贱的人，这指蔺相如曾是缪贤的门客。

②不忍：不容忍。　为之下：在他下面。

③宣言：扬言。

④争列：争地位。列，排列的位置。

⑤避匿：躲避。匿，隐藏。

⑥去：离开。　亲戚：这里指家属。

⑦徒慕：只是仰慕。

⑧殊甚：特别过甚，太过分。

⑨庸人：平凡之人，一般人。

⑩不肖（xiào 效）：不似、不像（父亲），引申为不贤、不才的谦称。

⑪视：这里是比较之意。　孰与：谁怎样？孰，谁。

⑫廷叱：在朝廷上呵叱。

⑬驽：本指质次的马，转义指愚拙的人。

⑭顾：回头、回顾。顾……念，转念。

⑮肉袒：见前文。　负荆：背着荆条。荆条可以为打人的鞭，这里表示请罪，请人鞭己。

⑯因：就，依。这里即为通过。

⑰将军：本武将，当时上卿可兼军将。

⑱刎颈之交：即可同生死之交。

【译文】

廉颇说："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的大功，而蔺相如光凭着口舌之劳，却官居我之上！况且相如本是卑贱之人，我很羞耻，不能容忍在他之下！"就扬言说："我若遇见相如，一定要侮辱他一番！"相如听到，就不肯与他相会。相如每当要去朝君，往往称病，不想和廉颇去争排列的位置。不久，相如外出，望见廉颇，就扭转车头躲避。于是门下人都来劝谏，说道："臣等之所以离开家属来为您办事，只是仰慕您的高义嘛。如今您和廉颇同级，廉君宣扬您的坏话，而您害怕、躲避他，这种恐惧也太过分了。即使平常人也觉得羞耻，何况身为将相呢？臣等不肖，请让我们走了。"蔺相如坚决阻止他们，说道："公等把廉将军和秦王比较，谁强呢？"回答说："那不如（秦王）。"相如说："以秦王那样的威势，相如在他朝廷上给予呵叱，屈辱了他的群臣。相如虽然愚拙，就惟独害怕廉将军吗？我是考虑：强秦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因为有我两人存在。假使两虎相斗，势必不能都活下来。我之所以这样做，是把国家的要事为先，把私怨放在后头呀！"廉颇听见这番话，就袒露着肩膀、背着荆条，通过宾客引导来到蔺相如门前谢罪，说道："我粗野之人，没有想到将军宽厚到这种程度呀！"终于两人相互欢悦，结成生死之交。

【原文】

是岁，廉颇东攻齐，破其一军。居二年，廉颇复伐齐几①，拔之。后三年②。廉颇攻魏之防陵、安阳③，拔之。后四年，蔺相如将而攻齐，至平邑而罢④。其明年，赵奢破

秦军阏与下⑤。

【注释】

①齐几(qí其):齐之几地。几,在今河北大名东南。据考,地属魏,言齐地,误。

②后三年:据考,当为后一年。

③防陵:今河南安阳市南二十里。　安阳:故城在今安阳市东南四十三里。

④平邑:赵邑名,今河南南乐县东北,有平邑村。　罢:中止。

⑤阏(yù玉)与:本韩邑,后属赵,故城在今山西和顺县西北。

【译文】

这年,廉颇往东攻打齐国,破了它一支军队。过了二年,廉颇再伐齐的几邑,夺取了。以后三年,廉颇攻打魏国的防陵、安阳,夺取了。以后四年,蔺相如率军攻打齐国,开到平邑而中止。次年,赵奢大破秦军在阏与城下。

【原文】

赵奢者,赵之田部吏也①。收租税,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以法治之,杀平原君用事者九人②。平原君怒,将杀奢,奢因说曰:"君于赵为贵公子,今纵君家而不奉公,则法削③;法削,则国弱;国弱,则诸侯加兵。诸侯加兵,是无赵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贵,奉公如法④,则上下平⑤;上下平,则国强;国强,则赵固,而君为贵戚,岂轻于天下邪⑥?"平原君以为贤,言之于王。王用之治国赋⑦,国赋大平⑧,民富而府库实。(以上收租税、治国赋。)

【注释】

①田部吏:管理土地租赋的官吏。

②用事者:当权管事的人。

③法削:法令受到削弱。

④如法:依法。

⑤上下平:国家和人民都得到公平。

⑥轻于天下:被天下人轻视。

⑦治国赋:管理全国的赋税。

⑧大平:大为公平。

【译文】

赵奢,是赵国管理土地租赋的官吏。征收租税时,平原君赵胜的家里不肯缴纳田租,赵奢按法令办,杀了他的管事者九个人。平原君发怒,将要杀赵奢,赵奢就和他说:"您在赵国是贵公子,现在纵容家里人不奉公,那就使法令受到削弱;法令削弱了,国家也就弱了;国家弱了,诸侯就用兵来攻打;诸侯用兵来攻打,就是没有赵国了。这样一来,您能够享有这种富贵吗?依您的高贵,如能奉公依法,就会上下公平;上下公平,国就强盛;国强盛了,全赵国就巩固,而您是赵国的贵族,岂能被天下轻视吗?"平原君听完后,觉得赵奢贤能,就把这事说给赵王听;赵王就任用赵奢治理全国的赋税,国赋就大为公平,民众富庶而国家府库也充实了。

【原文】

秦伐韩,军于阏与。王召廉颇而问曰:"可救不?"对曰:"道远险狭,难救!"又召乐乘而问焉①,乐乘对如廉颇言。又召问赵奢,奢对曰:"其道远险狭,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王乃令赵奢将,救之。兵去邯郸三十

里，而令军中曰："有以军事谏者死！"秦军军武安西[2]，秦军鼓噪勒兵[3]，武安屋瓦尽振[4]。军中侯有一人言急救武安[5]，赵奢立斩之。坚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复益增垒。秦间来入[6]，赵奢善食而遣之。间以报秦将，秦将大喜，曰："夫去国三十里而军不行[7]，乃增垒，阏与非赵地也[8]！"赵奢既已遣秦间，乃卷甲而趋之[9]，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阏与五十里而军。军垒成，秦人闻之，悉甲而至[10]。军士许历请以军事谏[11]，赵奢曰："内之。"许历曰："秦人不意赵师至此，其来气盛，将军必厚集其阵以待之[12]，不然必败！"赵奢曰："请受令[13]。"许历曰："请就铁质之诛[14]。"赵奢曰："胥后令[15]。"邯郸，许历复请谏[16]，曰："先据北山上者胜[17]，后至者败。"赵奢许诺，即发万人趋之。秦兵后至，争山不得上，赵奢纵兵击之，大破秦军。秦军解而走，遂解阏与之围而归。赵惠文王赐奢号为马服君[18]，以许历为国尉[19]。赵奢于是与廉颇、蔺相如同位。（以上解阏与之围）

【注释】

①乐乘：人名，乐毅的同族，后来被封为武襄君。

②武安：赵邑，故城在今河北武安西南。

③鼓噪：击鼓呐喊。　勒兵：操练士兵。

④这句形容秦军的声势。　振：振动。

⑤军中侯：主管军中侦察敌情的军职。

⑥间：间谍。

⑦去国：离开国都。

⑧这句是说赵国将失去阏与。

⑨卷甲：即卷起铁甲不穿，轻装奔赴。

⑩悉甲：全副武装。与上卷甲相反。

⑪许历：人名，时为赵军军士。

⑫厚集：充分集中。

⑬这句意谓接受指教。

⑭铁质：同于“斧锁”，刑具，见前。

⑮胥：同“须”，等待。 后令：以后的军令。

⑯邯郸：为“欲战”二字之误。

⑰北山：阏与北面的山。

⑱马服君：封号。马服，山名，在邯郸西北，以为赵奢封号。

⑲国尉：国家主持军务的职官，也管理政职的选拔，仅次于将军。

【译文】

秦国征伐韩国，屯驻在阏与。赵王召请廉颇而问道：“可以去救否？”回答说：“道路远并且艰险狭小，难以救援！”又召来乐乘而问他，乐乘的回答和廉颇相同。又召来赵奢而问他，赵奢回答说：“道路确是远而且险、狭，那好比两只老鼠在洞穴里相斗，将是勇敢的得胜。”赵王就命令赵奢为将，前去救韩。军队开出邯郸三十里，下令军中说：“有用军事问题来进谏者死！”秦军屯驻在武安之西，秦军击鼓呐喊、操练士兵，武安房屋上的瓦都被振动。赵军中侯官有一个人说要急救武安，赵奢按军令立刻把那人斩了。坚守营垒，停留了二十八天不出动，不断地加固营垒。秦国的间谍进来，赵奢只当不知，用好的饮食款待而后让他走了。间谍就报告秦将，秦将大喜，说道：“离开国都三十里而军队却不前进，并且增固营垒，那么，阏与就不会为赵国所有了！”赵奢打发走秦国间谍之后，就让军队卷起铁甲不穿，轻装前进，二天一夜赶到阏与，命令会射箭的离阏与五十里处驻扎。营垒筑成，秦人知道了，就全副武装赶到。这时，赵的军士许历请用军事问题进谏，赵奢说：“进来吧。”许历说：“秦人没料到赵军就到了这里，他

们刚来，士气正盛，将军一定要充分集中军力布阵去对付他，不然，就一定失败！”赵奢说：“接受指教。”军士许历说：“请就斧锪之刑吧！”赵奢说：“等待以后的写令吧！”将要开战，许历再请进谏，说道：“先占据北山头者胜利，后到者失败。”赵奢应允，立即发兵一万奔赴山头。秦兵后到，想争夺山头而不得上去，赵奢就发出全军加以攻击，大破秦军，秦军溃散、逃走。赵奢就这样解了阏与之围而回去。赵惠文王赐给赵奢的封号称为马服君，任许历为国尉。赵奢从此和廉颇、蔺相如同一官位。

【原文】

后四年，赵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①，秦与赵兵相距长平②。时赵奢已死，而蔺相如病笃③，赵使廉颇将攻秦。秦数败赵军，赵军固壁不战，秦数挑战，廉颇不肯。赵王信秦之间④，秦之间言曰：“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君赵奢之子赵括为将耳！”赵王因以括为将，代廉颇。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⑤，若胶柱而鼓瑟耳⑥。括徒能读其父书传⑦，不知合变也⑧。”赵王不听，遂将之。

【注释】

①七年：即公元前259年，秦昭王四十七年，赵孝成王六年。

②长平：赵邑名，在今山西高平县北。按：长平之战，因赵王听平原君计，贪取韩上党地而起，韩畏秦，以此嫁祸于赵。详见《战国策·赵策一》及《史记·赵世家》等。

③病笃：病重，病危。

④间：即间谍，同前文。

⑤名：虚名。

⑥胶柱鼓瑟：像用胶粘着瑟柱，转不动，不能调好弦上音调。比喻固执而不知权变，后世为通用的成语。

⑦这句是说赵括只知道读他父亲的兵书，不知实用。后世构成“徒读父书”的成语。

⑧合变：应变，随机应变。

【译文】

这以后第四年，赵惠文王死，儿子孝成王立。再后七年，秦和赵军对峙在长平。这时赵奢已死，蔺相如也病重，赵王派廉颇率军攻秦。秦几次打败赵军，赵军固守营垒不出战，秦军屡次挑战，廉颇不肯应战。赵王相信秦国间谍的话，秦的间谍扬言说：“秦军最害怕的，是马服君赵奢的儿子赵括！”赵王因而就以赵括为将，代替廉颇。蔺相如说：“王是全凭虚名来使用赵括，好比胶粘着弦柱而去弹瑟罢了。赵括只是能读他父亲的兵书，不知应变呀。”赵王不听，就以赵括为将。

【原文】

赵括自少时学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当①。尝与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难②，然不谓善。括母问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③，而括易言之④！使赵不将括即已，若必将之，破赵军者必括也！”及括将行，其母上书言于王曰：“括不可使将。”王曰：“何以？”对曰：“始妾事其父⑤，时为将，身所奉饭而进食者以十数⑥，所友者以百数，大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予军吏士大夫；受命之日⑦，不问家事。今括一旦为将，东向而朝⑧，军吏无敢仰视之者；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⑨。王以为何如其父？父子异心⑩，愿王勿遣！”王曰：“母置之⑪，吾已决矣。”括母因曰：“王终遣之，即有如不称，妾得无随坐乎⑫？”王许诺。

【注释】

①当：抵挡。

②难：辩难，读去声，见卷三《答客难》。

③死地：牺牲性命的地方、场合。

④易言：说得轻易。

⑤妾：古代妇人自己谦称。　事：侍奉。这里讲事夫，即指嫁与。

⑥这句说：亲自拿饮食献给几十人吃。

⑦受命：接受命令、任命。

⑧东向：坐西面东。古时除帝王坐北朝南为最尊之外，贵者俱以坐西向东为尊，见前《项羽本纪》鸿门宴的坐次。　而朝：接受人家的朝见。这句说赵括的骄气。

⑨这句是说：每日寻求便宜合适的田地宅第能买到的就买下来。

⑩异心：思想不同。

⑪母置之：您把它搁在一边。母，赵王对赵括母的尊称。

⑫得无随坐：不致受牵连坐罪。

【译文】

赵括打从少时就学兵法，说兵事，以为自己是天下没有人敢抵挡的。曾经同他父亲赵奢谈论兵事，赵奢也辩不过他，但并不说他能行。赵括的母亲问赵奢这里面的缘故，赵奢说："兵事，是要性命的场合，而括说得那么轻易！国家不用他为将则已，若是一定要用他为将，使赵军失败的就一定是括了！"当赵括率军出行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向赵王上书，说道："赵括不能为将。"王说："为什么？"回答说："早年我嫁与他父亲，他父亲为将，亲自拿饮食献给人家吃的以十计，所交的朋友以百计，大王和宗室大臣赏赐的东西全都转给军吏、士、大夫等；接受任命的日子，不问家事。而今赵括一旦为将，就坐西面东让人家来朝见，军吏没人敢仰头看看他；王所赐金银绸缎，他就拿回藏在家里，而每天去寻求有便宜合适的田地宅第，可买着的就买下来。君王以为他哪一

点像他父亲？他们父子的心思品质完全不同，希望大王不要派遣他！”赵王说：“您老人家把这些就搁下吧，我已经决定了！”括母就只好顺着问道：“大王终究要派他，也没法。只是今后他如果不称职（犯罪），我就不致于受牵连坐罪吧？”赵王答应了。

【原文】

赵括既代廉颇，悉更约束①，易置军吏②。秦将白起闻之，纵奇兵详败走，而绝其粮道，分断其军为二，士卒离心。四十余日，军饿。赵括出锐卒自搏战，秦军射杀赵括。括军败，数十万之众遂降秦，秦悉坑之。赵前后所亡，凡四十五万③。明年，秦兵遂围邯郸，岁余，几不得脱④，赖楚、魏诸侯来救⑤，乃得解邯郸之围。赵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诛也。（以上赵括长平之败）

【注释】

①悉更约束：全部更改约束军队的规章号令。

②易置：改任，撤换。

③长平战事，详见《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这里是最简单的概述。

④几：几乎，差一些。

⑤楚、魏解邯郸围，即平原君与毛遂（自荐故事）劝说楚春申君出兵救赵和魏信陵君窃符救赵之事。详见后《史记》的有关传记。

【译文】

赵括取代廉颇之后，就全部更改了军中的规章号令，撤换了军中官吏。秦将白起听说，就大兴奇兵，假装败走，而从后面绝了赵军粮道，把赵军截断为二部，不能救应。赵的士兵心思离散。四十余日，赵军饥饿。赵括发出精锐部队亲自率领搏战，秦军把赵括射死。赵括的军队崩溃，几十万之众都投降了秦军，秦把他们

全部挖坑活埋。这次赵军前后损失的，一共四十五万。第二年，秦军包围赵都邯郸，也围了一年有余，几乎不得解脱，幸亏依靠了楚国、魏国等诸侯来救，方能解了邯郸之围。赵王也因为赵括的母亲有言在先，就没有诛灭她。

【原文】

自邯郸围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谋①，曰："赵壮者尽于长平，其孤未壮。"举兵击赵。赵使廉颇将，击，大破燕军于鄗②，杀栗腹，遂围燕。燕割五城请和，乃听之。赵以尉文封廉颇为信平君③，为假相国④。廉颇之免长平归也，失势之时，宾客尽去。及复用为将，客又复至，廉颇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见之晚也⑤！夫天下以市道交⑥，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赵使廉颇伐魏之繁阳⑦，拔之。赵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乐乘代廉颇。廉颇怒，攻乐乘，乐乘走。廉颇遂奔魏之大梁⑧。（以上廉颇破燕后去赵入魏）

【注释】

①栗腹：人名，时为燕国相。

②鄗（hào 耗）：古邑名，本属晋，后归赵，故城在今河北柏乡北。

③尉文：地名，所在不详，或以为在赵国的西北境。　信平君：封号。

④假相国：代理相国。此时蔺相如可能死去。

⑤见之晚：见解、见识的落后、迟钝。

⑥市道：买卖之道，商人钻营趋利的门道。

⑦繁阳：魏邑名，故城在今河南内黄东北。

⑧大梁：魏的国都，故城在今河南开封西北。

【译文】

自邯郸解围的第五年，燕国用栗腹的计谋，说："赵国的壮年都死在长平，他们的孤幼还没有成长。"就兴兵攻打赵国。赵任廉颇为将，反击，大破燕军于鄗邑，杀了栗腹，接着包围燕国(都)。燕国只得割五座都城给赵而请和，赵国答应了。赵把尉文的地方封给廉颇，号称信平君，代行相国职权。当以前廉颇被免职，从长平归来，失势的时候，宾客全都离开他。到了再起用他为将时，客人又都到来。廉颇说："你们都退回去吧！"客人说："唉，您老的见识怎么这般落后呀！天下之人都是用商人交易之道来交朋友。您有权势，我就跟从您；您没有了权势，我等就走开。这是本来的道理，有何可埋怨的呢？"过了六年，赵派廉颇攻打魏国的繁阳，拿下了。赵孝成王死，儿子悼襄王立，派乐乘代替廉颇。廉颇生气，攻乐乘，乐乘败走。廉颇也跑到魏国的大梁去了。

【原文】

其明年，赵乃以李牧为将而攻燕，拔武遂、方城①。廉颇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赵以数困于秦兵，赵王思复得廉颇，廉颇亦思复用于赵。赵王使使者视廉颇尚可用否，廉颇之仇郭开多与使者金，令毁之②。赵使者既见廉颇，廉颇为之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③，以示尚可用④。赵使还报王曰："廉将军虽老，尚善饭⑤，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⑥。"赵王以为老，遂不召。楚闻廉颇在魏，阴使人迎之。廉颇一为楚将⑦，无功，曰："我思用赵人⑧。"廉颇卒死于寿春。(以上廉颇思复用赵)

【注释】

①武遂：燕邑名，在今河北徐水西二十五里，有遂城镇。 方城：燕邑

名，故城在今河北固安南。

②令毁之：使诋毁廉颇。

③“廉颇为之”三句：这三句是廉颇特意表现自己健康。　为之：作出。一饭：一餐饭。　被：披。

④以示：用来显示。

⑤尚善饭：还能吃饭，饭量还不小。

⑥顷之：一会儿。　三遗矢：三次不自觉地大便。矢，即“屎”。

⑦一：一经。这里当为一次。

⑧这句说：我还是想用赵国人打仗。意思是楚国人陌生，不好指挥，希望回赵国。

【译文】

第二年，赵用李牧为将攻打燕国，夺取了武遂、方城。廉颇这时住在大梁很久了，魏国不能用他。赵国因为屡次被秦军困扰，赵王想再得到廉颇，廉颇也想再次见用于赵国。赵王派使者去看望廉颇是否还可以为将，廉颇的一个仇人郭开，多给使者金钱，叫他从中诋毁廉颇。赵使者见了廉颇，廉颇一餐饭吃斗米、十斤肉，还披甲上马的姿态，显示自己还能见用。赵使者回来报告赵王说：“廉将军虽然年老，还能吃很多饭，不过和我坐着，一会儿就要大便三次。”赵王听了，以为廉颇是老了，就不召回。楚国听说廉颇在魏国，就悄悄地派人去迎接。廉颇这一次当了楚将，但没有建立什么战功，他说：“我还是想用赵国人作战。”廉颇最后还是死在楚都寿春。

【原文】

李牧者①，赵之北边良将也。常居代雁门②，备匈奴。以便宜置吏③，市租皆输入莫府④，为士卒费，日击数牛飨士⑤；习射骑，谨烽火⑥，多间谍，厚遇战士。为约曰：

“匈奴即入盗，急入收保⑦，有敢捕虏者，斩！”匈奴每入，烽火谨，辄入收保，不敢战。如是数岁，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为怯，虽赵边兵亦以为吾将怯。赵王让李牧⑧，李牧如故。赵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将。岁余，匈奴每来，出战。出战数不利，失亡多，边不得田畜。复请李牧，牧杜门不出⑨，固称疾。赵王乃复强起使将兵⑩，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许之。李牧至，如故约，匈奴数岁无所得，终以为怯。边士日得赏赐而不用，皆愿一战。于是乃具选车得千三百乘⑪，选骑得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⑫，彀者十万人⑬，悉勒习战；大纵畜牧，人民满野。匈奴小入，详北不胜⑭，以数千人委之⑮。单于闻之，大率众来入⑯。李牧多为奇陈⑰，张左右翼击之⑱，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灭襜襤⑲，破东胡⑳，降林胡㉑，单于奔走。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以上李牧破匈奴）

【注释】

①李牧（？～公元前228年）：一说名缀（zuǒ 左），战国末期赵将，详见本文。

②代雁门：代的雁门郡。代本古国名。雁门，赵郡，今山西省北部宁武以北及大同的东北部一带地区，郡治在今山西右玉县南。

③便宜：因便而制宜，根据实际需要办事。

④市租：城市税收。 莫府：即“幕府”，将帅出征时，用营幕围成公署，故称，后世凡文武官员的府衙都称幕府。

⑤日击：每天杀（牛）。 飨士：犒赏士兵。

⑥谨烽火：谨慎守望烽火，即警惕边防敌情。

⑦收保：收兵进营垒。保，即“堡”，堡垒。

⑧让：责备。

⑨杜门：读如堵门，闭门。

⑩强起：勉强起用。

⑪具：完备。

⑫百金之士：能得百金赏格的甲士。古代士，指甲士，比一般卒、兵为高。

⑬彀（gòu 够）者：射箭的人，弓箭手。

⑭详北：伪装败逃。详，同“佯”。

⑮委之：留给他，扔给他。

⑯大率众：大量地带领兵众。

⑰奇陈：即“奇阵”。

⑱张左右翼：张开军队的左右两队。翼，鸟翅膀，古代列阵分左右部分，如鸟双翅。

⑲襜襤（dān lán 丹兰）：北方种族名，在代地的北面。

⑳东胡：北方种族名，后称乌桓、鲜卑、通古斯，在今内蒙南部至辽宁一带，居匈奴之东，故名。

㉑林胡：北方种族名，在今河北张家口市以北至内蒙呼和浩特附近的一带地区。

【译文】

李牧，是赵国防守北地的良将。一直驻在代的雁门郡，防备匈奴。他依照便利和需要设置军吏，城市租税都输入幕府，作为养军的费用，每天杀几头牛犒赏士兵；练习骑射，谨守烽火，多用间谍去侦察敌方；优待战士。他制定一个号令说：“匈奴即使进来掠夺，也得赶快收兵回到营垒，有敢于去捕捉他们的，斩首！”匈奴每次进来，烽火告警，士兵就进入营垒，不敢出战。这样几年了，也没有伤亡损失。可是匈奴认为李牧是怯懦，赵国的边防兵士也以为自己的将军是怯懦。赵王就责备李牧，李牧依然如故。赵王生气了，把他召回，派别人代替他为将。一年有余，匈奴每次打来，每次出战。出战屡屡不利，伤亡很多，边地不能种田和畜

牧。于是，又再请李牧为将，李牧闭门不出，一再称病。赵王于是勉强起用他率军，李牧说："王一定要用臣，臣和以前一样战法，乃敢奉命。"赵王答应他。李牧到雁门，像前次一样的号令。匈奴几年没有得利，还是认为李牧怯懦。边地士兵天天得到赏赐而不见用他们，都希望打一仗。于是李牧就从全军中选出：战车得一千三百乘，精骑得一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弓箭手十万人，都部置起来练习战法；大量地放牧牲畜，人民布满田野。匈奴小量侵入，就伪装败逃，丢下几千人给他掳去。单于听到这一情况，就大量率领部众攻入。李牧布下很多奇阵，张开左右翼包抄袭击，大破匈奴，杀他十余万骑，灭了襜襤，破了东胡，降服了林胡，单于逃奔。这以后十余年，匈奴不敢走近赵国的边城。

【原文】

赵悼襄王元年，廉颇既亡入魏，赵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①。居二年，庞煖破燕军②，杀剧辛③后七年，秦破杀赵将扈辄于武遂④，斩首十万。赵乃以李牧为大将军，击秦军于宜安⑤，大破秦军，走秦将桓齮⑥。封李牧为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⑦，李牧击破秦军，南距韩、魏⑧。赵王迁七年⑨，秦使王翦攻赵，赵使李牧、司马尚御之⑩。秦多与赵王宠臣郭开金，为反间，言李牧、司马尚欲反。赵王乃使赵葱及齐将颜聚代李牧⑪。李牧不受命，赵使人微捕得李牧⑫，斩之。捕司马尚。后三月，王翦因急击赵，大破杀赵葱，虏赵王迁及其将颜聚，遂灭赵。（以上李牧破秦后以诡废）

【注释】

①这以上是叙述前事。

②庞煖(xuān 宣)：赵将，与燕将剧辛交好，但终杀剧辛。

③剧辛(？～公元前242年)：本赵人，后仕燕为将，在燕王喜时。一说燕昭王招贤时，剧辛即由赵入燕。

④扈辄：赵将。另有与汉初张耳同时的扈辄，非一人。　武遂：当为武城，因武遂在燕、赵交界，秦军未能到此，见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武城在今河北徐水县西。

⑤宜安：赵邑名，故城在今河北藁城西南。

⑥走：赶走。　桓齮(yǐ 椅)：秦将，多次与赵交战，曾在肥地之战为李牧所败而出奔。一说即樊於期。

⑦番(pán 盘)吾：赵邑名，在今河北平山县南。

⑧距：同“拒”，拒抗。

⑨赵王迁：悼襄王庶子，赵国最后一个国君，在位八年，即公元前235～前228年。

⑩司马尚：赵将，与李牧同抗王翦。

⑪赵葱：赵王的宗室为将者。

⑫微捕得：暗中逮捕。

【译文】

赵悼襄王元年，廉颇已经逃到魏国，赵派李牧攻打燕国，夺取了武遂和方城。过了二年，庞煖破燕军，杀燕将剧辛。后第七年，秦国在武城一战，攻破赵军，杀赵将扈辄，斩首十万人。赵国于是就任李牧为大将军，在宜安攻击秦军，大破秦军，赶走秦将桓齮。赵国封李牧为武安君。过了三年，秦国攻打赵国番吾，李牧击破秦军，南边拒抗韩、魏。赵王迁在位的第七年，秦国派王翦进攻赵国，赵派李牧、司马尚共同抵抗。秦国多给赵王宠臣郭开的金钱，让他作间谍，扬言李牧和司马尚想造反。赵王就派赵葱和齐将颜聚来代替李牧。李牧不接受命令，赵国就叫人暗中捕捉住李牧，把他杀了。并逮捕了司马尚。三个月之后，王翦就加紧攻打赵国，大破赵军、杀了赵葱，俘虏了赵王迁及齐将颜聚，就这样灭

了赵国。

【原文】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①]，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②]。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③]，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④]。相如一奋其气[⑤]，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⑥]，可谓兼之矣！

【注释】

①这句意思是：知道会死还去做这事，必是大勇的人。知死，可解为冒死，冒着死的危险。

②“非死者”二句：这两句意思是：死并非难事，怎样处理、接受死的方式才是难事。

③势不过诛：形势再坏也不过是遭杀戮。

④士：指一般士人。 发：发作，表现。

⑤一奋其气：一下奋发他的气概。

⑥其处智勇：他处理这事有智有勇。

【译文】

太史公说：知死而冒着死的危险，必须是大勇之人，并非死是难事，而怎样处理这死才是难事。当蔺相如带着璧斜视庭柱，和呵叱秦王左右侍臣的时候，这形势严峻但也不过是遭受杀戮而已，然而一般士人或者就怯懦而不敢这样表现。相如一下奋发他的气概，威望传到敌国，回来却避让廉颇，名声重于太山。他处事的智和勇，可说都兼有的了！

王贵民　译注

史记·田单列传

司马迁

【作者】

司马迁，见卷八《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题解】

这是《史记》七十列传的第二十二篇，记述齐国田单抗敌救国的英雄事迹。在齐国被燕军强攻只剩下两城未破的危急情势下，田单在被围困的即墨城中，坚持对敌斗争，与士卒同甘共苦，发挥超人的毅力和智慧，创造火牛阵一举击破燕军，进而收复国土，复兴齐国。这一古代惊天动地的爱国斗争，司马迁通过详细入微的描写，作了热情的歌颂。同时，还记载了贤士王蠋，不受敌禄，守节不屈，壮烈殉国的动人事迹，无疑鼓舞了当时的复国士气。司马迁的这篇传记，实际上是弘扬了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影响甚为深远。

篇中，作者总结了田单胜敌的多种策略，归纳到兵家"正合""奇胜"的理论上来。文字简洁而描写精细，也是本篇的一个特点。内容有不少为《战国策》中所不载，也就具有相当的历史价值。

【原文】

田单者，齐诸田疏属也。湣王时①，单为临菑市掾②，不见知③。及燕使乐毅伐破齐④，齐湣王出奔，已而保莒

城⑤，燕师长驱平齐。而田单走安平⑥，令其宗人尽断其车轴末而傅铁笼⑦。已而燕军攻安平，城坏，齐人走，争途，以辖折车败⑧，为燕所虏，唯田单宗人以铁笼故得脱，东保即墨⑨。（以上保田宗得出安平）

【注释】

①湣王：一作闵王，齐国国君，齐宣王子，姓田名遂（一作地），约公元前300～前284年在位。

②市掾：市官部属。

③不见知：不被人知道。见，古汉语被动式，如见欺、见重等。

④乐毅：燕昭王时名将。破齐在昭王二十八年，即公元前284年。

⑤莒城：古邑名城，在今山东莒县。

⑥安平：古邑名，故址在今山东益都西北。

⑦宗人：家族人员。 傅铁笼：把铁皮附着（轴头）套起来。傅，附着。

⑧辖（wèi 卫）：车轴穿出车毂的末端，即轴头。 车败：车子坏了。

⑨即墨：古县名，在今山东平度县南。

【译文】

田单这人，是齐国田氏族的疏远亲属。田单任临淄的市掾时，还不被人们知道。到了燕国派乐毅攻破齐国时，齐湣王逃出国都，后来保守莒城，燕军长驱直入扫平齐国。而田单就跑到安平，叫他的宗族人等把车轴头砍去，附上铁皮套起来。不久，燕军进攻安平，城被攻破，齐国人逃出，争着上路，由于车轴头互相碰撞，被折断而车坏，被燕兵俘虏。只有田单家族因为用铁套着车轴，故而得以逃脱，往东逃到即墨守起来。

【原文】

燕既尽降齐城，惟独莒、即墨不下。燕军闻齐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齿既杀湣王于莒①，因坚守距燕军，数

年不下，燕引兵东围即墨。即墨大夫出与战，败死。城中相与推田单，曰："安平之战，田单宗人以铁笼得全，习兵[2]。"立以为将军，以即墨距燕。顷之，燕昭王卒，惠王立，与乐毅有隙。田单闻之，乃纵反间于燕[3]，宣言曰："齐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乐毅畏诛而不敢归，以伐齐为名，实欲连兵南面而王齐，齐人未附，故且缓攻即墨，以待其事[4]。齐人所惧，唯恐他将之来，即墨残矣。"燕王以为然，使骑劫代乐毅[5]，乐毅因归赵。（以上守即墨）

【注释】

①淖齿：多作悼齿，楚将。

②习兵：熟习军事。

③纵：放出。　反间：利用敌方来的间谍，用假象让他回去为我方宣传或行事，见《孙子·用间》篇。不过，本篇的反间，只是我方派出作反面宣传的间谍。

④其事：指上文乐毅想南面王齐的事。

⑤骑劫：人名，当时燕将，为田单所败。

【译文】

燕军降服了所有齐城，惟独莒、即墨两城没有攻下。燕军听到齐王在莒，合兵攻打。淖齿在莒杀了湣王，就坚守而拒抗燕军，数年攻打不下，燕国就引兵而东，包围即墨，即墨大夫出战，失败而死。城中人商量推举田单代职，说："安平的战事中，田单家族人因用铁皮套车轴而安全逃出，他熟习兵事。"就立他当将军，以即墨为据点拒抗燕军。不久，燕昭王死，惠王立，和乐毅有隔阂。田单得知，就派出间谍到燕国，宣扬说："齐王已经死了，齐城没有取下的只剩下两个罢了。可乐毅害怕燕王杀他就不敢回来，用伐齐为名，实际是想以他的兵力在齐国南面称王；齐人又没有归

附他，故而他慢慢地攻打即墨，以便等待机会成就他的大事。齐人所害怕的，是惟恐别的军将到来，那就会把即墨残破了。”燕王相信这些话，就派骑劫代替了乐毅，乐毅就从这里回到赵国去了。

【原文】

燕人士卒忿。而田单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于庭。飞鸟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单因宣言曰：“神来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当有神人为我师！”有一卒曰：“臣可以为师乎？”因反走，田单乃起，引还，东乡坐，师事之。卒曰：“臣欺君①，诚无能也。”田单曰：“子勿言也！”因师之。每出约束②，必称神师③。乃宣言曰：“吾唯惧燕军之劓 所得齐卒④，置之前行⑤，与我战，即墨败矣！”燕人闻之，如其言。城中人见齐诸降者尽劓，皆怒坚守，唯恐见得⑥。单又纵反间曰：“吾惧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⑦，可为寒心！”燕军尽掘垄墓，烧死人。即墨人从城上望见，皆涕泣，俱欲出战，怒自十倍。田单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⑧，与士卒分功⑨，妻妾编于行伍之间，尽散饮食飨士；令甲卒皆伏⑩，使老弱女子乘城⑪，遣使约降于燕，燕军皆呼万岁；田单又收民金，得千镒，令即墨富豪遗燕将，曰：“即墨即降，愿无虏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⑫。”燕将大喜，许之。燕军由此益懈。

【注释】

①欺：骗。

②约束：以法令教诫部队号令。

③这句是说：一定说是神师所言。

④劓(yì 义)：割鼻，古代一种肉刑。

⑤前行：前头的行列。

⑥见得：被俘。见，被。

⑦僇：同“戮”，这里义为辱，侮辱。

⑧操版插：拿着建筑工具，指服劳役。

⑨分功：平分事务。功，事功，事务。

⑩甲卒：甲士、兵卒。　伏：隐藏。

⑪乘城：登城。

⑫安堵：安然如堵，即不受惊动。堵，墙。

【译文】

燕国民众和士兵对惠王所为都很气愤。而田单就叫城里的人：吃饭时一定要在庭院中祭祀祖先。飞鸟全都飞舞城中下来吃祭品，燕国人觉得奇怪。田单就借此扬言说：“这是神人下降来教导我们。”就让城里人说：“会有神人来做我们的老师！”有一个兵说：“我可以当老师吗？”说完就往回跑，田单就起身追赶，把他带回来，让他在面东的尊位坐着，当作老师一样事奉他。那个兵说：“我骗您，我确是无能的人。”田单说：“你不必说！”就这样尊他为师。每次教诫部队，一定说这是神师的意旨。又扬言说：“我只怕燕军割掉俘获了的齐兵的鼻子，把他们放在前排，和我们交战，那就会使即墨失败了！”燕国人听见，果然按照这话去做。城里人看见齐国一些曾投降的人被割掉鼻子，都发怒坚守，惟恐被俘。田单又放出间谍到燕军中说：“我们害怕燕国人挖我们城外的坟墓，侮辱先人，那真叫人寒心呀！”燕军就把丘陵上的坟墓都挖掘了，焚烧死人。即墨人民从城上望见，痛哭流涕，都要出战，怒气增加十倍。田单知道士卒已经可用了，于是亲自拿着版插等工具，和士卒一样平分事务，把妻妾都编在军队里面，把所有饮食都分给犒赏军士；命令甲士兵卒都隐蔽起来，只让老弱妇女登

城，派人到燕军中相约投降，燕军都欢呼胜利；田单又收取民间的金钱，得到了千镒，派即墨的富豪送给燕将，说道："即墨快要投降，希望不要虏掠我们族人和妻妾，让他们不受惊动。"燕将大喜，就答应了。燕军从此更加松懈。

【原文】

田单乃收城中得千余牛，为绛缯衣①，画以五彩龙文，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苇于尾，烧其端。凿城数十穴，夜纵牛，壮士五千人随其后。牛尾热，怒而奔燕军，燕军夜大惊。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军视之，皆龙文，所触尽死伤。五千人因衔枚击之②，而城中鼓噪从之③，老弱皆击铜器为声，声动天地，燕军大骇，败走。齐人遂夷杀其将骑劫④。燕军扰乱奔走，齐人追亡逐北⑤，所过城邑，皆叛燕而归田单。兵日益多，乘胜，燕日败亡⑥。卒至河上⑦，而齐七十余城皆复为齐。乃迎襄王于莒，入临菑而听政⑧。襄王封田单，号曰安平君。（以上大破燕）

【注释】

①绛缯（zēng 睁）衣：深红色的丝绸衣服。缯，古代丝织品的统称。

②衔枚：不出声。枚，筹码，嘴里衔着筹码，即不出声。

③鼓噪：击鼓叫喊。

④夷杀：犹言掩杀。夷，扫平，用以形容齐人来势汹涌。

⑤追亡逐北：追赶败逃者，已是成语。

⑥日：同上文的"日益"。

⑦河上：当指黄河，当时黄河在齐国北境。

⑧听政：犹言施政、当政。

【译文】

田单于是收得城中的千余头牛，缝制深红色的丝绸衣装，画上五彩的龙形花纹，裹在牛身上；把兵器的尖刃绑在牛角上；把芦苇杆束上浇灌油脂绑在牛尾上，在它的末端点火燃烧。在城墙凿开几十个门孔，夜间把牛从门孔放出，壮士五千人跟在后面。牛尾烧热后，牛就发怒而奔向燕军，燕军在夜里更加惊恐。牛尾的芦苇炬的火光照耀，燕军一看，都是龙形花纹，牛角所触到之处，燕军全都死伤。五千人接着默不作声地击杀，而城里的人就鼓噪着跟在后面，老弱人等都敲击铜器发出声响，震天动地，燕军大为惊骇，战败逃跑。齐人趁势掩杀，杀了燕将骑劫。燕军纷乱奔走，齐人追亡逐北，所过城邑，人民都反叛燕军而归从田单。齐兵一天天增多，乘胜发展，燕军一天天败退伤亡，终于追击到黄河边，而齐国失去的七十余城全部收复。于是就从莒邑接来襄王，进入临淄当政。襄王封田单，称为平安君。

【原文】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①，以奇胜②，善之者出奇无穷，奇正还相生③，如环之无端④。夫始如处女，适人开户⑤，后如脱兔，适不及距⑥。其田单之谓邪？初，淖齿之杀湣王也，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嫩之家⑦，为人灌园，嫩女怜而善遇之，后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与通。及莒人共立法章为齐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为后，所谓“君王后”也。燕之初入齐，闻画邑人王蠋贤⑧，命军中曰：“环画邑三十里无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谓蠋曰：“齐人多高子之义⑨，吾以子为将，封子万家。”蠋固谢，燕人曰：“子不听，吾引三军而屠画邑！”王蠋曰：“忠

臣不事二君，贞女不更二夫。齐王不听吾谏，故退而耕于野。国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为君将，是助桀为暴也[19]。与其生而无义，固不如烹！”遂经其颈于树枝[11]，自奋绝脰而死[12]。齐亡，大夫闻之，曰：“王蠋，布衣也，义不北面于燕，况在位食禄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诸子，立为襄王。

【注释】

①正合：正面当敌。

②奇：奇兵，用诈谋之兵。

③还：相当于反复。

④这句是说：像圆环一样没有起点。环，一说循环，不确切。“兵以正合”五句，文本《孙子·势》篇。

⑤适：同“敌”字。这句指敌人麻痹大意。

⑥适不及距：敌人来不及拒抗。 以上四句，本于《孙子·九地》。

⑦太史嫩（jiǎo 缴）：人名。

⑧画邑：古邑名，在今山东临淄西北。 王蠋（zhú 烛）：人名。

⑨高：尊重，动词。

⑩助桀为暴：帮助桀王做暴虐之事。比喻帮助坏人做坏事。

⑪经：系着。

⑫脰（dòu 豆）：颈，齐方言。

【译文】

太史公说：用兵以正面当敌，而用奇兵取胜，善用兵的人作出奇计没有穷尽，奇和正反复使用，像圆环一样没有起点。开始像处女，使敌人轻视而开门不备；然后像逃脱的兔子，使敌人来不及抵抗。这不就是田单所做的吗？起初，淖齿杀湣王时，莒邑人寻找湣王的儿子法章，在太史嫩家里找着了。他帮人家灌溉菜园，太史嫩的女儿怜悯他、好好待他。后来法章悄悄地把真情告

诉这女子，女子就和他结合了。待到莒邑人共立法章为齐王，守住莒邑抵抗燕军时，太史氏女也就成为王后，称为“君王后”。燕人开始进入齐国时，听说画邑人王蠋贤德，下令军中说：“环绕画邑三十里的地方不要进入！”这是因为有王蠋的缘故。然后派人对王蠋说：“齐国很多人尊重您的节义，我让您做军将，用万家封赏您。”王蠋坚决推辞。燕国人说：“您不听，我们领来三军屠杀画邑！”王蠋说：“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嫁二夫。齐王不听我的劝谏，故而我就退回来在田野耕作。国家既然破了、亡了，我也不能生存；而今又用武力劫持我当你们的将，那是助桀去做暴虐的事情。与其活着而没有节义，倒不如烹杀了好！”就这样自己把颈系在树枝上，自己激奋地断颈而死。齐国眼看灭亡，大夫们听到这事，说道：“王蠋，是个布衣，重节义而不肯臣服燕人，何况当官食禄的人呢？”于是大家一起去莒邑，寻找湣王的儿子，立法章为襄王。

王贵民　译注

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司马迁

【作者】

司马迁，见卷八《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题解】

这是《史记》七十篇列传的第十六篇，写的是战国时期赵国人平原君和虞卿两人的传记。平原君赵胜，是战国时“四公子”之一，养士、救国的活动也有名声。本篇记载了他为了解救邯郸之围，率领门客到楚国订立联合抗秦的盟约；他接受李同建议，以家财支援军需，组织敢死队打退秦军；采纳公孙龙的意见，打消了自以为有功而请封的念头。但司马迁对平原君并不完全赞扬，有褒有贬，贬多于褒，诸如开篇就写他由宠妾轻士转为矫情杀妾，沽名钓誉；养士三年没有认识毛遂的才能；游说楚王大半天没有结果；在首都被围困的危急形势下，仍然保持着享乐生活；解邯郸之围后，有夸功请赏的欲念，以及曾贪图韩上党地而招致秦国攻赵、长平惨败。所以作者结论说他只不过是“翩翩浊世之佳公子，然未睹大体”，见识不高。这里却突出了毛遂的卓越才干，写他为救赵国挺身而出，当仁不让；写他胁迫楚王，完成结盟大事，既有胆有识，又行事周详，都描摹得生动逼真，神采飞扬。同时，写李同正面批评平原君的个人享乐行为，提出一系列的制胜措施，写公孙龙阻止平原君请赏的议论分析，都是很精彩的段落。

对虞卿，主要是记述他谏阻赵王不要割地与秦媾和，主张独立自主，联合齐楚韩魏而共同抗秦，一次又一次批判赵郝、楼缓的卑弱主张，表现了虞卿的坚毅品质和智慧；最后写他的为救友而弃官、穷愁而著书，这可能与司马迁自己的遭遇和志向有关。也写了虞卿的反面，如为平原君请封；文字方面也袭用大量策士议论，就显得平淡。

本篇文学手段以对话、行动来表现人物身分、性格和心态，很绘声传神。

【原文】

平原君赵胜者[1]，赵之诸公子也。诸子中胜最贤，喜宾客，宾客盖至者数千人[2]。平原君相赵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复位，封于东武城[3]。（以上总叙数语）

【注释】

①平原君：赵胜的封号，初封于平原，故名。平原，地名，本齐邑，后属赵，汉置平原县，故治在今山东平原县南。赵胜（？～公元前251年）：赵惠文王之弟，为赵王宗族，故下文言“诸公子”，即群公子之一。

②盖：古汉语中常用为不定之词，相当于大概、约计。

③东武城：赵邑，在今山东武城县西。本名武城，因赵国西北部另有一武城（见本卷《廉颇蔺相如列传》注），故这里冠“东”字以区别。

【译文】

平原君赵胜，是赵国宗室的诸公子中的一个，在诸子中赵胜最贤能，喜交宾客，宾客来到他门下的大概有几千人。平原君辅佐赵惠文王和孝成王，三次离开相位，又三次恢复相位，封在东武城地方。

【原文】

平原君家楼临民家①。民家有躄者②，盘散行汲③。平原君美人居楼上，临见，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门，请曰：“臣闻君之喜士，士不远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贵士而贱妾也④。臣不幸有罢癃之病⑤，而君之后宫临而笑臣，臣愿得笑臣者头！”平原君笑应曰：“诺。”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观此竖子⑥，乃欲以一笑之故杀吾美人，不亦甚乎！”终不杀。居岁余，宾客门下舍人稍稍引去者过半⑦，平原君怪之，曰：“胜所以待诸君者，未尝敢失礼，而去者何多也？”门下一人前对曰：“以君之不杀笑躄者，以君为爱色而贱士，士即去耳。”于是平原君乃斩笑躄者美人头，自造门进躄者，因谢焉。其后门下乃复稍稍来。（以上斩美人谢躄者）

【注释】

①临：往下，靠近。

②躄(bì 闭)：瘸腿，跛足。 汲：打水。

③盘散：同“蹒跚(pán shān 盘珊)”，走路摇摆、缓慢。

④贵、贱：均作动词用，尊重、轻视。

⑤罢癃(pí lóng 疲隆)：有残疾。

⑥竖子：贬称，相当于小子、家伙。

⑦稍稍：渐渐地。下同。 引去：退去。

【译文】

平原君家的楼下临着民家，民家有一个跛足的人，摇摇摆摆地走着去取水。平原君的美人住在楼上，往下看见了，大笑他。第二天，这个跛子来到平原君门前，请见，说道：“我听说您喜爱士人，士人就不远千里而来，因为您能够尊重士人而轻贱姬妾。我不幸患有残疾，而您的后宫美人往下看着笑我，我要求得那笑我的人头颅！”平原君微笑着回答说：“可以。”跛子走了，平原君笑着说：“看这小子，竟想因一笑的缘故杀我的美人，不太过分了吗！”终于不杀美人。过了一年有余，宾客和门下舍人渐渐退去了过半数，平原君奇怪，说：“我对待诸位，未曾敢于失礼，可是离去的人怎么这样多？”门下有一人上前回答说：“那是因为您没有杀那个讥笑跛子的美人，认为您爱美色而轻视士人，士人就离去罢了。”于是，平原君果真斩了那笑跛子的美人头，亲自上门把头献给跛子，为此道了歉。此后，门下宾客又渐渐地回来了。

【原文】

是时，齐有孟尝①，魏有信陵②，楚有春申③，故争相倾以待士④。秦之围邯郸⑤，赵使平原君求救，合从于楚⑥，约与食客门下有勇力文武备具者二十人偕⑦。平原君

曰："使文能取胜，则善矣；文不能取胜，则歃血于华屋之下⑧，必得定从而还！士不外索⑨，取于食客门下足矣。"得十九人，余无可取者，无以满二十人。门下有毛遂者⑩，前，自赞于平原君曰⑪："遂闻君将合从于楚，约与食客门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愿君即以遂备员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处胜之门下，几年于此矣？"毛遂曰："三年于此矣。"平原君曰："夫贤士之处世也，譬若锥之处囊中，其末立见⑫。今先生处胜之门下，三年于此矣，左右未有所称诵，胜未有所闻，是先生无所有也⑬。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请处囊中耳！使遂蚤得处囊中，乃颖脱而出⑭，非特其末见而已！"平原君竟与毛遂偕，十九人相与目笑之⑮，而未废也⑯。

【注释】

①孟尝：孟尝君，田文，齐国贵族，袭其父田婴的封爵，封于薛（今山东滕县南），称薛公，号孟尝君，任齐湣王相，门下有士数千，曾合纵反秦，又一度为秦相，后逃归。因受国内叛乱牵连，又奔魏为相。

②信陵：信陵君（？～公元前243年），魏国贵族，名无忌，安釐王之弟，养士三千，以好义名显，曾为著名的"窃符救赵"事，任魏上将军，联合五国击败秦将蒙骜。

③春申：春申君（？～公元前238年），即黄歇，楚国贵族，先后任左徒、令尹，曾封淮北，后封于吴（今苏州），号春申君，门下食客三千，此次派兵救赵攻秦。最后在内讧中被杀。以上三人连同平原君，合称"四公子"。

④争相倾：互以全力相争，即竞争。

⑤秦围邯郸，见本卷《廉颇蔺相如列传》。

⑥这句是说：合纵以楚国为主。

⑦文：指礼让、辞令。　武：指善战有勇力者。　偕：一同。

⑧歃（shà 煞）血：盟会以牲血涂嘴唇，表示诚意。　华屋：华丽的堂宇，

指会盟地方。这句是表示决心达到结盟，并有武力劫盟之意。

⑨外索：到外面去找人。

⑩毛遂：赵人，此时为平原君门客，以这次说楚出兵救赵而闻名，成语“毛遂自荐”、“脱颖而出”都是他的故事。见下文。

⑪自赞：自荐。即“毛遂自荐”。

⑫“譬若”二句：这两句说：好比一个锥子包在布袋里，它的尖刃立刻会露出来。 末：指刃尖。

⑬无所有：没有什么长处。

⑭“使遂”二句：这两句是说：毛遂若能早到囊中，锥刃就伸出外面了。 蚤：同“早”。 颖：禾苗的穗末，这里指锥锋。

⑮相与目笑之：互相丢眼色暗笑。

⑯废：当为“发”字，发，指发出笑声。若废字，则是丢下他，虽可通，但这十九人都是门客，无权决定毛遂的去留。仍以“发”为是。

【译文】

这时候，齐国有孟尝君，魏国有信陵君，楚国有春申君，争相尽力接待士人。秦国包围邯郸，赵国派平原君出国求救，请楚国牵头合纵抗秦，约定门下食客有勇力文武兼备的二十人同行。平原君说：“假使用文的方式取胜，就很好；文不能取胜，那就得在华丽的堂宇下歃血盟誓，一定要定下合纵之约才回来！士人不必到外面去寻求，在门下食客中选取就够了。”选出了十九人，余下都没有可取的，没法凑够二十人。门下有一个叫毛遂的，上前自我推荐给平原君，说道：“我毛遂听说您将要去楚国约定合纵，相约和门下食客二十人同行，不到外边找人。现在少一人，我希望您把我备足员额前去吧！”平原君说：“先生住在胜的门下，至今有几年了？”毛遂说：“至今有三年了。”平原君说：“贤士生在世上，好比锥子包在布袋里，它的刃尖立刻现出来。而今先生住在我的门下，至今三年了，左右的人没有所称诵，我也没有听说过你，就是先生没有什么长处嘛！先生不能去，先生留下吧！”毛遂

说："我就在今天请装进袋中吧！假使我早能装到袋子里，早就会把锥锋脱身而出，不止是显现它的刃尖而已！"平原君听了，竟然就让毛遂同去，十九人都互相丢眼色暗笑，而没有出声。

【原文】

毛遂比至楚①，与十九人论议，十九人皆服。平原君与楚合从，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决。十九人谓毛遂曰"先生上②。"毛遂按剑历阶而上③，谓平原君曰："从之利害，两言而决耳！今日出而言从，日中不决，何也？"楚王谓平原君曰④："客何为者也？"平原君曰："是胜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与而君言⑤，汝何为者也！"毛遂按剑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国之众也。今十步之内⑥，王不得恃楚国之众也，王之命悬于遂手⑦！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闻汤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岂其士卒众多哉？诚能据其势而奋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⑧，此霸王之资也。以楚之强，天下弗能当。白起，小竖子耳，率数万之众，兴师以与楚战，一战而举鄢、郢⑨，再战而烧夷陵⑩，三战而辱王之先人⑪。此百世之怨，而赵之所羞，而王弗知恶焉！合从者为楚，非为赵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诚若先生之言，谨奉社稷而以从⑫。"毛遂曰："从定乎⑬？"楚王曰："定矣。"毛遂谓楚王之左右曰："取鸡狗马之血来！"毛遂奉铜槃而跪进之楚王，曰："王当歃血而定从，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从于殿上。毛遂左手持槃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

与歃此血于堂下！公等录录⑭，所谓因人成事者也⑮。”

【注释】

①比：及，等到。

②上：指登上堂。

③历阶：左右脚交替登台阶。指不停地走着，急促之状。可译成连步（从容上台阶则走一步两脚相合）。

④楚王：指楚考烈王，熊完，在位二十五年（公元前262～前238年）。

⑤君：这里是称号，当时贵族在位者与其家臣、门客都是君臣关系，有关前后文均同此。为便于翻译，有时作为尊称“您”；“臣”也是称号，有时译成“我”，并非谦称。

⑥这句意思是说：你我距离很近，要动武，别人也管不了。故下句说：“王不得恃楚国之众。”

⑦悬：同“系”。

⑧持戟：指士兵。

⑨一战：指秦将白起攻楚，夺取鄢、郢二都。事在公元前279年。

⑩再战：指白起夺取郢都后，又火烧夷陵（在今湖北宜昌东）。事在公元前278年。

⑪三战：指楚被秦所败，乃徙都于陈（今河南淮阳）。迁都致使先人的陵庙也被弃置不顾，故言“辱王之先人”。

⑫社稷：古代指国家。

⑬这是再叮嘱一句：合纵果真定下么？

⑭录录：即“碌碌”，庸庸碌碌。

⑮因人成事：依靠人的能力才能办成事，即成事在人。这里是毛遂自许之词。

【译文】

当毛遂来到楚国时，一路上和那十九人讨论，十九人都转而佩服他了。平原君和楚国讨论合纵的事，晓以利害，从日出说起，直到中午也不能决定下来。十九人对毛遂说：“先生上去。”毛遂

就按剑连步登上台阶，对平原君说："合纵或有利或有害，两句话就能决定罢了！现在日出时说起，到中午还不决定，为什么呢？"楚王问平原君："这位客人是做什么的呀？"平原君说："是我的门客。"楚王就对着毛遂呵叱，说道："为什么还不下去！我这是和你的君主言谈，你要干什么！"毛遂按着剑，走上前，说道："王之所以呵叱我，是因为仗着楚国人多。而今你我距离不到十步，您就不能依靠楚国人多了，王的性命是系在我手上！我的君主在席前，您呵叱我干什么呀？而且我毛遂闻知：成汤由七十里的地方称王天下，周文王用百里的领土而臣服诸侯，那岂是士卒众多吗？的确是他们能根据形势，奋发其威武。今天，楚国的土地五千里见方，持戟的甲士达到一百万，这是霸王的资财呀。以楚国的强盛，天下不能抵挡。白起，一个小孩子罢了，可他率领几万兵众，出兵和楚交战，一战而夺取了鄢、郢二都，再战而火烧了夷陵，三战而侮辱了楚王的祖先。这是百世的怨恨，也是我赵国为之羞耻的事。那末，楚王却不知道羞恶啊！合纵是为楚国，不是为了赵国呀！我的君主在席前，你呵叱我干什么呢？"听了这一番话，楚王就说："是，是，真是像先生说的那样，我恭谨地奉献社稷跟从你们。"毛遂说："那么合纵果真定下了么？"楚王说："定下了。"毛遂就对楚王左右侍臣说："取出鸡、狗、马的血来！"毛遂捧着铜盘，跪着先进给楚王，说道："楚王应当先歃血而定下从约，其次轮到我的君主，再次轮到我。"就这样把合纵的盟约定在楚王殿上。毛遂左手拿着铜盘盛的血，右手招那十九人说："公等都在堂下歃血吧！公等庸庸碌碌，这就叫作因人成事嘛。"

【原文】

平原君已定从而归，归至于赵，曰："胜不敢复相士[1]！胜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数，自以为不失天下之

士，今乃于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②，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胜不敢复相士！”遂以为上客。（以上毛遂定从于楚）

【注释】

①相士：观察士人、人材。

②九鼎：相传为夏代所铸，商、周都作为传国之宝。 大吕：周朝宗庙的大钟。按，这里借以比喻贵重、重要，所谓片言九鼎。

【译文】

平原君已经定下合纵盟约回来，到了赵国，说道：“胜不敢再说什么善于观察士人了！我观察过的士人，多者千人，少者也有百数，自以为不会漏掉天下之士。可是今天却对于毛先生就漏掉了他！毛先生一到楚国而使赵国的地位比九鼎、大吕还重，毛先生用他三寸之舌，胜过百万之师。我不敢再观察士人了！”就把毛遂尊为上客。

【原文】

平原君既反赵，楚使春申君将兵赴救赵，魏信陵君亦矫夺晋鄙军往救赵①，皆未至 。秦急围邯郸，邯郸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郸传舍吏子李同说平原君曰②：“君不忧赵亡邪？”平原君曰：“赵亡则胜为虏，何为不忧乎？”李同曰：“邯郸之民，炊骨易子而食③，可谓急矣！而君之后宫以百数，婢妾被绮縠，余粱肉④，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厌。民困兵尽⑤，或剡木为矛矢⑥，而君器物钟磬自若⑦。使秦破赵，君安得有此？使赵得全，君何患无有？今君诚能令夫人以下编于士卒之间，分功而作，家

之所有，尽散以飨士，士方其危苦之时，易德耳[8]！”于是平原君从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与三千人赴秦军，秦军为之却三十里。亦会地楚、魏救至[9]，秦兵遂罢，邯郸复存。李同战死，封其父为李侯[10]。（以上李同说出家资飨士）

【注释】

①矫：假借名义。这里指偷窃兵符、假借魏王命令，夺得晋鄙的军队，发兵救赵。

②传舍吏：客馆的官吏。　李同：本为李谈，司马迁避父司马谈之讳，故写作李同。

③炊骨：用死人骨头当柴烧饭。　易子：互相交换儿子（而吃）。

④余粱肉：好饭好肉吃的有余。粱，粱米，古代以为美粮。

⑤兵：兵器。

⑥剡（yǎn 演）：削尖。

⑦自若：依旧那样，如常。

⑧易德：容易感你恩德，即易于产生感德之心。

⑨会：遇上。

⑩李侯：封号。李，后世有李城，今河南温县西南三十里有故李城。

【译文】

平原君返回赵国以后，楚派春申君领兵赶来救赵，魏国的信陵君也假借王的名义夺了晋鄙的军队开出救赵，但都还没有赶到。秦国加紧围困邯郸，邯郸很危急，眼看要投降了。平原君很担忧。邯郸客馆官吏的儿子李同，劝说平原君道：“您不忧愁赵国亡吗？”平原君说：“赵国亡了我就当俘虏，怎么不忧愁呢？”李同说：“邯郸的人民，现在把骸骨当柴烧饭、互相交换儿子吃，可算是危急啊！可是您的后宫成百数的人，婢妾穿丝绸绫罗，好饭好肉吃的有余；而人民粗布衣不完整，糟糠也吃不饱；民众穷困、兵器用

尽，有的就削尖木棍当矛矢，而您的器物钟磬依旧那么多。假使秦破了赵都，您哪能还拥有这些？倘使赵国保全，您又何必担心没有这些呢？现在您能真正命您夫人以下的姬妾编到士卒里面，分功事而操作；把家里所有的财物，全拿出分给、犒赏军士，士人当危难困苦的时候，容易产生感德之心的！”于是平原君听从这话，就招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就和这三千人奔向（攻击）秦军，秦军因此后退三十里。也正遇上楚、魏的救兵到了，秦军就撤回了，邯郸又得保存。李同战死，封了他的父亲为李侯。

【原文】

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郸为平原君请封①，公孙龙闻之②，夜驾见平原君，曰：“龙闻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郸为君请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龙曰：“此甚不可！且王举君而相赵者，非以君之智能为赵国无有也；割东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为有功也，而以国人无勋③，乃以君为亲戚故也④。君受相印，不辞无能，割地，不言无功者，亦自以为亲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郸而请封，是亲戚受城，而国人计功也⑤，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两权：事成，操右券以责⑥；事不成，以虚名德君⑦。君必勿听也！”平原君遂不听虞卿。（以上公孙龙说不受封）

【注释】

①虞卿：一作虞庆、吴庆（古吴虞通、庆卿通）。游说赵孝成王，被封为上卿。主张以赵为主合纵抗秦。详见本传下文。著有《虞氏春秋》，佚，有辑本。

②公孙龙：相传字子秉，赵人，当时哲学家，著名的“坚白论”者。做过平原君门客，反对兼并战争。

③“非以君”二句：这两句是说：不是因为您有功而国人没有功。故下句说乃是您有亲族关系的缘故。

④亲戚：指宗族关系，可解作亲族。

⑤“是亲戚”二句：这两句是说，既以亲族关系受城得封赏，又以国人的身分计算功劳。意指两方面沾光。

⑥右券：上契，即契券主要部分。古代契券一剖为二，双方各执一半，债权人执右半，故称右券。　责：同“债”，作动词，偿债。

⑦虚名，没有实效的名义，指虞卿建议加封而不成，仍有这个建议的名义。　德君：有德于君(您)。

【译文】

虞卿以为因信陵君的保存邯郸是由平原君向他求救，就打算为平原君请赵王封赏。公孙龙听到了，连夜驾车去见平原君，问道：“我听说虞卿想因为信陵君保存了邯郸而为您请求封赏，有这么回事吗？”平原君说：“是的。”公孙龙说：“这决不可以！赵王举用您为赵国相，并非以为您的智能在赵国独一无二；割东武城封给您，并非以为只您有功而国人就没有勋劳，乃是以您是亲族关系的缘故呀。您接受相印，不以无能而推辞；割地封赏您，不说自己无功受禄，也是自以为有亲族关系的缘故呀。如今因为信陵君保存邯郸之事而您请求封赏，那就是既用亲族身分接受城邑，又以国人身分来计算功劳，这决不可以！况且虞卿是操着两方面的权柄：事成了，他拿着右券要您还他人情债；事不成，他仍然以曾经建议您请封的虚名而有德于您。您一定不要听他的！”平原君就不听从虞卿的这个建议。

【原文】

平原君以赵孝成王十五年卒①，子孙代，后竟与赵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孙龙。公孙龙善为坚白之辩②，及邹衍过赵，言至道③，乃绌公孙龙④。

【注释】

①赵孝成王十五年：即公元前251年。

②坚白之辩：公孙龙的哲学命题，离析附于石头上的坚硬与白色的两种属性，叫作“离坚白”。一般以为坚、白都是石头的固有属性，叫作“同坚白”。“离坚白”是强调概念的差别性和特殊性，对逻辑学有贡献。其弊则在于强调过分，流于诡辩论。

③至道：大道，指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他反对公孙龙的哲学思想。

④绌：同“黜”，免，退。

【译文】

平原君死于赵孝成王十五年，子孙袭其封爵，最后同赵国一起灭亡。平原君厚待公孙龙；公孙龙善于“坚白”问题的辩论，及至邹衍游赵时，讲阴阳五行的大道，就黜退了公孙龙。

【原文】

虞卿者，游说之士也。蹑跻担簦①，说赵孝成王。一见，赐黄金百镒②，白璧一双；再见，为赵七卿，故号为虞卿③。

【注释】

①蹑跻（niè juē 聂撅）：足蹬草鞋。蹑，踩着，即穿着；跻，草鞋，一作“屐”。簦（dēng 登）：古代有柄的笠（斗篷）。

②镒：重量单位，24两，或说20两。

③虞卿：食邑于虞，地在今山西平陆。卿当为名，如荀卿、荆卿之类，未必因上卿之故，说见《史记会注考证》。

【译文】

虞卿，是个游说的士人。他足蹬草鞋，肩担斗笠，游说赵孝成王。首次相见，得赐黄金百镒，白璧一双；再次相见，被任为上卿，故号为虞卿。

【原文】

秦、赵战于长平，赵不胜，亡一都尉[1]。赵王召楼昌与虞卿曰[2]："军战不胜，尉复死，寡人使束甲而趋之[3]，何如？"楼昌曰："无益也！不如发重使为媾[4]。"虞卿曰："昌言媾者，以为不媾军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5]。且王之论秦也[6]，欲破赵之军乎？不邪？"王曰："秦不遗余力矣，必且欲破赵军。"虞卿曰："王听臣，发使出重宝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宝，必纳吾使。赵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从，且必恐。如此，则媾乃可为也。"赵王不听，与平阳君为媾[7]，发郑朱入秦[8]，秦内之。赵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阳君为媾于秦，秦已纳郑朱矣。卿以为奚如[9]？"虞卿对曰："王不得媾，军必破矣！天下贺战胜者皆在秦矣！郑朱，贵人也，入秦，秦王与应侯必显重以示天下[10]。楚、魏以赵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则媾不可得成也！"应侯果显郑朱以示天下贺战胜者，终不肯媾。长平大败，遂围邯郸，为天下笑。（以上与楼昌争论赵之不宜与秦媾）

【注释】

①都尉：武职名，战国时为略低于将军的军事长官。

②楼昌：人名，赵将，见《史记·赵世家》。

③束甲：整顿武装。

④发重使：派遣重要使者。　媾：讲和。

⑤这句是说：控制讲和的主动权是在秦国方面。

⑥论秦：推测秦国。论，在此亦可作"以为"解。

⑦与：当用为"以"字。　平阳君：赵豹，赵惠文王的同母弟。

⑧郑朱：赵国贵族，下文称为贵人。

⑨奚如：何如，怎么样。

⑩应侯：范雎的爵名，范时为秦相。

【译文】

秦和赵国战于长平，赵没有得胜，失了一个都尉。赵王召来楼昌和虞卿说道："军队打仗不胜，都尉又死了，我打算整顿全部武装赶去作战，怎么样？"楼昌说："这没有益呀！不如派遣重要使者去讲和。"虞卿说："楼昌您说讲和，是认为不讲和我军必败，而控制讲和的主动权是在秦方。大王您推测秦国，它是要破赵国的军队吗？还是不是呢？"赵王说："秦是不留余力的，一定要破赵军。"虞卿说："王您听我说，派遣使者，拿出贵重财宝去亲附楚国和魏国，楚、魏想得到王的贵重财宝，必然接纳我的使者。赵国的使者进了楚、魏，秦国也就必然疑虑天下会"合从"，而且必然害怕。这样，再去和它讲和就可以办到了。"赵王不听，就用平阳君去做讲和的事，派郑朱到秦国，秦国接纳了，赵王又召来虞卿说："我派平阳君与秦国讲和，秦国已经接纳了使者郑朱了，您以为怎么样？"虞卿回答说："赵王您不会取得讲和的，而且军队一定被打败，天下庆贺战胜的都是在秦国了。郑朱，是贵人呀。他进入秦国，秦王和应侯必然因此而向天下显示威风。楚、魏以为赵国和秦讲和，必然不会再援救您赵王。秦看到天下都不救助赵王，那讲和之事便不可能成功了！"应侯果然拿着郑朱的入秦向天下来秦国庆贺胜利的人们显示一番，终于不愿和赵国讲和。秦在长平大败赵军，进而包围赵都邯郸，赵国被天下人所讥笑。

【原文】

秦既解邯郸围，而赵王入朝①，使赵郝约事于秦②，割六县而媾。虞卿谓赵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归乎？王以其力尚能进，爱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

遗余力矣，必以倦而归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归，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来年秦复攻王③，王无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赵郝，赵郝曰：“虞卿诚能尽秦国所至乎④？诚知秦力之所不能进，此弹丸之地弗予⑤，令秦来年复攻王，王得无割其内而媾乎⑥？”王曰：“请听子割矣，子能必使来年秦之不复攻我乎？”赵郝对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⑦，三晋之交于秦⑧，相善也⑨；今秦善韩、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韩、魏也。今臣为足下解负亲之攻⑩，开关通币，齐交韩、魏⑪，至来年而王独取攻于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韩、魏之后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

【注释】

①赵王朝秦事，据《战国策·赵策》是在长平战后，不是在邯郸解围之后。

②赵郝（shì 市）：人名。字一作“赦”。　约事于秦：约定服从秦国。

③来年：这里指将来。

④这句是质问：虞卿真正能够完全了解秦国的力量所能攻到的地方么？

⑤弹丸：像弹丸一样的小事物。

⑥割其内：割掉内部的地方。

⑦他日：《战国策·赵策》作“昔者”，为是。

⑧三晋：指赵、韩、魏。

⑨善：《战国策·赵策》作“若”，为是。若，如同。

⑩负亲：辜负原来亲善关系，违背亲善。

⑪齐交：同等的交往。全句意为：赵同韩、魏同等地与秦结交。

【译文】

秦国放弃了邯郸之围以后，赵王去朝秦国，又派赵郝约定服从秦国，割六县给秦国而讲和。虞卿对赵王说："秦进攻您赵王，是疲倦了而回去呢？还是赵王以为它的力量还能进攻，只是爱护您赵王而没有进攻呢？"赵王说："秦的攻我，是不留余力的，必定是因为疲倦了而回去的。"虞卿说："秦以为它的力量，进攻它所不能取得的（地方）；所以疲倦而回去了。而今赵王又把它所不能取的（地方）送给它，这就是帮助秦国来进攻自己呀！将来秦国再来攻您，您就没有救了啊！"赵王把虞卿的话告诉赵郝，赵郝说："虞卿果真能完全了解秦国所能攻到哪里的力量么？即使真能知道秦国力量不能进攻的程度，这一点弹丸的小地方不给它，假使秦国将来再进攻赵王，赵王还能不割去内部的地区去讲和吗？"赵王说："那就听您的话割地吧，可是您能一定使将来秦国不再进攻我吗？"赵郝回答说："这可不是我所能担保的！以前，三晋都和秦国交好，情形相等；而今秦国还和韩、魏亲善而独进攻赵王，那就是赵王事奉秦国，必定是比不上韩、魏嘛。如今臣为您解除违背亲善所引起的攻击，打开关塞、交通币帛，与韩、魏同等结交秦国。如果将来，赵王您还是独个儿遭受秦的攻击，这是您奉事秦国必定还落在韩、魏的后面，这就不是臣能够敢担保的了。"

【原文】

王以告虞卿，虞卿对曰："郝言不媾，来年秦复攻王，王得无割其内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复攻也。今虽割六城，何益？来年复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尽之术也！不如无媾。秦虽善攻，不能取六县；赵虽不能守，终不失六城。秦倦而归，兵必罢[1]；我以六

城收天下以攻罢秦，是我失之于天下而取偿于秦也②。吾国尚利，孰与坐而割地自弱以强秦哉？今郝曰秦善韩、魏而攻赵者，必以为韩、魏不救赵也，而王之军必孤；又以王之事秦③，不如韩、魏也，是使王岁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尽。来年秦复求割地，王将与之乎？弗与，是弃前功而挑秦祸也；与之，则无地而给之。语曰：'强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听秦，秦兵不罢而多得地④，是强秦而弱赵也。以益强之秦，而割愈弱之赵，其计故不止矣⑤。且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以有尽之地而给无已之求，其势必无赵矣！"（以上与赵郝争论赵不宜割六城媾秦）

【注释】

①罢：同"疲"，疲惫，疲劳。

②"我以六城"二句：这两句是说，我宁愿把六城给天下而一道攻秦，等于我把城丢给天下而从秦得到补偿。

③"必以为"三句：三句中"以为……又以"十六字与上下文不连接，当为衍文。《战国策·赵策》亦无，王念孙说当是。

④罢：应为"弊"，破败。

⑤不止：当指不能阻止秦的攻赵。

【译文】

赵王把这话告诉虞卿，虞卿回答说："赵郝说不讲和，将来秦再攻赵，赵王能够不割国内的土地而讲和吗？而今讲和，赵郝又以为不能必然使得秦国不再来进攻了。那么，现在虽然割去六城，有什么益处呢？将来秦再来攻赵，又割去它的力量所不能取得的地方而讲和，这叫作'自尽'的办法呀！不如不讲和。秦虽然善于进攻，不能夺取这六县；赵虽然不能守卫，毕竟不会丢掉这

六城。秦国疲倦而回去，必然是它的军队疲惫了；我们宁愿把六城给天下，得到他们的援助，一起攻打疲惫了的秦国，那等于我把六城丢给天下而从攻秦上得到补偿了，这对我国还有好处，怎么能坐着把土地割掉、削弱自己以加强秦国呢？而今赵郝说秦与韩、魏友好而独攻赵国，必定是赵王事奉秦国，比不上韩、魏。那就是要使赵王年年用六城去事奉秦国了，即等于坐着让城邑割完，将来秦再要求割地，赵王是打算继续给它吗？不给它，那又是丢了前功而挑起秦来攻赵的祸患了；若给它，那就无地可给了。俗话说：'强者善于进攻，弱者不能守住自己。'而今坐着听从秦国摆布，秦国的军队毫无损失而多多得到土地，这是加强秦国而削弱赵国了。用日益强大的秦国，来割裂更加衰弱的赵国，这个计谋是不能阻止秦的攻赵了。况且，赵王的土地有限量，而秦国的要求没有止境，用有限量的土地去供给没有止境的要求，势必没有赵国了。"

【原文】

赵王计未定，楼缓从秦来，赵王与楼缓计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①？孰吉？"缓辞让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虽然，试言公之私②。"楼缓对曰："王亦闻夫公甫文伯母乎③？公甫文伯仕于鲁，病死，女子为自杀于房中者二人。其母闻之，弗哭也，其相室曰④：'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贤人也，逐于鲁，而是人不随也⑤。今死而妇人为之自杀者二人，若是者必其于长者薄，而于妇人厚也。'故从母言之，是为贤母；从妻言之，是必不免为妒妻。故其言一也，言者异则人心变矣⑥。今臣新从秦来，而言勿予，则非计也；言予之，恐王

以臣为为秦也。故不敢对。使臣得为大王计，不如予之。”王曰：“诺。”虞卿闻之，入见王曰：“此饰说也⑦，王慎勿予！”

【注释】

①这句的“何”字为后人所加。王念孙说，可从。连上两句意为：把土地给秦或者不给，哪种做法吉利？

②私：心里的想法。

③公甫文伯：春秋时鲁国人，季康子的从父昆弟。其母为敬姜。

④相室：贵族家中管行礼的人。

⑤是人：当指妻室。

⑥人心变：人们的想法也不同。

⑦饰说：文饰的话，不是实话。

【译文】

赵王计策未定，楼缓从秦国来赵，赵王和楼缓计议着说：“把土地给秦国或者不给，哪样做吉利呢？”楼缓推辞说：“这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事。”赵王说：“虽然如此，就试着说说您心里的想法吧！”楼缓回答道：“赵王也听说过公甫文伯的母亲么？公甫文伯在鲁为官，病死了，他的二个女人为此自杀于房中。他母亲闻知，不哭她的儿子，家里的相室说：‘哪里有儿子死了而不哭的事呢？’他母亲说：‘孔子是贤人，被鲁国驱逐，而他的妻室不跟他走。如今我儿子死了，妇人为他而自杀的有二人，像这样，他必然是待长辈薄；而对妇人厚道的呀。’所以，从母亲口里说这话，算是贤母；若是从他妻子口里说出这话，就一定不免被指责为妒妻。所以，同样的一句话，因说话的人不同，人们的想法就不同。现在我刚刚从秦国来，要说不给秦土地，就不是计策；若说给吧，恐怕赵王以为我是帮助秦国。所以我不敢对答。假使让我为大王计划，还是不如给秦土地。”赵王说：“是的。”虞卿听到了，就进见

赵王说道："这是文饰之言呀，赵王慎重，不要给秦土地。"

【原文】

楼缓闻之，往见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楼缓，楼缓对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赵构难而天下皆说[①]，何也？曰'吾且因强而乘弱矣[②]'。今赵兵困于秦，天下之贺战胜者，则必尽在于秦矣，故不如亟割地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将因秦之强怒，赵之毙瓜分之。赵且亡，何秦之图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愿王以此决之，勿复计也！"虞卿闻之，往见王，曰："危哉！楼子之所以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独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于王，而王以六城赂齐，齐，秦之深仇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击秦，齐之听王，不待辞之毕也。则是王失之于齐，而取偿于秦也。而齐、赵之深仇可以报矣，而示天下有能为也。王以此发声[③]，兵未窥于境[④]，臣见秦之重赂至赵而反媾于王也。从秦为媾，韩、魏闻之，必尽重王；重王，必出重宝以先于王。则是王一举而结三国之亲，而与秦易道也[⑤]。"赵王曰："善！"则使虞卿东见齐王，与之谋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赵矣，楼缓闻之，亡去赵。于是封虞卿以一城。（以上与楼缓争言赵宜赂齐不宜媾秦）

【注释】

①说：同"悦"，喜悦，高兴。

②因强而乘弱：随着强者一道陵驾弱者。

③发声：传言，宣扬。

④窥于境：偷袭到边境。

⑤易道：易地，换了位置，即变被动为主动。

【译文】

楼缓听到虞卿的说法，就去见赵王。赵王又把虞卿的话告诉楼缓，楼缓回答说："不是这样！虞卿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秦、赵结怨就天下都高兴，为什么呢？他们说'我们就可以随着强者去凌驾弱者了'。现在赵国军队被秦国所困扰，天下庆贺战胜的人，必然都在秦国了，因此不如快点割地讲和，以便迷惑天下而安慰秦国之心，不然，天下将会顺着秦国的盛怒，趁着赵国的将死而瓜分赵国。赵国行将灭亡，还图谋什么秦国呢？所以说虞卿知其一，不知其二。希望赵王就此决定，不必再计议了！"虞卿闻知，前去见赵王，说道："危险啊！楼先生的为秦国打算，是更加使天下疑惑，又怎么能安慰秦国之心呢？他就没有想到这是使赵国对天下示弱了吗？而且我说不给土地，并非不给就罢了。秦向赵王索取六城，而赵王可以把六城送给齐国，齐国是秦的深仇，它得了赵王的六城，就合力往西攻秦；齐国听信赵王，不要等到话说完就会答应。这样，就是土地失给齐国，而从秦国得到补偿了。而且齐、赵的深仇可以报了，这是向天下表示我们有作为的了。赵王因此传言出去，兵还没有偷袭到秦境，我可以看见秦国的重赂到赵而反来要求同赵王讲和了。由秦的要求讲和，韩、魏听说，必然全都尊重赵王；尊重赵王，必然就拿出重宝先送给赵王。这就是赵王一举而结成了三国的友好关系，而且和秦国换了原来的位置了。"赵王说："很好！"便派虞卿往东方去见齐王，同他计议对付秦国。虞卿还没回来，秦国向赵讲和的使者就已经在赵国了。楼缓听到，就逃离了赵国。于是赵封给虞卿一座城。

【原文】

居顷之，而魏请为从[1]。赵孝成王召虞卿谋，过平原君[2]，平原君曰："愿卿之论从也。"虞卿入见王，王曰："魏请为从。"对曰："魏过[3]！"王曰："寡人固未之许。"对曰："王过！"王曰："魏请从，卿曰'魏过'；寡人未之许，又曰寡人过。然则从终不可乎？"对曰："臣闻小国之与大国从事也，有利则大国受其福，有败则小国受其祸。今魏以小国请其祸，而王以大国辞其福，臣故曰王过魏亦过。窃以为从便。"王曰："善！"乃合魏为从。（以上与赵王言宜与魏从）

【注释】

①从：服从，这里亦有"合从"的含义，见此段末句"合魏为从"。下文又说"从事"，似乎都是这个意思。从，殆为战国时成语。

②过：经过，过访。

③过：这里是过失，过错。

【译文】

过不久，魏国来要求服从赵国。赵孝成王召虞卿谋议，过访平原君，平原君说："愿您答应'从'了吧。"虞卿进见赵王。赵王说："魏国请求服从赵国。"虞卿回答说："魏有过失！"赵王说："我本来没有允许。"虞卿回答说："王有过失！"赵王说："魏国要求服从，您说'魏有过失'；我没有允许，您又说我有过失。然则'从'究竟不可以吗？"虞卿回答说："我听见说小国同大国从事，有利就是大国受福，有坏事就是小国遭祸。现在魏国作为小国来请求祸患，而赵王作为大国而推辞了福，我所以说赵王有过失、魏也有过失。我私下以为'从'是便利的事。"赵王说："很好！"于是就接受魏国的"合从"。

【原文】

虞卿既以魏齐之故[1]，不重万户侯卿相之印，与魏齐间行[2]，卒去赵，困于梁。魏齐已死，不得意，乃著书，上采《春秋》[3]，下观近世，曰《节义》、《称号》、《揣摩》、《政谋》，凡八篇，以刺讥国家得失，世传之曰《虞氏春秋》。

【注释】

①这句指魏齐与范雎有旧仇，范雎做了秦相，秦追捕魏齐，魏齐就投奔虞卿之事。详见卷四扬雄《解嘲》注。

②间(jiàn 见)行：抄小路走，悄悄地走。

③《春秋》：鲁国的史书。

【译文】

虞卿既已因魏齐来投奔的缘故，不以万户侯卿相的官印为重，就和魏齐悄悄地走了，终于离开赵国，在大梁受困苦。魏齐死了，他很不得意，就著书，往上采取《春秋》的体裁，往下观察近世情况，称为《节义》、《称号》、《揣摩》、《政谋》等，共八篇，用来讥刺治理国家者的得失，世间流传，称为《虞氏春秋》。

【原文】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1]，然未睹大体[2]。鄙语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贪冯亭邪说[3]，使赵陷长平兵四十余万众，邯郸几亡[4]。虞卿料事揣情[5]，为赵画策，何其工也[6]！及不忍魏齐，卒困于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况贤人乎？然虞卿非穷愁，亦不能著书以自见于后世云。

【注释】

①翩翩:风流文采的样子。 浊世:乱世。

②未睹大体:不识大体,即见解不高。

③这句指贪图冯亭献韩国上党之地,引起秦国攻赵事。

④几:几乎,将近。

⑤揣情:揣度情势。

⑥工:精密,周详。

【译文】

太史公说:平原君,风度翩翩一个乱世的好公子呀,然而他不识大体。欲话说:“利令智昏”,平原君贪图冯亭的邪说,致使赵国四十余万的军队坑杀在长平,邯郸几乎灭亡了。虞卿料事、揣度情势,为赵国画策,多么精密呀!待到他不忍魏齐的受难,结果自己在大梁受困苦,平庸的人也知道这事不可能成功,何况贤人呢?然而虞卿若不是穷愁的处境,也就不能著书把自己表现于后世吧。

王贵民 译注

史记·魏公子列传

司马迁

【作者】

司马迁，见卷八《十二诸侯年表序》。

【题解】

这是《史记》七十篇列传的第十七篇。魏公子，就是魏国信陵君（？～公元前243年）无忌，（见前《平原君虞卿列传》中简注，详见本传文）是战国时期“四公子”之一。他仗义救赵、却秦保魏的反抗强暴和礼贤下士的精神以及生动的事迹，在“四公子”中首屈一指。著名的“窃符救赵”的故事传为美谈，搬上了现代戏剧舞台和银幕。信陵君可谓集中了古代政治家的美好品格，在贵族中不可多见，具有一定的人民性。司马迁对之倾注了极大的热情，用他生花妙笔，作了这篇传记，千古不朽。

篇中写了信陵君亲到市井中结交管门吏、屠者、博徒和隐士，作出了惊俗之举；也写了被他礼遇的一群下层人物，虽地位卑贱而自视甚高，鄙薄财势、名利，又具有很高的智慧；他们一旦被人认识和礼遇，就乐意为之效力，直到献出生命，充分表现出民众中蕴藏的高贵品质和力量，所以，信陵君在多次政治军事活动的紧要关头或失误之际，都依靠这些人物出智出力，完成壮举，转危为安。

传记实事求是，也写了信陵君自身的弱点，诸如政治上始终不能独立自主，得胜而骄，时挟私忿，最后以酒色放纵而慢性自杀。

这篇传记的文学性也很突出，事件情节描摹细致生动，人物言谈神色栩栩如生，并用 对比反衬手法表现人物性格的不同或品格的高下，具有相当的艺术感染力量。读者只要阅读信陵君迎接侯生一段，从市上到门庭，从市人到酒宴中人的各色神态、言语，就可看到这种文学艺术性的妙用。其他各段也都如此。

司马迁曾经游历过大梁，考察过夷门，富有感性认识，恐怕这是他记述成功的原因之一。

【原文】

魏公子无忌者，魏昭王少子①，而魏安釐王异母弟也②。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为信陵君。是时，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齐故③，秦兵围大梁，破魏华阳下军④，走芒卯⑤，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为人，仁而下士⑥，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人。当是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公子与魏王博⑦，而北境传举烽，言“赵寇至，且入界”。魏王释博⑧，欲召大臣谋，公子止王，曰：“赵王田猎耳，非为寇也。”复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顷，复从北方来传言，曰“赵王猎耳，非为寇也。”魏王大惊，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深得赵王阴事者⑨，赵王所为，客辄以报臣⑩，臣以此知之。”是后魏王畏公子之贤能，不敢任公子以国政。（以上公子好客，能探邻国阴事。）

【注释】

①魏昭王：名速，在位十九年（公元前295～前277年）。

②异母弟：同父不同母的弟弟。

③范睢与魏齐事，见卷四扬雄《解嘲》注。

④华阳：亭名，属韩，在今河南新郑东南。　下军：驻扎华阳的一部分军队。

⑤走：击走。用作及物动词。　芒卯：人名，魏将，曾以智谋得到魏昭王赏识。

⑥下士：降抑身分在士人之下，礼贤下士已为成语。

⑦博：古代一种棋。这里是动词，下棋。

⑧释：放下，停止。

⑨阴事：暗中的行动，机密之事。

⑩辄：总是。　报：报告。

【译文】

魏公子无忌，是魏昭王的小儿子，魏安釐王的同父不同母的弟弟。昭王死，安釐王即位，就封公子为信陵君。这时，范睢从魏国逃到秦国为相，因为他怨恨魏齐这个人的缘故，秦军包围了魏都大梁，击破了华阳下军，赶走了魏将芒卯，魏王和公子为此担忧。公子为人，仁爱而下士，士人无论贤能或不肖的，他都对他们谦逊，按礼节结交，不敢以富贵对士人骄傲。士人因此远从几千里外争着来投奔他，以致他门下食客有三千人。当这时，诸侯就因为公子贤，宾客多，不敢出兵图谋魏国，为期十余年。一次，公子和魏王下棋，从北方边境传来烽火报警，说是“赵国兵犯界，将要侵入”。魏王停止下棋，打算召集大臣商议，公子拦住魏王，说：“是赵王田猎罢了，不是举兵侵犯。”再来下棋如前一样。魏王还是害怕，心思不放在下棋上。过一会儿，再从北方传来的话说：“赵王田猎罢了，不是举兵侵犯。”魏王十分惊讶，说：“公子怎么早就知道？”公子说：“臣的宾客中有一些能够得知赵王机密事的人，凡赵王所做的事，宾客总是报告给臣，臣因此而知道了。”从这以后，魏王畏惧公子的贤能，不敢把国政委任给公子。

【原文】

魏有隐士曰侯嬴[1]，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监者[2]。公子闻之，往请，欲厚遗之[3]，不肯受，曰："臣修身洁行数十年，终不以监门困故而受公子财。"公子于是乃置酒大会宾客，坐定，公子从车骑，虚左[4]，自迎夷门侯生。侯生摄敝衣冠[5]，直上载公子上坐[6]，不让。欲以观公子，公子执辔愈恭[7]。侯生又谓公子曰："臣有客在闹市屠中，愿枉车骑过之[8]。"公子引车入市，侯生下见其客朱亥，俾倪[9]，故久立与其客语，微察公子[10]，公子颜色愈和。当是时，魏将相宗室宾客满堂，待公子举酒[11]；市人毕观公子执辔，从骑皆窃骂侯生。侯生视公子色终不变，乃谢客就车[12]。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遍赞宾客[13]，宾客皆惊。酒酣，公子起，为寿侯生前。侯生因谓公子曰："今日嬴之为公子亦足矣[14]。嬴乃夷门抱关者也[15]，而公子亲枉车骑，自迎嬴于众人广坐之中，不宜有所过[16]，今公子故过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车骑市中[17]，过客以观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为小人，而以公子为长者，能下士也。"于是罢酒，侯生遂为上客。侯生谓公子曰："臣所过屠者朱亥，此子贤者，世莫能知，故隐屠间耳。"公子往数请之，朱亥故不复谢[18]，公子怪之。（以上请迎侯生）

【注释】

①侯嬴（yíng 营）（？～公元前257年）：魏大梁人，做大梁夷门的守门吏，见知于信陵君，被迎为上客，为信陵君出计窃符救赵，解邯郸围。

②夷门：大梁城东门名。　监者：看管者。

③遗：同“诒”，馈赠。

④“公子从车骑”二句：这两句是说带着车骑，把车左边的坐位空下来。古代车左位为尊。从，动词含被动致使式，使车骑跟从着。

⑤摄：这里是收拾整理。　敝：破。

⑥直上：径直上去。　载：坐车。　公子上坐：公子准备好的上座。

⑦执辔：握着缰绳，即驾车。

⑧枉车骑：屈驾。枉，曲，屈。

⑨俾倪：即睥睨，斜着眼看。

⑩微察：悄悄地观察。

⑪举酒：举行酒宴，开宴。

⑫客：指朱亥。　就车：上车。

⑬赞：称赞。全句说把侯生向所有宾客一一介绍、称赞。

⑭为公子：指难为公子。

⑮抱关：抱门闩，指开关城门的差事。

⑯过：过分，过头。这里指过于礼。

⑰公子车骑市中：即公子车骑于市中。

⑱故：这里为故意。

【译文】

魏国有个隐士叫侯嬴，七十岁了，家里贫穷，做了大梁东门的看门人。公子听说，前去请他，打算送他重礼，不肯受，说：“我修身纯洁操行几十年，终不能因为监门官小贫困之故而接受公子的财物。”公子于是就备办酒宴大会宾客招待他。大家坐定，公子带着车骑，空着车左的坐位，亲自去迎接夷门侯先生。侯生整理破旧衣冠，径直上车坐到公子准备好的上座，不作谦让，想这样观察公子，公子握着缰绳更加恭敬。侯生又对公子说：“我有一个朋友在市里作屠宰事，希望能屈驾经过一下。”公子就引车进入市中，侯生下车见到朋友朱亥，斜着眼睛看公子，故意久久站着和他朋友说话，一边悄悄地观察公子，公子颜色更加和悦。这

时，魏国的将相、宗室族亲和门下宾客已经满堂了，只等待公子开宴；而市里的人都观看公子握着缰绳驾车，跟从车骑的人都偷偷地骂侯生。侯生看见公子颜色始终没有变化，于是辞别朋友上了车。到家，公子引导侯生坐到上座，向所有宾客介绍称赞侯生，宾客都很惊异。酒饮得尽兴，公子起身，到侯生面前祝长寿。侯生就此而对公子说："今天我难为公子也够了。我只不过是夷门的一个抱门闩的人，而公子亲自枉驾，迎接招待我于众人满座之中，本来不应该过礼，而今公子是过于礼了。然而还想成就着公子的名声，故意久久让公子的车骑站在市中，让过往客人借以观看公子，公子愈加恭敬。市人都以我是小人，而以公子为宽厚长者，因为能低身下士呀。"于是散了酒席，从此侯生就成为上客。侯生对公子说："我所过访的屠宰牲口的朱亥，这是位贤者，世上没有人了解他，他也就隐身在屠者中间罢了。"公子多次延请，朱亥故意不回谢，公子感到奇怪。

【原文】

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赵长平军，又进兵围邯郸①。公子姊为赵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数遗魏王及公子书②，请救于魏。魏王使将军晋鄙将十万众救赵，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赵旦暮且下，而诸侯敢救者，已拔赵，必移兵先击之！"魏王恐，使人止晋鄙，留军壁邺③，名为救赵，实持两端以观望④。平原君使者冠盖相属于魏⑤，让魏公子曰："胜所以自附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义，为能急人之困。今邯郸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纵轻胜，弃之降秦，独不怜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数请魏王，及宾客辩士说王

万端[6]，魏王畏秦，终不听公子。公子自度终不能得之于王[7]，计不独生而令赵亡[8]，乃请宾客，约车骑百余乘[9]，欲以客往赴秦军，与赵俱死。行过夷门，见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军状[10]。辞决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从。"公子行数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备矣，天下莫不闻。今吾且死，而侯生曾无一言半辞送我，我岂有所失哉？"复引车还，问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还也。"曰："公子喜士，名闻天下。今有难，无他端[11]，而欲赴秦军，譬若以肉投馁虎[12]，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复返也。"

【注释】

①"秦昭王"二句：这两句所叙战事，见本卷《廉颇蔺相如列传》。

②数遗：多次寄来。

③留军：使军队停留着。壁邺：在邺屯驻。壁，营垒，作动词用。邺：魏地名，在今河南安阳北。

④这句是说站在两边、两头观望。

⑤冠盖相属：人穿着的衣冠和车的顶盖相连不断。

⑥万端：万种办法。

⑦得：指得到效果、结果。

⑧计：犹决计。

⑨约：凑集。约束的引申义。

⑩死秦军：指死于秦军或与秦军死战。

⑪无他端：没有别的办法。

⑫馁（něi 内上）虎：饥饿的老虎。

【译文】

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破了赵国的长平军之后，又进兵包围赵都邯郸。公子的姐姐是赵惠文王弟弟平原君的夫人，平原君多次寄给魏王和公子书信，向魏求救。魏王派将军晋鄙率领十万军队救赵，秦王派遣使者告诉魏王说："我攻打赵国早晚就拿下，而诸侯敢于救赵的，攻取赵国之后，我一定要移兵先攻打他！"魏王就害怕了，派人止住晋鄙的部队，停留在邺地坚守，名是救赵，实是在两边观望。平原君不断派使者去魏国，埋怨魏公子说：'我赵胜之所以依附于您结成婚姻，是因为公子的高义，能够急救人的危困。而今邯郸早晚会投降秦国，魏的救兵却不来，这哪是公子能急救人的危困吗？况且公子纵然轻视我赵胜，抛弃我让赵降秦，惟独不怜悯公子的姐姐么？"公子读了信，很忧愁，多次请求魏王进兵；他的宾客用了各种方法劝说魏王，魏王害怕秦国，始终不听。公子自己忖度在魏王那里得不着结果，就决计不能独自活命而让赵国灭亡，就请来宾客，凑集车骑百余乘，打算同客人奔赴秦国，和赵国一同灭亡。走夷门经过，见到侯生，把要与秦军拼命的情况全告诉他。就最后辞别分手而行。侯生说："公子勉力吧，老臣不能跟您去了。"公子走了几里路，心中很不痛快，心想："我所优待侯生是最周到的，天下没有不闻知的。现在我将要死难，而侯生却没有一言半语送给我，难道我有什么过失吗？"又掉转车头回来，问侯生，侯生笑着说："我早就知道公子要回来了。"又说："公子喜爱士人，名闻天下，今有急难，没有别的办法，而想奔赴秦军，这好比用肉投给饿虎，有什么作用呢！还能事奉宾客吗？然而公子待臣优厚，公子出行而臣不送，以此知道公子恨我而要返回的。"

【原文】

公子再拜，因问，侯生乃屏人间语曰[1]："嬴闻晋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2]，出入王卧内，力能窃之。嬴闻如姬父为人所杀，如姬资之三年[3]，自王以下欲求报其父仇，莫能得。如姬为公子泣，公子使客斩其仇头，敬进如姬。如姬之欲为公子死，无所辞，顾未所有路耳[4]，公子诚一开口请如姬，如姬必许诺。则得虎符，夺晋鄙军，北救赵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5]。"公子从其计，请如姬，如姬果盗晋鄙兵符与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将在外，主令有所不受[6]，以便国家。公子即合符，而晋鄙不授公子兵，而复请之[7]，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与俱。此人力士。晋鄙听，大善；不听，可使击之。"于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晋鄙，嚄唶宿将[8]，往恐不听，必当杀之，是以泣耳，岂畏死哉？"于是公子请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9]，而公子亲数存之[10]，所以不报谢者，以为小礼无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11]。"遂与公子俱。公子过谢侯生，侯生曰："臣宜从，老，不能。请数公子行日，以至晋鄙军之日，北乡自刎[12]，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邺，矫魏王令代晋鄙，晋鄙合符，疑之，举手视公子曰："今吾拥十万之众屯于境上，国之重任，今单车来代之[13]，何如哉？"欲无听。朱亥袖四十斤铁椎[14]，椎杀晋鄙。公子遂将晋鄙军，勒兵，下令军中曰："父子俱在军中，父归；兄弟俱在军中，兄归；独子无兄弟，归养。"得选

兵八万人[15]，进兵击秦军，秦军解去。遂救邯郸，存赵。（以上夺晋鄙军救赵）

【注释】

①屏人：遣开旁人。 间（jiàn 见）语：私语。

②如姬：魏王的宠姬。 最幸：最受宠幸。

③资之：用资才求人（报仇）。

④顾：回顾，回想。这里可解作“只是”。 路：途径，这里可作“机会”讲。

⑤五霸：春秋时代的五个霸主。 伐：功业，功绩。

⑥“将在外”二句：这两句话简括《孙子·九变》篇语，后来成为成语。主令：君主的命令。

⑦之：指魏王。

⑧嚄唶（huò zè 霍则）：大笑大呼，形容气势很盛，如“叱咤”之义。 宿将：老将。

⑨鼓刀：敲刀有声。屠杀牲口时往往敲打刀铤，这是形容“屠者”。

⑩数存之：屡次体恤人。 存：慰问，抚恤。

⑪效命：犹效力。 秋：时机。

⑫北乡：即北向，向着北方。邺在大梁的北方，故云。 自到：自杀。

⑬单车：单个儿乘车来，没有带领部队。

⑭袖：作动词用，指从袖里拿出。

⑮选兵：精选的士兵，精兵。这是战国时代通语，或言选士、选卒。选，也用纂字。

【译文】

公子再拜行礼，因而问计，侯生就遣开旁人悄悄地说：“我听到晋鄙兵符的一半，经常是放在魏王卧室内。而如姬是王最宠幸的人，在王的卧室内出出进进，完全能够偷到它。我又听说如姬的父亲被人杀害，如姬用了三年时间，拿出资财去寻求自王以下的为她报父仇的人，但没有能求到。如姬为此向公子哭泣，公子

就派门客斩了她的仇人，把头进献给如姬。这样，如姬之想为公子死难，那是义不容辞的，只是没有机会罢了。这次公子真能开口请求如姬，如姬必然答应；就得到虎符，夺取晋鄙的部队，北边救赵而西边打退秦军，这是五霸的功业呀。”公子就依从了他这计谋，去请求如姬，如姬果然偷得晋鄙兵符给了公子。公子动身时，侯生说：“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以为便利国家。公子即使前去合了符，而晋鄙不给与公子兵权，并且再次向魏王请示，那事情就危险了。我那朋友屠户朱亥，可以同您走。这人是大力士，晋鄙听从，就大好；不听从，可让朱亥打死他。”于是，公子哭泣起来，侯生说：”公子怕死吗？何以哭泣呢？”公子说：“晋鄙，是员勇武气盛的老将，这回一定会杀他，我所以哭泣罢了，哪里是我自己怕死呢？“于是公子就去请朱亥，朱亥笑着说：“臣乃是市井里鼓刀屠户，而公子屡次体恤我，之所以没有回谢您，是我以为用那些小礼节没有用处。而今公子有急事，这正是我报效的好时机了。”就和公子一同走。公子又经过侯生住处道谢，侯生说：“臣本应跟着去，但老了，不行哪。让我数着公子行程的日子，待你们到晋鄙军中的那一天，我面向北方自杀，用以表示送公子。”公子就走了。到邺，假传魏王令代替晋鄙。晋鄙把两半兵符合了，但是疑惑着，就举起手看着公子说：“现在我拥有十万的兵众屯驻在边境上，是国家的重任。如今你用一乘车就来取代我，这是什么回事？”打算不听从，朱亥就从衣袖里拿出四十斤重的铁椎（槌），打死了晋鄙。公子于是就指挥晋鄙的军队，部勒士兵，下令军中说：“父子都在军中的，父亲回家；兄弟同在军中的，兄回家；独子没有兄弟，回家去养父母。”得出精兵八万人，进兵攻打秦军，秦军就解围而去。就这样救了邯郸，保存了赵国。

【原文】

赵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于界[1]，平原君负鞬矢为公

子先引[2]，赵王再拜。曰："自古贤人，未有及公子者也！"当此之时，平原君不敢自比于人[3]。公子与侯生决，至军，侯生果北乡自刎。魏王怒公子之盗其兵符、矫杀晋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赵，使将将其军归魏，而公子独与客留赵。

【注释】

①界：这里指国境或都城边界，即郊外。

②鞊(lán 兰)矢：箭袋和盛着的箭。鞊，箭袋。

③人：这里实指与他同等地位的人，据说指其他三公子。

【译文】

赵王和平原君亲自到郊外迎接公子，平原君背着箭袋和箭在前引导公子。赵王再拜施礼，说道："自古以来的贤人，没有能赶上公子的呀！"当这个时候，平原君自己也不敢和人家相比了。公子将要去和侯生决别，到了军中，知道侯生果然面向北方自杀了。魏王恼怒公子偷了他的兵符、假传王令杀了晋鄙。公子也自料魏王会这样。既然已经打退秦军、保存赵国，就让别的将领指挥这支部队回到魏国，而公子独个儿和门客留在赵国。

【原文】

赵孝成王德公子之矫夺晋鄙兵而存赵[1]，乃与平原君计以五城封公子，公子闻之，意骄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说公子曰[2]："物有不可忘[3]，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也。且矫魏王令，夺晋鄙兵，以救赵，于赵则有功矣，于魏则未为忠臣也。公子乃自骄而功之[4]，窃为公子不取也。"

于是公子立自责⑤，似若无所容者⑥。赵王扫除自迎，执主人之礼，引公子就西阶⑦。公子侧行辞让⑧，从东阶上，自言罪过，以负于魏，无功于赵。赵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献五城，以公子退让也。公子竟留赵，赵王以鄗为公子汤沐邑⑨，魏亦复以信陵奉公子⑩。（以上留赵，不受封。）

【注释】

①德：感德，作动词用，可解为感激。

②客：宾客，据《战国策·魏策》应是唐且（jū居）其人。

③物：事。

④功之：以为有功。功，作意谓动词用。

⑤立：立即。

⑥这句说：像无地容身。形容自羞之状。

⑦西阶：古代来宾走西阶上。

⑧侧身：侧身行走，自谦之状。

⑨鄗（hāo蒿）：古邑名，在今河北柏乡，见前。　汤沐邑：作为斋戒沐浴祭祀祖宗的地方。古代封地均以祭祀即继承宗祀为名。

⑩信陵：地名，据考在今河南宁陵北。

【译文】

赵孝成王感激公子夺取晋鄙军队而保存赵国，就和平原君计议用五座城封赏公子。公子听说，心里也颇骄矜，脸上现出自以有功的神色。有位宾客劝说公子道："事情有不可忘记的，也有不可不忘记的。凡是别人有德于公子，公子就不可忘；公子有德于别人，希望公子就忘掉它。而且，假借魏王命令，夺了晋鄙军队，以此救赵，对赵国是有功了，对魏国就不能是忠臣了。公子就自骄而以为有功，我私自认为公子不可取。"于是公子立即自我责备，好像无地容身那样。赵王打扫庭室，执行主人的礼节，引导公子走近西阶。公子侧着身子推辞了，就从东阶而上；自己说有

罪过，以为负罪于魏，对赵国也没什么功劳。赵王陪他饮酒一直到傍晚，口里忍不住说要献那五座都城，但又为公子辞退了。公子终于留在赵国，赵王就把鄗邑作为公子的沐浴祭祀先人的地方，魏国也还是把信陵给公子。

【原文】

公子留赵。公子闻赵有处士毛公藏于博徒[1]，薛公藏于卖浆家[2]，公子欲见两人，两人自匿不肯见公子。公子闻所在，乃间步往[3]，从此两人游，甚欢。平原君闻之，谓其夫人曰："始吾闻夫人弟公子天下无双，今吾闻之，乃妄从博徒卖浆者游[4]！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了乃谢夫人去，曰："始吾闻平原君贤，故负魏王而救赵，以称平原君[5]。平原君之游，徒豪举耳[6]，不求士也。无忌自在大梁时，常闻此两人贤，至赵，恐不得见。以无忌从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7]。今平原君乃以为羞，其不足从游[8]！"乃装为去[9]。夫人具以语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谢，固留公子。平原君门下闻之，半去平原君，归公子，天下士复往归公子，公子倾平原君客[10]。公子留赵十年不归。秦闻公子在赵，日夜出兵东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请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诫门下："有敢为魏王使通者[11]，死！"宾客皆背魏之赵[12]，莫敢劝公子归。毛公、薛公两人往见公子，曰："公子所以重于赵、名闻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13]，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庙[14]，公子当何面目立天下乎？"语未及卒，公子立变色，告车趣驾[15]，归救魏。魏王见公子，相与泣，

而以上将军印授公子，公子遂将。（以上纳毛公、薛公言，归魏。）

【注释】

①处士：隐士一类。　毛公：姓毛的长者，其名不详。下文薛公，亦同。　博徒：赌徒。前文博为下棋，下棋可以赌输赢，因而凡赌金钱输赢者亦称博。

②卖浆家：卖酒的人家，酒家。

③间（jiàn 见）步：私自走去。

④妄从：胡乱地跟着。

⑤称（chèn 衬）：称心，称意。

⑥豪举：阔绰的行为。

⑦不我欲：不欲我，指不想从我游。

⑧这句是说：恐怕不足以跟他游。　其：古汉语多用为大概，约是之义，可解作恐怕是。

⑨装：整理行装。　为去：准备离开。一本作“欲为去”，更明确。

⑩倾：尽，这里是尽有、尽归之意。

⑪通：通报，转达。

⑫背魏之赵：背离魏国来到赵国。

⑬恤：顾惜，体念。

⑭夷：平。

⑮告车：吩咐备车。　趣驾：催促驾马。

【译文】

公子留在赵国。公子听说赵国有个处士毛公藏身在赌徒之中，有个薛公藏身于酒家，公子想见这两人，而这两人却自己躲起来不肯见公子。公子打听到他们的住处，就私下走着去，跟从这两人交游，甚为欢乐。平原君知道了，对他的夫人说：“起初我听说夫人之弟公子天下无双，如今我听说他，胡乱跟着赌徒、卖酒的人交游，那么，公子是乱来的人罢了！”夫人把这话告诉公

子，公子就辞谢夫人而离去，并说道："起初我听说平原君贤能，是故违背魏王而救助赵国，以称平原君心意。平原君交游宾客，徒然是阔绰的举动而已，不是诚心求士呀。我早在大梁时，就闻知这两人贤能，到赵国后，恐怕见不着。以我这种人跟他们交游，尚且担心他们不想干，而今平原君却以此为羞耻，恐怕是他更不够资格跟他俩交游了！"于是整理行装打算离去。夫人又把这番话完全对平原君说了，平原君就脱下帽子向公子道歉，坚决挽留他。平原君的门客闻说此事，有一半人离开平原君，转归到公子门下，天下士人也都更加归从公子，公子就尽有了平原君的宾客。公子留在赵国已经十年不归。秦国听到公子在赵，日夜出兵往东攻打魏国。魏王为此发愁，派使者去请公子。公子还在害怕魏王前番的发怒，就告诫门下人："有敢为魏王使者通报的人，处死！"宾客都是背离魏国来这赵国的人，没有人敢劝公子归魏。毛公、薛公两人来见公子，说道："公子之所以见重于赵、名闻诸侯，只是因为有魏国存在呀。现在秦国攻魏，魏国告急而公子不予顾惜，让秦军攻破大梁而毁先王的宗庙，那么公子有什么脸面立身于天下呢？"话没等说完，公子立刻变色，吩咐备车、催促驾马，归去救魏。魏王见了公子，互相哭泣，把上将军印授与公子，公子就为将统率军队。

【原文】

魏安釐王三十年①，公子使使遍告诸侯。诸侯闻公子将，各遣将将兵救魏。公子率五国之兵②，破秦军于河外③，走蒙骜④；遂乘胜逐秦军至函谷关，抑秦兵，秦兵不敢出。当是时，公子威振天下，诸侯之客进兵法，公子皆名之⑤，故世俗称《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万斤于魏⑥，求晋鄙客，令毁公子于魏王曰⑦："公子亡在外十

年矣，今为魏将，诸侯将皆属，诸侯徒闻魏公子，不闻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时定南面而王，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数使反间伪贺：“公子得立为魏王未也？”魏王日闻其毁，不能不信，后果使人代公子将。公子自知再以毁废⑧，乃谢病不朝，与宾客为长夜饮，饮醇酒⑨，多近妇女。日夜为乐饮者四岁，竟病酒而卒⑩。其岁，魏安釐王亦薨。（以上再以毁废而卒）

【注释】

①这一年为公元前247年。

②五国：齐、楚、赵、韩、燕。

③河外：地区名，黄河西段以南的地带。

④走：击走。　蒙骜：秦将，时任上卿，后来秦始皇的大将蒙恬的祖父。

⑤名之：署上名字，动词。指署上信陵君无忌的名字。一说署兵法原作者的名字。

⑥行金：即行贿。

⑦毁：诋毁，说坏话，谗言。

⑧再以毁废：又因受诋毁而罢免。

⑨醇酒：厚味的美酒。

⑩病酒：因酒而患病。

【译文】

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派使者把上述情况普遍地向诸侯宣告。诸侯听说公子为将，各自派遣军将领兵救魏。公子率领五国的军队，在河外攻破秦军，击走蒙骜；于是乘胜追赶秦军直到函谷关，抑制秦军，使之不敢出关。当这个时候，公子的声威震动天下，诸侯的宾客进献兵法书籍，公子都署上名字，所以世俗都称为《魏公子兵法》。秦王以此发愁，就用黄金万斤到魏国行贿，寻

求原来晋鄙的宾客，使他们在魏王跟前诋毁公子。他们散布言论说："公子流亡在外十年了，现在当了魏将，诸侯的军将都归他管，诸侯只知道魏公子，不知道还有魏王。公子也想就此时机打算南面称王；诸侯畏惧公子的威势，正在准备共同立他哩。"秦国多次派间谍装着祝贺，并问："公子能够立为魏 王了没有？"魏王天天听到这些谗言，也不能不相信，后来果然派人代替了公子的将职。公子自己知道这将会又因诋毁而罢免，就称病不朝，和宾客们举行彻夜的宴饮，喝着浓味的美酒，多亲近妇女。这样，日日夜夜进行欢乐宴饮有四年，终于因酒患病而死。就在他死的这一年，魏安釐王也死了。

【原文】

秦闻公子死，使蒙骜攻魏，拔二十城①，初置东郡②。其后，秦稍蚕食魏③。十八 岁而虏魏王④，屠大梁。

【注释】

①拔：夺取。 二十城：魏的二十座城邑。事在魏景湣王（安釐王之子）元年，公元前242年，详见《史记·魏世家》。

②东郡：秦郡名，今河北东南一小部分和今山东西部的一带地区。

③蚕食：像蚕食桑叶一样地侵吞。

④这句指自信陵君死后的十八年，即公元前225年。 魏王：魏国最后一王，名假。

【译文】

秦国听到公子死了，派蒙骜攻打魏国，夺取魏国二十座城池，初次设置为东郡。此后，秦国渐渐蚕食魏国领土。十八年之后俘虏了魏王假，屠了大梁城。

【原文】

高祖始微少时[1]，数闻公子贤。及即天子位，每过大梁，常祠公子[2]。高祖十二年从击黥布还[3]，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岁以四时奉祠公子。

【注释】

①高祖：刘邦。　微少时：贫贱未得意时。

②祠：祭祀。古代春祭曰祠，其义是继嗣，不绝其祀。这里是泛称。

③这句指公元前195年，刘邦由击破黥布的前方阵地回来。

【译文】

高祖起初微贱时，屡次听人说公子贤能。待到坐天子位之后，每次经过大梁，往往祭祀公子。高祖十二年打从攻击黥布的前方回来，为公子设置了守坟墓五户人家，每年的四季供奉祭祀公子。

【原文】

太史公曰：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1]，不耻下交[2]，有以也[3]。名冠诸侯[4]，不虚耳！高祖每过之，而令民奉祠不绝也。

【注释】

①岩穴隐者：山居穴处的隐士。这里是泛指住在偏僻地方的人，如侯嬴、朱亥、毛公、薛公等。

②这句是说：不以与下面人相交为耻。

③以：这里作“原因”“道理”解。

④冠（guàn 贯）：动词，在某某之上。

【译文】

太史公说：我经过大梁城的废墟，寻问这个所谓夷门的所在。夷门，就是城的东门。天下诸位公子也都喜爱士人，然而像信陵君那样接待岩穴之中的隐士，不以同下层人物结交为耻，是有道理的。他名声在诸侯之上，不是虚言啊！所以高祖每次经过这里，命令民众供奉祭祀不让它断绝。

王贵民　译注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司马迁

【作者】

司马迁，见卷八《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题解】

这是《史记》七十篇列传的第二十四篇，是屈原和贾谊的合传。屈原是战国晚期人，公元前340～约前278年。贾谊是汉代前期人，公元前200～前168年。两人时代不同，出身有异，但他们都是中国早期历史上文学家兼政治家，又都志高行洁，有着类似的惨痛遭遇，精神上一脉相承。历来以屈贾连称，当自司马迁始。作者认为真正继承屈原精神的只有贾谊，而理解和同情屈、贾的也只有作者自己，篇中用贾谊谪长沙、投书吊屈原，把两人事迹连缀起来，浑然一体。

篇中叙述贾谊的篇幅较少，因为贾谊早逝，但仍然概括了他的短暂然

而熠熠发光的一生，荦荦大端，可以想见其为人和悲惨抑郁而死的情景；传中屈原占了主要部分，而论述多于叙述，原因是有关屈原生平事迹记载也有所限制。作者在这里倾注了极深的感情，歌颂屈原的崇高品格，悲痛他的遭谗被逐、沉渊而没。千载之下读来，还可看见作者为屈原沉痛地呼天、呼父母的悲惨申诉。同时，作者简述了楚国沦亡的历史，鞭挞了楚国君、臣的昏庸、奸佞行径，使人愤慨不已。在文辞上，司马迁热情称颂《离骚》等作品，高度概括、溶铸它们的主旨和词藻，纳入自己的论述，行文流畅，文采斐然，也可窥见司马迁对屈赋的深爱、钻研和运用的相当功力。

【原文】

屈原者，名平①，楚之同姓也②。为楚怀王左徒③，博闻强志④，明于治乱⑤，娴于辞令⑥。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⑦。上官大夫与之同列⑧，争宠，而心害其能⑨。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⑩，屈平属草稿未定⑪，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⑫，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注释】

①原、平：字义相通。古人名与字多半用相关联的字。

②楚之同姓：楚王室姓芈（mǐ 米），屈是氏，由春秋时屈瑕封于屈邑而得名，他是楚武王的儿子，以屈为氏，还是芈姓。

③左徒：楚官名，在王左右参与政事，起草法令，仅次于令尹，位为上大夫。

④博闻：闻见广博。　强志：记忆力强。志，同"记"。

⑤这句是说：明白国家治乱的道理、原因。

⑥娴（xián 闲）：熟练。　辞令：指交接应酬的语言。

⑦任：这里是信任。

⑧上官大夫：姓上官的大夫。一般指靳尚。据考，非靳尚。

⑨害：患，可作嫉妒解。

⑩宪令：即法令。

⑪属（zhǔ 主）：当时、正在的意思，曾国藩说。

⑫伐：夸耀。

【译文】

屈原，名平，是楚国的同姓。他任楚怀王的左徒之职，见闻广博、记忆力强，明白国家治乱的道理，娴熟交往应对的语言。在朝廷内就和楚王谋议国事，制出号令；在朝廷外就接待宾客，应对诸侯。楚王信任他。有个上官大夫和他同等地位，与他争宠，心里嫉妒他的才能。怀王叫屈原制订法令，屈原正在写作草稿，还没有完成。上官大夫看见，就想夺过去，屈原不肯给他，因此就进谗言，说道："楚王叫屈平制订法令，大家没有不知道的。每出一次法令，屈平就夸耀功劳，说什么'非我谁也不能做好'。"怀王果然相信，就发怒，而疏远屈平。

【原文】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①，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②，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③。夫天者，人之始也④；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⑤，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⑥，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⑦，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⑧。《国风》好色而不淫⑨，《小雅》怨诽而不乱⑩，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

之广崇[11]，治乱之条贯[12]，靡不毕见[13]，其文约，其辞微[14]，其志洁[15]；其行廉[16]，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17]，举类迩而见义远[18]。其志洁，故其称物芳[19]；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20]，蝉蜕于浊秽[21]，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22]，皭然泥而不滓者也[23]。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注释】

①疾：这里意思是痛惜、怨恨。　听：指听人言。　聪：听事明白。

②幽思：抑郁深思。幽，深微。

③离忧：遭遇忧患。离，同“罹”，遭遇，陷入。参见卷三《离骚》注。

④“夫天者”二句：这二句是说天生了人，故天是人的开始、创造者。这是古人的观念。

⑤穷：指处境困苦。　反：同“返”，回到。

⑥惨怛（dá 达）：惨痛。

⑦间（jiàn 见）：离间。

⑧这句是说：那是由于怨恨而产生的。

⑨这句说：《诗经》和《国风》多写男女爱情，但不淫乱。

⑩这句说：《诗经》的《小雅》多有怨恨、诽谤之言，但没有公然作乱的言论。

⑪广崇：广大而崇高。

⑫条贯：条析而连贯，即条理。

⑬靡：莫。　毕见：即毕现，完全现出。

⑭微：这里为深而微妙。

⑮洁：纯洁，清高。

⑯廉：隅、边，这里指有棱角，即方正。

⑰称文：引用语词。　旨：宗旨，意义。

⑱举类迩：所列举的事类亲近习见。　见义远：体现的意义深远。

⑲称物芳：称举的事物芳香，指兰桂之类。

⑳濯淖(nào zhuó 闹浊):污水与湿泥,均指污秽。

㉑蝉蜕(tuì 退):蝉脱皮,这里为动词,指解脱、摆脱。

㉒滋垢:黑的垢腻,污垢。滋,借为淄,黑色。

㉓皭(jiào 叫):洁白,皎洁。 滓:同"淄",黑色。 泥而不滓:是说身在污泥而不被染黑,即出淤泥而不染。或作"涅而不淄",义音同。

【译文】

屈平痛惜楚王听人言而不分明,谗谄的遮住贤明,邪恶的害了公正,方正的人不见容纳,从而忧愁抑郁地深深思考,写了《离骚》一文。"离骚"嘛,犹如"离忧"的意思呀。那天么,是人类的起源;父母呢,是人们的根本。人到穷困时就反想到根本,所以劳苦疲惫之时,未曾不呼天;疾病惨痛时,未曾不呼喊父母呀。屈平秉持正道、忠直行事,竭尽了忠心和才智,奉事他的君主,而谗谄小人从中离间,可以说是命运穷困了。诚实而被怀疑,忠心而受到诽谤,怎能不怨恨呢?屈平的写作《离骚》,就是从怨恨而产生出来的。《国风》的诗篇好色而不淫乱,《小雅》的诗篇有怨恨诽谤而不致作乱。像《离骚》这文章,可说是兼而有之了。它上至称颂帝喾,下至称道齐桓公,中间叙述成汤、武王,用来讥刺世俗之事,阐明道德的广大崇高;治乱得失的条理系统,莫不完全体现出来;他的文字简约,他的语言深妙,他的志向高洁,他的行为廉正;他引用文词细微而主旨宏大,他列举事类切近而体现的意义深远;他的志向高洁,故而称举的物类芳香;他的行为廉正,故而至死也不被人容纳;他自觉地疏远浊水污泥,从浊秽之中摆脱出来,而飘浮到尘埃之外,不被世俗的污垢所困辱,他是那么皎洁地出污泥而不染的啊!把这样的志向推广开来,那就是说她和日月比较光辉也是可以的呢!

【原文】

屈平既绌[1]，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2]，乃令张仪详去秦[3]，厚币委质事楚[4]，曰："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5]。"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使使如秦受地。张仪诈之曰："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使怒去，归告怀王，怀王怒，大兴师伐秦。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淅[6]，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匄[7]，遂取楚之汉中地[8]。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战于蓝田[9]。魏闻之，袭楚至邓[10]，楚兵惧，自秦归。而齐竟怒，不救楚，楚大困。

【注释】

①绌：同"黜"，罢职。

②惠文：即秦惠文王，在位二十七年（公元前337～前311年）。

③张仪：游说之士，主张连横，仕秦为卿。　详：同"佯"，伪装。

④委质：呈献信物。

⑤商於（wū 乌）：秦地名，今陕西商县至河南内乡一带地区。

⑥丹、淅（xī 西）：二水名。　丹：丹水从陕西商县流入河南经内乡、淅川，东与淅水会合。　淅：淅水出河南卢氏县南，流经内乡西南及淅川东南，与丹水会合。丹、淅一作"丹阳"。

⑦屈匄（gài 盖）：楚将，怀王十七年（公元前312年）率军与秦战于丹、淅，大败被俘，楚失汉中。

⑧汉中地：在今湖北西北部至陕西东南部。

⑨兰田：秦县名，在今陕西兰田西。

⑩邓：本是古国名，战国时一度属楚，今河南邓县。

【译文】

屈平即已被罢黜，此后，秦国想攻打齐国，齐和楚合纵相亲，

秦惠文王对此忧虑，于是就派张仪伪装离开秦国，拿着重金、呈献信物表示委身奉楚，说道："秦很憎恶齐国，齐和楚亲近，楚若真能断绝齐的交往，秦国愿意献出商於地区六百里。"楚怀王起了贪心，相信了张仪，就和齐国绝交，派使者到秦接受地方。张仪欺诈地说："我和楚王约定的是六里，没听说六百里。"楚的使者发怒而去，归来报告怀王，怀王大怒，大兴兵马攻打秦国，秦国发兵迎击，在丹、淅之间大破楚军，斩楚兵八万，俘虏了楚将屈匄，乘势夺取了楚国的汉中地区。怀王就全部发出国内的兵将，要深入秦国去攻击秦军，在兰田的地方交战。这时，魏国得知，就偷袭楚国，打到邓地，楚军害怕了，就从秦撤兵。而齐国恼怒，不救楚，楚国大为困窘。

【原文】

明年，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楚王曰："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①，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②。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③，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其后诸侯共击楚，大破之，杀其将唐眛④。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⑤。复之秦⑥，竟死于秦而归葬⑦。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⑧。

【注释】

①靳(jin 近)尚:人名,楚怀王侍臣,得怀王夫人郑袖信任,作了许多误国勾当,后被杀。一说即前上官大夫。

②郑袖:楚怀王夫人,郑女,为怀王宠幸,信任靳尚,惑于张仪游说,贻误国事。一说即南后。

③顾反:回来。

④唐眛(? ～公元前301年):楚将,在公元前301年,于齐、魏、韩联合攻楚方城之战中,大败被杀。

⑤内:同"纳",接纳。

⑥之:往,到。

⑦归葬:指归楚安葬。

⑧咎:归罪,抱怨。

【译文】

第二年,秦国割出汉中地方和楚国讲和,楚王说:"不愿得地方,只愿得到张仪也就甘心了!"张仪听见这话,就说:"我一个张仪能抵上汉中地方,臣愿去到楚国。"到楚,又用了许多金钱给当权的臣靳尚,又在怀王的宠姬郑袖面前设下诡辩之术。怀王竟然听从郑袖的话,又把张仪放走。这时,屈平已被疏远,不再在原来官位;刚从出使齐国回来,劝谏怀王道:"为什么不杀张仪?"怀王就后悔了,派人追赶张仪,已经赶不到了。后来,诸侯共同攻打楚国,大破楚军,杀了楚将唐眛。这时秦昭王却又和楚国联婚,想同楚怀王会见。怀王打算前往,屈平说:"秦是虎狼之国,不可相信,还是不去为好。"怀王的小儿子子兰却劝怀王前去,说"怎么能抹杀了秦的欢心呢?"怀王终于动身。进入武关,秦国设下伏兵断绝他的后路,就扣留怀王要求割地给秦。怀王发怒,不听这要求,逃走到赵国;赵不接纳,又再到秦国,最后竟然死在秦国而归楚安葬。长子顷襄王即位,让弟弟子兰担任令尹。楚国人却早已归罪这个子兰——是他怂恿怀王入秦而不能生还的呀!

【原文】

屈平既嫉之[1]，虽放流[2]，眷顾楚国[3]，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4]。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5]，一篇之中，三致志焉[6]。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7]，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8]，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9]，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易》曰："井渫不食[10]，为我心恻[11]；可以汲[12]，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岂足福哉？令尹于兰闻之[13]，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14]，顷襄王怒而迁之。""闻之"，闻屈平作《离骚》。

【注释】

①嫉之：指屈原嫉恨子兰劝怀王入秦事。

②放流：放逐迁徙，如同今语流放。

③眷顾：恋念。

④冀幸：希望有幸。 两"一"字，相当于一经、一旦。 俗：指楚贵族当时荒淫颓废的状况，也指奸佞畏秦、受骗误国的行为。

⑤存君：保存君主。一说心存君王。 反复之：把楚国的颓势扭转过来。

⑥"一篇之中"二句：这两句指《离骚》篇中，再三表示他的这种意志。

⑦相随属：一个连接一个。

⑧圣君、治国：圣明之君和安定的国家。两个并列偏正结构词组。 累世：历代。

⑨六郡：指汉中等地。

⑩《易》：这里指《周易·井》卦爻辞。　井渫（xiè 谢）：井被淘净。

⑪心恻：心里难过。

⑫汲：取水食用。

⑬闻之：听到。指上述屈原嫉恨他的事。

⑭短：说短处，动词，可作诋毁解。

【译文】

屈平既已怨恨子兰这一行为，虽被放逐而流亡，但还是恋念楚国，惦记着怀王，没有忘记想返回楚国，他是希望幸而有一天君主觉悟、败俗改变的呀。他要保全君主复兴楚国从而挽回颓势的想法，在这一篇里，再三表达了这一意志啊。然而终究无可奈何，所以不能再回来了，结果也由此可见怀王是始终不觉悟的。人君无论愚昧、聪明，贤或不肖，没有不想求到忠臣为自己办事，举拔贤臣辅佐自己。然而亡国破家的君主一个连接一个，而圣明君主、安定的国家历代也没能看见，这都是他们以为忠臣的并不忠，以为贤臣并不贤呀！怀王由于不了解怎样才算是忠臣名分，故而内部迷惑于郑袖，外面见欺于张仪，疏远屈平而信从上官大夫和令尹子兰，兵将折损、国土被削，丢掉了六郡，自己也做客而死于秦国，被天下人讥笑。这就是不了解人的祸患呀！《易》经上说："淘净的井水不食用，我为此心里难过；本可以汲用，那就要靠王的圣明，大家方才都受其福。"王不圣明，哪有什么幸福哩？令尹子兰听到屈原怨恨他的话，大怒，竟叫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说屈原的短处，顷襄王也发怒，把屈原赶走。

【原文】

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①，颜色憔悴，形容枯槁②。渔父见而 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③？何故而至

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④，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⑤？何故怀瑾握瑜⑥，而自令见放为⑦？”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⑧，新浴者必振衣⑨。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⑩？宁赴常流⑪，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⑫？”乃作《怀沙》之赋⑬，于是怀石⑭，遂自投汨罗以死⑮。

【注释】

①被发：披发。 行吟：边行边吟咏。

②这句是说：身形和面容瘦削如树木枯槁一般。

③三闾大夫：楚官名。管理楚王族昭、屈、景三族的事务。三族均是楚王族，同一芈姓，后世以为三姓，非是。闾，闾巷。古代聚族而居，三闾即三族分居之地。

④凝滞：执着，拘泥。

⑤餔（bǔ 补）：食，吃。 糟：酒糟。 啜（chuò 绰）：饮，喝。 醨（lí 离）：薄酒。

⑥怀瑾：抱着美玉。 握瑜：握着美玉。 瑾、瑜俱美玉。全句比喻坚持自己的德操。

⑦自令：自己使得自己，可解为自找、自讨。 为：疑问句末助词，有为什么之意。

⑧沐：洗头。 弹冠：用手弹去帽上灰尘。

⑨浴：洗澡。 振衣：整一整衣服。或说抖一抖衣服，亦通。

⑩察察：清洁的样子。实是细微察看的引申义。 受：蒙受。 汶汶（mén 门）：昏暗的样子。

⑪常流：同长流，指江水。

⑫温蠖(huò 货):灰尘积累之状。

⑬《怀沙》赋:《楚辞·九章》里的一篇,旧说为屈原的绝命辞,取义于怀念长沙。长沙与郢都相近,楚国始封之处,故屈原有归死先王故居之意。一说即怀石沉渊之事,非是。

⑭怀石:怀抱石头,以便沉溺。

⑮汨(mi 密)罗:水名,会合汨水、罗水而得名,在今湖南湘阴,或湘潭县北。

【译文】

屈原走到江边,披散着头发在泽边,一面走一面吟咏着,脸色憔悴,身子干瘦。渔父见到他便问他道:"您莫非是三闾大夫么?为什么来到这里?"屈原说:"整个世道都混浊,而我独个儿清洁;众人都醉着,只我独自清醒。所以被人家放逐了。"渔父说:"凡是圣人,不拘泥在具体事情上,能够顺着时世推移。整个世道混浊,怎么不可随着它的潮流、扬起它的波浪呢?大家都喝醉了,怎么不可也吃它的酒糟、喝它一点薄酒呢?何故怀抱、手握着美玉不放,而自己导致被放逐了呢?"屈原说:"我听说过:刚洗完头的人,必然弹去帽上的灰尘;刚洗完澡的人,必须整一整衣裳,谁人愿意把干净的身子,去蒙受脏物的污染呢?我宁愿奔到这长流里,葬在江中鱼肚里罢了!怎么能让我的清白皎洁,蒙受这世俗的尘垢呢?"于是就作了一篇《怀沙》赋,怀抱着石头,跳到汨罗江溺死了。

【原文】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①,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②,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③。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余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④,过湘水,投书以

吊屈原[5]。

【注释】

①宋玉：相传楚顷襄王时人，屈原的弟子，有文才，善为赋。 唐勒：曾为楚大夫，与宋玉同时。 景差：亦宋玉同时人。

②从容辞令：委婉含蓄的文辞。

③秦灭楚在公元前223年。

④长沙王：指开国长沙王吴芮的玄孙吴差。

⑤书：指贾谊写的《吊屈原赋》。

【译文】

屈原死了以后，楚国有宋玉、唐勒、景差这一批人，都喜爱文学而以赋出名。然而他们都师法屈原的委婉含蓄这一类文辞，而终究不敢对楚王进行直谏。此后，楚国日益削弱，数十年后竟被秦国所灭。自屈原沉溺于汨罗江之后，百有余年，汉朝有个贾生，任长沙王的太傅，经过湘水，写下一篇赋来吊念屈原。

【原文】

贾生名谊，雒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1]，闻于郡中[2]。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孝文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3]，故与李斯同邑[4]，而常学事焉[5]，乃征为廷尉[6]。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7]。是时贾生年二十余，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8]，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9]。孝文帝说之[10]，超迁[11]，一岁中至太中大夫[12]。

【注释】

①属书：写文章。属，连缀。

②闻：闻名。　郡：指河南郡，郡所在洛阳。

③吴公：姓吴的长者，名字不详。　治平：治理安定。

④故：这里解作因故，因为。　李斯：秦始皇的丞相，上蔡（今河南上蔡）人。

⑤学事：师事。

⑥廷尉：官名，汉朝的九卿之一，掌管刑法。

⑦博士：西汉的太常（九卿之一，掌宗庙礼制）的属官，教授博士弟子，并据经义讨论朝政。下文诸老先生、诸生均是博士。

⑧这句是说：人人都感到像自己所想的话说出来了。

⑨能：才能。

⑩说：同“悦”，欢喜。

⑪超迁：越级升官。

⑫太中大夫：官名，掌议论。

【译文】

贾生名谊，是洛阳人，十八岁时，就因他会诵诗写文章，闻名于郡中。吴廷尉任河南郡守时，闻知他才学优秀，就召请来到门下，很喜爱他，孝文皇帝初即位，听说河南郡守吴公治理安定，可算天下第一个，那吴公因为和李斯同乡，曾经师事李斯，于是就征召入朝任为廷尉官。廷尉就说：贾生年轻，比较通晓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就召来贾谊做博士。这时贾谊年纪二十余岁，是最年轻的，每次诏令策议下来，诸位老先生不能谈论，贾生全都能对答，大家都觉得像说出了自己想要说的话，诸位博士从此就以为才能都赶不上他了。文帝喜欢贾生，就越级升官，一年里升到太中大夫。

【原文】

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馀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①]，易服色，法制度[②]，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③]，色尚黄[④]，数用五[⑤]，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⑥]，诸律令更定，及列侯悉就国[⑦]，其说皆自贾生发之。于是天下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⑧]，乃短贾生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

【注释】

①固当：本当。 改正朔：即改订历法。

②法：正，改正。一作"正"。

③草：拟定。 仪法：规章法度。

④色尚黄：车服的颜色用黄色，黄色为土色，五行的金木水火土，按相克法，土制水，秦为水，汉灭秦，故为土。

⑤数用五：凡数字以五为吉祥。如印文的字数为五，因土在五行的第五位。

⑥未遑：来不及。

⑦这句说：受封的各王侯全部回到封国去。意为以前虽受封了，还呆在长安。

⑧这句所举的人名为：绛侯周勃、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和冯敬。

【译文】

贾生认为从汉朝创立到文帝时，已经二十余年，天下和平融洽，本当改订历法，更换车服颜色，端正制度，定出官名，兴起礼乐。于是把这些事情的规章法度全都草拟出来，服色崇尚黄色，数用"五"，制定官名，全部改变秦朝的旧法。孝文帝刚刚即位，因

谦让而来不及作。而各种法令的改定以至列侯全部回到封国，这些意见都由贾生发表出来。这样，天下人都议论，说贾生位居公卿了。绛侯、灌婴、张相如、冯敬这一班大臣都要害他，就说贾生的短处，说："这个洛阳人，年纪轻，开始学习，就专想独揽大权，把什么事情都扰乱了。"于是天子后来也疏远他，不用他的建议，就让他去任长沙王的太傅。

【原文】

贾生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又以適去①，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鸮飞入贾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鸮曰"服"。贾生既以適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②。后岁馀，贾生征见③。孝文帝方受釐④，坐宣室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⑥。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居顷之，拜贾生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文帝之少子，爱⑦，而好书，故令贾生傅之。文帝复封淮南厉王子四人皆为列侯⑧，贾生谏⑨，以为患之兴自此起矣。贾生数上疏⑩，言诸侯或连数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听。居数年，怀王骑，堕马而死，无后。贾生自伤为傅无状⑪，哭泣岁馀，亦死。贾生之死，时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⑫，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而贾嘉最好学，世其家⑬，与余通书。至孝昭时⑭，列为九卿。

【注释】

①“贾生”四句：“辞往行……不得长又”十五字，据考，四句中与下文重复，是衍文。梁玉绳说，当是。 谪（zhé 哲）：谴责之意。一般言贬官。

②此以上的文句，见卷三《鹏鸟赋·序》。此段中的“服”当作“鹏”。据考，鹏似鸮，并非鸮。 自广：宽慰自己。

③征见：被文帝征召朝见。

④方：正当……时。 釐（xi 西）：福，祭祀后，分给祭品牺牲的肉，称胙肉或福肉。

⑤宣室：汉朝未央宫的正室。

⑥前席：膝盖渐渐移到席的前面。古人席地倨坐。

⑦爱：受偏爱，宠爱。

⑧淮南厉王：高祖刘邦之子，名长。在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因不法废徙巴蜀死，谥曰厉。

⑨贾谊进谏：见卷十一《谏封淮南四子疏》。

⑩数上疏：多次进奏章，卷十一《陈政事疏》是重要的一次。

⑪无状：本义为不像样，此指未尽到职责。

⑫孝武皇帝：汉武帝。 按：依照司马迁生在武帝时代，行文当作“今上”。且文帝死，景帝立，此处夺漏，则是后人改动。

⑬世其家：继承其家世。

⑭孝昭：汉昭帝。 按：昭帝时，司马迁已死，不应叙述至此时，这以下二句，亦为后人增加。

【译文】

贾生既然被谴责而离开，自己不得意。到长沙渡过湘水时，作赋凭吊屈原。任长沙王傅的第三年，有鸮飞进贾生的屋里，停在坐位的一角。楚地人叫鸮为“鹏”。贾生已因被谴责而到长沙来，长沙地面低洼潮湿，自己认为寿命不长，伤心而哀怨，于是就此作了《鹏鸟赋》，借以宽慰自己。此后年余，贾生被征召朝见。文帝正接受祭祀后分来的福肉，坐在宣室。皇帝因感到鬼神的事情，就问起鬼神的来源问题，贾生就此详尽说明鬼神所以产生的

情形。谈论到半夜，文帝把身子移到席的前面——靠近贾谊。谈完之后，文帝说："我很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胜过他，现在看来我比不上他。"过不多时，拜贾生为梁怀王的太傅。梁怀王是文帝的小儿子，很受文帝宠爱，喜好读书，所以就让贾谊辅导他。文帝再封淮南厉王的四个儿子都为列侯，贾生给以谏阻，认为祸患的发生从这里开始了。贾生多次呈上奏章，说明诸侯有的地跨数郡，不是古代制度，可以渐渐削除。文帝不听。过了几年，怀王骑马，从马上掉下摔死，没有后人。贾生自觉负疚，做太傅没尽到职责，哭泣了年余，也就死了。贾生死时，年纪只三十三岁。到文帝崩，武帝立，推举贾生的两个孙子官至郡守。其中贾嘉最好学，继承了他的家业，和我还通过信。到昭帝时，列为九卿了。

【原文】

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①，悲其志②。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③。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④，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服鸟赋》，同死生，轻去就⑤，又爽然自失矣⑥。维申谨按：《屈原传》中《怀沙赋》抄入《词赋》上编，依《楚辞·九章》。《贾生传》中《吊屈原赋》抄入《哀祭》类，《服鸟赋》抄入《词赋》上编，故此处不更录。

【注释】

①这句所举都是楚辞中篇名，多为屈原作品，《招魂》一说为宋玉所作。

②悲其志：慨叹他的意志高尚而不能实现。其，指屈原。

③这句说：想象他的为人品格。

④怪：责怪，埋怨。　以彼其材：以他那样的材能。

⑤"同生死"二句：这两句是说：把生死等同看待，对去官或就职都看

得很轻。这是概括了《鹏鸟赋》的主旨。

⑥爽:清醒之态　自失:自己丢掉(以前想法)。

【译文】

太史公说:我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慨叹屈原的高尚意志不能实现。我到长沙,观看屈原沉渊的地方,未尝不掉泪。想象他为人的品格,见到贾生凭吊的文辞,我又埋怨屈原:以他那样的才能去游说诸侯,哪一国不能容他,何至于自己做到这般地步呢?读了《鹏鸟赋》,它把生死等同看待,把去、就都看得很轻,又豁然开朗地觉得自己看错了,而丢开了原来的想法了。

王贵民　译注

经史百家杂钞全译卷十八

传志之属上编二

史记·刺客列传

司马迁

【作者】

司马迁，见卷八《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题解】

这是《史记》七十篇列传的第二十六篇。本篇记述了春秋、战国时期五个著名刺客的故事，即：曹沫劫齐桓公，专诸刺吴王僚，豫让刺赵襄子，聂政刺韩相侠累，荆轲刺秦王。

这是一篇“类传”，把时代、国别不同而行为性质相同的人物，放在一篇里，像《游侠列传》、《滑稽列传》等也都属于这一类。本篇中记述的前二人是春秋时期，后三人是战国时代。“类传”也是司马迁创设的史书体例；取材主要根据《左传》和《战国策》等书，而有剪裁润饰，都表现了作者的史识和功力。

重要的是司马迁在《刺客列传》里歌颂了这些人物反抗强暴、不甘受辱、舍生取义的精神，塑造了英勇机智的人物形象，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传颂不已。当然，在当时，这些人物多半是为统治阶层的个人或集团、在“士为

知己者死”的观念支配下效劳以致卖命。但这是历史条件所制约，而曹沫、荆轲的事迹则是捍卫、保护小国，反抗大国欺凌的爱国和仗义行为。列传用大量的篇幅，描写荆轲，写田光、樊於期的壮烈自刎，易水送别的悲壮；写荆轲的勇，行刺之难，秦王的惊骇，廷臣的慌乱等等，有声有色，震撼人心。

在文学手法上，既有笔墨飞扬的宏观概述，又有刻划入微的细节摹写。如写荆轲，对秦王一刺一掷中，也交代出荆轲剑术之疏，并在传末用鲁勾践的话点出；同时记述荆轲与盖聂论剑术，和鲁勾践下棋争道，透露出荆轲的性格弱点，为事业失败埋下伏笔。这样，既热情歌颂荆轲的英勇壮烈，又如实写出这个人物的复杂性格。这都是本篇的独到之处。

【原文】

曹沫者，鲁人也，以勇力事鲁庄公①，庄公好力②。曹沫为鲁将，与齐战，三败北。鲁庄公惧，乃献遂邑之地以和③，犹复以为将。齐桓公许与鲁会于柯而盟④。桓公与庄公既盟于坛上，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⑤，桓公左右莫敢动，而问曰：“子将何欲？”曹沫曰：“齐强鲁弱，而大国侵鲁，亦以甚矣！今鲁城坏即压齐境⑥，君其图之！”桓公乃许尽归鲁之侵地。既已言⑦，曹沫投其匕首，下坛，北面就群臣之位，颜色不变，辞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约⑧。管仲曰：“不可！夫贪小利以自快，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与之。”于是桓公乃遂割鲁侵地，曹沫三战所亡地尽复予鲁，其后百六十有七年⑨，而吴有专诸之事。

【注释】

①鲁庄公：鲁国君，公元前693～前662年在位。

②好力：喜爱勇武的人。

③遂邑：本古国，为齐所灭，在今山东宁阳西北。非鲁邑，记述有误。

④齐桓公：齐国君，五霸之一。公元前685年～前643年在位。　柯：齐邑名，在今山东阳谷东北。

⑤劫：以武力胁迫。

⑥这句是说：鲁城倒下来就压了齐国领土。意指两国紧邻而齐国不断地侵入鲁国。

⑦既已言：已经说好了，指约定了。

⑧倍：同“背”，违背。

⑨这句说的167年，指柯盟的公元前681年，到专诸刺王僚的公元前515年相距的时间。

【译文】

曹沫，是鲁国人。用勇力侍奉鲁庄公，庄公喜爱有勇力的人。曹沫当了鲁国军将，和齐国作战，三次失败了。鲁庄公害怕齐国，就献出遂邑的地方讲和，还是再用他为将。齐桓公答应和鲁庄公在柯地会盟。桓公同庄公在会坛上开始了盟誓，曹沫拿着匕首胁迫齐桓公，桓公的左右侍臣不敢动手，而桓公问道：“你想要求什么呢？”曹沫说：“齐强鲁弱，你大国侵掠鲁国，也太过分了！现在若使鲁国的都城崩塌就会压到齐国的领土了，您该考虑一下吧！”桓公只好答应把侵占鲁国的地方全部归还。既然说定了，曹沫就丢下匕首，走下坛去，面向着北而回到群臣站立的位置，颜色不变，照样谈论。桓公很生气，想违背这个条约，管仲说：“不可以！贪图小利来求一时的畅快，就会在诸侯面前失信，丧失天下人的支持，不如就还给他的地方。”于是，桓公就分划出侵占的鲁地，曹沫在三次战争所丢失的国土又全部回到了鲁国。此后一百六十七年，就有吴国专诸的故事。

【原文】

专诸者，吴堂邑人也[1]。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吴也[2]，知专诸之能。伍子胥既见吴王僚，说以伐楚之利[3]。吴公子光曰[4]："彼伍员父兄皆死于楚，而员言伐楚，欲自为报私仇也，非能为吴。"吴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杀吴王僚，乃曰："彼光将有内志[5]，未可说以外事。"乃进专诸于公子光。光之父曰吴王诸樊，诸樊弟三人：次曰馀祭[6]，次曰夷眛[7]，次曰季子札。诸樊知季子札贤，而不立太子，以次传三弟，欲卒致国于季子札[8]，诸樊既死，传馀祭。馀祭死，传夷眛。夷眛死，当传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吴人乃立夷眛之子僚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当立；必以子乎？则光真適嗣[9]，当立！"故尝阴养谋臣以求立[10]。

【注释】

①堂邑：吴邑名，在今江苏六合北。

②伍子胥（？～公元前484年）：名员（yún 云），楚人，父伍奢、兄伍尚被谗杀害，只身逃吴，准备复仇。帮助公子光夺得王位，后攻破楚都，以功封于申，又称申胥。最后，因谏吴王夫差，被赐死。

③说（shuì 税）：游说，劝说。

④公子光：吴王诸樊之子，后来夺位为吴王阖闾（庐）。

⑤内志：在国内有打算，指夺位斗争。

⑥馀祭（zhài 债）：诸樊的二弟。

⑦夷眛（mò 末）：诸樊的三弟。

⑧致国：把国家给予人，即传王位。

⑨適嗣：適，同"嫡"。嫡系继承人，即正妻生的子。

⑩尝：这里同"常"字。 阴：暗中。

【译文】

专诸，是吴国堂邑人。伍子胥从楚国出走逃到吴国，得知专诸的材能。伍子胥已经朝见了吴王僚，用攻伐楚国有利的话劝说他。吴公子光说："那伍员的父兄都在楚国被害，他讲伐楚，是想报私仇，不是为了吴国的。"吴王僚就罢手了。伍子胥知道公子光想杀掉吴王僚夺位，就说："那公子光对国内之事有所打算，不可以用外交的事情劝说他。"于是就给公子光推荐专诸。公子光的父亲叫诸樊，诸樊有三个弟弟：老二叫余祭，老三叫夷眛，老四叫季子札。诸樊了解季子札贤德，就不立太子(光)，按次序传三个弟弟，想最后就把王位传到季札。诸樊死了后，传位给余祭；余祭死了，传位给夷眛；夷眛死了，应当传位给季子札。可是季子札逃走，不愿即位。吴国人就立了夷眛的儿子僚为王。公子光说："若按照兄弟次序么？季子应当立；一定传子吗？那我就是真正的嫡系继承人，应当立为王！"故而他就经常暗中养着有智谋的人来追求王位。

【原文】

光既得专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吴王僚欲因楚丧①，使其二弟公子盖馀、属庸将兵围楚之灊②；使延陵季子于晋③，以观诸侯之变④。楚发兵绝吴将盖馀、属庸路，吴兵不得还，于是公子光谓专诸曰："此时不可失，不求何获？且光真王嗣，当立，季子虽来，不吾废也⑤。"专诸曰："王僚可杀也。母老子弱，而两弟将兵伐楚，楚绝其后，方今吴外困于楚，而内空无骨鲠之臣⑥，是无如我何！"公子光顿首曰⑦："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于窟室中⑧，而具酒请王僚。王

僚使兵陈自宫至光之家，门户阶陛左右⑨，皆王僚之亲戚也⑩，夹立侍，皆持长铍⑪。酒既酣，公子光详为足疾，入窟室中，使专诸置匕首鱼炙之腹中而进之⑫。既至王前，专诸擘鱼⑬，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杀专诸，王人扰乱⑭。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尽灭之，遂自立为王，是为阖闾。阖闾乃封专诸之子以为上卿。其后七十余年⑮，而晋有豫让之事。

【注释】

①因楚丧：就着、乘着楚国有丧事之时。

②盖馀：一作“掩馀”。 属：读zhú(烛)。 灊(qián 前)：楚邑名，故城在今安徽霍山县东北。

③延陵：吴邑名，在今江苏武进。季子札封于此，故称延陵季子。

④变：这里指动态。

⑤这句说：不会废掉我。否定句动宾倒置。

⑥骨鲠之臣：直言敢谏之臣，这里指正直有能之臣。

⑦顿首：磕头。

⑧窟室：地下室。一说即空室。

⑨阶陛：台阶。陛，见卷十一《陈政事疏》注。

⑩亲戚：亲族，这里泛指亲近人、亲信。

⑪铍(pi 披)：刀，两面出锋刃者。

⑫鱼炙(zhì 至)：鱼被烤熟者，即烤鱼。

⑬擘(bāi 掰)：用手分开东西，同“掰”。

⑭王人：王室的人们。

⑮七十余年：当为六十余年。刺吴王僚事在公元前515年，晋灭智伯事在公元前453年。其间相距六十二年。

【译文】

公子光得了专诸之后，好好地用客礼相待。九年后，楚平王死，这年春天，吴王僚想乘着楚国有丧事，派遣他两个弟弟：公子盖馀、属庸率军围攻楚的灊邑；又派延陵季子（札）出使晋国，观察诸侯国的动态。楚国发兵断绝了吴将盖馀、属庸部队的退路，吴国的军队不能撤回。于是公子光对专诸说："这个时机不可失掉，若不求位，能得到什么？况且我是真正的王位继承人，应立为王，就是季子回来，也不会废掉我的。"专诸说："王僚可以被杀掉。他母亲老、儿子幼小，两个弟弟又带兵攻楚，楚国绝了他们的后路。当今吴国外面被困于楚国，内面空虚没有能干的臣子，是没奈我何的！"公子光向他磕头感谢，说道："我的身体就是你的身体啊！"在四月的丙子日，公子光把甲士埋伏在地下室里，备办着酒席筵请吴王僚。王僚也派兵陈列在从宫内至公子光家的路上；门户台阶两旁，都是王僚的亲信，夹道侍立，还都拿着长铍。饮酒到尽兴时，公子光伪装脚痛，进到地下室，叫专诸端着那腹内藏着匕首的整条烤鱼进上，走到王僚面前，专诸掰开烤鱼，顺手拿出匕首刺王僚，王僚立即死了。王僚的左右也杀了专诸，王室的人众都乱作一团。公子光就发出埋伏的甲士，攻击王僚的党徒，全部消灭了，接着就自立为吴王，就是阖闾。阖闾封专诸的儿子为上卿。此后七十余年。晋国就发生了豫让的故事。

【原文】

豫让者，晋人也。故尝事范氏及中行氏①，而无所知名。去而事智伯②，智伯甚尊宠之。及智伯伐赵襄子③，赵襄子与韩、魏合谋灭智伯④。灭智伯之后，而三分其地。赵襄子最怨智伯，漆其头以为饮器。豫让遁逃山中，曰："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⑤。今智伯知我，我

必为报仇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乃变名姓，为刑人，入宫涂厕⑥，中挟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厕，心动，执问涂厕之刑人，则豫让内持刀兵，曰：“欲为智伯报仇！”左右欲诛之，襄子曰：“彼义人也，吾谨避之耳。且智伯亡无后，而其臣欲为报仇，此天下之贤人也。”卒释去之⑦。居顷之，豫让又漆身为厉⑧，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行见其友，其友识之，曰：“汝非豫让邪？”曰：“我是也。”其友为泣曰：“以子之才，委质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为所欲，顾不易邪？何乃残身苦形，欲以求报襄子⑨，不亦难乎？”豫让曰：“既已委质臣事人，而求杀之，是怀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也⑩！”

【注释】

①范氏、中行氏：晋国六大卿族之二，范氏是士会之后，中行氏是荀林父之后。

②智伯：晋国六大卿族之一，名瑶，此时势力最大。

③赵襄子：名无邮，晋六大卿族之一，赵衰之后，简子之子。

④韩、魏：晋六大卿族之二。 合谋灭智伯：春秋末年，晋国范氏、中行氏被灭后，智氏强大，要求韩魏赵三家都分给他土地，韩、魏应允而赵襄子不肯，智伯就联合韩、魏攻打赵氏，襄子退守晋阳（今山西太原），智伯和韩、魏包围晋阳三年没有攻下，又决汾水灌城，晋阳危在旦夕。襄子谋臣张孟谈出计并夜出暗中联合韩、魏，反攻智伯，灭了智伯而分其地，事在公元前453年。

⑤这句说：女子为喜欢自己的人修饰容貌。衬托上句。容，整理、修饰容貌，是动词。

⑥入宫：指进入赵家宫室。 涂厕：涂刷厕所。

⑦卒:结果。　释:释放。

⑧这句说:把油漆涂身使之生出疮癞。　厉(lài 赖):同"癞"。漆有毒,能使皮肤溃烂。

⑨求报襄子:求得向襄子报仇。下文"求杀"用法相同。

⑩愧:羞愧。这里作动词用。

【译文】

豫让,是晋国人。以前曾经奉侍过范氏和中行氏,没有什么名声。后来离开范氏、中行氏而做智伯的家臣,智伯很尊重、宠爱他。待到智伯攻伐赵襄子,赵襄子就和韩、魏合谋灭了智伯。灭了智伯之后,三家瓜分了他的土地。赵襄子最恨智伯,油漆智伯的头颅作饮器用。豫让逃走,躲在山里,说:"可叹啊!士人是为知己的人去死难,女子是为喜爱自己的人修饰容貌。智伯是我的知己,如今我定要帮他报仇而死,用来报答智伯,我死了魂魄也不会惭愧的!"于是变更姓名,化妆为刑徒,跑到赵家宫室内修刷厕所,身内藏着匕首,想刺杀襄子。襄子前往厕所,心里有所感觉,就捉住并讯问这个刷厕所的刑徒。一看原来就是豫让——身上还藏着兵器哩,并说:"我想为智伯报仇!"左右臣徒打算杀了他,襄子说:"他是仗义的人呀,我谨慎地避开他就是。而且智伯灭亡,没有后人,他的家臣想为他报仇,这是天下的贤人了。"结果把他放了。过不久,豫让又在身上涂漆生癞疮,吞下烧炭使嗓子沙哑,让人们认不出他来。在市上行乞,他的妻子不认识他。在路上遇见朋友,他的朋友认出了他,说:"你不是豫让吗?"他回答说:"是我呀!"朋友为此哭泣着说:"凭着你的才能,献上信物去臣事赵襄子,襄子一定亲近、喜欢你,待到亲近你了,要干你所想干的事,不就容易了吗?何必这样残害自身、变坏形象,想求得向襄子报仇,不是很难么?"豫让说:"若照你说的办,既然已经献上信物臣事于人,又去寻找机会杀这人,就是怀着三心二意侍奉

主人了。固然我所要做的事，是极难的；然而我还要这样做，是为要使那些天下后世为人臣而却怀着三心二意侍奉主人的那种人，感到羞愧呀！”

【原文】

既去，顷之，襄子当出①，豫让伏于所当过之桥下。襄子至桥，马惊，襄子曰：“此必是豫让也！”使人问之，果豫让也。于是襄子乃数豫让曰②：“子不尝事范、中行氏乎？智伯尽灭之，而子不为报仇，而反委质臣于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独何以为之报仇之深也？”豫让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③，我故国士报之！”襄子喟然叹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为计，寡人不复释子。”使兵围之。豫让曰：“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前君已宽赦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之事，臣固伏诛，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致报仇之意，则虽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④！”于是襄子大义之⑤，乃使使持衣与豫让。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⑥！”遂伏剑自杀⑦。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其后四十余年⑧，而轵有聂政之事。

【注释】

①当出：正值出去、外出。

②数（shǔ 暑）：责问。

③国士：国中杰出的士人。

④布：宣布，这里为陈述。　腹心：心里话。

⑤大义之：大大地赞赏其忠义。义，动词。

⑥下：地下，指死人所在。

⑦伏剑：头低在剑下。

⑧四十余年：当有五十六年。如从智伯死年即公元前453年算起，至聂政刺侠累的公元前397年，时间相距为56年。

【译文】

离别而去之后，不久，襄子正值外出，豫让隐藏在他要经过的桥下。襄子来到桥头，马惊恐起来，襄子说："桥下必定是豫让哟！"派人去问，果然是豫让。于是襄子就责问豫让说："你不是曾经侍奉过范氏、中行氏吗？智伯全都把他们灭了，可你不为此报仇，反而委身臣事智伯。智伯也死了，而你为什么为他报仇这么深切呢？"豫让说："我侍奉范氏、中行氏，范氏、中行氏都把我当作一般人对待，我也像一般人一样报答他；至于智伯，他把我当作国士对待，我也就以国士的要求去报答他！"襄子渭然叹息，哭泣着说："可叹呀，豫子！您这样为智伯（报仇），名声已经成就了；而我赦免您，也已经够了！依您所作的打算，我不再释放您了。"就派兵围住他。豫让说："臣听说明主不掩盖别人的优点，而忠臣有为名声去牺牲的义务。前次君已宽容赦免了臣，天下没有不称赞您的贤德；今天的事，臣本应依法受诛，但我希望用您的衣服，让我打它几下，以表达我报仇的心意，虽死也没有遗恨。不敢有别的希望了，所以冒昧地陈述这心里话！"于是，襄子更加赞赏他的忠义，就叫人拿衣服给豫让。豫让拔出剑，跳起挥剑击衣三次，说道："我可以到地下去回报智伯了！"就伏剑自杀。死的日子里，赵国的志士听到这事的，都因此哭泣流涕。此后四十余年，轵城又出现了聂政的事件。

【原文】

聂政者，轵深井里人也[1]。杀人避仇，与母、姊如齐，以屠为事。久之，濮阳严仲子事韩哀侯[2]，与韩相侠累有郤[3]。严仲子恐诛。亡去游，求人可以报侠累者。至齐，齐人或言："聂政，勇敢士也，避仇隐于屠者之间。"严仲子至门请，数反[4]，然后具酒自畅聂政母前[5]。酒酣，严仲子奉黄金百溢[6]，前为聂政母寿。聂政惊怪其厚，固谢严仲子[7]。严仲子固进，而聂政谢曰："臣幸有老母，家贫，客游以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养亲[8]，亲供养备。不敢当仲子之赐！"严仲子辟人[9]，因为聂政言曰[10]："臣有仇，而行游诸侯众矣。然至齐，窃闻足下义甚高。故进百金者，将用为大人粗粝之费[11]，得以交足下之驩，岂敢以有求望邪？"聂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12]，居市井屠者，徒幸以养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也[13]！"严仲子固让[14]，聂政竟不肯受也。然严仲子卒备宾主之礼而去[15]。

【注释】

①轵（zhǐ 止）：魏邑名，故址在今河南济源东南。 深井里：轵邑中的里巷名。

②濮阳：原卫国都邑，故城在今河南濮阳南。 严仲子：名遂，韩国大臣。 韩哀侯：韩国君，公元前376～前371年在位。但据考应为韩烈侯，公元前399～前387年在位。

③侠累：名傀，称韩傀。 有郤（xì 隙）：有仇怨。据《战国策》：二人相害，严遂举韩傀之过，韩傀叱之于朝，互相争斗。

④数（shuò 朔）反：几次往返。

⑤具酒自畅：备办酒馔亲自敬酒。畅，当作觞（shāng 商），酒杯，引申为敬酒。

⑥溢：通“镒”。　镒（yì 义）：古代重量单位，等于24两。一说20两。

⑦谢：辞谢，推辞。下同。

⑧甘毳（cuì 粹）：甜的脆的。这里指合口的食物。

⑨辟人：避开旁人。辟，同“避”。

⑩因：就着……趁机。

⑪粗粝：糙米，粗糙的食物。这里是谦词。

⑫降志辱身：抑制志向辱没身子。指隐居。

⑬这句是说不敢轻身、牺牲。

⑭让：这里是客气，指送黄金。

⑮这句说完成了宾主的礼节，似已授受黄金。

【译文】

聂政，是轵邑深井里人。曾杀了人而躲避仇故，和母亲、姐姐跑到齐国，以屠宰为业。住了很久，濮阳人严仲子做韩哀（烈）侯的官，同韩相侠累有仇怨。严仲子害怕被杀，逃走各地游荡，寻找向侠累报仇的人，也到了齐国。齐国人有的说：“聂政，是个勇士，躲避仇人隐居在屠宰者之间 。”严仲子听见，就来到聂政家里延请，多次往返，然后备办酒馔，亲自向聂政母亲敬酒。饮酒正畅快时，严仲子拿出百镒黄金相送，上前为聂政母亲祝贺长寿。聂政惊异这样的厚礼，坚决推辞。严仲子却坚持给他。而聂政辞谢说：“我幸有老母，家里是穷，游在外地作屠狗行业，却可以经常得到一些甜脆合口的食物供奉老母，还算足够。不敢承当您的赏赐！”严仲子避开旁人，乘机对聂政说：“我有仇人，所游过的诸侯国多着哩。只有来到齐国，才暗中闻知足下义气很高。之所以进献百金，作为您家老人的粗茶淡饭的一点费用吧，能够得到和足下结交的欢乐，还敢有什么别的要求吗？”聂政说：“我所以压抑志气、辱没自身，住在市井屠宰者中间，只是幸能供养老母而已。有老

母在，我聂政不敢以身子轻许别人呀！”严仲子还是坚持礼让，聂政竟然不肯受礼。不过严仲子最后依然尽了宾主之礼才离去。

【原文】

久之，聂政母死。既已葬，除服①，聂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②；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③。臣之所以待之至浅鲜矣④，未有大功可以称者，而严仲子奉百金为亲寿，我虽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贤者以感忿睚眦之意⑤，而亲信穷僻之人，而政独安得嘿然而已乎⑥？且前日要政⑦，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终，政将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阳，见严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许仲子者，徒以亲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终。仲子所欲报仇者为谁？请得从事焉⑧！”严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韩相侠累。侠累，又韩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处兵卫甚设⑨，臣欲使人刺之，众终莫能就⑩。今足下幸而不弃，请益其车骑壮士，可为足下辅翼者。”聂政曰：“韩之与卫，相去中间不甚远。今杀人之相，相又国君之亲，此其势不可以多人⑪。多人不能无生得失⑫。生得失则语泄，语泄，是韩举国而与仲子为仇，岂不殆哉？”遂谢车骑人徒，聂政乃辞独行。杖剑至韩⑬。韩相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卫，侍者甚众。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⑭，左右大乱。聂政大呼，所击杀者数十人。因自披面决眼⑮，自屠出肠，遂以死。韩取聂政尸暴于市⑯，购问⑰，莫知谁子。于是韩购县之⑱：“有能言杀相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

【注释】

①除服：除去丧服。

②鼓刀：见卷十七《魏公子列传》。

③枉车骑：屈驾。枉，曲，屈。

④浅鲜（xiǎn 显）：薄而少，犹言菲薄。鲜，古汉语又作尠、尟，很少。

⑤睚眦（yá zì 牙字）：怒目相看。

⑥嘿然：同“默然”，默不作声。

⑦要（yāo 腰）：要求。

⑧从事：替你办事。

⑨甚设：很有设备，这里是十分严密。

⑩众：字衍。全句是说终究没有成就、成功。

⑪这句是说：看这形势，去的人不能多。

⑫这句有多种校解，当按《战国策》作“多人不能无生情”，是说：人去多了不免发生某些情况，指暴露行迹或生出是非之类。

⑬杖剑：同“仗剑”，佩带着剑。

⑭刺杀侠累：杀了侠累，详情见《战国策·韩策》。在东孟之会，并连及韩烈侯云。

⑮披面：把面皮割剥。披或作皮，或作破。　决眼：挖出眼睛。意为毁面目不使 人认识而连累家属。

⑯暴（pù 瀑）：暴露，这里是陈尸。

⑰购问：用赏钱去查访聂政是哪里人。

⑱购县之：把赏格悬示于众。

【译文】

过了很久，聂政母亲死了。安葬之后，除了丧服，聂政说：“可叹啊！我乃是市井之人，敲击着刀铤作屠宰；而严仲子，乃是诸侯的卿相，不怕千里路远，屈驾来和我结交。我待他最为菲薄，没有大功和他的情义相称。而严仲子献出百金为我老母祝贺长寿，我虽然不肯接受，但是这样足以表明他深深了解我呀。他那样的贤人因有忿恨争斗的仇意，而来亲信我穷困僻陋的人，那么我就能

默然不动心而罢了吗？况且以前他要求我，我只是有老母在；而今老母寿终，我就将要为知己的人出力！”于是往西走到濮阳，见了严仲子说：“以前我所以没有应允您的事，只为有母亲在。今天不幸而老母寿终，仲子您想要报仇的对象是谁？请让我替您去办吧！”严仲子把事实全告诉他，说道：“我的仇人，是韩相侠累。侠累，又是韩王的叔父。他们宗族势盛人多，住的地方兵卫严密，我想派人行刺，始终未能成功。如今足下幸而不鄙弃我，那就请为你增加车骑壮士和那些能作你辅助保护的人。”聂政说：“韩国和卫地的距离不很远。这次是杀人家的相官，这相官又是国君的亲族，看这形势就不可用很多人去。人多了不可避免发生异情；发生异情就会说话泄密；泄露机密了，那就会使全韩国的人和您结仇，岂不是很危险吗？”就推辞了车骑随从，聂政单独一人告辞前往。他带着剑到了韩国都城。韩相侠累正坐在官府堂上，有拿兵器的保卫着，侍臣很多。聂政径直入门走上台阶，刺杀了侠累，左右侍臣卫卒大乱。聂政大声呼喊用剑击杀了几十人。接着就自己割了面皮、挖出眼睛，剖腹出肠，这样地死了。韩国把聂政的尸首暴露在街市上，用赏金询问，都不知道他是哪家的子弟。于是韩国又挂出赏格的文告：“有能说出这个杀相官侠累的是谁，给予千金！”但是很久，也没有人告知。

【原文】

政姊荣①，闻人有刺杀韩相者，贼不得②，国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县之千金，乃於邑曰③：“其是吾弟与？嗟乎！严仲子知吾弟！”立起④，如韩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极哀，曰：“是轵深井里所谓聂政者也！”市行者诸众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国相，王县购其名姓千金，夫人不闻与？何敢来识之也？”荣应之曰：“闻之！然政所以

蒙污辱、自弃于市贩之间者，为老母幸无恙[5]，妾未嫁也[6]。亲既以天年下世[7]，妾已嫁夫，严仲子乃察举吾弟困污之中而交之[8]，泽厚矣，可奈何？士固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绝从[9]。妾其奈何畏殁身之诛，终灭贤弟之名？"大惊韩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晋、楚、齐、卫闻之，皆曰："非独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乡使政诚知其姊无濡忍之志[10]，不重暴骸之难[11]，必绝险千里以列其名[12]。姊弟俱僇于韩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许严仲子也。严仲子亦可谓知人能得士矣。其后二百二十余年[13]。秦有荆轲之事。

【注释】

①荣：一作"荌。"

②贼不得：凶手没识出。

③於邑（wū yè 乌叶）：同"呜咽"，哭泣。

④立起：立即起身、动身。

⑤无恙（yàng 样）：没有病痛、祸患。

⑥妾：古时女子谦称（无论已嫁未嫁）。

⑦下世：逝世，死去。

⑧察举：察访而推举。

⑨重自刑：再自毁其身。　绝从：即绝踪，断绝踪迹，指断绝牵连别人的线索。一说为断绝家人的从坐（古代有罪，家人连坐）。

⑩乡使，即"向使"。　濡（rú 如）忍：含蓄忍耐，容忍。濡，濡湿，与刚燥之性相对。

⑪这句是说：不怕见到暴尸的惨痛。　重：如安土重迁的重字义。难：为难。可解为害怕。

⑫绝险：走过险阻。绝，度。　列其名：列上他的名声，即扬名。

⑬这里年数有误，按推算当为174年。

【译文】

聂政的姐姐聂荣，听说刺杀韩相的贼人没能识出，韩国不知这人的姓名，暴尸而悬赏千金查问，于是呜咽哭泣着说："这也许是我的弟弟吗？可叹啊！严仲子知道我的弟弟呀！"立刻动身，走到韩国的市上，而死者果然是聂政，她伏在尸首上痛哭，极为悲哀，说道："这是轵邑深井里的聂政呀！"市上来往的很多人都说："这个人凶杀了我国的相官，韩王悬千金赏格来找出他的姓名，夫人您没闻说吗？怎么敢来认尸呢？"荣回答说："我听见说了！然而聂政之所以蒙受屈辱、自己不惜混在市井商贩中间，是为了老母幸而没有病患和我尚未出嫁呀。母亲以天年去世之后，我也嫁了夫君。严仲子把我弟弟从困苦低贱之中察访并提拔出来，恩泽可厚哩！可奈何么？士人本应为知己的人死难！现在只是为了我还生在世上的缘故，自己一再毁坏身子以便断绝追查的踪迹。我还能因为害怕杀身之祸，而永远埋灭贤弟的名声么？"这番话使韩市的人们大为惊叹。她就三次大声呼天，最后呜咽悲哀地死在聂政尸身的旁边。晋、楚、齐、卫等地方的人闻知，都说："不只是聂政贤能呀！他的姐姐也是刚烈的女子啊！"假使事前聂政确信他姐姐没有含蓄忍耐的性格，不害怕见到暴尸的惨景，必要经历千里的险阻来显扬他的名声，以致姐弟俩都死在韩国都市里的话，也未必敢把身子许给严仲子了。严仲子也可算得上知人、能得士的了。此后二百二十余年，秦国发生了荆轲的事件。

【原文】

荆轲者，卫人也。其先乃齐人，徙于卫，卫人谓之庆卿①，而之燕，燕人谓之荆卿②。荆卿好读书击剑，以术说卫元君③，卫元君不用。其后秦伐魏，置东郡④，徙卫元君之支属于野王⑤。荆轲尝游过榆次⑥，与盖聂论剑⑦，盖聂

怒而目之。荆轲出，人或言复召荆卿，盖聂曰："曩者吾与论剑，有不称者吾目之。试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8]，荆卿则已驾而去榆次矣。使者还报，盖聂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摄之[9]。"荆轲游于邯郸，鲁句践与荆轲博，争道[10]，鲁句践怒而叱之，荆轲嘿而逃去，遂不复会。荆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11]。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荆轲虽游于酒人乎[12]，然其为人，沉深好书；其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其之燕，燕之处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以上荆轲交游踪迹）

【注释】

①庆卿：庆为荆轲的原姓（实即氏），齐国庆封之后。卿，时人的敬称。

②荆卿：荆，古与庆音相近，故改用此姓。

③卫元君：卫国君，时为魏国的附庸。

④秦置东郡事见卷十七《魏公子列传》。

⑤支属：宗族的旁系亲属。据考，即迁徙了卫元君，不仅是其支属。野王：故卫邑名，在今河南沁阳。

⑥榆次：赵地名，山西今县。

⑦盖（gě 葛）聂：人姓名，当时的勇士。

⑧主人：这里指客舍的房东。

⑨摄：同"慑"，惧而服之。

⑩争道：这里指下棋争着取胜的路子。

⑪狗屠：屠狗者。　筑：乐器名，似琴而用竹子敲击。

⑫这句是说：荆轲虽和酒徒交游吧！　酒人：可讲作酒徒。　乎：这里是引人们的看法而虚拟之句，可译为"吧"。

【译文】

荆轲，卫国人。他的祖先是齐人，迁徙到卫国，卫国人称他为庆卿；又到燕国，燕国人称他为荆卿。荆卿喜欢读书和击剑。曾以剑术游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他。后来，秦国攻伐魏国，设置东郡，把卫元君和他的支属迁徙到野王地方。荆轲曾经游历、经过榆次，和盖聂讨论剑术，盖聂有一次生气瞪他一眼。荆轲就走了。有人建议再召请荆卿，盖聂说："前次我和他讨论剑术，有不称意之处我就瞪他一眼。他就真的走了。也该走了，我不敢留他！"又派人到他客舍房东那里，荆卿就已经驾车到榆次去了。使者回报，盖聂说："固然是走了！我前日瞪过他一眼。"荆轲游到邯郸，有鲁句践这个人和他下棋，争着取胜的路子，鲁句践也生了气呵叱他，荆轲又默默地逃走了，从此不再见面。荆轲到了燕国，喜爱燕市的屠狗者和会击筑的高渐离。荆轲对酒很嗜好，天天和屠狗者及高渐离在燕市饮酒。往往饮酒尽兴以后，高渐离敲击着筑，荆轲和着唱歌，在市中互相欢乐，完了后又相对哭泣，像旁边没有人似的。虽说荆轲和酒徒一起交游吧！然而他的为人却深沉而喜欢读书；他所游过的诸侯国，都和那些贤能豪迈的长者交结。他到了燕国，燕国有个处士田光先生也好好地对待他，知道他不是一般人。

【原文】

居顷之，会燕太子丹质秦亡归燕①。燕太子丹者，故尝质于赵，而秦王政生于赵②，其少时与丹驩③。及政立为秦王，而丹质于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归。归而求为报秦王者，国小，力不能。其后秦日出兵山东④，以伐齐、楚、三晋⑤，稍蚕食诸侯，且至于燕，燕君臣皆恐祸之至。太子丹患之，问其傅鞠武⑥，武对曰："秦

地遍天下，威胁韩、魏、赵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⑦，南有泾、渭之沃，擅巴、汉之饶，右陇、蜀之山，左关、殽之险，民众而士厉⑧，兵革有余。意有所出⑨，则长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见陵之怨欲批其逆鳞哉⑩？”丹曰：“然则何由？”对曰：“请入图之。”

【注释】

①质秦：在秦国作人质（抵押）。　亡：逃。

②秦王政：即秦始皇。　生于赵：指秦始皇之父庄襄王少时曾在赵作人质，吕不韦进其侍姬，生政。

③驩：同“欢”。

④山东：指崤山以东。

⑤三晋：战国时的赵、韩、魏，均从晋国分立出来。

⑥傅：古代师傅官，教导太子、公子的。一般尊称太傅。　鞠武：人名。

⑦甘泉：在今陕西淳化西北。　谷口：在今陕西泾阳西北。两处均秦地名。

⑧士厉：文武之士厉害勇猛。

⑨出：向外，指向外扩展。

⑩见陵：被欺侮。　批：拂击，用手掌打。　逆鳞：传说龙喉下外面长着倒生的鳞片，人触到它，就被击杀。

【译文】

在燕国住不多久，正遇上燕太子丹在秦国作人质而逃回来。燕太子丹呢，曾经在赵国当过人质，而秦王政在赵国出生，他少年和太子丹玩得很好。到了政当上秦王，而太子丹在秦作人质，秦王就对燕太子丹不好，是故太子丹就逃回来了。回燕后就寻找帮他报秦王之仇的人，因国家小，力量不行。以后，秦国天天向山东出兵，攻伐齐、楚、三晋等国，逐渐吞食诸侯，将要攻到燕国，燕国的君臣都害怕灾祸临头。太子丹很忧虑，问他的师傅官鞠武，

鞠武对答道："秦的地方遍及天下，威胁韩、魏、赵国，它北边有甘泉、谷口的巩固，南边有泾、渭流域的肥沃，占据了巴郡、汉中的富饶地区，右有陇、蜀的山区作屏障，左有函谷关、殽山的险阻，人口多而士猛勇，军备充裕。意料它要向外扩展，就是长城以南，易水以北的地区，说不定是属于谁的。怎么能因为过去被欺侮的怨恨而想拂击它的逆鳞呢？"太子丹说："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回答说："请进来慢慢计议吧！"。

【原文】

居有间①，秦将樊於期得罪于秦王②，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谏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积怒于燕，足为寒心③！又况闻樊将军之所在乎？是谓'委肉当饿虎之蹊'也④，祸必不振矣⑤！虽有管、晏，不能为之谋也！愿太子疾遣樊将军入匈奴⑥，以灭口⑦；请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购于单于⑧，其后乃可图也。"太子曰："太傅之计，旷日弥久，心惛然⑨，恐不能须臾⑩。且非独于此也，夫樊将军穷困于天下，归身于丹，丹终不以迫于强秦，而弃所哀怜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时也⑪。愿太傅更虑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祸而求福，计浅而怨深，连结一人之后交⑫，不顾国家之大害，此所谓'资怨而助祸'矣⑬。夫以鸿毛燎于炉炭之上⑭，必无事矣！且以鹈鸢之秦⑮，行怨暴之怒，岂足道哉？（以上燕丹与鞠武谋秦）燕有田光先生，其为人知深而勇沉，可与谋。"

【注释】

①居有间(jiàn 见)：过了一段时期。间，间歇。

②樊於(wū 乌)期：秦将，一说即桓齮，见卷十七《廉颇蔺相如列传》。

③寒心：指害怕的心态。

④委肉：丢给肉食。　蹊：小路，径。

⑤振：救。

⑥疾遣：快把他打发走。

⑦灭口：指消除秦国的口实、借口。

⑧购：同"媾"，结交。一作"讲"，讲和。　单(chán 蝉)于：匈奴君长称号。

⑨懑(mèn 闷)：烦闷。

⑩须臾：一会儿。全句是说：恐怕一会儿也不能等待。

⑪命卒：结束性命，指为他死难。

⑫后交：后来交的友人。

⑬引语中是说：资助、增加仇怨和祸患。

⑭鸿毛：鸿雁的毛。　燎：烧。

⑮鵰(diāo 雕)、鸷(zhì 制)：两种猛禽。

【译文】

过了一段时间，秦将樊於期得罪了秦王，逃到燕国，太子丹接纳了并让他住下，鞠武谏阻说："不可以！秦王那般强暴，对燕国积下了很大怒气，已够我们惊恐了！又何况听说樊将军逃亡的下落，那是叫作'把肉丢在饿老虎来往的小路口'，这灾祸必然难救哩！即使有管仲、晏子，也不能提出什么计谋来！希望太子赶快把樊将军打发到匈奴去，以便消除秦王的借口；请您西方和三晋定约，南方和齐、楚连结，北边和单于交往，然后才可以想出对付秦国的办法。"太子说："太傅这个计策要用它，日子会太长了，我心里烦闷，恐怕一会儿也不能等待。而且不仅是这一点。那樊将军在天下走投无路，把性命归属于我，我毕竟不能因受强秦威胁，而抛弃所同情的朋友，把他安置到匈奴去。这本是我为报效

死命的时机了，希望太傅另作考虑。”鞠武说：“做危险事而想求安全，制造祸患而想求得幸福，计谋短浅而结怨深重，为了结一个后来的朋友，不顾国家的大害，这就是叫做‘增加仇怨而助长灾祸’了。那种把鸿毛放在炉炭上燃烧的做法，必定什么都完了！况且凭着那鹞鸷般凶猛的秦国，发出它仇怨横暴的怒气，那结果，还用得说吗？燕国有位田光先生，他为人智谋高深而勇敢、沉着，可以和他谋议。”

【原文】

太子曰：“愿因太傅而得交于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诺。”出见田先生，道：“太子愿图国事于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①，却行为导②，跪而蔽席③。田光坐定，左右无人，太子避席而请曰④：“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也⑤。”田光曰：“臣闻骐骥盛壮之时⑥，一日而驰千里；至其衰老，驽马先之⑦，今太子闻光盛壮之时，不知臣精已消亡矣⑧，虽然，光不敢以图国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愿因先生得结交于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诺。”即起趋出⑨，太子送至门，戒曰：“丹所报⑩，先生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也！”田光俯而笑曰：“诺。”

【注释】

①逢迎：上前迎接。

②却行：倒退着。 为导：作引导，引路。

③蔽席：拂拭席位的灰尘。蔽，借为拂。

④避席：离开席位。

⑤留意：留下意见，即出个主意。

⑥骐骥(qí jì 其冀)：良马。

⑦驽马：拙劣的马。　先之：跑在它前面。

⑧精：精力。　消亡：衰微。

⑨即起趋出：立即起身急忙走出。

⑩报：告诉(的事)。

【译文】

太子说："那就希望借着太傅的关系能够和田先生交往，可以吗？"鞠武说："恭敬地听命。"就出去见到田先生，说道："太子有国事想请田先生计议。"田光说："恭敬地奉教。"于是去太子那里进见。太子上前迎接，倒退着引路，跪着拂试坐席。田光坐定了，左右没有他人，太子离开坐席，就着田光面前，相请着说："燕国和秦国势不两立，希望先生出个主意呀！"田光说："臣闻知骐骥强壮的时候，一天奔跑一千里；到它衰老了，驽马也能跑到它前面。今天太子以为我田光是强壮的时候，不知道臣的精力已经衰微了。虽然我不敢图谋国事，不过和我要好的荆卿是可以任用的。"太子说："那就希望通过先生能够结交到荆卿，可以吗？"田光说："恭敬地听命。"立即起身急忙走出去，太子送到门口，叮嘱说："我所告诉的，先生所说的，都是国家的大事啊！希望先生不要泄露出去呀！"田光低身而笑着说："是的。"

【原文】

偻行见荆卿①，曰："光与子相善，燕国莫不知。今太子闻光壮盛之时，不知吾形已不逮也②，幸而教之曰：'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也。'光窃不自外③，言足下于太子也。愿足下过太子于宫。"荆轲曰："谨奉教。"田光曰："吾闻之，长者为行④，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为

行而使人疑之，非节侠也⑤！”欲自杀以激荆卿，曰：“愿足下急过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轲遂见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顷而后言曰：“丹所以诫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谋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岂丹之心哉？”（以上田光荐荆轲见燕丹）

【注释】

①偻（lǚ 吕）：弯曲（身躯）。 偻行：弯着腰背走路，形容田光衰老。

②不逮：不及，赶不上。这里可作不行讲。

③不自外：指不自外于荆轲，不以为自己是荆轲的外人。

④长者：忠厚的人。 为行：所作的事。

⑤节侠：有节气的侠客、侠士。

【译文】

（田光）弯着腰背走来见荆卿，说道：“我和您要好，燕国人没有不知道的。现在太子以为我还是强壮的时候，不知道我的身体已经不行了，幸亏他教给我道：‘燕国和秦国势不两立。希望先生出个主意。’我私自以为不见外于你，把足下介绍给太子了，希望足下去太子宫一趟。”荆轲说：“恭敬地奉教。”田光说：“我听说，忠厚人的所作所为，不让人怀疑。而今太子告戒我说：‘所说的是国家的大事，希望先生不要泄露出去！’那就表明太子是怀疑我了。凡是行事而叫人怀疑，就不是有节气的侠士呀！”打算自杀来激厉荆卿，又说：“惟愿足下快点去太子那里，说我已经死了，表明我没有泄露言语了。”接着就自刎而死。荆轲就去见太子，说田光已死，转达了田光的话。太子拜了两拜跪下，又跪着行走、流着泪，过了一会才说道：“我所以叮嘱田先生不要说出去，是想完成大事的计谋呀！而今田先生用死来表明没有说出去，哪里是我的

意思呢?”

【原文】

荆轲坐定,太子避席顿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①,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弃其孤也②。今秦有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尽天下之地、臣海内之王者,其意不厌③。今秦已虏韩王④,尽纳其地,又举兵南代楚⑤,北临赵。王翦将数十万之众距漳、邺⑥,而李信出太原、云中⑦,赵不能支秦⑧,必入臣⑨。入臣则祸至燕。燕小弱,数困于兵,今计举国不足以当秦,诸侯服秦,莫敢合从。丹之私计愚,以为诚得天下之勇士使于秦,窥以重利⑩,秦王贪,其势必得所愿矣⑪。诚得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则大善矣;则不可⑫,因而刺杀之。彼秦大将擅兵于外⑬,而内有乱,则君臣相疑,以其间⑭,诸侯得合从,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愿⑮,而不知所委命⑯;惟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轲曰:“此国之大事也,臣驽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顿首,固请毋让,然后许诺。于是尊荆卿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门下,供太牢具,异物间进⑰,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⑱,以顺适其意”。(以上燕丹与荆轲谋刺秦王)

【注释】

①敢有所道:敢于说出所要说的。

②孤:当指后裔而言。若无父为孤,时有燕王在,故一说是记述失辞。

③厌:同“餍”,厌足。

④秦虏韩王安,在公元前230年,韩亡。

⑤代:《史记》作“伐”,是。

⑥王翦:秦将,见前。 距:抵达。 漳:漳河。 邺:见前。两地相连在今河北临漳至河南安阳一带地区。

⑦太原、云中:均郡名,今山西北部至内蒙托克托盟一带。

⑧支:支持,引申为抵挡、顶住。

⑨入臣:入为臣属,臣服。

⑩这句说:用重利窥探、引诱。 窥:暗中偷看。

⑪所愿:指燕方的愿望。

⑫则:同“即”,即使。

⑬擅兵:掌握兵权,拥兵。

⑭间:间隙。

⑮上愿:最高的愿望。

⑯委命:委托这使命。句谓把使命委托给谁。

⑰异物:珍奇食物。 间进:不时地进献。

⑱恣(zì自)……所欲:任其……所欲,尽量满足欲望。

【译文】

荆轲坐定之后,太子离开坐席,顿首下拜说:“田先生不知道我不贤无才,让我能够到您面前,敢于说出所要说的,这是天要哀怜我燕国,而不抛弃它的后裔呀!现在秦有贪利的心,欲望不能满足:不到占完天下的土地、臣服全国的王侯,它的心意就不满足。如今秦已俘虏了韩王,全部吞并了韩的土地,又举兵向南攻打楚国,向北威逼到赵国。王翦带数十万的兵众到达漳、邺一带,李信出兵到太原、云中地区,赵不能顶住秦国,必将臣服。赵国一旦臣服,灾难就轮到燕国了。燕国弱小,多次遭受兵灾,而今计算:整个国力也不够抵挡秦国一次进兵。诸侯服从秦国,不敢合纵来抗秦。我个人有个愚笨的想法:能够得到天下的真正勇士到秦国去,用重利去窥探它,秦王心贪,就必定能实现我们的愿望了。真能用武力威逼秦王,叫他全部归还侵占诸侯的土地,像

曹沫对待齐桓公那样，那就是最好的了；即使不能这样，就趁机刺杀他。他们秦国的大将目前拥兵在外，若它内部出了乱子，就会使君臣互相猜疑。利用这个间隙，诸侯就合纵起来，那破秦就是必然的了。这是我的最高希望，就是不知道把这使命委托给谁，只望荆卿出个主意罢了！"停了一阵，荆轲方才说道："这是国家的大事，臣愚贱，恐怕不足以当此重任。"太子上前，顿首下拜，坚持请他不要推辞，然后荆轲答应了。于是尊荆卿为上卿，住在上等馆舍里，太子天天来到门下，供给太牢的酒馔，往往还进上珍异的食品，还有车骑、美女，尽量满足荆轲的欲望，以便顺他的意愿。

【原文】

久之，荆轲未有行意。秦将王翦破赵，虏赵王①，尽收入其地，进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惧，乃请荆轲曰："秦兵旦暮渡易水②，则虽欲长侍足下，岂可得哉？"荆轲曰："微太子言，臣愿谒之③。今行而无信④，则秦未可亲也。夫樊将军，秦王购之金千斤、邑万家，诚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⑤，奉献秦王，秦王必说见臣，臣乃得有以报。"太子曰："樊将军穷困来归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伤长者之意，愿足下更虑之。"荆轲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见樊於期，曰："秦之遇将军可谓深矣：父母宗族，皆为戮没。今闻购将军首金千斤、邑万家，将奈可？"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于骨髓，顾计不知所出耳！"荆轲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国之患，报将军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为之奈何？"荆轲曰："愿得将军之首以献秦王，秦王必喜而见臣，臣左手把其袖，右

手揕其匈[6]，然则将军之仇报，而燕见陵之愧除矣。将军岂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进曰[7]：“此臣之日夜切齿腐心也[8]，乃今得闻教！”遂自刭。太子闻之，驰往，伏尸而哭，极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以上取樊於期之首）

【注释】

①虏赵王：俘虏了赵王。赵王名迁。事在公元前228年。

②易水：在今河北省西部，源出易县，为燕国南边的河流。

③“微太子言”二句：这两句是说没有使太子来说，我也要进见您了。微：无。 谒（yè 夜）：进见。

④无信：没有信物，没有他相信的物件。

⑤督亢：地名，约今河北涿县、定兴、新城至因安一带，肥沃之地。

⑥揕（zhèn 阵）：直刺。 匈：即“胸”。

⑦偏袒：露着一边臂膀。 扼腕：用力掐住着一只手腕。均表示愤激的状态。

⑧切齿：咬牙切齿，痛恨之状。 腐心：心碎、心裂的意思。一作“拊心”，拍胸。亦通。

【译文】

很久，荆轲没有要去行事的样子。这时，秦将王翦又攻破了赵国，俘虏了赵王，全部占有了赵国领土，并进兵向北方侵略土地，直到燕国的南界。太子丹恐惧，乃去请荆轲，说道：“秦军早晚要渡过易水，那时就是想要长期侍奉足下，哪能办得到呢？”荆轲说：“没有太子来说，臣也要去进见您的。只是现在去，没有让他相信的物件，那么秦王还是接近不了的。那樊将军，被秦国悬赏千金、封邑万户来捉拿他，若是真能得到樊将军的头和督亢的地图，一齐献给秦王，秦王必然高兴见臣，臣就有办法报效您了。”太子说“樊将军途穷路尽才来投奔我，我不忍因一己之私，而伤

害长者的心意，希望足下再作别的考虑。”荆轲知道太子不忍心，于是就私自去见樊於期，说道：“秦国对待将军可说是太过分了，您的父母、宗族，都被杀完。现在听说还在用千斤黄金、万家封邑的赏格买将军的头，您打算怎么办呀？”於期仰天长叹流着眼泪说：“於期每每想到这里，往往痛彻骨髓，只是不知有什么计策可出罢了！”荆轲说：“现有一句话，可以解除燕国的患难，可以报将军的深仇，怎么样呢？”於期走上前说：“怎么做呢？”荆轲说：“希望得到将军的头去献给秦王，秦王必然高兴接见我，我就左手握住他的衣袖，右手直刺他的胸膛，这样，将军的仇也报了，燕国被欺侮的羞耻也消除了。将军有这个意愿吗？”樊於期露着一边的臂膀，用力扼住一只手腕而进前说：“这是我日日夜夜切齿碎心的仇恨呀！而在今天才得以听到教诲！”就自杀了。太子听说，赶忙跑来，伏在尸身上痛哭，悲哀极了。事情既然如此，也无可奈何，于是就把樊於期的头装在匣子里，封好。

【原文】

于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赵人徐夫人匕首①，取之百金，使工以药淬之②，以试人，血濡缕③，人无不立死者，乃装为遣荆卿④。燕国有勇士秦舞阳⑤，年十三，杀人，人不敢忤视⑥。乃令秦舞阳为副。荆轲有所待⑦，欲与俱，其人居远，未来，而为治行，顷之未发。太子迟之，疑其改悔，乃复请曰：“日已尽矣，荆卿岂有意哉？丹请得先遣秦舞阳。”荆轲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⑧！往而不反者⑨，竖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仆所以留者，待吾客与俱。今太子迟之⑩，请辞决矣！”（以上求匕首及秦舞阳为副）

【注释】

①徐夫人：赵人名。男或女，不详。

②淬（cuì 粹）：把烧红的金属在水里浸一下，使其坚利。这里是以毒药淬。

③血濡缕：血流出一丝（缕）儿。

④装：治装。

⑤秦舞阳：燕国勇士名，一作武阳，传为燕将秦开之孙。

⑥忤视：以恶的眼色看人。忤，逆，反。

⑦有所待：要等待一个人。

⑧这句是说：太子怎样的打发！意思责怪太子丹安排的不好。

⑨这句是说："只管前去而不管怎样成事回来。

⑩迟之：以为迟缓。

【译文】

于是太子豫先寻求天下最锋利的匕首，得到了赵国的徐夫人匕首，用了百金取来，派工匠用毒药淬过，用它试着刺人，只要沾上一丝儿血，人没有不立刻死去的。于是为荆卿治装打发动身。燕国有个勇士叫秦舞阳，在十三岁时就杀过人，人们怕他、不敢用恶眼看他。就派秦舞阳为副手。荆轲还在等另一个人，想同那人一起走。可是那人住地远，没有来，而已经整理好了行装，过了一会儿还未出发。太子以为慢了，怀疑荆轲后悔，就再一次相请说："时间不多了，荆卿难道还有别的意思吗？我请您和秦舞阳先走了吧！"荆轲生气就呵叱太子说："太子这是怎样的打发！只管前去而不顾怎样成事返回，那是小孩子呀！况且提一把匕首，进入难以测量的强秦，我所以停留一下，是等待我的一个朋友同去。而今太子认为行动迟缓，那好，就让我告辞了吧！"

【原文】

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1]。至易水之上，既祖[2]，取道[3]，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4]，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忼慨[5]，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6]。遂至秦，持千金之资币物，厚遗秦王宠臣中庶子蒙嘉[7]。嘉为先言于秦王曰："燕王诚振怖大王之威[8]，不敢举兵以逆军吏，愿举国为内臣，比诸侯之列，给贡职如郡县，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庙。恐惧不敢自陈，谨斩樊於期之头，及献燕督亢之地图，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闻大王[9]，唯大王命之[10]。"秦王闻之，大喜。乃朝服，设九宾，见燕使者咸阳宫[11]。（以上荆轲入秦）

【注释】

①白衣冠：古代丧服色。这里表示悲壮，激厉前往的人。

②祖：古代祭路神。

③取道：上路。

④变徵（zhǐ 止）：古代音乐声调之一。分宫、商、角、徵、羽为五音，再加变宫、变徵为七音。变徵，音调苍凉。下文羽声，则音调激昂。

⑤忼慨：即"慷既"，意志昂扬。

⑥顾：回头。

⑦中庶子：官名，战国时国君、太子、相国的侍从。　蒙嘉：秦人名。

⑧振怖：惊恐。振，同"震"。

⑨闻：使听到，禀告。

⑩命：分咐。

⑪咸阳宫：秦的朝廷。据载在今陕西咸阳市北。

【译文】

于是出发，太子和知道这事的宾客们，都穿戴白衣白帽来送行。走至易水之上，祭祀路神完毕，就上路。高渐离敲击着筑，荆轲随乐声歌唱，用变徵的音调，士人们都掉泪悲泣。又上前作了歌词，曰："风萧萧啊易水寒，壮士一去啊不再回还！"用羽的音调唱，就忼慨激昂，士人都瞪大眼睛，怒发冲冠。于是荆轲上车而去，终于头也不回一下。就这样到了秦国，荆轲拿着千金的财币礼物，厚赠给秦王的宠臣中庶子蒙嘉。蒙嘉为此先告诉秦王说："燕王真的惧恐大王的威风，不敢动兵来反抗秦军，愿意全国都做秦的臣民，排在诸侯之列，供给贡纳的职责像郡县一样，而只想能奉守先王的宗庙。他害怕不敢亲自来陈述，恭谨地斩了樊於期的头，和献上燕国的督亢地图，装入匣子封好，燕王在庭中拜着送出，派使者前来禀知大王，只待大王吩咐。"秦王听了，大喜，于是穿起朝服，设了九宾的礼仪，在咸阳宫中接见燕国使者。

【原文】

荆轲奉樊於期头函，而秦舞阳奉地图柙，以次进。至陛，秦舞阳色变振恐，群臣怪之。荆轲顾笑舞阳，前谢曰："北蕃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慑①。愿大王少假借之②，使得毕使于前③。"秦王谓轲曰："取舞阳所持地图！"轲既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④，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⑤，袖绝；拔剑，剑长，操其室⑥，时惶急，剑坚⑦，故不可立拔。荆轲逐秦王，秦王环柱而走，群臣皆愕⑧，卒起不意⑨，尽失其度⑩。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诸郎中执兵⑪，皆陈殿下，非有诏召不得上。方

急时，不及诏下兵，以故荆轲乃逐秦王，而卒惶急，无以击轲，而以手共搏之⑫。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⑬。秦王方环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曰："王负剑⑭"！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⑮。不中，中铜柱，秦王复击轲，轲被八创。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于是左右既前杀轲，秦王不怡者良久⑰。已而论功，赏群臣及当坐者各有差⑱，而赐夏无且黄金二百溢，曰："无且爱我，乃以药囊提荆轲也！"（以上荆轲刺秦王不中）

【注释】

①振慑（shè 社）：惊恐。慑，害怕。

②少假借：稍事宽容一下。

③毕使：完成使命。

④图穷：把卷着的地图翻开完了。　见：同"现"。全句说：地图翻开了而现出了匕首。后世成语"图穷匕见"，比喻阴谋败露。

⑤这句说：自己抽身跳起。

⑥操其室：拿起剑鞘。室，剑鞘。

⑦坚：指剑插在鞘中很紧，拔不出来。

⑧愕（è 饿）：受惊而发呆。

⑨卒（cù 促）：突然。同"猝"，促。

⑩度：态，常态。

⑪郎中：官名，宫廷侍卫。　执兵：拿兵器。

⑫手共搏：徒手相打。

⑬夏无且（jū 居）：人名。　提（dǐ 底）：投击。　也：字当衍。

⑭负剑：把剑推到背上（便于拔出）。

⑮引：举起。　擿（zhì 至）：同"掷"，投。

⑯箕踞:坐地两脚向前张开,如箕状。古代蔑视人的坐法。

⑰不怡(yí移):不愉快。 良久:很久。

⑱当坐者:当办罪的。 有差:有等次。

【译文】

荆轲捧着樊於期的头盒,秦舞阳捧着地图匣,前后相次进献。到了台阶,秦舞阳脸上变色惊恐,群臣觉得奇怪。荆轲回头讥笑舞阳,走上前道歉说:"北边藩属蛮夷的粗鄙之人,不曾见过天子,所以惊恐。希望大王稍事宽容他,让能在您面前完成使命。"秦王对荆轲说:"把舞阳拿的地图取来看看!"荆轲就取出地图献上,秦王打开地图,地图开完了而匕首现了出来,荆轲就顺势用左手抓住秦王的衣袖,右手拿起匕首刺去。没有刺到身上,秦王大惊,抽身跳起,衣袖摔脱了;就拔剑,剑长(拔不出),就连剑鞘一同拿起。因在惶恐紧急的当儿,剑套得紧,所以不能立刻拔出。荆轲就追赶秦王,秦王环绕庭柱逃跑。群臣都吓呆了,这突然发生的事料想不到,都失了常态。而且秦法规定:群臣侍候在殿上,不得拿任何兵器;各郎中官可以拿兵器,但又都排列殿下,没有诏令召唤,不得上殿。正在危急之时,来不及诏令殿下兵卒,所以荆轲方能追赶秦王。而终因慌乱,没有什么可以打击荆轲,就徒手搏打起来。这时,侍医夏无且用他捧着的药袋子投击荆轲。秦王正在环绕柱子跑,惊恐慌张,不知怎么才好,他的左右侍臣就说:"王背剑!"他就把剑推到背后拔出来,击杀荆轲,砍断他左股,荆轲伤残了,就举起匕首向秦王掷去,不准,中在铜柱上。秦王再击荆轲,荆轲八处受伤。荆轲自知大事不成,靠着庭柱发笑,箕踞而坐,骂着说:"事之所以不成,是因为我想劫持活的(秦王),一定要取得秦王答应退还侵地的契约,以便回报太子呀!"于是左右侍臣一哄而前,杀死荆轲。秦王心里不舒服了很久、才镇定过来。接着就论功,赏赐群臣以及追究罪责、分别等次,赐给

夏无且黄金二百镒，说道："无且爱护我，乃能用药袋投击荆轲啊！"

【原文】

于是秦王大怒，益发兵诣赵[1]，诏王翦军以伐燕。十月，而拔蓟城[2]。燕王喜、太子丹等，尽率其精兵东保于辽东。秦将李信追击燕王急，代王嘉乃遗燕王喜书曰[3]："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诚杀丹献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4]。"其后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5]，燕王乃使使斩太子丹，欲献之秦。秦复进兵攻之。后五年，秦卒灭燕[6]，虏燕王喜。（以上秦灭燕）

【注释】

①益：更加，增加。　诣（yì意）：往。

②十月：指秦王政二十一年（公元前226年）的十月。　蓟（jì计）城：燕国都，今北京市。

③代王嘉：赵国最后一国君，赵悼襄王嫡子，赵王迁被俘后，在代（今山西北部一带）自立为王。

④社稷：指国家。　血食：指以牺牲祭祀祖先。全句是说国家还可有幸延续下来。

⑤匿：躲藏。　衍水：在今辽宁东南，后名太子河。

⑥秦灭燕在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

【译文】

于是秦王大怒，增加兵马前往赵国，诏令王翦的部队攻伐燕国。十月，夺取了蓟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率领全部精兵往东，守住辽东。秦将李信追赶燕军很急，代王嘉就给燕王喜一封信，说："秦之所以更加急速追赶燕王，是因为太子丹的缘故。而今燕王

能杀了太子丹献给秦王，秦王就一定解兵，而你的国家幸而能延续下来。”此后，李信追击太子丹，太子丹躲藏在衍水中，燕王喜就派人斩了太子丹，打算献给秦王。而秦还是进兵攻燕。后五年，秦终于灭了燕国，俘虏了燕王喜。

【原文】

其明年，秦并天下，立号为皇帝。于是秦逐太子丹、荆轲之客，皆亡。高渐离变名姓为人庸保①，匿作于宋子②。久之，作苦，闻其家堂上客击筑，徬徨不能去③，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从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④，窃言是非。”家丈人召⑤，使前击筑，一坐称善，赐酒。而高渐离念久隐畏约无穷时⑥，乃退，出其装匣中筑与其善衣，更容貌而前。举坐客皆惊，下与抗礼⑦，以为上客。使击筑而歌，客无不流涕而去者。宋子传客之⑧，闻于秦始皇，秦始皇召见，人有识者，乃曰：“高渐离也。”秦皇帝惜其善击筑，重赦之⑨，乃矐其目⑩，使击筑，未尝不称善。稍益近之。高渐离乃以铅置筑中，复进得近，举筑朴秦皇帝，不中。于是遂诛高渐离，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鲁句践已闻荆轲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甚矣⑪，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为非人也⑫。”（以上高渐离、鲁句践事）

【注释】

①庸保：雇佣工。庸，同“傭（佣）”。保，与主人有限期保约。

②宋子：地名，赵邑，今河北赵县。

③徬徨：踱来踱去。同“徘徊”。

④知音：懂得音乐。

⑤家丈人：年长的主人。

⑥久隐畏约：长久隐匿，害怕贫穷。

⑦抗礼：用对等的礼节。

⑧传客之：接着、轮流请他作客。

⑨重赦之：特别赦免。

⑩矐(huò 货)目：熏瞎眼睛。

⑪甚矣：太过，太过分了！

⑫非人：这里是指不与我同道的人。

【译文】

第二年，秦统一了天下，建立称号为皇帝。于是秦赶走太子丹、荆轲的宾客朋友，这些人都逃走了。高渐离改变姓名帮人家作雇工，隐藏在宋子地方劳作。久了，劳作艰苦，一次听到这家堂上客人击筑，他徬徨地不能离开。往往出言道："那击筑的有好、有不好的地方。"同他一起的人就告诉主人说："那个雇工还懂得音乐，私自评论是非哩。"这家主人就召唤他，让他上前击筑，全部在坐的人称赞很好，赐他的酒。而高渐离想：这样的长期隐藏、担心受吓而贫困没有个完。于是退回来，把装在匣中的筑和好衣服都拿出来，恢复从前的面貌，走上前来，满座宾客都很惊异，下来用对等礼节相待，并且待为上客。叫他击筑而歌唱，宾客没有一人不流着眼泪离去。宋子地方的人们接连地请他作客，事情传到秦始皇那里，秦始皇召见他，有人认出来了，说："是高渐离嘛。"秦皇帝爱惜他善于击筑，就特别赦免他一死，只是熏瞎了他的眼睛，让他击筑，未曾不称赞击得好。逐渐亲近了，高渐离就把铅块塞在筑的里面，再次得与秦始皇靠近时，举起筑扑打秦皇帝，没有打中，秦始皇就杀了高渐离，从此终身不再接近六国诸侯的士人。鲁句践听见了荆轲刺秦王之事，私自讲："可叹呀，可惜他不讲究剑术啊！也太过了，我不了解人呀！那时我呵叱了他，

他就以为我不是与他同道的人了。”

【原文】

太史公曰：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①]，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②]，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③]，然其立意较然[④]，不欺其志[⑤]，名垂后世，岂妄也哉[⑥]！”

【注释】

①“天雨粟”二句：所引两句话，为传说太子丹被质在秦国，想回去时，秦王说：如果天掉下米谷，马头上生出角来，……方才可以回国。据说后来都实现了。 雨（yù 玉）：作动词，落雨，落下。

②公孙季功、董生：均人名，不详。

③义：指志气、志向。

④较：明白。

⑤欺：这里是违背。

⑥妄：乱，乱来。

【译文】

太史公说：世上说荆轲的事，其中称颂太子丹的命运好，说什么“天雨粟，马生角”之类的天意，那是言过其实！又说荆轲刺伤了秦王，都不是事实呀。起初，公孙季功、董生和夏无且交游，详细了解这件事，他们对我说的就是这样。从曹沫到荆轲这五个人，他们的义举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但是他们起的意都是那般明白，没有违背他们的志向，名声流传后世，哪里是乱来的嘛！

王贵民　译注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司马迁

【作者】

司马迁，见卷八《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题解】

这是《史记》七十列传的第四十七篇，写了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和灌夫三个人物的事迹，主要是田蚡和窦婴、灌夫的明争暗斗的故事。田、窦都是仗着外戚关系爬上政治舞台的，灌夫则是凭着吴、楚七国之乱的一次战役中立功被封为将军，三人可以说是汉景帝至武帝时代朝廷人物的部分代表。列传记叙这三人的矛盾冲突，反映了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状况，主要是外戚权势极大，威压朝臣，连皇帝也无可奈何。窦婴以窦太后为靠山，资历较老，也有过战功，并不过分骄横。当窦太后一死，便失去权势；田蚡是景帝皇后、武帝母王太后的同胞弟弟，他生性贪鄙，有很多不法行为，大建宅第田园，肆意享乐。在王太后的庇护下，权倾人主，以灌夫"骂坐"和编造窦婴"矫诏"的罪名，先后置灌、窦于死地。

篇中特别写了分辨田、窦谁是谁非的一幕"东朝廷辨"，暴露了封建王朝政治腐败的一面。"廷辨"本来具有让人说话的形式，但实际上正直的人不敢开口；虽然支持田、窦的发言都有，可是结果由王太后对武帝无理一闹，便决定了田胜、窦败的命运。这里既描写了朝臣们的各色心态、语言；更写了太后的骄横，皇帝的受迫，把讽刺的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可以说，这

篇传记是西汉王朝 前期政治情况的真实写照，所谓太平盛世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这在整个剥削阶级统治人民的社会里都具有典型意义。

篇中通过事件情节来展现人物的鲜明形象，如窦婴的外高亢而内附势，田蚡的器量狭隘、龌龊而横暴，灌夫的粗鲁任性、横行颍川，都是用环境、地位的变化而揭示人物思想、性格特点。

【原文】

魏其侯窦婴者①，孝文后从兄子也②，父世观津人③。喜宾客。孝文时，婴为吴相④，病免。孝景初即位，为詹事⑤。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窦太后爱之。梁孝王朝，因昆弟宴饮⑥。是时，上未立太子，酒酣，从容言曰："千秋之后⑦，传梁王。"太后骤⑧，窦婴引卮酒进上曰⑨："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传，此汉之约也。上何以得擅传梁王？"太后由此憎窦婴，窦婴亦薄其官⑩，因病免。太后除窦婴门籍⑪，不得入朝请⑫。（以上魏其因抑梁孝王见疏废）

【注释】

①魏其（jī基）：汉县名，今山东临沂县南。 窦婴（？～公元前131年）：西汉大臣。字王孙，观津（今河北衡水）人。窦太后侄。吴楚七国乱时，被汉景帝任为大将，有功，封魏其侯。武帝初，任丞相，崇儒、反黄老，为窦太后所贬斥。后因罪自杀。详见本传文。

②孝文后：汉文帝皇后窦姬（？～公元前135年），观津人，文帝为代王时、为姬；文帝即位，立为后，景帝尊为皇太后。好黄老之学，武帝初，罢逐窦婴、田蚡、赵绾等。 从兄子：堂兄的儿子。

③世：世世，代代，先世。

④吴相：为吴王濞之相。

⑤詹事：官名，秦置，职掌皇后、太子的家事。秩为二千石。

⑥因昆弟：以兄弟的亲属关系。昆弟，兄弟们。　宴饮：家族的酒宴。
⑦千秋之后：指死后。死的避讳说法，如同今言“百年之后”。
⑧驩：同“欢”。欢喜，高兴。
⑨引卮（zhi 支）酒：举起一杯酒。卮，古代一种酒器。　进上：献给皇帝。
⑩薄：轻。这里为动词，轻视。
⑪门籍：出入宫殿门的簿籍，实指这种官位资格。
⑫朝请：即朝见。

【译文】

魏其侯窦婴这个人，是文帝皇后堂兄的儿子，父亲及其先世一直是观津人。他喜爱交友。文帝时，窦婴做吴王国相，因害病免去官职。景帝即位之初，他做詹事官。梁孝王是景帝的弟弟，他们的母亲窦太后爱宠梁孝王。梁孝王来朝，以兄弟亲属之情举行家宴。这时，皇帝还没有立作太子，酒兴正浓，景帝悠闲地说道：“我千秋之后，传位给梁王。”太后听了很欢喜，窦婴却举起一杯酒献给景帝说：“天下嘛，是高祖的天下，父子相传，这是汉朝的规矩。您怎么能擅自传给梁王呢？”太后从此就很不喜欢窦婴，窦婴也把他的官位看得很轻，借口他有病就免了官职。太后除掉了他出进宫殿门的簿籍，不得朝见。

【原文】

孝景三年①，吴、楚反②。上察宗室诸窦③，毋如窦婴贤，乃召婴。婴入见，固辞谢病不足任④，太后亦惭。于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孙宁可以让邪？”乃拜婴为大将军，赐金千斤。婴乃言袁盎、栾布诸名将贤士在家者进之⑤。所赐金，陈之廊庑下⑥，军吏过，辄令财取为用⑦，金无入家者。窦婴守荥阳，监齐、赵兵⑧。七国兵已尽破，封婴为魏其侯。诸游士宾客争归魏其侯。孝景时，每朝议大

事，条侯、魏其侯⑨，诸列侯莫敢与亢礼⑩。（以上魏其因破七国，复贵盛。）

【注释】

①孝景三年：为公元前154年。

②吴、楚反：指吴楚七国之乱。

③宗室：汉朝皇族。 诸窦：窦太后的族人。一指同姓，一指外家。

④“固辞”句：以有病不能当此重任而一再推辞。一本作“固辞谢称病不足任”。

⑤袁盎（àng 昂去）（？～公元前148年）：字丝，楚人，西汉大臣。本为游侠，历任齐相、吴相。吴楚七国乱起，建议景帝诛灭晁错。后为梁孝王所杀。

栾布（？～公元前145年）：梁（今河南商丘）人，与彭越友善，为彭越做梁王时的大夫。高祖诛彭越，他哭祭彭越，为吏所捕。高祖释其罪，任为都尉。文帝时为燕相，吴楚乱时，以击齐有功封俞侯。 在家：退职家居。

⑥庑（wǔ 五）：正房前三面的小屋。

⑦辄：就。 财：通“裁”，裁量，酌量。

⑧监：监护。 齐、赵兵：征讨吴楚七国的齐、赵两路的军队。

⑨条侯：即周亚夫，周勃之子，为征讨吴楚七国的军事主帅。

⑩亢礼：即“抗礼”，平等对待。

【译文】

景帝三年，吴、楚叛乱。皇帝考察觉得宗室和窦家的人中，没有像窦婴贤能的，于是召请窦婴。窦婴进朝拜见，以有病不能胜任而一再推辞平叛之职，太后也感到惭愧。皇帝就说：“天下正危急，王孙您能这样推让吗？”于是拜窦婴为大将军，赏赐黄金千斤。窦婴就把袁盎、栾布这些名将贤士退职居家的人都说出来加以推荐。把受赐的黄金，陈列在廊檐及庑下，军中官吏经过时，就让他们裁量取用，他自己没有拿到自己家中。窦婴守荥阳，监护齐、赵两路军队。七国的军队全部被攻破了，封窦婴为魏其侯。一

些游士宾客们都争相投奔他。景帝时，每逢朝廷议论大事，对于条侯和魏其侯，各列侯都不敢与之分庭抗礼。

【原文】

孝景四年，立栗太子[1]，使魏其侯为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废[2]，魏其数争不能得。魏其谢病，屏居蓝田南山之下数月[3]，诸宾客辩士说之[4]，莫能来。梁人高遂乃说魏其曰："能富贵将军者[5]，上也；能亲将军者，太后也。今将军傅太子，太子废而不能争；争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谢病[6]，拥赵女，屏间处而不朝。相提而论[7]，是自明扬主上之过。有如两宫螫将军[8]，则妻子毋类矣[9]！"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请如故。桃侯免相[10]，窦太后数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岂以为臣有爱[11]，不相魏其？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12]，难以为相持重[13]。"遂不用，用建陵侯卫绾为丞相[14]。（以上魏其因谏栗太子事，复见疏。）

【注释】

①栗太子：景帝长子，名荣，栗姬所生。后被废，故以母姓相称。

②栗太子废：因后宫争宠事而栗太子被废为临江王，后来又因坐罪自杀。

③屏（bǐng 丙）居：除官而居家。屏，同摒，除去。　蓝田南山：蓝田在今陕西蓝田县西，南山即县东南三十里的蓝田山。

④说（shuì 税）：劝说，游说。下同。

⑤富贵：作致使动词用，使之富贵。下亲字的用法同。

⑥自引：自动引退。全句是说以有病而自动引退。一说倒装法：托病而自动离开。均通。

⑦这句同“相提并论”，即相比较。

⑧两宫：指景帝和窦太后。 螫：读为蜇（zhē 遮），指蜂、蝎子用毒刺刺人，这里指毒害。旧解为怒，不必。

⑨毋类：即“无类”，没有遗类，指杀完。

⑩桃侯：刘舍的封爵，刘舍为景帝丞相，因日食免职。

⑪爱：爱惜，吝惜。

⑫多易：多轻率。易，把事看得容易。

⑬持重：执掌重任。

⑭建陵：汉县名，今江苏沭阳西北。 卫绾：大陵（今山西文水东北）人，为文帝中郎将，是一拘谨官僚。

【译文】

景帝四年，立了栗太子，叫魏其侯作太子的师傅。景帝七年，栗太子被废，魏其（侯）屡次为之争辩而没有结果。魏其就以病辞退，闲居在蓝田南山之下好几月，各宾客、辩士们去劝说他，都不能使他来到长安。梁人高遂就劝说魏其道：“能够使将军富贵的，是皇帝；能够使将军亲近朝廷的，是太后。如今将军辅佐太子，太子被废而你没法争辩；争辩不能得到结果，又不能死职。自己以病引退，拥抱赵地女子，除官闲居不上朝。这样，比较而论，是自己表明着要显露主上的过失。如果两宫都来毒害将军，那就妻儿都被诛灭不剩了！”魏其侯以这番话为然。于是就起来任事，像以前一样朝见。桃侯周舍免了丞相，窦太后多次说魏其侯可以为相。景帝说：“太后难道以为我有什么吝惜，不 以魏其为相吗？魏其这人，沾沾自喜容易自满，很轻率，难 以为相而持此重任。”就这样不用他，而用建陵侯卫绾为丞相。

【原文】

武安侯田蚡者①，孝景后同母弟也②，生长陵③。魏其已为大将军后，方盛，蚡为诸郎④，未贵，往来侍酒魏其，

跪起如子侄[5]。及孝景晚节[6]，蚡益贵幸，为太中大夫。蚡辩有口，学《盘盂》诸书[7]，王太后贤之[8]。孝景崩，即日太子立[9]，称制[10]，所镇抚多有田蚡宾客计策。蚡弟田胜，皆以太后弟，孝景后三年[11]，封蚡为武安侯，胜为周阳侯[12]。武安侯新欲用事，为相[13]，卑下宾客，进名士家居者贵之，欲以倾魏其诸将相[14]。（以上武安初封侯，贵盛。）

【注释】

①武安侯：以封武安之地为侯号。武安，汉县名，今河北武安。　田蚡（fén焚）（？～公元前131年）：西汉大臣，景帝王皇后的同母弟。武帝初年封为武安侯，为太尉，崇尚儒学，后任丞相，骄横专断。详见本传文。

②孝景后：即王皇后。　同母弟：王皇后之母臧儿先在王家生一子二女，长女名姁，即王皇后。后嫁田家，生田蚡和次子田胜。

③长陵：汉县名，刘邦的陵墓所在地，今陕西咸阳县东北。

④诸郎：郎中令下属的议郎、中郎等。

⑤子侄：当作“子姓”，犹言子孙。古时惟女子称兄弟之子为侄，男子则否。王引之说。

⑥晚节：犹晚年。

⑦《盘盂》：一种铭文书籍，在盘、盂等器物上铭刻文字，以为训戒，汉时有二十六篇，见《汉书·艺文志》。

⑧王太后：当作王皇后。

⑨即日：当时，指汉景帝死时，即公元前141年。　太子：汉武帝刘彻，景帝子。

⑩称制：行天子的政事。古代天子之言称诏书，亦称制书，意即制度之命，故言。

⑪这里年数指武帝即位的年数。

⑫周阳侯：以周阳封地为侯号。周阳，汉县名，今甘肃正宁。

⑬据考证，这里当作“武安侯新用事，欲为相”。言田蚡新近掌权，就想做丞相。

⑭倾：压倒，盖过。

【译文】

武安侯田蚡，是景帝皇后的同母弟，生长在长陵。魏其侯已经做了大将军，正当盛时，田蚡还是当郎官，还不贵重，只是来来往往陪侍魏其宴饮，对魏其时跪时起，像子孙一样。待到景帝晚年，田蚡就日益贵重而受宠幸，当上太中大夫。田蚡善辩有口才，学习《盘盂》一类的书籍，王皇后以他贤能。景帝死，太子即位，称制，当时政治上的安抚，多采用田蚡门客的计策，蚡弟田胜，都因为是太后之弟，在景帝死后的第三年，封田蚡为武安侯，田胜为周阳侯。武安侯新掌政事，就想当丞相，降低自己身份接待宾客，推荐赋闲的名士使之显贵，想用这些来压倒魏其等相将。

【原文】

建元元年①，丞相绾病免。上议置丞相、太尉，籍福说武安侯曰②："魏其贵久矣，天下士素归之。今将军初兴，未如魏其，即上以将军为丞 相，必让魏其。魏其为丞相，将军必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让贤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风上③，于是乃以魏其侯为丞相，武安侯为太尉。籍福贺魏其侯，因吊曰④："君侯资性，喜善疾恶。方今善人誉君侯⑤，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恶，恶人众，亦且毁君侯。君侯能兼容，则幸久⑥；不能，今以毁去矣。"魏其不听。（以上魏其为丞相）

【注释】

①建元：汉武帝的第一个年号，也是中国封建皇帝正式用年号之始。建元元年，为公元前140年。

②籍福：人名，当时奔走于豪门贵族间的著名食客。

③微言：透露一点言语。　风上：即“讽上”，劝谏皇帝。这句是连动式，武安侯于是向太后透露一点言语，使太后去劝谏皇帝。

④吊：凭吊。这里是警诫之意。

⑤善人：好人，与下文恶人即坏人相对。这里的善人暗指田蚡，籍福是站在田蚡的立场说话。

⑥幸久：幸而能长久。

【译文】

建元元年，丞相卫绾因病免官。武帝拟议设置丞相、太尉，籍福劝说武安侯道：“魏其侯贵盛很久了，天下的士人一向投奔他。现在将军您还是开始兴起，比不上魏其，即使皇上用将军为丞相，也必须让给魏其。魏其当了丞相，将军必然当太尉。太尉和丞相的尊贵相等，您又得到让贤之名。”武安侯就向太后透露一点言语，让她劝谏皇帝，于是果然以魏其侯为丞相，以武安侯为太尉。籍福祝贺魏其侯，顺便警诫说：“君侯的本性，喜爱好人、憎恶坏人。当今好人赞誉您，故而官至丞相；然而您又憎恶坏人，坏人多，也会毁坏您的。您若能两方面都兼容，就幸而能长久；不能如此，就会立即因遭毁谤而丢官的了。”魏其不听。

【原文】

魏其、武安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①，王臧为郎中令②。迎鲁申公③，欲设明堂④，令列侯就国，除关⑤，以礼为服制⑥，以兴太平。举适诸窦宗室毋节行者⑦，除其属籍⑧。时诸外家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⑨，皆不欲就国，以故毁日至窦太后。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⑩，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魏其等⑪。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赵绾请

无奏事东宫[12]，窦太后大怒，乃罢逐赵绾、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许昌为丞相[13]，武强侯庄青翟为御史大夫[14]。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以上魏其、武安皆以儒术罢绌）

【注释】

①推毂：同推车，这里作推荐、扶助解。 赵绾：代人。传申公诗学，官至御史大夫。

②王臧：兰陵（今山东峄县东）人，事景帝，为太子太傅，被免。武帝时为郎中令。

③鲁申公：名培，鲁国的大儒，赵绾、王臧都是他的学生，从受《诗经》。

④明堂：天子朝诸侯等大典的礼堂。古代对其形制、作用，众说纷纭。至汉代的明堂，武帝建元元年议立于城南，未成。至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建于泰山下。

⑤除关：除掉关禁。

⑥这句说：按古代礼制规定服饰制度。

⑦举适：即举谪，相当于揭发。 毋节行：没有气节品行。毋，同“无”。

⑧属籍：宗族谱籍。

⑨尚公主：娶公主为妻。尚，攀高门为姻亲。

⑩务：从事，专门致力。 隆推：抬高。

⑪滋不说：更加不悦。

⑫无奏事东宫：不要向太后奏事。东宫，当时太后所居的长乐宫在东，故称。

⑬柏至：地名，失载。 许昌：高祖功臣许温之孙，袭祖为侯。

⑭武强：汉县名，今河北武强东北。 庄青翟：高祖功臣庄不识之孙，袭祖为侯。

【译文】

魏其、武安都喜好儒学，推荐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迎接鲁申公，想设立古代的明堂，命令列侯都回到各自的侯

国，废除关禁，按古礼规定服饰制度，从而兴起太平之象。揭发外家诸窦姓和宗室的没有气节品行的人，除掉他们的宗族谱籍。当时诸外家为列侯，列侯多娶公主为妻，都不想回到本侯国去，因此毁谤之言天天传到窦太后耳中。太后喜好黄、老的言论，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人，专门致力于抬高儒学，贬低道家的言论。所以窦太后更加不喜欢魏其等人。到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赵绾请不要向东宫（太后）奏事，窦太后大怒，就罢免并放逐了赵绾、王臧等，免了魏其等丞相、太尉的官职，用柏至侯许昌做丞相，武强侯庄青翟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从此作为侯爵回家闲居。

【原文】

武安侯虽不任职，以王太后故，亲幸，数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趋势利者，皆去魏其，归武安，武安日益横。建元六年，窦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丧事不办免①。以武安侯蚡为丞相，以大司农韩安国为御史大夫②。天下士郡国诸侯愈益附武安。武安者貌侵③，生贵甚④，又以为诸侯王多长，上初即位，富于春秋⑤，蚡以肺腑为京师相⑥，非痛折节以礼诎之⑦，天下不肃⑧。当是时，丞相入奏事，坐语移日⑨，所言皆听，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尽未⑩！吾亦欲除吏。"尝请考工地益宅⑪，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库！"是后乃退⑫。尝召客饮，坐其兄盖侯南乡⑬，自坐东乡，以为汉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桡⑭。武安由此滋骄。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而市买郡县器物，相属于道；前堂罗钟鼓，立曲旃⑮，后房妇女以百数，诸侯奉金玉狗马玩好，

不可胜数。魏其失窦太后，益疏不用，无势，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将军独不失故[16]。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独厚遇灌将军。（以上武安为丞相鼎盛，魏其日疏。）

【注释】

①这句指因没有办好窦太后的丧事而坐罪免官。

②韩安国：字长孺，梁人，初为梁孝王中大夫，吴楚七国乱时，因抵抗吴军而显名，后为卫尉，败于匈奴而忧郁吐血死。

③貌侵：同“貌寝”，貌丑。

④生贵甚：从出生就显贵，指幼时已为外戚而尊贵。

⑤富于春秋：岁月还很富裕，指年轻。

⑥肺腑：犹言心腹，亲信。 京师相：首都的丞相，即国相。这称法是与王侯的国相相区别而言。

⑦痛：甚，狠。 折节：压抑身份，这里是对人。 诎：同“屈”，屈服。

⑧肃：敬畏。

⑨移日：移动了日影，指时间很久。

⑩除吏：任命官吏。除，除去故官，任新官。

⑪考工地：考工室的地基、地产。考工室是主管制造器械的机构。

⑫乃退：指收敛一些。

⑬盖侯：即王信，田蚡母亲在王家所生，也是同母兄。 南乡：坐北朝南。汉俗，社会上坐次，南乡非尊位，东乡最尊，故下文说田蚡“自坐东乡”。

⑭私桡：私下里委曲自己。桡，同“挠”，曲，折。

⑮曲旃：曲柄的旗幡。古代用整幅的帛制成旃，而曲旃只有君主招聘士人时才用。

⑯灌将军：灌夫（？～公元前131年），颍阴（今河南许昌）人，字仲孺。吴楚七国之乱时，从军以战功任中郎将。武帝初，任太仆，又迁为燕相，因坐罪免官。终因侮田蚡，以不敬罪被劾，族诛。详见本传。 不失故：不失掉（改变）故态。

【译文】

武安侯虽然不任官职，但因王太后的缘故，还是得到宠爱，屡次论及政事多有效果。天下的官吏士人趋炎附势的，都离开魏其，而归附武安，武安就日益骄横。建元六年，窦太后死，丞相许昌、御史大夫庄青翟，因没有办好窦太后的丧事而坐罪免官，就以武安侯田蚡为丞相，以大司农韩安国为御史大夫。天下的士人和郡国诸侯更加归附武安。武安这人相貌丑陋，生来却很贵盛，又因为当时诸侯王年纪都大，皇帝初即位，而年龄又轻，田蚡就凭着心腹之亲做了在京师的丞相，若不狠狠地折服他人、用礼制屈服他们，天下人就不会敬畏他。当这个时候，丞相进内庭奏事，一坐就谈很久，说的皇上都听信，所推荐人员有的发家达到二千石的职位，他能左右君主。皇帝于是说："您任用官吏有个完没有？我也要任用官吏呢！"他曾经请求把考工室的地基给他扩大住宅，皇帝生气说："您何不就把武库取走？"从这以后才稍微收敛一下。曾经召集宾客饮酒，让他的兄长盖侯面南而坐，他自己面东坐在尊位，以为丞相之尊，不可因兄长之故而委曲了自己。武安从此更加骄奢，修建住宅超过他人门第，田园极为肥沃，而购买郡县的器物，在路上络绎不绝；在前堂罗列钟鼓，建立曲柄的旃幡，后房的妇女成百计算，诸侯们奉献给他的金玉狗马玩好等等，不可胜数。魏其失去了窦太后，朝廷更加疏远不用他，没有了权势，宾客们都渐渐离去而对他怠慢骄傲，只有灌将军独个儿不改变故态。魏其日益默默地不得意，而只厚待灌将军。

【原文】

灌将军夫者，颍阴人也。夫父张孟，尝为颍阴侯婴舍人[1]，得幸，因进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2]，为灌孟。吴、楚反时，颍阴侯灌何为将军[3]，属太尉[4]，请灌孟为校

尉[5]，夫以千人与父俱。灌孟年老，颍阴侯强请之[6]，郁郁不得意，故战常陷坚[7]，遂死吴军中。军法：父子俱从军，有死事，得与丧归。灌夫不肯随丧归，奋曰[8]："愿取吴王若将军头，以报父之仇！"于是灌夫被甲持戟，募军中壮士所善、愿从者数十人。及出壁门[9]，莫敢前，独二人及从奴十数骑驰入吴军[10]。至吴将麾下[11]，所杀伤数十人，不得前，复驰还，走入汉壁，皆亡其奴，独与一骑归。夫身中大创十余，适有万金良药，故得无死。夫创少瘳[12]，又复请将军曰："吾益知吴壁中曲折，请复往！"将军壮义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吴已破。灌夫以此名闻天下。（以上灌夫因破吴军知名）

【注释】

①婴：即灌婴。

②蒙：冒，承受。

③灌何：灌婴之子，袭父爵为侯。

④属太尉：属于太尉周亚夫的部下。

⑤校尉：武职名，仅次于将军。

⑥强请之：勉强要求他。这里意指周亚夫不想用灌孟，需经灌何强请而后可。

⑦陷坚：冲陷坚固的敌阵。

⑧奋曰：激厉地说。

⑨壁门：营垒的门，营门。壁，营垒。下文同。

⑩从奴：跟随的奴仆。

⑪麾下：大将的旗下，指军营的中心。

⑫少瘳（chōu 抽）：稍稍痊愈。

【译文】

灌将军名夫，是颍阴人。他父亲张孟，曾经做过颍阴侯灌婴的门客，得到宠幸，因而官职升到二千石，也就冒用灌氏的姓，叫灌孟。吴、楚之乱时，颍阴侯灌何为将军，属太尉的部下，他要灌孟任校尉，灌夫带领一千兵卒和父亲一同参战。灌孟年老，颍阴侯勉强要求他，但因太尉无意用他，忧郁不得意，所以他经常冲陷坚固的敌阵，就这样战死在吴军中。按照军法：父子同时从军的，有死于兵事的，必须和灵柩一同归去。灌夫不肯与父丧同归，激厉地说："我要取得吴王或者他将军的头，以报父亲之仇！"于是灌夫披甲持戟，招募军中壮士与他要好、愿意跟从他的数十人。待到走出营门时，这些人不敢往前，只有两人和随从奴仆十几骑奔驰到吴军。攻到吴的大将麾下，被他所杀和伤的有数十人。但不能前进，就奔驰回来，跑进汉营时，随从的人都死了，只和一骑归来。灌夫身负重伤十余处，碰上有万金价值的好药，才得以不死。灌夫的创伤稍稍痊愈，又再次对将军请求说："我现在更清楚吴营里的曲折途径，请让我再去！"将军认为他有勇又有义，但害怕他阵亡了，就向太尉报告，太尉就坚决阻止灌夫的请求。吴军被攻破，灌夫从此名闻天下。

【原文】

颍阴侯言之上，上以夫为中郎将。数月，坐法去①。后家居长安，长安中诸公莫弗称之。孝景时，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为淮阳天下交②，劲兵处③，故徙夫为淮阳太守。建元元年，入为太仆。二年，夫与长乐卫尉窦甫饮④，轻重不得⑤，夫醉，搏甫。甫，窦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诛夫，徙为燕相。数岁，坐法去官，家居长安。（以上灌夫历官，及两次失职家居。）

【注释】

①坐法去：坐法去官，因犯法丢了官。

②淮阳：汉郡名，今河南淮阳。 天下交：天下交会之地。

③处（chǔ 楚）：处置。这里是安排、驻扎军队。

④长乐卫尉：掌管长乐宫卫兵的军官。

⑤轻重不得：或轻或重都不相宜，指两人关系不和，不投机。

【译文】

颍阴侯就把上述情形报告皇帝，皇帝任命灌夫为中郎将。几月之后，因犯法免官。后来家居长安，长安城中的很多长者没有不称赞他的。景帝时，官至代国之相。景帝死，当今皇上（武帝）初即位，认为淮阳是天下交会之地，要派强兵驻守，就改派灌夫为淮阳太守。建元元年，入朝为太仆。二年，灌夫和长乐卫尉窦甫饮酒，两人关系不和，灌夫醉了酒，打了窦甫。窦甫，是窦太后的兄弟。皇上害怕太后诛杀灌夫，就迁徙他做了燕国之相。几年之后，又犯法去官，回长安住家。

【原文】

灌夫为人刚直，使酒①，不好面谀②。贵戚诸有势在己之右③，不欲加礼，必陵之④；诸士在己之左，愈贫贱，尤益敬，与钧⑤。稠人广众，荐宠下辈，士亦以此多之⑥。夫不喜文学，好任侠，已然诺。诸所与交通⑦，无非豪杰大猾⑧。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⑨，横于颍川，颍川儿乃歌之曰："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⑩ 。灌夫家居，虽富，然失势，卿相侍中宾客益衰⑪ 。及魏其侯失势，亦欲倚灌夫引绳批根生平慕之后弃之者⑫ ；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为名

高。两人相为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无厌，恨相知晚也。（以上灌夫富豪，及失势后与魏其相得。）

【注释】

①使酒：借酒使性子，犹今说撒酒风。

②面谀：当面奉承人。

③右：上边，古人以右为上；以左为下，见下文。

④凌：欺凌，凌驾人之上。

⑤与钧：与之平等。钧，同“均”，均等。

⑥多之：犹重之，推重他。

⑦交通：犹交往。

⑧大猾：巨猾，犹今语老奸巨猾之人。

⑨为权利：谋取权利。

⑩“颍水清”四句：这四句儿歌，是说灌氏必定没有好下场，重在后两句：“颍水浑浊，灌氏全家灭绝。”　族：灭族。

⑪益衰：更加衰退。这里指交往更疏远。

⑫引绳：举起绳索。　批根：排除根株。批，一作“排”。引绳批根，就是像牵起绳索、连根拔除一样地对待那些人，两个动宾结构词组作及物动词用。它的宾语就是“生平慕之后弃之者”，即那些平素仰慕后来又丢弃交情的人。

【译文】

灌夫为人刚直，喜欢撒酒风，不爱当面奉承人。一些贵族有势力在自己之上，只要不想尊礼他们，就一定要凌驾他们；一些地位在己之下的士人，愈是贫贱，就愈加敬重他们，使之和自己平等。在稠人广众之中，他推荐和宠爱下辈，而士人也就因此推重他。灌夫不爱好文化，喜欢侠义，信守诺言。和他交往的人，无非都是一些豪杰巨猾们。家财积累了数千万钱，食客一天有几十、上百人。陂池田园，都成为他的宗族和宾客所谋取的权利，他们横行在颍川郡中，颍川儿童编成歌，唱道：“颍水清，灌氏宁；颍

水浊，灌氏族。”灌夫家居，虽然富有，但是失了势位，从卿相、侍中到宾客都和他越来越疏远了。待到魏其侯失势之后，他也想依靠灌夫，把那些平素仰慕自己而失势后又丢弃友情的人，牵起一串绳索似的连根拔掉；灌夫也想依靠魏其，去与列侯和宗室之人交通而抬高自己的身价。两人互相推重，他们的交游像父子般的亲密，意气相投十分高兴，没有厌倦，只恨相知太迟了。

【原文】

灌夫有服①，过丞相②，丞相从容曰：“吾欲与仲孺过魏其侯，会仲孺有服。”灌夫曰：“将军乃肯幸临况魏其侯③，夫安敢以服为解？请语魏其侯帐具④，将军旦日蚤临⑤。”武安许诺。灌夫具语魏其侯⑥，如所谓武安侯⑦。魏其与其夫人益市牛酒⑧，夜洒扫，早帐具至旦，平明⑨，令门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来。魏其谓灌夫曰：“丞相岂忘之哉？”灌夫不怿⑩，曰：“夫以服请⑪，宜往！”乃驾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戏许灌夫，殊无意往⑫，及夫至门，丞相尚卧。于是夫入见曰：“将军昨日幸许过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尝食！”武安鄂⑬，谢曰：“吾昨日醉，忽忘与仲孺言⑭。”乃驾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饮酒酣，夫起舞，属丞相⑮，丞相不起。夫从坐上语侵之⑯，魏其乃扶灌夫去，谢丞相。丞相卒饮至夜，极骧而去。（以上武安饮魏其家）

【注释】

①有服：有丧服在身。据考，时灌夫有姐姐的丧。

②过：过访，　丞相：指田蚡，下同。

③乃肯：竟然答应。　况：同“贶”，赐予。

④请语：请让我对某人说。　帐具：设帷幕和办酒食。

⑤旦日：明天。　蚤：同“早”。

⑥具语：全都告诉。

⑦如所谓：如同和……所说的一样。

⑧益市：多买。

⑨平明：天亮时。

⑩怿：愉快。

⑪以服请：带着丧服在身去请他。

⑫殊：特别。这里可作实在、确实解。

⑬鄂：借为愕，惊愕。

⑭忽忘：恍惚地忘记了。

⑮属（zhǔ 主）：期待。这里可解为邀请。

⑯语侵之：用话去侵犯。

【译文】

灌夫有丧服在身，过访丞相田蚡，丞相从容地说：“我想同仲孺您一同去访魏其侯，可是正碰上您有丧服在身。”灌夫说：“将军竟然愿意幸临给魏其侯赏脸，我怎敢以有丧服为借口不去？请让我对魏其侯说，让他设帐备办酒食，将军明天早点来临。”武安侯答应了。灌夫把这事全都对魏其侯说了，像和武安侯说的一样。魏其就和他的夫人多买牛肉和酒，连夜打扫，早点备办帐幕、酒食直到早晨，天亮时，叫门下人伺候接客。到了中午，丞相还没有来。魏其对灌夫说：“丞相怎么会忘记了呢？”灌夫也不愉快，说道：“我带有丧服去请他，怎会忘记？应当再去他那里！”于是就驾车亲自去迎接丞相。丞相只是事前开玩笑地答应了灌夫，实在无意赴宴。等到灌夫来到门前，丞相还在睡觉。于是灌夫就进去见他，说道：“将军昨日幸而允许过访魏其，魏其夫妻作了准备，从早晨到现在，也不敢尝一点食物哩！”武安惊愕着，道歉说：“我

昨天喝醉了，恍惚地忘记了曾与仲孺说过的事。”就驾着车前往。可又慢慢地走着，灌夫更加生气。到饮酒兴浓，灌夫起舞，邀请丞相，丞相不起身，灌夫就在座上用言语侵犯他，魏其只好扶着灌夫离去，向丞相道歉。丞相把酒直饮到夜间，尽欢而去。

【原文】

丞相尝使籍福请魏其城南田①，魏其大望②，曰："老仆虽弃③，将军虽贵，宁可以势夺乎！"不许。灌夫闻，怒骂籍福。籍福恶两人有郄④，乃谩自好谢丞相曰⑤："魏其老且死，易忍⑥，且待之。"已而武安闻魏其、灌夫实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尝杀人，蚡活之。骧事魏其，无所不可，何爱数顷田？且灌夫何与也⑦？吾不敢复求田⑧！"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⑨，丞相言灌夫家在颍川横甚，民苦之，请案⑩。上曰："此丞相事，何请？"灌夫亦持丞相阴事⑪：为奸利⑫，受淮南王金与语言⑬。宾客居间⑭，遂止，俱解⑮。（以上灌夫与武安构衅）

【注释】

①请：请求，要求。

②望：怨。

③老仆：自称的谦词。 弃：弃官。

④恶：憎恶。这里可解为不愿。 郄：同"隙"，嫌隙，隔阂。

⑤谩：犹诡，诈，撒谎。 自好：讨好。

⑥易忍：容忍。这里指不需忍耐多久。

⑦与：干预。

⑧这句是反语。

⑨元光四年：公元前131年。据考四年当为二年，下文五年则当为三年。

⑩案：查办。

⑪持：挟持，掌握着。　阴事：秘密事。

⑫奸利：以奸诈手法得利。这指田蚡曾接受韩安国的贿赂，向太后说情，任为北地都尉和受王恢的贿赂，为他败于匈奴的事向太后说情等等。

⑬"受淮南王"句：指田蚡受了谋反的淮南王刘安的财物，为刘安说好话。详下文。

⑭居间：在其间调停。

⑮遂止：就这样停止争斗。　俱解：都和解了。

【译文】

丞相曾经派籍福去请求魏其把在城南的一处田亩给他，魏其大为怨恨，说："我这老仆人虽然被废弃了，将军虽然贵盛，但是就可以用势力抢夺吗？"不答应。灌夫听说，发怒骂籍福，籍福不愿同这两人发生嫌隙，就用谎言向丞相讨好地说："魏其老了快要死了，容忍一下，权且等待吧。"不久，武安听到魏其、灌夫确实是发怒而不肯给田，也发怒说："魏其的儿子曾经杀人，是我救活了他。我田蚡事奉魏其，没有什么事对不起他，他为何只爱惜那几顷田？而且这和灌夫有什么相干？我就不敢再要求这处田亩！"武安从此十分怨恨灌夫和魏其。元光四年的春天，丞相向皇上说灌夫家在颍川很横暴，民众受苦，请予查办。皇上说："这就是丞相管的事，何必请示？"灌夫也掌握有丞相的一些秘密丑事：例如用奸诈的手段取得财利，接受淮南王的金钱并为之说好话等。宾客们就在中间调停，这番争斗就这样停止下来，双方都和解了。

【原文】

夏，丞相取燕王女为夫人①，有太后诏，召列侯宗室

皆往贺。魏其侯过灌夫，欲与俱，夫谢曰："夫数以酒失得过丞相[2]，丞相今者又与夫有郄。"魏其曰："事已解。"强与俱。饮酒酣，武安起为寿，坐皆避席，伏[3]。已魏其侯为寿，独故人避席耳，余半膝席[4]。灌夫不悦，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满觞[5]。"夫怒，因嘻笑曰："将军，贵人也！"属之[6]，时武安不肯。行酒次至临汝侯[7]，临汝侯方与程不识耳语[8]，又不避席。夫无所发怒，乃骂临汝侯曰："生平毁程不识不直一钱，今日长者为寿，乃效女儿呫嗫耳语[9]！"武安谓灌夫曰："程、李俱东西宫卫尉[10]，今众辱程将军，仲孺独不为李将军地乎[11]？"灌夫曰："今日斩头陷匈[12]，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13]，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14]。武安遂怒曰："此吾骄灌夫罪[15]！"乃令骑留灌夫[16]，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为谢，案灌夫项，令谢，夫愈怒不肯谢。武安乃麾骑缚夫置传舍，召长史曰[17]："今日召宗室，有诏。"劾灌夫骂坐不敬，系居室[18]。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诸灌氏支属[19]，皆得弃市罪。（以上灌夫骂坐）

【注释】

①这句指田蚡娶燕王刘泽的孙女为夫人。

②得过：得罪。

③坐：指所有坐客。 避席：离开席位，表示敬意。 伏：俯伏，低身。

④膝席：膝盖还留在席上，和当时坐姿差不太多，表示不很尊敬。

⑤满觞：饮一满杯。

⑥属之：等待、劝，同上文"起舞属……"。

⑦临汝侯：灌婴之孙灌贤，武帝封他为临汝侯。临汝，汉县名，今河南

临汝西北。

⑧程不识：景帝时任大中大夫，善战，为匈奴所惧，与李广齐名，武帝任其为长乐卫尉。

⑨呫嗫（chè niè 彻聂）：形容耳语之状。

⑩这句是说程（不识）为长乐宫卫尉，在东；李（广）任未央宫卫尉，在长乐宫之西。

⑪不为……地：不给……留余地。

⑫斩头陷匈：即斩头穿胸，被杀。

⑬坐：坐客。　更衣：当时入厕的雅称。

⑭麾：同“挥”，挥手招呼。

⑮这句是说：这是我骄宠了灌夫的罪故。

⑯骑：骑士。　留：拘留。

⑰长史：同“长吏”，丞相府中诸吏之长。

⑱系：拘禁。　居室：衙署名称，属少府，后改名为保宫。

⑲分曹：分班，分批。　支属：宗族的分支。

【译文】

这年夏天，丞相娶燕王之女为夫人，有太后诏令，召集列侯和汉宗室的人都前往祝贺。魏其侯过访灌夫，想同他一起去。灌夫推辞说：“我多次因饮酒失言得罪丞相，丞相现在又和我有嫌隙。”魏其说：“事情已经解决了。”就勉强他一同去。饮酒正兴浓时，武安起身祝酒——祝大家健康，在坐的都起身离开坐席，并俯伏在地。过后，魏其侯也祝酒，只有老朋友离席，其余一半人膝盖还留在席上。灌夫不高兴，他起身，敬酒到武安面前，武安也是膝不离席地说：“不能饮满杯啊！”灌夫发怒，顺便嘻笑着说：“将军，是贵人呀！”继续劝斟满杯，当时武安不肯。敬酒依次到临汝侯时，临汝侯正在和程不识附耳说话，又不离席。灌夫正在没有机会发泄忿怒，于是就骂临汝侯说：“你平素诋毁程不识，说得不值一钱，今天长者对你祝酒，却仿效女儿那样交头接耳说悄悄

话!”武安对灌夫说:“程、李(广)都是东、西宫的卫尉,现在你当众侮辱程将军,仲孺你就不给李将军留点余地吗?”灌夫说:“今日里就是斩头穿胸也不怕,哪里知道什么姓程、姓李的!”满坐的人都起身更衣(入厕),渐渐离去了。魏其侯离开时,挥手叫灌夫出来。武安于是发怒说:“这是我骄宠灌夫的罪过!”就叫骑士拘留了灌夫,灌夫想要出来已不可能。籍福起身代灌夫向武安赔礼,同时按着灌夫的脖子,让他谢罪。而灌夫更加发怒,不肯谢罪。武安于是指挥骑士捆绑灌夫,并关在传舍里。召来长史说:“今日召集宗室宴会,是有太后诏令的!”就弹劾灌夫为”骂坐不敬”之罪,拘禁在居室衙署。接着查办他以前的事,派遣官吏分班追捕灌氏各宗族分支,都要处以斩首示众之罪。

【原文】

魏其侯大愧,为资使宾客请①,莫能解。武安吏皆为耳目,诸灌氏皆亡匿,夫系,遂不得告言武安阴事。魏其锐身为救灌夫②,夫人谏魏其曰:“灌将军得罪丞相,与太后家忤③,宁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④,无所恨!且终不令灌仲孺独死,婴独生!”乃匿其家⑤,窃出上书。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饱事,不足诛。上然之,赐魏其食曰:“东朝廷辩之⑥。”(以上魏其出救灌夫)

【注释】

①为资:出资财。一说资为谋,不确。

②锐身:犹言挺身而出。

③忤:逆,反对,作对。

④捐:弃,丢掉。

⑤这句是说瞒着家里人。

⑥东朝:到长乐宫(在东)去。 廷辩:当着朝臣辩论。

【译文】

魏其侯非常愧悔，拿出资财打发宾客去请求，但不能解救。武安的官吏都是他的亲信耳目，灌氏族人都逃跑躲藏着。灌夫又被拘禁，所以就没人能告发武安的秘密坏事。魏其就挺身而出援救灌夫，夫人劝谏魏其道："灌将军得罪丞相，和太后家族作对，能够救得他吗？"魏其侯说："这侯位是由我得到，也可由我丢掉，没有什么遗恨！而且总不能让灌仲孺独个儿死去，我窦婴就独个儿活着！"就瞒着家人，偷偷地向皇帝上书。立即被召入朝，把灌夫醉酒之事全都报告了，说这种罪不足以杀他。皇上以为然，赏赐魏其吃饭，说道："到东宫去当着朝臣辩论吧。"

【原文】

魏其之东朝①，盛推灌夫之善②，言其醉饱得过，乃丞相以他事诬罪之；武安又盛毁灌夫所为横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乐无事，蚡得为肺腑，所好音乐狗马田宅。蚡所爱，倡优巧匠之属；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杰壮士，与论议，腹诽而心谤③，不仰视天而俯画地④，辟倪两宫间⑤，幸天下有变，而欲有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为！"于是上问朝臣两人孰是，御史大夫韩安国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驰入不测之吴军，身被数十创，名冠三军，此天下壮士，非有大恶，争杯酒，不足引他过以诛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奸猾，侵细民，家累巨万，横恣颍川，凌轹宗室⑥，侵犯骨肉⑦，此所谓"枝大于本，胫大于股，不折必披⑧"。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⑨，内史郑当时是魏其⑩，后不敢坚对。余

皆莫敢对。

【注释】

①之：往，去到。

②盛推：极为、充分推崇。与下文盛毁相对。

③腹诽：在心里诽谤。与下心谤同意。

④这句说不抬头看天而只低身用手画地，意指不明正道而只顾策划阴谋。有说不仰看天是不占星象或目中无人，低身画地是考察地的分野。

⑤辟睨：同“睥睨”，邪（斜）视，表示傲慢。 两宫间：指皇帝和太后处。

⑥凌轹（lì利）：践踏。

⑦骨肉：指灌氏宗族中贫贱的人，与上句宗室相互为文。

⑧“枝大”三句出自贾谊《陈政事疏》，见卷十七。 披：分离，分裂。

⑨主爵都尉：官名，掌列侯封爵等。 汲黯（？～公元前112年）：字长孺，武帝时任东海太守，继为主爵都尉，好黄老之学，敢直言切谏。后出任淮阳太守。

⑩内史：周代官名，原掌册命，秦、汉掌管京师的事务。 郑当时：字庄，亦好黄老，喜任侠，肯提拔贤士，但不敢表示和坚持意见，逢迎皇帝和丞相意旨。因之在此次廷辩中被贬为詹事。

【译文】

魏其前往东宫，极力推崇灌夫的好处，说他因酗酒得罪，却是丞相用其他的事诬陷他；武安又极力诋毁灌夫所作所为骄横放肆，所犯之罪大逆不道。魏其忖度无可奈何，因而就尽说丞相的短处。武安说：“天下幸而安乐无事，我田蚡才能为皇室的心腹，所好的无非音乐狗马田宅。我所喜爱的，不过倡优和巧匠这类人；不像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杰壮士，和他们议论，内心诽谤朝政，不仰头看天而只低身策画，傲视皇帝和太后，盼望天下有变，而想趁机成就大功。我却不知道魏其等要干什么！”于是皇上问朝臣们：两人谁是谁非。御史大夫韩安国说：魏其说灌夫父亲死于战事，他自己扛着戟奔驰到不明底细的吴军中，身遭

几十处伤，名声盖过三军，这是天下的壮士，并非有什么大罪恶。只因几杯酒引起口舌，不足以援引别的过失来诛杀他。魏其的这番话是对的。丞相则说灌夫和奸猾之徒交往，侵犯小民，家产积累巨万，在颍川横行放肆，践踏宗族，侵犯骨肉之亲，这就是所谓"树枝大于树根，小腿比大腿还粗，结果必然是不折断就是破裂"。丞相这些话也对。惟有明主裁断！主爵都尉汲黯以魏其为是，内史郑当时也以魏其为是，但后来不敢坚持对答。其余的人也都不敢对答。

【原文】

上怒内史曰："公平生数言魏其、武安长短，今日廷论，局趣效辕下驹[1]，吾并斩若属矣！"即罢，起，入上食太后[2]；太后亦已使人候伺[3]，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4]，令我百岁后，皆鱼肉之矣！且帝宁能为石人邪[5]？此特帝在，即录录[6]，设百岁后，是属宁有可信者乎？"上谢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辩之。不然，此一狱吏所决耳。"是时郎中令石建为上分别言两人事[7]。武安已罢朝，出止车门[8]，召韩御史大夫载，怒曰："与长孺共一老秃翁[9]，何为首鼠两端[10]！"韩御史良久谓丞相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毁君，君当免冠解印绶归[11]，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12]，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让[13]，不废君；魏其必内愧，杜门龂舌自杀[14]。今人毁君，君亦毁人，譬如贾竖女子争言[15]，何其无大体也？"武安谢罪曰："争时急，不知出此。"（以上魏其、武安廷辩）

【注释】

①局趣:同局促,畏缩拘束。 辕下驹:驾在车辕下的小马。

②上食太后:为太后进餐,皇帝作此,古礼示孝道。

③候伺:等候窥伺,即探听 。

④藉:旧注为蹈,蹂,即践踏。

⑤石人:像石头一样的人,指不管事、不起作用。一说为长存不死者。

⑥录录:即庸庸录录,这里指朝臣。

⑦石建:石奋之子,石家五人皆官至二千石,故称石奋为石万石(担),但都是拘谨官僚。这里,石建没有当众辩论,只单独向皇帝分叙争斗双方的情况。

⑧车门:上朝时的下车处。

⑨共:指共同对付。 老秃翁:指魏其侯,秃非秃头之谓,秃为废弃官职之义。

⑩首鼠两端:读为首施两端,首施又为首尾,即或前或后,进退不定的迟疑状态。此王念孙说。一说为老鼠出洞,性疑,头向左右窥探。

⑪印绶:官印及系印的丝带。这里指丞相印绶,时为金印、紫绶。

⑫待罪:在皇帝身边作官的谦称。

⑬多:以……为多,为重。这里作动词。

⑭杜门:闭门。 齰(zé 则)舌:咬舌,指无话可说,只自己咬舌吞声。

⑮贾竖:一般小商贾。

【译文】

皇帝对内史郑当时很生气,说:“您平生屡次评判魏其、武安的长短,今天廷辩,却拘束得像车辕下的小马!我要把你这班人一并斩了!”即行罢朝,起身,进去为太后进餐,太后早已派人侍候探听了廷辩,一一告诉了太后。太后发怒,不吃饭,说道:“现今我还健在呀,而 人们就作践我的弟弟,假令我死后,那就把我弟弟当鱼肉一样吃了哩!况且你作为皇帝,哪能像石头人一样?这次还是皇帝在世,这班人就庸庸碌碌,假设你死后,这班人还有可信赖的么?”皇帝当即道谢说:“都是宗室和外家的大臣,所以

举行廷辩。不然，这不过一个狱吏就能决断的事而已。”当时郎中令石建向皇帝分别谈了这两人的各自情形。武安退朝，出了停车门，召韩（安国）御史一同坐车，怒气不息地说：“和长孺共同对付这一个老秃翁，（你）为什么也首鼠两端、游移不定！”韩御史沉默了很久才对丞相说：“您何不自爱呢？魏其诋毁您，您就应当脱下官帽、解下印绶归还朝廷，说‘臣凭着至亲，幸而能够待罪于皇帝，本来不能胜任，魏其说的都是，这样，皇帝必然以为您多有谦让，不废弃您；而魏其也就必定内心惭愧，只好闭门咬舌而自杀。现在人家诋毁您，您也诋毁人，好像小商贾和妇女那般争吵，为何这样缺乏大体呀？”武安谢罪说：“争论之时发急，没有想出这个办法。”

【原文】

于是上使御史簿责魏其所言灌夫颇不雠①，欺谩，劾系都司空②。孝景时，魏其常受遗诏③，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论上④。”及系，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诸公莫敢复明言于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书言之，幸得复召见，书奏上，而案尚书大行无遗诏⑤，诏书独藏魏其家，家丞封，乃劾魏其矫先帝诏⑥，罪当弃市。五年十月，悉论灌夫及家属⑦。魏其良久乃闻，闻即恚⑧，病痱⑨，不食欲死。或闻上无意杀魏其，魏其复食治病。议定不死矣，乃有蜚语为恶言闻上⑩，故以十二月晦⑪，论弃市渭城⑫。（以上灌夫族诛，魏其弃市。）

【注释】

①簿责：按文簿查核。责，循名责实之责。　雠：匹，对，这里是符合之意。

②都司空：主管皇帝所下的案件，属于宗正，即管理皇族和外戚事务的官。

③常：同“尝”，曾经。 受遗诏：受景帝临死时的遗令。

④这句说可以灵活、相机行事和议论上奏。

⑤案尚书：查尚书令所保存的文书。 大行：天子死的称法。

⑥矫……诏：假造景帝诏书。据考这是意指官员畏田蚡权势，助成魏其之罪。古代诏书有两份，一为宣读，一为存底，不会没有底本，也不应以藏在魏其家即为伪造。

⑦悉论：全部论刑。

⑧恚(hui 汇)：怨恨。

⑨痱：风疾，中风。见卷十七《陈政事疏》。

⑩蜚语：即“飞语”，流言蜚语，无根据的诽谤。 恶言：最坏的话。

⑪晦：三十日。这在十二月三十日，是年终。据考：汉制，常以立春大赦，太后及田蚡阴谋于此时杀窦婴，避免过时遇赦。

⑫渭城：旧咸阳城。

【译文】

于是皇帝命令御史按照文簿查核魏其说的话，和灌夫实际行为不符合，有欺诈，就把魏其弹劾、拘禁在都司空的诏狱中。景帝时，魏其曾经受有遗诏，叫他：“事情有不利时，可以灵活论处上奏。”待到被拘禁了，灌夫的罪名达到灭族，情况日益危急，各位重臣也不敢再向皇帝进言，魏其只好叫兄弟的儿子上书进言，幸而得到皇帝召见。他把有遗诏的事写成奏书呈上。可是查按了尚书令所存的文书中没有景帝死时这一遗诏，诏书只单独一份藏在魏其家里，是他家丞封存的。于是就劾处魏其伪造先帝诏书，罪当斩首示众。元光五年十月，全部处决了灌夫及其家属。魏其很久才得知，听见了就十分怨恨，患了风疾，不吃饭想死。有人传闻皇帝无意杀魏其，魏其又恢复饮食和治病。既然议定不治他死罪了，可是却有流言蜚语掐造了最坏的话给皇帝听，故而还是

在这年十二月三十日，以弃市罪在渭城执行。

【原文】

其春[1]，武安侯病，专呼服谢罪[2]。使巫视鬼者视之[3]，见魏其、灌夫共守[4]，欲杀之，竟死。子恬嗣。元朔三年[5]，武安侯坐衣襜褕入宫[6]，不敬[7]。淮南王安谋反觉，治。王前朝[8]，武安侯为太尉，时迎王至霸上，谓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贤，高祖孙，即宫车晏驾[9]。非大王立当谁哉？"淮南王大喜，厚遗金财物[10]。上自魏其时不直武安[11]，特为太后故耳；及闻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注释】

①其春：指第二年春天。

②服：同古"暴(bó 勃)"字，痛苦而大啼。一说服罪，后文有谢罪字，此说不确。

③视鬼者：能看见鬼的巫者。

④共守：共同监守。

⑤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

⑥衣襜褕(chān yú 掺于)：穿着短的便衣，指不敬。

⑦梁玉绳说："敬"后夺"国除"二字。

⑧王：指淮南王安。　前朝：前次入朝，在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

⑨此句指皇帝死。

⑩遗：馈赠。

⑪不直：枉曲，作动词用。

【译文】

第二年春天，武安侯发病，一味地呼叫而大为痛苦地说要谢罪。就派能看见鬼的巫师来看看，就看见魏其、灌夫共同监守武安，打算杀他，武安竟然这样死了。他的儿子田恬继承他。元朔三年，武安侯田恬犯了穿短便衣入宫之罪，判他不敬，撤消其侯国。淮南王刘安谋反事被发觉，惩办了。淮南王前次入朝时，武安侯田蚡任太尉，当时到霸上迎接淮南王，对王说："皇上没有太子，大王最贤，又是高祖的孙，皇上一死，不立大王又能立谁呢？"淮南王大喜，厚赠给田蚡的黄金和财物。皇帝自从魏其事发生时起，就以武安为不正直，只因太后袒护的缘故，只好如此而已；待到闻听淮南王赠金之事，就说："假使武安侯还在，就该灭族了！"

【原文】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时决策而名显①。魏其之举以吴、楚②，武安之贵在日月之际③。然魏其诚不知时变，灌夫无术而不逊，两人相翼④，乃成祸乱。武安负贵而好权⑤，杯酒责望⑥，陷彼两贤。呜呼哀哉！迁怒及人，命亦不延。众庶不载，竟被恶言⑦！呜呼哀哉，祸所从来矣⑧！

【注释】

①这句指灌夫报父仇驰入吴军事。

②举：提升。

③日、月之际：指皇帝（日）与太后（月）之间，即武帝初即位，时太后揽权。

④相翼：互相遮护。

⑤负贵：仗着显贵地位。

⑥责望：对人苛刻怨忿。

⑦“迁怒”四句当指灌夫。 载:通“戴”,爱戴。 众庶不戴:指灌夫在颍川专横。 被恶言:指田蚡对武帝说灌夫的坏话。

⑧这句可读作“祸有所从来矣!”

【译文】

太史公说:魏其、武安都是由于是外戚而被重用,灌夫由于一次下决心攻吴军之策而名声显。魏其的升官是因平定吴楚之乱,而武安的贵盛在于投了皇帝与太后权力轻、重之机。然而魏其确实不知时变,灌夫没有学术而不谦逊,两人互相遮护,结果造成祸乱。武安仗着显贵而好弄权术,以杯酒之事对人苛责构怨,陷害那两位贤人。啊呀可哀!灌夫把怒气移到另一人身上,自己的生命也不能稍延。老百姓不爱戴他,终究遭受恶言!啊呀可哀,祸是有它的根源的!

王贵民　译注

史记·游侠列传

司马迁

【作者】

司马迁,见卷八《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题解】

这是《史记》七十列传的第六十四篇，记叙了汉初至武帝时一些游侠的事迹，着重写了朱家、剧孟、郭解三大侠客的生平，对值得肯定的游侠给予了热情的赞颂。

开篇写了一长段序言式的议论，阐述了作者对游侠的分析和评价。他认为在门户壁垒森严的社会里，“缓急人之所时有”，连一些“真儒”也多不幸的遭遇，需要仗义的人物出来救援保护。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人，不过是依仗侯门权势而自我标榜；“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乃是阶级社会法律、道德的本质。他分别各种游侠，肯定的是乡曲、布衣、匹夫这一类民间的侠客，他们与人民有一定的联系。他们的行为虽然不合乎统治者的要求，而他们讲究信义，舍己救人，又不夸耀自己的德行才能，这才是可以信赖的，是世间不可缺少的人物。这些人成名很不容易，那班世俗人物和卿相、贵公子的取得功名利禄，根本不能和他们相比。

本传写了朱家的救护豪杰人士成百数，连季布将军也在其中；写了剧孟的重要作用，借周亚夫之口说：吴楚没有得到他，就“无能为已矣！”写了郭解的由坏变好，救人急难，反抗官府，惩办恶吏，进行了一系列的艰险斗争。

司马迁充分肯定这一社会力量，是他的又一卓识。但班固评他写了游侠列传就是“贱守节而贵俗功”，“退处士而进奸雄”。这一评论是毫无根据的，读了本传就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

本篇的语言风格，前人说过，对“英雄侠烈之士，写得奇肆磊落，慷慨纵横”。的确如此。他对不同的侠客人物，也以不同的写法，文字变化多姿，构成又一种文学特色。

【原文】

韩子曰①：“儒以文乱法②，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③。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④，辅

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固无可言者[5]。及若季次、原宪[6]，闾巷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7]，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故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8]，褐衣疏食不厌。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9]，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10]，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11]，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12]！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廪[13]，伊尹负于鼎俎[14]，傅说匿于傅险[15]，吕尚困于棘津[16]，夷吾桎梏[17]，百里饭牛[18]，仲尼畏匡、菜色陈蔡[19]。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菑[20]；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21]？其遇害，何可胜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22]。"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23]，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跻暴戾[24]，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25]。"非虚言也！

【注释】

①韩子：韩非。所引见《韩非子·五蠹》。

②这句是指儒生颂古非今，扰乱当时新兴地主阶级法家的法制。下句的犯禁，也是指此。

③多称于世：多为世俗称道。据考，这里作者是讥刺汉时公孙弘、张汤一类阿世钓誉的儒术者。

④术：指儒术。

⑤这句是说：固然没有什么可说的。这是就一般世俗的看法而言。

⑥季次、原宪：都是春秋时孔门弟子，又都是安贫守道、不肯出仕的

人。 季次:齐人,名公皙哀。 原宪:鲁人,字子思。子贡曾结驷连骑到穷巷里来看他,互相讥诮。

⑦独行:独特的操行。指高洁之行,不与世俗同流合污。

⑧蓬户:茅草编的屋门。

⑨轨:正道。这里作动词用,意为合。 正义:这里指国法 ,或统治阶级的道德标准。

⑩果:决断,坚决做完。

⑪存亡死生:当作存亡生死,即亡者存之,死者生之 。一说出生入死去援救他人。

⑫足多:值得称道。

⑬这句说舜曾被他异母弟弟象迫害的事 。一次要舜去修粮仓,就拿掉梯子,放火烧他;一次要舜淘井,待他下井,就填塞水井活埋他。 廪:即粮仓。

⑭负:背着。 鼎:煮烹的炊具。 俎:切肉的砧板。这句是说汤的辅佐伊尹,曾经做过厨师贱事。

⑮傅说:商朝武丁的辅佐大臣。 匿:隐。 傅险:即傅岩,在今山西平陆东,相传傅说曾在这里服刑从事建筑劳役。

⑯棘津:地名,古名石济津,在今河南延津东北。相传吕尚(姜太公)曾在此卖食。

⑰夷吾:即管仲。 桎梏:镣铐刑具。管仲曾因辅助公子纠失败,被齐桓公所囚禁。

⑱百里:即春秋时的百里奚,为秦相之前曾为人饲养牛。 饭:喂养,用为动词。

⑲仲尼:孔子字。这句说孔子周游列国时在卫国的匡邑受到威胁(畏),在陈、蔡绝粮,面有菜色。

⑳菑:此处同“灾”字。

㉑中材:平常的人才。 涉:经历。 末流:犹末运。

㉒已:据考证当为“己”字,己身。全句是说凡自己享受(飨)到他人的好处(利)的就称他为有德。

㉓此见卷十七《伯夷列传》。

㉔跻:庄跻,楚国的大盗即起义领袖。

㉕“窃钩者”四句：语出《庄子·胠箧》。是说小偷受诛灭，大盗窃国则为侯，侯门自有人称颂其有仁义，足见世俗毁誉没有标准。据考，作者引这段话，实对当时有所指，公孙弘、张汤这类为窃国者侯；而游侠反而触犯法网，犹如窃钩者诛。

【译文】

韩非说：“儒士因颂古非今而扰乱了国法，而侠客因勇武犯了禁令。”对两者都加以讥刺，可是儒者究竟多被世俗所称道。至于用儒学取得宰相、卿、大夫高位，辅佐当世的君主，功名都记载于史书中，固然没有什么可说的。谈到像季次、原宪，他们都是民间的人士，读书而抱着独特的操行和君子之德，主张不苟且迎合当世，当世也讥笑他们。故而季次、原宪一辈子住着空空的房子、茅草编制的门户，对于粗布衣服和粗糙食物也不厌恶。死了已经四百来年，弟子们念念不忘。如今的游侠，他们的行为虽然不符合正统的德义，然而他们说话一定可信，行动一定果断，答应的事一定真诚，不爱惜自己身子，为他人的危难勇敢奔走；已经挽救了危亡，也不显示自己的才能，羞于夸耀自己的德行，大概也有很值得称道的哩！况且缓急之事，人们都会时常遇到的。太史公说：从前，虞舜曾经在井底、粮仓上遭受迫害，伊尹背着鼎俎作厨师，傅说隐身在傅岩服劳役，吕尚在棘津受困穷，管夷吾一度带过桎梏，百里奚为人养牛，孔子在匡邑受到威胁，在陈蔡受饥饿。这些人都是儒者称为的有道仁人呀，还是遭受这种灾难；何况以一般平常的人才而又经历着乱世的末运呢？他们遇害，哪里又说得完呢！俗话说：“谁知道什么是仁义？自己享受他好处的就称他为有德。”所以伯夷贬低周人，结果饿死在首阳山头，文王、武王并不因此而贬低王号；盗跖、庄跻很暴逆，而他们的党徒却无限地传诵他们的义气。由此看来，所谓“窃钩的小偷被诛，窃国的大盗为侯；侯者的门，就有仁义存。”不是空话啊！

【原文】

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①，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俗、与世沉浮而取荣名哉②！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③，千里诵义④，为死不顾世⑤，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⑥？诚使乡曲之侠⑦，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⑧，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要以功见言信⑨，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⑩，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士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⑪。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⑫，声施于天下⑬，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⑭，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罔⑮，然其私义廉洁退让⑯，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至如朋党宗强⑰，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⑲，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⑳。

【注释】

①拘学：拘谨的学者。 咫（zhǐ 只）尺：比喻微小，浅近。咫，八寸。

②卑论：放低论调。 侪（chái 柴）俗：与世俗为伍。 荣名：功名利禄。这里是贬意。

③设：建立，引申为讲求、讲究。 取予：取或给予（财物）。

④这句指名声远播。一说指游侠听到千里外有义气的人。

⑤这句说为别人牺牲自己，不管世俗非难。

⑥间：疑是衍文。一作“闻”字。或解间者为杰出人物，均勉强。

⑦乡曲之侠：指民间的侠客。

⑧予：同“与”。　比权量力：比较权势的轻重和能力，见卷一《过秦论》。

⑨要以：以……要求。　功见：功效的体现。　言信：言语的信用。

⑩延陵：指春秋时吴国公子季札，以让国和交往诸侯及朋友见称。这句所列人名，均见卷十七《平原君虞卿列传》、《魏公子列传》等。

⑪“比如顺风”三句：语出《荀子·劝学》。　势激：风势的激荡、激扬。

⑫砥名：磨炼出名声。

⑬施（yì 意）：延及，普及。可解为传扬。

⑭匹夫之侠：平民的侠客，与乡曲、布衣之侠同类。

⑮扞：扞格，抵触。　文网：犹法网。

⑯私义：个人的品德。

⑰朋党：这指上层的结党。　宗强：当为归顺强者、豪强。一说即强宗，殆非。

⑱比周：交结。比与周，古义性质有别，这里复合词重在比字，指以利相合，可解作勾结。　役贫：役使贫人。

⑲不察其意：不考察其心意。

⑳猥（wěi 伟）：混杂。这句说世俗把朱家、郭解等游侠和暴豪之徒混同起来而加以讥笑。按：事实如此，如班固说本传是“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扬雄、荀悦卑视游侠，都与这种片面认识有关。

【译文】

如今拘谨的学者抱着一点浅近的见解，长期与世隔绝，哪里比得上放低论调、与俗为伍、随世沉浮而取得荣显名声的人呢！可是那些平民侠客，讲究财物的取得或给与都要合乎道、重视诺言，千里之外传诵他们的义气，为人家拼命而不管世俗的议论是非，这也是有长处的人，并非随意就能做到的。故而士人在贫穷窘迫的时候，能把身命委托他们，这不就是人们所说的贤能豪杰吗？真正把民间的侠客，和季次、原宪来比较权势和力量的轻

重，看他们对当世效力的功劳，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以看得见功效、说到做到来要求，那么侠客的义气，又何可少得了呢？古代布衣之侠，已经没办法知道了。近世的延陵季札、孟尝、春申、平原、信陵这一班人，都因为是王侯的亲属，凭借着有封地和卿相的富厚，招来天下贤人，显名于诸侯，不可不说他们贤能了。这好比顺风呼喊，并非声音本身传得快，而是借风势激扬的。至于那些住在里巷的侠客，他们是长期修造操行、磨练出名声来，然后才普及天下，没有人不称他们贤能的，这才是很难做到的罢了。然而儒家、墨家都排斥他们而没有记载下来。自秦以前，匹夫之侠，就埋没看不见了，我很怨恨这一点。就我所听到的，汉兴以来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这一批人，虽然有时触犯当代的法网，但他们个人的品德，廉洁谦让，还是有值得称赞的。他们名不虚立，士人也不是平白无故的归附着他们。至于像那些要结朋党、归附豪强，勾结一起用钱财役使贫人，依仗豪暴而欺侮孤单力弱者，放纵欲望只图自己痛快的人，游侠也是以为羞耻的。我痛惜世俗不考察这些的心意，而把朱家、郭解等，和豪暴之徒混杂一起而加以讥笑的做法。

【原文】

鲁朱家者，与高祖同时。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然终不伐其能、歆其德①，诸所尝施②，唯恐见之。振人不赡③，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④，食不重味⑤，乘不过牸牛⑥。专趋人之急⑦，甚己之私。既阴脱季布将军之厄⑧，及布尊贵，终身不见也。自关以东，莫不延颈愿交焉⑨。

【注释】

①歆其德：欣喜这恩德，即为对他人有恩德而沾沾自喜。歆，喜，用王念孙说。

②这句是说对于曾经被施过恩德的人。

③振：同“赈”，救济。　不赡：不能供给，指贫困。赡，供给。

④这句是说衣服上的花纹不完全，指破衣。

⑤重味：两种以上的菜肴（口味）。

⑥钩（gōu 沟）牛：驾牛。钩是车辕上两侧的轭向下弯曲的部分，以便套驾牛马脖子。

⑦趋：奔赴。　急：急事，急难。

⑧阴脱：暗中解脱。这指季布曾为项羽的部将，刘邦兴汉，悬赏捉拿季布，朱家藏下季布，又劝说汝阴侯夏侯婴为之疏通，刘邦就赦免了季布，并任为郎中，后官至中郎将、郡守。

⑨延颈：伸长颈项。表示向往。

【译文】

鲁国朱家这个人，和高祖同时。鲁人都用儒学教化，而朱家却以侠客闻名。他所藏匿和救活的豪杰之士以百计算，其余的平常人被他救的那说不完。但是他始终不夸耀自己的才能，不以对人有恩德而沾沾自喜，对那些被他施过恩德的人，还怕再次遇见。救济人的困难，先从贫贱的人开始。家里没有多余 的财物，衣服上的花纹残缺不全，吃饭没有两种菜肴，乘坐的是牛车。他专门奔救人的急难，胜过自己的私事。既然暗中解脱了季布将军的危险，待到季布做了大官，他终身不去见季布。自关以东的人士，没有不伸长颈项想结识他的。

【原文】

楚田仲以侠闻，喜剑，父事朱家，自以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洛阳有剧孟，周人以商贾为资①，而剧孟以任

侠显诸侯。吴、楚反时，条侯为太尉[2]，乘传车[3]，将至河南，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无能为已矣！"天下骚动，宰相得之[4]，若得一敌国云。剧孟行大类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戏。然剧孟母死。自远方送丧盖千乘[5]。及剧孟死，家无余十金之财。而符离人王孟[6]，亦以侠称江、淮之间。是时济南瞷氏、陈周庸[7]，亦以豪闻。景帝闻之，使使尽诛此属。其后代诸白、梁韩无辟、阳翟薛兄、陕韩孺[8]，纷纷复出焉。

【注释】

①为资：为生计。

②条侯：即周亚夫。

③传车：驿站送人的车。

④宰相：亦指周亚夫，时为太尉，太尉为汉代三公之一，近于宰相品级。一说当作大将军。

⑤盖：车盖，指车辆。

⑥符离：本楚邑，秦置县，今安徽宿县。

⑦瞷（xián 贤）氏：人名，后为酷吏郅都所杀。 陈周庸：陈人周庸，一作"周庸"。

⑧诸白：各白氏家。 梁韩无辟：梁人韩无辟。 阳翟：今河南禹县。 薛兄（kuàng 况）：人名。 陕：今河南旧陕县，一说疑为郏县，在今河南辅城。 韩孺：人名，一作"寒孺"；一说可能是"郏壮士韩千秋"（见《史记·南越列传》）。

【译文】

楚国的田仲以侠义闻名，好剑术，把朱家当作父辈事奉，自己认为品行不如他。田仲死后，洛阳有个剧孟，当地周人以商贾为生计，而剧孟以任侠名显诸侯。吴、楚叛乱时，条侯周亚夫做太

尉，乘着传车，将要到达洛阳河南郡界，得到了剧孟，高兴说："吴、楚他们举大事而不访求剧孟，我就知道他们没有什么作为了。"那时天下动乱，宰相得了他，就像夺得了一个敌国那样的。剧孟的行为很像朱家，但他爱好赌博，多半玩一些少年人的游戏。可是他母亲死，从远方来送丧的车盖就有千乘。待到剧孟死时，他家里还没有十金的余财。而符离人王孟，也是以侠义在江、淮地区被称赞。这时，济南的瞷氏、陈地的周庸，也以豪放闻名。景帝听到了，就派使者把这一类人全部杀了。这以后，代郡的各白姓人、梁人韩无辟、阳翟的薛兄、陕的韩孺，又纷纷地出现了。

【原文】

郭解，轵人也①，字翁伯，善相人者许负外孙也。解父以任侠，孝文时诛死。解为人短小精悍，不饮酒。少时阴贼②，慨不快意③，身所杀甚众。以躯借交报仇④，藏命作奸⑤，剽攻不休⑥，及铸钱掘冢，固不可胜数。适有天幸，窘急常得脱，若遇赦⑦。及解年长，更折节为俭⑧，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为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⑨，不矜其功，其阴贼著于心，卒发于睚眦⑩，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辄为报仇，不使知也。

【注释】

①解：读xiè（懈）。　轵（zhǐ 止）：汉县名，在今河南济源东南。

②阴贼：内心狠毒。

③慨：愤慨。　不快意：不合意。

④借交：助友。

⑤藏命：藏匿亡命者。　作奸：作出奸诈事。

⑥剽攻：劫夺。

⑦若遇赦：或者遇到大赦。若，或。一说及。

⑧更折节：重新克制自己。 俭：通“检”，检束。

⑨振：这里为救。

⑩卒：同“猝”，猝然，突然。 睚眦：瞪眼怒视，比喻小怨恨。

【译文】

郭解，是轵人，字翁伯，会看相的许负的外孙。郭解父亲以任侠之故，在文帝时被杀。郭解这人短小精悍，不饮酒。年轻时心性狠毒，愤慨不合己意的人，亲手所杀的人很多。他舍身去助友报仇，藏匿亡命之徒，作出奸诈之事，不断地劫夺，还私自铸钱、盗掘坟墓等等，固然不可胜数。可是像有天助他那样，当他受窘危急时常能脱身，或者遇到大赦。郭解到年纪大时，重新克制检束自己，用恩德去报以前的怨恨，施给人的好处很厚而希望别人报答很少，然而他更加喜欢做侠客了。救人的性命之后，不显示功劳。可是他附著在内心的狠毒，却会突然发生在小小的怨气上，还像以前那样。而一些年轻人羡慕他的行为，也每每为人报仇，不让人家知道。

【原文】

解姊子负解之势，与人饮，使之嚼①，非其任②，强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杀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义，人杀吾子，贼不得③！”弃其尸于道，弗葬，欲以辱解④。解使人微知贼处⑤，贼窘自归，具以实告解，解曰：“公杀之固当，吾儿不直⑥。”遂去其贼⑦，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诸公闻之，皆多解之义⑧，益附焉。

【注释】

①嚼（jiào 叫）：喝干一杯酒，即干杯。

②非其任：不是他能胜任的。指酒量小。

③贼：凶手。

④这句说：想借此来羞辱郭解。

⑤微知：探听到。

⑥不直：无理。

⑦去：使之去，放走。

⑧多：犹重，推崇。

【译文】

郭解姐姐的儿子依仗郭解的势力，和人饮酒，要人干杯，但那人不能胜任，就勉强他灌下去，那人发怒，拔刀刺杀了姐姐的儿子，逃走了。郭解的姐姐发怒说："凭着翁伯的义气，人家杀了我的儿子，连凶手也捉不到！"就把儿子的尸首弃置在路头，不安葬，想借此来羞辱郭解。郭解派人探听到凶手的所在，那凶手被迫回来，全把事实告诉郭解，郭解说："您杀了他本是应当的，我们的孩子无理。"就把这凶手放走了，以他姐姐的儿子为有罪，于是收葬了他的外甥。各位长者听见此事，都推重郭解的道义，更加附从他了。

【原文】

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独箕踞视之①，解遣人问其名姓，客欲杀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见敬②，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阴属尉史曰③："是人，吾所急也④，至践更时脱之⑤。"每至践更，数过⑥，吏弗求⑦。怪之，问其故，乃解使脱之，箕踞者乃肉袒谢罪。少年闻之，愈益慕解之行。洛阳人有相仇者，邑中贤豪居间者以十数⑧，终不听，客乃见郭解。解夜见仇家，仇家曲听解⑨。解乃谓仇家曰："吾闻洛阳诸公在此间多不听者，今子幸而听

解[10]，解奈何乃从他县夺人邑中贤大夫权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无用待我，待我去，令洛阳豪居其间，乃听之。”解执恭敬[11]，不敢乘车入其县廷。之旁郡国，为人请求事，事可出[12]，出之；不可者，各厌其意[13]，然后乃敢尝酒食。诸公以故严重之[14]，争为用[15]。邑中少年及旁近县贤豪，夜半过门常十余车，请得解客舍养之[16]。

【注释】

①箕踞：古代席地而坐，如今之跪坐式。此是将两跪腿直向前伸开，像簸箕形，是傲慢不敬的姿式。

②居邑屋：住在邑中房屋里，指同乡里。 至：到，到达。

③阴属：暗里嘱咐。属，同“嘱”。 尉史：县尉手下管徭役的小吏。

④急：急于得到。一说亲近或重要之义，不确。

⑤践更：代人服役。汉制：人民轮流服公家徭役，一月更换一次，称作卒更；贫穷人受雇代人服役（月得二千钱），称为“践更”。 脱之：解脱他，豁免他。

⑥数（shuò 朔）过：几次轮到他（当值）。

⑦吏弗求：尉史并不征他服役。

⑧居间：在中间调解。下文在此间、居其间的间，同意。

⑨曲听：委曲、勉强的听从。

⑩幸而：有幸，赏脸之意。

⑪执：持，守。

⑫出：脱出，解决。

⑬厌：厌足，满足。

⑭严重：尊重，敬重。

⑮争为用：争着为他所用、出力。

⑯客：指逃亡而藏匿的人。 舍养：住下供养。舍，止，住着。

【译文】

郭解出进时，人们都让路。有一个人却箕踞坐着傲慢地看着他，郭解派人问那人的姓名，朋友打算杀掉，郭解说："住在同一乡里却弄到不被人尊敬的地步，是我的德行没有修好！他有什么罪？"于是暗里嘱咐尉史说："这个人，是我要急于得到的，到践更时请放过他。"每到践更轮换，好几次，县吏都不征召他。那人觉得奇怪，问这个缘故，原来是郭解使他免除服役的，箕踞者就露着半边胳膊前去谢罪。年轻人听说，更加仰慕郭解的行为。洛阳有两家互相结仇的，乡里中的贤豪在中间调解过十几次，总是不听从，客人就见郭解。郭解在夜里去会见这两个仇家，仇家委曲地听从他。郭解就对仇家说："我听说洛阳各位长者在其中调停多次不听从，如今您幸而听从我郭解，我怎能从旁县来夺取你们乡里中贤大夫的权呢？"就连夜回去，不让人知道。走时，说道："权且不要等我，待到我走了，让洛阳贤豪居间调停，你们听从他们吧。"郭解坚持恭敬待人，不敢乘车进入这个县衙。到旁的郡、国，帮人请求办事，事情可以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的，也要使各方满意，然后才敢于尝人家的酒食。很多长者因此很敬重他，争着为他出力。乡里中的年轻人和旁县的贤豪，半夜来过访的常常是十余辆车乘，并请求郭解藏匿的逃亡客到他们家住着供养。

【原文】

及徙豪富茂陵也①，解家贫，不中訾②，吏恐③，不敢不徙。卫将军为言④："郭解家贫，不中徙。"上曰："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解 家遂徙。诸公送者出千余万。轵人杨季主子为县掾⑤，举徙解⑥，解兄子断杨掾头，由此杨氏与郭氏为仇。解入关，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驩解。解为人短小，不饮酒，出未尝有骑⑦。

已又杀杨季主，杨季主家上书，人又杀之阙下⑧。上闻，乃下吏捕解⑨。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阳⑩，身至临晋⑪。临晋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关。籍少公已出解，解转入太原，所过辄告主人家⑫，吏逐之，迹至籍少公，少公自杀，口绝。久之乃得解。穷治所犯，为解所杀，皆在赦前⑬。朝有儒生侍使者坐⑭，客誉郭解，生曰："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解客闻，杀此生，断其舌。吏以此责解，解实不知杀者，杀者亦竟绝，莫知为谁。吏奏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议曰："解，布衣，为任侠行权⑮，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⑯！"当大逆无道⑰，遂族郭解翁伯⑱。

【注释】

①茂陵：本汉槐里县境，武帝置茂陵邑，为营建陵墓处。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北。徙豪富至茂陵事，系主父偃建议，于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进行，凡资财三百万以上富户当徙，目的在"内实京师，外销奸猾"。

②不中（zhòng 众）訾：不合迁徙的家资。訾，同"赀"，即"资"，资产。

③吏恐：因郭解名声大，县吏害怕违令，不得不把他迁徙。

④卫将军：即卫青。 为言：为他说话。

⑤县掾（yuàn 怨）：县衙助理官吏。

⑥举：呈报（名字）。

⑦"解为人"三句：文字重出，疑是衍文。

⑧阙下：宫殿门下，这里犹言京城里。

⑨下吏：下命令由官吏办理某事。

⑩母、家室：母亲和妻室。 夏阳：今陕西韩城县南，见卷八《太史公自序》。

⑪临晋：临晋关，在今山西永济西。

⑫这句说：所过之处，都告诉他所住宿家主人自己要去的地方。这表

示他光明磊落，不牵连人家。

⑬这两句说郭解所杀的人都在大赦前，据汉法：在大赦前犯的罪，可以赦免。

⑭朝：据《史记》为“轵”字之误。　使者：朝廷派来调查郭解案件的专使。

⑮行权：使用暴力。

⑯“解虽弗知”二句：两句是说，这些案件，郭解虽然不知道，但这罪比他自己杀人的罪还大。这刻划出公孙弘维护统治秩序、加罪于人、牵强附会的嘴脸。

⑰当：定（罪）。

⑱翁伯：郭解字。在本名之后，为何又加其字，有说是衍文，有说是作者特意表彰郭解的表示。后说当是。

【译文】

待到朝廷要迁徙豪富到茂陵，郭解家贫，不合迁徙的家产，而官吏害怕违令，不敢不迁徙他。卫将军为此说道：“郭解家贫，不合迁徙的条件。”皇上说：“一个布衣的势力竟然使得将军为之说话，这表明他家并不贫穷！”郭解家就这样迁徙了。各位长者送给郭解千余万钱。轵地人杨季主的儿子做县掾，呈报了迁徙郭解的名字，郭解兄长的儿子就斩了杨县掾的头，从此杨氏与郭氏结下冤仇。郭解进入关中，关中的贤豪，无论认识与否，闻知郭解名声的人，都争着和郭解交往。后来，又有人杀了杨季主，杨季主家里上书，有人又把上书的人杀在宫殿门下。皇帝听说，就下令官吏逮捕郭解。郭解逃走，把母亲和妻室安置在夏阳，自己逃到临晋。临晋的籍少公平素并不认识郭解，郭解就冒昧地去请求出关。籍少公帮助他出关，郭解转到太原，所过之地都告诉住宿家的主人，（交代他将到哪里去）官吏追捕他，跟踪追到籍少公家，少公自杀，口供断绝了。很久，才将郭解捕获。于是彻底查办所犯的事件，被郭解所杀的人，都在大赦之前。轵地有个儒生陪着朝

廷来的使者坐谈时，有客人称誉郭解，儒生说："郭解专门以奸诈触犯公法，何能说他贤呢？"郭解的客人听到，就杀了这个儒生，割断了他的舌头。官吏又以此事谴责郭解，郭解实在不知道这杀人的是谁，杀人者也竟然没有踪迹，就不知道是谁。官吏上奏说郭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议论说："郭解，是平民，做侠客滥用暴力，为一点小事就杀人。郭解虽然不知道杀人者，但这罪行胜过郭解自己杀的！"判定他大逆不道之罪，从而族灭了郭解翁伯。

【原文】

自是之后，为侠者极众，敖而无足数者①。然关中长安樊仲子、槐里赵王孙、长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卤公孺、临淮儿长卿、东阳田君孺②，虽为侠，而逡巡有退让君子之风③。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诸杜、南道仇景、东道赵他、羽公子、南阳赵调之徒④，此盗跖居民间者耳，曷足道哉⑤？此乃乡者朱家之羞也⑥！

【注释】

①敖：骄傲，傲慢。 数（shǔ 暑）：计算，这里作称道、谈论解。

②樊仲子：仲，一作"中"。 槐里：茂陵所在地，汉县名。 长陵：汉高祖陵墓所在，今陕西咸阳东。 西河：汉郡名，今内蒙伊克昭盟东部、山西西北部邻陕的黄河沿岸地区。 郭公仲：一作"郭翁仲"。 卤公孺：一作"鲁公孺"。 临淮：汉郡名，在今江苏睢宁西南。 儿长卿：儿，读ní（倪）。 东阳：见卷十七《项羽本纪》注。 田君孺：一作"陈君孺"。

③逡巡：当作"逡逡（qūn 群阴）"；一作"恂恂"，谨慎诚实的样子。

④这句列举的各"道"，指以长安为中心的四方地区。 赵他、羽公子：一说是一人，姓赵，名他羽，字（当是尊称）公子。 南阳：郡名，今河南南阳。

⑤曷：何。

⑥乡者：即向者，从前。

【译文】

从此以后，做侠客的还很多，都是骄傲而不值得一提的。然而，像关中长安的樊仲子，槐里的赵王孙，长陵的高公子，西河的郭公仲，太原的鲁公孺，临淮的儿长卿，东阳的田君孺等人，虽是侠客，但他们却有谨慎谦让的君子之风。至于像北路的姚氏，西路的各杜姓，南路的仇景，东路的赵他、羽公子，南阳的赵调，这班人，只是居在民间的大盗头子罢了，有什么足以说的？这是以前朱家所引为羞耻的人了！

【原文】

太史公曰：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①，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②。谚曰："人貌荣名，岂有既乎③？"於戏④，惜哉⑤！

序分三等人：术取卿相，功名俱著，一也；季次、原宪，独行君子，二也；游侠，三也。于游侠中，又分三等人：布衣闾巷之侠，一也；有士卿相之富，二也；暴豪恣欲之徒，三也。反侧错综，语南意北，骤难觅其针线之迹。

【注释】

①中人：中等人，见卷一《过秦论》。

②引以为名：援引作为出名的，即引以为榜样、典型。

③既：定。全句说：哪里有一定吗？

④於戏：即呜呼。

⑤惜哉：指郭解终于被族诛。

【译文】

太史公说：我看见郭解，相貌赶不上中等人，谈吐也没有什么可取的，可是天下无论贤者还是不肖者、认识或不认识的，都仰慕他的声望，凡谈论侠客的人都援引他作为榜样。俗话说："人的相貌和他的荣誉，哪里是必定联系在一起的？"唉，多可惜呀！

王贵民　译注

汉书·霍光传

班　固

【作者】

班固，见卷四《两都赋》。

【题解】

这是《汉书》七十篇传的第三十八篇。霍光（？～公元前68年），字子孟，西汉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霍去病异母弟。少为郎，迁诸曹侍中，后为奉车都尉光禄大夫。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小心谨慎，为武帝所亲信。武帝临终，任为大司马大将军，封博陆侯，与金日磾（dì滴）、上官桀、桑弘羊同受遗诏，辅佐少主。昭帝即位后，以交结燕王旦谋反罪名，杀桀等，遂专朝政。在昭帝死后，迎立昌邑王刘贺为帝。旋废之，另立宣帝。前后秉政二十年，遵循武帝法度，注意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百姓生活较为安定。但党亲连体，煊赫一时。宣帝即位后归政，仍掌大权。地节二年病卒。后其妻毒杀许皇后事发，子霍禹等谋反，族诛。

这篇传记主要写霍光受汉武帝托孤后，经过尖锐复杂的斗争，完成了辅昭帝、废昌邑王、立宣帝这三件大事，通过这三件大事把霍光的一生勾划出来。一方面表现了霍光对刘汉王朝的耿耿忠心。他有安定社稷之功，仍然“小心谨慎”，甚至出入宫廷，也“止进有常处”，从来“不失分寸”，十分“沈静详审”。但另一方面，也表现了霍光权欲薰心、威振主上的性格特征。他废黜昌邑王时，不仅“持其手，解脱其玺组”，捧与太后，而且诛杀与昌邑王有关系的二百余人。他长期执政，兄弟、儿子、女婿皆为朝廷显贵。每逢霍光上朝，即使皇帝也要“虚己敛容，礼下之已甚”。从而多方面、多角度为后人树立了一个封建社会的权臣形象。文中有些地方写得非常细致生动，有声有色，使人物跃然纸上。

【原文】

霍光，字子孟，票骑将军去病弟也①。父中孺②，河东平阳人也③，以县吏给事平阳侯家④，与侍者卫少儿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毕归家⑤，娶妇生光，因绝不相闻⑥。久之，少儿女弟子夫⑦，得幸于武帝⑧，立为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贵幸，既壮大，乃自知父为霍中孺。未及求问，会为票骑将军击匈奴，道出河东，河东太守郊迎，负弩矢先驱。至平阳传舍，遣吏迎霍中孺。中孺趋入拜谒，将军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为大人遗体也⑨。”中孺扶服叩头曰⑩：“老臣得托命将军，此天力也。”去病大为中孺买田宅奴婢而去，还，复过焉⑪，乃将光西至长安⑫，时年十余岁，任光为郎⑬，稍迁诸曹侍中⑭。去病死后，光为奉车都尉、光禄大夫⑮，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出入禁闼二十余年⑯，小心谨慎，未尝有过，甚见亲信。（以上为郎、侍中）

【注释】

①票骑将军：官名，地位次于丞相，主征伐。 去病：姓霍，汉武帝时为票姚校尉，曾六次出击匈奴，立了很多战功，拜票骑将军，封冠军侯。票骑，后来写作“骠骑”。

②中：同“仲”。

③河东：郡名，秦置。治所在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禹王城）。两汉因之。辖境相当今山西境内黄河以东之地。 平阳：县名，故城在今山西省临汾县南。

④以县吏：凭着县吏的身份。 给事：供事，即供使唤。 平阳侯：曹参的后人。

⑤吏毕：在平阳侯家给事完毕。

⑥绝：断绝关系。

⑦女弟：妹妹。 子夫：人名。姓卫。出身微贱。

⑧幸：宠爱。

⑨遗体：留下来的身体，这是说子女的身体是父母留下来的。

⑩扶服：同“匍匐”，俯伏在地。

⑪过：探望。

⑫将：带着。

⑬任：保举。汉代制度：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能够保举弟或子一人为郎。

⑭稍：渐渐。 迁：升官。 诸曹：即左右曹。诸曹、侍中皆是所加的官名。

⑮奉车都尉：官名，掌管皇帝所乘的车驾。皇帝出行时，要随车驾侍奉，秩比二千石。 光禄大夫：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郎中令改为光禄勋，郎中令属下的中大夫改为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掌顾问应对，在大夫中地位最尊。这句意思是说霍光做了奉车都尉兼光禄大夫。

⑯闼（tà 踏）：门。 禁闼：皇宫中的门。皇帝居住的地方，门禁森严，因此叫禁闼。

【译文】

霍光字子孟，是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弟弟。父亲霍中孺，是河东郡平阳县人，以县吏的身分供职于平阳侯家，与侯府侍女卫少儿通奸而生下霍去病。霍中孺差事完毕回归家中，娶妻生下霍光，于是同卫少儿断绝关系不通音信。过了很久，卫少儿的妹妹卫子夫得到汉武帝的宠爱，被立为皇后。霍去病因为是皇后姐姐的儿子得到富贵宠幸。长大以后，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霍中孺，一时没有来得及寻找问候。适逢他任票骑将军去征讨匈奴，取道从河东郡出发，河东太守到郊外迎接，替他背着弓箭在前面开路，到达平阳驿站馆舍，派遣官吏接霍中孺到来。霍中孺小步快走进入驿馆拜谒，霍去病对面迎拜，就跪着说："去病早先不知道自己是大人的骨肉啊。"霍中孺伏地叩头，说："老臣的命运能托付给将军，这是苍天的力量啊！"霍去病为霍中孺买了许多田地、住宅、奴仆、婢妾而离去。等到出征返回，又过访霍中孺，于是带领霍光往西到达长安。那时霍光年龄只有十多岁。霍去病保举霍光任郎官，逐渐升为诸曹、侍中。霍去病逝世后，霍光任奉车都尉、光禄大夫，皇上出行就伴随车驾，入宫便侍奉于左右，出入宫禁二十多年，小心谨慎，不曾犯有过错，十分受汉武帝喜欢信任。

【原文】

征和二年①，卫太子为江充所败②，而燕王旦、广陵王胥皆多过失③。是时，上年老，宠姬钩弋赵倢伃有男④，上心欲以为嗣，命大臣辅之。察群臣，唯光任大重⑤，可属社稷⑥。上乃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⑦。后元二年春⑧，上游五柞宫⑨，病笃。光涕泣问曰："如有不讳⑩，谁当嗣者？"上曰："君未谕前画意邪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顿首让曰："臣不如金日磾⑫。"日

磾亦曰："臣，外国人，不如光。"上以光为大司马大将军[13]，日磾为车骑将军[14]，及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15]，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16]，皆拜卧内床下[17]，受遗诏辅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袭尊号[18]，是为孝昭皇帝。帝年八岁，政事一决于光[19]。（以上受遗诏辅幼主）

【注释】

①征和二年：即公元前91年。

②卫太子：名据，卫皇后所生，所以称卫太子。 江充：字次倩，邯郸人。武帝任命他为直指绣衣使者（直接受皇帝调度的司法官吏），因事和太子不和。征和二年，武帝得病，充见武帝年老，害怕武帝去世后自己被太子所杀，所以想陷害太子，便奏称武帝的病是由于巫蛊（gǔ 古）。于是武帝派江充为使者，查办巫蛊。江充诬称在太子宫里掘得桐木人。太子十分害怕，就把江充杀了。丞相刘屈氂（máo 毛）奉命率军攻打太子，太子兵败，逃到湖阳（今河南旧阌乡东）。后来被地方官发觉，自缢而死。

③燕王旦：武帝的第三个儿子。卫太子死，旦上书请求到京师在宫禁中值宿卫护。武帝很生气。后又因藏匿亡命而犯法。昭帝立，私与上官桀父子等交通，谋诛霍光，废帝自立。事发，自杀。 广陵王胥：武帝的第四个儿子，行为放荡，不守法度，先后使女巫下神祝诅昭帝、宣帝。事发，自杀。

④钩弋赵倢伃（jié yú 杰于）：汉昭帝刘弗陵的母亲。钩弋，宫名。倢伃，女官名，位同上卿，爵比列侯。

⑤任大重：担当得了重大任务。

⑥属社稷：以社稷委托他。

⑦黄门：官署名，有黄门侍郎等官，专门在宫内侍奉皇帝。

⑧后元：汉武帝的最后一个年号，公元前88～前87年。

⑨五柞宫：汉时的离宫（行宫），在今陕西周至县东南。

⑩不讳：不可避讳的事，此指死。

⑪谕：明白。

⑫金日磾：字翁权，原是匈奴休屠王的太子。武帝元狩（公元前122～

前117年)年间,昆邪王杀休屠王降汉,日磾被收入汉廷,在黄门养马。后被武帝重用,因功封秺侯,又拜为车骑将军。昭帝初,病卒。

⑬大司马:是冠于将军之上的加衔,可辅朝政。

⑭车骑将军:金印紫绶,相当于司空的地位。

⑮上官桀:字少叔,陇西上邽(今甘肃天水县)人。 左将军:官名,位次上卿,主征伐。

⑯搜粟都尉:官名。汉武帝置,属大司农,负责催索军粮。

⑰卧内:卧室。

⑱袭尊号:承袭皇帝这个尊号。

⑲一:一切。

【译文】

征和二年,卫太子刘据被江充陷害所毁,而燕王刘旦、广陵王刘胥都有许多过失。这时汉武帝已老,所宠幸的妃子住钩弋宫的赵倢伃生有一个男孩,武帝心想立他为继承人,命令大臣来辅佐他。武帝于是让宫中的黄门画工,画周公背着周成王朝会诸侯的图画,赐给霍光。后元二年的春季,武帝游览五柞宫,病势沉重,霍光流泪哭泣问道:"如有不可避讳的事,应当让谁来继承皇位?"武帝说:"你不了解那幅画的意思吗? 立小儿子作皇帝,由您来履行周公的职责。霍光叩头推辞说:"臣下不及金日磾。"金日磾也说:"臣下是外国人,不及霍光。"汉武帝任命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磾为车骑将军,还有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都在卧室内病床下授官,承受武帝遗留的诏书辅佐年少的君主。第二天,武帝逝世,太子刘弗陵承袭皇帝这个尊号,他就是孝昭皇帝。昭帝年龄八岁,朝廷政务一切由霍光决定。

【原文】

先是，后元年[1]，侍中仆射莽何罗与弟重合侯通谋为逆[2]，时光与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诛之，功未录。武帝病，封玺书曰[3]："帝崩，发书以从事。"遗诏封金日磾为秺侯[4]，上官桀为安阳侯[5]，光为博陆侯[6]，皆以前捕反者功封。时卫尉王莽子男忽侍中[7]，扬语曰："帝病，忽常在左右，安得遗诏封三子事？群儿自相贵耳。"光闻之，切让王莽，莽鸩杀忽[8]。光为人沉静详审，长财七尺三寸[9]，白皙，疏眉目，美须髯。每出入下殿门，止进有常处，郎、仆射窃识视之，不失尺寸。其资性端正如此。初辅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闻其风采。殿中尝有怪，一夜群臣相惊。光召尚符玺郎[10]，郎不肯授光，光欲夺之，郎按剑曰："臣头可得，玺不可得也！"光甚谊之。明日，诏增此郎秩二等[11]，众庶莫不多光[12]。（以上辅孝昭帝）

【注释】

①后元年：后元元年。即公元前163年。

②侍中仆射：官名，是领导侍中的。 莽何罗：本姓马，"马"和"莽"音近。马何罗是东汉明帝皇后的先人，马后憎恶他谋反，所以将何罗改姓莽。 重合：县名，故城在今山东乐陵县西，马通封于此。

③玺：印，从秦以后专指皇帝的印。 玺书：封口处盖有皇帝印记的诏书。

④秺：县名，故城在今山东城武县西北。

⑤安阳：县名，故城在今河南正阳县西南。

⑥博陆：在今北京市密云县东南。霍光的封号虽是博陆，他的采邑却是北海郡、河间郡和东郡。

⑦卫尉：官名，秩中二千石，九卿之一，掌管宫门卫屯兵，负责保卫宫

禁。　王莽：字稚叔，天水人，与西汉末年新朝皇帝的王莽不是一个人。

⑧鸩（zhèn 阵）：用鸩鸟的羽毛泡成的毒酒。

⑨财：同“才”。

⑩尚符玺郎：官名，属符节令，掌管皇帝的印玺符节，共四人。

⑪秩：官吏的禄位。

⑫众庶：老百姓。

【译文】

在这以前，汉武帝后元元年，侍中仆射莽何罗与弟弟重合侯莽通阴谋作乱，当时霍光与金日磾、上官桀等共同诛灭了乱臣贼子，但功绩没有登记行赏。后来武帝病重，密封一道加盖玺印的诏书说：“皇帝逝世后打开诏书，依照诏书的指示办事。”遗诏封金日磾为秺侯，上官桀为安阳侯，霍光为博陆侯，都是因为此前捕杀叛逆者的功劳而受封。当时卫尉王莽的儿子王忽在宫中侍奉皇上，把话宣扬出去说：“皇帝生病期间，我经常在他左右，哪里有什么遗诏封赏三人的事情？这伙人自己互相抬高身价罢了。”霍光听到这些话，严厉责问王莽，王莽用毒酒杀了王忽。霍光为人稳重审慎，身高才七尺三寸，面部白净，眉毛疏淡，眼睛明亮，长一副漂亮的胡须。每次出入皇宫，下殿出门，行进停步有一定的地点，郎、仆射偷偷观察记着，居然不差分毫，他的天性端正竟至如此。当初辅佐年幼的君主，政令从他发出，天下的人都想知道他的风度文采。宫殿中曾经出现怪异，一夜之间群臣互相惊扰。霍光召见保管玺印的尚符玺郎（想收取玺印），这位郎官不肯交给霍光，按剑说：“臣下的头可得，但玺决不可得！”霍光认为他是正义的。第二天，下诏命令提升这位郎官二等爵禄。老百姓没有不赞颂霍光的。

【原文】

光与左将军桀结婚相亲①，光长女为桀子安妻，有

女，年与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盖主内安女后宫为倢伃[2]。数月，立为皇后，父安为票骑将军，封桑乐侯。光时休沐出[3]，桀辄入代光决事。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长公主。公主内行不修，近幸河间丁外人[4]。桀、安欲为外人求封，幸依国家故事以列侯尚公主者[5]，光不许。又为外人求光禄大夫，欲令得召见，又不许。长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数为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惭。自先帝时，桀已为九卿[6]，位在光右，及父子并为将军，有椒房中宫之重[7]，皇后亲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顾专制朝事，由是与光争权。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怀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盐铁[8]，为国兴利，伐其功，欲为弟子得官，亦怨恨光。于是盖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与燕王旦通谋，诈令人为燕王上书，言“光出都肄郎、羽林[9]，道上称趯[10]，太官先置[11]；又引“苏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还乃为典属国[12]；而大将军长史敞亡功为搜粟都尉[13]；又“擅调益莫府校尉[14]，光专权自恣，疑有非常”。臣旦愿归符玺，入宿卫，察奸臣变”。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从中下其事，桑弘羊当与诸大臣共执退光。书奏，帝不肯下。明旦，光闻之，止画室中不入[15]。”上问：“大将军安在？”左将军桀对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诏召大将军，光入，免冠顿首谢。上曰：“将军冠。朕知是书诈也，将军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将军之广明都郎[16]，属耳；调校尉以来，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将军为非，不须校尉。”是时帝年十四，尚书左

右皆惊，而上书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惧，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听。后桀党与有谮光者，上辄怒曰："大将军忠臣，先帝所属以辅朕身，敢有毁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复言，乃谋令长公主置酒请光，伏兵格杀之，因废帝，迎立燕王为天子。事发觉，光尽诛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盖主皆自杀。（以上诛上官、桑、丁、燕王、盖主）

【注释】

①结婚：指结为儿女亲家。古谓妇之父母与夫之父母相称为婚姻。

②鄂邑盖主：武帝长女，封为鄂邑长公主（鄂邑，今湖北鄂城县）；因她嫁给盖侯，因此又称盖主。

③休沐：指休假沐浴的日子。汉制，中朝官（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中常侍）每五天可回私宅休沐一次。

④丁外人：姓丁，名外人。

⑤"幸依"句：希望依照国家旧例以列侯的身份娶公主为妻，封丁外人为列侯。

⑥九卿：汉时为奉常（太常）、郎中令（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大鸿胪）、宗正（宗伯）、治粟内史（大司农）、少府。

⑦椒房：皇后所居之处。椒是香料，用椒和泥涂墙，取其温暖芳香。中宫：指皇后的宫。这里椒房、中宫都指皇后。

⑧酒榷盐铁：指酒业和盐铁专营专卖。

⑨羽林：汉代禁军之一。职掌宿卫送从。也参加征伐。

⑩趋：古代帝王出行时，禁止行人往来，叫做趋。称趋，传令戒严。

⑪太官：掌管皇帝饮食的官，属少府。　先置：先去准备办理饮食。按："称趋"和"太官先置"都不是臣下该有的事，因此把这作为霍光的罪状。

⑫典属国：汉承秦置，主管诸属国少数民族事务的官，秩二千石。

⑬敞：指杨敞。

⑭莫府校尉：将军府武官。

⑮画室：指殿前西阁之室，西阁画古帝王像，故称。

⑯广明：亭驿名，在长安东东都门外。 都郎：指上文“都肄郎、羽林”一事。

【译文】

霍光与左将军上官桀结为儿女亲家，霍光的大女儿嫁给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为妻。上官安有个女儿与昭帝年龄相当。上官桀依靠昭帝的大姐鄂邑盖主接纳上官安的女儿进后宫当倢伃，几个月后被立为皇后。皇后父亲上官安任骠骑将军，封为桑乐侯。霍光按时休假沐浴出宫，上官桀总是入宫代替霍光裁决事务。上官桀父子位尊势盛之后，很感激长公主的恩情。长公主私生活不检点，亲近宠幸河间丁外人。上官桀、上官安想为丁外人请求封侯，希望按照国家的旧例以列侯的身份娶公主为妻，霍光不允许。就又为丁外人求取光禄大夫之职，打算让他得到昭帝的召见，霍光又不允许。长公主因此十分怨恨霍光。而上官安、上官桀多次替丁外人谋求官职爵位没能得到，也感惭愧。在先帝（汉武帝）时，上官桀已经位列九卿，官位在霍光之上。及至上官父子同为将军，又有皇后的重要关系。皇后是上官安的亲生女儿，霍光只不过是他的外公，却反而独揽朝廷的事务，上官父子由此与霍光争权。燕王刘旦自以为是昭帝的哥哥（理应为帝），常怀怨恨之心。还有御史大夫桑弘羊建议创立酒业和盐铁专营、专卖，为国家开辟财源，夸耀自己的功劳，想为子弟得到官职，也怨恨霍光。于是鄂邑盖主、上官桀、上官安和桑弘羊都同燕王刘旦串通密谋，让人假装替燕王来上书，说霍光出城把郎和羽林军集合起来操练演习，路上像皇帝那般传令戒严，又让太官先去备办饮食；还说苏武从前出使匈奴，被拘留二十年仍不投降，返回后才任典属国，而大将军霍光的长史杨敞没有功劳却任搜粟都尉；又说霍光擅自调人增加将军府的武官；霍光专权，恣意行事，怀疑他图谋篡位；说臣下刘旦情愿归还燕王符节玺印，入朝值宿护

卫，查察奸臣的造反。准备等候霍光出宫休假的日子上奏书信。上官桀打算从宫中把这件事下交给有关的官吏去处理，桑弘羊当即在外朝与众大臣将霍光拘留，胁迫其退职。书信奏上，昭帝不肯交发下面官吏处置。次日早晨，霍光听说此事，就留在殿前画室中不肯入朝。皇上问："大将军在哪里？"左将军上官桀回答说："因为燕王告发他的罪恶，所以不敢入朝。"皇上下诏令召见大将军。霍光入朝，脱下帽子磕头谢罪。皇上说："将军戴上帽子，朕知道这封书信有诈伪，将军没有罪过。"霍光说："陛下凭什么知道？"皇上说："将军到广明集合郎、羽林，只是近时的事罢了，调选校尉到现在也不过十天。燕王（远在外地）怎么能知道这些？况且将军要作非法的事，也不需要用校尉。"这时昭帝年龄十四岁，尚书和左右大臣都很惊奇。而呈上书信的人果然逃亡，朝廷追捕十分紧急。上官桀等人恐惧，禀报皇上说这是小事不必追究到底，皇上没有听从。以后上官桀党羽凡是说霍光坏话的，皇上总是发怒说："大将军是忠臣，先帝所嘱托来辅佐朕身的，敢有毁谤他的人要获罪。"从此上官桀等人不敢说霍光的坏话，于是密谋让长公主摆酒宴请霍光，埋伏士兵击杀他，乘机废黜昭帝，迎立燕王当皇帝。事情被发觉，霍光将上官安、上官桀、桑弘羊、丁外人的宗族统统诛灭。燕王、盖主都自杀。

【原文】

光威震海内。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讫十三年，百姓充实，四夷宾服。元平元年①，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②，独有广陵王胥在，群臣议所立，咸持广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内不自安。郎有上书言："周太王废太伯③，立王季④；文王舍伯邑考⑤，立武王。唯在所宜，虽废长立少可也。广陵王不可以承宗庙！"言合光意，光以其

书视丞相敞等，擢郎为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诏⑥，遣行大鸿胪事少府乐成、宗正德、光禄大夫吉、中郎将利汉⑦，迎昌邑王贺⑧。（以上光迎立昌邑王贺）

【注释】

①元平：昭帝年号。 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

②武帝六男：长子戾太子据，次子齐怀王闳（hóng弘），三子燕刺王旦，四子广陵王胥，五子昌邑哀王髆（bó博），六子昭帝弗陵。

③太伯：周太王的长子。

④王季：周太王的少子。

⑤伯邑考：周文王的长子。

⑥皇太后：指昭帝的上官皇后，霍光的外孙女。

⑦大鸿胪：官名，掌管接待少数民族君长及诸侯王事务。 少府：官名，掌管山海池泽的税收，供皇室享用。 乐成：姓史，他的官职是少府，暂时兼摄大鸿胪的职务，因此说“行大鸿胪事”。 宗正：官名，掌管宗室亲贵的事务。 德：刘德。 吉：丙吉。 利汉：人名，不知其姓。

⑧昌邑：故城在今山东省金乡县西北四十里。

【译文】

霍光的威势震盖天下。昭帝举行表示成年的冠礼后，就正式委任霍光辅政，直到昭帝逝世终结，前后达十三年，百姓生计充裕，四方各少数民族称臣归服。元平元年，汉昭帝逝世，没有继承人。武帝六个儿子，只有广陵王刘胥还在，朝廷群臣商议所立人选，都主张立广陵王。广陵王原本因行为失去正道，因此武帝不选用他。霍光内心感到不安。郎官中有人上书说：“周太王不立长子太伯而立幼子王季，周文王舍弃长子伯邑考而立次子周武王，只要是适宜做皇帝的人，即使是废黜长子拥立少子也可以。广陵王不可以继承帝位。”上述郎官的话正合霍光的心意。霍光把书信拿给丞相杨敞等人看，提拔那郎官为九江太守，当日奉皇太后

诏令，派遣代理职务的少府乐成、宗正刘德、光禄大夫丙吉、中郎将利汉去迎接昌邑王刘贺。

【原文】

贺者，武帝孙，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乱。光忧懑，独以问所亲故吏大司农田延年①，延年曰："将军为国柱石，审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选贤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于古尝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②，废太甲以安宗庙③，后世称其忠。将军若能行此，亦汉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给事中④，阴与车骑将军张安世图计⑤，遂召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会议未央宫⑥。光曰："昌邑王行昏乱，恐危社稷，如何？"群臣皆惊鄂失色⑦，莫敢发言，但唯唯而已⑧。田延年前，离席按剑，曰："先帝属将军以幼孤，寄将军以天下，以将军忠贤，能安刘氏也。今群下鼎沸，社稷将倾，且汉之传谥常为'孝'者⑨，以长有天下，令宗庙血食也⑩。如令汉家绝祀，将军虽死，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乎？今日之议，不得旋踵，群臣后应者，臣请剑斩之！"光谢曰："九卿责光是也⑪。天下匈匈不安，光当受难。"于是议者皆叩头，曰："万姓之命在于将军，唯大将军令！"光即与群臣俱见白太后，具陈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庙状。皇太后乃车驾幸未央承明殿⑫，诏诸禁门毋内昌邑群臣。王入朝太后还，乘辇欲归温室⑬，中黄门宦者各持门扇⑭，王入，门闭，昌邑群臣不得入。王曰："何为？"大将军跪曰："有皇太后诏毋内昌邑群臣。"王曰："徐之！何乃惊人如

是?”光使尽驱出昌邑群臣,置金马门外[14]。车骑将军安世将羽林骑,收缚二百余人,皆送延尉诏狱[16]。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17],光敕左右:“谨宿卫!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负天下,有杀主名。”王尚未自知当废,谓左右:“我故群臣从官安得罪?而大将军尽系之乎?”(以上光议废昌邑王贺)

【注释】

①田延年:西汉左冯翊阳陵(今陕西咸阳东)人,字子宾。昭帝时,以材略给事大将军幕府,为霍光所重,迁长史。出为河东太守,以诛锄豪强著称。后为大司农。

②伊尹:商汤的贤相。

③太甲:汤的嫡长孙。太甲即位三年,纵欲妄为,伊尹就把他流放到桐宫(汤之陵寝所在地)。过了三年,太甲改过自新,伊尹又把他接回,让他执政。

④给事中:加官名,因供职于宫中,所以叫给事中,掌顾问应对。

⑤车骑将军:高级武官称号,位次大将军。后来文官辅政者亦加此衔。张安世:字子孺,昭帝时封富平侯。

⑥中二千石:宣帝时职掌机枢,食邑万户。汉代官吏秩位之一。中即满,银印青绶,月奉一百八十斛谷。这里的中二千石指九卿、御史大夫、执金吾等官。 大夫:官名,掌议论,属光禄勋。

⑦愕:同“愕”,惊讶。

⑧唯唯:象声词,答应的声音。

⑨谥常为孝:汉代自惠帝起,每个皇帝的谥号都加一个“孝”字,如昭帝的全称是“孝昭皇帝”。

⑩血食:指得到享祭。享祭鬼神要杀牲,所以说血食。

⑪九卿:这里指田延年,因田延年是大司农,为九卿之一。

⑫承明殿:在未央宫中,是皇帝召见儒生学士的地方。

⑬温室:即温室殿,在未央宫中,是冬季取暖的处所。

⑭中黄门宦者：住在宫禁里在黄门内服役的宦官。

⑮金马门：未央宫内宫门名。其名来由，诸说不一。

⑯廷尉：官名，主管全国刑狱。秩中二千石，列位九卿。　诏狱：监狱的一种，专门拘禁皇帝特旨交审的罪犯。这种罪犯，汉代由都司空负责审判。一般罪犯则由廷尉审判。

⑰中臣侍：当作中常侍，加官名，无员，或多至数十人。凡列侯、将军、卿大夫、将、都尉、尚书以至郎中，加此得入禁中，亲近皇帝。

【译文】

刘贺是汉武帝的孙子，昌邑哀王的儿子。到达宫中以后，即皇帝位，行为淫乱。霍光为之忧愁气愤，独自去询问亲信的故吏现任大司农田延年。田延年说："将军作为国家的柱石，既然了解此人不行，为什么不向太后建议禀报，另外选择贤德的人立为帝？"霍光说："现在正打算这样做，不知在古代曾经有过这样的先例没有？"田延年说："伊尹任商朝的丞相，废黜商王太甲来安定宗庙社稷，后代的人称道他忠诚。将军如果能这样作，也就是汉朝的伊尹了。"霍光于是引荐田延年供职于宫中，暗中又与车骑将军张安世策划计谋，于是在未央宫召见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会同商议。霍光说："昌邑王行为昏庸淫乱，恐怕会危害国家，怎么办？"群臣都惊讶失色，没有人敢发言，只是唯唯答应而已。田延年上前离开席位手按长剑，说："先帝把年幼的孤儿嘱托给将军，把汉朝天下交付给将军，是因为将军忠诚贤德，能够定安刘氏朝廷。如今臣民像鼎中的开水那样沸腾着，心里不安，国家将要倾覆，而且汉朝皇帝相传谥号常用"孝"字的原因，是为了长久地拥有天下，让宗庙永远得到享祭的缘故。如果使汉家断绝香火，将军即使死去，还有什么脸面到九泉之下去见先帝呢？今日的讨论，不得踌躇。群臣之中有敢迟疑答应的，臣下请求用这把剑斩杀了他。"霍光谢罪说："九卿责问我是正确的。天下纷扰不安，我应当受到责难。"于是参加商议的群

臣都叩头说："万民的性命就在将军一人身上，惟大将军之命是从！"霍光当即与群臣一起谒见太后并向太后禀白，详尽地陈述昌邑王不可继承皇位的情况。皇太后于是乘车来到未央宫承明殿，诏令各个宫禁门卫不得放进昌邑王原有的群臣。昌邑王进去朝见太后回还，乘车打算回归温室，宫禁黄门宦官各自把持门扇，昌邑王进去后，便将门关闭。昌邑王的群臣不得入内。昌邑王说："为什么？"大将军霍光跪着回答："有皇太后诏令，不得放进昌邑王原有的群臣。"昌邑王说："慢一点，何必如此吓唬人？"霍光命令将昌邑王原有群臣全部驱逐出宫，安置在金马门外。车骑将军张安世率领羽林骑士拘捕捆缚二百多人，全部送交廷尉诏狱。命令已故昭帝的侍中、中常侍看守昌邑王。霍光告诫身旁的人说："谨慎警卫，昌邑王仓卒死亡或自杀，就会使我辜负天下人的期望，背上杀害君主的罪名。"昌邑王还不知道自己将被废黜，对身旁的人说："我原先的群臣随员怎么获罪而让大将军把他们统统逮捕关押起来呢？"

【原文】

顷之，有太后诏召王，王闻召，意恐，乃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①，盛服，坐武帐中②，侍御数百人③，皆持兵，期门武士陛戟陈列殿下④，群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听诏。光与群臣连名奏王，尚书令读奏曰⑤："丞相臣敞、大司马大将军臣光、车骑将军臣安世、度辽将军臣明友⑥、前将军臣增⑦、后将军臣充国⑧、御史大夫臣谊⑨、宜春侯臣谭⑩、当涂侯臣圣⑪、随桃侯臣昌乐⑫、杜侯臣屠耆堂⑬、太仆臣延年⑭、太常臣昌⑮、大司农臣延年⑯、宗正臣德⑰、少府臣乐成⑱、廷尉臣

光[19]、执金吾臣延寿[20]、大鸿胪臣贤[21]、左冯翊臣广明[22]、右扶风臣德[23]、长信少府臣嘉[24]、典属国臣武[25]、京辅都尉臣广汉[26]、司隶校尉臣辟兵[27]、诸吏文学光禄大夫臣迁、臣畸、臣吉、臣赐、臣管、臣胜、臣梁、臣长幸、臣夏侯胜[28]、大中大夫臣德、臣卬[29]，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顿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庙，总一海内者，以慈孝礼谊赏罚为本。孝昭皇帝早弃天下，亡嗣，臣敞等议，《礼》曰'为人后者，为之子也[30]'。昌邑王宜嗣后，遣宗正、大鸿胪、光禄大夫，奉节使征昌邑王典丧，服斩缞[31]，亡悲哀之心，废礼谊，居道上不素食，使从官略女子，载衣车[32]，内所居传舍。始至谒见，立为皇太子，常私买鸡豚以食。受皇帝信玺、行玺大行前[33]，就次发玺不封。从官更持节，引内昌邑从官，驺宰、官奴，二百余人[34]，常与居禁闼内敖戏。自之符玺取节十六，朝暮临，令从官更持节从。为书曰：'皇帝问侍中君卿[35]：使中御府令高昌[36]，奉黄金千斤，赐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发乐府乐器[37]，引内昌邑乐人，击鼓歌吹作俳倡[38]。会下还，上前殿，击中磬，召内泰一宗庙乐人[39]，辇道牟首[40]，鼓吹歌舞，悉奏众乐。发长安厨三太牢具祠阁室中[41]，祀已，与从官饮啖。驾法驾[42]，皮轩鸾旗[43]，驱驰北宫、桂宫[44]，弄彘斗虎。召皇太后御小马车[45]，使官奴骑乘，游戏掖庭中[46]。与孝昭皇帝宫人蒙等淫乱[47]，诏掖庭令[48]'敢泄言要斩'。"太后曰："止！为人臣子当悖乱如是邪？"王离席伏。尚书令复读曰："取诸侯王，列侯，二千石绶，

及墨绶、黄绶[49]，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50]。变易节上黄旄以赤[51]。发御府金钱、刀剑、玉器、采缯[52]，赏赐所与游戏者。与从官官奴夜饮，湛沔于酒。诏太官‘上乘舆食如故[53]，食监奏[54]，未释服，未可御故食’，复诏太官‘趣具，无关食监！’太官不敢具，即使从官出买鸡豚，诏殿门内[55]，以为常。独夜设九宾温室[56]，延见姊夫昌邑关内侯[57]。祖宗庙祠未举。为玺书使使者持节，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园庙，称 嗣子皇帝。受玺以来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节诏诸官署征发，凡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学光禄大夫夏侯胜等，及侍中傅嘉，数进谏以过失，使人簿责胜，缚嘉系狱。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臣敞等数进谏，不变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谨与博士臣霸、臣隽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仓议[58]，皆曰：‘高皇帝建功业，为汉太祖；孝文皇帝慈仁节俭，为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后，行淫辟不轨。《诗》云[59]：“藉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属[60]，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61]，《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郑。”由不孝出之，绝之于天下也。宗庙重于君，陛下未见命高庙，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庙、子万姓，当废！’臣请有司御史大夫臣谊、宗正臣德、太常臣昌[62]，与太祝以一太牢具[63]，告祠高庙。臣敞等昧死以闻。”皇太后诏曰：“可！”（以上群臣于太后前宣读奏书）

【注释】

①襦：短衣，短袄。

②武帐：帷帐中设置五种兵器（矛、戟、钺、楯、弓矢），故称。

③侍御：守卫在左右的侍从。

④期门：汉代禁军名。比郎，以仆射主之。无员数，多至千人。隶光禄勋。地位较羽林略高。职责为执兵送从、护卫皇帝。偶被征调作战。

⑤尚书令：官名，为少府属官之一。执掌机密文书章奏。为皇帝近臣，秩轻任重。

⑥明友：姓范。昭帝时为中郎将。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拜度辽将军。次年，以击氐及乌桓功封富平侯。后为霍光女婿，任未央宫卫尉 。

⑦前将军：官名，位上卿，主征伐。　增：人名，姓韩，袭父封为龙颔侯，昭帝时拜前将军。

⑧充国：姓赵，字翁叔，勇武有谋略。武帝时以击匈奴有功，拜中郎，迁车骑将军长史。昭帝时，擢后将军。因参与迎立宣帝，封营平侯。

⑨谊：人名，姓蔡，谊又作义。以明经给事大将军霍光幕府。后任少府，迁御史大夫，擢为丞相，封阳平侯。

⑩谭：人名，姓王，袭父封为宜春侯。

⑪圣：人名，姓魏，袭父封为当涂侯。

⑫昌乐：人名，姓赵，故苍梧王赵光的儿子，光降汉，封随桃侯，昌乐袭父封。

⑬屠耆堂：本胡人，他祖父复陆支降汉，从霍去病有功，封杜侯。

⑭延年：姓杜，杜周少子，明习法律。因揭发燕王旦、上官桀父子逆谋，封建平侯。官至御史大夫。

⑮太常：官名。秩中二千石，列位九卿。职掌宗庙祭祀及朝会、丧葬礼仪，兼管皇帝陵墓、寝庙所在县邑。又主持博士和博士弟子之考核、荐举。昌：姓苏，封蒲侯。

⑯延年：即田延年。

⑰德：即刘德。

⑱乐成：即史乐成。

⑲光：人名，姓李。

⑳执金吾：官名。秩中二千石。职掌京师治安。皇帝出巡时，执金吾缇骑舆服导从，甚为壮观。　延寿：人名，姓李。

㉑贤：人名，姓韦，兼通《礼》、《尚书》，以《诗》教授 ，号称邹鲁大儒。征

为博士、给事中，进授昭帝《诗》。与谋尊立宣帝，赐爵关内侯。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为丞相。

㉒左冯翊：官名，与京兆尹、右扶风共治长安城中，叫做三辅。 广明：人名，姓田，武帝时，以杀伐称能。曾捕斩诈称光禄大夫的谋反者，征入为大鸿胪。宣帝初代蔡义为御史大夫，以定策功封昌水侯。

㉓右扶风：官名。 德：人名，姓周。

㉔长信少府：官名，掌皇太后宫。太后居长信宫，所以叫长信少府。 嘉：人名，不知其姓。

㉕典属国：官名。秩二千石。掌诸属国少数民族事务。 武：即苏武。

㉖京辅都尉：官名，属中尉。 广汉：人名，姓赵，以与议尊立宣帝，赐爵关内侯。后为京兆尹，精于吏治，自汉兴以来治京兆尹者莫能及。

㉗司隶校尉：官名。督察百官及三辅（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三河（河东、河内、河南）、弘农七郡犯法者，秩二千石。东汉时还兼掌兵权。除三公外，“无所不纠”。 辟兵：人名，不知其姓。

㉘诸吏文学光禄大夫：概括以下九人的官职，或为诸吏，或为文学（学习经术的儒生），或为光禄大夫。 迁：人名，姓王。 畸：人名，姓宋。 吉：人名，姓丙。武帝末治巫蛊狱，皇曾孙因卫太子事系于狱中，乃数护卫之。及皇曾孙立为宣帝，赐爵关内侯。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为丞相。政尚宽大，不问小事。 赐、管、胜、梁、长幸：均人名，都不知其姓。 夏侯胜：字长公，以治《尚书》著名，和他从兄的儿子建并称为大小夏侯。

㉙德：人名，不知其姓。 卬：赵充国的儿子。

㉚《礼》：指《仪礼》。但今本《仪礼》和《礼记》均不引二句，只见于《公羊传·成公十五年》。

㉛斩缞（cui 崔）：用最粗的生麻布做的孝衣，衣的下边不用线缝，是丧服中最重的。

㉜衣车：后面有帷幔遮蔽，前面有门可以启闭的车。

㉝信玺、行玺：汉初，皇帝有三玺，天子之玺，皇帝自己佩带着；信玺、行玺，存放在符节台。 大行前：指昭帝的灵柩前。

㉞驺宰：管马厩的人。 官奴：即官奴婢，秦汉奴婢的一种，属官府所有，最多时达数十万至上百万。来源有罪人及其家属。官奴婢大量用于工官、冶铸、官府杂役、诸苑养狗马禽兽或赏赐官僚贵族，可以买卖，并有一定

的价格。

㉟君卿：人名，是昌邑王的侍中。

㊱御府令：官名。掌管在皇宫内收藏皇帝衣物财宝。宦官做此官，加“中”字，称为中御府令。　高昌：人名。

㊲乐府：掌管音乐的官署，负责皇帝朝会祭祀、巡行时所奏音乐，兼管采集民歌，并为之配乐。

㊳作俳(pái牌)倡：作俳倡之戏，即演滑稽戏。

㊴泰一：同太一，神名。

㊵辇道：帝王车驾所行之路。　牟首：池名，在上林苑中。

㊶长安厨：官署名。　太牢：牛羊豕三牲。　阁室：阁道(宫苑中架木以通车的道)旁的屋子。

㊷法驾：皇帝所乘车之一种，只有在祭天和郊祀社稷时才能用。

㊸皮轩：用虎皮作屏障的车。　鸾旗：用羽毛编起来列系幢(旌旗)旁的一种旗子。

㊹桂宫、北宫：皆汉代宫名。俱在长安城中未央宫北。

㊺皇太后御小马车：皇太后所用的小马车。这种车是皇太后在宫中乘着游玩的。小马，又名果下马，高3尺。

㊻掖庭：皇宫中妃嫔居住的处所。

㊼蒙：宫人的名字。

㊽掖庭令：宫庭内管后妃宫女的官，以宦者充任，秩六百石。

㊾诸侯王：汉代皇子封王者称诸侯王。诸侯王金印盭(lì丽)绶，列侯金印紫绶，二千石银印青绶，秩比六百石以上铜印墨绶，比二百石以上铜印黄绶。

㊿免奴：被赦免为良人的奴隶。

51旄：节上用旄牛尾作的装饰。

52御府：宫中藏钱帛珠玉财物的府库。　采缯：有文采的丝织物。

53乘舆：皇帝的代称。

54食监：监管皇帝膳食的人。

55殿门：指看守殿门的人。

56九宾：由宾者(司仪)九人以次传呼接引上殿。　温室：温室殿。

57昌邑关内侯：刘贺做昌邑王时所封的关内侯，这不如皇帝所封的侯

爵级别高。

⑤⑧霸、德、射、仓：这四人的姓都不详。

⑤⑨《诗》：指《诗经·大雅·抑》。

⑥⓪五辟：即五刑。

⑥①周襄王：名郑，惠王子。襄王生母早死，后母惠后生叔带，惠王很爱叔带。襄王十六年，叔带与狄人伐周，襄王逃到郑国。后来晋文公杀叔带，襄王才恢复王位。

⑥②有司：负责官员。 谊：人名，姓蔡。 德：姓刘。 昌：姓苏。

⑥③太祝：官名，秩六百石。职掌大祭祀时宣读祝文和迎神、送神事宜。

【译文】

过了一会儿，有太后诏令召见昌邑王。昌邑王听说召见他，心中害怕，便说："我有什么地方得罪太后而召见我呢？"太后身披珍珠缀成的短袄，身穿上朝盛装，坐在设置五兵的帷帐中。守卫在左右的侍从几百人，都手持兵器。期门武士拿着戟在殿阶下护卫。群臣按次序上殿，召见昌邑王，伏在前面听太后诏令。霍光和群臣连名上奏弹劾昌邑王，尚书令宣读奏章道："丞相臣杨敞、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臣张安世、度辽将军臣范明友、前将军臣韩增、后将军臣赵充国、御史大夫臣蔡谊、宜春侯臣王谭、当涂侯臣魏圣、随桃侯臣赵昌乐、杜侯臣复陆屠耆堂、太仆臣杜延年、太常臣苏昌、大司农臣田延年、宗正臣刘德、少府臣史乐成、廷尉臣李光、执金吾臣李延寿、大鸿胪臣韦贤、左冯翊臣田广明、右扶风臣周德、长信少府臣傅嘉、典属国臣苏武、京辅都尉赵广汉、司隶校尉臣辟兵、诸吏文学光禄大夫臣王迁、臣宋畸、臣丙吉、臣赐、臣管、臣胜、臣梁、臣长幸、臣夏侯胜、太中大夫臣德、臣赵卬冒死罪禀报皇太后陛下：臣杨敞等叩头死罪。天子是永久保卫社稷，统一总理天下万邦的人，以慈孝、礼义、赏罚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孝昭皇帝过早地逝世，没有继承人，臣敞等商议，《仪礼》说：'出继于人，就是人家的儿子。'昌邑王适合作孝昭皇帝的

继承人。便派遣宗正、大鸿胪、光禄大夫奉持旄节出使征召昌邑王来主持昭帝的丧事。但他身着丧服，却无悲哀之心，废弃礼义，在来京师的道上不肯按规定吃素食，派遣侍从的官吏抢掠民间女子载上衣车，送进他居住的馆驿。从开始到京师谒见皇太后，被立为皇太子后，就常常私下买鸡、猪来吃，在昭帝的灵柩前接受皇帝的信玺、行玺后，便在居丧处所打开封匣取出玺来。随从官员轮流拿着符节，招引带领昌邑王国的从官、马官、官奴二百多人进宫，经常在宫禁之中一起玩耍游戏。亲自到藏符玺的官署取走十六根符节，早晚到昭帝的灵柩前哭泣时，让随从官员轮流带上符节跟着。还写了封信，说：'皇帝问候侍中君卿：派中御府令高昌奉送黄金一千斤，赏给君卿娶十个妻子。'孝昭皇帝的灵柩还在前殿，便取出乐府的乐器，带进昌邑王国的乐工，击鼓唱歌，吹奏乐器，作俳倡之戏。等到昭帝的灵柩下葬返回，上到前殿，敲击钟磬，召集泰一庙、宗庙的乐工进来，沿着辇道直至牟首池，击鼓吹打，载歌载舞，演奏全部乐曲。从长安厨取出三副太牢（牛羊豕）供品，在阁室里祭祀，祭祀完毕，和随从官员大吃大喝。驾着皇帝出行时的专用车子，车上蒙着虎皮，插着鸾旗，驱车疾驰到北宫、桂宫，逗野猪，斗老虎。取来皇太后用的小马车，让官奴骑马乘车，在宫殿中的旁舍玩耍。又同孝昭皇帝的宫人蒙等淫乱，还下诏宫廷内管宫女的官：有敢泄露的处以腰斩。"太后说："停一下！作他人臣下的有像这样胡作非为的么！"昌邑王离开原来的席位伏在地上。尚书令接着宣读道："昌邑王取出诸侯王、列侯、二千石的绶带以及黑色绶带、黄色绶带，一起给昌邑王国的郎官、被赦免为良人的奴隶佩带。将符节上的黄旄改变为赤旄。拿出宫中府库中的金钱、刀剑、玉器、彩绸，赏赐给同他游戏作乐的人。和随从官员，官奴婢夜晚饮酒，沉溺在酒中。诏令太官进献皇帝平日的饮食，监管皇帝饮食的人奏报：未脱孝服，不可进用平日吃的食物。昌邑王又诏令太官急速准备，不要通过食监。太

官不敢准备，立即派遣随从官员出宫购买鸡、猪，诏令看守殿门的人放行，以此作为常规。独自夜晚在温室殿中设九宾之礼，宴请接见姐夫昌邑关内侯。祭祀宗庙的仪式还未举行，昌邑王就发诏书派出使者拿着符节，用三副太牢祭祀他生父昌邑哀王的陵园宗庙，自称嗣子皇帝。接受皇帝玺印以来的二十七天中，使者纷纷四出，拿着符节向各个官署下达诏令征发物资，共有一千一百二十七起。文学光禄大夫夏侯胜等及侍中傅嘉多次进谏规劝他的过失，昌邑王却派人拿着文书责备夏侯胜，把傅嘉捆绑着关进监狱。昌邑王荒淫昏乱，丧失了帝王的礼仪，扰乱了汉家的制度。臣杨敞等多次进谏规劝，没有改变，反而日益严重，长此下去恐怕危害国家，导致天下不安定。臣杨敞等谨慎地与博士臣孔霸、臣隽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后仓讨论，都说："高皇帝创建帝业庙号尊为太祖，孝文皇帝仁慈节俭庙号尊为太宗，如今陛下继承昭皇帝之后，行为荒淫无度，不守法规，《诗经》说：'假使说他没有知识，也已经抱着个儿子了。'五刑之类规定，罪孽没有比不孝更大的。周襄王不能侍奉好母亲，《春秋》说：'天子出居在郑国。'由于他不孝，《春秋》才用'出'字来贬他，这是在天下人面前弃绝他。宗庙比君王更重要，陛下未曾受命于高庙，不能再禀承天命，侍奉祖先宗庙，以百姓为子民，应当废黜。臣下请求有关官员御史大夫臣蔡谊、宗正臣刘德、太常臣苏昌与太祝准备一副太牢供品，禀告祭祀高庙。臣杨敞等敢冒死罪来奏报。"皇太后发布诏令说："照准。"

【原文】

光令王起，拜受诏。王曰："闻天子有争臣七人，虽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诏废，安得天子？"乃即持其手，解脱其玺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马门。群臣随

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汉事！"起，就乘舆副车。大将军光送至昌邑邸[①]，光谢曰："王行自绝于天，臣等驽怯，不能杀身报德。臣宁负王，不敢负社稷！愿王自爱，臣长不复见左右[②]。"光涕泣而去。群臣奏言："古者废放之人屏于远方，不及以政，请徙王贺汉中房陵县[③]。"太后诏归贺昌邑，赐汤沐邑二千户[④]。昌邑群臣坐亡辅导之谊，陷王于恶，光悉诛杀二百余人，出死，号呼市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⑤]！"（以上王贺归昌邑）

【注释】

①邸（dǐ 抵）：诸侯王到京师朝见皇帝时所住的房舍。

②左右：这里指昌邑王左右伺候的人。

③房陵县：今湖北房县。

④汤沐邑：周代天子赐给诸侯来朝时斋戒自洁的地方。战国以后国君赐给大臣的封邑也叫汤沐邑。汉代诸侯王等皆有汤休邑。

⑤这话是古代谚语，断与乱押韵（同在元部）。此处表示悔不早杀霍光等。

【译文】

霍光使昌邑王起来跪拜接受诏令，昌邑王说："我听说天子只要有诤臣七人，虽然无道也不会失去天下。"霍光说："皇太后已下诏废黜，哪里还是天子？"于是走近抓着他的手，解下他身上佩带的玺绶，呈交给皇太后。然后扶着昌邑王走下承明殿，出金马门，群臣相随送行。昌邑王朝西方跪拜说："我愚蠢，担任不了汉朝大业。"起身坐上皇帝副车。大将军霍光送到昌邑王在京师的邸舍。霍光告罪说："您的行为自绝于上天，臣等无能，不能杀身报答您的恩德。但臣下宁可辜负您，也不敢辜负宗庙社稷。希望您自爱，臣下永远不再和您见面了。"霍光流泪哭泣而离去。群

臣上奏说："古代被废逐的人应弃置远方，不得参与政事。请求将昌邑王刘贺迁徙到汉中郡房陵县。"皇太后下诏命令刘贺回归昌邑，赐给封邑二千户。昌邑王国群臣因没有辅导的正义，使王陷于邪恶，霍光将他们全部诛杀，有二百多人。这些人出狱到刑场，在市上大喊大叫道："当决断不决断，反受其灾难！"

【原文】

光坐庭中①，会丞相以下议定所立：广陵王已前不用②，及燕刺王反诛，其子不在议中，近亲唯有卫太子孙，号皇曾孙③，在民间，咸称述焉。光遂复与丞相敞等上奏曰："《礼》曰④：'人道亲亲⑤，故尊祖⑥；尊祖，故敬宗。大宗亡嗣⑦，择支子孙贤者为嗣。孝武皇帝曾孙病已，武帝时有诏掖庭养视⑧，至今年十八，师受《诗》、《论语》、《孝经》，躬行节俭，慈仁爱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后，奉承祖宗庙，子万姓。臣昧死以闻。"皇太后诏曰："可"。光遣宗正刘德至曾孙家尚冠里⑨，洗沐赐御衣⑩，太仆以轺猎车迎曾孙⑪，就斋宗正府⑫，入未央宫，见皇太后，封为阳武侯⑬。已而光奉上皇帝玺绶，谒于高庙，是为孝宣皇帝。（以上立宣帝）

【注释】

①庭：指掖庭。

②已前不用：已经在先前议立皇帝时不被选用。

③皇曾孙：病已（后改名询）。是武帝的曾孙，因此称皇曾孙。

④《礼》：指《礼记·大传》。原文是："是故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

⑤亲亲：爱自己的父母。

⑥祖：指远祖。宗：指由远祖传下来的较近的上辈亲属。

⑦大宗：帝王之家，以皇帝之世代相传为大宗。昭帝无子，因此说“大宗无嗣”。

⑧掖庭：皇宫中官署名。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改永巷为掖廷，属少府。设令丞，主宫内后妃事，由宦官充任。东汉沿置。

⑨尚冠里：里名，在长安城南。

⑩御衣：当作御府衣（从王念孙说），宫内库中的衣服。

⑪太仆：官名。职掌皇帝专用车马，遇皇帝出行，则为之驾车。秩中二千石，位列九卿。因与皇帝关系密切，故多由皇帝亲信任职。兼管官府畜牧业。此处太仆指杜延年。　轺猎车：一种射猎所乘的轻便小车。

⑫斋：斋戒。修身反省叫作斋，斋必有所戒，所以叫斋戒。　宗正：官名。多由皇族充任。秩中二千石，位列九卿。职掌管理宗室名籍，分别嫡庶亲疏，逐年编纂同姓诸侯王世系谱。凡宗室亲贵有罪，要向宗正先请，方得处治。如诸王犯法，宗正亦多奉命参与审理。

⑬阳武：县名，故城在今河南阳武县东南二十八里。　按：先封宣帝为阳武侯，原因是不能立庶人为皇帝。

【译文】

霍光坐在掖庭中，会同丞相以下大臣商议确定所立人选。广陵王已经在先前选立皇帝时不被用，还有燕刺王谋反被杀，他的儿子也不在商议范围之中。皇室近亲只有卫太子的孙子，号称“皇曾孙”的，还在民间，受到共同的称道。霍光于是又和丞相杨敞等上奏说：“《礼记·大传》说：‘为人之道爱自己的父母，所以尊崇祖先；尊崇祖先，所以敬重大宗。’大宗没有后代，就在旁支子孙中选择贤能的作为后代。孝武皇帝的曾孙病已，武帝时命令掖庭令抚养照看，到现在十八岁了，从师传受《诗》、《论语》、《孝经》，自身履行节俭，仁慈爱人，可以继承孝昭皇帝，事奉祖先宗庙，统治万民。臣下敢冒死罪来禀报。”皇太后下诏令说：“照准！”霍光派遣宗正刘德到尚冠里皇曾孙的家，让他洗梳沐浴，赐给宫

内库中的衣服，太仆用轺猎车迎接他到宗正的衙署进行斋戒。然后进入未央宫谒见皇太后，受封为阳武侯。过了不久，霍光奉上皇帝的玺印、绶带，让他到高庙拜谒高祖神主，他就是孝宣皇帝。

【原文】

明年，下诏曰："夫褒有德，赏元功，古今通谊也。大司马大将军光，宿卫忠正①，宣德明恩②，守节秉谊，以安宗庙。其以河北、东武阳益封光万七千户③，与故所食凡二万户。"赏赐前后黄金七千斤，钱六千万，杂缯三万匹，奴婢百七十人，马二千匹，甲第一区，自昭帝时，光子禹及兄孙云④，皆中郎将⑤；云弟山，奉车都尉侍中，领胡越兵⑥；光两女婿⑦，为东、西宫卫尉；昆弟诸婿外孙皆奉朝请，为诸曹大夫、骑都尉⑧、给事中⑨。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光自后元秉持万机，及上即位，乃归政。上谦让不受，诸事皆先关白光，然后奏御天子。光每朝见，上虚己敛容，礼下之已甚。光秉政前后二十年。地节二年春⑩，病笃，车驾自临问光病，上为之涕泣。光上书谢恩曰："愿分国邑三千户，以封兄孙奉车都尉山为列侯，奉兄票骑将军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即日拜光子禹为右将军。光薨，上及皇太后亲临光丧，太中大夫任宣与侍御史五人持节护丧事⑪，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⑫。赐金钱、缯絮，绣被百领，衣五十箧，璧珠玑玉衣⑬，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⑭，枞木外臧椁十五具⑮。东园温明⑯，皆如乘舆制度⑰。载光尸柩以辒辌车⑱，黄屋左纛⑲，发材官轻车北军五校士⑳，军陈至茂陵㉑，以送其

葬。谥曰宣成侯。发三河卒穿复土[22]，起冢祠堂，置园邑三百家，长丞奉守如旧法[23]。既葬，封山为乐平侯，以奉车都尉领尚书事。天子思光功德，下诏曰："故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宿卫孝武皇帝三十有余年，辅孝昭皇帝十有余年，遭大难，躬秉谊，率三公九卿大夫[24]，定万世册，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宁，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复其后世，畴其爵邑，世世无有所与，功如萧相国[25]。"明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许广汉为平恩侯[26]，复下诏曰："宣成侯光，宿卫忠正，勤劳国家，善善及后世。其封光兄孙中郎将云为冠阳侯。"（以上光晚年门第之盛）

【注释】

①宿卫：指霍光在武帝时宿卫后宫。

②宣德明恩：宣扬表彰皇帝的恩德。

③河北：汉时县名，故城在今山西芮城县东北。　东武阳：县名，故城在今山东朝城县西四十里。

④兄：指霍去病。

⑤中郎将：官名。属光禄勋。

⑥胡越兵：是胡兵、越兵的合称，指外族归附的军队。

⑦光两女婿：指范明友和邓广汉。范为未央宫卫尉，邓为长乐宫卫尉。

⑧昆弟诸婿、外孙：指霍光兄弟辈的女婿和外孙。　奉朝请：朝廷有事时即参加朝会。这不是官职，只是一种优遇。

⑨骑都尉：官名。宣帝曾令"骑都尉监羽林，秩比二千石"。因亲近皇帝，西汉多以侍中兼之。又监领河堤之事。东汉沿置，名义上隶属光禄勋，秩比二千石。

⑩地节：宣帝的第二个年号。

⑪侍御史：官名。简称御史。西汉为御史大夫属官，东汉属少府。职掌察举官吏违失及非法，兼掌律令、刻印、斋祀和厩马、护驾等事宜。或奉旨安

抚郡国，持节为大臣典护丧事，收缚、考问有罪官吏。东汉时还常被派往州郡督师，镇压农民起义。

⑫中二千石：指中二千石的官。 治莫府冢上：等于说在坟上设立临时办公处。

⑬玑（jī 鸡）：不圆的珠子。 玉衣：葬具名。汉代规格最高的一种殓服。玉衣又称“玉柙”、“玉匣”。用玉片依人体形状连缀成衣，以金缕或银缕穿连。

⑭梓宫：棺材，因用梓木做成，所以叫梓宫。 便房：便，同“楩”。用楩木做成的椁。 题凑：用木累在棺上，仿佛四面有檐的屋子，木的头皆向内，因此叫题凑。又因用黄心柏木，所以叫黄肠题凑。题，头；凑，聚。

⑮外臧椁：厨厩之属。

⑯东园：官署名，专门制作供丧葬用的器物，属少府。 温明：下应有秘器二字（从王念孙说）。温明秘器形如方漆桶，一面开着，把镜子放在里面，悬在尸上，大敛时，封入棺内。因藏在棺材里，所以叫秘器。

⑰乘舆制度：指皇帝的丧葬制度。

⑱辒辌（wēn liáng 温良）车：像衣车，旁有窗，关上就温暖，打开就凉爽，因此叫辒辌车。这本是供人卧息的车。后因用来载丧，成为丧车。

⑲黄屋：用黄缯做车盖的里子。 左纛：在车衡（辕端横木）的左方插上纛。纛，饰有羽毛的大旗。按：黄屋左纛，是皇帝乘舆的制度。

⑳材官：高级武官手下的武弁。 轻车：轻车士的简称。秦汉兵种之一。秦至西汉初常用于平原作战。西汉中期以后，演变成为皇家仪仗队。北军：汉代卫戍京师的屯兵。以营垒在未央、长乐两宫北，故名。共五营。五校：即五营。两汉重要大臣之葬仪，常发北军送葬以示荣宠。

㉑茂陵：西汉武帝刘彻陵墓。位于今陕西省兴平县东北。在汉代帝王陵墓中规模最大。陵墓东北有卫青、霍去病墓，东南有霍光墓。

㉒三河：指河东郡（今山西省南部黄河以东以北地区）、河南郡（今河南省黄河以南地区）、河内郡（今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

㉓长丞：守护陵园的官吏。

㉔三公：官名。汉代指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九卿：《汉书》将太常、光禄勋、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卫尉、执金吾、主爵都尉（后改为右扶风）、右内史（后改为京兆尹）等统列为九卿，可见九卿并非九种官

职，应是中二千石一类中央各行政机关长官的总称。据《后汉书·百官志》，东汉以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为九卿。九卿常由郡国守、相升迁而来，进一步升迁可至御史大夫或三公。

㉕萧相国：即萧何。秦末随刘邦起兵反秦。刘邦称帝后，以功高封赞侯，位次第一，父子兄弟十余人皆食邑。后受命采摭秦法，作律九章。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因定计助吕后诛淮阴侯韩信，封相国。

㉖许广汉：曾为昌邑王郎。宣帝养育宫中时，曾与之同舍居，因以女妻之。后其女立为宣帝皇后，得封为昌成君。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封平恩侯。

【译文】

第二年，宣帝下诏令说："褒扬有大德的人，奖赏有大功的人，是古今的通义。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在武帝时值宿警卫宫禁忠诚正直，宣扬表彰皇帝的恩德，坚守节操、秉持正义，来安定汉家宗庙。将河北、东武阳两县一万七千户加封给霍光。"连同原来所食封邑共二万户。前后赏赐黄金七千斤、钱六千万，各色彩缯帛三万匹，奴婢一百七十人，马二千匹，最好的宅第一所。从汉昭帝时起，霍光的儿子霍禹以及其兄霍去病的孙子霍云都任中郎将，霍云的弟弟霍山任奉车都尉、侍中，统率外族归附的军队，霍光的两个女婿各自担任东宫、西宫的卫尉。霍光兄弟辈的女婿和外孙都能在朝廷有事时即参加朝会，担任诸曹大夫、骑都尉、给事中等职。族党亲戚连成一体，像树根一样盘据着朝廷。霍光从武帝后元以后主持治理天下的万事，直到宣帝即位，才归还朝政。宣帝谦让不肯接受，各种事务都先禀告请示霍光，然后奏进天子。霍光每次上朝参见，宣帝都非常谦虚，态度严肃庄重，以礼接待他并且屈居于他之下太过。霍光执政前后达二十年。地节二年春天，霍光病重，宣帝乘车亲临家中探望病情，宣帝为他流泪哭泣。霍光上书谢恩说："希望分出我封国食邑三千户，用来封兄长的孙子奉车都尉霍山为列侯，事奉兄长骠骑将军霍去病的祭

祀。”宣帝将书信交付丞相、御史大夫办理，当天任命霍光的儿子霍禹为右将军。霍光去世，宣帝和皇太后亲临霍光灵堂吊唁。太中大夫任宣和侍御史五人手拿旄节操办丧事。中二千石的大臣在坟上设立莫府。宣帝赏赐金钱、缯帛丝棉，锦绣被子一百条、衣服五十竹箱、玉璧、珠玑、金镂玉衣，梓木内棺、楩木外椁、黄肠题凑各一具，随葬的外藏枞木棺椁十五具，东园制作的温明秘器，全都如同皇帝丧葬规格。用辒辌车装载霍光灵柩，用黄缯做车盖的里子，在车衡的左方插上有羽毛的大旗。派出材官、轻车、北军五营士兵，排成行阵到茂陵，来为霍光送葬。谥号叫宣成侯。征发河东、河内、河南三郡士兵，挖掘墓穴，下棺后把土填上，封起坟头，盖起祠堂，在祠堂附近用三百户人家作为看守陵园的一个邑。官吏按旧法守护陵园。安葬完毕，宣帝封霍山为乐平侯，以奉车都尉兼领尚书事务。宣帝追思霍光的功德，下诏令说：“已故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在宫禁侍奉孝武皇帝三十多年，辅佐孝昭皇帝十多年，遭逢重大变难，挺身执仗正义，率领朝廷三公九卿众大夫决定万年大计来安定宗庙社稷，天下的黎民百姓都获得安康太平。功德卓著，朕极为赞许他。免除他后代的徭役，子孙继承他的爵位食邑，世世代代不许改变，他的功勋犹如萧相国那样。”第二年夏季，宣帝赐封太子刘奭的外祖父许广汉为平恩侯。又下诏令说：“宣成侯霍光，在宫禁中值宿警卫忠诚正直，为国家辛勤操劳，褒奖良善应推及后代，封霍光兄长霍去病的孙子中郎将霍云为冠阳侯。”

【原文】

禹既嗣为博陆侯，太夫人显改光时所自造茔制而侈大之①，起三出阙，筑神道，北临昭灵②，南出承恩③；盛饰祠室辇阁④，通属永巷⑤，而幽良人婢妾守之⑥；广治第

室，作乘舆辇，加画绣绀冯⑦，黄金涂，韦絮荐轮，侍婢以五采丝辋显游戏第中。初，光爱幸监奴冯子都⑧，常与计事。及显寡居，与子都乱⑨。而禹、山亦并缮治第宅，走马驰逐平乐馆。云当朝请，数称病私出，多从宾客，张围猎黄山苑中，使苍头奴上朝谒⑩，莫敢谴者。而显及诸女，昼夜出入长信宫殿中，亡期度。（以上霍氏之骄侈）

【注释】

①茔：墓域。

②昭灵：馆名。

③承恩：馆名。

④辇阁：辇车的专用阁道。

⑤永巷：墓穴中的长巷。

⑥良人：良家女子。

⑦绣绀：有绣花的坐垫。绀，通“茵”。

⑧监奴：监管家务的奴仆。

⑨乱：指通奸。

⑩苍头：奴婢的别称。

【译文】

霍禹继承爵位为博陆侯后，太夫人显，改变霍光生前自己营造的墓域规模而加以扩大。建造三个出口的门阙，修筑神道，北面对着昭灵馆，南面到达承恩馆。极力装修祠堂，辇车的专用阁道直通墓穴中的永巷，幽禁了良家女子、婢女侍妾守护坟墓。大规模修建住宅，制造乘坐的辇车，增加饰有图案、绣花的坐垫、把手，涂上黄金，使用皮革裹着丝絮包着车轮，侍从婢女使用五彩丝带拉着显乘坐的车，在住宅中游戏取乐。原先，霍光宠爱监管家务的奴仆冯子都，时常与他商议事情。等到显守寡独居空房，

就和冯子都通奸。而霍禹、霍山也同时修缮住宅，常在平乐馆跑马驰骋追逐。霍云逢到朝会，屡次称说有病私下外出，许多宾客跟从，在黄山宫的苑囿中张围狩猎，让奴仆代为上朝谒见，没有人敢于责备。而显及其诸女，白天黑夜出入长信宫殿中，没有一定的时间和次数。

【原文】

宣帝自在民间，闻知霍氏尊盛日久，内不能善。光薨，上始躬亲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给事中。显谓禹、云、山："女曹不务奉大将军余业①，今大夫给事中，他人一间②，女能复自救邪？"后两家奴争道③，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蹋大夫门，御史为叩头谢，乃去。人以谓霍氏，显等始知忧。会魏大夫为丞相，数燕见言事。平恩侯与侍中金安上等径出入省中。时霍山自若领尚书④，上令吏民得奏封事⑤，不关尚书，群臣进见独往来⑥，于是霍氏甚恶之。宣帝始立，立微时许妃为皇后⑦。显爱小女成君，欲贵之，私使乳医淳于衍行毒药杀许后⑧，因劝光内成君，代立为后，语在《外戚传》。始许后暴崩，吏捕诸医，劾衍侍疾亡状不道⑨，下狱。吏簿问急⑩，显恐事败，即具以实语光。光大惊，欲自发举，不忍，犹与⑪。会奏上，因署衍勿论。光薨后，语稍泄，于是上始闻之而未察⑫。乃徙光女婿度辽将军未央卫尉平陵侯范明友为光禄勋，次婿诸吏中郎将羽林监任胜出为安定太守。数月，复出光姊婿给事中光禄大夫张朔为蜀郡太守，群孙婿中郎将王汉为武威太守。顷之，复徙光长女婿长乐卫尉邓广汉为少

府，更以禹为大司马，冠小冠，亡印绶，罢其右将军屯兵官属，特使禹官名与光俱大司马者。又收范明友度辽将军印绶，但为光禄勋。及光中女婿赵平为散骑骑都尉光禄大夫将屯兵，又收平骑都尉印绶。诸领胡越骑、羽林及两宫卫将屯兵，悉易以所亲信许、史子弟代之。（以上宣帝夺霍氏之权）

【注释】

①女（rǔ 汝）曹：汝辈。即你们（多用于长辈称呼后辈）。

②间（jiàn 见）：挑拨离间。

③两家奴：霍氏家和御史大夫家的奴仆。

④自若：照旧。

⑤吏民得奏封事：官吏和百姓可以密封奏章上报。

⑥独往来：独自往来。意谓各各得尽言于皇上。

⑦微时：贫贱时。

⑧乳医：妇科医生。

⑨亡状：表现反常。　不道：图谋不轨。

⑩吏簿问急：狱吏审讯很紧急。

⑪犹与：犹豫不决。

⑫未察：不知虚实。

【译文】

汉宣帝早在民间时就听说霍家已强盛尊贵兴旺多年了，内心认为不是件好事。霍光逝世，宣帝开始亲自管理朝政，御史大夫魏相在宫禁供职。显对霍禹、霍云、霍山说："你们不努力继承大将军遗业，如今御史大夫给事禁中，只要他人一挑拨离间，你们还能拯救自己吗？"后来霍氏和魏氏的两家奴仆争路，霍家的奴仆进入御史大夫的府第之中，打算踢坏他家大门，御史为之叩头谢罪，才离开。有人告诉霍家，显等开始知道有忧患。恰巧碰上

御史大夫魏相担任丞相，多次在闲暇时被召见入宫谈论政事。平恩侯许广汉和侍中金安上等人也直接出入宫禁之中。当时霍山虽照旧兼领尚书事务，但皇上下令官吏百姓可以密封奏章上报，不必通过尚书，百官进见皇上也可独自往来，于是霍家很厌恶此令。宣帝刚即君主位时，立贫贱时的许妃为皇后，显热爱小女儿成君，打算使他尊贵，暗中指使妇科医生淳于衍放投毒药杀死许皇后，借机劝霍光让成君进入皇宫，取代许后立为皇后，话都记在《外戚传》中。许后突然死亡之初，官吏拘捕给许后治病的各位医生，弹劾淳于衍治疗护理表现反常，图谋不轨，将他关进监狱。狱吏审讯很紧急，显害怕事情败露，就把全部实情告诉霍光。霍光大为惊慌，想自己揭发举报，但又不忍心，犹豫不决。恰巧碰上此案奏章上报，就乘机批复淳于衍不必追究。霍光逝世后，逐渐有传言泄露真相。于是皇上开始知道这件事，但不明虚实。就调任霍光的女婿度辽将军、未央宫卫尉平陵侯范明友为光禄勋，二女婿诸吏、中郎将、羽林监任胜出任安定太守。几个月后，又调出霍光姐姐的女婿给事中、光禄大夫张朔任蜀郡太守，孙女婿中郎将王汉任武威太守。不久，又调霍光长女婿长乐宫卫尉邓广汉为少府。另又任命霍禹为大司马，但只准戴小冠，没有印章绶带，撤销他的右将军及其统辖的驻军、属官，只让霍禹的官名和霍光一样都是大司马。又收回范明友度辽将军的印章绶带，只担任光禄勋。还有霍光的三女婿赵平为散骑、骑都尉。光禄大夫统领驻军，就又收回赵平骑都尉的印章、绶带。各个率领胡人、越人骑兵、羽林军以及未央、长乐两宫卫队、驻军的职位，统统改用所亲信的岳父许家、外祖父史家的子弟来取代。

【原文】

禹为大司马，称病，禹故长史任宣候问[1]，禹曰："我

何病？县官非我家将军不得至是[2]！今将军坟墓未干，尽外我家，反任许、史，夺我印绶，令人不省死！”宣见禹恨望深，乃谓曰：“大将军时何可复行！持国权柄，杀生在手中。廷尉李种、王平，左冯翊贾胜胡及车丞相女婿少府徐仁皆坐逆将军意下狱死。使乐成小家子得幸将军，至九卿封侯。百官以下，但事冯子都、王子方等[3]，视丞相亡如也[4]。各自有时，今许、史自天子骨肉，贵正宜耳！大司马欲用是怨恨，愚以为不可。”禹默然。数日，起视事。显及禹、山、云自见日侵削，数相对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县官信之，尽变易大将军时法令，以公田赋与贫民，发扬大将军过失。又，诸儒生多窭人子[5]，远客饥寒，喜妄说狂言，不避忌讳，大将军常仇之，今陛下好与诸儒生语，人人自使书封事，多言我家者。尝有上书言大将军时‘主弱臣强，专制擅权。今其子孙用事，昆弟益骄恣，恐危宗庙。灾异数见，尽为是也。’其言绝痛！山屏不奏其书。后上书者益黠，尽奏封事，辄使中书令出取之，不关尚书，益不信人。”显曰：“丞相数言我家，独无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家昆弟诸婿多不谨。又闻民间谨言‘霍氏毒杀许皇后’，宁有是邪？”显恐急，即具以实告山、云、禹，山、云、禹惊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县官离散斥逐诸婿，用是故也。此大事，诛罚不小，奈何？”于是始有邪谋矣。初，赵平客石夏善为天官[7]，语平曰：“荧惑守御星。御星，太仆奉车都尉也，不黜则死。”平内忧山等。云舅李竟所善张赦见云家卒卒，谓竟曰：“今丞相与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诛此两

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长安男子张章告之[8]，事下廷尉[9]。执金吾捕张赦、石夏等[10]，后有诏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谓曰：“此县官重太后，故不竟也。然恶端已见，又有弑许后事，陛下虽宽仁，恐左右不听，久之犹发。发即族矣，不如先也！”遂令诸女各归报其夫，皆曰：“安所相避？”（以上霍氏怨望，私相计议。）

【注释】

①禹故长史：霍禹为右将军时之长史。

②县官：官府。这里指汉宣帝。

③冯子都、王子方：服虔曰：“皆光奴。”即二人都是霍光的奴仆。

④视丞相亡如也：王念孙曰：亡如犹云蔑如，言百官以下皆蔑视丞相也。

⑤窭：师古曰，贫而无礼。

⑥封：《汉书》作“对”。

⑦天官：师古曰，晓星文者。

⑧张章告之：张章，故颍川人，为长安亭长，失官，往北阙上书，寄宿霍家第宅，睡在马枥之间，夜晚听到养马奴婢互相说话，说霍家子孙打算谋反情况，于是上书告反。

⑨廷尉：官名。主管全国刑狱。

⑩执金吾：官名。职掌京师治安。皇帝出巡时，执金吾缇骑舆服导从，甚为壮观。

【译文】

霍禹任大司马后，称说有病。霍禹原来的长史任宣来探病问候。禹说：“我有什么病？皇上如果没有我家将军就不可能达到今天的地位。现在将军坟墓的堆土未干，便将我霍家人统统疏远外调，反而任用史家、许家的人，收回我们的印章绶带，真叫人死都弄不清楚。”任宣看到霍禹怨恨深切，就对他说：“大将军的时

代怎么能再回来！当年把持国家的权柄，生杀就掌握在手中。廷尉李种、王平、左冯翊贾胜胡以及丞相车千秋的女婿少府徐仁都因冒犯大将军意旨而关进监狱处死。使乐成这小户人家子弟得到大将军宠幸，官至九卿，爵至封侯，朝廷百官以下，只去事奉冯子都、王子方等人，蔑视丞相。（事过境迁），各有各的时运。现今许家、史家是天子的骨肉姻亲，地位显贵理所当然！大司马打算因此怨恨皇上，我认为是不可以的。”霍禹没有说话。过了几天，就上朝处理事务去了。显和霍禹、霍山、霍云眼看自己权势日益削弱，多次相对啼哭，自相埋怨。霍山说：“现今丞相掌握政权，皇上信任他，统统改变大将军时代的法令，用公田交给贫民，宣扬大将军的过失。又，那些儒生大多是穷苦人家的子弟，远路而来客居京师，饥寒交迫，喜好胡说八道，口出狂言，不回避忌讳。大将军生前经常嫉之如仇，如今陛下爱好与那种儒生交谈，让各人自己用上书回对政事，许多是说我霍家的。曾经有人上书说‘大将军在时君主衰弱大臣强横，专制独裁，擅用权力。如今他的子孙当权，兄弟们更加骄横恣肆，恐怕危害宗庙社稷，异常的自然现象多次出现，都是因为这个缘故。那话说得十分痛切。我没有呈上那份奏书，后来上书的人更加狡猾，统统使用密封奏书言事，皇上总是让中书令出来取走，不通过尚书，更加不信任我了。”显说：“丞相多次说我家坏话，难道他就没有罪过了吗？”霍山说：“丞相廉洁正直，哪里能有罪？我家兄弟女婿多数不谨慎，又听说民间盛传‘霍家毒死许皇后’，难道真有此事吗？”显又害怕又焦急，就具体将实情告诉霍山、霍云、霍禹。霍山、霍云、霍禹吃惊说：“像这类事情，为什么不早告诉禹等。皇上离散斥逐我家各个女婿，是因为这个缘故啊。这是大事，处罚可不会轻，怎么办？”于是他们开始有奸邪的计谋了。原先，赵平的门客石夏善于看天文星象、占卜人事，对赵平说：“荧惑守着御星，御星是太仆、奉车都尉的星宿，他们不是贬黜就是死亡。”赵平内心替奉车都

尉担忧。霍云的舅父李竟的好朋友张赦，看见霍云家慌慌张张，对李竟说："而今丞相魏相和平恩侯许广汉当权，可让太夫人对皇太后说，先诛灭这两个人。至于说动陛下，就在于皇太后了！"长安男子张章告发了这件事，皇上将此事交给廷尉处理。执金吾逮捕张赦、石夏等人，后来有诏令制止，不许拘捕。霍山等人更加恐惧，相互说："这是皇上看重皇太后的面子，所以不予追究。然而坏事苗头已经暴露，又有毒杀许后之事，陛下虽然宽厚仁慈，但恐怕周围的人不听从，时间久了还会爆发。一爆发就会灭族，不如先动手！"就让几个女儿各自回家告诉自己的丈夫，都说："哪里还有地方避难呢？"

【原文】

会李竟坐与诸侯王交通，辞语及霍氏，有诏云、山不宜宿卫，免就第。光诸女遇太后无礼，冯子都数犯法，上并以为让①，山、禹等甚恐。显梦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灶居树上。又梦大将军谓显曰："知捕儿不？亟下捕之。"第中鼠暴多，与人相触，以尾画地。鸮数鸣殿前树上②。第门自坏。云尚冠里宅中门亦坏。巷端人共见有人居云屋上，彻瓦投地，就视，亡有，大怪之。禹梦车骑声正谨来捕禹，举家忧愁。山曰："丞相擅减宗庙羔、菟、蛙③，可以此罪也。"谋令太后为博平君置酒④，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邓广汉承太后制引斩之，因废天子而立禹。约定未发，云拜为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为代郡太守。山又坐写秘书，显为上书献城西第，入马千匹，以赎山罪。书报闻。会事发觉，云、山、明友自杀，显、禹、广汉等捕得。禹要斩，显及诸女昆弟皆弃市，唯独霍后废处昭台

宫。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数千家。上乃下诏曰："乃者东织室令史张赦，使魏郡豪李竟报冠阳侯云谋为大逆，朕以大将军故，抑而不扬，冀其自新。今大司马博陆侯禹与母宣成侯夫人显及从昆弟子冠阳侯云、乐平侯山、诸姊妹婿，谋为大逆，欲诖误百姓。赖祖宗神灵，先发得，咸伏其辜。朕甚悼之！诸为霍氏所诖误，事在丙申前，未发觉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张章先发觉，以语期门董忠，忠告左曹杨恽，恽告侍中金安上。恽召见对状，后章上书以闻，侍中史高与金安上建发其事⑤，言无入霍氏禁闼，卒不得遂其谋，皆雠有功⑥。封章为博成侯，忠高昌侯，恽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乐陵侯。"（以上霍氏之诛）

【注释】

①让：责备。

②鸮数鸣殿前树上：猫头鹰多次在堂前树上叫。鸮，师古曰："鸮，恶声之鸟也。"殿，师古曰："古者室屋高大，则通呼为殿耳，非止天子宫中也。"

③宗庙：指宗庙的祭祀。　羔、菟、蛙：师古曰："羔、菟、蛙所以供祭也。"

④博平君：宣帝外祖母。

⑤建发其事：共同立意揭发此事。

⑥雠有功：言其功相等。

【译文】

恰巧碰上李竟因跟诸侯王交通来往获罪，供辞中涉及霍家，便有诏令说：霍云、霍山不宜在宫中任职，免官回家。霍光的几个女儿对待太后没有礼貌，冯子都屡次触犯法律，宣帝一并加以责备。霍山、霍禹等十分恐慌。显在梦中见到府第里的井水溢出来流到厅堂下，厨房里炉灶挂在大树上。又梦见大将军对她说："知

道要逮捕儿子吗？皇上马上下命令来逮捕他们了。”住宅中老鼠突然增多，与人相撞，用尾巴在地上乱画。猫头鹰屡次在屋前树上叫，住宅的大门自行毁坏。霍云在尚冠里住宅的大门也坏了。巷口的人共同看见有人在霍云屋上，揭下瓦片投到地上，就近去看，并没有瓦，十分奇怪。霍禹梦中听到车马声音喧喧嚷嚷，有人来逮捕他，全家忧虑发愁。霍山说：“丞相魏相擅自削减宗庙供品羔羊、兔子、青蛙，可以用此定罪。”密谋让皇太后给宣帝的外祖母博平君设置酒宴，召丞相魏相、平恩侯许广汉以下官员来陪酒，让范明友、邓广汉奉太后制令把魏相、许广汉等拉出斩之，乘机废黜宣帝而拥立霍禹为帝。商量约定，还没实施，霍云授官为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被任命为代郡太守。霍山又因抄录宫禁秘书犯法，显为他上书，愿献出长安城西住宅，交纳一千匹马，来赎霍山的罪。奏书上报。正碰上事情被发觉，霍云、霍山、范明友自杀，显、霍禹、邓广汉等人被捕获。霍禹被腰斩，显和女儿、兄弟都在闹市斩首示众。只有霍后被废黜居住昭台宫。因与霍家相牵连定罪诛灭的有几千家 。皇上于是下诏令说：“日前东织室令张赦让魏郡大户李竟给冠阳侯霍云回话密谋犯上作乱，朕因大将军霍光的缘故，将事情压着而不传扬，希望他们悔过自新。现在大司马博陆侯霍禹和母亲宣成侯夫人显以及堂兄弟之子冠阳侯霍云、乐平侯霍山，还有其他姐妹女婿阴谋造反，打算欺骗百姓。幸亏祖先魂魄的保护，事先发觉捕得，全部伏罪处决。朕对这件事极其痛心。凡被霍家所欺骗牵连，事情在丙申日前发生，还未发觉报官在押的，一概赦免。男子张章首先发觉霍家的阴谋，将此事告诉期门武士董忠，董忠报告左曹杨恽，杨恽报告侍中金安上。杨恽被召见当面陈奏情况，后来张章又上书把事情奏报。侍中史高和金安上建议揭发处理这件事，说不准霍家的人进入宫禁，结果霍家的阴谋没有得逞，都有相等的功劳。封张章为博成侯，董忠为高昌侯，杨恽为平通侯，金安上为都成侯，史高为乐陵

侯。”

【原文】

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则不逊，不逊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①]，众必害之。霍氏秉权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爱厚之，宜以时抑制，无使至亡。”书三上，辄报闻。其后霍氏诛灭，而告霍氏者皆封，人为徐生上书曰：“臣闻客有过主人者，见其灶直突，旁有积薪，客谓主人：‘更为曲突，远徙其薪[②]，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应。俄而家果失火，邻里共救之，幸而得息。于是杀牛置酒，谢其邻人，灼烂者在于上行[③]，余各以功次坐，而不录言曲突者。人谓主人曰：‘乡使听客之言，不费牛酒，终亡火患。今论功而请宾，曲突徙薪亡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宾邪？’主人乃寤而请之。今茂陵徐福，数上书言霍氏且有变，宜防绝之。向使福说得行，则国亡裂土出爵之费，臣亡逆乱诛灭之败。往事既已，而福独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贵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发灼烂之右。”上乃赐福帛十匹[④]，后以为郎。（以上赏徐福）

【注释】

①右：师古曰，右，上也。

②“客谓”三句：此三句语出自《淮南子·说山训》高诱注。

③灼烂者：师古曰，灼谓被烧炙者也。

④赐福帛十匹：王念孙曰，告霍氏者皆封侯，而徐福仅赐帛十匹，则轻重相去太远，十匹当为千匹。

【译文】

原先，霍家生活奢侈，茂陵徐生说："霍家必然灭亡！奢侈就会不谦逊，不谦逊就必然轻蔑君上。轻蔑君上是大逆不道。在众人之上，大众必定忌恨他。霍家掌握大权日子很久了，忌恨的人也就很多了，天下的人忌恨霍家，而霍家又倒行逆施，不灭亡还等待什么呢？"就上奏疏说："霍氏权势太盛，陛下即使厚爱他们，也应及时加以抑制，不要使他们陷于灭亡。"上书三次，皇上总是回复说知道了。以后霍家被诛杀灭族，而告发霍家的人都得到封赏。有人为徐生上书说："臣子听说：有个客人去拜访主人，看到他家炉灶的烟囱是笔直的，旁边有堆积的柴草，客人对主人说：'换个拐弯的烟囱，把柴草搬远，不然，将会有发生火灾的危险！'主人默然不言 。不久主人家果然失火，街坊邻居同来救火，幸而火被扑灭。主人于是杀牛摆酒，答谢他的邻居。皮肉被烧伤的请上座，其余各人按功劳的大小依次入座，惟独没有答谢那位说换个拐弯烟囱的客人。有人对主人说：'假如当初听客人的话，今天也就不必破费牛酒，而且始终不会有火灾。现在论功请客，那位建议换拐弯烟囱，把柴草搬走的客人不给报答，烧得焦头烂额的却怎么成了上宾之客呢？'主人这才醒悟去请那位客人。现今茂陵徐福，屡次上书说霍家将有变故，应该予防杜绝。假使原先徐福的建议得以实行，那么国家就没有封食邑、封爵位的花费，臣下也就没有谋反诛灭的惨祸。往事已经过去，而只有徐福不记功受赏。望陛下明察，看重如曲突徙薪那样防患于未然的计策，使之处于为事后补救而烧得焦头烂额者的上面。"皇上于是赏赐徐福绢帛千匹，后来授予他郎官之职。

【原文】

宣帝始立，谒见高庙，大将军光从骖乘①，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后车骑将军张安世代光骖乘，天子从

容肆体，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诛，故俗传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祸萌于骖乘。"至成帝时，为光置守冢百家，吏卒奉祠焉。元始二年，封光从父昆弟曾孙阳为博陆侯，千户。

【注释】

①大将军光从骖乘：王先谦引胡注曰，汉制，大驾大将军骖乘。

【译文】

宣帝刚即位，朝见高帝庙，大将军霍光在车右陪乘，皇上内心很害怕，好像有芒刺在背。后来车骑将军张安世代替霍光在车右陪乘，天子从容，不受拘束，极其安定平静。等到霍光去世，而宗族竟被诛灭，所以世俗相传说："威震君主的人不能养育（后代），霍家的祸患始生于在车右陪乘。"到成帝时为霍光设置守护坟墓的一百家，由官吏士兵祭祀之。平帝元始二年，封霍光叔父兄弟的曾孙霍阳为博陆侯，食邑千户。

陈绍棣　译注

汉书·李广苏建传

班　固

【作者】

班固，见卷四《两都赋》。

【题解】

这是《汉书》七十篇传中的第二十四篇。该篇共写了四个人物，即李广与其孙李陵、苏建及其子苏武。除苏建外，都写得比较充实、丰满。

匈奴是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秦汉之际，匈奴贵族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不断扩大控制的区域。文帝、景帝时代，汉王朝在募民屯田充实边防力量的同时，还采取和亲政策来加强民族联系。汉武帝时，多次同匈奴作战。李广、李陵、苏建就是在当时汉匈战争中涌现出的名将。其中李广尤其勇敢善战，他不仅在捍卫大汉边陲、开拓国家疆土方面有不朽的功勋，而且体恤士卒，热爱人民，两袖清风。因此深得民心、军心，受到广大官兵和百姓的热爱。李陵是李广的孙子。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率步卒五千，与匈奴主力力战，在重创敌军之后，终因矢尽道穷，援救不继而投降。李陵兵败投降匈奴当然不值得称赞，但汉武帝对此负有责任，是他偏听偏信、任人惟亲造成的结果。

汉武帝在取得了对匈奴的几次军事胜利之后，转而重视修好结盟，指望解除匈奴贵族对汉王朝的威胁。苏武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出使匈奴的。他被匈奴扣留长达19年，备受折磨，作了长期艰苦的斗争，经受了多方面的考验，终于完成了出使任务，为维护汉王朝的尊严和民族的荣誉，作出了杰出贡献，表现了对祖国的忠诚和坚贞不屈的气节。

这篇传记所包含的史实错综复杂，但结构严密，材料剪裁得当，线索清楚，叙事生动。如描写李陵，展现一幅李陵孤军奋战塞上，以至全军覆没的壮烈情景。《苏武传》通过许多生动具体情节的描写，塑造了苏武这一爱国者的英雄形象，光彩照人，激励千古。

【原文】

李广，陇西成纪人也①。其先曰李信②，秦时为将，逐得燕太子丹者也③。广世世受射④。孝文十四年⑤，匈奴大入萧关⑥，而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⑦，用善射⑧，杀首虏

多，为郎[9]，骑常侍[10]。数从射猎，格杀猛兽。文帝曰："惜广不逢时[11]，令当高祖世[12]，万户侯岂足道哉[13]！"

【注释】

①陇西：郡名。位于今甘肃省东部地区。治所在狄道（今甘肃省临洮县南）。　成纪：县名。在今甘肃省秦安县北。汉初属陇西郡，后来改属天水郡。

②李信：战国末秦将，曾与王翦共同灭燕。

③燕：国名。战国七雄之一。　太子丹：燕王喜的太子。

④受：接受。这里是学习的意思。

⑤孝文十四年：汉文帝刘恒十四年，即公元前116年。

⑥萧关：当时长安通往塞外的关口，在今宁夏固原县东南。

⑦良家子：出身正当、家世清白人家的子弟。汉朝时，吏有罪、亡命、赘婿、医、巫、商贾、百工都不能列入良家。　胡：古代对北方和西北各少数民族的泛称。此处指匈奴。

⑧用：因为。

⑨郎：官名。是皇帝的近侍。属于郎中令。

⑩骑常侍：郎官的加衔。

⑪时：时机。

⑫高祖：刘邦，西汉王朝的创建者。公元前202～前195年在位。

⑬万户侯：封邑万户的侯爵。

【译文】

李广，是陇西郡成纪县人。他的祖先叫李信，秦朝时任过将军，曾经追获过燕国的太子丹。李广家世代学习射箭。汉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举侵掠萧关。李广以良家子弟的身分从军抗击匈奴，因为擅长骑马射箭，斩杀敌人首级和俘虏敌人很多，当上了朝廷的郎官，并加衔为骑常侍。多次随从文帝打猎，格斗杀死猛兽。因此文帝说："可惜啊，李广没有碰到时机，假使让他处在高祖的时代，封个万户侯哪还用说呢！"

【原文】

景帝即位①，为骑郎将②。吴楚反时③，为骁骑都尉④，从太尉亚夫战昌邑下⑤，显名。以梁王授广将军印⑥，故还，赏不行。为上谷太守⑦，数与匈奴战，典属国公孙昆邪为上泣曰⑧："李广材气，天下亡双，自负其能⑨，数与虏确⑩，恐亡之。"上乃徙广为上郡太守⑪。匈奴入上郡，上使中贵人从广勒习兵击匈奴⑫。中贵人者，将数十骑从⑬，见匈奴三人，与战，射伤中贵人，杀其骑且尽。中贵人走广⑭，广曰："是必射雕者也⑮。"广乃从百骑往驰三人。三人亡马步行⑯，行数十里。广令其骑张左右翼，而广身自射彼三人者⑰，杀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缚之上山，望匈奴数千骑，见广。以为诱骑⑱，惊，上山陈⑲。广之百骑皆大恐，欲驰还走，广曰："我去大军数十里，今如此走，匈奴追射我，立尽！今我留，匈奴必以我为大军之诱，不我击。"广令曰："前！"未到匈奴陈二里所⑳，止。令曰："皆下马解鞍！"骑曰："虏多如是，解鞍，即急㉑，奈何？"广曰："彼虏以我为走，今解鞍以示不去，用坚其意。"有白马将出护兵，广上马，与十余骑奔射杀白马将，而复还至其百骑中，解鞍，纵马卧㉒。时会暮㉓，胡兵终怪之，弗敢击。夜半，胡兵以为汉有伏军于旁欲夜取之，即引去。平旦㉔，广乃归其大军。后徙为陇西、北地、雁门、云中太守。（以上景帝时为上郡、上谷、陇西等六郡太守）

【注释】

①景帝：即汉孝景帝刘启。文帝刘恒之子。公元前156～前141年在位。

②骑郎将：官名。统率骑郎的将领秩比千石。汉代的郎官分户、车、骑等种类。

③吴楚反时：指西汉景帝前三年（公元前154年）吴楚等七国的叛乱。

④骁骑：轻捷矫健的骑兵。

⑤太尉：官名。最高军事长官，掌管全国军事。　亚夫：周亚夫（？～公元前143年），沛县（今属江苏省）人，汉初大臣周勃的次子。西汉时期的名将。吴楚七国反时，他代理太尉，是平定七国之乱的统帅。后任丞相。　昌邑：县名。当时梁国的要邑。位于今山东省金乡县西北。

⑥梁王：梁孝王刘武。文帝的次子。景帝的同母弟。

⑦上谷：辖境约当今河北省西北部和中部一部分地区。治所在沮阳（今河北省怀来县东南）。

⑧典属国：官名。主管附属国和边境、域外民族事务的官。　公孙昆邪：人名，姓公孙，名昆邪。　为：对。　上：皇上。此处指汉景帝。

⑨负：倚恃，仗着。

⑩确：较量。师古曰："确，竞胜败也。"

⑪上郡：郡名。辖境约当今陕西省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地区。治所肤施（今陕西省榆林县东南）。

⑫中贵人：朝中贵臣。　勒：部勒；统率。　习兵：练习军事。

⑬将：率领。　从：跟随。

⑭走：逃跑；奔跑。

⑮射雕者：射雕的能手。

⑯亡：通"无"。

⑰身自：亲自。

⑱诱骑：引诱敌人的骑兵。

⑲陈：同"阵"，列成阵势。

⑳所：通"许"。大约的意思。

㉑即：如果。

㉒纵：放开。

㉓会:适逢。

㉔平旦:天明。

【译文】

孝景帝登极,李广任骑郎将。吴楚七国起兵叛乱时,李广任骁骑都尉。跟随太尉周亚夫在昌邑城下作战,立功显名。因为梁王私自授给他李将军印,回朝后,没有得到封赏。调任上谷太守,多次与匈奴作战。典属国公孙昆邪流着眼泪对皇上说:"李广才气,天下无双。他自恃其有能力,多次和敌人激战,竞争胜败,恐怕容易丧命。"皇上于是调李广任上郡太守。匈奴侵入上郡,皇上派中贵人随李广统率亲兵抗击匈奴。中贵人带领几十名骑兵随从,遇见了三个匈奴人,就和他们战斗起来,三个匈奴人射伤了中贵人,把他带去的骑兵几乎杀光。中贵人跑到李广跟前,李广说:"这一定是射雕手。"李广于是就带领一百名骑兵去追赶那三个人。那三个人无马步行,走了几十里。李广命令他的骑兵分为左、右翼散开,李广亲自射那三个人,射死二人,活捉一人。果然是匈奴的射雕手。刚捆绑那个人上山(应为上马),望见匈奴有几千名骑兵,他们看见了李广,以为是引诱他们的骑兵,都惊慌起来,上山列成阵势。李广的一百名骑兵都大为惊恐,打算快马加鞭往回跑。李广说:"我们离开大军几十里,现在这样逃跑,匈奴兵追赶射击我们,我们马上就会全完蛋!现在我们留下来,匈奴一定以为我们是大军的诱敌者,不敢来攻击我们。"李广命令骑兵说:"前进!"进到离匈奴阵地不到二里左右的地方,停了下来。命令说:"都从马上下来,解下马鞍!"他的骑兵说:"敌人如此之多,倘若发生紧急情况,怎么办?"李广说:"那些敌人以为我们会逃跑,现在都解下马鞍,表示不走,用这办法来坚定他们的猜想。"于是匈奴的骑兵终于不敢来攻击。有一个骑白马的将领出阵来监护他的士兵,李广上马,与十多个骑兵奔驰过去,射

死了匈奴那个骑白马的将领，然后又回到他的骑兵当中，解下马鞍，命令士兵都把马放开，躺下。这时恰好天近黄昏，匈奴骑兵始终捉摸不定，不敢出击。半夜时，匈奴骑兵以为汉军在附近有埋伏的军队，要乘夜袭击他们，匈奴骑兵立即全都撤退了。第二天天明，李广才回到他的大部队。后来李广调任为陇西、北地、雁门、云中太守。

【原文】

武帝即位①，左右言②："广，名将也。"由是入为未央卫尉③。而程不识时亦为长乐卫尉④。程不识故与广俱以边太守将屯⑤。及出击胡，而广行无部曲行陈⑥，就善水草顿舍，人人自便，不击刁斗自卫⑦，莫府省文书⑧，然亦远斥候⑨，未尝遇害。程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陈，击刁斗，吏治军簿至明，军不得自便。不识曰："李将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⑩，而其士亦佚乐为之死⑪。我军虽烦扰，虏亦不得犯我。"是时汉边郡李广、程不识为名将，然匈奴畏广，士卒多乐从，而苦程不识。不识孝景时以数直谏为太中大夫⑫，为人廉，谨于文法⑬。（以上与程不识同为卫尉）

【注释】

①武帝：刘彻。汉景帝子。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他对内加强中央集权，不拘一格录用人才，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改革币制，禁止郡国铸钱，实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制度，兴太学，尊儒术。对外反击匈奴的侵扰，派张骞通西域。又征服闽越、东瓯和南越，经营西南夷，在其地设置郡县。从而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对汉朝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②左右：周围的人。

③未央：西汉主要宫殿建筑群，共有宫殿数十座。为各朝皇帝听朝之处。 卫尉：武官名。掌管宫门警卫，统率南军（宫廷警卫部队）。

④程不识：人名。景帝时以数直谏为太中大夫，谨于文法。武帝即位，拜长乐卫尉。后以边太守将兵击匈奴，治军以严格法纪为特点。与李广相反，但二人俱并称于世。 长乐：西汉规模最大的宫殿建筑群。汉初，高祖在此听朝，后改为太后所居。

⑤故：从前。 边：边郡。 屯：驻防。

⑥部曲：部队的编制单位。汉制：将军领军皆有部曲，大将军营五部，部有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曲下有屯，屯有屯长一人。 行阵：行列阵势。

⑦刁斗：一作“刀斗”，古代军中用具。铜质，有柄，能容一斗，白天用作炊具，夜间击此巡更。

⑧莫府：莫亦作幕。古代将军出征行军以帐幕为府署，故名。后遂为将军府或将军的代称。 省：减省。

⑨斥候：指侦察兵。斥，侦察。候，伺望。

⑩卒：通“猝”，急遽，突然。

⑪佚乐：安逸快乐。

⑫太中大夫：官名。初隶郎中令，后隶光禄勋，秩比千石，掌管顾问应对，因与皇帝关系亲近，为机密之职，多以宠臣贵戚或功臣充任。

⑬文法：法制；法令条文。

【译文】

汉武帝即位，他周围的人说：“李广，名将啊。”因此李广调任未央宫的卫尉。同时调程不识任长乐宫卫尉。程不识从前和李广都以边郡太守的身分统率军队，兼管防务。等到出兵攻打匈奴时，李广行军没有严格的编制、队列和阵势，靠近良好的水源草地驻扎居住下来，人人自便，夜晚不敲刁斗巡逻来自卫，军部的文书从简，但也在远处布置了侦察岗哨，没有遭遇过危险。程不识严格要求军队编制、队列与阵势，夜晚击刁斗巡逻，军官处理

军事文件到天亮，军队不得自便。程不识说："李广将军的部队十分随便，然而敌人突然袭击它，却无法招架，而他的士兵也安逸快乐，为他出死力。我的部队虽然紧张忙碌，敌人也不敢来侵犯我们。"当时，担任汉朝的边郡太守李广、程不识是名将，但是匈奴畏惧李广，士兵们也多喜欢跟随李广，而苦于跟随程不识。程不识在孝景帝时因为多次直言规劝做上了太中大夫，他为人廉洁，谨守法令。

【原文】

后汉诱单于以马邑城①，使大军伏马邑旁，而广为骁骑将军②，属护军将军③。单于觉之④，去，汉军皆无功。后四岁⑤，广以卫尉为将军，出雁门击匈奴⑥。匈奴兵多，破广军，生得广。单于素闻广贤，令曰："得李广必生致之⑦。"胡骑得广，广时伤，置两马间，络而盛之⑧。卧行十余里，广阳死⑨，睨其旁有一儿骑善马⑩，暂腾而上胡儿马⑪，因抱儿鞭马南驰数十里，得其余军，匈奴骑数百追之，广行取儿弓射杀追骑，以故得脱。于是至汉⑫，汉下广吏⑬，吏当广亡失多⑭，为虏所生得，当斩，赎为庶人⑮。数岁，与故颍阴侯屏居蓝田南山中射猎⑯。尝夜从一骑出⑰，从人田间饮⑱。还至亭⑲，霸陵尉醉⑳，呵止广㉑。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故也㉒！"宿广亭下。（以上为匈奴所擒，屏居蓝田南山。）

【注释】

①马邑：县名。汉属雁门郡，在今山西省朔县。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曾用马邑豪绅聂壹的计谋，诱匈奴入塞，汉在马邑旁山谷中埋伏

军队三十余万，单于入长城武州塞（今山西省左云县）发觉了这一计谋，就率兵离去。 单（chǎn 缠）于：匈奴的最高首领。单于是广大之意。

②骁骑将军：当时将军名号之一。战时授予，战后罢免。

③属：从属。 护军将军：当时不常设置的杂牌将军，同骁骑将军。

④之：指诱敌之计。

⑤后四岁：指武帝元光六年，即公元前129年。

⑥雁门：郡名，治所在善无（今山西省右玉县南）。

⑦生致：活捉送来。

⑧络：麻织的网。 盛：放。

⑨阳：通“佯”，假装。

⑩睨：斜视。

⑪暂腾：霎时跳起。

⑫至汉：回到汉朝京师长安。

⑬下广吏：把李广交给执法官吏审判惩罚。

⑭当：决裁。

⑮赎：法律用语。即以财货、爵位或劳役赎罪。 庶人：平民。

⑯故颍阴侯：指颍阴侯灌婴的孙子灌强。颍阴：今河南许昌市。 屏居：退居，隐退。 蓝田：县名。在今陕西省蓝田县西。 南山：即蓝田县东南的蓝田山，是当时权贵退休后游乐之地。

⑰从：带着。

⑱从人：跟随人员。

⑲亭：驿亭。亭长由霸陵县尉兼任，专司守陵之职。

⑳霸陵：西汉文帝刘恒陵墓，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东。此处近年来有陶器出土，与史书所载文帝以瓦器陪葬相符。

㉑呵止：大声呵斥阻止。

㉒故：前任。

【译文】

后来汉朝用马邑城引诱单于。派大军埋伏在马邑附近，而李广担任骁骑将军，受护军将军节制。当时单于发觉了这一诱敌计

谋，退兵离去了，汉军都没有战功。这以后四年，李广由卫尉调任将军，从雁门郡出击匈奴。匈奴兵多，打败了李广的军队，活捉了李广。单于一向听到李广有才干，下命令说："捉到李广一定要活的解送来。"匈奴骑兵捉到了李广，李广当时受伤，他们把李广安置在两马之间，用绳索结成网兜盛着李广。躺着走了十多里，李广装死，斜视旁边有一个匈奴少年骑着一匹好马，李广突然跳起，跨上匈奴少年的马，乘机抱着匈奴少年赶马向南奔驰了几十里，收集了他的残余部队。匈奴骑兵几百名追赶他，李广边跑边拿起胡儿的弓箭，射死了追来的骑兵，因此，得以脱身。于是回到汉朝京师长安，汉朝廷把李广交给法官。法官认为李广伤亡损失的人马众多，自己又被敌人活捉，应当斩首，李广用钱赎罪成为平民。过了几年，李广和退隐住在蓝田县的前颍阴侯常在南山中打猎。曾经在一天夜晚，带着一个骑兵外出，跟别人在乡间饮酒。回来到了霸陵亭，霸陵亭尉喝醉了，呵斥阻止李广。李广的从骑说："这是前任李将军。"亭尉说："现任将军尚且不能夜里通过，何况是前任的呢！"让李广住宿在霸陵亭下。

【原文】

居无何①，匈奴入辽西②，杀太守，败韩将军③。韩将军后徙居右北平④，死。于是上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⑤，广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上书自陈谢罪。上报曰⑥："将军者，国之爪牙也⑦。《司马法》曰⑧：'登车不式⑨，遭丧不服⑩，振旅抚师，以征不服。率三军之心，同战士之力。故怒形则千里竦⑪，威振则万物伏。是以名声暴于夷貉，威稜憺乎邻国⑫。夫报忿除害，捐残去杀，朕之所图于将军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颡请罪，岂朕之指

哉[13]？将军其率师东辕，弥节白檀[14]，以临右北平盛秋[15]！”广在郡，匈奴号曰“汉飞将军”，避之，数岁不入界。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矢[16]，视之，石也。他日射之，终不能入矣。广所居郡闻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腾伤广，广亦射杀之。（以上为右北平太守）

【注释】

①居无何：过了不久。

②辽西：郡名。战国时燕置，秦汉因之。西汉时，辖境当今河北省东北部和辽宁省西部。治所阳乐，在今辽宁省义县西。汉武帝元朔元年（公元128年）秋，匈奴二万人入侵，杀了辽西太守。

③韩将军：韩安国。字长孺，当时驻守渔阳，地在今北京密云市西南。

④右北平：郡名。治所平刚（今辽宁省凌源县西南）。

⑤拜：用一定的礼节授给官职。

⑥报：回复。

⑦爪牙：这里指武臣。后代比喻坏人的党羽。

⑧《司马法》：又名《司马穰苴兵法》。中国古代兵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司马法》共一百五十篇。今本仅存五篇：仁本、天子之义、定爵、严位、用众。

⑨不式：不抚车前的横木。

⑩不服：不穿丧服。

⑪竦：惊。

⑫威憺：神灵之威。

⑬指：师古曰：“指，意也。”

⑭弥节：停息。 白檀：县名。属渔阳郡。

⑮临：防。

⑯矢：此指箭头。

【译文】

过了不久，匈奴入侵辽西，杀了太守，打败了韩将军。韩将军后来调到右北平驻守，死了。于是皇上就征调任命李广作右北平太守。李广便请求派霸陵尉跟他一起去，到达军中就杀了他，上书自己陈述事情的缘由，并认错道歉，请求原谅。皇上回复说："将军者，国家的武臣。《司马法》说：'上车不抚车前的横木，遇到丧事不穿丧服，整顿军队，慰问士卒，以征伐不顺从的。统帅三军之心，聚集战士之力。所以恼怒显露则千里惊，威武震动则万物伏。因此名声显露于周边异族，神灵之威使邻国畏惧。'打击、报复所仇恨的人，除去祸害，除去残暴，前去杀伐，这是我所为将军谋划的啊 。至于摘掉帽子，光着双脚，跪拜，以头碰地请罪，难道是我的意思吗？将军率领军队在东辕门，停息在白檀县，以防深秋马肥，匈奴入侵右北平！"李广守右北平，匈奴称他为"汉朝的飞将军"，躲避他，几年不敢进入右北平。李广出外打猎，看到草丛中的石头，认为是老虎而发箭射去，箭头射进了石头里。走近一看，是块石头。别的日子发箭射石头，始终不能射进去。李广在他驻守的郡，一听说有老虎，常常亲自去射它。到他驻守右北平时，一次射老虎，老虎一跃而起，扑伤了李广，李广也射死了老虎。

【原文】

石建卒①，上召广代为郎中令②。元朔六年③，广复为将军，从大将军出定襄④。诸将多中首虏率为侯者⑤，而广军无功。后三岁⑥，广以郎中令将四千骑出右北平，博望侯张骞将万骑与广俱⑦，异道⑧。行数百里，匈奴左贤王将四万骑围广⑨。广军士皆恐，广乃使其子敢往驰之⑩ 。敢从数十骑，直贯胡骑⑪ ，出其左右而还，报广曰：

“胡虏易与耳！”军士乃安，为圜陈外乡⑫。胡急击，矢下如雨。汉兵死者过半。汉矢且尽，广乃令持满毋发⑬，而广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将⑭，杀数人，胡虏益解⑮。会暮，吏士无人色⑯，而广意气自如⑰，益治军，军中服其勇也。明日，复力战，而博望侯军亦至。匈奴乃解去。汉军罢⑱，弗能追。是时广军几没⑲，罢归。汉法：博望侯后期，当死，赎为庶人；广军自当⑳，亡赏。（以上从卫青出定襄，与张骞出右北平，两次当匈奴无功。）

【注释】

①石建：西汉温（今河南温县西南）人，九卿石奋的长子。以孝谨著称。汉武帝时任郎中令。石奋和儿子石建等兄弟四人都是俸禄为二千石的大臣，号称“万石君”。

②郎中令：官名。秩中二千石，掌管守卫宫殿门户。实际权力很大。

③元朔：汉武帝刘彻的年号。 元朔六年：即公元前123年。

④从：从属，随从。 大将军：指卫青（？～公元前108年）。字仲卿，他是武帝皇后卫子夫的同母弟，曾多次率大军伐匈奴，战功卓著，封爵长平侯，官至大司马。 定襄：郡名。郡治成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

⑤中：符合。 率（lǜ 律）：同“律”，律令。汉代规定根据杀敌的多少而规定封赏标准，分别授以不同等级的爵位。

⑥后三岁：即元狩三年（公元前121年）。

⑦博望：县名。治所在今河南方城县西南。 张骞（？～公元前114年）：汉中成固（今陕西省成固县）人。武帝时奉命出使西域诸国，曾被匈奴拘留十余年，他沟通和加强了汉同西域各国的关系，拜太中大夫。后以校尉随卫青征匈奴，以功封博望侯。

⑧异道：即不同的路，分路进兵。

⑨左贤王：匈奴官名。即左屠耆王。其位仅次于单于。居领匈奴东方。多由单于子弟或近支贵族担任。

⑩敢：李敢，李广第三子。

⑪贯：穿过。

⑫圜陈：圆形的阵势。圜，古通“圆”。　乡：通“向”。　外向：队伍面朝外对敌。

⑬毋：勿。

⑭大黄：弩弓名。一名黄肩弩。因体大色黄取名。是当时射程最远的弓弩。　裨将：副将。协助主将作战。

⑮益：逐渐。　解：通“懈”。

⑯无人色：脸色不似活人。

⑰意气自如：神气同平时一样自然。

⑱罢：通“疲”。

⑲几没：几乎覆没。

⑳自当：杀虏立的军功和失亡军应得的惩罚相当。

【译文】

石建去世后，皇上征召李广接替石建作郎中令。元朔六年，李广又调任将军，跟随大将军出击匈奴。各将军多有杀敌俘虏达到标准封侯的，而李广的部队没有功劳。过后三年，李广以郎中令的身份率领四千骑兵从右北平出发。博望侯张骞率领一万骑兵和李广同行，分两路走。走了大约几百里，匈奴左贤王带领四万骑兵包围李广，李广的士兵都恐惧，李广派他的儿子李敢快马冲击敌人。李敢带了几十名骑兵飞奔而去，直穿匈奴骑兵的包围圈，出入敌军的左右两翼而回，向李广报告说：“匈奴鬼子容易对付呢！”士兵才安定下来。李广布成圆形阵势，向着外面。匈奴猛烈攻击他们，箭下如雨。汉军死亡的超过一半。汉兵的箭也将要射完了。李广便命令士兵把弓拉开，不要放箭。李广亲自用大黄弩弓向敌人的副将发射，射死了几个，匈奴逐渐松懈。恰巧碰到天色黑了，军吏士兵都面无人色，可是李广的神气同平时一样，更加精神振奋地指挥军队。军中佩服他的勇敢。第二天，继续奋力作战，博望侯的军队也到了。匈奴部队才解围而去。汉军疲乏

了，不能去追击。这时李广的军队几乎全军覆没，只得收兵回去。依照汉朝法律，博望侯耽误了预定的日期，当处死刑，便出钱财赎罪，降为平民；李广的军功和过失相当，没有封赏。

【原文】

初，广与从弟李蔡俱为郎，事文帝。景帝时，蔡积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为轻车将军①，从大将军击右贤王②，有功，中率封为乐安侯③。元狩二年④，代公孙弘为丞相⑤。蔡为人在下中⑥，名声出广下远甚，然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⑦，广之军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广与望气王朔语曰⑧："自汉击匈奴，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妄校尉已下，材能不及中，以军功取侯者数十人，广不为后人，然终无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邪？"朔曰："将军自念，岂尝有恨者乎？"广曰："吾为陇西守，羌尝反⑨，吾诱降者八百余人，诈而同日杀之。至今恨独此耳。"朔曰："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广历七郡太守，前后四十余年。得赏赐，辄分其戏下⑩，饮食与士卒共之，家无余财，终不言生产事。为人长，爱臂⑪，其善射亦天性，虽子孙他人学者莫能及。广呐口少言⑫。与人居，则画地为军陈，射阔狭以饮⑬。专以射为戏⑭。将兵，乏绝处见水⑮，士卒不尽饮不近水，不尽餐不尝食，宽缓不苛⑯，士以此爱乐为用⑰。其射，见敌非在数十步之内，度不中不发⑱，发即应弦而倒。用此⑲，其将数困辱⑳；及射猛兽，亦数为所伤云。

（以上杂序广生平）

【注释】

①轻车将军：杂号将军之一。

②右贤王：匈奴官名，即右屠耆王，其位仅次于单于，以单于子弟充任。

③乐安：县名，治所在今山东省博广县东北。

④元狩：西汉武帝年号。　元狩二年：即公元前121年。

⑤公孙弘：西汉菑川薛（今山东滕县南）人，字季，一字次卿。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以贤良对策拜博士。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为丞相，封平津侯，汉代丞相封侯自此始。曾建议武帝为博士置弟子员，拔擢儒生充任官吏。自奉甚俭。俸禄皆以给故人宾客，家无余财。然性外宽内忌，睚眦必报。年八十终丞相位。《汉书·艺文志》儒家有《公孙弘》十篇，今佚。

⑥蔡：李蔡。西汉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北）人，李广从弟。武帝元朔中为轻车将军，从大将军卫青击匈奴，封乐安侯。元狩二年由御史大夫进为丞相。后因盗取阳陵冢地获罪，自杀。　下中：下等里的中等，即第八等。汉时以九品论人，上、中、下之内又分上、中、下。

⑦九卿：汉以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为九卿。九卿位仅次于丞相、御史大夫，与丞相并无从属关系。

⑧望气：望云气附会人事，占卜吉凶。这里望气指望气的人。　王朔：人名。当时有名的望气家，善于占卜。

⑨羌：中国古代民族名。西汉时生活在中国西部的少数民族。

⑩辄：常常，总是。　戏（hui 挥）：军中帅旗。　戏下：部下。

⑪爰：通“蝯”，猿猴。　爰臂：喻两臂像猿一样长而灵活。

⑫讷口：口才笨拙，语言迟钝。

⑬阔狭：指在地上所画的宽窄不同的线，代表军队的行列。

⑭为戏：为乐。

⑮乏绝：指缺乏饮水，断绝粮食。

⑯宽缓：待人宽容和缓。

⑰爱乐为用：热爱李广，乐于为他效力。

⑱度：估计，度量。

⑲用此：因此。

⑳困辱：被围困受辱。

【译文】

当初，李广的堂弟李蔡同李广一道作郎官，侍奉孝文帝。孝景帝时，李蔡积累功劳升到二千石级。孝武帝元朔中，任轻车将军，跟随大将军出击右贤王，有功，达到了封赏的标准，被封为安乐侯。元狩二年，代替公孙弘做了丞相。李蔡为人的品格在下等之中，名声在李广以下很远，但是李广没有得到爵位和封邑，官职没有超过九卿。李广部下的军官和士兵有的取得了封侯之赏。李广和望气家王朔闲谈，说："自从汉朝出击匈奴以来，我没有一次不在其中。可是各部队校尉以下，才能不够中等人，然而因为军功取得侯爵的，有几十人，而我不算落在人家的后面，可是没有些微的功劳去取得封地，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我的长相不该封侯吗？"王朔说："将军自己回想一下，难道曾经有悔恨的事吗？"李广说："我任陇西太守时，羌人曾经反叛，我引诱他们投降，投诚有八百多人，我用欺骗的手段在同一天杀死了他们。至今，悔恨的只有这件事。"王朔说："罪过没有比杀死已经投降的人更大的了，这就是将军所以不得封侯的原因啊！"李广历任七个郡的太守，前后长达四十多年。得到赏赐，总是分给他的部下。吃喝跟士兵在一起，家里没有多余的财物，始终不谈购买增殖家产的事。李广身材高大，两只胳膊似猿臂，长而灵活，他善长射箭也是天赋的，虽然他的子孙和别人向他学习射箭，没有人能够赶得上他。李广口才拙笨，说话不多，和别人在一块就在地上画军阵，射箭比远近，输了的罚喝酒，专门以射箭作游戏。李广带兵行军，遇到缺水断粮的时候，见到了水，士兵不全喝到了，他不走近水边；士兵不全吃遍了，他不吃。他对待士兵宽厚和缓而不苛刻，士兵因此心甘情愿供他使用。他的射法，看见敌人逼近，不到几十步之内，估计射不中不发箭，一旦发箭，弓弦一响，敌人就应声

而倒。因此，他带兵作战，几次被围困受辱；他射猛兽，也屡次被猛兽伤害过。

【原文】

元狩四年，大将军、票骑将军大击匈奴①，广数自请行，上以为老，不许，良久乃许之，以为前将军。大将军青出塞，捕虏，知单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②，而令广并于右将军军③，出东道。东道少回远④，大军行，水草少，其势不屯行⑤。广辞曰："臣部为前将军，今大将军乃徙臣出东道，且臣结发而与匈奴战⑥，乃今一得当单于⑦，臣愿居前，先死单于！"大将军阴受上指⑧，以为李广数奇⑨，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是时公孙敖新失侯⑩，为中将军⑪，大将军亦欲使敖与俱当单于，故徙广。广知之，固辞⑫，大将军弗听，令长史封书与广之莫府⑬，曰："急诣部⑭，如书！"广不谢大将军而起行⑮，意象愠怒而就部⑯，引兵与右将军食其合军出东道。惑失道⑰，后大将军。大将军与单于接战，单于遁走，弗能得而还，南绝幕⑱，乃遇两将军。广已见大将军，还入军。（以上从卫、霍出击匈奴，失道后期。）

【注释】

①票骑将军：官号。位仅次于大将军。这里指霍去病。　霍去病（？～公元前117年），西汉名将。河东平阳（今山西省临汾西南）人。武帝卫皇后姊少儿之子。果敢有谋略。武帝时，多次率大军征伐匈奴，解除了匈奴对汉王朝的威胁，保卫了与匈奴接壤的诸郡的安全。因功封冠军侯，加封大司马。武帝为之治第，辞以"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以此为武帝所爱重。卒谥景桓

侯。今陕西兴平茂陵旁有霍去病墓。

②走：趋，追逐。

③右将军：指赵食其。

④少：通“稍”。 回远：迂回而道远。

⑤屯行：驻扎下来，停止前进。军队所聚叫屯。

⑥结发：古代男子二十岁束发，始可戴冠，以表示到了成年。

⑦当：遇。

⑧阴受上指：暗中得到武帝的指示。上，指武帝。

⑨数奇（ji基）：命运不好。数，命运的定数。奇，本指与偶数相对称的单数，古代占卜，偶为吉，奇为凶，与不幸或不遇时机偶合。

⑩公孙敖：西汉北地义渠（今甘肃宁县西北）人，初以郎事景帝。武帝时，多次出征匈奴，封合骑侯。因亡卒及失期，两次论法当斩，皆赎为庶人。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以因杅将军筑塞外受降城。后七年，出击匈奴至余吾水，失利当斩，诈死，亡匿民间五、六年。后被发觉下狱。坐妻为巫蛊，族诛。

⑪中将军：地位与前后左右将军相当。今人王伯祥认为：中将军当为失侯之前的的官名。

⑫固：坚决。 辞：辞免，指拒绝调任右将军。

⑬长史：是大将军幕府的高级幕僚，协助大将军处理所属部门的事务。

⑭诣：前往。

⑮谢：辞别。

⑯愠怒：愤怒。

⑰惑：迷惑。

⑱绝：横渡。 幕：通“漠”，沙漠。

【译文】

元狩四年，大将军和骠骑将军大举出兵攻打匈奴，李广几次自动请求前去。皇上认为他老了，没有允许。过了好久，才允许他，任命他担任前将军。大将军卫青出了边塞，抓到俘虏，得知单

于住的地方，就亲自率领精锐部队突然袭击单于，而命令李广的部队与右将军的部队合并，从东路出击。东路稍微迂回绕远，而大部队行经水草稀少的地方，其势不能聚集行进。李广推辞说："我是部队前将军，现在大将军却改让我从东路出兵，况且我从年青时起就和匈奴作战，今天才第一次得与单于敌对，我愿意担任前锋，先同单于决一死战！"大将军暗中受到皇上指示，认为李广命运不好，不要让他正面同单于对阵，恐怕不能实现他的愿望。这时，公孙敖新近失掉侯爵，担任中将军，跟随大将军出征。大将军也打算要让公孙敖与自己一同与单于对阵，所以调走李广。李广知道这种情况，坚决拒绝调动，大将军不听，命令长史下一道文书给李广的幕府，说道："迅速到所在军部去，按照文书所说的办！"李广没有向大将军告辞就行军出发了，心里十分恼怒去到军部，率领士兵和右将军赵食其合兵一处，从东路出发。部队迷失了道路，落在大将军的后面。大将军与单于交战，单于逃跑了，没能取得战果而回。大军向南跋涉过大沙漠，才遇到两位将军。李广会见大将军之后，回到自己军中。

【原文】

大将军使长史持糒醪遗广①，因问广、食其失道状，曰："青欲上书报天子失军曲折②。"广未对，大将军长史急责广之莫府上簿③，广曰："诸校尉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谓其麾下曰："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徙广部，行回远，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矣④！"遂引刀自刎⑤。百姓闻之，知与不知⑥，老壮皆为垂泣⑦。而右将军独下吏，当死，赎为庶人。（以上广不肯对簿自刎）

【注释】

①糒(bèi备):干饭。 醪(láo劳):浊酒。 遗:赠送。

②曲折:言委曲而行回折,即详细的经过。

③责:责问。 上簿:对质,受审。簿,文书,记载。

④刀笔吏:主办文案的官员。古代在简牍上记事,笔是记事的工具,刀是削误的工具,主办文案官员常常使用这种东西,故称。后引申为贬词,有舞文弄法之意。

⑤自刭:自己以刀割颈。

⑥知:识,认识。

⑦垂泣:流泪。

【译文】

大将军派长史拿着酒食送给李广,顺便询问了李广、赵食其迷失道路的情况,说:"我要报告天子失军的详细经过。"李广没有回答,大将军派长史追令李广的幕府人员前去听候审问。李广说:"各校尉无罪,是我自己迷失了道路,现在我亲自上供状,听候审问。"回到自己的幕府,李广对他的部下说:"我从年轻的时候起与匈奴大大小小经历了七十多次战斗,现在有幸跟随大将军迎战单于的直属部队,可是大将军又调我的部队走迂迴遥远的路,又迷失了路,难道不是天意吗!况且我年纪六十多岁了,毕竟不能再受舞文弄法官员的侮辱了。"便抽刀自割颈项而死。老百姓听到这件事,不论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不论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都为他流泪。而右将军赵食其单独被送交有关法官,判处死刑,他出钱赎罪,被降为平民。

【原文】

广三子,曰当户、椒、敢,皆为郎①。上与韩嫣戏②,嫣少不逊③,当户击嫣,嫣走,于是上以为能。当户蚤死,乃拜椒为代郡太守,皆先广死。广死军中时,敢从票骑将

军。广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诏赐冢地阳陵，当得二十亩，蔡盗取三顷，颇卖得四十余万；又盗取神道外壖地一亩[4]，葬其中。当下狱，自杀。敢以校尉从票骑将军击胡左贤王，力战，夺左贤王旗鼓，斩首多，赐爵关内侯[5]，食邑二百户，代广为朗中令。顷之，怨大将军青之恨其父[6]，乃击伤大将军，大将军匿讳之[7]。居无何，敢从上雍[8]，至甘泉宫猎[9]，票骑将军去病怨敢伤青，射杀敢。去病时方贵幸[10]，上为讳，云鹿触杀之。居岁余，去病死。敢有女为太子中人[11]，爱幸。敢男禹有宠于太子，然好利，亦有勇，尝侍中贵人饮，侵陵之，莫敢应。后诉之上，上召禹使刺虎，县下圈中，未至地，有诏引出之，禹从落中以剑斫绝累[12]，欲刺虎，上壮之，遂救止焉。而当户有遗腹子陵[13]，将兵击胡，兵败降匈奴。后人告禹谋欲亡从陵，下吏死。（以上广之子孙）

【注释】

①郎：皇帝侍从官员的通称。无定员。其秩自比三百石至比六百石不等。

②韩嫣：字王孙。韩王信后代。天资聪慧，善于骑射。少与膠东王刘彻学书相爱。武帝时官至上大夫，与帝共卧起，出入永巷不禁。皇太后闻其奸事，赐死。　戏：戏耍。

③少：稍，略。　不逊：不恭敬。

④壖地：空地，余地。

⑤关内侯：秦汉爵名。二十等爵制第十九级。居京畿，无封土，有封户，据此享受征收租税之权。

⑥恨其父：违背、不听从他父亲的意见。

⑦匿讳：隐瞒。

⑧雍：县名，在今陕西凤翔县南。

⑨甘泉宫：宫名。又名云阳宫，在今陕西省淳化县西北甘泉山。为汉武帝游猎避暑之地，武帝也常在此处理政事。

⑩贵幸：显贵得宠。

⑪太子：指武帝长子刘据，卫皇后所生。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立为皇太子，时年七岁。深得武帝喜爱。武帝末，卫后宠衰。时江充用事，与太子及卫氏有隙，遂借巫蛊事诬陷太子。太子无以自明，乃于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七月矫节捕充杀之。又发宾客士卒与丞相刘屈氂等战长安市内，兵败自杀。后车千秋为其讼冤，武帝乃族灭江充家，作思子宫等。 中人：没有位号的宫中姬妾。

⑫落：师古曰："落与络同，谓当时缠络之而下也。" 累：索。

⑬遗腹子：丈夫在世时妻子怀了孕。丈夫去世后，妻子生下的孩子。即遗留在妻子腹内的孩子。

【译文】

李广有三个儿子，叫李当户、李椒、李敢，都担任郎官。有一次皇上与韩嫣戏耍，韩嫣稍有不恭敬，李当户打了韩嫣，韩嫣跑掉了。于是皇上认为李当户勇敢。李当户早死，皇上任命李椒为代郡太守，都比李广先死。李广在军中死时，李敢正跟随骠骑将军。李广死去的第二年，李蔡当丞相，皇上下诏赐给他阳陵墓地二十亩，他偷取三顷，卖钱四十余万，又偷取神道外空地一亩，在空地中间造墓。应该关进监狱，李蔡自杀了。李敢以校尉的身份跟随骠骑将军攻打匈奴左贤王，奋力作战，夺得了左贤王的帅旗和战鼓，斩杀敌人首级甚多，赏赐了关内侯的爵位，享受封邑二百户，接替李广做了郎中令。不久，李敢埋怨大将军卫青不听从他父亲的意见，便打伤了大将军，大将军隐瞒了这件事。过了不多久，李敢侍从皇上到雍州甘泉宫打猎。骠骑将军霍去病怨恨李敢打伤卫青，射死了李敢。霍去病当时正当显贵宠幸，皇上隐瞒了真相，说野鹿撞死了他。过了一年多，霍去病死了。李敢有个女

儿是太子的姬妾，受到宠爱。李敢的儿子李禹也受到太子的宠爱，然而好利，也有勇气，曾经与侍中贵人饮酒，侵犯欺凌他们，没有人敢于对抗他。后来有人向皇上诉说了这件事，皇上召李禹来，让他刺杀老虎，悬下虎圈中，未到地上，有诏令引他出来，李禹从缰络中用剑砍断绳索，打算刺杀老虎，皇上认为他壮勇，于是救了他，不再让他刺老虎了。李当户有个遗腹子名叫李陵，率汉兵攻打匈奴，兵败投降了匈奴。后来有人告发李禹谋划打算逃跑跟随李陵，李禹被送交法官处死。

【原文】

陵字少卿，少为侍中建章监①，善骑射，爱人，谦让下士，甚得名誉。武帝以为有广之风，使将八百骑，深入匈奴二千余里，过居延视地形②，不见虏，还。拜为骑都尉③，将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④，以备胡。数年，汉遣贰师将军伐大宛，使陵将五校兵随后⑤，行至塞，会贰师还。上赐陵书，陵留吏士，与轻骑五百出敦煌，至盐水，迎贰师还，复留屯张掖⑥。（以上陵居酒泉、张掖）

【注释】

①建章：宫名。在未央宫西，长安城外，规模宏大，千门万户。建于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建章监，监督建章营羽林骑郎的长官。属郎中令所管。

②居延：县名，属张掖郡。在今内蒙古自治区西端额济纳旗所管辖境内的居延海，已淤塞成嘎顺诺尔与苏古诺尔两个湖。

③骑都尉：官名。负责掌管羽林军的高级官员，秩比俸二千石。

④酒泉、张掖：都为郡名。张掖居东，酒泉在西，在今甘肃省西北中部的狭长地带，张掖治所在今甘肃省张掖县西北，酒泉治所在今甘肃省酒泉县。

⑤五校兵：即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五校尉所领的兵。

⑥屯：驻军。

【译文】

李陵字少卿，年轻时担任侍中建章监，擅长骑马射箭，爱护人们，谦虚礼让，降低身份结交贤士，名誉很好。武帝认为他有李广的作风。因而让他带领八百名骑兵，深入匈奴境内二千多里，经过居延边塞察看地形，没有发现敌人，就回来了。任命为骑都尉，带领勇敢军士五千人，在酒泉郡、张掖郡一带教练射箭，以防备匈奴。过了几年，汉朝廷派遣贰师将军李广利讨伐大宛，让李陵率领五校兵跟随在后面，前进到边塞，恰巧碰到贰师回军。皇上给李陵诏书，李陵留下吏士，与轻骑五百从敦煌出发，到盐水，迎接贰师回来，又留下来驻军张掖。

【原文】

天汉二年①，贰师将三万骑出酒泉②，击右贤王于天山③。召陵，欲使为贰师将辎重。陵召见武台④，叩头自请曰："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愿得自当一队，到兰干山南，以分单于兵，毋令专乡贰师军。"上曰："将恶相属邪？吾发军多，毋骑予女。"陵对："无所事骑，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上壮而许之，因诏强弩都尉路博德将兵半道迎陵军⑤。博德，故伏波将军，亦羞为陵后距，奏言："方秋匈奴马肥，未可与战。臣愿留陵至春，俱将酒泉、张掖骑各五千人，并击东西浚稽⑥，可必擒也！"书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书，乃诏博德："吾欲予李陵骑，云'欲以少击众'。今虏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钩营之

道⑦！”诏陵：“以九月发，出遮虏鄣⑧，至东浚稽山南龙勒水上，徘徊观虏。即亡所见，从浞野侯赵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骑置以闻。所与博德言者云何？具以书对。”（以上诏陵至浚稽山，诏博德至西河。）

【注释】

①天汉：汉武帝的第八个年号。　天汉二年：即公元前99年。

②贰师：贰师将军，杂号将军之一，指李广利。　李广利：中山（治今河北定县）人。武帝宠姬李夫人之兄。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奉命率军至大宛贰师城（今乌兹别克境内）索取汗血马，故称贰师将军。汉军劳师远征，死伤甚众，前后所发甲卒达十余万人。后大宛人斩其王，献马三千余匹，汉军乃还。以此封海西侯。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率军出五原击匈奴，兵败，投降匈奴。狐鹿姑单于以女妻之。岁余，因遭卫律谮毁，被单于所杀。

③右贤王：匈奴官名。单于之下的最高官职，分左、右，以单于子弟充任。一般统辖万余骑，各有分地。单于居中，左右贤王分居东西方。

④武台：师古曰，“未央宫有武台殿”。

⑤路博德：西汉西河（治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南）平州人。武帝时，以右北平太守从骠骑将军霍去病击匈奴，封邳离侯。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以卫尉为伏波将军，破南越。后坐法失侯。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以强弩都尉屯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李广利率军击匈奴，乃将兵与广利会师，旋引归。后屯于居延屯所。

⑥浚稽：山名。当时匈奴分居此东、西两山。

⑦钩营之道：张晏曰：“胡（匈奴）来要害道。”

⑧鄣：亦称侯城。秦汉时边塞险要地区防御用的城堡。秦汉边塞多置亭障。居延汉简有“塞上烽火品约”，即为各亭障联防的议定书。

【译文】

天汉二年，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三万骑兵从酒泉出发，攻打匈奴右贤王于天山。汉武帝召见李陵，打算让他为李广利押运辎重。李陵在武台被召见，叩头请求说：“我所率领屯戍边塞的人，

都是荆楚地区勇武之士和奇材剑客，论力量能够手扼猛虎，论箭术堪称百发百中，希望能让我率领一队人马，前往兰干山以南地区，用以分散匈奴的兵力，使其不能全力对抗贰师将军的部队。”汉武帝说：“你大概是不愿作别人的部下吧？这次我们调动的军队太多，可没有马匹分配给你。”李陵说：“我用不着马匹，愿率五千步兵，以少敌众，直捣匈奴单于的王庭。”汉武帝对李陵的壮志十分赞赏，同意了他的请求，下诏命强弩都尉路博德在半途中接应李陵。路博德过去曾任伏波将军，也羞于为李陵断后，便上奏说：“如今正值秋季，匈奴马肥，不宜于此时与匈奴交战，希望陛下命李陵稍等，到明年春天一同率领酒泉、张掖骑兵各五千人，共同攻打东西浚稽山，一定可以擒获单于。”汉武帝非常生气，怀疑是李陵胆怯后悔，不敢出征，而让路博德上书替他寻找借口。便下诏书给路博德：“我想给李陵骑兵，李陵说‘想以少击多’。如今匈奴侵入西河，你率兵赴西河，在钩营之道阻挡匈奴。”同时下诏书给李陵：“于九月从遮虏障出塞，到东浚稽山南部龙勒水一带观察匈奴动静，如不见敌踪，便跟随浞野侯赵破奴从原道回受降城休息士卒。借驿骑传递信息。与路博德谈了什么，都上书报告。”

【原文】

陵于是将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营，举图所过山川地形，使麾下骑陈步乐还以闻。步乐召见，道陵将率得士死力，上甚说，拜步乐为郎。陵至浚稽山，与单于相直，骑可三万，围陵军。军居两山间，以大车为营。陵引士出营外为陈，前行持戟盾，后行持弓弩，令曰：“闻鼓声而纵！闻金声而止！”虏见汉军少，直前就营，陵博战攻之，千弩俱发，应弦而倒。虏还走上

山，汉军追，击杀数千人。单于大惊，召左右地兵八万余骑攻陵。陵且战且引，南行数日，抵山谷中。连战，士卒中矢伤，三创者载辇，两创者将车，一创者持兵战。陵曰："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军中岂有女子乎？"始军出时，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妇①，大匿车中，陵搜得，皆剑斩之。明日复战，斩首三千余级。引兵东南，循故龙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泽葭苇中。虏从上风纵火，陵亦令军中纵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单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将骑击陵。陵军步斗树木间，复杀数千人，因发连弩射单于②，单于下走。（以上陵以步兵五千与匈奴三万骑战，屡胜。）

【注释】

①关东：函谷关以东。

②连弩：装有机栝，可以连发数矢的弓。

【译文】

李陵于是率领步兵五千人从居延出塞，向北推进三十天后，抵达浚稽山扎下大营，沿途命人将所过之处的山川地形绘制成图，派部下骑兵陈步乐送回长安。汉武帝召见陈步乐，听他报告说李陵能使部下拚死效力，非常高兴，封陈步乐为郎官。李陵在浚稽山与单于率领的匈奴军队相遇，匈奴三万骑兵将李陵的部队包围。李陵屯兵两山之间，用战车围成营寨，亲自率领精壮士卒在营外列下战阵，前排手持戟、盾，后排手持弓、弩，下令说："听到鼓声就发放，听到钲铙之声就停止。"匈奴兵见汉军人少，便直逼营前阵地 。李陵身先士卒，率部肉搏，然后命后排弓弩手万箭齐发，匈奴兵纷纷应弦倒地，只得退回山上，汉军随后追击，

杀死匈奴数千人。单于大惊失色，急召左、右两翼军八万骑兵前来围攻李陵。李陵率部且战且走，向南撤退，数日后来到一座山谷之中。汉军接连数战，士卒大多身带箭伤，仍顽强苦战，受伤三处的坐在车上，受伤两处的驾驶车辆，受伤一处的手持武器坚持战斗。李陵说："我军士气有点低落而鼓动不起来，为什么？军中难道有女子吗？"当初军队出发时，函谷关以东成群窃取财物人的妻子随军为士卒妻妇，大多藏匿车中，李陵搜捕到，都用剑杀了。明日再战，杀敌三千余人。李陵率部沿着龙城旧道向东南方撤退，四五日后，退到一大片沼泽芦苇之中。匈奴在上风放火，企图烧死汉军；李陵也命部下放火烧光周围的芦苇以自救。汉军继续南撤，来到一座山下，匈奴兵也随后追至。单于亲自在南山上指挥战斗，命令他的儿子率领骑兵向汉军猛烈冲击。汉军在树林之中穿绕步战，又杀死匈奴数千人，并用连弩箭射单于，吓得单于慌忙下山躲避。

【原文】

是日捕得虏，言："单于曰：'此汉精兵，击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诸当户君长皆言[1]：'单于自将数万骑击汉数千人不能灭，后无以复使边臣，令汉益轻匈奴。'复力战山谷间，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还。"是时陵军益急，匈奴骑多，战一日数十合，复伤杀虏二千余人。虏不利，欲去，会陵军侯管敢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军无后救，射矢且尽，独将军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为前行，以黄与白为帜。当使精骑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颍川人[2]，父韩千秋[3]，故济南相，奋击南越战死，武帝封子延年为侯，以校尉随陵。单于得敢大喜，使骑并攻汉军，疾呼曰："李陵、韩延年趣

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虏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汉军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万矢皆尽，即弃车去。士尚三千余人，徒斩车辐而持之，军吏持尺刀，抵山入狭谷。单于遮其后，乘隅下垒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后，陵便衣独步出营，止左右：“毋随我，丈夫一取单于耳！”良久，陵还，太息曰：“兵败，死矣！”军吏或曰：“将军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后求道径还归，如浞野侯，为虏所得，后亡还，天子客遇之。况于将军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壮士也。”于是尽斩旌旗，及珍宝埋地中。陵叹曰：“复得数十矢，足以脱矣。今无兵复战，天明坐受缚矣！各鸟兽散，犹有得脱归报天子者。”令军士人持二升糒④，一半冰⑤，期至遮虏鄣者相待⑥。夜半时，击鼓起士，鼓不鸣。陵与韩延年俱上马，壮士从者十余人，虏骑数千追之，韩延年战死。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以上陵军败，降匈奴。）

【注释】

①当户：匈奴官名。

②颍川：郡名。秦王政十七年（公元前230年）置，以颍水得名。治所在阳翟（今河南禹县），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改置韩国，六年复故。辖境相当今河南登封、宝丰以东，尉氏、郾城以西，密县以南，叶县、舞阳以北县地。西汉置有工官。

③韩千秋：西汉颍川郏县（今属河南）人。武帝时为济北相（一作济南相）。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丞相吕嘉反，自请斩嘉以报。武帝遣其将卒二千人前往。兵入南越，连获小胜。后被诱深入，至离番禺（今广州市）四十里处遭伏击被杀。武帝封其子延年为成安侯。

④糒：干饭。

⑤一半冰：如淳曰："半，读曰片；或曰五升曰半。"师古曰："半，读曰判。判，大片也。时冬寒有冰，持之以备渴也。"

⑥遮虏鄣：在居延。秦汉时边塞险要地区防御用的城堡之一。

【译文】

这一天汉军抓到匈奴俘虏，据他们说："我们听单于说：'这是汉朝的精兵，连续猛攻也没能将他们消灭，反而日夜将我们引向南边靠近边界的地方，难道说有伏兵埋伏吗？'各位当户、君长都说：'单于亲率数万骑兵袭击汉军数千人，倘若不能将他们消灭，以后不但将无法再号令边臣，还会使汉朝更加轻视匈奴。不如在山谷中再全力攻击，还有四、五十里才到平原地区，如仍不能取胜，再退兵也还不迟。'"此时汉军处境越发凶险。匈奴人马众多，一日接战数十合，又杀伤匈奴二千余人。匈奴作战不利，打算撤兵离去。然而就在此时，李陵军中有一个名叫管敢的军侯，因受到校尉的欺辱，逃到匈奴军中投降，说道："李陵所部并无后援，弓箭也即将用尽，只有将军部下和校尉成安侯韩延年所属部队各八百人在前面开路，以黄旗和白旗作为标志。应当派精锐骑兵用弓箭射杀他们，汉军立即就可击破。"成安侯是颍川人，他的父亲名叫韩千秋，原任济南相，奋勇攻打南越战死，武帝封他的儿子韩延年为侯，作为校尉跟随李陵。单于得到管敢，不觉喜出望外，命匈奴骑兵一齐向汉军发起猛攻，同时令人大声喊叫："李陵、韩延年快快投降！"又派兵截断汉军撤退的道路，加紧进攻。李陵的部队被困在山谷之中，四面山上都是匈奴的人马，箭如雨下。李陵率部拚死突围，继续向南退却，尚未到达鞮汗山，一天中五十万支箭已全部用尽，于是放弃辎重车辆，继续前进。此时军中还有将士三千余人，纷纷砍下车轴拿在手中，文职人员也手持短刀加入战斗行列，汉军退入狭谷之中。单于亲自率兵截断汉军后路，指挥匈奴兵卒将山上巨石滚入谷中，汉军死亡很多，难以

前进。黄昏以后，李陵独自一人身穿便衣走出大营，止住左右随从说："不要跟着我，我要独自一人生擒单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李陵回到营中，仰天叹道："我们已经兵败，即将死于此地了！"军吏中有人说："将军威震匈奴，天命不遂人愿，以后寻求办法回汉，如同浞野侯被匈奴所俘虏，后来逃亡归汉，皇上像对待客人一样对待他，何况是将军您呢！"李陵说："您不要说了，我不死，不是壮士。"于是将所有的旌旗尽行砍倒，与珍宝一起埋入地下，李陵叹了口气，对部下说："如果再有数十支箭，我们就足以逃脱了。现在已没有武器，不能再战，天亮以后，就只能坐等被擒了！不如各自逃命，或许还有人能够侥幸逃脱出去报告天子。"于是命将士每人身带二升干粮，一片冰，约定到遮虏鄣会合。半夜时，李陵命人击鼓叫醒将士们，但战鼓已破，敲不响。李陵与韩延年都跨上战马，十几名精壮士卒跟随。匈奴数千名骑兵随后追击，韩延年战死，李陵说道："我已无面目报答皇帝陛下了！"于是投降。

【原文】

军人分散，脱至塞者四百余人。陵败处去塞百余里，边塞以闻。上欲陵死战，召陵母及妇，使相者视之，无死丧色。后闻陵降，上怒甚，责问陈步乐，步乐自杀。群臣皆罪陵，上以问太史令司马迁①，迁盛言"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②，其素所畜积也③，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糵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糅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④，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

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初，上遣贰师大军出，财令陵为助兵。及陵与单于相值，而贰师功少。上以迁诬罔，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下迁腐刑⑤。久之，上悔陵无救，曰：“陵当发出塞，乃诏强弩都尉令迎军，坐预诏之，得令老将生奸诈！”乃遣使劳赐陵余军得脱者。陵在匈陵岁余⑥，上遣因杅将军公孙敖将兵深入匈奴迎陵。敖军无功还，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故臣无所得。”上闻，于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其后，汉遣使使匈奴，陵谓使者曰：“吾为汉将步卒五千人横行匈奴，以亡救而败，何负于汉而诛吾家？”使者曰：“闻李少卿教匈奴为兵。”陵曰：“乃李绪，非我也。”李绪本汉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之，绪降，而单于客遇绪，常坐陵上。陵痛其家以李绪而诛，使人刺杀绪。大阏氏欲杀陵⑦，单于匿之北方，大阏氏死乃还。单于壮陵，以女妻之，立为右校王，卫律为丁灵王⑧，皆贵用事。卫律者，父本长水胡人。律生长汉，善协律都尉李延年⑨，延年荐言律使匈奴。使还，会延年家收，律惧并诛，亡还降匈奴。匈奴爱之，常在单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乃入议。（以上汉诛陵家属，陵在匈奴贵用事。）

【注释】

①司马迁：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字子长。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谈之子。早年漫游江淮、长江以南以及齐、鲁、梁、楚等地，深入民间，考察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巴蜀以南邛、筰、昆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继父职，任太史令。博览国家藏书，承父遗业，

续写史籍。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又与唐都、落下闳等改革旧历,共定太初历。后因为李陵辩护,触怒武帝,被处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发奋完成所著史籍,时称其书为《太史公书》,后称《史记》。此书开创纪传体史书的形式,是我国最早的通史,也是古代优秀传记文学巨著,对后世史学和文学都有深远影响。

②殉:为追求理想、道义或某些事物而不惜身。

③畜:读为"蓄"。

④拳:弓弩。通"拳"。

⑤腐刑:即宫刑,在密室中割去男子的势(生殖器),成为像宦者一样的人。

⑥匈陵:《汉书》作"匈奴",是。

⑦大阏氏:匈奴单于之母。

⑧卫律:西汉人。其父为长水胡。本人生长于汉。武帝时,由协律都尉李延年推荐出使匈奴。及还,因延年获罪族诛,惧被牵连,逃降匈奴。为单于所信用,封丁灵王。苏武使匈奴被拘留时,奉命劝降,遭武斥骂。曾争宠谗杀汉降将李广利。数言匈奴与汉朝和亲之利,又建议单于穿井筑城、治楼藏谷以御汉军,因胡人不能守城而作罢。昭帝时,死于匈奴。

⑨李延年:西汉中山(治今河北定县)人。与父母兄弟皆为乐师。后坐法腐刑,给事狗监。妹得幸于武帝,号李夫人。善歌,为新变声。时武帝耽于祠祀,他乃承意依诗为新声曲。及李夫人生昌邑王,由是贵为协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绶,主持乐府的工作,是当时的大音乐家。李夫人卒,其宠弛,后族诛。

【译文】

李陵的部下分散突围,逃回边塞的有四百余人。李陵兵败之处距边塞只有一百余里,边塞将领将此事报告朝廷。汉武帝本来希望李陵能战死沙场,于是把李陵的母亲和妻子召来,让相术之人看她们的脸色,没有死丧色。后来听说李陵投降,不由得勃然大怒,责问陈步乐,陈步乐自杀而死。满朝大臣都归罪于李陵,汉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对此事的看法,司马迁竭力为李陵分辩说:

“李陵对父母极为孝顺，对将士更讲信义，常常奋不顾身，赴国家急难，他平素所修养的品德，具有闻名全国的贤豪之士的风度。如今偶然不幸失败，却被那些只知保全自身性命和妻子儿女的大臣们说长道短，捏造构陷，实在令人痛心。再说，李陵率领的步卒不够五千，远赴战场，深入充满军马的匈奴腹地，抵挡数万敌军，匈奴被打得连救死扶伤都顾不过来，将全国所有能拿起武器的人全部调来围攻李陵。李陵率部转战千里，弓箭用尽，道路受阻，将士们手拿着没有箭的空弓，冒着敌人锋利的枪尖刀刃，仍然面向北方拚死力战，能够得到部下这样的拚死效力，即使是古代的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虽然兵败被俘，但他对匈奴的打击也足以使他名扬天下了。李陵之所以没有死节，想必是等待机会立下足以抵罪之功报答汉朝。”当初，武帝派遣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大军出发，才命令李陵为助兵，等到李陵军与单于军伤亡相当，而贰师功少。汉武帝认为司马迁言语诬枉，是为了诋毁李广利，为李陵游说开脱，下令对司马迁施以宫刑。很久以后，汉武帝才对原先使李陵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表示后悔，说道：“应当在李陵率军出塞时，再让强弩将军路博德前去接应。而我予先就颁下诏书，使老将路博德生出奸诈之心，不肯接应李陵。”于是派使臣对逃脱回来的李陵余部进行慰劳赏赐。李陵在匈奴一年多，汉武帝派遣因杅将军公孙敖率军深入匈奴腹地迎接李陵。公孙敖无功而回，上奏说：“据擒获的匈奴俘虏说，李陵教单于制造兵器，以防备汉军，所以我无所收获。”汉武帝听说了此事，于是将李陵家属满门抄斩，李陵的母亲、弟弟、妻子都无一幸免。陇西的士大夫以李陵不能死节，累及家室为可耻。后来，汉朝派遣使者出使匈奴，李陵对使者说：“我为汉朝率步兵五千人横行匈奴，因为没有救援而遭到失败，我有什么对不起汉朝的而杀我全家？”使者说：“汉听说李少卿教匈奴制造兵器。”李陵说：“那是李绪，不是我。”李绪本来是汉塞外都尉，驻守奚侯城，匈奴攻打此城，

李绪投降，而单于像对待客人一样对待李绪，李绪常坐李陵的上首。李陵痛心他的家属因为李绪而被杀，派人刺杀李绪。匈奴单于的母亲大阏氏要杀李陵，单于将他藏在北方，直到大阏氏死后，李陵才回到王庭。单于赏识李陵的强健雄伟，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李陵为妻，封他为右校王，卫律为丁灵王，都受到尊崇、重用。卫律的父亲本是长水胡人。卫律在汉出生长大，与协律都尉李延年关系很好，李延年推荐卫律出使匈奴。卫律完成使命回汉，适逢李延年家被抄斩，卫律害怕被一起杀掉，逃回投降了匈奴。匈奴喜爱他，经常居于单于身边。李陵则居于外地。遇有重大事务，就回王庭会商。

【原文】

昭帝立①，大将军霍光、左将军上官桀辅政，素与陵善，遣陵故人陇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 。立政等至，单于置酒赐汉使者，李陵、卫律皆侍坐。立政等见陵，未得私语，即目视陵，而数数自循其刀环，握其足，阴谕之，言可还归汉也。后陵、律持牛酒劳汉使，博饮②，两人皆胡服椎结③，立政大言曰："汉已大赦，中国安乐，主上富于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④。"以此言微动之。陵墨不应，孰视而自循其发，答曰："吾已胡服矣！"有顷，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谢女。"陵曰："霍与上官无羔乎？"立政曰："请少卿来归故乡，毋忧富贵。"陵字立政曰："少公⑤，归易耳，恐再辱，奈何？"语未卒，卫律还，颇闻余语，曰："李少卿贤者，不独居一国。范蠡遍游天下⑥，由余去戎入秦⑦。今何语之亲也？"因罢去，立政随谓陵曰："亦有意乎？"陵曰："丈夫

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十余年，元平元年病死⑧。（以上任立政招陵）

【注释】

①昭帝：即刘弗陵。西汉皇帝。武帝少子，母为赵倢伃。武帝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弥留之际，被立为太子。次日即位，年仅八岁。霍光等受遗诏辅政。即位后即委政霍光。因海内虚耗，民生凋敝，故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屡次减免租赋，以公田赋贫民，招抚流民。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召集郡国贤良文学会议盐铁，旋罢榷酤。又与匈奴恢复和亲。在位期间，政治较为安定，社会经济有所恢复。

②博饮：既博且饮。博：古代的一种棋戏。

③胡服：身穿小袖短褂，腰系皮带，脚穿皮靴。 椎结：师古曰：“结读曰髻，一撮之髻，其形如椎。”

④子孟：霍光的字。 少叔：上官桀的字。

⑤少公：任立政的字。

⑥范蠡：春秋末政治家。字少伯，楚国宛（今河南南阳县）人。越大夫。越为吴所败时曾赴吴为质二年。回越后助越王勾践发奋图强，灭亡吴国。后游齐国，称鸱夷子皮。到陶（今山东定陶西北），改名陶朱公，以经商致富。《汉书·艺文志》著录《范蠡》二篇，已佚。其言论见于《国语·越语下》和《史记·货殖列传》。

⑦由余：春秋时秦国大夫。一作“繇余”。其祖先原为晋人，逃亡入戎，初在戎任职，转入秦，为秦穆公重用，任上卿，帮助穆公谋伐西戎，灭国十二，称霸西戎。

⑧元平：汉昭帝的第三个年号。 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

【译文】

汉昭帝即位，大将军霍光、左将军上官桀辅佐国政，他们过去都和李陵的关系很好，所以特派李陵的旧友陇西人任立政等三人前往匈奴劝说李陵回国。立政等到了匈奴，单于摆设酒宴招待汉朝使者，李陵、卫律都作陪。立政等人见到李陵，没有得到私

下交谈的机会，就用眼睛看着李陵而感动之，并屡次理顺自己的刀环，握着自己的小腿，暗地里告诉他，说可以回归汉朝了。后来李陵、卫律用牛肉和酒慰劳汉的使者，既博且饮，两人都身穿胡服，头发束成椎髻。立政就发表了有关大事的言论，说"汉已依法对全国犯人一律实行赦免，中国安定快乐，天子年少，霍光、上官桀当权。"想用这话稍稍打动李陵的心。李陵沉默不语，看了立政很久而自己理顺自己的头发，回答说："我已经身着胡服了！"一会儿，卫律站起上厕所，立政说："咄，少卿太劳苦了，霍子孟、上官少叔问候您。"李陵说："霍与上官没有病患吗？"立政说："请少卿回归故乡，不必忧愁富贵。"李陵写成文字对立政说："少公，回汉容易，恐怕再次受辱，怎么办？"话未说完，卫律回来了，稍稍听到后面的话，说："李少卿是有德有才的人，不单独居住一个国家。范蠡游遍天下，由余离开西戎进入秦国，如今怎么说得那么亲密呢？"于是罢宴离开。立政跟随李陵之后说："您有意回汉吗？"李陵回答说："大丈夫不能再次受辱。"李陵在匈奴二十多年，元平元年病死。

【原文】

苏建，杜陵人也[1]。以校尉从大将军青击匈奴，封平陵侯。以将军筑朔方[2]。后以卫尉为游击将军，从大将军出朔方。后一岁，以右将军再从大将军出定襄[3]，亡翕侯，失军当斩，赎为庶人。其后为代郡太守[4]，卒官。有三子：嘉为奉车都尉，贤为骑都尉，中子武最知名。

【注释】

①杜陵：西汉宣帝刘洵陵墓。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

②朔方：郡名。本秦九原郡西部地，秦末为匈奴所占。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取其地后置。治所在今朔方城（今内蒙古杭锦旗北）。辖境相

当今内蒙古河套西北部和后套及其以北地区。为汉朝北边军事要地。

③定襄：郡名。西汉初年分云中郡东部地置，治所在成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辖境相当今内蒙古清水河、和林格尔、卓资县和察哈尔右翼中旗、察哈尔右翼后旗及其以北地区。地处北边，屡受匈奴侵扰，汉也常由此出击，为汉朝北部边防重地。

④代郡：郡名。战国赵武灵王置。秦因之。治所在代县（今河北蔚县代王城）。辖境相当今河北蔚县、阳原、怀安三县及山西灵丘、广灵、天镇三县、内蒙古兴和、尚义二县地。楚汉之际为代国。公元前204年复为代郡。汉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属代国。旋属赵国。十一年，复属代国。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复收归中央。因地处北边，汉初经常遭受匈奴侵扰，汉亦常由此出击匈奴。

【译文】

苏建，是杜陵人。以校尉的身分随从大将军卫青攻打匈奴，封为平陵侯。以将军的身分修筑朔方城。后来，又以卫尉职务担任游击将军，随从大将军卫青从朔方进攻匈奴。一年以后，以右将军身分再次随从大将军卫青从定襄进攻匈奴，因翕侯赵信逃亡，所部覆灭应被处以斩首，用财货赎身成为普通百姓。以后，担任代郡太守，在任内去世。有三个儿子：苏嘉担任奉车都尉，苏贤担任骑都尉，次子苏武最为有名。

【原文】

武字子卿，少以父任①，兄弟并为郎②，稍迁至栘中厩监③。时汉连伐胡，数通使相窥观，匈奴留汉使郭吉、路充国等，前后十余辈④。匈奴使来，汉亦留之以相当。天汉元年⑤，且鞮侯单于初立⑥，恐汉袭之，乃曰："汉天子，我丈人行也⑦。"尽归汉使路充国等。武帝嘉其义，乃遣武以中郎将使持节送匈奴使留在汉者⑧，因厚赂单于，

答其善意。武与副中郎将张胜及假吏常惠等⑨，募士斥候百余人俱⑩。既至匈奴，置币遗单于，单于益骄，非汉所望也。（以上武使匈奴）

【注释】

①任：荫的意思。封建时代因前人官爵受封叫荫。汉制，凡二千石以上官员，得任其子为郎。

②郎：皇帝侍从官的通称。

③栘（yí 移）中厩：汉宫中有栘园，园中养马的地方叫栘中厩。栘，树名，即唐棣。　厩监：管理马厩的官。

④郭吉：人名。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武帝统率大军到了北边，派郭吉到匈奴，要单于归顺汉朝。单于大怒，扣留了郭吉。　路充国：人名。汉武帝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匈奴贵人至汉病死，乃奉命出使匈奴，送其丧葬。单于以为汉杀匈奴贵人，遂留之不归。前后七年，不降。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匈奴且鞮侯单于初立，恐汉袭之，因得遣返。

⑤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

⑥且鞮（jū dī 居低）侯：这是单于嗣位以前的封号。

⑦丈人：对父辈的尊称。

⑧中郎将：皇帝侍卫官的头目，是苏武出使时的官职。　节：此指旄节，使者所持信物，以竹为杆，上缀旄牛尾，共三层。

⑨副：副使。　假吏：临时委派的官吏。

⑩募士：招募来的兵士。　斥候：军中侦察人员。

【译文】

苏武字子卿，年轻时因父亲做过二千石以上的大官，和兄弟一起被保举为郎，后来逐渐提升为栘中厩监。那时汉朝连续发兵攻打匈奴，双方频繁互派使者来窥探对方虚实，匈奴先后把郭吉、路充国等十余批汉使扣留下来。匈奴使者来汉，汉也将其羁留不放，作为报复。汉武帝天汉元年，匈奴且鞮侯单于登基，因害

怕汉军袭击，就说："汉朝天子是我的父辈。"于是把汉使者路充国等人全部放回。汉武帝赞许匈奴的善意，便派遣苏武为中郎将，持节护送羁留在汉地的匈奴使者回国，趁便给且鞮侯单于送一份厚礼，以回报他的善意。苏武和副中郎将张胜以及临时兼任随行官吏常惠等人，带领召募来的士卒和专司侦察的骑士一百多人一同前往。他们抵达匈奴，把钱财送给单于。单于却更骄横起来，完全不像汉朝所期望的那样。

【原文】

方欲发使送武等，会缑王与长水虞常等谋反匈奴中①。缑王者，昆邪王姊子也，与昆邪王俱降汉②，后随浞野侯没胡中③。及卫律所将降者④，阴相与谋劫单于母阏氏归汉⑤。会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汉时，素与副张胜相知⑥，私候胜曰⑦："闻汉天子甚怨卫律，常能为汉伏弩射杀之。吾母与弟在汉，幸蒙其赏赐。"张胜许之，以货物与常。后月余，单于出猎，独阏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余人欲发，其一人夜亡，告之。单于子弟发兵与战，缑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单于使卫律治其事，张胜闻之，恐前语发，以状语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见犯乃死，重负国。"欲自杀，胜、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张胜。单于怒，召诸贵人议⑧，欲杀汉使者。左伊秩訾曰⑨："即谋单于，何以复加？宜皆降之。"单于使卫律召武受辞⑩，武谓惠等："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引佩刀自刺。卫律惊，自抱持武，驰召医。凿地为坎⑪，置煴火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气绝，半日复息。惠等哭，舆归营⑬。单于壮其节，朝夕遣人候问武，而收系张胜。（以上缑王、虞常之

变）

【注释】

①缑（gōu 勾）王：匈奴的一个亲王，后来降汉，曾随汉将赵破奴攻打匈奴，兵败被俘。 长水：河流名，在今陕西省蓝田县西北，流经西安市东南。这里的“长水”是长水校尉的省称，官名，掌管长水的胡骑。

②昆邪（hún yé 浑耶）：汉时匈奴部落名，在今甘肃西北部。

③浞（zhuó 浊）野侯：汉将赵破奴的封号。破奴曾击匈奴，兵败投降。

④卫律：本是长水的胡人，生长于汉，与协律都尉李延年交好，因延年荐举出使匈奴。回来，适逢延年被杀，律惧，就逃亡投降了匈奴。为单于所信用，封为丁灵王。曾劝苏武投降。数言匈奴与汉和亲之利。死于匈奴。

⑤阏氏（yān zhi 烟支）：匈奴王后的称号。

⑥相知：相熟。

⑦私候：私下拜访。

⑧诸贵人：指匈奴的权贵们。

⑨左伊秩訾（zī 子）：匈奴官名。

⑩受辞：受审讯。

⑪坎（kǎn 砍）：坑。

⑫熅（yūn 晕）火：无焰微弱的火。

⑬舆归营：用轿子抬回营帐中。

【译文】

单于正要派使者送苏武等人回国，适逢缑王和长水虞常在匈奴策划的叛乱。缑王是匈奴昆邪王姐姐的儿子，原曾与昆邪王一起投降汉朝，后来他随从浞野侯赵破奴进攻匈奴，兵败投降，流落匈奴中。他与卫律投降匈奴时所带过来的原汉朝兵将，暗地里策划劫持匈奴单于母亲阏氏逃回汉地。恰在此时，苏武等人来到匈奴，虞常在汉朝时，和现任副中郎将的张胜素有来往，就私下会见张胜说：“听说汉天子十分怨恨卫律，我能够埋伏弓弩手，替汉朝射杀他。我的母亲和弟弟都在汉地，希望能给他们一些赏

赐。”张胜答应下来，送给虞常一些财物。一个多月后，单于外出打猎，只把妻子儿女留在家中。虞常等七十余人打算趁机起事，不料其中一人夜间叛逃，告发了他们。单于的子弟亲属发兵征讨，缑王等人都被杀死，只有虞常被活捉。且鞮侯单于派卫律审理此案。张胜听说后，怕自己和虞常的密语暴露，就把事情告诉了苏武。苏武说：“情况既然是这样，一定会连累到我。如果我被匈奴侮辱后死去，就严重地辜负了国家的信任。”他想自杀，张胜、常惠一起拦阻了他。虞常果然把张胜牵连出来。单于大怒，召集匈奴诸部贵人商议，想要杀死汉使者。左伊秩訾说：“（他们只不过谋杀卫律，处死未免太重。）如果谋杀单于，处罚怎样增加？应该让他们全部投降。”单于派卫律召见苏武，宣布单于旨意，让苏武回答，苏武对常惠等人说：“投降匈奴，折屈了气节，玷辱了使命，纵然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回国！”他拔出佩刀刺入胸膛。卫律大惊，自己上前抱住苏武，急忙叫来巫医。巫医在地上挖了个坑，坑里放上些冒烟而无火苗的暗火，把苏武伏卧在坑上，轻轻叩打他的脊梁，让淤血流出。苏武昏死过去，半天的时间才苏醒。常惠等人哭泣着把苏武抬回营帐。单于钦佩苏武的气节，早晚派人问候苏武，而把张胜囚禁起来。

【原文】

武益愈，单于使使晓武。会论虞常，欲因此时降武[1]。剑斩虞常已，律曰：“汉使张胜谋杀单于近臣，当死，单于募降者赦罪。”举剑欲击之，胜请降。律谓武曰：“副有罪，当相坐。”武曰：“本无谋，又非亲属，何谓相坐？”复举剑拟之，武不动。律曰：“苏君，律前负汉归匈奴，幸蒙大恩，赐号称王，拥众数万，马畜弥山，富贵如此。苏君今日降，明日复然。空以身膏草野[2]，谁复知之？”武不应。律曰：

“君因我降③，与君为兄弟，今不听吾计，后虽欲复见我，尚可得乎？”武骂律曰：“女为人臣子④，不顾恩义，畔主背亲⑤，为降虏于蛮夷，何以女为见⑥？且单于信女，使决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斗两主⑦，观祸败。南越杀汉使者⑧，屠为九郡；宛王杀汉使者⑨，头悬北阙；朝鲜杀汉使者⑩，即时诛灭。独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两国相攻，匈奴之祸从我始矣。”（以上卫律劝武降）

【注释】

①因：趁。

②以身膏草野：用自己的血肉使草原肥沃。膏，肥沃，这里用作动词，是使动用法。

③因：凭借，通过。

④女：通“汝”。　臣子：臣和子。

⑤畔：通“叛”，背叛。　主：皇帝。

⑥何以女为见：即“何以女见为”，意思是见你干什么。

⑦斗两主：使两主相斗，挑拨汉天子和单于的关系。

⑧南越杀汉使者：南越，族名。亦作南粤。分布今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秦统一六国后，于其地置郡。秦亡，赵佗自立为南越王。汉朝建立后，附汉称臣。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丞相吕嘉反。汉遣军队去讨伐，次年，平定南越，以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

⑨宛王杀汉使者：宛，即大宛，中亚古国名。一般认为位于今前苏联费尔干纳盆地。以产汗血马著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命使臣车壮等携千金及金马去换取。宛王毋寡予以拒绝，并杀车壮等。汉派李广利往讨，宛人便杀王投降。

⑩朝鲜杀汉使者：朝鲜，古国名。秦汉时指今朝鲜半岛北部大部分地区。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武帝令涉何出使朝鲜，召谕其王卫右渠。涉何于归途刺杀送行使者，诡称杀朝鲜将以邀功，被拜为辽东东部都尉。朝鲜发

兵袭杀之。武帝遂遣水陆两军夹击王险城。次年，右渠死，城陷。汉在其地置乐浪郡、临屯郡、玄菟郡、真番郡。

【译文】

苏武的身体渐渐康复，单于派人劝说他投降。适逢审决虞常，便让汉使参加，单于想借此机会逼降苏武。用剑斩杀虞常之后，卫律说："汉使张胜谋害单于近臣，理应处死。单于有令，只要投降，便可赦去死罪。"说罢，举剑欲杀张胜，张胜请求投降。卫律又对苏武说："副使有罪，正使也应被株连。"苏武说："我本没有参与密谋，又不是他们亲属，怎么能说要受株连？"卫律又举起剑来要杀苏武，苏武纹丝不动。卫律说："苏君，卫律过去背叛汉朝归顺匈奴，幸蒙单于的大恩，封我为王，拥有几万人口和满山的马匹，得到了今天的富贵。苏君今天归降，明天就会像我一样。如不肯投降，白白葬身于荒草野原上，谁还能知道你呢？"苏武不回答他的话。卫律又说："您能为我而归降匈奴，我就和您结为兄弟，如果今天不听劝告，此后就是想再见到我，恐怕也不可能了吧？"苏武骂道："你做为汉朝的臣子，忘恩负义，背叛了君主、亲人，做了蛮夷的俘虏，我有什么必要见你？况且，单于信任你，让你决定人的生死，而你却不肯用公平之心处理，反而想让两家君主相斗，你坐观福祸成败。南越杀死汉使，结果被汉屠平，其地划作九郡入汉版图；大宛王杀死汉使，结果人头悬挂在汉朝都城的北阙上；朝鲜杀死汉使，结果立即遭到灭亡。只有匈奴还没有杀死过汉使。你明明知道我决不投降，却一再诱逼，这是想让两国相互攻打，匈奴的灾祸就要从我这里开始了。"

【原文】

律知武终不可胁，白单于。单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1]，绝不饮食。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

之②，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上无人处③，使牧羝④，“羝乳⑤，乃得归。”别其官属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积五六年，单于弟於靬王弋射海上，武能网纺缴⑥，檠弓弩⑦，於靬王爱之，给其衣食。三岁余，王病，赐武马畜、服匿、穹庐⑧。王死后，人众徙去。其冬，丁令盗武牛羊，武复穷厄。（以上海上牧羊）

【注释】

①窖（jiào 叫）：收藏物品的地洞。

②蹑（niè 聂）：咬，嚼。　旃（zhān 沾）毛：毡毛。

③北海：当时匈奴的北境，今俄罗斯贝加尔湖。

④羝（dī 低）：公羊。

⑤羝乳：公羊生了小羊。

⑥缴（zhuó 茁）：生丝缕，打鸟时系在箭上，一同射出去。

⑦檠（qíng 情）：矫正弓弩的工具，此处作动词用，有“矫正”的意思。

⑧服匿：盛酒酪的器皿，小口，大腹，方底。　穹（qióng 穷）庐：圆形篷帐。

【译文】

卫律知道苏武无法逼降，就禀报了单于。单于知道后，更加想让苏武归降，于是便把苏武囚禁在一个大地窖中，不给水和食物。那时雨夹着雪纷纷从天上飘下，苏武躺在地窖中把雪和着毡毛一起咽下，活了好几天，匈奴人非常惊奇，认为苏武是神，便把苏武迁徙到北海边荒无人烟的地方，让他放牧公羊，扬言公羊产奶，就放苏武回国。苏武的随从官吏常惠等人，则关在别的地方。苏武到了北海边，没有人供给食物，他就挖野鼠洞，把野鼠藏在洞中的草根、野果取来充饥。他手持汉朝节杖放羊，昼夜都拿着

节杖，节上的旄尾都脱落光了。过了五、六年，单于的弟弟於靬王到北海射猎，因为苏武能够织拴在箭上的丝缴，还能够矫正变形的弓弩，於靬王很喜欢他，供给他衣服和食物。过了三年多，於靬王病了，又赏给苏武一批牲畜、一些家用器具和一顶毡帐。於靬王去世后，其部众也迁徙到了别的地方。(北海边又剩下了苏武一人。)那年冬天，丁令部落的人偷走了苏武的牛羊，苏武再次陷入穷困潦倒中。

【原文】

初，武与李陵俱为侍中①。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单于使陵至海上，为武置酒设乐，因谓武曰："单于闻陵与子卿素厚，故使陵来说足下，虚心欲相待。终不得归汉，空自苦亡人之地，信义安所见乎？前长君为奉车②，从至雍棫阳宫③，扶辇下除④，触柱折辕⑤，劾大不敬，伏剑自刎，赐钱二百万以葬；孺卿从祠河东后土⑥，宦骑与黄门驸马争船⑦，推堕驸马河中溺死，宦骑亡，诏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饮药而死。来时，太夫人已不幸⑧，陵送葬至阳陵⑨。子卿妇年少，闻已更嫁矣。独有女弟二人⑩，两女一男⑪，今复十余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时，忽忽如狂，自痛负汉，加以老母系保宫⑫，子卿不欲降，何以过陵？且陛下春秋高⑬，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⑭，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复谁为乎？愿听陵计，勿复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位列将，爵通侯，兄弟亲近，常愿肝脑涂地⑮。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

镬[16]，诚甘乐之！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无所恨。愿勿复再言。”陵与武饮数日，复曰：“子卿一听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请毕今日之驩，效死于前！”陵见其至诚，喟然叹曰：“嗟乎，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因泣下沾衿，与武决去。（以上李陵劝武降）

【注释】

①侍中：官名。秦置。侍从皇帝左右，以备咨询。

②长（zhǎng 掌）君：对别人长兄的尊称，这里指苏嘉。　奉车：即奉车都尉，官名，掌管皇帝的车舆，并随侍皇帝出行。

③雍：地名，今陕西凤翔。　棫（yù 育）阳宫：秦时所建宫殿，在雍之东北。

④辇（niǎn 碾）：皇帝的车驾。　除：台阶。

⑤辕：车辕，驾马的车杠。

⑥孺卿：苏武弟苏贤的字。　从祠：随侍皇帝去祭祀。　河东：今山西夏县北。　后土：土地神祠。

⑦宦骑：骑马的宦官。　驸马：官名，掌管帝王随从车辆马匹。驸马在黄门令署的，称为黄门驸马。

⑧太夫人：指苏武的母亲。

⑨阳陵：西汉景帝刘启陵墓，位于今陕西省咸阳市东。

⑩女弟：妹妹。

⑪两女一男：指苏武的儿女。

⑫保宫：狱名，囚禁罪臣及其眷属的地方。

⑬春秋高：岁数大了。

⑭夷灭：杀戮全家。

⑮肝脑涂地：粉身碎骨的意思。

⑯钺：大斧，用以斩首，汉代的一种死刑。　镬（huò 货）：大锅，用以烹人，汉代的另一种死刑。

【译文】

早年，苏武和李陵一起做过汉武帝的侍中。苏武出使匈奴的第二年，李陵投降了匈奴，但他不敢见苏武。时间长了，单于派李陵到北海边，为苏武安排酒宴和乐舞，李陵对苏武说："单于听说我们关系很好，所以派我来劝说您，单于是用真心实意来等待您，此生您不可能回汉朝了，白白地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受苦，您的信义又有谁能看到呢？前些年令兄长君做奉车都尉，跟随陛下到雍棫阳宫，保护御辇过宫门，不小心让御车撞到柱上，折断了辕木，被人劾奏为'大不敬'，拔剑自杀了。陛下赏赐二百万钱安葬了他；令弟孺卿随陛下祭祀河东后土时，一个骑马的宦官与黄门驸马争船，宦官把驸马推入河中淹死了，宦官逃走，陛下命孺卿追捕宦官，没有抓到，孺卿害怕治罪，服毒自杀。我来的时候，您的母亲已不幸过世，我曾送葬到阳陵。您的夫人年轻，听说已经改嫁了，您一家只剩下两个妹妹和您所生的两女一男，从那时到现在也有十几年了，不知道他们的生死存亡。人的一生犹如早晨的露水，转瞬即逝，您何苦长期折磨自己？李陵我刚投降时，精神上恍惚如狂，痛恨自己背叛了汉朝，加上我的老母关押在少府的保宫中做人质，(如果投降，母命难保，但我还是投降了匈奴，)您不想投降的理由，难道超过了我吗？况且，陛下年事已高，法令反复无常，大臣中没有罪过却被灭族的就有好几十家，人人自危，子卿您还要为谁尽忠呢？希望听我的话，不要再说不归降的话了。"苏武说："苏武父子无功无德，位居列将，爵至通侯，都是陛下赐予的，我们弟兄在一起时，常常表示愿意为陛下肝脑涂地。今天我能杀身报答陛下，纵然是用刀斧砍剁，沸水烹煮，也心甘情愿！臣子服侍君王，就像儿子服侍父亲，儿子为父亲而死，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希望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李陵宴请了苏武几天，然后又对苏武说："子卿，请再听我一次劝告！"苏武说："我知道自己早就该死了！王爷一定要我归降，请让我们今天

欢聚完了，我一定死在您的面前！”李陵看到苏武极其真诚，不禁长叹说：“啊，真是一位忠臣义士！李陵与卫律的罪恶之大，上通于天！”说完泪如雨下，沾湿了衣衫，最后他告别了苏武，离开北海。

【原文】

陵恶自赐武[1]，使其妻赐武牛羊数十头。后陵复至北海上，语武：“区脱捕得云中生口[2]，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3]，曰上崩[4]。”武闻之，南乡号哭，欧血[5]，旦夕临[6]，数月。昭帝即位数年[7]，匈奴与汉和亲[8]。汉求武等，匈奴诡言武死。后汉使复至匈奴，常惠请其守者与俱，得夜见汉使，具自陈道，教使者谓单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9]，足有系帛书[10]，言武等在某泽中。”使者大喜，如惠语以让单于[11]。单于视左右而惊，谢汉使曰：“武等实在。”于是李陵置酒贺武，曰：“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12]，丹青所画[13]，何以过子卿？陵虽驽怯，令汉且贳陵罪[14]，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15]，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异域之人，一别长绝！”陵起舞，歌曰：“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隤。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陵泣下数行，因与武决。单于召会武官属，前以降及物故[16]，凡随武还者九人。（以上匈奴许归武）

【注释】

①恶(wù 悟):此为羞耻之意。

②区(ōu 欧)脱:边境上两方不管的地方。 云中:郡名。战国赵武灵王置,秦因之。治所在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辖境相当于今内蒙古土默特右旗以东,大青山以南,卓资县以西,黄河南岸及长城以北地区。汉初属代国,后析置定襄郡,辖境缩小近半。为汉代边防重地。 生口:俘虏。

③太守:郡的长官。 白服:丧服。

④上崩:指汉武帝死亡。

⑤欧血:呕血。

⑥旦夕临:早晚哭吊。

⑦昭帝:武帝少子,名弗陵,公元前86～前74年在位。

⑧和亲:汉王朝与少数民族首领之间具有政治目的的联姻。和亲在客观上促进了民族间友好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

⑨上林:即上林苑,秦及西汉皇家苑囿。故址在今陕西西安市及周至、户县界。

⑩帛书:写在丝绸上的信。

⑪让:责备。

⑫古竹帛:古书,古史。古代用简牍或白绢记事,故以竹帛借指书籍。

⑬丹青:绘画用的颜料,这里借指图画。

⑭贳(shì 世):宽赦。

⑮曹柯之盟:曹是曹沫,春秋时鲁将,曹沫与齐战,三战三败,割地以和。鲁庄公十三年(公元前682年),沫随庄公与齐桓公相会于柯,在举行盟誓时,曹沫挟剑登坛,劫持齐桓公归还侵占的汶阳之田,取得一次外交的胜利。

⑯物故:死去。

【译文】

李陵不愿意用自己的名义赏赐苏武,便让妻子送给苏武几十只牛羊。后来,李陵又来到北海边,对苏武说:“边境哨所捉到几个云中郡百姓,说他们那里自太守以下,官吏百姓都穿白衣

服，说皇上逝世了。”苏武听后，面向南方号啕大哭，口吐鲜血，早晚一次临吊，一连好几个月。汉昭帝即位后数年，匈奴和汉朝恢复了和亲。汉朝要求放回苏武等人，匈奴却诈称苏武已死。后来汉使又到匈奴，常惠请求看守他的人和自己一起在夜晚去见汉使者，把真情全部讲出。他让汉使者对单于说：“汉天子在上林苑射得一雁，雁脚上拴系一张帛书，上面写着苏武等人在某大泽中。”汉使大喜，就用常惠教给的话责备单于。单于吃惊地环视左右随从，向汉朝道歉说：“苏武等人确实还在。”于是便决定把苏武交还汉朝。李陵设宴为苏武庆贺，李陵说：“您今日回国，在匈奴中传扬了名声，为汉室建立了功勋，即使古书所记载的功臣，殿阁所绘名将，有谁能赶得上您？李陵我虽然才能低下，但如果汉室能宽恕我兵败降敌的罪过，保全我老母的性命，让我得以奋起洗去耻辱，差不多也能像春秋时的曹沫在柯盟上劫持齐桓公一样来劫持单于，这也是我念念不忘的夙愿！可是，汉却逮捕并族灭了我的一家，进行了举世罕见的大杀戮，我还有什么可以顾念的？不说这些了！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的心罢了。我已不是汉朝的人了，这次分手就是我们的永别！”说罢，李陵拔剑起舞，歌唱道：

行军万里啊，穿越沙漠，
做君主的战将啊，奋战匈奴中。
不幸兵困穷途啊，箭尽弓折，
将士阵亡了啊，我的声名尽毁。
老母已死，
纵然我要报汉恩，
不知归宿在哪里？

歌罢，李陵脸上挂满了泪水，便与苏武分别。单于召集当年随从苏武出使的官员，有的早已投降，有的也已去世，只剩下九人跟随苏武回国。

【原文】

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师[1]。诏武奉一太牢谒武帝园庙[2]，拜为典属国[3]；秩中二千石，赐钱二百万，公田二顷，宅一区。常惠、徐圣、赵终根皆拜为中郎[4]，赐帛各二百匹。其余六人老，归家，赐钱人十万，复终身[5]。常惠后至右将军，封列侯，自有传。武留匈奴凡十九岁，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以上武还汉）

【注释】

①始元：汉昭帝年号。 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 京师：指长安。

②太牢：祭品，包括牛、羊、豕三牲。 谒：禀告。

③拜：授予官职。 典属国：官名。汉承秦制。秩二千石。掌诸属国少数民族事务。

④中郎：官名，掌守宫殿门户，出充车骑，属郎中令。

⑤复终身：终身免除徭役。

【译文】

苏武在昭帝始元六年春天回到京城长安。昭帝下诏，命苏武奉着太牢，祭拜汉武帝墓地的园庙；封苏武为典属国，官秩为中二千石；赏给苏武二百万钱，两顷公田，一所住宅。随行人员常惠、徐圣、赵终根都被封为中郎，每人赏给二百匹帛。其余六人告老还乡，每人赏给十万钱，终身免除赋役。常惠后来官至右将军，封为列侯，在《汉书》中单独有传。苏武在匈奴被扣留十九年，开始出使时很强壮，等到回来时，胡须、头发全都白了。

【原文】

武来归明年，上官桀子安[1]，与桑弘羊及燕王、盖主谋反[2]，武子男元与安有谋，坐死。初，桀、安与大将军霍

光争权[3]，数疏光过失予燕王，令上书告之。又言苏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还乃为典属国；大将军长史无功劳[4]，为搜粟都尉，光颛权自恣。及燕王等反诛，穷治党与，武素与桀、弘羊有旧，数为燕王所讼，子又在谋中，廷尉奏请逮捕武。霍光寝其奏，免武官。数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与计谋立宣帝，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久之，卫将军张安世荐武明习故事[5]，奉使不辱命，先帝以为遗言，宣帝即时召武待诏宦者署[6]，数进见，复为右曹典属国[7]。以武著节老臣，令朝朔望，号称祭酒[8]，其优宠之。武所得赏赐，尽以施予昆弟故人，家不余财。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乐昌侯、车骑将军韩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9]，皆敬重武。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闵之，问左右："武在匈奴久，岂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发匈奴时，胡妇适产一子通国，有声问来，愿因使者致金帛赎之。"上许焉。后通国随使者至，上以为郎。又以武弟子为右曹。武年八十余，神爵二年病卒[10]。（以上武晚年事）

【注释】

①上官桀：西汉陇西上邽（今甘肃省天水市）人。武帝时为太仆。武帝临终，受封为左将军、安阳侯，与大将军霍光等受遗诏辅佐少主。昭帝即位，其子安之女为皇后。安为骠骑将军，封桑乐侯。后父子与霍光争权结怨，遂结交燕王旦和盖长公主等谋诛光，废昭帝。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事败，宗族尽诛。

②桑弘羊：洛阳人。十三岁为侍中，因为能理财，为搜粟都尉，领大农丞，掌管全国盐铁及转运。武帝末年，升为御史大夫，与霍光等受遗诏辅佐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与贤良文学辩论，坚持盐铁官营等政策。次年，受燕王旦、上官桀父子谋反事牵连，被族诛。　燕王：武帝子，名旦，为人

辨略，博学经书杂说，招纳游士。与上官桀等勾结，谋杀霍光，废昭帝，事泄露，自杀。 盖主：即鄂邑盖长公主，汉武帝女。食邑于鄂，为盖侯之妻。她私幸丁外人，因为外人求官爵，霍光不许，遂深怨光，与燕王旦通谋拟伏兵杀光，废昭帝，迎立燕王为天子。事发自杀。

③霍光：西汉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字子孟。霍去病异母弟。武帝临终，任为大司马大将军，受遗诏辅佐昭帝。昭帝死，迎立昌邑王，王荒淫无道，光把他废掉，另立宣帝。前后秉政二十年，遵循武帝法度，注意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百姓生活较为安定。

④大将军长史：指霍光幕府属官杨敞。

⑤故事：旧日的行事制度。

⑥宦者署：少府属官，宦者署靠近皇宫，在此待诏，便于召见。

⑦右曹：加官，加“曹”以表示受尚书事。

⑧祭酒：古代宴会，由长者举酒以祭，因称年长有德的人为祭酒。

⑨平恩侯：许伯。 平昌侯：王无故。 乐昌侯：王武。 韩增：汉初异姓诸侯王韩王信之后。昭帝时任前将军，与霍光定策迎立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为人宽和自守，善于承上接下，但建树颇少。 魏相：西汉济阴定陶（今山东定陶西北）人，字弱翁。昭帝时任扬州刺史、谏大夫等职。宣帝时累官至御史大夫。及霍光死，上书言霍氏骄奢放纵，宜损夺其权。宣帝以为是，旋任丞相，封高平侯。曾谏劝宣帝出兵击匈奴右地，又条理汉兴以来国家便宜行事及贤臣所言，奏请施行，多为宣帝采纳。卒于官。 丙吉：鲁国（治今山东曲阜）人，字少卿。武帝末年，皇曾孙因卫太子事系于狱中，乃数救护之。及皇曾孙立为皇帝，赐爵关内侯。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为太子太傅，旋迁御史大夫，进封博阳侯。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为丞相。政尚宽大，不问小事，卒于官。

⑩神爵：汉宣帝年号，公元前61～前58年。

【译文】

苏武回国第二年，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和桑弘羊、燕王、盖主谋反。苏武的儿子苏元参与上官安密谋，被牵连处死。当初，上官桀、上官安和大将军霍光争权，屡次向燕王陈述霍光的过错，

让燕王上书告发霍光。又说苏武出使匈奴二十年不投降，回国后才封为典属国，而大将军霍光长史杨敞，没有什么功劳却封为搜粟都尉，可见霍光专权，为所欲为。到燕王等人谋反被杀时，朝廷彻底追查其同党，苏武平素和上官桀、桑弘羊有交情，燕王又屡次为苏武鸣不平，苏武之子又参与谋反，廷尉便上奏昭帝，请求逮捕苏武。霍光暗中扣下了奏章，但是免去了苏武典属国的官职。几年以后，汉昭帝逝世，苏武因曾担任过二千石的官，得以参与策立汉宣帝的谋划，被赐予关内侯的爵位，封邑三百户。过了一段时间，卫将军张安世推荐苏武，说他熟悉先朝旧事，出使匈奴不辱使命，去世的昭帝曾为他留下遗嘱，宣帝立即征召苏武住进少府所属宦者官署，等待召见；几次召见之后，又起用苏武为右曹典属国。因为苏武是守节的老臣，让他每月的初一、十五朝见天子，称之为“祭酒”，对他十分优待和尊宠。苏武把所得到的赏赐，全部送给族兄弟和旧友，家中没有多余的钱财。皇后父亲平恩侯许伯、皇帝舅舅平昌侯王无故、乐昌侯王武以及车骑将军韩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都很敬重苏武。苏武年老，儿子又因燕王谋反一案被处死，宣帝同情他，向左右大臣说：“苏武在匈奴的时间很久，有儿子吗？苏武托平恩侯许伯代为禀告：“苏武离开匈奴时，匈奴妻子刚好生下一个儿子，叫苏通国，他曾捎信来，希望汉使送一些金钱、丝帛，把他赎回。”宣帝答应了这项请求，后来，苏通国随汉使者回来，宣帝封他为郎。又封苏武的侄儿为右曹。苏武活到八十多岁，宣帝神爵二年因病去世。

【原文】

甘露三年①，单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②，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次曰“卫将军富平侯

张安世[3]”，次曰“车骑将军龙额侯韩增”，次曰“后将军营平侯赵充国[4]，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阳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5]”，次曰“宗正阳城侯刘德[6]”，次曰“少府梁邱贺[7]”，次曰“太子太傅萧望之[8]”，次曰“典属国苏武。”皆有功德，知名当世，是以表而扬之，明著中兴辅佐，列于方叔、召虎、仲山甫焉[9]。凡十一人，皆有传。自丞相黄霸、延尉于定国、大司农朱邑、京兆尹张敞、右扶风尹翁归及儒者夏侯胜等[10]，皆以善终，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于名臣之图，以此知其选矣。（以上麒麟阁图象）

【注释】

①甘露：汉宣帝年号。 甘露三年：即公元前51年。

②麒麟阁：在未央宫，图画功臣自此开始 。

③张安世：西汉京尹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东南）人，字子孺，张汤之子。因父亲官，荫为郎 。后来擢为尚书令，迁光禄大夫。昭帝时封富平侯。宣帝时以有定策之功，拜大司马。旋更为卫将军，两宫卫尉、城门、北军兵皆属之。职掌枢机，以谨慎周密著称，深得宣帝信任。食邑万户，家僮七百人。内治产业，富于霍光。

④赵充国：西汉陇西上邽（今甘肃天水市）人，字翁叔。武帝时破匈奴有功，拜中郎将。宣帝时，羌人背叛，充国年已七十余，驰至金城，奏上作战方略及地形图，因以破羌。他的屯田政策，寓兵于农，尤为后人所称道 。

⑤杜延年：西汉南阳杜衍（今河南南阳西南）人，字幼公。杜周少子。明习法律。昭帝立，初补军司空，迁谏大夫，因揭发了上官桀的逆谋，封建平侯，擢为太仆右曹给事中。霍光持刑严，延年辅之以宽。宣帝即位，以定策安宗庙有功，迁太仆。居九卿位十余年，深得信用。霍氏谋反事发，以霍氏旧人坐免。旋迁北地太守，有治绩，徙西河太守。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征入为御史大夫。后以年老病免，旋卒。

⑥刘德：字路叔，楚元王刘交之后，宗正刘辟疆之子。少修黄老术，有智略，武帝谓之“千里驹”。昭帝初为宗正丞，迁太中大夫，参与迎立宣帝，封阳城侯。

⑦梁邱贺：西汉琅邪诸（今山东诸城西南）人，字长翁。从京房受《易》，宣帝求房门人，得贺，任为郎。贺小心周密，甚见信重，官至少府。

⑧萧望之：西汉东海兰陵（今山东苍山西南兰陵镇）人，字长倩。宣帝时受信用，官至御史大夫，太子太傅。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主持石渠阁会议，评议儒生对《五经》异同的意见。宣帝临终，任前将军、光禄勋，受遗诏辅佐元帝，领尚书事，纠正失当的措施很多。后为弘恭、石显所害，饮鸩自杀。

⑨方叔、召虎、仲山甫：都是周宣王的名臣，辅佐周宣王中兴。

⑩黄霸：西汉淮阳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字次公。少学律令。昭帝时任河东均输长、河南太守丞。时吏尚严酷，而霸以宽和著名。宣帝时历任谏大夫、扬州刺史、颍川太守。为政务劝耕桑，节用殖财，力行教化而后诛罚，以此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官至丞相，封建成侯，卒于官。　于定国：西汉东海郯（今山东郯城西北）人，字曼倩。少从父习法律。初为狱吏，后以才能迁御史中丞。宣帝时升为廷尉，决狱审慎，罪有疑者皆从轻处理，时人比之张释之。后为丞相，封西平侯。永光初年，以灾异退休。　朱邑：西汉庐江舒（今安徽庐江西南）人，字仲卿。少为桐乡啬夫，廉洁公平，吏民爱敬。举贤良，迁北海太守，政绩评为第一，入为大司农。生活节俭，家无余财。

张敞：西汉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字子高。宣帝时为京兆尹，整顿京师治安，颇有成效，境内无盗贼，为汉代著名能吏。朝廷每议大事应奏得体，多为宣帝采纳。　尹翁归：西汉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字子兄。宣帝时为东海太守，严办黠吏豪民，莫敢犯禁，地方赖以安宁。后来做右扶风太守，惩罚有罪豪强，京师大治。为人清廉自守，不以行能骄人。　夏侯胜：西汉东平（治今山东东平东）人，字长公。曾从族人夏侯始昌受《尚书》及《洪范五行传》，又从欧阳生问学，为学精湛，尤善说礼。昭帝时征为博士、光禄大夫，参与谋立宣帝。以《尚书》授太后，迁长信少府，赐爵关内侯。以议武帝谥，下狱。赦出，累迁为太子太傅。

【译文】

宣帝甘露三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开始入汉朝见天子。宣帝思念辅佐大臣的功绩，便命在宫中麒麟阁为大臣画像，画出相貌，并署上官爵姓名。只有霍光不署名，写成“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次为“卫将军富平侯张安世”，次为“车骑将军龙额侯韩增”，次为“后将军营平侯赵充国”，次为“丞相高平侯魏相”，次为“丞相博阳侯丙吉”，次为“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为“宗正阳城侯刘德”，次为“少府梁邱贺”，次为“太子太傅萧望之”，次为“典属国苏武”。他们都是功高德重、名声显赫的人，因此加以表彰，申明他们是辅佐汉室中兴的名臣，和辅佐周宣王的方叔、召虎、仲山甫并列。共有十一人，在《汉书》中都有传记。自丞相黄霸开始，到廷尉于定国，大司农朱邑、京兆尹张敞、右扶风尹翁归以及儒师夏侯胜等人，都是做官一直到死，善终其位，在宣帝一代十分有名，然而却都没有列入麒麟阁的名臣图画中，由此可知其遴选是严格的。

【原文】

赞曰：李将军恂恂如鄙人[1]，口不能出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流涕，彼其中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喻大。然三代之将，道家所忌[2]，自广至陵，遂亡其宗，哀哉！孔子称“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苏武有之矣！

【注释】

①恂恂：通“悛悛”，谦恭谨慎。 鄙人：居住在郊野未见世面的人。

②道家：先秦时期的一个思想派别，以老子、庄子为主要代表。道家的思想崇尚自然，有辩证法的因素和无神论的倾向，但是主张清静无为，反对

斗争。

【译文】

评论说：李将军诚恳质朴像个乡下人，口不善于讲话。等到他死的时候，天下无论认识他的和不认识他的，都为他流泪，他那忠实的品质确实得到士大夫们的信任哩！俗话说："桃树李树不会说话，可是树下自然地被人们踩成了一条小路。"这话虽然浅近，可以用来说明大道理。然而三代为将，是道家所忌讳的，从李广到李陵，其宗族就灭亡了，可悲伤啊！孔子说："士人仁人，都是用杀身来成全仁道，决不为了求得生存危害仁道"，"出使四方，不辱君主之命"，苏武可以说做到这些了！

彭卫、陈绍棣　译注

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

班　固

【作者】

班固，见卷四《两都赋》。

【题解】

本篇是《汉书》列传中的一篇，而且是《汉书》列传中写得比较成功的一篇。本篇人物均任过京师三辅地方官，故合撰为一篇。赵广汉曾任京兆尹，治政有术，施任刑法，颇有治绩。韩延寿任左冯翊，尹翁归任右扶风，张敞亦任京兆尹，皆为治世能吏，但因矜能自傲，有的不免于刑戮。王尊、王章

也都曾任京官，为人刚正不阿，因对抗宠幸宦官石显而被害。

【原文】

赵广汉，字子都，涿都蠡吾人也①，故属河间②。少为郡吏、州从事③，以廉洁、通敏、下士为名④。举茂材⑤，平准令⑥。察廉为阳翟令⑦，以治行尤异，迁京辅都尉⑧，守京兆尹⑨。会昭帝崩，而新丰杜建为京兆掾⑩，护作平陵方上⑪。建素豪侠，宾客为奸利。广汉闻之，先风告⑫，建不改，于是收案致法，中贵人豪长者为请⑬，无不至，终无所听。宗族宾客谋欲篡取，广汉尽知其计议主名起居，使吏告曰："若计如此，且并灭家！"令数吏将建弃市，莫敢近者，京师称之。（以上守京兆尹）

【注释】

①涿郡蠡吾：今河北博野县西南。

②河间：地名。西汉高帝置为郡，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改为国，治所在乐成县（今河北献县东南）。

③州从事：汉代州部属吏，秩百石。

④敏：才思敏捷。

⑤举茂材：汉代选拔官吏的一项科目。

⑥平准令：汉代大司农属官。始设于汉武帝。主管控制市场货物、平抑物价。

⑦阳翟：县名，治所即今河南禹县。 令：县令。汉代县级行政机构长官。万户以上的县为令，少于万户为长。掌管一县行政。

⑧京辅都尉：官名，汉代执金吾属官，分左右，职掌京师治安巡逻。

⑨守：试任。汉代官吏有试守之制，期限一年，满岁转正，得食全俸，即为"真"。 京兆尹：西汉京畿地方行政长官之一。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改右内史置，职掌如郡太守，为三辅之一。

⑩新丰：县名，治所即今陕西临潼县东北阴盘城。

⑪平陵：汉昭帝陵墓名。　方上：陵墓上挖治土方。

⑫风：读作“讽”。托辞婉言劝说。

⑬中贵人：皇帝宠幸的宦官。中，指皇帝宫中。

【译文】

赵广汉，字子都，是涿郡蠡吾县人。蠡吾县过去属于河间郡。他年轻时历任郡吏、州从事，以廉洁、才思敏捷、礼贤下士而出名。被察举为茂材，任长平准令。经考察廉洁，任命为阳翟县令。又因政绩特别突出，升任为京辅都尉，继试任京兆尹。恰逢昭帝驾崩，而新丰县的杜建任京兆掾，监督修建昭帝陵墓方顶。杜建平时豪侠仗义，他的一些朋友、幕僚趁机营私舞弊。广汉听说后，先婉言劝诫他，杜建仍无所悔改，于是广汉将他拘捕并绳之以法，宫中宠幸的宦官及地位尊显的人为了替他说情，纷纷前来找广汉，广汉始终没有听从。杜建宗族中的朋友、幕僚密谋劫狱营救，广汉对策划人的名字及行踪都很清楚，他派差役告诉他们说：“如果按照你们的计划行事，将诛杀你们全家！”又命令几名差役将杜建的尸体弃于集市，竟没有人敢靠近他，京城内对此事一片赞声。

【原文】

是时，昌邑王征即位①，行淫乱，大将军霍光与群臣共废王②，尊立宣帝。广汉以与议定策，赐爵关内侯③，迁颍川太守④。郡大姓原、褚宗族横恣，宾客犯为盗贼，前二千石莫能禽制⑤。广汉既至，数月，诛原、褚首恶，郡中震栗。先是，颍川豪桀大姓相与为婚姻，吏俗朋党。广汉患之，厉使其中可用者受记，出有案问，既得罪名，行法罚之。广汉故漏泄其语，令相怨咎。又教吏为鉥筒⑥，及

得投书，削其主名，而托以为豪桀大姓子弟所言。其后强宗大族家家结为仇雠⑦，奸党散落，风俗大改，吏民相告讦⑧，广汉得以为耳目，盗贼以故不发，发又辄得。一切治理，威名流闻，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闻广汉⑨。（以上为颍川太守）

【注释】

①昌邑王：名刘贺，汉武帝孙，昌邑哀王刘髆之子。

②霍光：西汉大臣（？～公元前68年）。字子孟，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武帝时为奉车都尉，昭帝年幼即位，与桑弘羊等受诏辅政，任大司马大将军，封博陆侯。昭帝死后，迎立昌邑王刘贺为帝，不久即废，又迎立宣帝。前后执政凡二十年，轻徭薄赋，有助于生产发展。

③关内侯：爵名，二十等爵制第十九级，无封土，而有封户，据此享受征收租税之权。

④颍川：郡名，治所在翟县（今河南禹县）。 太守：官名。一郡最高行政长官，掌管郡之民政、司法、监察、军事、财赋。得自辟除幕僚属吏。

⑤二千石：官秩等级。汉制，官吏等级以所得俸禄多少为准。故以“石”名之。汉人习惯上多称郡守、国相为二千石。

⑥缾（xiàng 项）筒：瓶筒，供告密投书使用，类似于现在的举报箱。

⑦雠（chóu 仇）：仇敌。

⑧讦（jié 杰）：发人隐私。

⑨匈奴：古族名，亦称胡，活动于长城以北地区。

【译文】

这时，昌邑王被立为皇帝，举止淫邪昏乱，大将军霍光和群臣一起废除了他的皇位，尊立宣帝。广汉因参与了这一谋划、决策，被赐予关内侯爵位，升任颍川太守。郡中大姓原、褚氏宗族横行霸道，手下的人行事如同盗贼，前任两千石无法制服他们。广汉上任后，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诛杀了原氏、褚氏的首犯，郡中为

之震惊。以前，颍川郡的豪杰、大姓相互联为婚姻，官吏间习惯互相结为朋党。广汉对此非常忧虑，他奖励并利用其中一部分较听话的人接受讼词，出庭审问，证实其罪行后，马上按法律处治。广汉还故意泄露他们的一些供词，让他们互相怨恨。又教差役做些告密箱，获得告密信后，削去检举人的名字，而假托是那些豪杰大姓的子弟说的。此后当地的宗族大户家家结为仇敌，朋党瓦解涣散，风俗由此大变，官吏、百姓之间相互揭发，广汉以此作为自己的耳目，郡中盗贼因此不敢随意作案，一旦作案，马上就会被捕获。郡中一切政务都治理得井井有条，广汉的威名也因此广为传播，甚至连投降的匈奴人都说在匈奴就知道广汉。

【原文】

本始二年①，汉发五将军击匈奴，征广汉以太守将兵，属蒲类将军赵充国②。从军还，复用守京兆尹，满岁为真。（以上虚叙历官）

【注释】

①本始：汉宣帝年号。　本始二年：即公元前72年 。

②赵充国（公元前137～前52年）：西汉大将。字翁孙，陇西上邽（今甘肃天水西南）人。武帝、昭帝时，率军反击匈奴贵族的攻扰，勇敢善战，任后将军。宣帝即位，封为营平侯。后与羌族贵族作战，在西北屯田。

【译文】

本始二年，汉朝派五位将军带兵攻击匈奴，征召广汉以太守的职务带领军队，隶属蒲类将军赵充国。随军队回国后，广汉又重新试任京兆尹，一年后正式任职。

【原文】

广汉为二千石，以和颜接士，其尉荐待遇吏①，殷勤

甚备。事推功善，归之于下，曰："某掾卿所为，非二千石所及。"行之发于至诚。吏见者皆输写心腹[2]，无所隐匿，咸愿为用，僵仆无所避[3]。广汉聪明，皆知其能之所宜，尽力与否。其或负者，辄先闻知，风谕不改，乃收捕之，无所逃，按之罪立具，即时伏辜[4]。广汉为人强力，天性精于吏职。见吏民，或夜不寝，至旦。尤善为钩距[5]，以得事情。钩距者，设欲知马贾[6]，则先问狗，已问羊，又问牛，然后及马，参伍其贾[7]，以类相准，则知马之贵贱，不失实矣。唯广汉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郡中盗贼，闾里轻侠[8]，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请求铢两之奸，皆知之。（以上叙广汉之精能）

【注释】

①尉：通"慰"，安慰，慰籍。

②输写：倾吐。

③僵：偃。仆：顿。 僵仆：指死。

④辜：罪。

⑤钩距：指在不知不觉中，由此及彼探得事情真象。

⑥贾（gǔ古）：价格。

⑦伍：同"列"，等辈。

⑧闾里：乡里，泛指民间。

【译文】

广汉身为二千石，和颜悦色地接待士人，他安慰荐举下属官吏，殷勤备至。谈及功劳善举时，就归功于下属，说："是某掾卿做的，我没有参与。"这样做完全发自赤诚之心。官吏们见后都向他倾吐心腹之言，无所隐瞒，愿为他效劳，即使为他去死也在所不

惜。广汉非常聪明，对下属擅长什么、尽力与否都非常了解。如果有人辜负了他，就先告诫他，婉言劝说如还不改正，就收监拘捕他，无一逃脱，然后按照其所犯罪行立状，马上按法处治。广汉精力过人，天性精通为官之道。接见官吏百姓时，可以通宵不睡直到早晨。尤其善长"钩拒"之法，从各种事物的关系中抓到其本质，把事情处理妥当。所谓"钩距"，比如想知道马的价格，他就先打听狗的价格，已经问了羊的价格，再问牛的，然后谈到马，比较它们的价格，进行类推比较，就能判断出马价的高低，从不会失实。只有像广汉这样极其精明的人，才能做到这点，其他人想仿效，没人能赶得上他。郡中盗贼的姓名，乡里游手好闲之徒，他们的据点巢穴所在地，以及官吏受贿索取的银两之类的奸情，他都了解。

【原文】

长安少年数人会穷里空舍①，谋共劫人，坐语未讫，广汉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苏回为郎②，二人劫之，有顷，广汉将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长安丞龚奢叩堂户晓贼曰③："京兆尹赵君谢两卿，无得杀质，此宿卫臣也。释质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时解脱。"二人惊愕，又素闻广汉名，即开户出，下堂叩头，广汉跪谢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狱，敕吏谨遇，给酒肉。至冬，当出死，豫为调棺④，给敛葬具，告语之，皆曰："死无所恨！"广汉尝记召湖都亭长⑤，湖都亭长西至界上，界上亭长戏曰："至府，为我多谢问赵君。"亭长既至，广汉与语，问事毕，谓曰："界上亭长寄声谢我，何以不为致问？"亭长叩头，服实有之。广汉因曰："还，为吾谢界上亭长：'勉思职事，有

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发奸摘伏如神，皆此类也。广汉奏请，令长安游徼狱吏秩百石⑥。其后，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系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称之不容口，长老传以为自汉兴以来⑦，治京兆者莫能及。左冯翊、右扶风⑧，皆治长安中，犯法者从迹喜过京兆界⑨，广汉叹曰："乱吾治者，常二辅也⑩。诚令广汉得兼治之，直差易耳！"（以上治京兆实迹）

【注释】

①穷里：里中的极隐蔽处。

②郎：泛指郎官。郎中令属官。秦汉时，无定员，出身或由任子、赀选，或由文学、技艺。为出仕的重要途径。

③丞：官名。汉代中央各官属佐官之一。位仅次于县令，员额多为一人，由中央任命。职掌文书及仓狱事宜。

④调：置办。

⑤记召：写信通知召见。 亭长：吏名。西汉时在乡村每十里设一亭，亭有亭长，掌管治安警卫，兼治民事。

⑥游徼：乡官，掌巡察缉捕盗贼之事，隶属县功曹。

⑦长老：年长者的通称。

⑧左冯翊：官名。西汉畿辅地方行政长官，为三辅之一。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改左内史置，职掌如郡太守。 右扶风：官名。西汉畿辅地方行政长官，三辅之一，公元前104年改主爵都尉置，职掌如郡太守。

⑨从：读作纵。

⑩二辅：指左冯翊、右扶风。

【译文】

长安的几个少年聚集在偏僻乡里的空房子里，谋划一起去打劫，坐在那里还没谈完，广汉派的差役就来抓捕了他们，他们对罪行供认不讳。富人苏回做郎官，有两人劫持了他，过了一会

儿，广汉带领差役到了他们家门口，自己站在庭院台阶下面，派长安丞龚奢敲打堂屋门，晓喻劫持者："京兆尹赵某请求二位：不准杀害人质，他是保卫皇上的侍卫臣。假如你们释放人质，束手投降，可以得到较好的待遇，如果有幸遇上天下大赦，或许能够获释。"二人非常惊愕，平时又听说过广汉的大名，于是开门出来，走下台阶跪下叩头认罪。广汉也跪下拜谢说："幸亏你们没有伤害郎官，待我甚厚！"将二人送到狱中，广汉告诫差役要小心侍候，供应他们酒肉。到冬至后，二人要被判处死刑，广汉预先为他们买好棺材，给他们家人送去敛尸送葬的器具，告诉他们后，都说："死也没有什么遗憾"！广汉曾经送信召见湖都亭长，湖都亭长西行至界上，界上亭长调侃地说："到京兆府后，替我好好问候赵君。"亭长到后，广汉和他谈论公务，问完情况后，对亭长说："界上亭长让你带话给我，为什么不对我说呢？"亭长叩头谢罪，说确有此事。广汉于是说："回去后，替我问候界上亭长：'勤勉思考自己的职掌工作，有所作为以图报效，京兆不会忘记你的厚意！'"广汉对揭发奸情、隐情如神一般，都似此类情况。广汉上奏请求，给长安捕盗贼的游徼和监狱的小吏定秩禄一百石。此后，百石小吏都比较自重，不敢再利用职权随便拘捕监禁人。广汉为政清廉，官吏百姓赞不绝口。长老们相传认为从汉朝建立以来，治理京兆的没有一人能赶得上他。左冯翊、右扶风，都管辖长安城区，犯法者喜欢逃匿到广汉的辖区，广汉感叹地说："扰乱我辖区治安的，常常就是左冯翊、右扶风啊！如果让我全部兼而治之，情况就要好多了！"

【原文】

初，大将军霍光秉政，广汉事光。及光薨后①，广汉心知微指②，发长安吏自将，与俱至光子博陆侯禹第③，直

突入其门，廋索私屠酤[4]，推破庐罂[5]，斧斩其门关而去[6]。时光女为皇后，闻之，对帝涕泣。帝心善之，乃以召问广汉。广汉由是侵犯贵戚大臣。所居好用世吏子孙、新进年少者，专厉强壮蜂气[7]，见事风生[8]，无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计，莫为持难。广汉终以此败。（以上叙侵犯霍氏，因及其致败之由。）

【注释】

①薨（hōng 轰）：诸侯死亡称薨。

②微指：天子的意图。

③禹：霍光子霍禹。

④廋：通“搜”，侦查。 屠酤：指屠宰牲畜和卖酒。汉武帝时下令禁止私自屠宰牲畜、卖酒。

⑤庐：酒家安放盛酒器的土坛。 罂（yīng 英）：盛酒器。

⑥门关：即门栓。

⑦蜂气：指锋锐之气。

⑧风生：指其迅速不可挡。

【译文】

当初，大将军霍光执政，广汉追随敬事霍光。等到霍光死后，广汉心里知道宣帝的心意，于是亲自带领长安的官吏，一起到霍光的儿子博陆侯禹的住宅，直接闯入大门，查其私自宰杀牲畜、卖酒的情况，捣毁酒坊，砸破酒缸，用斧子砍断门闩，扬长而去。当时霍光的女儿是皇后，听说这件事后，对宣帝痛哭流涕。宣帝心中虽然赞许广汉的做法，可又没办法，只好召见询问广汉。广汉由此得罪冒犯了贵戚大臣。任官之处，广汉喜欢任用那些历代做官、当差人的子孙中新出求进的年轻人，他们自恃强壮，锋芒毕露，做事雷厉风行，不知回避，因此多主张果敢行事，没有任何

人可以阻止他们。广汉最终也因此失败。

【原文】

初，广汉客私酤酒长安市，丞相史逐去客[1]，客疑男子苏贤言之，以语广汉。广汉使长安丞按贤[2]，尉史禹故劾贤为骑士屯霸上[3]，不诣屯所，乏军兴[4]。贤父上书讼罪，告广汉，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斩[5]，请逮捕广汉。有诏即讯，辞服。会赦，贬秩一等[6]。广汉疑其邑子荣畜教令，后以它法论杀畜，人上书言之，事下丞相御史[7]，案验甚急。广汉使所亲信长安人为丞相府门卒，令微司丞相门内不法事。地节三年七月中，丞相傅婢有过[8]，自绞死。广汉闻之，疑丞相夫人妒，杀之府舍，而丞相奉斋酎入庙祠。广汉得此，使中郎赵奉寿风晓丞相[9]，欲以胁之，毋令穷正已事。丞相不听，按验愈急。广汉欲告之，先问太史知星气者[10]，言今年当有戮死大臣。广汉即上书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广汉知事迫切，遂自将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辞，收奴婢十余人去，责以杀婢事。丞相魏相上书自陈[11]："妻实不杀婢。广汉数犯罪法，不伏辜，以诈巧迫胁臣相，幸臣相宽不奏。愿下明使者治广汉所验臣相家事。"事下廷尉治罪[12]，实丞相自以过谴笞傅婢，出至外第乃死，不如广汉言。司直萧望之劾奏[13]："广汉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14]，逆节伤化，不道。"宣帝恶之，下广汉廷尉狱。又坐贼杀不辜，鞫狱故不以实、擅斥除骑士乏军兴数罪[15]。（以上广汉迫胁魏丞相获罪）

【注释】

①丞相史：官名。丞相属官，初佐丞相监察地方，后协助丞相处理具体事务。位在司直、长史下。史，《汉书》作“吏”。

②按：审查，查验。

③尉史：官名。汉制，近塞郡皆置尉，尉史为其属吏，掌巡徼诸侯部。

④军兴：汉制，朝廷征集财物以供军用，称军兴。

⑤要斩：即腰斩。

⑥秩：官吏的职位或品级。

⑦御史：即御史大夫，秦及西汉全国最高监察和执法之长官，为副丞相。秩中二千石。

⑧傅婢：亲幸的侍女。

⑨中郎：汉代郎官之一，属光禄勋，掌宫殿门户警卫巡逻。

⑩太史：官名。汉属奉常（太常），职掌天时星历。

⑪魏相（？～公元前59年）：大臣。字弱翁，济阴定陶（今山东定陶西北）人，徙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举贤良，为茂陵令。后迁河南太守。宣帝时，历任大司农、御史大夫、丞相。主张整顿吏治、考核实效。

⑫廷尉：官名。汉承秦置，主管全国刑狱，秩中二千石，列位九卿。

⑬司直：官名。汉武帝时置，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举不法。 萧望之（？～公元前47年）西汉大臣，字长倩，东海兰陵（今山东苍山西南）人，徙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宣帝时历任左冯翊、大鸿胪、太子太傅等官。元帝即位，以师傅甚受尊重，后遭宦官弘恭、石显排挤，被迫自杀。

⑭公：指丞相魏相，汉代丞相列位三公。

⑮鞫（jú局）狱：审讯囚犯。 斥除：驱逐，赶走。

【译文】

以前，广汉的门客曾私自在长安卖酒，丞相手下发现后将他赶走了，门客怀疑是苏贤告的密，告诉了广汉。广汉让长安丞审问苏贤，尉史禹因此状告苏贤为骑士屯兵霸上时，不到屯兵所在地，使军需匮乏。苏贤的父亲上书大呼冤枉，状告广汉，这桩案子下到有关部门复核重治，禹因罪判处腰斩，并请求逮捕广汉。皇

帝下诏马上传讯广汉，广汉供认不讳。恰遇大赦，广汉被降职一级。广汉怀疑是苏贤同乡荣畜的唆使，后来用其他的罪名诛杀了荣畜，有人上书告发这件事，事情下到丞相御史府，审讯查验非常急迫。广汉派自己亲信一长安人当丞相府的看门人，让他暗中侦察丞相府中的违法事。地节三年七月，丞相宠幸的侍女因犯错误，上吊而死。广汉听说后，怀疑是丞相夫人因嫉妒而将她杀死的，正好遇上丞相斋戒去宗庙祭祀。广汉得此机会，派中郎赵奉寿婉言转告丞相，想借此事要挟他，不让他彻底追查自己的案情。丞相不听，相反审查越来越急。广汉想状告丞相，于是先咨询通晓天时星历的太史，太史说今年应该有大臣被处死。广汉马上上书揭发丞相的罪行，皇帝下诏说："由京兆办理此案。"广汉知道事情急迫，于是亲自率领差役兵卒闯入丞相家中，让丞相夫人跪在堂屋下接受审讯，并带走奴婢十多人，责问丞相夫人杀死侍女的经过。丞相魏相上书辩解说："我夫人的确没有杀害侍女。广汉多次触犯法律，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惩处，反而耍诡计来要挟我，幸亏我宽容没有上奏他的罪行。我希望皇上派明察的使者调查广汉办理的臣家里的事。"此案下到廷尉府办理，事实确是丞相本人因侍女的过错责骂鞭打了她，侍女走到外屋后才死去，并不像广汉状词上所说的那样。司直萧望之上奏弹劾广汉道："广汉侮辱大臣，想要挟劫持对待三公，违背气节，有伤风化，实在是不仁不义。"皇上因此厌恶广汉，将他打入廷尉监狱。他还犯有杀害无辜百姓、审讯案件故意不根据实情、擅自驱逐骑士使军需匮乏饷等多条罪行。

【原文】

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阙号泣者数万人①，或言："臣生无益县官②，愿代赵京兆死，使得牧养小民。"广汉竟

坐要斩。广汉虽坐法诛，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强，小民得职[3]，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注释】

①阙(què 却)：指皇帝所居。

②县官：朝廷，也指皇帝。

③得职：各得其职，安居乐业之意。

【译文】

宣帝批准了廷尉的上奏。听到这消息后，官吏百姓几万人大声哭泣着守候在皇宫门前，有的说："我活着对官府来说也没有什么用处，情愿代替赵京兆去死，让他继续管理、养育百姓。"广汉最后还是被判处腰斩。广汉虽然触犯了法律被判处死罪，但他任京兆尹时廉洁、清明，以威压制豪强，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百姓非常怀念他，至今仍在歌颂他。

【原文】

尹翁归，字子兄[1]，河东平阳人也，徙杜陵。翁归少孤，与季父居[2]。为狱小吏，晓习文法。喜击剑，人莫能当。是时，大将军霍光秉政，诸霍在平阳，奴客持刀兵入市斗变[3]，吏不能禁。及翁归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馈，百贾畏之。(以上为市吏)

【注释】

①兄：读作况。

②季父：叔父。

③奴客：古代私家的奴隶。

【译文】

尹翁归，字子兄，是河东平阳人，后来迁到杜陵。翁归小时就成了孤儿，和叔父住在一起。在监狱当小差时，学习并通晓了律法。他喜欢击剑，没有人是他的对手。当时，大将军霍光执政，霍光的几个本家住在平阳，霍家的家奴持兵器到闹市打架斗殴，官吏、差役根本就管制不了他们。翁归当上管理市集的官吏之后，没有人敢再无理取闹。翁归公正廉洁，不接受任何礼物，商人们都很怕他。

【原文】

后去吏居家。会田延年为河东太守①，行县至平阳，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亲临见，令有文者东，有武者西。阅数十人，次到翁归，独伏不肯起，对曰："翁归文武兼备，唯所施设。"功曹以为此吏倨傲不逊②，延年曰："何伤？"遂召上辞问③，甚奇其对，除补卒史④，便从归府。案事发奸，穷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归，徙署督邮⑤。河东二十八县，分为两部：阎孺部汾北，翁归部汾南。所举应法，得其罪辜，属县长吏虽中伤，莫有怨者。举廉为缑氏尉⑥，历守郡中⑦，所居治理。迁补都内令⑧，举廉为弘农都尉⑨。（以上受知于田延年，历官督邮、尉令、都尉。）

【注释】

①河东：郡名，治所在安邑县（今山西夏县西北禹王城）。

②功曹：郡属官。职掌选举，兼参诸曹事务，秩百石。因为郡守自除，故地位尊显。

③辞问：设文辞考问。

④卒史：郡属吏，秩百石。

⑤督邮：汉代郡府属吏，掌督送邮书外，亦代表郡守督察诸县、宣达教令等。

⑥缑氏：县名，治所在今河南偃师县东南。 尉：县尉，秦汉县级行政机构佐官之一。秩四百石至二百石。由中央任命，职掌军事治安事宜。

⑦历守郡中：指历任郡丞、尉等职。

⑧都内令：官名。大司农属官，主国家所藏货币、布帛等财物。

⑨弘农：郡名，治所在弘农县（今河南灵宝县东北故函谷关城）。 都尉：秦及汉初为郡尉，景帝时更名。职掌郡内武事，备盗贼，秩比二千石。

【译文】

后来翁归辞去官职，在家闲居。当时田延年任河东太守，视察各县到平阳后，将过去任县吏的五、六十人全部召集起来，延年亲自接见他们，让他们有文才的站到东边，有武才的站到西边。查看了几十人后，轮到了翁归，只有他跪在地上不肯起来，回答说："翁归文武兼备，希望能单独安置。"功曹认为翁归傲慢无礼，延年说："这有什么关系呢？"于是召他上来考问他文法，对他的回答感到非常惊奇，任命他补任郡卒史，翁归便直接跟随田延年回到郡府。审理案件、揭发隐情，他都能追查清楚，延年特别看重他，且认为自己的能力不及他，改任他为督邮。河东有二十八县，分为两部：闳孺负责汾水北，翁归负责汾水南。翁归根据法律办事，根据罪行定罪，下属县中大吏即使受到牵连，也没有人怨恨他。察举廉洁，翁归被封为缑氏都尉，又历任郡中诸职，所在之地都得到治理。后迁任都内令，因廉洁，被任命为弘农都尉。

【原文】

征拜东海太守①，过辞廷尉于定国②。定国家在东海，欲属托邑子两人，令坐后堂待见。定国与翁归语终日，不敢见其邑子。既去，定国仍谓邑子曰："此贤将，汝不任事

也③，又不可干以私④。”翁归治东海明察，郡中吏民贤不肖及奸邪罪名尽知之，县县各有记籍。自听其政，有急名则少缓之，吏民小解⑤，辄披籍⑥。县县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于死。收取人必于秋冬课吏大会中，及出行县，不以无事时。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惧改行自新。东海大豪郯许仲孙为奸猾，乱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辄以力势变诈自解，终莫能制。翁归至，论弃仲孙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东海大治。（以上为东海太守）

【注释】

①东海：郡名，治所在郯县（今山东郯城县北）。

②于定国（？～公元前40年）西汉东海郯人，字曼倩。初为狱吏，不断升迁至廷尉，决狱审慎。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为丞相。元帝时，关东连年灾害，民多流亡，引咎辞相位。后卒于家。

③任：堪。

④干：求。

⑤解：读作“懈”。

⑥披籍：披露有罪者名籍。

【译文】

征召任命为东海太守，顺路向廷尉于定国辞行。定国家在东海，他想嘱托翁归照顾两位同乡，让二人坐在后堂等候会见。定国和翁归聊到天黑，一直不敢让同乡出来见面。翁归离开后，定国才对同乡说：“这是一位贤将，你们无才不能干事，我又不可以徇私求他。”翁归治理东海明察秋毫，郡中吏民谁贤良，谁没有品行，以及不法之徒所犯罪行，都知道得特别清楚，各县对此都记载在册。翁归处理各县的政务，若听到百姓评价刑法过严，就稍

微放宽些，吏民稍有懈怠，就披露犯罪者的名籍。各县拘捕违法官吏及为非作歹之徒，按照他们所犯罪行定罪，最高的判处死刑。拘捕罪犯必定在秋冬考核官吏的大会时及在各县巡察时，不在平时没事时进行。一旦拘捕人，目的是以一儆百，让吏民都能心服，因为害怕而改过自新。东海有一郯县的大户许仲孙，他为奸要猾，扰乱地方治安，郡中人深患其苦。郡太守想拘捕他，他就依靠自己的关系和势力施诈解脱自己的罪名，始终没能对他怎么样。翁归来后，根据其罪行将他处死并弃尸集市，一郡大为震惊恐怖，没有人敢再触犯法律，东海得到很好的治理。

【原文】

以高第入守右扶风，满岁为真。选用廉平疾奸吏以为右职①，接待以礼，好恶与同之，其负翁归，罚亦必行。治如在东海故迹，奸邪罪名亦县县有名籍。盗贼发其比伍中②，翁归辄召其县长吏③，晓告以奸黠主名，教使用类推迹盗贼所过抵④，类常如翁归言⑤，无有遗脱。缓于小弱，急于豪强。豪强有论罪，输掌畜官⑥，使斫莝⑦，责以员程⑧，不得取代，不中程，辄笞督，极者至以铁自刭而死⑨。京师畏其威严，扶风大治，盗贼课常为三辅最。（以上为右扶风）

【注释】

①右职：重要的职位。

②比：左右相邻称比。 伍：秦汉时以五家为伍，为最基层行政组织。

③县长吏：指县令、长、丞、尉。

④过抵：经过的地方及投奔地方。

⑤类：大概，大致。

⑥掌畜官：扶风有苑师，畜养牲畜，设掌畜官。

⑦莝(cuò 错)：铡草。

⑧员：数。计其人数、天数制定定额。

⑨铁：铡刀刃。

【译文】

翁归因政绩卓著调入京城试任右扶风，一年后正式任命。他选用廉洁公平、疾恶如仇的官吏担任重要职务，以礼相待，好恶也与他们相同，但是如果辜负了翁归，也一定要进行处罚。翁归按照在东海的办法治理扶风，违法、奸邪罪名也是各县都有花名册。如果盗贼在左右相邻的伍中作案，翁归就召见那里县的主要负责官吏，告诉他们不法之徒首犯的名字，教他们根据盗贼留下的痕迹以类相推判断盗贼所过之处和逃匿之处，一般都如翁归所说，没有一个罪犯能逃脱。对一般百姓处理得比较轻缓，对豪强则执法严厉。豪强如果被控有罪，就先交给掌畜官，让他们去铡草，按人数、天数定出定额，不得让他人代出，如果完不成定额，就鞭打、责骂，因对待苛刻，有的人不堪虐待，竟用铡刀刎颈自杀。京城里慑于翁归的威严，扶风治安非常好。考课时在整治盗贼方面常是三辅中最出色的。

【原文】

翁归为政虽任刑，其在公卿之间①清洁自守，语不及私，然温良谦退，不以行能骄人，甚得名誉于朝廷。视事数岁，元康四年病卒②。家无余财，天子贤之，制诏御史："朕夙兴夜寐，以求贤为右③，不异亲疏近远，务在安民而已。扶风翁归，廉平乡正④，治民异等。早夭不遂，不得终其功业，朕甚怜之！其赐翁归子黄金百斤，以奉祭祠。"翁归三子皆为郡守。少子岑，历位九卿⑤，至后将军⑥。而

闳孺亦至广陵相⑦，有治名。由是世称田延年为知人。

【注释】

①公卿：三公九卿的合称。也泛指中央政府高级行政官员。

②元康：汉宣帝年号。 元康四年：公元前62年。

③右：汉以右为尊，故称所重者为右。

④乡：通“向”。

⑤九卿：汉将太常、光禄勋、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卫尉、执金吾、主爵都尉（后改为右扶风）、右内史（后改为京兆尹）等统列为九卿，是中二千石一类中央各行政机关长官的总称。

⑥后将军：汉代将军的一种，为高级武官，不常置，遇有征伐，临时设置，事讫罢。

⑦广陵：诸侯国名。西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以江都国改置，治所在广陵县（今江苏扬州市西北蜀冈上）。 相：诸侯王国相，官名，由中央任命，掌管王国政务。

【译文】

翁归治理政务虽然喜欢任用刑法，但他在公卿之中，保持清廉，洁身自好，从不谈及自己私事，性格温和善良谦逊，不因能力过人而骄傲自大，在朝廷中名誉特别好。任职几年后，于元康四年病逝。死后家中没有多余的财产，皇上很欣赏他，下诏御史说：“我早起晚睡，目的是寻求贤能的佐官任要职，不论亲疏远近，务求能安抚百姓就行。扶风翁归，廉洁公平、作风正派，治理百姓有突出贡献。他却英年早逝，不能最终完成其功业，我非常怜惜他！赏赐翁归的儿子黄金百斤，让他们敬奉祭祠。”翁归的三个儿子都当了郡守。小儿子岑，历任九卿之职，后来当上了后将军。而闳孺也升到了广陵相，治理方面也很有名气。因此世人称赞田延年知人善用。

【原文】

韩延寿，字长公，燕人也[1]，徙杜陵。少为郡文学[2]。父义，为燕郎中[3]。剌王之谋逆也[4]，义谏而死，燕人闵之。是时，昭帝富于春秋[5]，大将军霍光持政，征郡国贤良文学[6]，问以得失。时魏相以文学对策[7]，以为："赏罚所以劝善禁恶，政之本也。日者燕王为无道[8]，韩义出身强谏，为王所杀，义无比干之亲[9]，而蹈比干之节。宜显赏其子，以示天下，明为人臣之义！"光纳其言，因擢延寿为谏大夫[10]。（以上因父而得显赏）

【注释】

①燕：燕国，都蓟（今北京市城区西南部）。

②郡文学：汉代学官名，掌郡文学教育。主吏有文学主事掾、史，文学掾、史等。

③燕郎中：燕国郎中，掌宿卫王宫殿门。

④剌王：即燕王刘旦，武帝子，昭帝异母兄。昭帝即位后，以为自己为兄而不得立，与桑弘羊等勾结谋反，事泄自杀。

⑤春秋：指年龄。

⑥贤良文学：汉代察举科目之一，始于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

⑦对策：应对皇帝有关政事经义的策问。皇帝通常以此征询臣下政见，也是选拔官吏的一种考试方法。

⑧日者：以前，从前。

⑨比干：商代贵族，纣王的叔父，官少师。相传因屡次劝谏纣王，被剖心而死。

⑩谏大夫：官名。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18年）始置，属郎中令，掌论议，秩比八百石。

【译文】

韩延寿，字长公，是燕国人，后来迁到杜陵。年少时为郡文学。父亲韩义，是燕国的郎中。燕刺王阴谋反叛时义力谏而被杀。燕国人很怜悯他。当时，昭帝还很年轻，由大将军霍光执政，征召郡国贤良文学，询问政治得失。当时魏相以文学回答霍光的策问，认为："赏罚是用来劝人行善禁止恶行的，是为政的根本。以前燕王肆行不义，韩义挺身而出，拚命劝阻，结果被燕王杀害。义和燕王没有比干与纣的宗亲关系，却循蹈了比干的气节。应该重赏他的儿子，以昭示天下，阐明作为人臣所必须做到的道义！"霍光听取了魏相的进言，于是提拔延寿为谏大夫。

【原文】

迁淮阳太守①，治甚有名，徙颍川。颍川多豪强，难治，国家常为选良二千石。先是，赵广汉为太守，患其俗多朋党，故构会吏民②，令相告讦③，一切以为聪明④，颍川由是以为俗，民多怨仇。延寿欲改更之，教以礼让。恐百姓不从，乃历召郡中长老为乡里所信向者数十人，设酒具食，亲与相对，接以礼意，人人问以谣俗⑤，民所病苦，为陈和睦亲爱销除怨咎之路，长老皆以为便，可施行。因与议定：嫁娶丧祭仪品，略依古礼，不得过法。延寿于是令文学校官诸生皮弁执俎豆⑥，为吏民行丧嫁娶礼，百姓遵用其教。卖偶车马下里伪物者⑦，弃之市道。数年，徙为东郡太守⑧。黄霸代延寿居颍川⑨，霸因其迹而大治。（以上为颍川太守）

【注释】

①淮阳：郡名。治所在陈县（今河南淮阳县）。西汉时为郡，时为国。

②构会：结合聚会。

③讦（jié 杰）：发人隐私。

④聪明：耳聪目明，这里指耳目。

⑤谣俗：乡里的歌谣，反映政教的善恶。

⑥皮弁：古冠名。用白鹿皮制作，为视朝的常服。　俎（zǔ 祖）豆：俎，置肉的几；豆，盛干肉一类食物的器皿。都是古代宴客、朝聘、祭祀用的礼器。

⑦偶车马：用木头或泥做成的车马。　下里：地下蒿里的仿制物品。

⑧东郡：郡名，治所在濮阳县（今河南濮阳县西南）。

⑨黄霸（？～公元前51年），西汉淮阳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字次公。后徙云陵（今陕西淳化东南）。少学律令。武帝末年，补侍郎、谒者，走上仕途。以宽和著名。宣帝即位后，历任廷尉正、谏大夫、扬州刺史、颍川太守等官。为政务劝农桑，节用殖财，力行教化，治为天下第一。为汉代著名循吏。后升至御史大夫、丞相。卒于官。

【译文】

韩延寿迁任淮阳太守，因治理得好而很有名气，又调到颍川。颍川地方多豪强，很难管理，国家常常选派优秀的二千石任太守。以前赵广汉任太守时憎恨这里善结党拉帮的风俗，所以集会官吏百姓，让他们互相揭发，一切都利用为耳目，颍川从此以后成为一种习俗，民间结怨很多。延寿想改正这种不良的习俗，教他们懂得礼节谦让。他恐怕百姓积习难改，于是召集郡中长老及在乡里受人尊敬、有号召力的几十人，摆酒备餐，亲自和他们相对而坐，彬彬有礼地接待他们，逐个询问他们有关民间流传的歌谣、百姓的疾苦，指出和睦友爱、消除怨恨的途径。长老们认为很好，可以施行。同时和他们商议协定：结婚嫁娶、丧葬祭祀所需礼仪物品，一般都按照古礼法，不得超越规定。接着，延寿又令文学校官里的诸生头戴皮冠，手执俎豆，为官吏百姓举行婚丧仪式，百姓都能遵守执行他的教导。如有卖木、土仿制车马和其它仿制冥器，就将它们丢弃到集市道上。几年后，延寿迁任为东郡

太守。黄霸代替延寿任颍川太守，他因循延寿的办法，使颍川获得极好的治理。

【原文】

延寿为吏上礼义，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贤士，以礼待用，广谋议，纳谏争①；举行丧让财，表孝弟有行②；修治学官③，春秋乡射④，陈钟鼓管弦，盛升降揖让；及都试讲武⑤，设斧钺旌旗，习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赋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会为大事，吏民敬畏趋乡之⑥。又置正、五长⑦，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奸人，闾里阡陌有非常，吏辄闻知，奸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烦，后吏无追捕之苦，民无箠楚之忧⑧，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约誓明。或欺负之者，延寿痛自刻责："岂其负之，何以至此？"吏闻者自伤悔，其县尉至自刺死，及门下掾自刭⑨，人救不殊⑩，因瘖不能言⑪。延寿闻之，对掾史涕泣，遣吏医治视，厚复其家⑫。（以上虚叙延寿为吏以礼服人）

【注释】

①争（zhèng 正）：通"诤"，规谏。

②弟：通"悌"，敬爱兄长。

③学官：古代学校，如痒序的学舍。

④乡射：古以射选士。通常于春秋两季以礼会民，射于州之学校。射礼前，先行乡饮酒礼。

⑤都试：考试。汉制以立秋日总试骑士。

⑥趋：读作趣。 乡：通"向"。

⑦正、五长：即里正、伍长。汉代在县、乡下设基层组织里、伍，里设里正，伍设伍长，以治民。

⑧箠：杖。　楚：荆木。　箠楚：指杖刑。

⑨门下掾：汉代郡县皆分曹治事，其亲近诸曹常冠以门下二字，其曹长官称门下掾。

⑩殊：绝。

⑪瘖(yin音)：哑，通“喑”。

⑫复其家：免除其家的赋税或劳役。

【译文】

延寿做官崇尚礼节仁义，喜好古代教化，所到之处必延请当地的贤能之士，按礼节对待任用他们，广泛地听取别人的谋议，采纳逆耳忠言；举荐行丧礼、让财产的人表彰孝义、尊老爱幼的有品行的人；修建学校，每年春秋举行乡射时，设置钟鼓管弦乐队。到都试比武时，设斧钺旌旗，演习射箭御车之道。修治城墙，收取赋税、田租时，先贴布告，明确其日期，把在限定的时间内举行聚会视为大事，官吏百官因此敬畏，赶快前往参加。延寿又设里正、伍长，他们以孝义、尊长为表率，不能私藏坏人，乡里一旦发生意外的情况，官吏马上就知道了。因此，坏人不敢进入他的辖区内。刚开始执行时，大家都感到太烦琐，后来，官吏差役没有了追捕坏人的辛苦，百姓没有了挨刑杖的忧患，便都觉得好而自觉遵守了。延寿对待下属官吏，给予他们丰厚的恩惠，并且让他们发誓效忠。有人欺骗、辜负他了，延寿就深深责备自己：“难道是我有对不起他的地方吗，他否则怎么会成这样子呢？”辜负他的官吏听到后感到很伤心后悔，他手下的一县尉以至自杀了，又有他的一个属官自杀，因抢救及时未死，但成了哑巴。延寿听说后，对那属官痛哭不已，并派官医前往治疗，并尽量免除其家的徭税。

【原文】

延寿尝出，临上车，骑吏一人后至，敕功曹议罚白①。

还至府门，门卒当车[2]，愿有所言。延寿止车问之，卒曰："《孝经》曰：'资于事父以事君[3]，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旦明府早驾，久驻未出，骑吏父来至府门，不敢入。骑吏闻之，趋走出谒，适会明府登车。以敬父而见罚，得毋亏大化乎？"延寿举手舆中曰："微子[4]，太守不自知过！"归舍，召见门卒。卒本诸生，闻延寿贤，无因自达，故代卒，延寿遂待用之。其纳善听谏，皆此类也。在东郡三岁，令行禁止，断狱大减，为天下最。（以上为东郡太守）

【注释】

①敕：命令。 议罚白：议定其罪名，然后向上汇报。白，上报，秉告。

②当：通"挡"，拦住。

③资：取。依据。

④微：无。

【译文】

延寿曾有一次出门，临上车时，有一骑吏晚到了一会儿，延寿责令功曹议定骑吏的罪名，然后向他报告。回来到府门时，有一看门士卒挡住延寿的车，说有话要说。延寿停车问，士卒说："《孝经》上说："按照对待父亲的礼节来对待国君，尊敬的道理是相同的。所以母亲获得子女的爱，国君获得国民的尊敬，只有父亲能兼而有之。'今天早晨您要早早出驾，车马早就备好了，可迟迟不出发，正好那位骑吏的父亲来到府门，不敢进来。那骑吏听说后，就赶紧出去拜见他的父亲，这时您正好要上车。骑吏因为敬爱他的父亲而被处罚，岂不是有伤风化吗？"延寿在车中抬起手来说道："没有你，我还不知道自己的过错呢！"回到住处后，延寿召见了看门士卒。这门卒本来是个儒生，因听说延寿贤明，又

找不到理由向他自荐，所以代人作了门卒。延寿于是任他为属官。延寿纳贤任才，听取批评，都像这样。他在东郡任职三年，令行禁止，犯罪率大减，是当时天下最少的。

【原文】

入守左冯翊，满岁称职为真。岁余，不肯出行县，丞掾数白①："宜循行郡中，览观民俗，考长吏治迹。"延寿曰："县皆有贤令长，督邮分明善恶于外，行县恐无所益，重为烦扰。"丞掾皆以为方春月，可一出劝耕桑，延寿不得已，行县。至高陵②，民有昆弟相与讼田自言，延寿大伤之，曰："幸得备位，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争讼！既伤风化，重使贤长吏、啬夫、三老、孝弟受其耻③。咎在冯翊，当先退！"是日移病不听事，因入卧传舍④，闭阁思过⑤。一县莫知所为，令丞、啬夫、三老亦皆自系待罪。于是讼者宗族传相责让，此两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谢⑥，愿以田相移，终死不敢复争。延寿大喜，开阁延见，内酒肉与相对饮食，厉勉，以意告乡部，有以表劝悔过从善之民。延寿乃起听事，劳谢令丞以下，引见尉荐⑦。郡中歙然⑧，莫不传相敕厉，不敢犯。延寿恩信周遍二十四县，莫复以辞讼自言者。推其至诚，吏民不忍欺绐⑨。（以上为左冯翊）

【注释】

①丞掾：即郡丞、掾。汉代郡府属吏，郡丞，秩六百石，佐郡守治众事。掾为各曹署长官。

②高陵：县名，治所在今陕西高陵县西南。

037136

③啬夫：乡官。职听讼，收赋税。 三老：汉制，乡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养品行者一人置为乡三老，择其一人为县三老。职掌乡里教化。 孝弟：乡官。劝导乡里，助成教化的官。

④传舍：汉朝在交通线上设置的旅舍、客舍，供来往官吏和行人居住。

⑤阁（gé 格）：门房小户。

⑥髡（kūn 昆）：古剃发之刑。

⑦尉荐：慰藉。

⑧歙（xī 西）：通“翕”，和洽。

⑨欺绐（dài 代）：欺骗。

【译文】

延寿调入京城试任左冯翊，一年后考绩称职，正式上任。一年多了，延寿不肯视察各县，佐官几次劝诫说：“应该巡视郡中各县，了解、熟悉下面的民俗，考察地方官员政绩。”延寿说：“各县都有自己贤明的县官，督邮在外明辨是非，视察各县恐怕没有什么好处，只是麻烦、骚扰他们。”佐官都认为现在正是春天，应该出去一次勉励农耕植桑，延寿没有办法，于是到各县巡察。到高陵时，有两兄弟互相上告，争田地的所有权，延寿对此非常伤心，说：“我侥幸任郡守，为郡表率不能宣明道德礼义，以至百姓中出现兄弟骨肉上堂打官司的事情！不仅大伤风化，更使各位贤良官长、啬夫、三老、孝悌蒙受其耻。责任都在我身上，我应该退职反省。”当天就自称有病，不再听取政事，回到传舍的卧室里闭门思过。全县的人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县令丞、啬夫、三老也都把自己绑起来，等候定罪。于是诉讼者的宗族纷纷责骂两兄弟，这两兄弟是深感后悔，都剃去头发、脱光上衣去请罪，并愿意把田让给对方，到死不再争讼。延寿听到后特别高兴，开门接见了他们，并摆酒肉和他们相对而饮，一起吃饭，勉励他们并把他的意见告诉乡里，以此劝勉悔过从善的百姓。延寿自此才开始听取政事，犒劳感谢县令丞以下属官，召见并慰问他们。郡中从此以后团结安

定，相互勉励，不敢再有所犯。延寿的威望、信义传遍了二十四县，没有人再打官司。因延寿为人赤诚，郡中官吏百姓不忍心欺骗他。

【原文】

延寿代萧望之为左冯翊，而望之迁御史大夫，待谒者福为望之道延寿在东郡时放散官钱千余万①。望之与丞相丙吉议②，吉以为更大赦，不须考。会御史当问事东郡，望之因令并问之。延寿闻知，即部吏案校望之在冯翊时廪牺官钱放散百余万③。廪牺吏掠治急，自引与望之为奸。延寿劾奏，移殿门禁止望之。望之自奏："职在总领天下，闻事不敢不问，而为延寿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寿，各令穷竟所考。望之卒无事实，而望之遣御史案东郡，具得其事：延寿在东郡时，试骑士，治饰兵车，画龙虎朱爵④；延寿衣黄纨方领⑤，驾四马，傅总⑥，建幢棨⑦，植羽葆⑧，鼓车歌车⑨；功曹引车皆驾四马，载棨戟，五骑为伍，分左右部，军假司马，千人持幢旁毂⑩；歌者先居射室⑪，望见延寿车，噭咷楚歌⑫；延寿坐射室，骑吏持戟夹陛列立，骑士从者带弓鞬罗后⑬，令骑士兵车四面营陈，被甲鞮鍪居马上⑭，抱弩负箙⑮；又使骑士戏车弄马盗骖⑯；延寿又取官铜物，候月蚀铸作刀剑钩镡⑰，放效尚方事⑱；及取官钱帛，私假繇使吏⑲；及治饰车甲三百万以上。于是望之劾奏延寿上僭不道，又自陈："前为延寿所奏，今复举延寿罪，众庶皆以臣怀不正之心，侵冤延寿，愿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议其罪⑳。"（以上延寿与萧

望之互考获罪）

【注释】

①侍谒者：官名。为谒者之一，属郎中令。秩比六百石。职掌侍从皇帝，掌司礼仪，此外，还常充任皇帝使者，奉诏往灾区宣慰存问和发放赈贷，或奉命收捕、考案贵戚大臣。

②丙吉（？～公元前55年）：西汉鲁国（治今山东曲阜）人，字长卿，初为狱史，迁至廷尉右监。武帝末治巫蛊狱，皇曾孙因卫太子事系于狱中，乃数护卫之，及皇曾孙立为宣帝，赐爵关内侯，不断升迁，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为丞相。政尚宽大，不问小事。卒于官。

③廪牺：官府名。职掌祭祀用品。属左冯翊，秩六百石。廪主藏谷，牺主养牲。

④朱爵：爵通"雀"。南方七星宿的总名。汉代《三辅黄图》之二《汉宫》："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王者制宫阙殿阁取法焉。"通常为皇帝使用之物。

⑤纨：白色细绢。衣黄纨方领，穿黄色为底、白色细绢作直领的衣服。

⑥总：车马之饰，即以绢布装饰马嚼子和车轴。

⑦幢（chuáng 床）：古代作仪仗用的以羽毛为饰的一种旗帜。 棨（qǐ 起）：有缯衣的戟，为官吏出行的仪仗之一。

⑧植：立。 羽葆：仪仗名。以鸟羽为饰者。

⑨鼓车歌车：在车上鼓吹。

⑩军假司马：官名。汉军队中校尉下设军司马，秩比千石，军假司马为其傅贰。 千人：官名。汉军队中设千人官，统帅千人。

⑪射室：都试比武射箭的大堂。

⑫嗷咷（jiào táo 叫逃）：大声呼喊。

⑬鞬（jiān 坚）：盛弓的袋。

⑭鞮鍪：头盔。

⑮箙：盛失袋。

⑯骖（cān 餐）：一车三马或四马中两旁的马。 盗骖：乘人不觉解去驾车的马匹。

⑰钩：兵器名，似剑而弯曲。 镡（xín 寻，或tán 潭）：剑的一种。

⑱尚方：官府名。属少府，长官有尚方令、丞。掌制造兵器及宫内器用。尚方器物仅供御用。

⑲假：雇赁；　繇：同“徭”。

⑳博士：官名。汉承秦制。汉初有治各家之学者数十人。至武帝罢黜百家，置五经博士之后，乃专主儒学一家。博士或由君主征用和举荐，或来自贤良、文学、明经和郎中升迁。职掌主要为教授经学及典礼事宜，西汉博士还参与议政。

【译文】

延寿接替萧望之担任左冯翊，望之升任御史大夫。侍谒者福对望之说延寿在东郡时恣意花费官钱一千多万。望之就此事和丞相丙吉商量，丙吉认为已经经过大赦，不需要去追究这件事。恰好御史要去东郡办事，望之于是命他一并查询一下此事。延寿听到这消息后，马上部署差役办案审查望之在当冯翊时廪牺官花费官钱百余万。廪牺吏被严刑逼问拷打，承受不住，就自供与望之共同商谋干了此事。延寿即刻上书弹劾望之，奏书送到宫门，禁止望之上朝进殿。萧望之自己上奏道：“我的职责是统管天下政务，听到事情后不敢不过问，但却被延寿拘留扣押。”皇上因此认为延寿不正直，下令调查双方所检举的罪行。望之的案子最终未找到证据。而望之派御史到东郡去调查，得到全部证据：延寿在东郡考试骑士，修理装饰兵车，画上龙虎朱雀，延寿穿黄底白方领的衣服，乘四匹马驾的车，马嚼子和车轴都用丝绸装饰，树起幢旗和槩戟，立起羽毛缀合成的车盖，并伴有鼓吹车；功曹在前开路，也都是驾四匹马，截着槩戟，以五骑为一单位，分成左右两部，军假司马、千人手持幢旗站在车的两边，唱歌的人先到都试射室等候，看见延寿的车之后，开始高唱楚歌；延寿坐在都试射室时，骑吏手持戟夹着台阶站成两列，骑士和随从带着弓箭排在他们后面。又让骑士兵车在四周排成阵营，他们身穿铠甲，头戴头盔，手抱弓箭，身背箭袋坐在马上；又派骑士表演各种车

技、马技；延寿还私用公家的铜器，等到月蚀时铸造刀剑钩镡，仿效尚方制作事；又拿公家的钱、帛，私自雇用徭役，使用官吏，以及装饰车马盔甲花费了三百万以上。于是望之上奏弹劾延寿僭越皇制，大逆不道，并解释道："上次我被延寿弹劾举奏，现在我又揭发延寿的罪行，人们都认为我心术不正，冤枉延寿。希望皇上把此事下到丞相、中二千石和博士那儿让他们议定他的罪行。"

【原文】

事下公卿，皆以延寿前既无状①，后复诬诉典法大臣②，欲以解罪，狡猾不道。天子恶之，延寿竟坐弃市。吏民数千人送至渭城③，老小扶持车毂，争奏酒炙④。延寿不忍距逆⑤，人人为饮，计饮酒石余，使掾史分谢送者："远苦吏民，延寿死无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延寿三子，皆为郎吏，且死，属其子勿为吏⑥，以己为戒。子皆以父言去官不仕。至孙威，乃复为吏，至将军。威亦多恩信，能拊众，得士死力。威又坐奢僭诛⑦，延寿之风类也。

【注释】

①无状：行为不好。

②诬诉：诬告。

③渭城：地名，秦咸阳，汉高祖元年改名新城，武帝元鼎三年又改名渭城，为右扶风治所。在今陕西长安县西。

④奏：进献。

⑤距：通"拒"，拒绝。

⑥属（zhǔ 主）：通"嘱"，嘱咐。

⑦坐：获罪。 僭（jiàn 建）：越分，指超越身分，冒用在上者的职权行事。

【译文】

案子下到公卿，都认为延寿以前已经行为不正，后又诬陷诽谤掌法大臣，想借此解脱罪责，狡猾无道。皇上憎恶他，延寿最后竟被判处在集市处死。官吏百姓几千人送他到渭城，老少扶着车轮，争相向他献上酒肉。延寿不忍心拒绝，只要是献上的酒他都喝，估计喝了一石多，让属官分头感谢来送他的人说："辛苦大家远道相送，我延寿死而无恨！"百姓没有不流泪的。延寿的三个儿子，都是郎官。延寿临刑前嘱咐他的儿子们不要当官，以自己为戒。延寿死后，儿子们遵照他的嘱咐都辞官而去。到孙子威时，才又任官，一直升至将军。韩威也有很高威望，能安抚民众，属下愿为他赴汤蹈火。威最后也是因犯奢侈僭越罪被杀，作风和延寿相似。

【原文】

张敞，字子高，本河东平阳人也①。祖父孺为上谷太守②，徙茂陵③。敞父福，事孝武帝，官至光禄大夫④。敞后随宣帝徙杜陵。敞本以乡有秩补太守卒史⑤，察廉为甘泉仓长⑥，稍迁太仆丞⑦，杜延年甚奇之⑧。会昌邑王征即位，动作不由法度，敞上书谏曰："孝昭皇帝蚤崩无嗣⑨，大臣忧惧，选贤圣承宗庙，东迎之日，唯恐属车之行迟⑩。今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倾耳，观化听风。国辅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辇先迁⑪，此过之大者也！"后十余日王贺废，敞以切谏显名，擢为豫州刺史⑫。以数上事有忠言，宣帝征敞为太中大夫⑬，与于定国并平尚书事⑭。以正违忤大将军霍光，而使主兵车出军省减用度，复出为函谷关都尉⑮。宣帝初即位，废王贺在昌邑，

上心惮之，徙敞为山阳太守[16]。（以上敞历官至太守）

【注释】

①平阳：县名，治所即今山西临汾市西南金殿。

②上谷：郡名。治所在沮阳县（今河北怀来县东南）。

③茂陵：即汉武帝刘彻墓，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北。

④光禄大夫：官名。光禄勋属官，秩比二千石，职掌议论，在大夫中地位最尊。

⑤乡有秩：汉乡官。满五千户之乡及边郡要地置有秩一人，职掌民政赋役，秩百石。 卒史：太守属吏，秩百石，又称"百石卒史"。惟三辅郡卒史秩二百石。

⑥甘泉仓长：官名。甘泉为汉宫名。在陕西淳化县西北甘泉山。仓长为掌管藏谷的官吏。

⑦太仆丞：官名。汉太仆属官，设两员，主管太仆府政务。太仆职掌皇帝专用车马，遇皇帝出行，则为之驾车。

⑧杜延年（？～公元前52年）：西汉南阳杜衍（今河南南阳西南）人，字幼公。杜周少子。明习法律。昭帝初立，大将军霍光以之补军司空。后官至太仆右曹给事中。宣帝即位，以定策安宗庙有功，迁太仆。居九卿十余年，熟谙朝政，深得信用。霍氏谋反事发，以霍氏旧人为丞相魏相所劾，坐免，旋拜北地太守。后又征入为御史大夫，以年老病免，旋卒。

⑨蚤：通"早"。

⑩属车：不敢指斥皇帝乘舆，故称嘱咐车马快速行进。属，即"嘱"。

⑪小辇：汉以来称人君所乘为辇。小辇指为昌邑王赶车的小臣。

⑫豫州：西汉武帝置，为十三州刺史部之一。 刺史：官名。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始置，将全国分为十三州部，每州部设刺史一人，秩六百石。无治所，奉诏巡行诸郡，以六条问事，省察治政，黜陟能否，断理冤狱。

⑬太中大夫：官名。属郎中令，秩比千石，掌顾问应对，无常事，惟诏令所使。

⑭平尚书事：官名，指参与平议尚书政事，不常设。

⑮函谷关都尉：官名。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县东北旧灵宝南十里。因在山谷中，险如函，故名。关都尉掌守卫关隘，稽察行人，征收关税。

⑯山阳：郡名。治所在昌邑县（今山东金乡县西北）。

【译文】

张敞，字子高，是河东平阳人。祖父孺任上谷太守时，迁到茂陵。敞的父亲福，跟随孝武帝，官做到光禄大夫。敞后来随宣帝迁到杜陵。敞原来由乡有秩补任太守卒史，经察举廉洁任为甘泉仓长，不久又任为太仆丞，杜延年非常欣赏他的才干。恰逢昌邑王被征入宫即位，他行动不合法规，敞上书劝诫说："孝昭帝早逝无子，大臣们非常地忧虑，所以选择了贤明的您继承了皇位，迎接您的那天，大臣们吆喝您乘的车马，惟恐车马行动迟缓。现在皇上以盛年刚刚即位，天下人莫不擦亮眼睛，侧起耳朵，观察倾听风化的改变。而您却不褒奖辅国大臣，而将昌邑的挽辇小臣先行升任，这错误太大了！"过了十多天后，昌邑王刘贺被废，张敞因恳切地进谏名声显扬，被提拔为豫州刺史。因多次向皇上上书进谏忠言，宣帝征召敞为太中大夫，和于定国一起平议尚书事宜。敞因正直触犯了大将军霍光，霍光派他主管兵车，供应军需减少开支，后来又出任函谷关都尉。宣帝刚即位时，被废退的昌邑王刘贺住在昌邑城，皇上心里忌惮他，就迁任敞为山阳太守。

【原文】

久之，大将军霍光薨①，宣帝始亲政事，封光兄孙山、云皆为列侯②，以光子禹为大司马③。顷之，山、云以过归第，霍氏诸婿亲属颇出补吏。敞闻之，上封事曰："臣闻公子季友有功于鲁④，大夫赵衰有功于晋⑤，大夫田完有功于齐⑥，皆畴其官邑⑦，延及子孙。终后田氏篡齐，赵氏分晋，季氏颛鲁⑧。故仲尼作《春秋》⑨，迹盛衰，讥世卿最

甚。乃者大将军决大计，安宗庙，定天下，功亦不细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将军二十岁，海内之命断于掌握。方其隆时，感动天地，侵迫阴阳，月朓日蚀[10]，昼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妖祥变怪，不可胜记。皆阴类盛长，臣下颛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宠故大将军，以报功德足矣。间者，辅臣颛政，贵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请罢霍氏三侯皆就第。及卫将军张安世宜赐几杖归休[11]，时存问召见，以列侯为天子师。明诏以恩不听，群臣以义固争而后许，天下必以陛下为不忘功德，而朝臣为知礼，霍氏世世无所患苦。今朝廷不闻直声，而令明诏自亲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两侯以出，人情不相远，以臣心度之，大司马及其枝属必有畏惧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计也！臣敞愿于广朝白发其端，直守远郡[12]，其路无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13]，书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14]，五就汤[15]；萧相国荐淮阴[16]，累岁乃得通，况乎千里之外，因书文谕事指哉？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计，然不征也。（上以谏霍氏事）

【注释】

①薨（hōng 轰）：诸侯死亡称薨。

②列侯：爵名。即彻侯，亦称通侯，二十等爵第二十级，为秦汉最高爵位。

③大司马：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始置。初为加于将军之前的一种官号。获此称号者均为功勋卓著的将帅。武帝临终，以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辅弼少主，是为大司马秉政之始。成帝时禄比丞相，列为三公。印绶、官属时置时废。

④公子季友：春秋后期鲁桓公少子，从其孙子季文子起相继执政，掌

握鲁国权力。

⑤赵衰(？～公元前622年)：即赵成子。春秋晚期晋国的卿。字子余，亦称成季、孟子余，随从公子重耳(即晋文公)流亡在外十九年，并助重耳回国即位，帮助文公创建霸业。其后代与其余五卿专权，经过一段时间火拼，春秋时期，赵、韩、魏瓜分晋国。

⑥田完：春秋时齐国大臣。田完又称田敬仲，陈厉公之子。齐桓公十四年(公元前672年)陈国内乱，他出奔到齐，被桓公任为工正。其后代逐渐强大，传至田和，终于夺取齐国政权。

⑦畴其官邑：官邑当作“庸”。　畴庸：酬报功劳。

⑧颛：即“专”。

⑨仲尼(公元前551～前479年)：孔氏，名丘，字仲尼，春秋后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者。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少贫贱，长大后做过委吏和乘田。曾聚徒讲学，从事政治活动。年五十，由鲁国中都宰升任司寇。执政失败。后又周游列国，终不见用。晚年致力教育，相传他曾整理《诗》、《书》等古代文献，并把鲁史官所记《春秋》加以删修，成为我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历史著作。弟子相传有三千人，其中著名的有七十余人。自汉以后，孔子学说成为两千余年封建文化的正统，影响极大。封建统治者一直把他尊为圣人。现存《论语》一书，记有孔子的谈话以及孔子与门人的问答。

⑩月朓(tiǎo 挑上)：农历月底月见于西方。

⑪卫将军：官名。西汉初年为将军称号之一。文帝即位时拜宋昌为卫将军，领南北军。自此成为重要武职。宣帝时，张安世以文官辅政，加封卫将军，主两宫卫尉，城门、北军皆属之。　张安世(？～公元前62年)：西汉京兆尹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字子孺。张汤之子。武帝时官至光禄大夫。昭帝即位，霍光荐其为右将军光禄勋，以为倚重。昭帝死，与谋废昌邑王，迎立宣帝。霍光死后，任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旋更为卫将军，两宫卫尉、城门、北军兵皆属之。职掌枢机，以谨慎周密著称，深得宣帝信任。食邑万户，家僮七百人。内治产业，富于霍光。自后子孙相继为官。　几杖：几案与手杖，以供老年人平时靠身和走路时扶持之用，故赐几杖为敬老之礼。

⑫直：通“值”。

⑬眇(miǎn 秒)：细小，微小。

⑭伊尹：商初大臣。伊氏，尹是官名。传说奴隶出身，原为有莘氏女的陪嫁之小臣，汤任以国政。帮助汤攻灭夏桀。汤去世后，历佐卜丙（即外丙）、仲壬二王。仲壬死后，由太甲即位，因太甲破坏商汤法制，不理国政，被他放逐，三年后太甲悔过，又接回复位。死于沃丁时。 桀：夏代国王，名履癸，暴虐荒淫。后被商汤所败，出奔南方而死。夏朝灭亡。

⑮汤：又称武汤、武王、天乙、成汤，或称成唐。商朝的建立者。与有莘氏通婚，任用伊尹执政，陆续攻灭邻近的部落，经十一次出征，成为当时强国。后一举灭夏，建立商朝。

⑯淮阴：指淮阴侯韩信（？～公元前196年）秦末淮阴（今江苏淮阴南）人。出身家贫。秦末参加项梁、项羽反秦武装，不得重用，遂亡楚归汉，任连敖、治粟都尉。后因萧何保荐，拜大将军。为汉代著名军事家。楚汉战争中以少胜多，先后定魏，击代、赵，降燕，破齐。汉四年（公元前203年）任相国。次年封齐王，与刘邦会合击灭项羽。不久徙为楚王。后被人诬告谋反贬为淮阴侯。后因与陈豨谋反，被吕后诱杀。著有《兵法》三篇。

【译文】

很久以后，大将军霍光病逝，宣帝开始亲临政事，封霍光哥哥的孙子霍山、霍云都为列侯，霍光的儿子禹为大司马。不久，山、云因为过错被贬官回家，霍家诸女婿亲属大多出任官吏。敞听说这事后，上封书说："我听说公子季友对鲁有功，大夫赵衰对晋国有功，大夫田完对齐国有功，国君都按其功劳酬谢了他们，恩泽延及子孙。最后结果是田氏在齐国篡权，赵氏瓜分晋国，季氏在鲁国专权。所以孔子写《春秋》，追记国家的兴衰，极尽所能讥讽世卿。过去大将军制定大计，安定宗庙，平定天下，功劳的确不小！周公辅佐成王只有七年，而大将军却执政二十年，国家的命运掌握在他手中。在他权势达到顶峰时，天地都受其感染，侵袭压迫阴阳，出现月眺日蚀，昼夜颠倒，地震地裂，地火喷出，天文气象失去了它原有的秩序，出现各种怪异现象，不可胜记。这都是阴性势力过于盛行，臣下专权产生的结果。朝廷大臣应当提

出明智的建议，说皇上褒奖已故大将军，报答他的功德就足够了。过去，辅政大臣专政，贵戚势力膨胀，君臣的地位混淆不清，基于此，恳请罢免霍家三侯，让他们都回家。对卫将军张安世也应该赐给他几案手杖让他回家休养，经常去慰问他，召见他进宫，以列侯的身分为天子的师傅。明告天下，不因其功德而随意听从他们的进言，大臣们据理力争后才同意，天下人一定认为陛下不忘功德，而朝臣懂得礼仪，霍氏家族世世代代也没有可忧患的。现在朝廷中听不到大臣的诤言，而让皇上向天下明告自己将亲临政事，这很失策。现在两侯已经被罢免回家，人情差别不会太远，以我的心来揣度这件事，大司马和他的亲属手下，必定存有畏惧心理。皇上的亲近大臣都人人自危，这不是一件好事。臣敞虽然有心愿报效朝廷直至白发时。但一直在值守边郡，无法上达报效。我心里所思所想的精微之处，嘴里不能说出来所言的微细之处，又无法写出来。过去，伊尹五次离开商汤去夏桀那儿任官，都没被用，五次都回到商汤这边；萧相国推荐淮阴侯，经过一年才被任用。何况我在千里之外，依靠书信了解情况和旨意呢？希望陛下明察！”皇上认为他的计策很好，然而还是不征召他进京。

【原文】

久之，勃海、胶东盗贼并起①，敞上书自请治之，曰：“臣闻忠孝之道，退家则尽心于亲，进宦则竭力于君。夫小国中君，犹有奋不顾身之臣，况于明天子乎？今陛下游意于太平，劳精于政事，亹亹不舍昼夜②，群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阳郡户九万三千，口五十万以上，讫计盗贼未得者七十七人③，它课诸事亦略如此。臣敞愚驽①，既无以佐思虑，久处闲郡，身逸乐而忘国事，非忠孝之节

也！伏闻胶东、勃海左右郡岁数不登[5]，盗贼并起，至攻官寺[6]，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纲纪，奸轨不禁[7]。臣敞不敢爱身避死，唯明诏之所处，愿尽力摧挫其暴虐，存抚其孤弱。事既有业，所至郡，条奏其所由废及所以兴之状。”（以上自请治郡国）

【注释】

①勃海：郡名。治所在浮阳县（今河北沧州市东南）。 胶东：诸侯国名，都即墨县（今山东平度县东南）。

②亹亹（wěi 伟）：勤勉不倦貌。

③讫：尽，全部。

④驽：喻才能低下。

⑤不登：指年成不好，粮食收成不好。

⑥官寺：即官府所在地。

⑦轨：同“宄”。 奸宄：为非作歹的人。

【译文】

过了很久，渤海郡、胶东国发生农民起义，敞上书请求派他去平息，说：“我听说忠义之道，是在家时尽心尽力侍奉父母，走上仕途后誓死效力于皇上。弱小国家普通的君主，还有奋不顾身为国效忠的大臣，何况贤明的天子呢？现在陛下一心要使天下太平，致力处理政事，勤勉不倦不分昼夜，群臣及有关官府更应该竭力效劳。山阳郡有九万三千户，五十万以上的人口，全部计算起来，没有捕获的盗贼有七十七人，其他犯罪人数也大致如此。臣敞虽然愚昧无能，既没有辅佐皇上的好计策，又久在闲郡任职，自身安逸愉快而忘记国家大事，实在不是忠孝的表现！我听说胶东、渤海邻近的郡一年粮食屡不收，盗贼纷纷出现，以至攻打官府，劫夺犯人，搜索市集，抢劫列侯。官吏没有纲纪约束，

以至内外奸贼没法禁止。臣张敞不敢贪生怕死，只要皇上派我去那里，愿竭尽全力，摧毁、挫败各种暴虐，安抚那里的孤儿弱小。事情如果有所成功的话，我到的各郡，逐条上奏这些地区政治兴废的情况。”

【原文】

书奏，天子征敞，拜胶东相①，赐黄金三十斤。敞辞之官，自谓“治剧郡非赏罚无以劝善惩恶②，吏追捕有功效者，愿得一切比三辅尤异③”。天子许之。敞到胶东，明设购赏，开群盗令相捕斩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书调补县令者数十人④。由是盗贼解散，传相捕斩，吏民歙然，国中遂平。居顷之，王太后数出游猎，敞奏书谏曰：“臣闻秦王好淫声⑤，叶阳后为不听郑、卫之乐⑥，楚严好田猎⑦，樊姬为之不食鸟兽之肉⑧。口非恶旨甘，耳非憎丝竹也，所以抑心意、绝耆欲者⑨，将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礼，君母出门则乘辎轩⑩，下堂则从傅母，进退则鸣玉佩，内饰则结绸缪⑪。此言尊贵所以自敛制不从恣之义也。今太后资质淑美，慈爱宽仁，诸侯莫不闻，而少以田猎纵欲为名，于以上闻，亦未宜也。唯观览于往古，全行乎来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则，下臣有所称诵，臣敞幸甚！”书奏，太后止，不复出。（以上为胶东相）

【注释】

①相：诸侯国相。掌治诸侯王国百官。

②自谓：《汉书》作“自请”，是。　剧郡：政务繁重的郡。

③一切：指权宜。　三辅尤异：指三辅比普通郡特殊的待遇，如长安游

徼狱史秩百石，三辅卒史二百石之类。

④尚书：官名。汉承秦制。武帝时设员四人，以令、仆射主之，属少府，掌文书章奏。

⑤秦王：秦昭王（公元前324～前251年），亦称昭襄王。战国时秦国君。名稷。公元前306～前251年在位。初由其母宣太后当权，后亲政。先后战胜三晋、齐、楚等国，取得魏的河东和南阳、楚的黔中和楚都郢（今湖北江陵西北）。四十一年（公元前266年），在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大胜赵军，奠定了秦取得统一战争胜利的基础。

⑥叶阳后：秦昭王后。

⑦楚严：严，当为“庄”字。 楚庄：即楚庄王（？～公元前591年）。春秋时楚国君。芈姓，名旅。公元前613年～前591年在位。曾整顿内政，兴修水利。楚庄王三年（公元前611年），攻灭庸国（在今湖北竹山西南）。后在邲（今河南荥阳北）大败晋军，陆续使鲁、宋、郑、陈等国归附，成为霸主。

⑧樊姬：楚庄王姬。

⑨耆：读作“嗜”。

⑩辎轩：辎车轩车的合称。这两种车都是有衣蔽之车，多为妇人所乘。

⑪绸缪：妇女的带结。

【译文】

奏书上报后，天子征召了敞，任命他为胶东相，并赏给他黄金三十斤。敞告辞上任，自己请求：“治理政务繁重的郡，不实行赏罚，就不能鼓励善行惩罚犯罪，吏追捕犯人卓有成效的，希望能给予他们相当三辅吏所得的特殊待遇。”天子答应了他。敞到胶东后，明确标出奖赏的价额。对盗贼宣布，让他们互相捕杀，以减除自己的罪行。差吏追捕有功的，敞就把他们的名字上报到尚书，被提拔补任为县令的有几十人。从此以后，盗贼开始瓦解，彼此互相捕杀，官吏百姓秩序井然，国中平静下来。过了一段时间，王太后多次出宫游玩打猎，敞上书劝诫说：“我听说秦昭襄王喜欢听淫荡的音乐，叶阳皇后为此不听郑、卫的音乐，楚庄王喜欢出外打猎，樊姬为此不吃鸟兽的肉。这并不是说樊姬讨厌美味食

物，叶阳皇后憎恨优雅音乐。之所以这样克制自己的心意，断绝自己的欲求，是为了劝导二位君王从而保全天下。按照自古以来的礼法，皇后出门应乘带有帷盖的车，下堂则要跟随师傅保姆，进出时应该让所戴佩玉发出声音，贴身的内衣应系好带子。这就是说，尊贵的人要对自身加以收敛节制，不随意放纵自己。太后天生丽质，端庄美丽且慈爱宽容，没有不知道的，但稍稍有点放纵自己因随意出猎出了名，这件事若被皇上知道，也不合适。希望您能回顾观览古制，保全品行于当今让皇后、姬妃能有效仿的榜样，让臣下能有称颂的事情，敞就感到非常荣幸了！"奏书上递后，太后停止了打猎，不再出宫了。

【原文】

是时，颍川太守黄霸以治行第一[1]入守京兆尹。霸视事数月，不称，罢归颍川。于是制诏御史："其以胶东相敞守京兆尹。"自赵广汉诛后，比更守尹[2]，如霸等数人，皆不称职。京师浸废[3]，长安市偷盗尤多，百贾苦之。上以问敞，敞以为可禁。敞既视事，求问长安父老，偷盗酋长数人[4]，居皆温厚[5]，出从童骑，闾里以为长者。敞皆召见责问，因贳其罪[6]，把其宿负[7]，令致诸偷以自赎。偷长曰："今一旦召诣府，恐诸偷惊骇，愿一切受署[8]。"敞皆以为吏，遣归休，置酒，小偷悉来贺。且饮醉，偷长以赭污其衣裾[9]。吏坐里闾阅出者，污赭辄收缚之，一日捕得数百人。穷治所犯，或一人百余发，尽行法罚。由是枹鼓稀鸣[10]，市无偷盗，天子嘉之。敞为人敏疾，赏罚分明，见恶辄取，时时越法纵舍，有足大者[11]。其治京兆，略循赵广汉之迹。方略耳目，发伏禁奸，不如广汉，然敞本治《春

秋》，以经术自辅，其政颇杂儒雅，往往表贤显善，不醇用诛罚[12]，以此能自全，竟免于刑戮。京兆典京师，长安中浩穰[13]，于三辅尤为剧。郡国二千石以高第入守，及为真，久者不过二三年，近者数月、一岁，辄毁伤失名，以罪过罢。唯广汉及敞为久任职。敞为京兆，朝廷每有大议，引古今，处便宜[14]，公卿皆服，天子数从之。然敞无威仪，时罢朝会，过走马章台街，使御吏驱，自以便面拊马[15]。又为妇画眉，长安中传"张京兆眉怃[16]"。有司以奏敞，上问之，对曰："臣闻闺房之内，夫妇之私，有过于画眉者。"上爱其能，弗备责也。（以上为京兆尹）

【注释】

①黄霸（？～公元前51年）：西汉淮阳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字次公。后徙云陵（今陕西淳化东南）。少学律令。武帝末年补侍郎。不断升迁，曾任廷尉正、谏大夫、扬州刺史、颍川太守。为政务劝农桑、节用殖财，力行教化而后诛罚，以此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后征守京兆尹，坐法贬秩，以八百石为颍川太守，前后八年，郡中愈治。征为太子太傅。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迁御史大夫，次年为丞相。卒于官。

②比：频繁。 更：历。

③浸：渐。

④酋长：帅，头目。

⑤温厚：指生活富足。

⑥贳：缓。

⑦把：执持，控制。

⑧受署：指补任吏职。

⑨赭：红土。

⑩枹：击鼓的椎。古代击鼓示警。

⑪足大者：指越法纵舍，超越法规随意判定人的罪行大小轻重。

⑫醇：通“纯”。

⑬浩：大。　穰：盛。指人口众多。

⑭便宜：应办的事，特指对国家有利的事。

⑮便面：为了不让人看见，用盖扇之类的东西遮住脸庞。　拊：拍，轻击。

⑯怃：通“妩”。

【译文】

当时，颍川太守黄霸因施政考绩第一，被调入京城试任京兆尹。黄霸上任几个月，不称职，又被罢免重回颍川。于是皇上下诏御史：“让胶东相敞来试任京兆尹。”自从赵广汉被诛杀之后，频繁地更换，试用京兆尹，像黄霸等多人，都不称职。京城治安渐渐混乱，长安市中偷盗尤其多，商人们对此事十分苦恼。皇上就此事询问敞，敞认为完全可以禁止。敞上任后，请教、查访长安市有声望的老人，得知偷盗者的头目几人，平时生活都很富足，出门时以童奴为骑士作随从，闾里人都以他们为长者。敞将他们一一召来责问，并缓期惩治他们的罪行，控制他们的起居，让他们协助抓获那些小偷以赎罪。偷盗者头目说：“现在一旦召集我们到官府，恐怕会引起众偷的怀疑恐惧，我们愿暂时充任吏职。”敞将他们都任为吏，遣送回家休养，他们在家里摆设酒席，小偷们都来祝贺。等到他们喝醉时，头目用红土在他们衣服下摆上做上记号。差役们坐在街巷门口查看出来的人，凡衣服上有记号的就捆绑起来，一天之内捕获了几百人。紧紧追查所犯罪行及同犯，有的一人作案百余起，全部依法论处。从此以后，就很少听到追捕盗贼的鼓椎声了，市内不再有偷盗的行为，皇上嘉奖了敞。敞为人机智、敏锐，赏罚分明，遇上坏人马上拘捕，常常越过法律的界线进行释放收监，敢作敢为。他治理京兆，基本上采用了赵广汉的办法。只是在设置耳目，揭发隐情禁止奸事上不如广汉，但是

敞本来学的是《春秋》，以经术作为治政的指导方针，执政很大程度地带有儒士风雅的气度，他往往表彰贤明，弘扬善举，不纯粹使用刑罚，并靠此保全了自己，避免了被杀戮的命运。京兆尹掌管京师，长安市中人口众多，在三辅中是最多的。郡国二千石以成绩卓著者入试京兆尹，等到正式任用时，时间长的不超过二、三年，时间短的只有几个月、一年就会因诬陷、中伤失去名声，因罪过被罢免。只有广汉和敞任职时间最长。敞作为京兆，每当朝廷商议大事时，他都能博古论今，指出国家当务之急，公卿们都很心服，皇上也多次采纳他的意见。但是敞不太讲究威势礼仪，有时开完朝会，骑马经过章台街时，他就让马夫驾车，自己掩住脸轻轻拍马而过。还替他夫人画眉毛，长安城中传说"张京兆善描眉"。有关官吏将此事上奏皇上，皇上问敞，敞回答说："我听说在闺房之内，夫妇之间的私情，还有比画眉更出格的。"皇上因珍惜他的才能，没有过分责备他。

【原文】

然终不得大位。敞与萧望之、于定国相善。始敞与定国俱以谏昌邑王超迁，定国为大夫平尚书事[1]，敞出为刺史，时望之为大行丞[2]。后望之先至御史大夫，定国后至丞相，敞终不过郡守。为京兆九岁，坐与光禄勋杨恽厚善[3]，后恽坐大逆诛，公卿奏恽党友不宜处位，等比皆免[4]，而敞奏独寝不下。敞使贼捕掾絮舜有所案验[5]，舜以敞劾奏当免，不肯为敞竟事，私归其家。人或谏舜，舜曰："吾为是公尽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复案事！"敞闻舜语，即部吏收舜系狱。是时冬月未尽数日，案事吏昼夜验治舜，竟致其死事。舜当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

舜曰[6]："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尽，延命乎？"乃弃舜市。会立春，行冤狱使者出，舜家载尸，并编敞教[7]，自言使者。使者奏敞贼杀不辜，天子薄其罪[8]，欲令敞得自便利，即先下敞前坐杨恽不宜处位奏，免为庶人。敞免奏既下，诣阙上印绶，便从阙下亡命[9]。数月，京师吏民解驰，枹鼓数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贼。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敞[10]。敞身被重劾，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惧，而敞独笑曰："吾身亡命为民，郡吏当就捕，今使者来，此天子欲用我也。"即装，随使者诣公车上书曰[11]："臣前幸得备位列卿[12]，待罪京兆，坐杀贼捕掾絮舜。舜本臣敞素所厚吏，数蒙恩贷[13]，以臣有章劾当免，受记考事[14]，便归卧家，谓臣'五日京兆'，背恩忘义，伤化薄俗。臣窃以舜无状，枉法以诛之。臣敞贼杀无辜，鞠狱故不直，虽伏明法，死无所恨！"（以上敞获罪亡命及复起用）

【注释】

①大夫：官名。郎中令属官，掌论议。侍奉皇帝左右，备顾问应对。

②大行丞：官名。大行令副职。掌宾客之礼。

③光禄勋：官名。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更名郎中令为光禄勋，秩中二千石，位列九卿。职掌宫殿门户宿卫。　杨恽（？～公元前54年）：西汉华阳（今属陕西）人，字子幼。母为司马迁女。因兄任为郎。宣帝时官至光禄勋，为皇帝信用。后与太仆戴长乐互相攻讦，免为庶人。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因与友人孙会宗书流露怨望，为人告发，以大逆无道论罪，腰斩。

④比：例。

⑤贼捕掾：京兆尹属吏，掌捕盗贼。

⑥主簿：官名。汉代三公及州郡长官多置主簿，以典领文书，经办事务。

⑦编：联。将敞教联在章前。

⑧薄其罪：认为这个罪行很小。

⑨不让他回到本县邑。

⑩就其所居住的地方召他任官。

⑪公车：官署名。由公车司马令主之，属卫尉。掌殿司马门，夜间在宫中巡逻，天下上事及皇帝所征召皆总领之。

⑫列卿：汉代中二千石一类中央各行政机关长官的总称。因张敞前为京兆尹，秩中二千石，故也属列卿之一。

⑬贷：宽恕，宽免。

⑭记：书。即官府令文。

【译文】

然而敞始终没有获得高官。他和萧望之、于定国的关系相当好。起初，敞和定国都因上谏昌邑王受到破格提拔，定国以大夫、平尚书事，敞出任为刺史，当时萧望之是大行丞，后来望之做官先到御史大夫，随后定国当了丞相，而敞始终没有当过大于郡守的官。他当了九年的京兆尹，因和光禄勋杨恽的关系不错受到株连，后来杨恽以大逆不道罪处死。公卿上奏说恽的党羽、朋友不应该当官任职，按照惯例尽行罢免，皇上珍惜敞的才能，惟独压下奏他的文书不下。敞让捕贼掾絮舜办一件案子，舜认为敞被公卿们上奏弹劾，肯定会被罢免，因此不肯继续在敞的手下干事，私下里跑回了家。有人劝诫舜，舜说："我为他出力够多的了。现在他只不过是还能当五天的京兆，怎能再办案子！"敞听说舜的话后，马上派差役将舜逮捕入狱。当时冬月还差几天就结束，负责办案属吏昼夜提审舜，竟将他处以死罪。在临刑前，敞派主簿拿着指令告诉舜说："五日京兆到底怎样？冬月已完了，你还想延命吗？"将舜处死在集市。恰逢立春，主管平定冤案的使者出巡，舜的家人拉着他的尸体，将敞的指令联在状子上向使者诉冤。使者上奏敞滥杀无辜，天子认为敞的罪行轻微，想从轻处罚，

就先下了以前公卿们状告他和杨恽的事有关连，不应继续担任官职的奏书，将他削职为民。敞被削职的通知下来后，便立即上殿交出京兆的印绶，从朝廷匆忙逃往他处。几个月后，京师官吏百姓开始懈怠，追捕盗贼的鼓椎声又响起来了；并在冀州部中出现了大盗。天子想起敞以前治理盗贼的功绩，便派使者到他居住的地方召他任职。因敞有诛杀无辜的罪名，使者到后，他的妻儿家小都恐惧害怕地哭了起来，只有敞笑着说："我因在罪逃出京城，成为百姓，要来逮捕我，郡中官差就行，现在使者来，肯定是天子想重新任用我。"马上收拾行装，跟着使者到公车上书道："我以前有幸在列卿中供职，任京兆尹时获罪，犯了杀害捕贼掾絮舜的罪行。舜本来是我平时很厚爱的属吏，多次受到恩惠、宽恕，因为我被人弹劾应该罢免，他接到我的命令去办案子，却回家闭门不出，还称我是'五日京兆'，他背恩亡义，败坏了风俗。我私下认为舜确实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枉法杀死了他。臣敞滥杀无辜，审理案子时故意不依法办事，即使伏法被杀，也没有什么可追恨的。"

【原文】

天子引见敞，拜为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复奉使典州。既到部，而广川王国群辈不道①，贼连发，不得。敞以耳目发起贼主名区处②，诛其渠帅。广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刘调等通行为之囊橐③，吏逐捕，穷窘，踪迹皆入王宫。敞自将郡国吏，车数百两④，围守王宫，搜索调等，果得之殿屋重辽中⑤。敞傅吏皆捕格断头⑥，县其头王宫门外⑦，因劾奏广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户。敞居部岁余，冀州盗贼禁止。守太原太守⑧，满岁为真，太

原郡清。顷之，宣帝崩，元帝初即位[9]，待诏郑朋荐敞先帝名臣[10]，宜傅辅皇太子[11]。上以问前将军萧望之[12]，望之以为敞能吏，任治烦乱，材轻，非师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征敞，欲以为左冯翊，会病卒。（以上为冀州刺史及卒）

【注释】

①广川国：诸侯国名。西汉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改信都国置，治所在信都县（今河北冀县）。

②区处：住所。

③囊橐：原意包裹，这里指收容、窝藏罪犯。

④两：通“辆”。

⑤辽（lǎo 老）：通“橑”，椽。 重辽：廊舍。

⑥傅：读作“附”。 傅吏：即张敞亲自监护差役捕贼。

⑦县：通“悬”。

⑧太原：郡名。治所在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古城营西古城）。

⑨元帝（公元前75～前33年）：即刘奭。西汉皇帝。宣帝子，八岁立为太子。少好儒术。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十二月即位，颇改宣帝之政，重用名儒，又委政宦官，任用外戚。致使中书令弘恭、石显擅权，外戚许氏、史氏奢僭放纵。政治渐趋腐败，百姓流离。

⑩待诏：本指应皇帝征召随时待命，以备咨询顾问。以其处所不同，又有待诏公车、待诏金马门等名目。后遂成为一种官职。

⑪皇太子：皇帝所指定的继承人。一般是皇帝的嫡长子，但亦常有例外，由皇帝册定。

⑫前将军：官名，将军的一种。

【译文】

天子召见了敞，任命他为冀州刺史。敞从亡命徒，一跃复奉命掌管冀州事务。上任后，广川王国内各类人都不讲道义，盗贼接连作案，却捕捉不到。敞派耳目打听出盗贼头目的名字住处，

诛杀了他们的大帅。广川王姬的兄弟和广川王同族宗室刘调等人都收容窝藏盗贼，差役进行追捕，最后形势窘迫，他们都逃入王宫。敞亲自率领郡国兵车几百辆，从四周包围王宫，搜索刘调等人，果然从王宫殿屋廊舍里找到了他们。敞亲自监督差役将他们全部逮捕杀头，将他们头悬在王宫门外，并就此事上书弹劾广川王。皇上不忍心对广川王处之以法，仅削减了他的食户。敞任职一年多，冀州的盗贼基本肃清了。接着敞又试任太原太守，一年后正式任命，太原郡也变得十分清静。不久，宣帝逝世，元帝刚刚即位，待诏郑朋推荐敞，说他是先帝时的著名大臣，适合指导辅佐皇太子。皇上就此事问前将军萧望之的意见，望之认为敞是一个有能力的官员，善于处理刑事案件及管理烦杂纷乱的政务，但综合能力有限，不是当皇太子师傅的材料。天子派使者去纪召敞，想任命他为左冯翊，恰在此时他病逝了。

【原文】

敞所诛杀太原吏，吏家怨敞，随至杜陵刺杀敞中子璜。敞三子官皆至都尉。初，敞为京兆尹，而敞弟武拜为梁相[①]。是时，梁王骄贵，民多豪强，号为难治。敞问武："欲何以治梁？"武敬惮兄，谦不肯言。敞使吏送至关，戒吏自问武，武应曰："驭黠马者利其衔策。梁国大都，吏民凋敝[②]，且当以'柱后惠文'弹治之耳[③]。"秦时狱法吏冠"柱后惠文"，武意欲以刑法治梁。吏还，道之，敞笑曰："审如掾言，武必辨治梁矣！"武既到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敞孙竦，王莽时至郡守，封侯，博学文雅过于敞，然政事不及也。竦死，敞无后。（以上家属）

【注释】

①梁：诸侯国名。西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改秦之砀郡置，治所在睢阳县（今河南商丘县南）。

②凋敝：衰败。

③柱后惠文：法冠，又名柱后惠文，以缁纱为里铁柱卷。通常汉御史戴此帽，象征国家刑法。

【译文】

敞任太原太守时，诛杀了一个太原官吏，官吏家属非常憎恨敞，随他至杜陵刺杀了敞第二个儿子璜。敞的三个儿子都做官至都尉。当初，敞任京兆尹时，敞的弟弟武被任为梁国相。当时，梁王骄奢宠贵，民间豪强众多，以难以管理出名。敞问武："想用什么办法来治理梁国？"武非常敬重惧怕敞，谦让着不肯说。敞派差役送他到关隘，嘱咐吏一定要问出武治理梁国的策略。武回答说："驾驭狡猾的马要利用他的衔口、缰绳。梁国大都，官吏百姓道德败坏，应该用'柱后惠文'的帽子来治理。"秦代执行狱法时的官吏都戴柱后惠文帽。武意欲用刑法来治理梁国。吏回家后向敞汇报了这件事，敞微笑着说："如果真像你所说的这样，武肯定有办法治理梁国。"武上任后，治理梁国政绩斐然，也是一位能干的官吏。敞的孙子竦，在王莽时官至郡守，封侯，学文章方面都超过了敞，只是政绩方面不如敞。竦死后，敞没有了后代。

【原文】

王尊，字子赣①，涿郡高阳人也。少孤，归诸父，使牧羊泽中。尊窃学问，能史书。年十三，求为狱小吏。数岁，给事太守府，问诏书行事，尊无不对②。太守奇之，除补书佐③，署守属监狱④。久之，尊称病去，事师郡文学官⑤，治《尚书》、《论语》⑥，略通大义。复召署守属治狱，为郡

决曹史[7]。数岁，以令举幽州刺史从事[8]，而太守察尊廉，补辽西盐官长[9]，数上书言便宜事，事下丞相御史。初元中[10]，举直言，迁虢令[11]，转守槐里[12]，兼行美阳令事[13]。春正月，美阳女子告假子不孝[14]，曰："儿常以我为妻，妒笞我。"尊闻之，遣吏收捕验问[15]，辞服。尊曰："律无妻母之法，圣人所不忍书，此《经》所谓造狱者也[16]！"尊于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县磔著树[17]，使骑吏五人张弓射杀之，吏民惊骇。(以上历官至槐里美阳令)

【注释】

①赣：读gòng（贡）。

②"问诏书"二句：这两句以施行诏令事问王尊，王尊都知晓这些事。

③书佐：地方官府佐吏名。汉代州郡以至县皆分曹治事，诸曹下各有书佐，职主起草和缮写文书。

④署：摄官。指代理、暂任或试充官职。

⑤郡文学：汉代学官名。汉于州郡及王国置文学，掌学校教育。主吏有文学主事掾、史，文学掾、史等。

⑥《尚书》：书名。是现存最早的关于上古时典章文献的汇编。古籍中也单称《书》。相传曾经由孔子编选，儒家列为经典之一。《论语》：书名。为孔子弟子及其后学关于孔子言行思想的记录。二十篇。

⑦郡决曹史：官名。郡国所属诸曹之一，主罪法事。

⑧幽州：西汉武帝置，为十三州刺史部之一。治所在蓟县（今北京城西南）。从事：官名。汉代州部属吏。原非正式官名，多为临时差遣之职事。至元帝初，始确定为官称，秩百石。

⑨辽西：郡名。治所在阳乐县（今辽宁义县西）。盐官长：官名。汉武帝实行盐铁专卖，于全国产盐多的二十七郡置盐官三十七处，随事广狭，置令、长及丞，主盐税。

⑩初元：西汉元帝年号（公元前48～前44年），凡五年。

⑪虢：县名。治所即今陕西宝鸡县治虢镇。

⑫槐里：县名。治所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南南佐村。

⑬美阳：县名。治所在今陕西武功县（普集镇）西北武功镇西。

⑭假子：即养子。

⑮收捕：拘捕，逮捕。 验问：验证审问。

⑯造狱者：非常刑名，造杀戮之法。

⑰县：通“悬”。 磔（zhé 哲）：张开。这里指伸开手脚。 著：通“着”。

【译文】

王尊，字子赣，是涿郡高阳人。小的时候成了孤儿，由诸位叔父收养，他们让他在沼泽地中牧羊。尊自己偷偷地学习，精通史书。十三岁时，求做狱小吏。数年后，在太守府中供事，太守问他些施行的诏书条文，尊没有答不上来的。太守对此很惊奇，任他为书佐，让他负责监狱看守犯人。过了很长时间，尊自称有病离开了那里，跟随郡文学官，学习《尚书》、《论语》，基本上通晓了其中大义。太守又重新召回让他负责看守监狱事务，任郡决曹史。几年后，由县令推荐为幽州刺史从事。太守察举他为官廉洁，补任辽西盐官长。他多次上书指出国家当务之急，其建议下到丞相御史府。初元时，因敢直言被察举为迁任为虢县令，接着转任到槐里，兼管美阳县令的事务。春季正月，有一美阳女子状告养子不孝，说“他常常把我当作妻子，因嫉妒鞭打我”。尊听说后，派差役将他逮捕归案，拷问验证，他都承认了。尊说：“律令里没有以母亲为妻的法律，这是圣人都不忍心写出的大逆不道的事情，这就是经里面所说的非常的刑名！”尊于是坐到县庭上，将不孝子五花大绑悬挂在树上，派五位骑兵张弓将其射死，吏民为之震惊。

【原文】

后上行幸雍①，过虢，尊供张如法而办②。以高第擢为

安定太守[3]，到官，出教告属县曰："令长丞尉奉法守城，为民父母，抑强扶弱，宣恩广泽，甚劳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愿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贪鄙，能变更者，与为治。明慎所职，毋以身试法！"又出教敕掾功曹："各自底厉[4]，助太守为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5]，毋久妨贤。夫羽翮不修[6]，则不可以致千里；阑内不理[7]，无以整外。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别白之。贤为上，毋以富！贾人百万，不足与计事！昔孔子治鲁，七日诛少正卯[8]。今太守视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张辅怀虎狼之心[9]，贪污不轨，一郡之钱尽入辅家，然适足以葬矣！今将辅送狱，直符史诣阁下[10]，从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随入狱矣！"辅系狱数日死，尽得其狡猾不道，百万奸臧[11]。威震郡中，盗贼分散，入旁郡界，豪强多诛伤伏辜者。（以上为安定太守）

【注释】

①雍：县名。在今陕西凤翔县西南豆腐村、河南屯之间。

②供张：即供帐。供设帷帐。

③安定：郡名。西汉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置，治所在高平县（今宁夏固原县）。

④底厉：同"砥砺"，磨练。

⑤趣：同"促"。

⑥羽翮（hé 河）：鸟翼。

⑦犂（niè 聂）：门橛，门中央所竖的短木。

⑧少正卯（？～公元前498年）：春秋时鲁国人。少正氏，名卯。传说他聚徒讲学，使得"孔子之门三盈三虚"（《论衡·讲瑞》）。孔子任鲁的司寇，三月而诛少正卯。此处王尊称七日，是形容时间极短。

⑨五官掾：官名。汉代郡国属吏，掌管功曹及其余诸曹事务。地位仅次

于功曹，祭祀时，居诸吏之首。

⑩直符史：相当当值佐史。

⑪臧：通“赃”，贿赂，盗窃之物。

【译文】

后来皇上驾临雍县，路过虢县时，曾为皇上安排帷帐起居，都合法度。因成绩卓著被提拔为安定太守，到任后，贴出告谕通知属县说：“县令长丞尉奉法，治理县城，作为百姓的父母官，抑强扶弱，广播恩泽，的确非常劳苦！太守今日正式上任，希望各位君卿能继续努力，保持良好节操，为下人作出表率。过去那些行为卑鄙、贪得无厌者，谁能改正错误，太守仍可以和他共同治理。要明白谨慎对待各自所处的职责，不要以身试法！”又出告谕劝诫属官功曹：“希望大家努力磨炼，协助太守搞好政事。那些没有才干的，要尽快自行退职，不要长久地妨碍贤才。羽翼不修整，就不可能飞到千里之外；门内不清理，就无法整理外面。府丞全部记录属吏的才干，分别将这些人的情况禀告上来。以贤为上，不要以富为上！商人虽有百万家财，却不能和他们商计大事！过去孔子治理鲁国，七日内诛杀少正卯。现在太守已上任一个月了，五官掾张辅怀有虎狼之心，大肆贪污，目无法纪，一郡的钱财都进入了他家，然而这也足以定他死罪了！现将辅逮捕，打入监牢，当值佐史来诣见庭下，跟随太守一起处理这件事。各位要引以为诫！不要和他一样进了监狱！”张辅被关在监牢里几天后死去，太守详尽地得知了他贪污违法的罪行，没收了他非法所得的百万家产。此事威震郡中，盗贼们分别逃窜，进入邻近郡界，豪强也多被绳之以法。

【原文】

坐残贼免。起家，复为护羌将军转校尉[1]，护送军粮

委输。而羌人反，绝转道，兵数万围尊，尊以千余骑奔突羌贼。功未列上，坐擅离部署。会赦，免归家。涿郡太守徐明荐尊不宜久在闾巷②，上以尊为郿令③，迁益州刺史④。先是，琅邪王阳为益州刺史⑤，行部至邛郲九折阪⑥，叹曰："奉先人遗体，奈何数乘此险⑦！"后以病去。及尊为刺史，至其阪，问吏曰："此非王阳所畏道邪？"吏对曰："是。"尊叱其驭曰："驱之！王阳为孝子，王尊为忠臣！"尊居部二岁，怀来徼外⑧，蛮夷归附其威信⑨。（以上两免官复为益州刺史）

【注释】

①护羌将军：将军名号之一。汉发兵击羌时置，掌统军队。　转校尉：护羌将军属官，主管运送军需物资。

②涿郡：汉高帝置，治所在涿县（今河北涿县）。

③郿：县名。治所在今陕西眉县东渭河北岸。

④益州：汉武帝所置十三刺史部之一。

⑤琅邪：县名。治所在今山东胶南县西南夏河城。

⑥邛郲：山名。　邛郲九折阪：在蜀郡严道县。严道县治所即今四川荥经县。

⑦乘：登。

⑧怀来：招来。　徼外：境外，塞外。

⑨蛮夷：古代泛指华夏中原民族以外的民族。

【译文】

因对盗贼太残酷被罢免。从家里征召，又任护羌将军属官转校尉，主管护送军粮，转运货物。但羌人造反，断绝了转运通道，羌兵几万人围困王尊，王尊带领千余骑从羌贼中突围出来。请功时王尊未被列上请功表，反而被控告擅自离开部队。正好遇上大

赦，被罢免回家。涿郡太守徐明举荐尊，说他不应该长久地为民居家。天子任尊为郿县令，迁任益州刺史。以前琅邪的王阳任益州刺史时，巡行州部，到邛郲九折阪时，感叹地说："我还要敬奉先人，无奈要几次登上这种险地！"后来因病辞官。尊任刺史后，走到这里，问吏道："这里就是王阳所害怕的险道吗？"吏回答说："是"。尊对其驾车者喊道："驱车上去！王阳是孝子，王尊是忠臣！"尊任职二年，招来境外百姓，边远少数民族都因其威信而归附于他。

【原文】

博士郑宽中使行风俗，举奏尊治状，迁为东平相[1]。是时，东平王以至亲骄奢不奉法度[2]，傅相连坐[3]。及尊视事，奉玺书至庭中[4]，王未及出受诏，尊持玺书归舍，食已乃还。致诏后，谒见王，太傅在前说《相鼠》之诗[5]，尊曰："毋持布鼓过雷门[6]！"王怒，起，入后宫，尊亦直趋出就舍。先是，王数私出入，驱驰国中，与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敕厩长[7]："大王当从官属，鸣和鸾乃出[8]。自今有令驾小车，叩头争之，言相教不得。"后尊朝王，王复延请登堂，尊谓王曰："尊来为相，人皆吊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见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顾但负贵[9]，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变色，视尊，意欲格杀之，即好谓尊曰："愿观相君佩刀。"尊举掖，顾谓旁侍郎："前！引佩刀视王[10]。王欲诬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11]，又雅闻尊高名，大为尊屈，酌酒具食，相对极骧[12]。太后征史奏尊"为相倨慢不臣[13]，王血气未定，不能忍。愚诚恐母子俱死，今妾不得使王复见尊。陛下不留意，妾愿先自杀，不忍见

王之失义也。”尊竟坐，免为庶人。（以上为东平相）

【注释】

①东平：国名。西汉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改大河郡置，治所在无盐县（今山东东平县东）。

②东平王：宣帝子刘宇。

③傅：官名。诸侯王国设太傅，掌对王的辅佐教导。

④玺书：古时皇帝用印章封记的诏书。

⑤《相鼠》：《诗经·鄘风》篇名。诗以鼠起兴，讥讽当时贵族统治者的贪鄙无礼仪。后因以讽刺无礼。

⑥雷门：会稽城门，有大鼓。越人敲这个鼓，声音传到洛阳。　布鼓：即以布为鼓，所以没有声音。

⑦厩长：官名。掌管马厩的官吏。

⑧和鸾：车铃。

⑨顾：念，想。　负：恃。

⑩视：读作“示”。

⑪这句说王认为王尊猜测到了他的意图。

⑫骫：同“欢”。

⑬太后征史：王太后名征史。

【译文】

博士郑宽中出使巡行全国，调查风土人情，他上书反映王尊的政绩，尊被迁为东平相。当时，东平王刘宇因是皇帝至亲兄弟，骄奢淫逸，不奉守法规，前几任傅相都因得罪了东平王，连连获罪。王尊上任时，他手捧皇帝的诏书来到廷中，东平王还没来得及出来接受诏书，尊就将诏书带回到官舍里，吃完饭后才返回来。宣读诏书后，尊上前拜见东平王，太傅在王前说起《相鼠》这首诗，以讥讽王尊无礼，尊说：“不要拿着布做的鼓通过雷门！（不要虚张声势，自欺欺人！）”东平王听后非常生气，起身进了后宫，尊也直接快步回了官舍。以前，东平王多次微服出入宫门，在国

中驱马奔驰，和后姬家互通往来。尊上任后，召令厩长道："大王出门应该有官属相随，和鸾相鸣。自今以后若王命令驾小车出门时，你们要叩头劝谏他，说我指示过你们不能这样做。"后有一次尊去朝见东平王，王又把他延请到堂上，尊对东平王说："我来这里做相时，人们都向我表示哀悼。认为我不被朝廷相容，所以才派来您手下做相。天下都说大王勇武，但据我看，大王只是恃着自己出身高贵，怎么能称得上勇武呢？像我这样才算是勇敢！"东平王勃然变色，双目怒视着王尊，要诛杀了他；又改变脸色，假惺惺好声地对尊说："将你的佩刀借给我看看。"尊将刀举到掖间，回头对旁边侍者说："上来！将佩刀拿过去给大王看看。大王想诬陷我对大王拔刀相向吗？"王的心思被尊准确地猜测出来，又素闻尊的好名声，被其深深折服，于是酌酒备餐招待尊，两人相对而饮，十分高兴。太后征史举奏尊道："尊任相傲慢无礼，不行臣礼，王血气方刚，无法忍受。我实在担心母子因此而死，现在我不能让王再见到尊。如果陛下不以为然的话，我情愿先自杀而死，实在不忍心看到王做出失去道义的事。"尊竟因此被判罪，免官废为庶人。

【原文】

大将军王凤奏请尊补军中司马①，擢为司隶校尉②。初，中书谒者令石显贵幸③，专权为奸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皆阿附畏事显④，不敢言。久之，元帝崩，成帝初即位，显徙为中太仆⑤，不复典权，衡、谭乃奏显旧恶，请免显等。尊于是劾奏："丞相衡、御只大夫谭，位三公⑥，典五常九德⑦，以总方略，一统类，广教化，美风俗为职。知中书谒者令显等专权擅势，大作威福，纵恣不制，无所畏忌，为海内患害，不以时白奏行罚，而阿谀曲

从，附下罔上[8]，怀邪迷国，无大臣辅政之义，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后，衡、谭举奏显，不自陈不忠之罪，而反扬著先帝任用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于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称，失大臣体！又，正月行幸曲台，临飨罢卫士，衡与中二千石大鸿胪赏等会坐殿门下[9]，衡南乡[10]，赏等西乡。衡更为赏布东乡席，起立延赏坐，私语如食顷。衡知行临[11]，百官共职[12]，万众会聚，而设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为小惠于公门之下[13]，动不中礼，乱朝廷爵秩之位[14]。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问行起居，还言漏上十四刻行临到，衡安坐，不变色改容，无怵惕肃敬之心[15]，骄慢不谨，皆不敬。”有诏勿治。于是衡惭惧，免冠谢罪，上丞相、侯印绶。天子以新即位，重伤大臣[16]，乃下御史丞问状，劾奏尊“妄诋欺非谤赦前事[17]，猥历奏大臣[18]，无正法，饰成小过，以涂污宰相，摧辱公卿，轻薄国家，奉使不敬。”有诏左迁尊为高陵令[19]，数月，以病免。（以上为司隶校尉，劾匡衡等。）

【注释】

①王凤（？～公元前22年）：西汉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东）人，字孝卿。元帝皇后王政君之兄。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嗣父爵为阴平侯。成帝即位后，任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专擅朝政，王氏秉权自此始。后病卒。　军中司马：官名。即军司马。大将军营五部，部设校尉一人秩比二千石，军司马一人，秩比千石。其不置校尉之部，但置军司马一人。

②司隶校尉：官名。汉武帝时置，持节。初领中都官徒千二百人，后罢其兵。督察百官及三辅、三河、弘农七郡犯法者，秩二千石。

③中书谒者令：官名。简称中书令。汉武帝时以宦者典尚书事，始置。宣、元以后，掌典机密，权力日重。元帝时石显曾任此职，权倾一时。　石显

(？～公元前32年)：宦官。西汉济南(治今山东章丘西)人，字君房。宣帝时任中书仆射。元帝时委以朝政，事无大小，俱为所决。结党营私，排除异己。后任中书令。成帝初迁长信中太仆，失势。复坐专权擅势免官，忧郁而死。

④匡衡：西汉东海承(今山东枣庄南)人。字稚圭。少家贫好学，以射策甲科除为太常掌故。元帝时官历光禄大夫、太子太傅、光禄勋、御史大夫。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为丞相。因畏中书令石显用事，持禄保位，不敢失其意。及成帝即位石显失势，乃追条其罪恶，并及党与。遂为司隶校尉王尊所劾。后因坐罪免为庶人。

⑤中太仆：官名。西汉置。掌皇太后车马，不常置。或冠以长信、长乐宫名。

⑥三公：官名合称。汉武帝及其后，习称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为三公。

⑦《尚书·皋陶谟》称五常为仁、义、礼、智、信。九德为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

⑧罔(wǎng 网)：欺骗、蒙蔽。

⑨大鸿胪：官名。汉承秦置。本名典客，景帝时更名大行令。武帝改名大鸿胪。秩中二千石，列位九卿。职掌接待少数民族君长及诸侯王事务。又兼管京师之郡国邸舍。

⑩乡：通“向”。

⑪行临：指皇帝驾临犒赏兵士。

⑫共：读作“供”。

⑬比：周，周围。

⑭汉代以东向为上，西向为下。

⑮怵(chù 触)惕：戒惧，惊惧。

⑯重：难。

⑰诋：毁，诋毁。 非：读作“诽”。

⑱猥：多。

⑲高陵：县名。治所在今陕西高陵县西南。

【译文】

大将军王凤上书奏请尊补任军中司马，不久被提拔为司隶校尉。当初，中书谒者令石显很受皇上宠幸，垄断政权，多行不法

奸邪之事，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都阿谀攀附，害怕石显，对石显的罪行不敢举奏。后来，元帝驾崩，成帝接任皇位，石显贬为中太仆，不再掌握朝权，匡衡、张谭于是上奏石显以前的罪恶，请求皇上罢免石显及其党羽。王尊于是上奏弹劾道："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身处三公之位，掌管国家的五常九德，以制定方针，统一法制，宣传教化，美化风俗为职责。知道中书谒者令石显等人在朝中专揽朝权，擅握势力，作威作福，放纵恣意，毫无节制，无所畏忌，成为天下的祸患，却不及时上奏请求惩罚他们，反而阿谀奉承，一意屈从，阿附宦官，欺骗皇上，心怀私邪、迷惑国家，没有辅佐朝政大臣的节操，都不合道义，这是在赦令以前的事。在赦令之后，匡衡、张谭又上书举奏石显，他们不表明自己的不忠之罪，反而张扬、显露先帝任用颠覆国家的人，胡说什么百官畏惧他们超过畏惧皇上，故意贬低国君、抬高下臣的地位，这不是他们应该说的，失去了大臣的体统！还有，正月皇上出行到曲台，亲自光临犒劳将要期满归家的诸卫士，匡衡和中二千石大鸿胪浩赏等人聚集在一起，坐在殿门下面，匡衡面朝南，浩赏等人面朝西。匡衡为浩赏重新安排了面向东的坐位，起来延请赏坐，两人在一起悄声谈论了近一顿饭的时间。衡在知道皇上要驾临时，百官一同出席，万众汇聚的大会上，却摆设方向不正的席位，让下臣坐在上位，在公门之下向周围官吏施以小恩惠，这种行为不合乎礼数，扰乱了朝廷爵位的秩序。衡还派官奴到大殿中，询问皇上的起居，官奴回来报告说在漏上十四刻皇上驾到，衡却稳如泰山地坐着，面不改色，没有半点小心谨慎、肃静恭敬之心，表现出骄傲自大、怠慢不谨，这都是大不敬的事情。"但是皇上下诏书说不要处理这件事。于是匡衡感到惭愧害怕，他摘下帽子谢罪，交回丞相、侯爵的印绶。天子因刚刚即位，难以处罚大臣，就让御史丞调查具体情况，御史丞弹劾举奏尊："他随便诋毁、诽谤赦令以前的事情，多次奏劾大臣，不依据正常的法规，渲染夸大一点

小过错，来诬蔑、损害宰相，污辱公卿，轻视国家，心怀不敬。”于是皇上下诏将尊贬为高陵县令，几个月后，因病被免职。

【原文】

会南山群盗傧宗等数百人为吏民害[1]，拜故弘农太守傅刚为校尉[2]，将迹射士千人逐捕[3]，岁余不能禽[4]。或说大将军凤：“贼数百人在毂下[5]，发军击之不能得，难以视四夷[6]，独选贤京兆尹乃可。”于是凤荐尊，征为谏大夫，守京辅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间盗贼清，迁光禄大夫，守京兆尹。后为真，凡三岁。坐遇使者无礼：司隶遣假佐放奉诏书白尊发吏捕人[7]，放谓尊诏书所捕宜密，尊曰：“治所公正[8]，京兆善漏泄人事。”放曰：“所捕宜今发吏。”尊又曰：“诏书无京兆文，不当发吏。”及长安系者，三月间千人以上。尊出行县，男子郭赐自言尊：“许仲家十余人共杀赐兄赏，公归舍[9]，吏不敢捕。”尊行县还，上奏曰：“强不陵弱，各得其所，宽大之政行，和平之气通。”御史大夫忠奏：“尊暴虐不改，外为大言。倨嫚姗上[10]，威信日废，不宜备位九卿。”尊坐免，吏民多称惜之。（以上为京兆尹，旋免。）

【注释】

①傧（bèi 倍）：姓。

②弘农：郡名。西汉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置，治所在弘农县（今河南灵宝县东北故函谷关城）。

③迹射：追寻踪迹而射取。

④禽：通“擒”。

⑤在毂下：在天子辇毂之下，比喻距离很近。

⑥视：读作“示”。　四夷：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统称。古代统治者对华夏族以外各族的蔑称。

⑦假佐：官名，胡公《汉官》载：假佐，取内郡善长史的书佐调入诸官府用事。

⑧治所：称司隶官属为治所，以示尊敬。

⑨公归舍：公然回到家。

⑩姗：同“讪”，诽谤。

【译文】

这时，南山有伙盗贼傭宗等几百人为害吏民，朝廷任过去的弘农太守傅刚为校尉，率领能寻踪迹而射杀目标的士兵一千人去追捕他们，过了一年多，还没能擒住盗贼。有人劝说大将军王凤道：“盗贼几百人在天子脚下，征发军队攻击他们，却不能捕获，无脸给四周各国看，只有选派优良的京兆尹才行。”于是王凤推荐王尊，征召他为谏大夫，试任京辅都尉，执行京兆尹的权力。半个多月的功夫，盗贼就被全部清除了，迁任光禄大夫，试任京兆尹。后来正式任用，共花三年时间。接着又犯了对使者无礼的罪行：司隶派假佐叫放的人持诏书禀告尊，要他派吏捕人，放对尊说诏书上要捕的人要保密。尊说：“司隶属官一向很公正，京兆尹却喜欢漏露机密。”放说：“应该马上派吏去捕人。”尊又回答说：“诏书中没有京兆的文字，不应该派吏捕人。”后来在长安被捕的人数，三个月的时间里共千人以上。尊出巡各县，有男子叫郭赐的上告尊说：“许仲家十多人一起杀害了我的哥哥赏，公然回家。吏却不敢拘捕他们。”尊巡视回府后，上奏书道：“强大的不能欺凌弱小的，各自都有自己的位置，宽大的政策才能实行，和平的气氛才能畅通。”御史大夫弘忠上奏道：“尊暴虐的习性一点不改，对外大言不惭，傲慢、轻侮、诽谤皇上，威信逐渐下降，不适合在九卿中供职。”尊因此坐罪罢官，吏民大多认为非常可惜。

【原文】

湖三老公乘兴等上书讼尊治京兆功效日著[1]："往者南山盗贼阻山横行，剽劫良民，杀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门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师露众，旷日烦费[2]，不能禽制。二卿坐黜[3]，群盗浸强[4]，吏气伤沮，流闻四方，为国家忧。当此之时，有能捕斩，不爱金爵重赏。关内侯宽中使问所征故司隶校尉王尊捕群盗方略[5]，拜为谏大夫，守京辅都尉，行京兆尹事。尊尽节劳心，夙夜思职，卑体下士，厉奔北之吏，起沮伤之气。二旬之间，大党震坏，渠率效首[6]，贼乱蠲除[7]，民反农业[8]，拊循贫弱，锄耘豪强。长安宿豪大猾：东市贾万、城西萬章、翦张禁、酒赵放、杜陵杨章等[9]，皆通邪结党，挟养奸轨，上干王法，下乱吏治，并兼役使，侵渔小民，为百姓豺狼。更数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讨。尊以正法案诛，皆伏其辜，奸邪销释[10]，吏民说服[11]。尊拨剧整乱，诛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将所不及。虽拜为真，未有殊绝褒赏加于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伤害阴阳，为国家忧，无承用诏书之意，靖言庸违，象龚滔天[12]'。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杨辅，故为尊书佐；素行阴贼，恶口不信，好以刀笔陷人于法。辅常醉过尊大奴利家，利家捽搏其颊[13]，兄子闳拔刀欲刭之，辅以故深怨疾毒，欲伤害尊。疑辅内怀怨恨，外依公事，建画为此议，傅致奏文[14]，浸润加诬，以复私怨！昔白起为秦将[15]，东破韩、魏，南拔郢都，应侯谮之[16]，赐死杜邮[17]；吴起为魏守西河[18]，而秦、韩不敢犯，谗人间焉，斥逐奔

楚。秦听浸润以诛良将，魏信谗言以逐贤守，此皆偏听不聪，失人之患也。臣等窃痛伤：尊修身洁己，砥节首公[19]，刺讥不惮将相，诛恶不避豪强，诛不制之贼，解国家之忧，功著职修，威信不废，诚国家爪牙之吏，折冲之臣[20]。今一旦无辜制于仇人之手，伤于诋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听[21]，独掩怨仇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恶[22]，无所陈怨诉罪！尊以京师废乱，群盗并兴，选贤征用，起家为卿，贼乱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废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间，乍贤乍佞，岂不甚哉？孔子曰：'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润之谮不行焉，可谓明矣！'愿下公卿、大夫、博士、议郎[23]，定尊素行。夫人臣而伤害阴阳，死诛之罪也；靖言庸违，放殛之刑也[24]。审如御史章，尊乃当伏观阙之诛[25]，放于无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举尊者，当获选举之辜，不可但已[26]！即不如章，饰文深诋，以诉无罪，亦宜有诛，以惩谗贼之口，绝诈欺之俗。唯明主参详，使白黑分别。"（以上公乘兴讼尊之冤）

【注释】

①湖：县名。西汉置，治所在今河南灵宝县西北。　公乘：爵名。二十等爵制等八级。

②旷：荒废、耽误。

③二卿：即前京兆尹王昌贬为雁门太守，甄遵河内太守。三辅长官秩皆中二千石，故列位卿。

④浸：益，更加。

⑤关内侯：秦汉爵名。二十等爵制第十九级。无封土，而有封户，享受征收租税之权。

⑥效：致。　效首：把砍的头送上。

⑦蠲(juān 绢)除:免除。蠲,除去,减免。

⑧反:通“返”。

⑨翦张禁、酒赵放:这两家以制剪刀、酿酒出名。翦同“剪”。

⑩释:解,瓦解。

⑪说:读作“悦”,高兴。

⑫“靖言”二句:引自《尚书·尧典》。指他假托治理为名,实际行为背叛。貌似恭敬,却罪恶滔天。 靖:治。 庸:用。 违:僻。 滔:漫。

⑬捽:持头,抓住他的脑袋。

⑭傅:读作“附”,附会,罗织其罪名。

⑮白起(? ～公元前257年):一称公孙起。战国时秦国名将。郿(今陕西眉县)人。秦昭王时从左庶长官至大良造。屡战获胜,夺得韩、魏、赵、楚的很多土地。秦昭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78年)攻克楚都郢(今湖北江陵西北),因功封武安君,长平之战大胜赵军,坑杀俘虏四十多万人。后与相国范雎不合,被逼自杀。

⑯应侯:范雎(? ～公元前255年),战国时魏人。游说秦昭王,四十一年(公元前266年)任秦相,封于应(今河南宝丰西南),称应侯。主张远交近攻,歼灭敌国主力。长平之战,白起大胜赵军,他妒忌白起有功,迫其自杀。他所举荐人皆不称。谢病归相印,不久即死。

⑰杜邮:邑名。战国秦地,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

⑱吴起(? ～公元前381年):战国时兵家,卫国左氏(今山东曹县北)人,善用兵。初任鲁将,继任魏将,屡建战功,被魏文侯任为西河守。文侯死,遭陷害,逃奔楚国,初为宛(今河南南阳)守,不久任令尹,辅佐楚悼王实行变法,促进了楚国的富强。曾北胜魏国,南收扬越,取得苍梧(今广西西北角)。楚悼王死,被旧贵族杀害。

⑲首:向。

⑳折冲:使敌人的战车后撤,即击退敌军。

㉑棘木之听:听讼。《周礼》载:三公九棘,公卿于下听讼。

㉒共工:上古官名代人名。尧时诸侯,舜把他流放到幽州。

㉓议郎:郎官之一。隶属光禄勋,职掌顾问应对,而不执戟宿卫宫禁。地位略高于中郎、郎中。常参与议政。

㉔殛:诛杀。

㉕观阙之诛：借用孔子诛杀少正卯于两观之间，喻尊也当此刑。

㉖但：徒，空。　已：止。全句为：不能白白地就算了。

【译文】

湖城县三老公乘兴等人上书诉说尊管理京兆的功效日益显著："以前，南山的盗贼占山为王，横行霸道，抢劫吏民，杀害国家官员，致使道路不通，城门都要布置警戒。步兵校尉傅刚率兵追捕围剿，军队风餐露宿，花费了很长时间，浪费了大量钱财，结果还是没办法擒住他们。前两任京兆尹因此被贬官，盗贼们更加猖狂，捕贼差役士气大伤，消息传到四方，成为国家的忧患。在这种时候，若能有人将贼捕斩，国家将不惜以黄金、爵位予以重赏。派关内侯宽中询问刚征召上来的上任司隶校尉王尊捕获众盗贼的办法、策略后，尊被任谏大夫，试任京辅都尉，代理京兆尹事务。尊对朝廷尽心尽职，日夜考虑治理的策略，屈尊礼待下属人员，鼓励战败的差役，振奋他们已丧失的士气。二十天的功夫，盗贼组织遭到了破坏，其头领被斩首，盗贼制造的混乱消除了，百姓重返农田。他安扶贫弱，剪除豪强。长安城中有些豪强狡诈之徒：东城的贾万、城西的萬章、制作剪刀的张禁、酿酒的赵放、杜陵人杨章等，都和奸邪之徒勾结，结为党派，姑息养奸，对上扰乱王法的执行，对下扰乱地方治安，兼并侵压，鱼肉百姓，成为百姓心目中的豺狼虎豹。经历了数任二千石，二十年内都无人能够擒制、起诉他们。王尊根据王法将他们定罪诛杀，全部伏法。奸邪之徒烟消云散，土崩瓦解，吏民从内心里悦服。王尊治理繁乱事务，整顿混乱秩序，诛杀强暴、查禁奸邪，实在是前代少有的，著名郡将也不及他。虽然让他正式任京兆尹，但并没有特殊的表扬、奖赏给他。现在御史大夫弹劾尊'伤害阴阳，成为国家的祸患，无意执行皇上诏令，表面上恭敬异常，实际上罪恶滔天'。考究其原因，这一奏章实出于御史丞杨辅之手，杨辅过去是王尊的

书佐，平时行事阴损，口多恶言，不讲信义，喜好用文法书奏诬陷他人致罪。辅曾大醉后去过尊手下官奴长官利家，利家用手抓他的头，抽打他的脸颊，利家的侄子闵拔刀想杀了他。辅因此深怀积怨，痛恨至极，一心想报复王尊。因此我们怀疑辅状告尊是心怀怨恨，表面上秉公办事，实际上是他策划这一计谋，罗织罪名上奏弹劾王尊，夸大事实，加以诬陷，以报私怨！过去白起任秦国将军时，东面打败韩国、魏国，南面攻破楚国郢都，但秦王听了相国范睢的谗言后，让白起在杜邮自杀；吴起替魏国防守西河，秦国、韩国不敢侵犯，魏王听信别人的挑拨离间之后，将他驱逐，吴起逃到楚国。秦王听信谗言后诛杀了良将，魏王听信谗言后驱逐了贤能的守将，这些都是偏听媚言、不深刻明察、用人不当造成的祸患。我们私下感到痛苦悲伤：王尊修养身心，保持廉洁，保持节操一心为公，不畏将相进谏直言，诛杀恶霸不避豪强，诛杀犯上作乱的盗贼，解除国家的忧患，功劳显著，恪守职责，威信没有降低，的确是国家难得的栋梁之材，克敌功臣。现在虽然无辜，一旦被仇人所制，伤在诋毁、虚假的奏章上，上不能以功抵罪，下不能让公卿对其罪名进行审定，偏偏遭受那怨仇的歪曲奏文，让尊蒙受共工的大罪之名，使他无处陈述冤情！王尊是在京师吏治荒废、秩序混乱、盗贼并起时，依靠他的才能被皇上征召任用的。上任为卿后，盗贼剪除，豪强狡诈之徒伏罪，然而却因巧言谄媚之徒被罢免！同样一个王尊，三年之内，一会儿被称作贤能，一会儿被称为奸邪，岂不是太奇怪了吗？孔子说：‘喜欢他时就想让他活下去，讨厌他时就想让他死，这真糊涂啊！’‘能不听巧言谄媚的谗言，这才是贤明！’臣下希望将王尊的事情交给公卿、大夫、博士、议郎讨论，以确定王尊平时的行为、为人。作为人臣而伤害阴阳，就要判处死罪。假言托辞，阳奉阴违，要处以流放诛杀的刑罚。如果审定的结果是像御史上奏所说，王尊应该在两观之间诛杀，或流放到无人居住的地方，不仅仅是免官而已！那些保举尊

的，应该得到选举人不当的处罚，不能不了了之！假如审查的结果不像上奏所言，那些因粉饰文章罗列罪名极力诋毁、诬告无罪之人的人，也应该处以死刑，以惩罚那些进谗言之徒，杜绝诈骗之陋俗。希望贤明的皇上能仔细参考这些意见，使黑白分明。”

【原文】

书奏，天子复以尊为徐州刺史①，迁东郡太守②。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堤③，老弱奔走，恐水大决为害。尊躬率吏民，投沉白马④，祀水神河伯。尊亲执圭璧，使巫策祝，请以身填金堤，因止宿，庐居堤上。吏民数千万人争叩头救止尊，尊终不肯去。及水盛堤坏，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动。而水波稍却回还。吏民嘉壮尊之勇节，白马三老朱英等奏其状⑤，下有司考，皆如言。于是制诏御史：“东郡河水盛长，毁坏金堤，未决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当水冲，履咫尺之难，不避危殆，以安众心，吏民复还就作，水不为灾，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赐黄金二十斤。”（以上为东郡太守，保河堤。）

【注释】

①徐州：西汉十三刺史部之一，辖有今山东南郊和江苏长江以北地区。

②东郡：郡名。秦王政五年（公元前242年）置，治所在濮阳县（今河南濮阳县西南）。

③瓠子金堤：瓠子河故道自今河南濮阳县南分黄河水东出，经山东鄄城、郓城二县南，折北经梁山县西、阳谷县东南、东阿县北、东至长清县西南注济水。金堤即黄河两岸石堤。

④投沉白马：古代迷信，用白马以祭水神。

⑤白马：县名。秦置，治所在今河南滑县旧县东。

【译文】

奏书上递后，天子重新任命王尊为徐州刺史，接着迁任东郡太守。过了一段时间，河水上涨，漫过瓠子金堤，百姓老弱纷纷逃走，害怕水如再大，冲破大堤造成灾祸。王尊亲自率领吏民，将白马投沉到河里，用来祭祀水神河伯。王尊亲自手拿圭璧，让巫师占卜祈祷，请让他用自己的身子来填塞金堤。于是就留下来，在堤上盖草棚住宿。成千上万的官吏百姓争相叩头，阻止王尊的这种行为，但王尊始终不肯离开。等水满堤坏之后，官吏百姓都逃走，只有一位主簿在王尊的旁边哭泣，王尊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水波不久就慢慢地退了下去。吏民非常赞赏王尊的勇敢行为，白马县三老朱英等上书奏明王尊的情况，皇上让有关官吏调查证实，果然都如三老所说的那样。于是下诏御史："东郡河水泛滥猛涨，毁坏了金堤，还有三尺未溃决时，百姓惶恐害怕争相奔命。只有太守站在水面前，冒着衣瞬面就可能被大水冲走的危险，不避危难，以安定民心，吏民回来后重新修复大堤，洪水未造成重大灾害，我十分嘉奖他！将王尊官秩升为中二千石，另加赏黄金二十斤。"

【原文】

数岁，卒官，吏民纪之。尊子伯亦为京兆尹，坐软弱不胜任免。

【译文】

几年之后，王尊在职位上逝世，吏民非常怀念他。王尊的儿子伯也做到京兆尹，因过于软弱、不称职被罢免。

【原文】

王章，字仲卿，泰山巨平人也①。少以文学为官，稍迁

至谏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言。元帝初，擢为左曹中郎将[2]。与御史中丞陈咸相善[3]。共毁中书令石显[4]，为显所陷，咸减死，髡，章免官。成帝立，征章为谏大夫，迁司隶校尉，大臣贵戚敬惮之。（以上毁石显著节）

【注释】

①泰山巨平：泰山郡巨平县，西汉置，治所在今山东泰安县南。

②左曹中郎将：官名。属光禄勋，也称左中郎将，和右中郎将、五官中郎将均为中郎之主管。秩比二千石。

③御史中丞：官名。御史大夫之丞。主要职掌监察，兼掌兰台秘书图籍。　陈咸：西汉沛郡相（今安徽濉溪西北）人，字子康，陈万年之子。以父任为郎。元帝时擢为御史中丞，因劾奏石显专权，被诬髡为城旦。成帝时复起，历任冀州刺史及北海、东郡、南阳诸郡太守。所居以杀伐立威，受贿奢侈。后征入为少府，又为光禄大夫给事中，免官。后以忧死。

④中书令：中书谒者令的简称。

【译文】

王章，字仲卿，是泰山巨平县人。年轻时通过文学被选拔为官，不久迁任谏大夫，在朝廷中以敢直言出名。元帝初，提拔为左曹中郎将。他和御史中丞陈咸关系非常好。他们一起劾奏中书令石显，被石显所陷害，咸免除处死，剪去头发代罪，王章被免官。成帝即位后，征召王章为谏大夫，又迁任司隶校尉，大臣贵戚都很敬畏他。

【原文】

王尊免后，代者不称职，章以选为京兆尹。时帝舅大将军王凤辅政，章虽为凤所举，非凤专权，不亲附凤。会日有蚀之，章奏封事，召见，言凤不可任用，宜更选忠贤。上初纳受章言，后不忍退凤，章由是见疑，遂为凤所陷，

罪至大逆，语在《元后传》。（以上为京兆尹获罪）

【译文】

王尊免职以后，代替他的人都不称职，王章因而选为京兆尹。当时皇帝的舅舅大将军王凤辅佐朝政，王章虽然是王凤所举荐的，但对他专权朝廷不满，不亲附王凤。恰巧遇到日蚀，王章上奏谈论朝政，皇上召见了他，王章说王凤不可以继续任用，应当更换选择忠心贤能的人。皇上起初采纳了王章的意见，后来不忍心让王凤退职，王章因此被王凤所怀疑，后来被王凤所陷害，定以大逆不道之罪，这在《元后传》中有记载。

【原文】

初，章为诸生学长安，独与妻居。章疾病，无被，卧牛衣中①，与妻决②，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师尊贵在朝廷人谁逾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卬③，乃反涕泣，何鄙也！"后章仕宦历位，及为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当知足，独不念牛衣中涕泣时邪？"章曰："非女子所知也！"书遂上，果下廷尉狱，妻子皆收系。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号哭曰："平生狱上呼囚，数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刚，先死者必君。"明日问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④。（以上纪其妻子之语）

【注释】

①牛衣：用乱麻编成的，如蓑衣之类，为牛御寒之物。

②决：通"诀"。

③卬：读作"昂"。

④合浦：郡名。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治所在徐闻县（今广东徐闻县南）。

【译文】

当初，王章作为诸生在长安学习，独自和妻子住在一起。王章得病后，没有被子，睡在乱麻编织而成的牛衣中，他以为自己要死了，便和妻子诀别，哭了起来。王章的妻子呵斥骂他道："仲卿！京师中在朝廷里尊贵的人谁比得上你呢？现在有点疾病，遭受点困难，你自己不自勉抗争，反而哭泣不已，多么可耻啊！"后来王章历任各种官职，在任京兆尹时，想上书谈论政事，妻子又制止他说："人应该知足，你现在怎么不想一下在牛衣中哭泣的情形呢？"王章回答说："这些不是你们女人所知道的。"于是将奏书递了上去，果然下到廷尉监狱中，妻子儿女一起被收捕。王章的小女儿大约十二岁，夜里突然起来号哭道："先前狱卒夜里查囚犯时，常常叫到九，今天叫到八后就停了下来。我父亲一向刚烈，先死的肯定是他。"第二天问狱卒，王章果然死了。他的妻子儿女都被迁徙到合浦。

【原文】

大将军凤薨后，弟成都侯商复为大将军辅政①，白上还章妻子故郡。其家属皆完具②，采珠致产数百万。时萧育为泰山太守③，□令赎还故田宅④。章为京兆二岁，死不以其罪，众庶冤纪之，号□"三王⑤。"王骏自有传⑥，骏即王阳子也。

【注释】

①商：王商（？～公元前12年），西汉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东）人，字子贡。元帝皇后王政君庶弟。成帝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与弟立等五人同日受封，为成都侯。鸿嘉四年（公元前17年），以特进领城门兵，置幕府，得举吏如将军。永始二年（公元前15年）为大司马、卫将军，辅政四年，更为大将军。旋病卒。

②完具：完好，指王章家属都很健康。

③萧育：西汉东海兰陵（今山东苍山西南兰陵镇）人，字次君。萧望之之子。以父任为太子庶子。元、成时官至大鸿胪。为政从严尚威。曾以右扶风率兵镇压鄠县梁子政起义。哀帝时，拜南郡太守，后以病去官。起家复为光禄大夫，执金吾，终于官。

④□：《汉书》作“皆”，是。

⑤□：《汉书》作“为”，是。

⑥王骏（？～公元前15年）：西汉琅邪皋虞（今山东即墨东北）人。王吉之子。初以孝廉为郎 。元帝时为司隶校尉，奏免丞相匡衡，迁少府。成帝阳朔四年（公元前21年）任京兆尹，有能名。次年为御史大夫。卒于官。

【译文】

大将军王凤死后，他的弟弟成都侯王商又任大将军辅佐朝政，他向皇上请求让王章的妻子儿女回到原来的老家。他的家属都完好无损，依靠采珠聚有数百万家产。当时萧育任泰山大守，让他们都赎回过去的田宅。王章任了两年京兆，又因罪名不当而被处死，百姓都认为他冤枉，非常怀念他，与王尊、王骏一起号称“三王”。王骏另有传，王骏就是王阳的儿子。

【原文】

赞曰：自孝武置左冯翊、右扶风、京兆尹，而吏民为之语曰：“前有赵、张，后有三王。”然刘向独序赵广汉、尹翁归、韩延寿①，冯商传王尊②，扬雄亦如之③。广汉聪明，下不能欺；延寿房善，所居移风。然皆讦上不信，以失身堕功④。翁归抱公洁己，为近世表；张敞衍衍⑤，履忠进言，缘饰儒雅，刑罚必行，纵赦有度，条教可观，然被轻婿之名⑥。王尊文武自将，所在必发，谲诡不经，好为大言，王章刚直守节，不量轻重，以陷刑戮，妻子流迁，哀哉！

【注释】

①刘向(约公元前77～前6年):西汉人。本名更生,字子政。楚元王刘交四世孙。少治《春秋穀梁传》。以父任为辇郎。擢谏大夫。宣帝时献赋颂凡数十篇,成帝时官至光禄大夫,奉诏领校中秘群书,撰为《别录》。后任中垒校尉。原有集,已佚,明人辑有《刘中垒集》。另有《洪范五行传论》、《新苑》、《说苑》、《列女传》等,今存。又有《五经通义》,今佚。此说刘向作《新序》,不及王尊。

②冯商传王尊:冯商续《史记》时,为王尊作传。

③扬雄(公元前53～18年):西汉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字子云。世代以农桑为业,家产不过十金,好学深思,博览群书,不为章句之学。成帝时为侍郎,给事黄门。新莽时,转为大夫,校书天禄阁。初好辞赋,曾仿司马相如赋体作《甘泉》、《河东》、《校猎》、《长扬》四赋。又仿《论语》作《法言》,仿《易经》作《太玄》。又续《苍颉篇》而为《训纂篇》。

④堕:毁。

⑤衎衎(kàn 看):耿直貌。

⑥指张敞走马附及马画眉之事。

【译文】

班固评论道:自从汉武帝开始设置左冯翊、右扶风、京兆尹以来,吏民对此说道:"前有赵、张,后有三王。"但是刘向在《新序》里只提赵广汉、尹翁归、韩延寿,而不提王尊,冯商在续《史记》时给王尊立传,扬雄也和他一样赞美王尊。赵广汉非常聪明,属下无法欺骗他;韩延寿鼓励行善,在他为官之处的风俗都有了改变。但都因揭露他人的短处,不为皇上所信任,以致他们毁功。尹归一心为公,廉洁清白,是近世的表率;张敞刚毅正直,履行忠义的职责屡进忠言,为官以儒雅修饰,但又严格执行刑罚,赦免有度,条例教令引人注目,然而却遭受轻浮的名声。王尊文武兼备,所到之处必能干出一番事业,行事诡谲,不循常轨,喜说大话。王章刚直,保持节操,但不分轻重,以致遭受杀戮之罪,妻儿流放他处,真可悲啊!

潘少平　译注